中華文史叢書之九十四
民國二十三年鉛印本影印
王有立主編

清代文字獄檔（一）

文獻館編

華文書局股份有限公司印行

中華文史叢書之九十四
民國二十三年鉛印本影印

王有立主編

清代文字獄檔

（二）

文獻館編

華文書局股份有限公司印行

清代文字獄檔

清代文字獄檔編輯略例

一本編用紀事本末體分案編纂每一案中材料之順序以年月爲次

二本編材料取之於本館所藏下列三種清代文書之中

一軍機處檔

二宮中所存繳回硃批奏摺

三實錄

編印時逐件於標題之下注明出處

三本編內容約有上諭奏摺咨文供狀等數種

四本編材料凡已採入雍正硃批諭旨上諭內閣及聖訓東華錄等書者均低一格排印並分別注明曾見各書至散見於其它載籍者即不列舉

五凡一案之中上諭奏摺咨文詳文等已見於前復經它文引用者茲爲便利起見省略其文第用小字注明已見本案某頁

六軍機處存檔係當時移錄之副本字句每有譌奪茲爲慎重起見姑仍其舊不擅加改訂遇有蟲蝕殘缺之處則以□符代之

七本編頁數均每案自爲起訖以期醒目

八此項文件因散在各朝檔案之中一時搜集容未能備以後倘續有發見當再補刊

清代文字獄檔第一輯目錄

浙江巡撫覺羅雅爾哈善奏摺一件

署兩江總督江西巡撫鄂容安奏摺一件

上諭三件

劉震宇佐理萬世治平新策案 乾隆十八年十月至本年十二月

署理湖南巡撫范時綬奏摺二件

護理江西巡撫印務布政使王興吾奏摺一件

上諭一件

胡中藻堅磨生詩鈔案 乾隆二十年二月至本年十月

廣西巡撫衛哲治奏摺一件

協辦陝甘總督劉統勳奏摺五件

上諭十二件

江西巡撫范時綬奏摺一件

直隸總督方觀承奏摺一件

江西巡撫胡寶瑔奏摺十八件

謝濟世刊刻所註經書案

上諭 實錄 聖訓法祖門卷三三 東華錄

乾隆六年九月二十一日諭軍機大臣等朕聞謝濟世將伊所註經書刊刻傳播多係自逞臆見肆詆程朱甚屬狂妄從來讀書學道之人貴乎躬行實踐不在語言文字之間辨別異同況古人著述既多豈無一二可以指摘之處以後人而議論前人無論所見未必即當即云當矣試問于己之身心有何益哉況我聖祖將朱子升配十哲之列最爲尊崇天下士子莫不奉爲準繩而謝濟世輩倡爲異說互相標榜恐無知之人爲其所惑殊非一道同風之義且足爲人心學術之害朕從不以語言文字罪人但此事甚有關係亦不可置之不問也爾等可傳諭與湖廣總督孫嘉淦伊到任後將謝濟世所註經書中有顯與程朱違悖牴牾或標榜他人之處令其查明具奏即行銷燬毋得存留

湖廣總督孫嘉淦奏摺 軍機處檔

湖廣總督臣孫嘉淦謹奏爲欽奉上諭事准軍機字寄乾隆六年九月二十五日奉上諭朕聞謝濟世將伊所註經書刊刻傳播云云見本案本頁欽此遵旨寄信前來臣卽密飭湖南布政使將謝濟世所註書籍板片悉行查取并將查取緣由繕摺奏明奉硃批謝濟世著書識見迂左則有之至其居官朕可保其無他也欽此仰見我皇上德同天地明並日月知言知人瑕瑜不掩玆據湖南布政使張璨將謝濟世所註書籍并刊刻板片悉行查取送臣衙門臣查其所註經書以論語孝經大學中庸孟子分列爲五經加以易書詩春秋禮記共爲十經其禮記並無成書春秋雖有箋註現止鋟板二十七塊並未刻全其易經多襲取來知德易註有與程朱不合之處據稱曾經進呈御覽其孝經孟子註解甚略每章不過三五句無所發明書經則去古文而留今文詩經則尊小序大學則列古本皆係勦襲前人之成說並無獨出之意見惟論語中庸則以朱註爲有錯誤支離而以己意箋釋之顯與朱註牴牾但其立說皆淺陋固滯不足以惑世而盜名似亦毋庸逐條指摘煩瀆宸聰伏讀上諭朕從不以語言文字罪人又命臣查明具奏卽行銷燬毋得存留臣謹遵諭旨將查取到謝濟世

所註經書一百五十四本刊板二百三十七塊悉行焚燬再飭湖南藩臬兩司
幷嚴飭謝濟世將已經刷印送人之書悉行查出繼續追取銷燬毋得存留傳
布所有已經查送銷燬之書籍板片數目理合奏聞再謝濟世爲人樸直頗知
自愛其居官操守甚好奉職亦勤誠如聖諭可保無他至其著書之處亦深自
愧悔不敢復蹈前失合並陳明謹奏乾隆七年正月初八日
乾隆七年正月二十四日奉硃批所辦甚妥止可如此而已欽此

王肇基獻詩案

山西巡撫兼管提督事務阿思哈奏摺 軍機處檔 繳回硃批檔

山西巡撫兼管提督事務臣阿思哈跪奏爲奏聞事竊照乾隆十六年八月初九日據汾州府知府李果稟稱有流寓介休縣居住之直隸人王肇基忽赴同知圖桑阿衙門呈獻恭頌萬壽詩聯後載語句錯雜無倫且有毀謗聖賢狂妄悖逆之處佯作似癲非癲之狀現在押發介休縣收禁跟追來歷嚴究確實另行呈報等語臣查借名獻頌妄肆狂言大干法紀未便以其佯作瘋癲少爲輕縱臣恐該府縣不知重輕辦理不善臣隨密囑按察使唐綏祖飭令該府將王肇基押解赴省並將所獻詩聯封送查閱以便臣與藩臬兩司親加研審務必追究來歷查其如何狂悖有無黨羽訊得確情恭摺具奏另行妥辦一面密諭介休縣親赴王肇基家中逐細搜查有無收藏別樣字跡及違禁器物並查其同居有無父母伯叔兄弟妻子及平日交結何人祖籍直隸何縣逐一跟追悉心窮究不許該府縣稍有諱飾去後此八月初九日下午之事適於八月初十日接准兵部火票遞到八月初六日廷寄一件內封大學士公傅恆字寄因雲

貴督臣碩色摺奏安順提塘吳士周密禀有赴滇過普客人抄錄傳播妄誕不經之詞等語奉上諭著傳諭臣等選派賢員密加緝訪一有踪跡卽行嚴拏奏聞請旨勿令黨羽得有漏網務須密之又密不可稍有張揚漏洩欽此遵旨寄信到臣臣隨欽遵選員設法密加緝訪無致漏洩外伏查昨據汾州府所禀王肇基雖經提拏尙未解到或係另案匪徒或卽係彼案羽黨均未可定但事適相値跡有可疑臣現在飛催解省容俟提到嚴審確情並查閱所呈詩句另行奏報所有接奉上諭及汾州府禀獲匪徒緣由理合恭摺先行奏聞伏乞皇上聖鑒臣謹奏乾隆十六年八月十一日

乾隆十六年八月十九日奉硃批覽欽此

上諭 實錄

乾隆十六年八月十九日阿思哈所奏流寓介休王肇基呈獻詩聯毁謗聖賢狂妄悖逆之處著傳諭該撫令其速行嚴密訊鞫務得確情按律問擬毋得稍有漏網至摺內所稱總督碩色前奏赴滇過普之客人一案王肇基迹涉可疑

等語該犯果否知情該撫尤應悉心根究如實係彼案黨羽證據確鑿卽徹底密行嚴辦不得希圖速結遂立時杖斃致情罪重大之惡犯不得明正典刑若與彼案實無關涉則王肇基自有應得之罪亦不必先存成見勉强牽連惟在該撫嚴審速辦期於無枉無縱一有實在情節卽行奏聞再其所獻詩聯等單亦應進呈朕覽若該撫卽由驛遞具奏毋俟進摺之便以致稽延

山西巡撫兼管提督事務阿思哈奏摺 軍機處檔 繳回硃批檔

山西巡撫兼管提督事務臣阿思哈跪奏爲欽奉上諭事乾隆十六年八月二十五日接准兵部火票遞到大學士公傅恆字寄內開乾隆十六年八月十九日奉上諭阿思哈所奏云云 見本案一頁 欽此遵旨寄信到臣臣查匪犯王肇基獻詩狂悖緣由先據汾州府知府李果口稟經臣一面據實奏聞一面密札臬司提犯並吊取所獻詩聯去後嗣據介休縣押解該犯赴省並呈送詩聯等字前來臣隨親提查訊據供我獻詩恭祝皇太后萬壽不過盡我小民之心欲求皇上喜歡的意思並無別事等語及查其詩聯字句雖屬俚鄙不堪尙有頌

揚之意至續後所叙妄議國家事務指斥文武大臣毀謗聖賢肆其狂吠悖謬已極臣復逐加嚴究據供如今是堯舜之世我何敢有一字訕謗實係我一腔忠心要求皇上用我故此將心裏想著的事寫成一篇來呈獻的至於論那孔孟程朱的語亦不過要顯我才學的意思詰其所指內外滿漢文武大臣各事又從何處得來據供在各處當長隨時有從京報上看來的有說閒話聽來的只求代我進了此書我就有官做了等語據此囈語胡供妄想做官形狀及詩字內錯亂無文語多荒誕似屬病患瘋癲之人但借名獻詩逞其狂悖罪不容逭至滇省傳播不經之詞一案訊據供稱這本子做完寫完卽行呈獻並未與人看見再四盤詰矢口不移似與彼案無涉惟是該犯原籍係直隸平鄉縣人自幼讀書不成四處游蕩行踪無定尙須咨查來歷現在有母有妻同居介邑及該犯平日有無奸匪往來出入踪跡均須確實訪查方無縱漏臣恐該犯所獻詩聯或有抄襲隨拈題當堂試驗筆跡字句俱屬相符除將該犯發司再加嚴審按律定擬容俟備錄全供請旨辦理外謹將臣所訊該犯供情大略及提到詩聯等字原本一册幷當堂試驗筆跡片紙一張欽遵諭旨由驛遞進呈御

覽伏乞皇上聖鑒訓示遵行臣謹奏乾隆十六年八月二十七日

乾隆十六年八月二十九日奉硃批知道了竟是瘋人而已欽此

上諭 實錄

乾隆十六年八月三十日諭軍機大臣等覽山西巡撫阿思哈所進王肇基書一本瘋狂悖謬竟是瘋人所爲與滇省僞造奏稿一案並無關涉但此等匪徒無知妄作毁謗聖賢編揑時事病廢之時尚復如此行爲其平昔之不安本分作奸犯科已可槪見豈可復容於化日光天之下著傳諭該撫阿思哈將該犯立斃杖下俾愚衆知所炯戒其母妻現在晉省亦著該撫嚴加訊問是否知情如果不知情飭令押解直隸原籍交地方官安插至滇省僞造稟稿逆犯該撫應仍遵照前旨速行密飭嚴查不得稍有疎縱

山西巡撫兼管提督事務阿思哈奏摺 軍機處檔 繳回硃批檔

山西巡撫兼管提督事務臣阿思哈跪奏爲奏明事乾隆十六年九月初二日

未刻接准兵部火票遞回臣由驛齎進奏摺一封奉有硃批諭旨並承准廷寄內開八月二十九日奉上諭覽山西巡撫阿思哈所進王肇基書一本云云見本案本頁欽此遵旨寄信到臣臣隨差員於司監提出該犯復加嚴訊供詞悖謬行動顛狂竟是瘋人形徑且其平日不安本分游蕩四方作奸犯科事所不免似此狂悖匪徒斷難容於聖世遵於九月初三日傳同臬司並該府縣等將該犯王肇基押赴省城內通衢市曹當衆杖斃訖並即剴切出示宣布皇恩曉諭勸勉俾愚民共知炯戒該犯母妻現在行提嚴訊明白押解原籍安插至滇省僞造奏稿一案事關悖逆尤爲重大臣自當凜遵前旨硃批此事另有旨諭密訪嚴拿實力偵緝斷不敢稍有洩漏略存將就之見以致疎縱合并陳明所有臣欽遵諭旨辦理完結緣由理合恭摺奏明伏乞皇上聖鑒臣謹奏乾隆十六年九月初四日

乾隆十六年九月初十日奉硃批覽欽此

丁文彬大夏大明新書案

衍聖公孔昭煥奏摺　軍機處檔

衍聖公臣孔昭煥謹奏本年五月二十八日據臣守門人役稟稱有一浙江人來口稱姓丁名文彬係衍聖公親戚現在携有書籍要通知進見因看其人行止可異不爲通報伊咆哮不去現在同伊挑行李人在外等語臣思並無浙省姓丁親戚因遣人向伊詢問據丁文彬親書一紙交役送進臣見其字中皆狂誕虛擬之詞卽意其必屬匪人隨搜其行李得其所携書籍二部計十本面書文武記傍書洪範春秋書面中間寫大夏大明新書內多大逆不道之言又另有僞時憲書六本傍書昭武僞年號臣閱視不勝髮指憤恨不意光天化日之下竟有此等喪心悖逆之徒今其自投到此得以敗露未始非天奪其魄也但該逆犯狀托瘋魔踪疑詭譎所造逆書未必盡出自一人之手且有人擔負相隨或在此外尙有同夥逆黨亦未可知亟宜嚴速窮究庶不致使有漏網臣年尙弱諸未諳練未敢自行處訊供情時山東撫臣楊應琚因查捕蝗蝻現在兗州府屬之魚臺縣地方臣一面將逆犯丁文彬並挑行李人田姓嚴拿同逆書

手字發曲阜縣羈禁貯庫飛劄一面密札撫臣查辦撫臣已於今日來駐兗州府城提犯嚴密審究應聽撫臣審擬具奏外理合將盤獲逆犯緣由恭摺奏聞並將該犯手字抄呈御覽伏乞皇上睿鑒施行謹奏乾隆十八年六月初二日

乾隆十八年六月十一日奉硃批所見甚正所辦甚決嘉悅覽之欽此

附件

予小子丁文彬原係浙江紹興府上虞縣人予丁父善全祖公世居務農有叔祖丁芝田在北路教習曾與先岳老聖公爲盟予小子帶府留住數日後予子回松荷蒙岳父面命今在松修道於己巳年曾有文武記二本太公望傳一冊申付松江學政莊有恭至今五載未有復命今續成洪範春秋五本已終帝命皆天命之文性命之學所以衞聖門之道敢伸達尊覽餘面談不暨

署山東巡撫楊應琚奏摺　軍機處檔

署山東巡撫臣楊應琚跪奏爲拏獲逆犯逆書據實奏明仰祈睿鑒事竊臣前因竊拏僞稿一事以曲阜地方往來人衆最爲煩雜曾節次諄致衍聖公臣孔

昭煥一切留心稽查凡有見聞卽行知會今臣赴沿河州縣巡查蝻孽於六月初二日在魚臺縣地方准衍聖公臣孔昭煥札開本年五月二十八日據看門人役禀有浙江上虞人名丁文彬稱係親戚且稱携有書籍不爲傳禀伊咆哮不去等語因思素無丁姓親戚卽遣詢問隨據丁文彬親書來歷一紙盡屬虛謬狂詞復索其書籍內中多有大逆不道之言且有僞憲書六本不勝髮指憤恨當卽密拿同逆書乎字悉發曲阜縣嚴訊等因隨據曲阜縣知縣孔傳松禀稱人犯鎖押在縣面呈逆書兩部十本僞憲書六本乎札一紙各到臣隨卽檢閱書內大逆不道之言不勝枚擧真令人髮指目裂當卽一面委員同曲阜縣將該犯就近嚴押至兗州候訊臣卽一面星馳赴兗於初三日抵兗州府親提丁文彬並挑行李人田應隆到案隔別研審緣丁文彬籍隸浙江上虞縣幼失其父窮苦無聊伊與伊母皆曾受僱於人炊爨服役迨後雍正年間伊兄丁文耀移家松江華亭縣賣燒餅爲生伊卽依兄自行讀書稍知文義隨於兄家教書於乾隆十三年間文彬剿襲陳言僞著文武記太公傳等書於乾隆十四年三月內值江蘇撫臣莊有恭任該省學政文彬將所著書三册於松江府城呈

獻當將書收去並無回覆嗣於乾隆十五年文彬揑稱天命又將其書名爲洪範春秋增益抽換並將書中六十章後丁子曰挖補爲天子王帝曰等字又揑已故衍聖公曾許其二女爲配傳以堯舜之道於前衍聖公臣孔廣棨故後即自以爲承其統緒即位爲王國號大夏年號天元擅加封贈並封其兄丁文耀爲夏文公族叔丁左白封爲太宰等官復揑寫寄與孔氏書稿稱其爲岳母妻室書詞悖謬狂逆毫無影響又於乾隆十六年僞造憲書三本又照寫三本開列年號並自畫鑄錢樣式實屬狂妄大逆無可置喙詰其因何來東揑稱因困苦之極欲將書籍交與衍聖公傳位與他等語於五月內措費出門並手寫逆書二部一送衍聖公一欲呈莊巡撫因撫臣莊有恭先經公出遂一並帶至曲阜途中雇倩河南人田應隆代挑行李至公宅求見不得親書來歷送入經衍聖公臣孔昭煥取書查閱見有大逆語言隨經拿獲將人書一並發縣札報到臣經臣親審據吐供詞皆屬悖逆乖舛怪誕虛誣嚴加刑訊混以上命搪抵堅無別供詰其如何起意及主謀餘黨姓名連日研訊堅稱並無其人亦無造給僞劄等項情事查該犯所作悖逆諸事已據一一供認而所著逆書又經令其

當堂默寫核對無訛是其罪案已爲明確查丁文彬建號稱王擅加封贈僞造
憲書錢式又敢肆爲逆語目無國法誠屬罪大惡極難容稍緩刑誅查律載謀
反大逆不分首從皆凌遲處死丁文彬應照謀反大逆律卽行凌遲處死伊兄
丁文耀姪丁士麟丁士賢及族叔丁左白是否同謀知情並丁文彬家內有無
藏有別項逆書此外有無逆黨並看過逆書之王姓蔡姓徐旭初等臣已訊明
年貌住址飭委兗沂曹道張潮兗鎭右營遊擊富勒和馳往江南松江府並浙
江紹興等府率同該地方官嚴行搜捕查拿解東另行審擬具奏至蘇州撫臣
莊有恭前在學政任內所收丁文彬書籍應請勅下該撫查明進呈其丁文彬
途中雇挑行李之田應隆訊不知情應卽行省釋所有審擬提拏各緣由理合
奏請皇上訓示除另繕供摺並將逆書十本臣親加密封及來歷一紙僞憲書
六本一並封固進呈御覽謹奏乾隆十八年六月初七日
乾隆十八年六月十一日奉硃批三法司核擬速奏餘著議奏

供單

問據丁文彬供小子叫丁文彬今年三十八歲了原籍浙江上虞縣人生長杭

州今從雍正年間依傍兄嫂住在松江十餘年了父母俱亡止有一個哥子並無兄弟未曾婚娶沒有兒女的小子從前跟了族叔祖丁芝田到過曲阜見過老衍聖公講堯舜之道闢佛老邪教曾把兩個女兒許配小子的今年五月裏在家設湊了一兩一錢銀子出門到臺庄僱了同船姓田的人挑着行李小子步行走了好幾天於五月二十八日到曲阜公府裏門役不傳小子寫了說帖送進纔取書去看誰知他嫌小子窮苦不肯傳見反囑縣官拿住了祖父是庄農人俱不曾出仕的又供小子現住松江華亭縣西門內花柳下南隣是開針舖的姓王不記名了北隣是周永生官

又問你既是小家出身現在看你形如乞丐當年衍聖公怎肯與你結親況結親從無兩女同許一人之理又並無媒妁顯屬妄賴了供來供小子結親是奉上帝命何須媒妁呢那一夫二婦乃堯舜之道舜妻堯之二女班班可考當年老衍聖公守先王之道實應稱帝看小子講道論德與舜無異故傳位與小子以二女妻之這都蒙上帝啟迪所成小子聞得衍聖公歿了就接了位如今已八年了實因沒有人帮助連飯也沒得吃前年住在家裏測字糊口去年正月

到蘇州寫對子送各店家討幾文錢又在青浦討了幾天錢那南方的人都不明大道不理小子沒奈何纔要把做成這部書送到孔府來交與聖公傳位與他的駁問你是何等樣人輒敢混稱天命在位的話這就該萬死了到底你是何年起意何人同謀這逆書是你幾年上在何處僞造看這書內許多說話都是大逆不道之言必不止係一人著作快把同何人商酌做造何人看過一一供來供小子幼年讀到論語尙不知文義後來自己苦學到乾隆十三年住在松江哥子家裏教書纔著起這書的也是上帝啟迪十四年上著完了都是小子一人著作抄寫的並沒有同謀商酌的人只有十四年三月初三日曾把這書上兩册太公望傳一本獻過莊大人名有恭那時他在江南做學院到松江來考小子在西門月城內送的他接去沒有回帮也沒有把書還我是實到乾隆十五年上帝又命我改作洪範春秋把這書又增添了好些把書內六十章之後丁子曰都改作天子曰王帝曰王若曰是上帝命改纔挖補抽換粘聯的那書共是十本兩部我原寫一部送孔府一部送莊撫臺他還懂得文學誰知莊撫臺不在蘇州了故此沒有送都帶到曲阜來了去年在松江西門豐樂橋

王家米舖內舂米認識店主父親王先生今年正月送給他看了一回就取回了從前未著完時還曾送與松江豐樂橋徐旭初西門口蔡先生都看過他們看了就還了從沒有給別人看過那王先生蔡先生都不知道他名字那丁芝田已病故八年了是實

又問你旣敢著作逆書謀爲不軌一定有主謀的人還該有羽黨助你的人還不實說嗎供小子原不願做這事實是上帝之命無奈何並沒有什麽主謀的人那裏還有羽黨現在衣食不充百分窮苦那裏還有人幫助叫小子從何處供出呢

又問據你說上帝命你的話到底他在那裏如何命你敢是另有一人暗地裏挑唆你嗎供上帝是上天如何有人小子實是蒙上帝時時啟迪常在身傍說話人不能聽聞的駁問據你所說俱是荒唐之言明明將主謀羽黨的人不肯供出任意支吾了夾起來夾供小子並沒有主謀羽黨不能供出實是上帝之命如今受刑亦是上帝帶累的供不出來了再加刑訊矢無別供隨又問那衍聖公你怎麽稱他爲聖帝又有書稿寄孔家婦女們呢那董氏是何人之女逐

一供來據供上帝之命總以有德卽有位老衍聖公能守堯舜之道應居天子之位小子蒙聖公傳堯舜之道就如傳位故書內尊崇他爲聖帝又稱他是藝祖當日舜受位於堯也稱藝祖的他本人原沒有稱王稱帝之事那書內載明與岳母妻子的書都是自己空寫並沒有寄去也記不清是那一年的事了至於札稿內說的話都是上帝對小子說明並不敢揑造的那書內又說封董氏爲妃那董氏是松江人他父親叫董恆山開茶館的小子沒飯吃幫他扇過半年風箱見他這女兒年方十五生得好小子心裏想就把他封了妃記載在書上的

又問查你書中封孔大舅爲冢宰又封平虜將軍又封孔叔舅爲大宗伯孔伯舅爲大司徒那都是什麼名字又封你哥子爲夏文公你父母都封王封后又封叔子丁左白爲太宰他們都在何處受封你曾否有劄付等項給他們呢供孔大舅就是衍聖公官員原該都是孔家人做的故此隨手記着要封的那孔家人多得狠沒處去記着名字的小子父親早死了父母死在哥子家七年了哥子名丁文耀今年四十九歲與嫂子秦氏是同歲的他從前在松江打燒餅

賣今年在人家麵館幫工他是不明道理的人常罵我癡子故此我書內說兄頑嫂嚚侄傲了祇因小子卽了位禮應封他故此寫在書上他們都實沒有受封的事也都沒有給過劄付的還有個孔廣改向在松江做左營副將知道他名字故此也寫上的總想孔家人都該做官實在還未曾封過如今聽得孔廣改已在曲阜死了那丁左白是族中叔子住在紹興府城內現有五十五歲了也是想要封他就寫在書上那有劄付呢

又問你與莊撫院可是平素認識纔送書與他看的麽供小子平日並不認識因他來松江考試送他看的後來杭州張映辰丁憂回家也寫一篇原道送去請教他文也不收人亦不見小子只得回來了餘外並沒有請教過做官的人了

又問你書上畫有制錢式樣你是何等樣人敢要鑄錢行用真該萬死了你果曾鑄過沒有呢供小子畫這錢式是太公九府錢有出典的小子孤苦無依誰人肯出資本那裏做得成這件事並不曾鑄過的

又問你書上妄作冠婚喪祭禮樂制度必非一已之見可成一定同人商酌還

不實說麼供小子所定禮樂制度皆是按照堯舜之道纂輯並非杜撰小子不過遵上帝之命克守聖道而行並不是癡子可恨在家時人人道是小子是癡的那裏還有人來同小子商酌呢實是沒有的

又問你書中記張七是什麼樣人爲何這樣惱他呢供張七即張不賡他是松江張司冠之子小子承聖人之緒聖公之女應配與小子不料被他奪娶了去那年張七娶親豪華已極不特小子不得妻且念師妹不得所故此惱不過記這一句的

又問你書中記載汝母誤聽李回回妻子往江西三載做什麼歹事呢供母子往江西是僱與人家做飯若是做歹事小子還肯記在書內麼又問你書中記載你與徐調五往湖廣一歲又有諭張映辰不知你爲天子的事可見徐調五是知道你爲天子的了後又妄載張映辰的諭稿張映辰如何回覆你的那徐調五張映辰都是什麼樣人何處籍貫供來供張映辰徐調五都是杭州人那年張映辰在湖廣做學院請徐調五去看文章小子窮苦不過跟徐調五去路上做飯在衙門裏伺候一年多回來的小子到家一二年後力行堯舜之道上

帝命爲天子了想要諭知張映辰就做了這個稿子因他是個現任官也是上帝說不要寄去就中止了小子跟徐調五之時道業未成尚未奉有天命小子當日自己也不料到此地位那徐調五也是不明道的如何知到小子要做天子的呢

又問你還有僞造的時憲書陸本怎敢擅寫欽定字樣你既妄稱在位八年爲何又是每樣兩本只有六七八三年的以前的爲何又藏匿呢那大夏天元都是誰的國號年號這天元八年這一本僞書面頁上爲何又旁註昭武元年必定另有一人了那幾本逆書上爲何又寫大夏大明的字呢供小子只有一個人著書抄寫因上帝命我趕修這洪範春秋故此不能再有工夫造這新書了直到卽位六年上纔造起的只造得三年並沒隱藏別處那大夏是小子國號天元是年號小子因做得一無好處去年請命了上帝把天元改作昭武傳位與小聖公的既有年號就寫欽定了至於書面上寫大夏大明那是取明明德的意思大夏是取行夏之時的意思當取紙筆令該犯將逆書內字句當堂默寫據該犯默寫數條字畫相同文義無訛委係該犯的筆所著無疑問據衍聖

公昭煥親供一紙內開我家世受國恩焉敢僭稱王號若有一毫影響豈無一人知道此亦不待辨而自明至我一姊一妹姊於雍正十四年嫁給原任尚書張照之子廕生張應田號伯耕妹於乾隆十五年許與太常少卿袁承寵之子舉人袁光裕爲妻尙未出閣乾隆十三年皇上幸魯曾蒙皇太后召見蒙問許字何人當卽奏明安有許給丁文彬之事實是毫無影響的話我家賓客來往雖有並無有丁芝田這個人問之家中老成之人亦俱不知此人姓名若果來過他那時還不是匪人何妨直認但一無影響如何說老衍聖公與他講堯舜之道那堯舜之道難道是無父無君的嗎那封孔大舅叔舅伯舅的事益發荒唐不經況且又無名字其揑謊混寫更可想見那孔廣玫是族人曾做金山參將他混寫改字他已在任病故混說死在曲阜且把衍聖公衍字寫作演字可知全是捕風捉影的了唯祈嚴究背逆治罪就是了親供是實據田應隆供小的今年五十一歲係河南汝寧府淇縣西鄉人在田家灣仁和里住小的女人死了有個小兒子二十餘歲小名叫八子家中還有個寡婦老嬸子並無別人小的平日拉船度活那姓丁的人小的素不認識因他在宿遷中興集搭船小

的也在那裏搭船同船兩天走到臺兒庄一同下了船他就叫小的與他挑着行李到曲阜說給小的二百錢他有一個小箕子裏面裝的幾本書小的不識字不知是什麼書還有一條氈子包着被窩再無別的東西據他說是紹興人生在杭州住在松江來曲阜孔府投書再沒有別的話說一路走了五天他下了店就是吃飯吃烟與常人一樣並無別的事情他到臺庄時止剩了五六十個錢還借使小的五十個錢也沒還小的哩他一頓吃半斤餅一天只走五六十六七十里路他就光着頭打着破雨傘走的他到孔府的時候先進去小的在大門外等他沒同他進去等了多會就被人拿了連小的也被拿了他僱小的挑行李許給小的二百錢因拿了他也沒給小的錢是實（查淇縣在衛輝府屬內）

暫署山東巡撫楊應琚奏摺 軍機處檔

暫署山東巡撫臣楊應琚跪奏爲奏明審理情形仰祈睿鑒事竊照丁文彬大逆一案業經臣親審定擬另摺具奏惟查丁文彬供詞狂逆怪誕恐係心存揑

飾希圖開脫同謀或別有謀逆情事詐爲支吾亦未可定是以臣悉心研究有時嚴加刑訊有時用言開導並又設法遣人誘探及數日以來終無異詞臣揆察其情丁文彬乃一至貧極賤之人一旦稍習陳言遂自詡爲奇材異能無出其右因而妄想富貴女色癡心日熾結爲幻影牢不可破輙肆其梟獍之心狼號狗吠無所不至臣看其人猥賤不堪伶仃傒小聽其所言不論何人俱知其妄但該犯氣體瘦弱亟宜早正典刑仰請皇上速賜乾斷以懲奸慝以快人心理合另摺據實具奏伏乞皇上睿鑒再臣此番巡查沿河各州縣其有蝻孽者俱已撲滅盡淨所餘均無萌動臣卽帶犯回省候旨遵行又六月初四日濟寧嘉祥汶上寧陽泗水曲阜滋陽皆得雨四五寸不等現在天色時陰時雨俟各屬報有成數另行奏報相應一併附奏謹奏乾隆十八年六月初七日硃批另有旨諭

上諭 實錄

乾隆十八年六月十一日諭據署山東巡撫楊應琚所奏審訊造作逆書之浙

江上虞人丁文彬一案據該犯供稱住在松江十餘年了乾隆十四年三月初三日曾把這書上兩册文武記二本太公望傳一本獻過莊大人名有恭那時他做學院到松江來考在西門月城內送他的他接去沒有回報也沒有把書還我等語丁文彬所著逆書內大逆不道之言甚多莊有恭旣經接收何以並不具摺奏聞又不卽將該犯拿究著傳旨詢問令其據實覆奏仍將從前所獻逆書一併進呈

上諭 實錄

乾隆十八年六月十一日諭楊應琚所奏審擬造作逆書之丁文彬一案已交法司覈擬速奏但楊應琚另摺有該犯氣體瘦弱亟宜早正典刑之語此等大逆之犯豈可使其逃於顯戮法司卽速行辦理約計部文到東省時亦必須旬餘著傳諭楊應琚酌看該犯現在光景若尙可等待部文則候部文正法如恐不及待卽照所擬先行凌遲示衆勿任瘐斃獄中致奸匪罔知懲戒也

暫署山東巡撫楊應琚奏摺 軍機處檔 繳回硃批檔

暫署山東巡撫臣楊應琚謹奏爲欽奉上諭事本年六月十四日奉到廷寄六月十一日奉上諭楊應琚所奏審擬造作逆書之丁文彬一案云云 見本案八頁 欽此等因到臣隨查逆犯丁文彬經臣押帶到省之後時刻留心查察茲欽奉諭旨臣又親加驗看該犯語言氣短面帶死色不便久候部文且此等大逆極惡之犯實難容其須臾留於聖世當卽遴委濟南城守營參將萬德濟南府知府趙之埰嚴押該犯前赴市曹臣率同司道等官親往監視卽於六月十四日午時將逆犯丁文彬凌遲處死示衆訖所有臣親臨監決過逆犯丁文彬日期理合恭摺具奏伏祈皇上睿鑒謹奏乾隆十八年六月十四日

乾隆十八年六月十七日硃批覽

旨 軍機處檔

乾隆十八年六月十六日奉旨丁文彬著卽凌遲處死餘依議欽此

江蘇巡撫莊有恭奏摺 軍機處檔

江蘇巡撫臣莊有恭謹奏爲遵旨據實奏覆事乾隆十八年六月二十一日未刻泰州舟次接到大學士字寄乾隆十八年六月十一日奉上諭據署山東巡撫楊應琚所奏云云見本案八頁欽此欽遵到臣臣跪讀之下惶悚怵惕無地自容伏念臣雖下愚受恩深重何至目覩大逆不道之言喪心隱忍至於此極再四尋思記得十四年春臣按試松江下車之日觀者如堵途次聞有口中喃喃被左右疾呵去者臣問爲誰曰瘋子臣目本短視取眼鏡隔轎窗視之見其人衣服藍縷齷齪不堪比城見有跪輿獻書者問之左右復以瘋子對取以進垢污淋紙隨手繙閱見有丁子曰三字臣曰眞妄人何高自稱許乃爾擲棄之不復省其中作何語亦不問其人其書之何名匆匆考校亦遂忘之今該犯既名丁文彬則所獻丁子曰之册即逆書無疑但當時臣本未留心查閱後亦不復寓目今事隔五年實不知敗簏破篋中果存此册否容臣回署細檢如得之當即緘封進呈合先據實奏覆伏維皇上睿鑒臣不勝惶恐戰慄之至再照此案臣於二十一日巳刻接到山東撫臣楊應琚咨委兗沂曹道張潮等赴松查拿

臣已即刻飛檄蘇松巡道申夢璽會同查拏審訊如有供出人犯一面嚴審究追一面將咨提人犯先交該道等帶回東省查訊合併陳明謹奏乾隆十八年六月二十二日

乾隆十八年七月初五日奉硃批此奏又屬取巧細查書來不可終歸烏有

提督江南總兵官左都督林君陞奏摺 軍機處檔

提督江南總兵官左都督臣林君陞謹跪奏爲奏聞事本年六月十七日戌刻有署蘇州府水利同知楊魁偕松江府知府蔡長澐赴臣衙門稟見據云奉蘇州藩臬兩司委拏山東省揑造逆書之丁文彬供出案內人犯等語臣即刻密傳臣標中營參將董正坤城守營遊擊周伯爵諭知率同各營守備千把等員帶領强幹兵目分飭四門加緊防守復又派撥員弁改易衣履於各犯住址相近處所四散密布以防竄逸并令協同府廳等正在分頭拘拏間隨有東省委員兗沂曹道張潮兗州鎭標右營遊擊富勒和帶同把總典史等員至松而蘇松巡道申夢璽同時亦到文武各員協同擒拏當獲民人丁士麟丁士賢王士

照董恆山蔡顯達生員蔡玉江武生徐旭初等分別禁保尙有丁文耀一名先往杭州生理隨經東省委員赴杭拿獲帶往蘇州其現獲各犯除民人董恆山生員蔡玉江取保外餘俱經華亭縣解交東省委員在蘇併訊所有東省委員等來松拿獲人犯及臣協同辦理緣由先行據實奏聞伏乞皇上睿鑒謹奏乾隆十八年六月二十七日

乾隆十八年七月十九日奉硃批知道了欽此

浙江巡撫革職留任覺羅雅爾哈善奏摺 繳回硃批檔

浙江巡撫革職留任臣覺羅雅爾哈善謹奏爲奏聞事乾隆十八年六月二十二日准山東撫臣楊應琚咨開東省拿獲江南松江府人丁文彬搜獲逆書並僞造時憲書現在審訊據該犯供出伊叔丁左白住紹興山陰縣又杭州貢生徐調五從前曾僱丁文彬服侍合咨查拿解東並差委兗沂曹道張潮遊擊富勒和到杭專提等情臣立傳按察使同德杭州府知府吳作哲會同兗沂曹道查拿徐調五一面飛檄紹興府知府舒寧安帶同山陰縣李升階會同遊擊富

勒和親自查拿去後今據按察使同德知府吳作哲禀覆徐調五卽徐鼎由杭州貢生選授永嘉縣訓導於乾隆十三年閏七月內在任病故訊據伊子生員徐璜供稱乾隆五年間父親曾僱一個姓丁的跟往湖北去不多幾時因姓丁的患病就打發去了後來的事都不曉得等供又據紹興府知府舒寧安山陰縣知縣李升階禀覆查丁左白名丁大阜係上虞縣貢生已於乾隆十七年三月二十四日身故訊據伊堂弟丁醉白供稱左白有二子長子在山東德州金姓母舅任所次子在常山縣教諭伊伯任內家中並無一人會同遊擊富勒和在伊家內逐細檢查所遺書籍不過尋常書文並無他物等情又據按察使同德禀稱山東差員經歷胡騮縣丞陳漪因到江南松江府拿丁文耀不獲查明在杭州賣鱔魚來杭提拿隨委仁和縣主簿劉錫桓將丁文耀拿獲據供丁文彬係伊弟向患癲病本年四月忽行逃出不知去向伊在山東有不法之事一毫不知搜查並無逆書僞劄及違禁等物等情前來臣隨將訊過供情令山東來員自行携帶並取徐調五丁左白病故印結咨覆將丁文耀發交來員押送東省聽候撫臣楊應琚查審辦理外相應繕摺奏聞伏祈皇上睿鑒謹奏乾隆

十八年六月二十七日

乾隆十八年七月十六日奉硃批知道了欽此

江蘇巡撫莊有恭奏摺 軍機處檔 繳囘硃批檔

江蘇巡撫臣莊有恭謹奏爲奏聞事本年六月二十一日臣巡閱狼山海口回至泰州接准署山東撫臣楊應琚咨委兗沂曹道張潮等馳赴松江查拿逆犯丁文彬之兄丁文耀姪丁士麟丁士賢並看過逆書之王姓蔡姓徐旭初等臣卽飭行蘇臬司併飛委蘇巡道申夢璽會同密拿搜查根究去後臣隨於二十五日回蘇據布政使郭一裕按察使許松佶面禀先於六月十六日兗沂曹道到蘇時當卽密札蘇巡道併委署蘇糧同知楊魁前往查捕全行拿獲二十六日兗沂曹道張潮禀見據稱王姓卽王士照蔡姓卽蔡顯達等六人俱經拿獲搜查各犯家中並無逆書劄付及違禁各物研訊各供俱堅稱不知文彬所造何書亦無別有餘黨等語臣復傳同該道等親訊仍各矢供不移惟查來咨所開王姓住豐樂橋未開的名而該處實有兩王姓一係王士照一係王素行年

貎相類居址不遠未知孰是隨將王素行一併提到俱交張潮等押解赴東聽候東撫臣審擬定案併委員協同護解外所有各犯俱經拿獲緣由理合奏聞伏祈睿鑒謹奏乾隆十八年六月二十九日

乾隆十八年七月十五日奉硃批覽

署兩江總督江西巡撫鄂容安奏摺　軍機處檔　繳回硃批檔

署兩江總督江西巡撫臣鄂容安謹奏爲奏聞事臣在揚州途次接提臣林君陞札並據布按二司稟稱山東撫臣楊應琚差委道員張潮遊擊富勒和米江密拿揑造逆書之丁文彬案內人犯隨經道府參遊等協拿當獲民人王士照徐旭初蔡顯達蔡玉江丁士麟丁士賢幷兩隣周永生王秀林董恆山等尙有丁文耀一名先往杭州生理復委知府會同東省來員赴杭拘拿其現獲各犯家中搜出書籍等項查看並無劄付及違禁器具東省道員就松辦理等語臣隨飛札提臣並批令兩司密速查辦去後茲接據蘇松巡道申夢璽稟稱丁文耀一名亦已拿獲臣除飛札山東撫臣楊應琚外理合恭摺具奏伏祈聖鑒臣

謹奏乾隆十八年七月初三日

乾隆十八年七月十六日奉硃批知道了欽此

提督江南總兵官左都督林君陞奏摺 軍機處檔 繳回硃批檔

提督江南總兵官左都督臣林君陞謹跪奏爲再行奏聞事竊照山東省委員兗沂曹道張潮兗州鎭標右營遊擊富勒和等來淞拘拿逆犯丁文彬在東供出各犯及臣協同辦理緣由前經恭摺奏明在案六月二十七日有華亭縣知縣陳筠經蘇州撫臣莊有恭差委回東續拿案內之王先生卽王素行向在臣標中軍參將董正坤署內教讀查王先生一犯因東省來咨內並未開有的名與豐樂橋住居之王姓原有兩人一係已經解蘇之王士照復據王士照供出尚有王素行其人亦在豐樂橋居住且年貌亦相類是以續拿卽於六月二十八日經華邑將王素行解蘇玆於本月初二日據臣標中軍參將董正坤城守營遊擊周伯爵稟稱續獲之王素行亦一幷解往山東質訊矣理合再行奏聞伏乞皇上睿鑒臣謹奏乾隆十八年七月初四日

乾隆十八年七月二十日奉硃批覽欽此

江蘇巡撫莊有恭奏摺 軍機處檔

江蘇巡撫莊有恭謹奏爲請旨交部嚴加治罪事乾隆十八年六月二十一日臣舟次泰州接大學士字寄欽奉上諭據署山東巡撫楊應琚所奏云云見本案八頁欽此臣隨將該犯獻書時因左右斥爲瘋子又書甚垢汚自稱丁子遂未留心查閱是否此册尙存容臣回署細檢緣由奏覆在案臣隨兼程星馳於六月二十五日三更回署親自細加檢查敗簏敝篋搜尋三日此册竟不可得臣再四尋思或臨時雜入無用廢紙中隨時焚去亦未可知復細詢從前隨行之僕從皆各茫無記憶無可根追臣彼時提督學政文字是所專責乃逆犯丁文彬旣已攔輿獻書臣謏目左右斥爲瘋子僅見其書有丁子曰三字卽實信爲瘋置不復顧其中大逆不道之言竟未查出立行拿究以彰憲典致該犯漏網逋誅者五年且棄擲之後遂卽遺忘又致逆書竟無著落是臣昏憒縱逆罪無可逃捫膺顧影靦然天地以受恩深重如臣而猶至有此縱逆容奸之事卽

臣自問亦實出情理意料之外伏乞皇上天恩將臣交部嚴加治罪臣不勝惶悚待命之至謹奏乾隆十八年七月十五日

上諭 軍機處檔 實錄 東華錄

乾隆十八年七月十五日諭江蘇巡撫莊有恭覆奏學政任內接收丁文彬逆書昏憒縱逆罪無可逃請交部嚴加治罪一摺此案前據楊應琚奏到降旨詢問莊有恭令查取逆書進呈旋據奏稱於乾隆十四年曾有瘋人丁文彬跪獻此書當時並未留心查閱後亦不復寓目事隔五年不知敗簏破篋中果存此册否俟捕蝗回奏細檢等語朕卽知其存心取巧必不將原書查取呈覽姑先為此奏預存掩飾地步當卽批令細查書來不得終歸烏有今果空言回奏不出朕之所料丁文彬逆書內敢于指斥本朝妄肆詆訕莊有恭之意蓋恐進呈此書則罪戾顯然故藉詞尋覓不見以此避重就輕夫大逆不道之詞豈有曾經寓目致令迷失之理必係聞信查出私爲銷燬耳莊有恭受朕深恩不應狡詐爲鬼蜮伎倆至是也卽拿問治罪亦所應得但天

下之似此者未必僅莊有恭一人伊爲巡撫尙屬能辦事且伊巡撫任內若見此等必早爲奏辦當在學政時其意不過以學政司文衡之員何必多此一事是其罪不在巡撫而在學政且欲保全學政俸祿養廉耳著照伊學政任內所得俸祿養廉數目加罰十倍交江南總督請旨以爲徇名利而忘大義者戒該部知道摺并發欽此

江蘇巡撫莊有恭奏摺　繳回硃批檔

江蘇巡撫臣莊有恭謹奏爲恭謝天恩事乾隆十八年八月初六日臣於黃河舟次准到部文內開本年七月十五日內閣奉上諭江蘇巡撫莊有恭覆奏學政任內云云 見本案十三頁 欽此欽遵到臣臣跪讀之下聲淚俱咽不能仰視伏念丁逆一案微臣自分萬無可解撫心顧影實覺靦然天地是以夙夜祇懼悚惕待命不敢自安寢處茲乃蒙我皇上格外天恩竟貸臣以不死而曲法從寬僅予薄罰且於訓飭儆戒之中仍存矜全顧惜之意此微臣跪誦低徊所以不禁血誠感動涕泗橫流真覺披肝瀝血百年終有盡之軀履地戴天歷劫總難

報之日也所有微臣感激愚忱理合恭摺奏謝天恩臣謹奏乾隆十八年八月初七日硃批覽

暫署山東巡撫楊應琚奏摺 繳回硃批檔

暫署山東巡撫臣楊應琚跪奏爲提到逆犯家屬審擬具奏事竊照逆犯丁文彬造作逆書經臣審擬具奏欽奉諭旨准到部覆將丁文彬凌遲處死業經奏報在案其該犯家屬及家中有無遺藏逆書遵照部文嚴催委員兗沂曹道張潮兗州鎮游擊富勒和作速嚴拏搜查起解嗣據就丁文彬之兄丁文耀侄丁士賢丁士麟及看過逆書之王素行等押解到東並將文彬家內搜出殘書字紙一束一並解送到臣隨將書紙逐細檢看並無悖逆關係之處暫行封貯將各犯分別羈禁臣於出闈之後率同按察使阿爾泰提犯隔別研訊緣丁文彬胞兄丁文耀原籍上虞生長杭州因在松江麪舖幫工遂移家松江居住伊弟丁文彬相依共爨見伊弟語言恍惚妄稱衍聖公係伊岳丈不與伊成親等語文耀託其言語荒唐曾經責處祇因在外生理不能時與理論雖亦見其抄寫

書本而素不識字難以查察嗣於本年五月內文耀湊銀合夥赴杭州販賣鰱魚不知伊弟丁文彬何時赴東追東省委員至松於該犯家內搜查並無逆書暨違禁器物而文耀先已往杭提拏無獲續經委員同該處府縣等於杭州地方將文耀拿獲並伊子丁士賢等一併解東親審之下據丁文耀供吐前情堅稱並不知伊弟丁文彬大逆情事亦無與伊弟同謀同夥及往來之人詰其逆書封號等項茫然不知再加究訊據供伊弟原係造作逆書外面並無形跡可尋伊又不識字不能知其書內逆語但伊家生此喪心賊子不能覺察出首即應將伊處死惟有哭泣叩頭而已詢之丁士賢丁士麟均係賣餅做工營生亦無通同情弊其看書之王素行據供本年正月見其書有天子曰暨封贈人字樣隨即擲還其中逆詞雖稱未曾全看而既見有天子暨封贈人字樣即應知係逆書乃并不首報罪何可逭蔡顥達徐旭初俱供認於十四年正二月間看過其書雖稱係陳言腐語未見大逆之詞而混看杜撰邪書亦屬不合查律載凡謀反大逆正犯之兄弟及兄弟之子男年十六以上不論篤疾廢疾皆斬其男十五以下給付功臣之家爲奴正犯財產入官知情不首告者杖一百流三

千里各等語此案丁文彬已照大逆律定擬正法伊兄丁文耀侄丁士賢丁士麟均應依律緣坐擬斬立決其丁文耀尚有年十五以下之子丁士良丁士信應咨江省解部入官爲奴其丁文耀所住房屋等項訊非正犯丁文彬之業應免查追王素行既見逆書並不首告應照律杖一百流三千里遞回犯事地方定地發遣蔡顯達徐旭初混看丁文彬杜撰邪書雖在十五年添改逆語以前亦難辭咎應照不應爲事理重者杖八十律各杖八十遞回原籍照例發落查徐旭初係武生仍革去衣頂丁文彬所封之丁左白據丁文耀供稱雖係族叔從未識面已據浙江撫臣在原籍紹興府查明業經病故取結咨覆幷據委員等到彼搜查亦無遺留逆書等項應與從前僱募文彬服役今亦已查明病故之徐調五均毋庸議再丁文耀家內經委員會同江南各道府逐細搜查並無違禁器物及遺留逆書其搜出之殘書字紙均應燒燬所有丁文彬家屬暨看過逆書人等提到審擬緣由除另繕供摺進呈外理合恭摺具奏伏祈皇上睿鑒施行謹奏乾隆十八年八月二十六日硃批三法司核擬具奏

旨 軍機處檔

乾隆十八年九月二十日奉旨丁文耀丁士賢丁士麟俱改爲應斬著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欽此

劉震宇佐理萬世治平新策案

湖南巡撫范時綬奏摺 繳回 批檔

署理湖南巡撫臣范時綬謹奏爲奏聞事本年十月初十日臣會同提臣考試武闈技勇照往例分兩棚較試布政使周人驥於西棚考試處有江西撫州府金谿縣生員劉震宇赴廠稟稱伊有緝捕馬朝柱之法並呈送自作佐理萬世治平新策書一部懇爲進呈當將該生飭發長沙善化二縣審訊據長沙縣張天如善化縣高自位稟稱先赴該生寓所搜查行李並無別項悖逆字跡隨會審得該生供係江西撫州府金谿縣附生年七十歲教書度日屢考不第平日自著佐理萬世治平新策一書於乾隆六年刊印曾經呈送前任劉本府閱看又呈過前任江西塞巡撫求爲進呈未允後遂刷書貨賣賣過若干實難記憶本年九月來到長沙見查拿馬朝柱告示因憶及伊所著書內有清戶口限歸期查船戶設評事等條原係緝匪之法若照此緝拿逆犯自難漏網故赴較廠稟呈此外別無緝捕之法亦並不知馬朝柱下落不過圖將書進呈不致湮沒一生著書苦心書板現在生員家中存收此外再無別有書籍等語經臣提犯

與兩司覆加親訊該生供吐無異隨檢閱其書皆係陳腐套襲之言迂闊難行之事其內中有言朱註錯謬請貶闕聖封號祀典及更易衣服制度等條尤爲不經雖各條內感頌聖明尙無悖逆誹謗之語而妄生議論實屬狂誕查律載生員不許一言建白違者黜革以違制論依律應將劉震宇黜革杖一百發落但查該生妄逞臆見不安本分跡類瘋狂僅予責革猶恐滋事不悛且是否生員平生有無過犯及伊家內有無另藏別項悖逆書籍湖南無憑查訊除咨移江省確查該犯家中有無另藏別項逆書及假冒過犯倘另有惡蹟卽行從重究擬如查無別項卽將該犯遞回原籍照例黜革交與地方官永遠禁錮毋許出境滋事所刊書板追出銷燬至已賣之書並無買主姓名難以查追致滋擾累除另錄供單並將所呈新策二本一並夾簽進呈御覽外理合恭摺具奏伏乞皇上睿鑒訓示謹奏乾隆十八年十月二十二日硃批知道了及觀其書乃知汝所辦不知大義另有旨將汝議處

江西巡撫王興吾奏摺　檢回硃批檔

護理江西巡撫印務布政使臣王興吾謹奏爲奏聞事竊臣於本年十月二十九日接准湖南撫臣范時綬移咨內開據布政司周人驥呈稱十八年十月初十日在較塲分考武生技勇突有一人赴廠稟稱伊係江西撫州府金谿縣生員劉震宇有緝捕馬朝柱之法並據呈書一部名佐理萬世治平新策求爲進呈隨發長沙善化兩縣訊供據稱是江西撫州金谿縣學附生住居常豐里今年七十歲有子名家隆並供此書乾隆五年呈送過劉本府乾隆九年稟呈塞巡撫零星刊刻賣過書數不能記憶並不知馬朝柱下落不過藉緝匪爲由圖將著書進呈等語除將劉震宇飭發羈禁現在核奏合咨查明劉震宇是否生員平日在籍有無過犯及家內有無另藏別項悖逆書籍逐一查明並搜查書板封貯候南省奏奉諭旨辦理等因到臣臣隨密行撫州府飛查並卽委因公在省之安遠縣知縣高其文前往金谿會同該縣知縣張敬元親至劉震宇家搜查並令帶同劉震宇之子劉家隆一同解省究訊去後旋據高其文張敬元稟稱遵卽會同密往劉震宇家搜查書籍查得劉震宇實係金谿縣生員住屋止有兩間除經書時文外止搜得不全佐理萬世治平新策書頁一捆由湖南

寄回家信一封並無另藏別項悖逆書籍查起書板據劉震宇妻饒氏供聞得寄在省城店中不知店名等語將劉家隆一並解訊前來臣隨發南昌府知府朱若炳傳集書鋪詳細跟究據刷印匠黃昇文供出乾隆十四年有劉震宇拿來書板一副雇伊刷印板寄在紙行喻正也家內隨於紙行起獲書板一百三塊並訊劉家隆據稱伊父劉震宇平日在家看書做文字常往村館中與學生們看改文字帶賣書文並沒敢做別事也沒有外人來往是前年出門的去年曾在省中寄回一信並帶子等物今年九月有一信寄回並有銀四兩在長沙寄來的信已被搜來餘外並無信息也不知獻書情事等因到臣臣會同按察使臣范廷楷將刷匠等覆訊無異并將劉家隆再三研訊堅稱並不知此書刻自何人所言何事所賣多少查劉家隆年止十八此書刻自乾隆五年則家隆此時年止五歲正屬孩稚而書板並不在家家中所存書頁俱係殘缺不全則其不知情由似屬可信及至詰以伊父在家曾否與人告狀及替人做狀等事則堅稱伊父並不曾告過狀亦從未代人做過狀子詰以信中還有所寄府試文章下落則供已與族人們抵了利錢了等語除將起獲書板存貯府庫劉家

隆發府看守刷匠紙行召保候訊並行令撫州府再行確查劉震宇平日有無過犯查明緣由詳覆湖南撫臣候旨辦理外合將江省所訊供情及搜出書信一併恭呈御覽伏祈睿鑒謹奏乾隆十八年十一月十二日硃批已有旨了

上諭　軍機處檔　實錄　聖訓嚴法紀門卷一九七

乾隆十八年一月十二日諭調任湖南巡撫范時綬奏稱江西金谿縣生員劉震宇呈送所著治平新策一書求爲進呈訊據供稱曾經前任江西巡撫塞楞額批示嘉奬遂刻印售賣其書內更易衣服制度等條實爲狂誕應照生員違制建白律黜革杖責解回原籍等語劉震宇自其祖父以來受本朝教養恩澤已百餘年且身列黌序尤非無知愚民乃敢逞其狂誕妄訾國家定制居心實爲悖逆塞楞額爲封疆大吏乃反批示嘉奬喪心已極若此時尙在必當治其黨逆之罪卽正典刑則其身遭重譴未必不由於此此等逆徒斷不可稍爲姑息致貽風俗人心之害劉震宇旣經解回江省著鄂容安將該犯卽行處斬其書板查明銷燬范時綬僅將該犯輕擬褫杖甚屬不知

大義著交部嚴加議處欽此

湖南巡撫范時綬奏摺 繳回硃批摺

署理湖南巡撫臣范時綬謹奏爲奏明事本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承准辦理軍機處抄寄乾隆十八年十一月十二日內閣奉上諭調任湖南巡撫范時綬奏稱云云見本案本頁欽此臣跪讀之下警凜聖訓頓開愚昧惶悚戰慄實無地以自容查劉震宇妄訾國家定制係罪不容誅之犯乃臣不請立寘重典僅擬褫杖臣昏庸無識不知大義罪實難辭至劉震宇一犯臣前恐其家內另藏別項逆書及另有惡跡一面奏明一面移咨江省確查因未准咨覆現在長沙監禁尙未起解今臣既奉到諭旨自應將該犯劉震宇卽時處斬未敢仍遞江省以致羈延臣遵於十一月二十九日將劉震宇卽在湖南省城處斬訖除咨明江省並搜查書板銷燬外理合具摺奏明伏祈皇上睿鑒謹奏乾隆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硃批知道了

胡中藻堅磨生詩鈔案

廣西巡撫衛哲治奏摺 軍機處檔 繳回硃批檔

廣西巡撫臣衛哲治謹奏爲欽奉上諭事乾隆二十年二月二十一日臣欽奉
上諭內開諭衛哲治汝將胡中藻任廣西學政時所出試題及與人倡和詩文
並一切惡蹟嚴行察出速奏稍有姑容於汝身家性命有關查出卽行密封差
妥人馳驛迭京愼之密之欽此臣卽遵旨嚴密確查胡中藻於乾隆十三年二
月到廣西學政任十四年七月卸事回京其攷試各府州屬生童供應均出之
各州縣並不發價凡考試於扃門後覆查號卷極其繁瑣至爲人辦事剛愎自
用詩文摭拾子書中怪僻之語以自炫其新奇並不歸於淸醇雅正臣謹查出
胡中藻任廣西學政時所出試題及倡和詩三十六首各抄錄一本並任陝西
學政時所刻詩文一本上呈聖覽至臣荷蒙聖恩疊膺封疆重寄欽奉諭旨垂
問凡有關於國法及世道人心者豈敢稍有容隱自蹈欺罔之咎所有欽奉上
諭緣由臣謹密封耑差妥人馳驛覆奏伏祈聖鑒謹奏乾隆二十年二月二十
三日

乾隆二十年三月十六日奉硃批知道了欽此

協辦陝甘總督劉統勳奏摺 軍機處檔 繳回硃批檔

協辦陝西總督臣劉統勳謹奏本月初二日申刻臣於奏事報匣內奉到硃筆諭旨諭劉統勳汝親往鄂昌撫署中將其與胡中藻往來應酬之詩文書信嚴行搜查并其與別人往來字蹟中有涉譏刺囑托者亦一並搜查封固差妥人馳驛送來鄂昌此時尚在安西若已迴省汝即傳旨與彼但查汝字蹟撫務汝照舊辦理候旨鄂昌若未迴省汝查伊字蹟中若實有誹謗可惡情節則汝一面奏聞一面前往安西傳旨令彼離任查其隨身所帶字蹟撫務汝亦暫爲兼署候旨不可稍涉瞻徇不可預露風聲欽此臣當日將肅州軍需事件料理停妥隨於初三日即馳驛兼程前赴蘭州到彼嚴搜斷不敢稍露風聲猶不敢稍存瞻徇所有臣欽遵諭旨赴蘭查辦緣由謹此奏聞謹奏乾隆二十年三月十一日奉硃批覽欽此

上諭　實錄　東華錄

乾隆二十年三月十一日諭軍機大臣等胡中藻所著堅磨生詩鈔悖逆譏訕之語甚多張泰開提督學政時爲之作序編次刊刻張泰開由編修擢至侍郎在內廷行走見此悖逆之作不知痛心疾首轉爲之刊刻傳播實乃喪心之尤今阿里衮審訊據供序文非伊所作集中前後編次序文甚多若非出於張泰開之手則爲此序者何人乎張泰開此時若不據實供明即日胡中藻到案質訊無可推諉始行供吐則張泰開之罪愈重著在京總理王大臣會同阿里衮嚴加訊究務得實情至孫夢逵路談等雖經見過其詩尙係微員不足深究但追出詩集足矣若張泰開則曾任卿貳如此重師門而罔顧大義不重治其罪無以正人心而申憲典所有詩集四本著一併發交王大臣等逐條研訊奏聞朕回京時俟胡中藻拿到自另有諭旨明發

上諭　軍機處檔　實錄　聖訓嚴法紀門　卷一九八　東華錄

乾隆二十年三月十三日上召大學士九卿翰林詹事科道等諭曰我朝撫

有方夏於今百有餘年列祖列宗深仁厚澤漸洽區宇薄海內外共享昇平凡爲臣子自乃祖乃父以來食毛踐土宜其胥識尊親大義乃尙有出身科目名列清華而鬼蜮爲心於語言吟咏之間肆其悖逆詆訕怨望如胡中藻者實非人類中所應有其所刻詩題曰堅磨生詩鈔堅磨出自魯論孔子所稱磨涅乃指佛肸而言胡中藻以此自號是誠何心從前查嗣庭汪景祺呂留良等詩文日記謗訕譸張大逆不道蒙我皇考申明大義嚴加懲創以正紀倫而維世道數十年來意謂中外臣民咸知警惕而不意尙有此等鴟張狺吠之胡中藻卽檢閱查嗣庭等舊案其悖逆之詞亦未有累牘連篇至於如此之甚者如其集內所云一世無日月又曰又降一世夏秋冬三代而下享國之久莫如漢唐宋明皆一再傳而多故本朝定鼎以來承平熙皥蓋遠過之乃曰又降一世是尙有人心者乎又曰一把心腸論濁清加濁字於國號之上是何肺腑至謁羅池廟詩則曰天非開清泰又曰斯文欲被蠻滿洲俗稱漢人曰蠻子漢人亦俗稱滿洲曰達子此不過如鄉籍而言卽孟子所謂東夷西夷是也如以稱蠻爲斯文之辱則漢人稱滿洲曰達子者亦將有

罪乎再觀其與一世爭在醜夷之句益可見矣又曰相見請看都盜背誰知生色屬裘人此非謂旃裘之人而何又曰南斗送我南北斗送我北南北斗中間不能一黍闊又曰再汎瀟湘朝北海細看來歷是如何又曰雖然北風好難用可如何又曰撥雲揭北斗怒竅生南風又曰暫歇南風競兩兩以南北分提重言反復意何所指其吾溪照景石詩中用周時穆天子車馬走不停及武皇爲失傾城色兩典故此與照景石有何關涉特欲借題以寓其譏刺訕謗耳至若老佛如今無病病朝門聞說不開開之句尤爲奇誕朕每日聽政召見臣工何乃有朝門不開之語又曰人間豈是無中氣此是何等語乎其和初雪元韻則曰白雪高難和單辭贊莫加單辭出尙書呂刑於咏雪何涉進呈南巡詩則曰三才生後生今日天地人爲三才生於三才之後是爲何物其指斥之意可勝誅乎又曰天所照臨皆日月地無道里計西東諸公五嶽諸侯瀆一百年來賴首同蓋謂嶽瀆蒙羞賴首無奈而已謗訕顯然又曰亦〻之子亦萊衣兩亦字悖慢已極又曰不爲遊觀縱盜驪八駿人所常用必用盜驪義何所取又曰一川水已快南巡下接云周王昇彼因時邁

蓋暗用昭王南征故事謂朕不之覺耳又曰如今亦是塗山會玉帛於方十倍多亦是二字與前兩亦字同意其頌蠲免則曰那是偏災今降雨況如平日佛燃燈朕一聞災歎立加賑卹何乃謂如佛燈之難覯耶至如孝賢皇后之喪乃有並花已覺單無蔕之句孝賢皇后係朕藩邸時皇考世宗憲皇帝禮聘賢淑作配朕躬正位中宮母儀天下者一十三年然朕亦曷嘗令有干與朝政驕縱外家之事此誠可對天下後世者至大事之後朕恩顧飾終然一切禮儀並無於會典之外有所增益乃胡中藻與鄂昌往復酬咏自謂殊似晉人是已爲王法所必誅而其詩曰其夫我父屬妻皆母道之女君君一體焉得漠然爲夫君父人之通稱君應冠於父上曰父君尙不可而不過謂其父之類而已可乎帝后也而直斥曰其夫曰妻喪心病狂一至於此是豈覆載所可容者乎他如自桂林調回京師則曰得免我冠是出頭伊由翰林洊擢京堂督學陝西復調廣西屢司文柄其調取回京並非遷謫乃以掛冠爲出頭有是理乎又有曰一世璞誰完吾身甑恐破又曰若能自主張除是脫韁鎖又曰一世眩如烏在笯又曰雖官我曾慚又曰天方省事應閒我又

曰直道恐難行又曰世事於今怕捉風無非怨悵之語述懷詩又曰瑣沙偷射蜮讒舌狠張箕賢良祠詩又曰青蠅投昊肯容辭試問此時於朕前進讒言者誰乎伊在鄂爾泰門下依草附木而詩中乃有記出西林第一門之句攀援門戶恬不知恥朕初見其進呈詩文語多險僻知其心術叵測於命督學政時曾訓以論文取士宜崇平正今見其詩中即有下眼訓平夷之句下眼並無典据蓋以為垂照之義亦可以為識力卑下亦可巧用雙關云耳至其所出試題內考經義有乾三爻不象龍說乾卦六爻皆取象於龍故象傳言時乘六龍以御天如伊所言豈三爻不在六龍之內耶乾隆乃朕年號龍與隆同音其詆毀之意可見又如鳥獸不可與同羣狗彘食人食牝鷄無晨等題若謂出題欲避熟經書不乏閒冷題目乃必檢此等語句意何所指此種種悖逆不可悉數十餘年來在廷諸臣所和韻及進呈詩册何止千萬首其中字句之間亦偶有不知檢點者朕俱置而不論從未嘗以語言文字責人若胡中藻之詩措詞用意實非語言文字之罪可比夫謗及朕躬猶可謗及本朝則叛逆耳朕見其詩已經數年意謂必有明於大義之人待其參奏

而在廷諸臣及言官中並無一人參奏足見相習成風牢不可破朕更不得不申我國法正爾嚚風效皇考之誅查嗣庭矣且內廷侍從曾列卿貳之張泰開重師門而罔顧大義爲之出貲刊刻至鄂昌身爲滿洲世僕歷任巡撫見此悖逆之作不但不知憤恨且喪心與之唱和引爲同調其罪實不容誅此所關於世道人心者甚大用俾天下後世共知炯鑒張泰開著革職交刑部胡中藻鄂昌已降旨拏解來京俟到日交大學政九卿翰林詹事科道公同逐節嚴審定擬具奏

上諭 實錄

乾隆二十年三月十三日諭軍機大臣等胡中藻悖逆譏訕已遣專員提拏來京審訊家屬人口俱有應得之罪著該撫提至省城監禁并所有貲產逐一查抄毋得遺漏隱匿寄頓若范時綬已經起程卽交與胡寶瑔嚴行辦理奏聞

協辦陝甘總督劉統勳奏摺 軍機處檔 繳回硃批檔

協辦陝甘總督臣劉統勳謹奏爲遵旨查辦事竊臣遵旨來赴蘭州搜查鄂昌署內字跡於三月十三日抵蘭州府城卽徑詣府署嚴行搜查幷將所有書籍及一切箱籠逐細檢點從伊子鄂碩案頭搜出詩稿一件書札一封又於幕賓空房內搜獲稟帖一封其餘俱係尋常字跡別無詩文書札亦無往來應酬文字隨詢據伊子鄂碩供稱我於去年十月初七到蘭我父親已往安西平日所作詩文衙中無存曾見我父親有詩四本內中一本還是我抄的一總帶在安西至外來書札稟帖俱包封送往安西我去歲到衙時並未見有舊日留存書札等情臣思鄂昌所作詩稿既據伊子供明且有伊子原抄筆跡鄂昌斷不能隱匿隨卽飛諭安西參將武福署遊擊明華面向鄂昌索取卽令明華賚送臣處進呈去訖惟是書札一項非解任搜查礙難辦理臣原擬馳往安西親行查辦今已奉諭旨令其解任進京封籍任所貲財現在復飛諭安西道文綬會同參將武福將鄂昌隨身行李查明封貯卽一面將所有書札全行包送臣處臣逐細檢閱如涉怨謗請託卽摘出進呈仍嚴諭該道將等不得略有疎漏瞻徇如果有不法字跡自不至得以隱匿至此地搜出字跡三件內詩句雖非誹謗

但觖望情詞已屬顯然至所論平慶道莊年代買馬匹不惟抑累派買有干功
令且其原諭內當於備辦軍需馬匹之前先行買足收槽等語豈封疆大臣受
恩深重所宜出此又伊幕友錢日烜向鄂碩託爲已姪薦館札內有六月進署
時卽與大人說知承大人關愛卽令囑開名單分交司府留心推薦之語看來
鄂昌平日自倚上司將私事囑託屬員之處不一而足雖字跡多在行署此地
不能全得其款跡然卽此數端鄂昌之負恩行私已無可逭謹先就搜出各件
據實參奏並將各件內貼簽進呈御覽以便俟鄂昌拏解到京質審治罪其莊
年代辦馬匹曾否交收及曾否發價臣現在行文查詢俟詢明之日另參議處
錢日烜請託情節証據確鑿應照例治罪另行完結爲此謹奏伏祈聖鑒謹奏

乾隆二十年三月十四日

乾隆二十年三月二十一日奉硃批知道了欽此

協辦陝甘總督劉統勳奏摺 軍機處檔 繳回硃批檔

協辦陝甘總督臣劉統勳謹奏爲欽奉上諭事乾隆二十年三月十三日戌刻

承准廷寄三月初六日內閣奉上諭鄂昌著解任來京候旨甘肅巡撫員缺著
陳弘謀調補陝西巡撫員缺著台柱署理其糧運事務著阿思哈以布政使銜
前往辦理欽此又奉上諭甘肅巡撫鄂昌現有應行查訊之事已降旨著伊解
任來京著傳諭劉統勳派委妥員前往安西令伊卽日起程沿途押送來京侯
奉到拿解諭旨卽於奉旨處鎖拿解送其任所一應貲財俱逐細查明封貯奏
聞臣欽遵隨卽行文令其解任卽日起程專派署瓜州營參將達興阿沿途押
送侯奉旨拿問之時臣密行該將卽於所到地方欽遵鎖解巡撫印信臣派令
安西道文綬摘取交安西參將武福賫送前來臣遵前奉諭旨暫行兼管侯新
任甘肅撫臣陳弘謀到日再行移交臣現在蘭州所有該撫行署隨身行李卽
交安西道文綬嚴查封貯其所帶字跡一併搜查呈賫臣處檢閱其中但涉誹
謗請託卽粘簽進呈御覽至蘭州署內貲財若卽行封籍恐鄂昌於解任押送
之先得聞風聲或別生事故且一切物件臣昨日已經查閱該家屬無從隱匿
臣於查閱之後卽派令署知府歐陽永裿守備田世雄帶領兵役巡邏看守斷
不致有透漏計所發解任押送文書去蘭稍遠臣卽親往覆查封籍似覺更爲

周匝除俟查明貲財封貯另摺奏聞外謹將臣遵旨辦理緣由具摺奏覆伏祈
聖鑒謹奏乾隆二十年三月十四日
乾隆二十年三月二十一日奉硃批所辦甚好知道了欽此

江西巡撫范時綬奏摺 軍機處檔 繳回硃批檔

江西巡撫奴才范時綬謹奏爲聖恩深重微忱感激難名事乾隆二十年三月初十日接准吏部咨開欽奉上諭范時綬前以患病奏請解任朕因一時不得人令其在任調理今思巡撫任重事繁恐伊精力未充致滋貽悞著來京陛見江西巡撫員缺著胡寶瑔調補楊錫紱曾任湖南卽著楊錫紱以左都御使往署湖南巡撫馳驛速赴任所不必請訓俟有人卽令回左都御使之任無庸開缺胡寶瑔俟楊錫紱到任後亦卽速赴江西范時綬俟胡寶瑔到任後再行來京吏部尙書事務著蔣溥兼署欽此奴才跪讀之下感激涕零竊奴才疊荷聖主隆恩有加無已冀竭愚誠勉圖報効奈因限於才識復遇舊疾累身力不從心涓埃未報上年夏間因病發較甚昏憒難支深懼貽悞重任不得已奏請罷

退荷蒙恩施格外諭令奴才寬心調理奴才原期加意調攝得以痊愈稍竭駑駘詎自冬至立春後病益跳痛脹滿昏暈正深惶悚玆復蒙聖主垂念體恤矜全奴才自問何人受恩至此感激下忱莫可言喻新任撫臣胡寶瑔於三月十五日到任奴才卽日交代淸楚於十六日由陸路馳赴闕廷謹恭摺奏聞至江省各屬地方尙沉擱事件其有應辦未完之案奴才逐一開單面交胡寶瑔查辦合併陳明伏祈皇上睿鑒謹奏乾隆二十年三月十五日

乾隆二十年四月初七日奉硃批覽胡中藻生事告狀至汝衙門汝何不參奏

上諭 實錄

乾隆二十年三月十八日諭軍機大臣等哈淸阿富森所奏胡中藻家內字跡其殘亂詩稿俱係已經刻過者胡中藻所刻之詩至壬申年止伊旣如此肆行訕謗毫無忌憚何以壬申以後三年內竟無所作或係搜查未到否則胡中藻先有所覺巧爲藏匿或銷燬滅跡耳胡中藻現已拿解來京可傳諭新任巡撫胡寶瑔卽親往伊家再行細加搜覓毋令遺漏並將伊家屬親隨之人嚴訊根

究務得實情速行奏聞倘查辦不力胡中藻或有供出藏匿銷燬情弊必於胡寶瑔是問

陝甘總督劉統勳奏摺 軍機處檔 繳回硃批檔

協辦陝甘總督臣劉統勳謹奏竊臣於本月十三日夜奉到諭旨令鄂昌解任進京並查封鄂昌任所貲財等因欽此臣當即行文令其解任飭交安西道文綬等就近封查隨身行李字跡並將署內貲財俟文書去蘭稍遠即行查辦緣由具摺奏明在案臣於十五日計文書已發一日隨即親赴撫署將一應貲財查明交皐蘭縣庫封貯家屬人口亦交該縣暫行看守外所有銀物人口等項謹繕清單同搜出日記塡詞各一本恭呈御覽其歷任未繳硃批奏摺並所賜福字另行恭繳查前據鄂昌之子鄂碩供稱伊父有詩四本已携往安西等情今臣從伊家人房內查出一木匣內係婦女花樣及零星賬本中夾詩三小册又粘詩十一頁查係鄂昌詩稿中有鄂昌及伊子鄂碩親筆隨傳鄂碩及伊家人蘭州吉壽等隔別詰訊據吉壽供稱我上年隨主母到蘭州彼時我主人已

往肅州因收拾書房做祠堂檢著破書一本我不識字蘭州說是詩叫我收著我拿去收在家裏了那兩本是本月十三日晚上我小主子交給我的蘭州在傍邊也曾見的蘭州供同據鄂碩供稱這一本塞上吟是我父親在臺上做的我寫的也有我父親的字到這里並不曾見那兩本原在奏摺舊案匣內放着攙在一處大人不曾查出到晚上我自己檢點出來恐怕改日再查出來就交給吉壽了我前日原是混供的詰問這兩本是舊的這一本塞上吟是近日做的還有中間十餘年的詩呢據供當日我父親前任甘肅巡撫時還有詩哩到此地我沒見就是這塞上吟也是我上年寄來的想是我父親另叫人抄了同別的詩都帶往安西去了所以才把原本拋在空房的等情查鄂碩前後供情雖不相符但徹底清查自然水落石出卽如現在搜獲之詩册究竟不能掩匿且已交安西道文綬等搜查隨身字跡應俟查覆到日另奏外謹將現在搜出詩册同亂紙內檢出之詩片四張一併貼簽進呈御覽臣前日搜查詩牋書札是以衹查出伊幕友錢日烜請託及鄂昌許爲分薦情事今檢查錢日烜所攜抄册看來甚非安分知法之人謹將錢日烜雜記一本貼簽進呈請旨辦理再

查鄂碩上年五月與伊父家信內有書札之事一一查明一無所失謹愼收存等語訊據供稱由京起身留家人程福在京看門家中西院內有存的字畫上屋內也有存的書籍等情是鄂昌京邸尙有存留字幅等項似應一律查辦合併奏聞爲此謹奏伏祈聖鑒謹奏乾隆二十年三月十九日

乾隆二十年三月二十六日奉硃批知道了欽此

直隸總督方觀承奏摺 軍機處檔 繳回硃批檔

直隸總督臣方觀承謹奏爲奏覆事竊臣欽遵諭旨嚴查張泰開刊刻胡中藻悖妄詩詞送人一案經臣查明恭摺奏覆並聲明州縣內有壬戌科進士與張泰開同年者十員現在密切查詢俟覆到另奏在案玆據深州知州尹侃滄州知州張彬武淸縣知縣王錫命靜海縣知縣潘仙機平山縣知縣鍾林樹東明縣知縣鍾鳳翔棗强縣知縣郝璉安平縣知縣黃岡竹高邑縣知縣李冕計參魏縣知縣王星照等各稟稱張泰開雖係會試同榜爵秩懸殊按試時僅隨衆一見絕無款洽並未送有胡中藻詩本等情又口北道良卿亦係壬戌進士但

與張泰開素無往來張泰開於乾隆十七年秋間考試宣屬良卿尙未到任實未聞有前項詩詞理合恭摺奏覆伏乞皇上聖鑒謹奏乾隆二十年三月二十一日

乾隆二十年三月二十三日奉硃批覽欽此

江西巡撫胡寶瑔奏摺 軍機處檔

江西巡撫臣胡寶瑔謹奏爲奏明查辦情形事臣於三月十五日蒞任卽日分委幹員搜提胡中藻家屬並令嚴行搜抄緣由於三月十七日恭摺奏明在案臣逐加查訪逆犯胡中藻係吏役之子出身至微極賤倖竊科名薦歷清要全無感恩報國之心惟藉詭僻險恠之詞旁喻假托逞其謗訕一字不通敢以文章自詡百行俱敗猶以聲氣相高親族爲紈禽獸與比躬蹈大逆萬死不足蔽辜臣自二月二十六日奉到諭旨恩調江西途次卽聞二十六日已奉欽差將逆犯胡中藻拏解及臣到任之日詢查該犯鼠穴雖經搜查而家屬僅予看守尙未監禁家產亦未細勘其黨與猶逍遙事外似此狂逆罪不容誅之人凡其

親屬密契俱有應得之罪豈可膠柱鼓瑟必待奉旨查拏始行拘禁事隔旬餘保無隱匿燬滅之弊臣查初辦之時係解任臬司范廷楷親歷查辦理應實力搜查雖據覆稱已將搜出書詞字跡進呈俱係密辦速行其係何項書詞件數若干俱未開明臣難信其一無遺漏在范廷楷以罷斥之員尤當奮勉而辦理匆促殊欠周密若令再往恐其回護且係胡中藻同年尤當避嫌臣於入境時即帶九江同知張衷至省因密委帶同南昌新建兩縣飛往胡中藻家再行細搜據該員等復查出硃批奏摺四件並搜出字稿詩文稿等項是前次所辦實未詳盡臣謹將續搜各件進呈一切家產已逐件披查恭繕簡單先呈御覽其衣服書籍器物容臣查明分別細數再錄清單附奏查胡中藻之子胡論洙向來狂縱酷肖其父刻有詩集聞前次已經進呈胡論洙業伏天誅其妻葉氏係原任副都御史葉一棟之女亦經身故胡中藻所存嫡屬僅伊母夏氏年八十歲一女年十四歲一孫名和尙年止三歲伊弟胡中藩人亦狡詐毫無學問得中舉人聞係懷挾倖獲雖不同居與胡中藻舊宅相去無幾前次竟未抄查臣一到即令委員星赴查拿搜其家中所存殘籍驗無悖逆字跡臣恐經銷燬親

加嚴訊堅供實無藏匿但於密拿胡中藻之時尚敢隱藏胡中藻田債賬簿私傳首飾等項今俱訊明搜出臣已將該犯收禁連日細鞫務必根究確實再查胡中藻逆性夙成以怪誕之詩文誘惑無知其最與該犯朋比者有舉人曹詠祖爲伊乎錄堅磨生集付刻已於科塲私通關節正法亦可知逆黨必不爲天所容而素與密契推尊者現有緣事被參江西石城知縣李蘊芳揀發江西試用知縣申發祥二員平日奉爲胡中藻爲卿互相標榜黨惡無恥斷難姑容臣立卽拿問一面委員飛往密查有無字跡俟覆到再行具奏此外如有應查之犯訪確卽行拿訊一面奏聞至胡中藻家逆書字跡先已密封送京其中黨逆往還應行查訊者自難逃聖明洞鑒臣就本地應拿之犯現在嚴密辦理不使一人漏網其胡中藻之親家葉一棟臣委南昌府知府牛若炳前往伊家搜查實無胡中藻字跡再訊葉一棟據稱女兒女壻俱已已故素與胡中藻爲仇絕不往來伊所最好之親家則係天津道張紹渠我處實未存留隻字等語但臣於胡中藻續抄出回覆葉一棟字稿一紙其詞似隱寓不平臣復委員詢問令其據實速覆尚未覆到合並奏明再胡中藩初字永鎭後改字尹政俱已訊明

實係一人李蘊芳已經被參其申發祥胡中藩二犯臣一併另摺參奏請旨斥革拿問再事關緊要之件恐廑聖念不便稽遲塡用此票合並陳明統祈皇上聖鑒謹奏乾隆二十年三月二十四日

乾隆二十年四月初八日奉硃批所辦甚是知道了欽此

江西巡撫胡寶瑔奏摺 軍機處檔 繳回硃批檔

江西巡撫臣胡寶瑔謹奏爲恭繳硃諭仰祈睿鑒事臣於本年二月二十六日酉刻兵部火票遞到御筆密封硃諭一道臣跪誦再三仰惟我皇上明見萬里江右惡習每發狂悖之詞斷不可稍爲姑息荷蒙訓臣一切警勉有加臣叨沐殊恩欽承聖諭惟有實力辦理以正人心而昭國憲臣自到任以來一切搜查根究情形先後詳悉奏明務在嚴訊確切不敢少縱養奸至江西紳士風氣誠如聖諭向不醇良好造言生事臣雖初到體察羣情胡中藻一犯出自卑微狂吠矜高久爲鄉黨不齒是以此番作孽人皆快心其中親戚門生舉監向與親密者臣俱一一根拿務在從重分別定擬俟定案後 硃批亦不可過當俟胡中藻定案後自有諭旨

至於以貪贓總知縣李姓者其人實當重處亦有旨諭再爲曉諭化導俾皆共知大義倘有事後異論臣自必密訪嚴拏按法治罪以期轉移習氣務革澆風以宣聖化臣子立一身從不知瞻顧嫌怨天日照臨久在聖明洞鑒之中所有密奉硃諭一道並同原封理合先爲呈繳臣現辦大略緣由一并據實附陳伏乞皇上聖鑒臣謹奏乾隆二十年三月二十四日

乾隆二十年四月初八日奉硃批覽欽此

江西巡撫胡寶瑔奏摺　繳回硃批檔

江西巡撫臣胡寶瑔謹奏爲欽奉上諭事本年三月十九日兵部火票遞到大學士公傅恆字寄江西撫臣范時綬內開乾隆二十年三月十三日奉上諭胡中藻悖逆譏訕云云見本案四頁　欽此遵旨寄信到臣臣竊查逆犯胡中藻狂悖譏訕家屬黨與有應得之罪者理應早拏監禁嚴行根究毋許遺漏隱匿寄頓始免狥縱漏網臣於三月十五日蒞任即日檢查此案止將搜出字跡同該犯押解赴京並未將家屬監禁亦未查究黨與臣立即分委幹員業經搜查嚴辦

仰符皇上聖訓已於另摺詳悉陳奏所有欽奉諭旨緣由理合恭摺覆奏伏祈

皇上聖鑒臣謹奏乾隆二十年三月二十四日

乾隆二十年四月初八日奉硃批覽欽此

江西巡撫胡寶瑔奏摺 軍機處檔 繳回硃批檔

江西巡撫臣胡寶瑔謹奏爲欽奉上諭先行覆奏事本月二十四日丑刻准兵部火票遞到廷寄內開乾隆二十年三月十八日奉上諭哈青阿富森所查胡中藻家內字跡云云見本案七頁欽此遵旨寄信到臣臣蒙特旨委任交臣查辦悖逆誹謗要件臣蒞任以來再三往復率同司道府縣屢次提屬嚴鞫及逐細根搜所獲字跡貲產總不使絲毫得有隱匿惟是胡中藻家中先經范廷楷隨同欽差抄札並未開明清單臣核其已刻詩稿內云有詩稿及游覽日紀並古作三種之語其餘書札簿籍均關緊要未知曾否悉皆賫送進呈御覽或有遺漏臣雖不能懸揣惟有疊次監提犯屬嚴加根訊將住居固封看守今續查出字跡及未繳硃批奏摺等件分別簽明正在繕摺拜進茲迺荷蒙聖明洞照以

該犯所刻之詩至壬申年止伊既如此肆行訕謗毫無忌憚何以壬申以後三年內竟無所作或搜查未到或巧為藏匿銷燬滅跡令臣親往伊家再行細加搜覓並將家屬親隨之人嚴訊根究欽此仰見聖慮周詳指示明切臣連日搜查將胡中藻嚴訊刑嚇併伊家屬人等俱率同司道府等屢次盤詰追求雖據供吐互相推卸而近年之詩斷無不存一稿之理誠如聖諭或巧為藏匿銷燬滅跡皆情所必有臣一面親赴胡中藻家再於住房內外隱僻處所逐一搜覓一面將供出各犯提齊質訊務期根究確實陸續奏聞臣受恩深重斷不令此等狂吠悖逆之徒倖逃法網臣已將數日來搜到字跡及貲產大略開單繕摺另奏適又接奉訓旨臣惟有加緊嚴辦仰副聖主委任合將訊過口供先行繕單進呈御覽至胡中藻此時必已押解到京嚴訊之下互相根究魑魅伎倆自難逃聖明洞照所有凜奉諭旨欽遵緣由臣謹恭摺覆奏伏祈皇上聖鑒臣謹

奏乾隆二十年三月二十四日

乾隆二十年四月初八日奉硃批知道了欽此

上諭 實錄

乾隆二十年三月二十五日諭軍機大臣等范時綬參劾石城縣知縣李蘊芳一本已照例降旨革職矣李蘊芳係胡中藻門生其在江西與胡中藻往來甚密現在胡中藻家中查出書稟不一而足卽如相驗一事本係地方官職所應辦而李蘊芳反覆嗟歎以爲惡趣若欲棄官而去者卽此而推其生平所作或更有怨望詆訕之處亦未可定著交與胡寶瑔令其就近嚴密搜查如李蘊芳詩詞字稿內別有惡跡卽將伊另行從重定擬奏聞毋得稍有疎漏卽查無別故伊勒索所部及與悖逆胡中藻書稟往來亦當治其應得之罪所有書稟各稿著鈔寄胡寶瑔閱看辦理

上諭 軍機處檔 實錄 聖訓厚風俗門卷二六三 東華錄

乾隆二十年三月二十七日諭滿洲風俗素以尊君親上樸誠忠敬爲根本自騎射之外一切玩物喪志之事皆無所漸染乃近來多效漢人習氣往往稍解章句卽妄爲詩歌動以浮夸相尙遂致古風日遠語言誕慢漸成惡習

即如鄂昌身係滿洲世受國恩乃任廣西巡撫時見胡中藻悖逆詩詞不但不知憤恨且與之往復唱和實爲喪心之尤今檢其所作塞上吟詞句粗陋鄙率難以言詩而其背謬之甚者且至稱蒙古爲胡兒夫蒙古自我朝先世即傾心歸附與滿洲本屬一體乃日以胡兒此與自加詆毀者何異非忘本而何又如鄂昌家查出塞爾赫曉亭詩鈔內有作明泰妾杜貞姬詩一首初以明泰身遭不幸本非其罪者及查閱原案始知明泰身爲協領侵蝕兵丁錢糧其罪本即應正法我皇考世宗憲皇帝如天之仁將伊解送寧夏永遠枷號實屬格外寬典而塞爾赫所作詩序但知贊其妾爲貞姬遂飾爲讐家行刺等語此直變亂黑白不自知其矯誣矣究之明泰今竟以占田謀殺二命正法夫以如此惡人而有貞姬爲妾之理乎夫滿洲未經讀書素知尊君親上之大義即孔門以詩書垂教亦必先以事君事父爲重若讀書徒剽竊浮華而不知敦本務實之道豈孔門垂教之本意況借以詆呵諷刺居心日就險薄不吏爲名教罪人耶此等弊俗斷不可長著將此通行傳諭八旗令其務崇敦樸舊規毋失先民矩矱倘有託名讀書無知妄作哆口吟詠自蹈

貫凌惡習者朕必重治其罪

江西巡撫胡寶瑔奏摺 軍機處檔 繳回硃批檔

江西巡撫臣胡寶瑔謹奏爲據實奏明辦理逆犯始末緣由事竊照逆犯胡中藻罪惡滔天奉欽差密拿解京地方官辦理未善致有隱匿銷燬之弊臣一一究出不敢欺隱合行密摺奏明臣於三月十五日戌刻到任視事卽密詢胡中藻家中所藏書籍字蹟家屬曾否收禁家產曾否查勘俱稱所有字蹟俱係前臬司范廷楷經辦盡行搜出解京其時辦理甚密不得與聞其家屬家產緣欽差但奉旨密拿該犯搜查字蹟未敢擅行監禁查勘臣以逆犯家屬係有罪之人家產亦當入官何得膠柱鼓瑟必待奉旨然後辦理因詰范廷楷據云也曾見及不敢擅專今各處皆聞胡中藻已拿卽有字蹟必已銷燬又稱胡中藻並無家屬止有一母八十餘歲一孫尚在襁褓等語臣因面諭各員卽速查拿收禁倫有錯悞我自當之與爾等無涉並索堅磨生集觀之見其悖逆之處令人髮指閱至壬申伊弟尹政中式之作始知現有親弟中藩問伊所在云已分居

未行拘禁臣謂該犯拿後已二十日既有親弟正可一一究問何得任其在外居住卽委員立拿幷訪胡中藻平素往來之人分路抄查及胡中藩拿到其家中細查一無關繫字蹟惟搜出賬簿審係胡中藻之母密授內借出銀三百九兩零穀七十石零臣卽同署按察使王興吾南昌府知府朱若炳於內衙密訊該犯狡詐無一實供訊其家屬則云只一幼僕連兒臣益不信查胡中藻家貲現及萬金必有管事之人豈僅使喚一幼童之理因密提連兒會訊臣誘之使言乃一一供出查胡中藻所居係在山凥高更望見數里之外欽差前來早有歐陽衍幹通信及入其中堂卽押住胡中藻此時若隨往之人卽看守前後園牆以防家屬出入並將婦女關入空房家人扃錮一室自無走漏乃范廷楷隨後始至又不防閑公然聽其出入致有燒燬字紙透漏銀錢首飾之事且其時因理字紙搜出銀三千餘兩范廷楷尙交還本家及臣查勘已少銀數十兩現在俱已究出總之此事臣悉心跟求斷不敢因有燒燬借此推托其隱藏之處仍在一一搜查密訪務使一無遺漏至壬申以後之詩臣詢之范廷楷據云堅磨生集之外尙有數本或係近年所作已經進呈而臣皆未之見伏乞皇上勅

交廷臣將胡中藻再行嚴訊其燬滅藏匿之處一一指出則經辦之員疎漏之罪自屬難逭而臣續辦倘有不能究出之處咎亦難辭再查范廷楷係罷斥之員蒙恩委任自當盡心盡力以期周密卽係庸人亦必希圖起用益加奮勉不知何以怠忽至此臣向與同朝知其性情不免乖戾然在戶部頗能辦事及爲科道不避嫌怨似乎剛直後臣爲都察院堂官見其風厲可爲科道表率心甚許之今辦此事忽爲柔順依違實所不解且胡中藻所刻堅磨生集狂肆謗訕大逆昭彰范廷楷平時轉爲護庇且既係同年斷無不送閱之理乃既隱忍於前又不摘發於後惟託詞稟過欽差抄家監禁未敢擅便夫欽差隻身而來職在拿人至于防範全在外臣卽云欽差但謂往廣東公幹他員不知豈范廷楷亦不知之其時前任撫臣范時綬病不能支又拘泥於未經奉旨而范廷楷身任其事又非不能辦事之人亦似此疎縱情節顯然臣不敢因臣後至而卸過然辦理之錯悞實不能一字隱諱除將范廷楷另摺參奏外合行據實奏聞伏乞皇上聖鑒謹奏乾隆二十年三月二十八日

乾隆二十年四月十二日奉硃批知道了欽此

江西巡撫胡寶瑔奏摺 軍機處檔 繳回硃批檔

江西巡撫臣胡寶瑔謹奏爲訊明各犯供詞恭呈御覽事竊臣前次審訊逆犯胡中藻幼僕連兒所供預行報信燒燬詩稿及偷漏首飾銀兩等項各犯臣卽委員分路飛拏今俱拏到臣親同署按察使王興吾並南昌知府朱若炳贛州知府蘇淩阿撫州知府朱戾逐一研訊各吐實情供証確鑿謹錄供單將胡中藻家產細數恭呈御覽伏乞皇上聖鑒再此次所審各供及查出字跡恐有應行詰問該犯胡中藻之處不便稽遲臣不揣冒昧仍塡用火票合併奏明謹奏

乾隆二十年三月二十八日

乾隆二十年四月十二日奉硃批覽欽此

江西巡撫胡寶瑔奏摺 軍機處檔 繳回硃批檔

江西巡撫臣胡寶瑔謹奏爲特參乖戾狡詐踈玩瞻徇之去任臬司以儆官邪事竊照前任江西按察使范廷楷者賦性乖張外剛內荏以沽直行詐以陰鷙

逞奸奉職無狀解任究審事尙未白蒙聖恩寬宥復加委任承辦大案苟有人心宜如何盡心盡力益加奮勉乃逆犯胡中藻奉旨嚴拿而范廷楷身承其事緩行在後全不加意防範一味踈懈以致家屬出入自由銷燬字跡寄頓財物經臣一一審出衆供確鑿罪實難逭且胡中藻居鄉積惡驕縱鄉鄰受其荼毒莫不怨恨上年因伊父出殯欲拆去民房讓道奇横至此族民不甘欲行告理又畏懼伊勢胡中藻卽欲地方官責處范廷楷身爲臬司應執法嚴儆以杜其武斷惡習乃轉申飭屬員令將該處民人處治幸南昌府知府朱若炳再三稟阻始息其事其黨惡害公情跡顯然臣不敢因其已經離任緘默不言謹據實參奏伏候諭旨臣謹奏乾隆二十年三月二十八日

乾隆二十年四月十二日奉硃批已有旨了欽此

江西巡撫胡寶瑔奏摺 軍機處檔 繳囘硃批檔

江西巡撫臣胡寶瑔謹奏爲奏聞事竊查逆犯胡中藻狂肆悖逆平時以韓愈自負其黨援李蘊芳申發祥等以詩文推尊比擬韓門弟子臣俱立時拿問分

路搜查李蘊芳已經被參現在省城臣即令收禁並訊供據稱三月初一日差衙役温才到署取堅磨生詩呈繳令子慶曾將與胡中藻稟稿燒了乾隆十九年胡中藻曾與我一小札言父故子亡此外並無字又曾往弔伊父有稟慰其子死有稟爲伊母買壽板有稟此書中有囑他族中告狀之事虎頭君是稱顧知縣都是在江西與他的在京肄業國學時帶往廣西有黃河賦一篇此外無與胡中藻倡和詩等語臣並委贛州知府蘇凌阿飛速前往石城於其家屬處極力抄查已無與胡中藻往來字跡因將其子李慶曾嚴訊據供三月初七日午刻有差人温才回石城持父手書要堅磨生詩稿並言將胡大人書底焚燬所帶字亦焚燬生即將稟底書字俱行焚燬又供所焚燬之書係送壽板一封伊父歿安慰一封因官事一封其餘一封記不清等語又記出伊父書字云諭慶曾知差來温才將堅磨生詩稿付與來人書架有胡大人稟草四合作速銷燬並將來書亦燬不可使一人知道速速等語臣查李蘊芳平素與逆犯朋比臨時事發知難掩蓋即思銷燬滅跡其黨惡卑污即此可見臣現在嚴究有無藏匿書字並究伊子李慶曾此外有無焚燬俟訊明按法定擬謹先將查訊緣

由恭摺奏聞伏祈聖鑒謹奏乾隆二十年三月二十八日

乾隆二十年四月十二日奉硃批此人實可惡非范廷楷之比尚可寬也欽此

江西巡撫胡寶瑔奏摺 軍機處檔 繳回硃批檔

江西巡撫臣胡寶瑔謹奏為遵旨續查逆犯字跡據實覆奏事竊臣前次將辦理逆犯情形併家屬供單財產大略先行奏聞在案臣於拜摺後即起程渡江前往胡中藻家再行抄查於數里之外即望見伊居通體俱係新造房屋尚未完工但見木架而四面圍墻亦未加高不過數尺臣已令地方官封固臣至驗封開看樓上亦未畢工樓下南北兩間一係胡中藻之母所居一係其女及孫居住胡中藻另居廳北一間上又有書房一間臣復加細查廢簏中搜出一二字跡內一紙係胡中藻為父母祝雙壽對聯草稿有兩儀自然偕老及千千歲永偕堂上我乾坤等語其狂縱肆逆至於如此即寸磔不足蔽辜其他不問可知臣謹附摺恭呈御覽又續查出胡中藻未經進呈詩冊奏摺及書中夾入詩稿二紙字稿一紙並張紹渠字一張一並進呈再初次所進臣俱未見恐有重

複合併聲明其餘物件臣先已查明封貯所有地板俱起挖查看實無餘物此外廳樓之南有屋兩進俱係木架尚無墻垣即伊幼僕連兒所供燒燬字紙之處合行據實覆奏不敢稍有隱匿伏祈皇上聖鑒謹奏乾隆二十年三月二十八日

乾隆二十年四月十二日奉硃批覽欽此

協辦陝甘總督劉統勳奏摺 軍機處檔 繳回硃批檔

協辦陝甘總督臣劉統勳謹奏爲遵旨查辦事本月二十六日據署遊擊明華賫送鄂昌行署查出詩稿四本到臣查中有秋村詩集第四卷一本係蘭州署內所無其餘三本大概相同正在繕奏間據西安道文綬將查出字跡差員呈送前來其中如所奉廷寄及各處公牘應交新任撫臣陳弘謀存案計查得札稿二本書札數十件凡鄂昌與人往來書札無不於稿內備載上年臣到甘省與鄂昌共辦軍需及地方事務見其書辭閃爍好爲隱飾意其不過遇事多疑識見鄙瑣而然今閱伊札稿除發價分派屬員代買物件等事罪止不應外至

如聞伊弟鄂容安將有北路之命遂有奈何之辭又於史貽直則貪緣納賄於黃廷桂則舞弊市恩實出臣意料之外有非僅尋常貪鄙者謹將以上不法各條於稿內粘貼黃簽同黃廷桂覆札一併進呈以便俟鄂昌解京之時勅下承審大臣質訊治罪謹此奏聞伏祈皇上聖鑒再前在蘭州查出諭囑道員莊年代買馬匹情事曾經奏明將是否已買及曾否發價之處行文查訊今據札稿內稱已經收馬給價無庸仍行查訊合併陳明謹奏乾隆二十年三月二十八日

乾隆二十年四月初四日奉硃批覽汝如此不瞻顧直奏何愁不永受朕恩耶勉之欽此

江西巡撫胡寶瑔奏摺　軍機處檔　繳回硃批檔

江西巡撫臣胡寶瑔謹奏爲奏明事竊查逆犯胡中藻案內審出燒燬隱匿情形臣前次已據實陳奏在案臣受恩深重惟有盡力嚴查密訪務使逆犯詭秘隱藏之處無不發露往來黨援無不剔除庶俾江西惡習盡行洗滌斷不敢因

有燒燬即借此稍懈搜查但辦理此等案件速則形跡難掩遲則秘匿益深倘在京法司有審出胡中藻夥犯及應行搜緝之事仰懇皇上勅諭廷臣飛速咨查俾臣立即遵辦庶不致餘犯漏網臣在此亦時時密拿跟究隨時奏聞伏乞

皇上訓示謹奏乾隆二十年三月二十九日

乾隆二十年四月二十一日奉硃批令汝留心者乃謂此案之後非指目今而言似過嚴矣不必欽此

江西巡撫胡寶瑔奏摺 軍機處檔 繳回硃批檔

江西巡撫臣胡寶瑔謹奏爲據實奏聞事竊查署永寧縣試用知縣申發祥平時推尊逆犯胡中藻互相標榜黨惡無恥經臣一面摘印拿問並委員飛往永寧密搜字蹟於前次摺內奏明並具摺劾參在案今於三月二十八日據委員張立中將申發祥提拿到省稟稱聞申發祥因公在府即赴府趕拿委員宋調元一面赴永寧縣署摘印兩處搜查檢出詩集中有與胡中藻詩十二首並胡中藻批閱時文及其平日所作詩文一並固封呈送等情臣查搜出申發祥所

有詩文稿多係應酬尙無背謬之詞惟秀峯集則係在廣西所作多與胡中藻唱和至比胡中藻爲韓愈且有與公只合作長鬚之句是不特尊之爲師且甘與爲奴僕矣其卑汚無恥已可槪見臣現在嚴究在江西時有無往來藏匿字跡謹先將搜出秀峯集及胡中藻批閱時文進呈御覽又據淸江縣知縣方懋祿前往覆詢葉一棟詰問胡中藻札稿內情節含糊是何情弊之處令其據實供吐取具淸供各到臣臣謹將申發祥葉一棟供詞繕單進呈除申發祥一犯嚴行監禁併案究審定擬外其葉一棟身爲大員所供有無隱諱理合據實一並陳奏伏祈皇上勅令廷臣嚴鞫胡中藻務得實情俾無隱遁恭候聖訓臣謹奏乾隆二十年三月二十九日

乾隆二十年四月二十一日奉硃批皆不必究矣欽此

江西巡撫胡寶瑔奏摺 軍機處檔 繳回硃批檔

江西巡撫臣胡寶瑔謹奏爲奉到諭旨先行覆奏事本年四月初一日申刻兵部火票遞到廷寄內開乾隆二十年三月二十五日奉上諭范時綬參劾石城

縣知縣李蘊芳一本云云見本案十二頁欽此遵旨寄信到臣臣查逆犯胡中藻以怪誕詩文誘惑無知其素密契往來者各有應得之罪臣先於莅任之初知原參石城縣知縣李蘊芳現在省城卽拏問收禁更飛委贛州守蘇凌阿星往石城抄查據伊子李慶曾供繳送堅磨生集及與胡中藻稾稿四件燒燬緣由經臣於二十八日繕摺奏聞在案今奉到二十五日廷寄仰蒙聖明指示併將李蘊芳書稾及序文六件交臣辦理臣細閱抄發各稿六件內有向在陝西自求薦剡一稾自到江西因胡中藻父歿子死兩次寄慰及伊母壽板三稾先經臣訊明供吐與抄稾相符惟第二三次將職分應辦相驗之事目爲惡趣又胡中藻因出殯硬拆族人墻屋轉行控告欲地方官處治並囑李蘊芳向南昌縣顧錫鬯爲之催結李蘊芳卽聽從轉說雖其說不行而助惡凌人以將其私奉之意實屬不堪臣公同司道逐一鞫訊謹錄供單恭呈聖覽所有李蘊芳應得之罪臣於通案一並從重定擬請旨遵行再臣嚴行跟查逆犯胡中藻壬申年以後有無藏匿銷燬詩稿訊據逆弟胡中藩供有族姪胡論覺曾借閱近詩或有存留等語臣卽委員於胡論覺家抄出手寫胡中藻詩似係近年所作雖

僅數首而其中北眼南身已謝功名等語無非怨望其生日詩又有甘罷蝨官字樣實令人痛恨胡中藻何人身列少詹清華之望而曰蝨官其菲薄聖恩形於吟咏雖膏斧礩豈足以盡蔽其罪臣謹將抄出詩本進呈至胡論覺初因學醫外出覓食今已拿到臣卽親訊供詞附錄恭呈御覽此次因有抄出字跡臣仍用火牌合幷陳明伏祈皇上聖鑒謹奏乾隆二十年四月初二日

乾隆二十年四月十九日奉硃批李蘊芳從重定擬其餘一概從寬不必究矣

上諭 實錄 東華錄

乾隆二十年四月初四日諭軍機大臣等胡中藻自回籍後所作詩稿甚少且其詞氣與刻集迥異必由先已知覺訊據胡中藻有廣信府親戚張紹衡自京捐納回南至伊家弔唁見書架上有堅磨生詩集刻本因說此書已達御覽胡中藻問你何所聞張紹衡答以裘曰修卽曾說過之語隨遣人詢之伊兄張紹渠據稱張紹衡上年二月回家此後並未來京亦未到伊任所等語著傳諭胡寶瑔卽速提張紹衡到省密訊張紹衡是否聞之裘曰修裘曰

修如何向伊說知是否囑伊傳語胡中藻伊如何傳述之處一一訊取確供
在張紹衡不過無心傳述有則不必躲避無亦不可妄承或伊別有來歷總
期究出實在情形使此事明晰如張紹衡能將實情供出尙無大咎若支吾
搪飾亦必終於水落石出該撫先將供情由驛馳奏一面將張紹衡押送來
京質對再胡中藻在本籍曾刻詩斗方詆毀地方官其中必有關涉朝政處
何以查送雜稿詩片內無此件該省如有人收存務須查追再胡中藻家中
書籍內有豫變紀略二本複齋錄六本查係何等書有無關係一併送來

上諭 實錄

乾隆二十年四月初八日諭據胡寶瑔奏葉一棟供出胡中藻相好親家是張
紹渠等語張紹渠與胡中藻既係兒女戚好而上年九月內向胡中藻言及詩
集已經御覽之張紹衡卽係張紹渠親弟前已傳諭該撫速行查拿但恐張紹
渠此時早已寄知張紹衡先爲逃遁隱匿亦未可定且胡中藻雖供得自張紹
衡而伊與張紹渠旣係戚好安知此意不卽出於張紹渠之口該撫卽將張紹

衡飛速密提到案遵照前旨辦理務期根追此事實在情節勿得稍有稽緩及走漏風聲致被遠颺至胡中藻之弟胡中藩本有應得之罪自應拿問其餘一應親友人等此時亦不必通行查辦以致過當俟此案完結時自當另降諭旨可一併傳諭知之

上諭 軍機處檔 實錄 聖訓嚴法紀門一九八 東華錄

乾隆二十年四月十一日大學士九卿翰詹科道等疏稱胡中藻違天叛道覆載不容合依大逆凌遲處死該犯的屬男十六歲以上皆斬立決張泰開明知該犯詩鈔悖逆乃敢助貲刊版出名作序應照知情隱匿律斬立決其與逆犯酬答之鄂昌俟拿解到日另議得旨朕御極以來從未嘗以語言文字罪人在廷諸臣和進詩册何止數千萬篇其中字句謬戾亦所時有朕皆不加指摘何惡於胡中藻一人實以其所刻堅磨生詩內連篇累牘無非謗訕詆毁之詞不惟謗及朕躬且敢詆毁國家本朝撫臨中夏百有餘年凡天下臣民自祖父以至孫子世蒙教養深恩而胡中藻逆倫悖叛乃至於此其

得罪於列祖列宗者至大昔皇考於查嗣庭等案大示義正意以狂誕之徒必應知所畏懼而不謂尚有胡中藻其人自不得不申明憲典以儆冥頑令大學士九卿翰詹科道等公同確訊屢經面對僉請處以極刑自屬按律定擬朕意肆市已足示衆胡中藻免其凌遲著卽行處斬爲天下後世炯戒胡中藻係鄂爾泰門生文辭險怪人所共知而鄂爾泰獨加贊賞以致肆無忌憚悖慢譸張且於其姪鄂昌敍門誼論杯酒則鄂爾泰從前標榜之私適以釀成惡逆耳胡中藻依附師門甘爲鷹犬其詩中讒舌青蠅據供實指張廷玉張照二人可見其門戶之見牢不可破卽張廷玉之用人亦未必不以鄂爾泰胡中藻爲匪類也鄂爾泰張廷玉亦因遇皇考及朕之主不能大有爲耳不然何事不可爲哉大臣立朝當以公忠體國爲心若各存意見則依附之小人遂至妄爲揣摩羣相附和漸至判若水火古來朋黨之弊悉由於此鄂爾泰爲滿洲大臣尤不應蹈此惡習今伊姪鄂昌卽援引世誼親暱標榜積習敝錮所關於世道人心者甚鉅使鄂爾泰此時尚在必將伊革職重治其罪爲大官植黨者戒鄂爾泰著徹出賢良祠不准入其配享太廟係奉皇

考遺詔遵行與現在准張廷玉之配享相同應仍照舊張泰開本一庸懦無能之人其出貲刊刻由被勒索而序文又俱係胡中藻自攜張泰開著從寬免其治罪卽行釋放仍在尙書房行走效力贖罪胡中藻之母年已八十其孫亦在幼穉及伊弟胡中藩等著從寬免其緣坐其胡中藻詩案內一應干涉之人除鄂昌俟解京之日另行審結外其餘俱著加恩一概免其查究至於李蘊芳身爲縣令乃以檢驗爲苦反覆嗟怨甚屬狂悖該撫現以貪婪題參革職俟審擬到日再降諭旨餘依議

上諭 實錄

乾隆二十年四年十二日諭曰胡寶瑔奏辦理胡中藻家續行查出字跡及家口貲產等因各摺已於摺內批諭矣江西一省風俗澆凌妄誕好事連年所犯如僞稿等重案不一而足必應大加整頓以挽澆風前將胡寶瑔特行調任者實爲整頓通省計非止爲查辦胡中藻一人計也胡中藻現已審明正法其律應緣坐家屬及一應干涉之人俱已有旨寬免部文卽日可到但恐胡中藻正

法之後或有黨惡好事之徒妄爲不平造言誹謗此等舞弄筆舌之事所關於世道人心甚大不可不嚴密訪拿以示炯戒至於本案現已完結只宜就案了事轉可不必深求卽令送信銷燬於胡中藻亦罪無可加孽由自作誅止其身今若爲伊一人而蔓延不已此乃過當之舉朕所不取胡中藻薄有貲財旣已查出可酌留百金之產以贍伊老母殘年餘應變價不必充公反任官役中飽旣於本地擇有益百姓之事用之可耳至范廷楷之爲人朕所深知前已有旨令其來京伊小有才具尙可冀其辦事出力使駕馭不得其道致走斜路亦未必不爲胡中藻之流亞如該撫所參亦罪不至死不過處以徒流以下則失職怨望將來轉生事端若胡寶瑔確見范廷楷有不可赦之罪形跡同於胡中藻則不妨一面奏聞一面卽行拿問若以現今所犯之罪則莫若置之不論耳其李蘊芳一人則實屬可惡又不比范廷楷之尙可從寬昨已有旨俟審擬到日另降諭旨該撫可將該員貪婪之處作速審擬具題其江省士習民風應作何嚴切誥誡速爲整飭幷令該撫留心辦理以副委任可一併傳諭知之尋奏胡中藻悖逆性成理宜族滅今僅罪及其身又將查出家貲酌留百金之產以贍

其母實爲法外施仁至范廷楷原非逆犯可比尙可從寬惟李蘊芳肆口嗟怨又復貪婪陷害自當嚴審另題至江省士習民風臣力爲整飭固不敢繩之過當亦不敢徒事虛文得旨好實力行之

上諭 軍機處檔 實錄 聖訓文教門卷三五 東華錄

乾隆二十年四月十三日大學士九卿等奏逆犯胡中藻已經正法請照查嗣庭逆案例停止江西會鄉試得旨江西風俗囂凌固應整飭大學士九卿所奏亦懲戒惡習之意但因胡中藻一人而阻通省士子上進之階朕心實有所不忍所奏不必行嗣後如再有此等悖逆之案不但暫停數科必當大示義正以挽頽風該省士民其共知所儆

江西巡撫胡寶瑔奏摺 繳回硃批檔

江西巡撫臣胡寶瑔謹奏爲奏明事竊臣前拿到逆犯胡中藻族姪胡論覺據供在該犯廳上拾有幾張舊斗方等語當卽錄取供詞奏明在案茲押胡論覺

取到所拾斗方乃係原任梧州守陸綸蒼梧令汪元進及秀峯掌教申發祥答和胡中藻之詩共計七張並非刻本又據呈繳胡論洙所給詩稿二十四張查係胡論洙詩稿二張其胡中藻自寫詩稿二十張均係堅磨生集中已經刻過又有得阿甥江城懷古詩三首一張似未刻過又爲李蘊芳所作序文一張卽前次奉到廷寄抄本亦無近年所作詩文又胡論覺向在醫生鄒德尙處學醫令據鄒德尙呈繳胡中藻送伊堅磨生集一部臣復親加詢問謹繕錄供詞并胡論覺繳出斗方詩稿恭呈御覽至堅磨生詩集經前撫臣范時綬通查繳臣到任後仍通行查飭俱令呈繳毋得隱匿存留統俟定案後一并奏明銷燬伏乞皇上聖鑒謹奏乾隆二十年四月十七日

乾隆二十年四月二十三日奉硃批覽欽此

江西巡撫胡寶瑔奏摺 軍機處檔 繳回硃批檔

江西巡撫臣胡寶瑔謹奏爲奉到諭旨再行覆奏事乾隆二十年四月十四日承准廷寄內開奉上諭據胡寶瑔奏稱一棟供出云云見本案二十頁 欽此遵旨

寄信到臣臣除將張紹衡密提到案並訊取供詞另摺奏明外至逆犯胡中藻親友其訪明素非契密者臣不敢濫及無辜以致地方驚擾惟是平日妄相推服之徒恐有藏匿悖逆詩文必須嚴行查究不使漏網又其平日托用親密者恐有寄頓貲財等事亦須根究臣仍分別查察俟此事完結時遵奉諭旨辦理至胡中藻及伊父胡大祉子論洙等祖孫父子濟惡刻薄囂張地方側目其回籍後更驕蹇橫肆利盡錙銖鄉里不齒其親戚宗族尤因切近欺凌人人痛恨卽其母亦素有刻鷙之名今雖年八十餘歲悍戾狡黠人所共指胡中藻自京回家以後父子妻妾女媳相繼而亡人皆謂天道昭彰聞其被拿人人稱快似此大逆不道無惡不備之人嚴申國憲則江省士習民風亦可從此一大轉移矣臣謹恭摺覆奏伏祈皇上聖鑒謹奏乾隆二十年四月十七日

乾隆二十年四月二十三日奉硃批知道了欽此

、江西巡撫胡寶瑔奏摺　軍機處檔　繳回硃批檔

江西巡撫臣胡寶瑔謹奏爲遵旨速提密訊事乾隆二十年四月初十日承准

廷寄內開奉上諭胡中藻自回籍後云云見本案十九頁欽此遵旨寄信到臣

臣查張紹衡住居廣信府鉛山縣地方離南昌省城往返一千二百餘里臣恐其預先逃匿當卽密委贛州守蘇凌阿九江同知張衷南昌通判王湘等飛卽星夜分路先後前往密提於十四日抵鉛山縣據該縣知縣廖炌稟稱張紹衡已於十二日起程赴京蘇凌阿隨卽徽服改裝詢明船行船戶沿途追趕復先行具稟於十五日夜半到臣臣查張紹衡自去年十月領咨赴選久未起程何以適於此時忽云赴京或如聖諭張紹渠早已寄知先爲逃遁隱匿亦未可定臣卽分委文武於水旱各路密布偵緝茲於十六日據蘇凌阿稟稱已經拏獲於十七日押至省城臣隨提至署內謹遵諭旨密加訊問再三盤詰始據承認曾經說過合將張紹衡親筆供單抄錄由驛馳送進呈並一面遴委南昌通判王湘臣標右營守備許文奇等卽於十七日將張紹衡押送起程赴京質對再張紹衡雖係奉旨押送之員但其舉動詭秘長途三千餘里恐有疎脫及意外之事臣囑令委員晝夜嚴密看管竟用鎖鐐合幷聲明至胡中藻在籍刊刻斗方詆毀地方官之處臣當卽密查細訪極力究追俱云未見因提訊胡中藻棊

連兒等均供在籍並未刻有詩文並據邱民滋堅供若有刻詩斷然瞞不過伊似非抵飾臣仍傳詢代胡中藻刻訃文之刻字匠亦供無異惟據伊家人胡世功供稱在京曾寄東西在張泰開家又有棹椅寄在張姓等語謹將訊明供單並複齋錄六本豫變紀略二本一幷隨同進呈伏乞皇上聖鑒謹奏乾隆二十年四月十七日

乾隆二十年四月二十三日奉硃批知道了欽此

署理湖南巡撫楊錫紱奏摺 軍機處檔 繳回硃批檔

署理湖南巡撫臣楊錫紱謹奏爲闔省感戴天恩微臣敬陳下悃事竊逆犯胡中藻狂悖性成肆行訕謗爲覆載所難容臣民所共憤蒙我皇上如天之仁免其寸磔僅肆市曹並免緣坐株連恩施法外凡稍有人心者無不感激聖主鴻恩共敦人倫大義惟是江西士習民風浮薄囂凌已非一日經大學士九卿等奏請將江西一省鄉會兩試暫行停止以示儆戒實屬罰所應行乃復蒙皇上天恩不忍因逆犯胡中藻一人而阻通省士子上進之階降旨所奏不必行臣

籍隸江西身忝卿列沐聖主矜恤全省之恩感激難名惟有率先子弟誡語鄉閭期於痛改積習仰副高厚深仁所有微臣下悃謹具摺恭謝天恩伏乞皇上睿鑒謹奏乾隆二十年五月初八日

乾隆二十年六月初一日奉硃批覽欽此

江西巡撫胡寶瑔奏摺 軍機處檔 繳回硃批檔

江西巡撫臣胡寶瑔謹奏爲請旨事竊臣前因逆犯案內家屬胡中藩試用知縣申發祥俱應行審訊具摺參奏請旨革職奉硃批該部知道欽此除胡中藩已奉旨從寬釋放外臣查申發祥曾在廣西掌教與逆犯彼此拜望酬和詩文迹近朋比但臣查閱所和詩章實無悖逆之辭再三審訊亦無拜門生之事且事在數年以前其自到江西並不與之往來則其從前交結之處猶屬世俗酬應之常及試用之後尙知謹守官箴不蹈前轍非黨惡怨謗者可比今干涉之人俱蒙恩旨寬釋申發祥審無實跡其革職之處應請開復出自聖恩臣未敢擅便爲此恭摺具奏伏候諭旨謹奏乾隆二十年五月十五日

乾隆二十年六月初三日奉硃批該部議奏欽此

江西巡撫胡寶瑔奏摺 軍機處檔 繳回硃批檔

江西巡撫臣胡寶瑔謹奏爲欽奉諭旨遵辦覆奏事臣接到摺匣承准廷寄內開乾隆二十年四月十二日奉上諭胡寶瑔奏辦理胡中藻家云云 見本案二十一頁 欽此遵旨寄信到臣臣查江西風俗澆凌妄誕好事連年悖逆之案實覆載所不容若不大加整飭何以維挽澆風臣受恩深重封疆之寄責任尤專凡地方有一人一處不爲洗滌敝俗皆臣之咎誠如聖諭非爲一人計實爲通省計也至胡中藻悖逆性成理應寸磔其橫行鄉曲凡城市村落戚黨鄉隣多受其荼毒人人痛恨此番明正典刑無不稱快我皇上聖度如天不加深論誅止其身猶恐蔓延其實該犯之罪較之查嗣庭汪景祺等更爲惡逆卽照查嗣庭等案辦理其子弟及干涉之人無一可以省釋今皆蒙聖恩寬宥於義正之中仍寓仁育又復奉旨將伊貲財留百金之產以贍其母此實皇上恩加格外凡屬含齒戴髮之倫若不知感歸於馴善必無此人理臣一面將所有家產變

價不任官役中飽俟查明本地有益百姓之事再行奏請動撥一面廣宣聖德諄諄化導力爲振制其於盡去澆漓回風正俗以正人心至范廷楷之爲人久在聖主洞鑒之中其辦理未善自非逆犯罪大惡極可比今奉諭旨尙可從寬恭繹聖訓實爲平允至李蘊芳一犯雖據供係怨恨隣邑屢請相驗而黨逆往來肆口嗟怨又貪婪陷害其心實不可問法難寬貸臣已審擬具題另摺奏明至江省士習民風臣現在嚴切誥誡力爲整飭不敢徒事空文亦不敢繩之過當總期實有成效以仰副皇上維持風教化民善俗之至意所有臣奉到諭旨理合恭摺覆奏伏祈皇上訓示謹奏乾隆二十年五月十五日

乾隆二十年六月初三日奉硃批好實力行之欽此

諭上 軍機處檔 實錄 東華錄

乾隆二十年五月二十四日軍機大臣等奏遵旨審訊張紹衡據供乾隆十八年十二月內裘曰修實向伊說過堅磨生集恐已進呈之語與胡中藻原供相符裘曰修仍堅不承認並稱本月十七日有翰林饒學曙至伊寓所說

張紹衡在途有人往迎等語臣等卽傳訊饒學曙據供本月十七日在門首見張紹渠家人郝陞知張紹衡將次到京因往裘曰修家探問又據張紹衡供於十五日在任邱縣伊弟張紹渠與伊相見後卽遣郝陞來京告知饒學曙及至彰儀門外又見郝陞迎候傳饒學曙語囑其不可說出裘曰修等語此事輾轉質對裘曰修與張紹衡說及之處已無可置辨乃一味隱諱殊屬不合請將該侍郎交部嚴議張紹渠饒學曙俱係職官應知法守乃欲爲裘曰修開脫輾轉通信囑託均請交部議處張紹衡現已供出實情所有職銜無庸議革得旨此事面面質對其言出自裘曰修已無疑義若謂裘曰修有意通信何難密札胡中藻令其並行銷燬滅迹而乃假諸張紹衡之口此固不然但從前查辦胡中藻詩集朕原特交蔣溥密辦事閱數年裘曰修同事內廷偶爾閒談亦情理所有而張紹衡向胡中藻說原在未經發覺之前俱出無心於胡中藻本案初無關涉自可無庸辦理乃裘曰修面承詢問堅執以爲並無此言是以將張紹衡提拿質對俾此事水落石出而裘曰修以業經諱飾於前因卽遂非於後今旣供證確鑿則裘曰修面欺之罪實無可逭

裘曰修著交部嚴察議奏張紹渠身爲監司方將操三尺以按事乃於途次邀見伊弟婉轉通言目無法紀然此猶曰兄弟之情直在其中至其遣家人來京告之饒學曙令其轉達裘曰修是乃明知張紹衡到案萬不能隱諱實情爲此輾轉商託不過欲裘曰修聞知感激雖得罪因伊弟之供出而亦不致怨彼其行如鬼蜮巧於夤緣情罪較饒學曙尤重張紹渠著交部嚴加議處餘依議江西風俗向來專以瞻顧鄉情聯絡聲氣爲事胡中藻案內干連人等朕已加恩一切從寬免究乃裘曰修等爲一無關緊要之言而亦必影射避重不知儆惕感悔似此怙終不悛自取罪戾使朕雖欲加恩而天理有所不容不亦大可懼乎將此通行傳諭俾咸知洗心滌慮安分守法以副朕癉惡成俗之意尋議裘曰修照溺職例革職係革職留任之員相應革任張紹渠照夤緣奔競例革職饒學曙照不應重律降三級調用得旨裘曰修著革任饒學曙著銷去加一級仍降二級餘依議

浙江按察使富勒渾奏摺 繳回硃批檔

浙江按察使奴才富勒渾跪奏爲據實密奏事竊奴才仰荷天恩補授浙臬陛辭之時面奉聖訓浙江民情狡詐凡事務須秉公據實辦理不得附和他人亦不得固執己見總期平允奴才任事一月有餘留心體察誠如聖諭浙省民滑吏疲諸凡惟有恪遵諭旨隨時整頓以圖仰報高深於萬一並蒙諭及協辦大學士梁詩正始養非其本意近論諸臣始養隱衷旨內又言伊告歸之事梁詩正在籍諒有怨言但伊久列大臣或竟無其事亦未可定着留心體探不必諮訪遇便據實奏聞欽此欽遵伏查梁詩正前任兵部奴才曾爲所屬雖共事未久而借舊屬之因不妨往見面試其心抵任後旋卽親往拜謁伊問南巡確期奴才答以未聞後隨言應酬通套寥寥數語蓋以奴才爲滿洲世僕而又屢蒙恩用初到浙江一時難以深信是以語言避忌後相隔半月有餘又藉伊耳疾往候漸覺親近伊先言及胡中藻之事據云胡中藻狂悖喪心理應寸磔鄂昌歷任封疆見此逆詩尙爲賛賞亦法所難容乃竟從輕辦理仰見聖主法外之仁總之筆墨招非人心難測凡在仕途者遇有一切字跡必須時刻留心免貽後患兼問此案究係從何發覺奴才以出京匆忙不能深悉爲答又據云家內

當鋪欠捐公銀一百八十兩現在仁和縣承催查此係上屆辦差之費彼時已會同陳中堂另爲備辦因在京供職此項並未言明若果應捐當下卽宜繳送今於數年之後復催歸款是以此項公銀反受玩公之咎實非所願望見撫藩時代爲轉達苦情等語奴才當卽面允代致臨別奴才又向求字對單條以示相好之意嗣於仁和縣知縣張松進見時詢及梁詩正應捐款項據該縣覆稱十六年辦差當鋪各有捐款梁家有典當二處是以應捐銀一百八十兩此係按鋪捐輸未便以陳梁二中堂有自行會辦之差致相牽算奴才隨就便問及伊家居光景據稱梁詩正在籍安靜其父梁文濂向日尙在外遊戲後因其子歸家閉門靜養以避招搖惟其兄梁啟心管理家務諸事過刻未免有含怨之人等語昨楊梅新熟奴才送梁詩正二簍伊卽以單條一副字對一聯囘送奴才隨又送鮮荔枝一盤伊次日卽來看望察其動作漸次熟識卽於六月十七日囘拜伊云北路凱捷現已恭摺奏賀南巡曾否奉旨奴才以尙未奉到囘答據云近接其子家信聞南巡已奉諭旨約在明春今秋七月初六日聖駕出口萬壽諒不在京等語奴才見其言及家書似無疑忌卽以胡中藻之案故爲引

探伊云一切字跡最關緊要史中堂在朝最久竟以其子之事妄託他人致招罪戾殊不可解因自言向在內廷之時惟與劉統勳二人從不以字跡與人交往卽偶有無用稿紙亦必焚燬等語奴才因思前論諸臣終養諭旨蔣炳亦在其中故卽告以蔣炳丁憂之事伊云蔣炳老親係迎養在署究與在籍終養者不同伊言及此句其色甚赧少頃隨云我皇上以孝治天下諸臣之隱實難逃

聖明洞鑒之中然指斥之間未免過露奴才又以言探試伊別無他說查梁詩正歷任多年隨侍內廷最久其平日之小心防範惟恐遺迹招尤已非一日而與人交接言談自必隨時檢點況伊現雖在籍常詢國事看其光景宦情甚熱倘望速邀恩寵再列朝班是以舉止語言無不愼密卽有怨懷斷不敢遽爲吐露除奴才另爲設法探聽候獲有實情再行具奏外合將現在情形恭摺奏聞

伏祈睿鑒謹奏乾隆二十年六月十九日硃批如此則是伊知懼倘不至於怨望何必深求

江西巡撫胡寶瑔奏摺 軍機處檔 繳回硃批檔

江西巡撫臣胡寶瑔謹奏爲遵旨辦理事竊臣前承准廷寄內開欽奉諭旨胡中藻薄有貲財既已查出可酌留百金之產以贍伊老母殘年餘應變價不必充公及任官役中飽卽於本地擇有益百姓之事用之可耳欽此臣隨欽遵查辦除給伊母之田計價一百兩外其田畝照時估値以及各項變價先經新建縣估計由司詳報臣恐有値多估少致官役中飽情弊逐一細核屢次駁增俱係確實通計估變幷現銀及追繳典田借項銀共八千四十七兩零臣於估變時一面於各屬地方細查有益百姓之事查有新建縣茅茨埒閘一座內湖外江十二圩之水由此蓄洩關係田畝甚多上年被冲患口雖經用土堵築但形勢險要必須拆造石閘方可經久估需工料銀九百六十七兩零又豐城縣永安壋爲全堤第一扼要上年冲決後彼時決口水深無從施工因向裏改築月堤雖工程堅厚但恐後此兜溜冲刷今應仍舊取直堆築石壩一道爲重門保障之防估長六十九丈需工料銀二千八百兩零又大庾縣橫浦橋爲江廣通衢驛路差使商旅絡繹往來最關緊要乾隆十八年山水驟發冲塌橋下四墩橋面二十丈橋屋十六間亟宜修復估需工料銀一千一百四十四兩零又新

建縣養濟院被風吹倒七間其餘六十四間均亦損破亟應修整以安煢獨估需工料銀一百三十一兩零以上各事新建地方近在省城其豐城大庾堤橋臣均於查閱營伍時親行查勘幷疊經各縣估報司府確核俱係按照市價確細無浮並飭各縣乘此冬晴水涸刻日興工務於歲內報竣諭令親身經理仍各委員協辦俾得工歸實用以杜匠役中飽共計各工撥用銀五千四十三兩零尚餘剩現銀二百七十五兩零查有新建縣育嬰堂緣向來民間新生女孩輒多拋棄自設此堂全活甚衆費用亦多雖有原置田租及每年應支公項常患不敷正需籌辦除將餘剩現銀撥入外所有田畝一項應無庸變價卽撥入育嬰堂收取租息以添乳婦口糧衣被及修理房屋之用俾可永久無缺以上皆實在有益百姓之事所有臣欽遵辦理緣由理合開具簡明清單恭摺奏明

伏祈皇上聖鑒謹奏乾隆二十年十月二十六日

乾隆二十年十一月十六日奉硃批知道了欽此

清代文字獄檔第二輯目錄

旨一件

上諭一件

齊召南跋齊周華天台山遊記案乾隆三十二年十一月起三十三年六月止

本案缺三法司議奏一件

閩浙總督蘇昌
浙江巡撫熊學鵬摺奏一件

上諭六件

旨一件

江蘇巡撫明德摺奏一件

暫署閩浙總督事浙江巡撫熊學鵬摺奏三件

廣西巡撫宋邦綏摺奏一件

兩淮鹽政尤拔世摺奏一件

浙江巡撫覺羅永德摺奏五件

山東巡撫富尼漢摺奏一件

陝西巡撫明山摺奏一件

湖南巡撫方世儁摺奏一件

軍機處摺奏一件

江蘇巡撫薩載摺奏一件

兩廣總督高晉摺奏二件

廣東巡撫德保摺奏一件

劉裕後大江滂書案

蔣元益奏飭將劉立後並大江滂書解送巡撫摺 繳回硃批檔

提督山西學政掌陝西道監察御史臣蔣元益謹奏爲奏聞事竊臣於五月十一日在保德州考試生童據提調官署保德州知州寧武府知府張鎧面稟稱初十日晚有興縣監生劉立後手持所作大江滂書一部在試院前口稱呈送學院當經拿獲取供并將原書呈送到臣臣隨加檢閱不但語多不解且有狂悖之處不勝駭異除一面飭令該署知州張鎧將本犯并原書解送巡撫臣恒文嚴行審究外理合繕摺奏聞伏祈皇上睿鑒施行臣謹奏乾隆二十年五月十三日硃批覽

恒文奏據稟劉立後呈書情形摺 繳回硃批檔

山西巡撫兼管提督臣恒文跪奏爲奏聞事本年五月十五日據署保德州事寧武府知府張鎧稟稱學院按臨考試五月初十日突有一人手捧書籍二套向轅門直走經巡查兵役連人拏獲卑署州隨即喚問據供我是監生名喚劉

立後係太原府興縣人因父親於乾隆三年從口外運放木筏至保德州屬天橋子河內溺斃我思念父親因作此書名爲大江滂共十六本要將此書呈送學院等語卑署州隨即稟明學院蒙諭劉立後寫本內語句有狂悖之處令將原書連人解赴憲轅聽候察奪辦理等因除將劉立後同原書隨後批解外合先稟明等情到臣臣查劉立後尙未解到其書臣尙未經見但學臣既見其中有狂悖語句且據供自乾隆三年起造至今已十有餘載家中必有底稿且恐另藏悖逆書籍皆未可定該犯原籍興縣距省城不遠當即遴委太原府同知楊籥前往該縣密赴該犯家中搜查並查明劉立後是否監生平日有無行踪詭秘之處俟該犯同所呈原書解到逐一研審確情另行具奏外所有據稟辦理緣由合先恭摺奏聞伏乞皇上睿鑒謹奏乾隆二十年五月十七日硃批知道了

恒文奏審訊劉裕後及其家屬鄰長摺　繳回硃批摺

山西巡撫兼管提督臣恒文跪奏爲審擬請旨事竊臣查審得興縣民劉裕後

即劉得後私撰狂悖書本冒名呈獻一案緣劉裕後素業行醫伊父劉永儉弟劉發後均在黃河運放木筏營生乾隆三年九月內永儉同子發後從大青山運筏行至保德州天橋地方遇大水汹湧木筏冲散永儉落水淹斃裕後聞知赶赴該處沿河一帶打撈屍骸無獲晝夜哭泣感成瘋迷之疾時發時愈遂在家內撰書或出行醫十餘年間撰就狂悖書詞一十六本俱係一手寫成因父死非命尋屍無獲將書取名大江滂以明伊父身沉大江涕泗滂沱之意乾隆二十年五月初七日該犯携帶書本前赴保德州行醫初十日見學臣考試該犯妄以所撰書詞可以傳世希冀代奏或有賞賚隨假冒伊堂弟監生劉立後之名持書前赴學臣行署投獻當被兵役拏獲經署州事寧武府知府張鎧呈明學臣飭將人書一併解送到臣經臣一面奏聞一面檄委太原府同知楊䎱等前往該犯家中搜查有無藏匿妖書字跡並拘提族屬人等旋據該同知等在於該犯家中搜獲皆係原書不全底稿此外並無悖逆字跡並解到鄉鄰族長家屬人等臣隨委布按兩司會同冀寧道嚴加研鞫並訊據鄉鄰供出素患瘋迷及親屬並無同造知情各情由呈解到臣臣查該犯所著大江滂一十六

本悉屬妄誕不經難以解釋之詞實不勝其究詰於中摘其悖謬尤甚者一百二十六條一一推鞫該犯形神恍惚語無倫次逐條供答率多強解甚有不能自解者一加聲斥其罪亦知俯首伏辜察其情形及按其獻書希冀得賞之狀並核之鄉鄰所供實屬素患瘋迷查該犯雖因父死非命悲傷成疾妄作狂悖不經之書自行呈獻供非出自有心但書內或自比聖賢仙佛或稱頌伊之父祖僭擬帝王甚至有譏刺朝廷之語悖逆猖狂不法已極實難容於光天化日之下未便因其素有瘋疾稍爲寬縱劉裕後一犯相應請旨卽於市曹杖斃以申國憲伊堂弟劉立後審不知其冒名獻書情由胞弟劉發後子劉演召等審無同行撰造亦非知情不首均應免罪鄉鄰族長因該犯瘋病僅止痴迷並無害人生事亦不知造有悖逆之詞無從首告亦均應免議搜獲不全底稿卽行銷燬合將訊過該犯家屬族鄰口供並摘問該犯逐條供詞另錄供單同該犯所造大江滂原書一十六本一併進呈御覽伏乞皇上睿鑒訓示遵行謹奏乾隆二十年六月十七日硃批知道了

程鑾秋水詩鈔案

富勒赫奏抄錄縣詳並詩鈔刻本摺 繳回硃批檔

江南河道總督臣富勒赫謹奏爲奏聞事本年九月二十一日據山陽縣詳稱有直隸人趙永德呈首原任刑部郎中程鑾所做秋水詩鈔內有避世吟過高郵詩大人先生歌送王大詩解嘲詩古釵嘆誹謗悖逆將抄本出首當於程鑾家起出詩本詩板查與趙永德所抄詩句不符及訊之趙永德據稱現有刻本俟通詳發審再呈等語又據程鑾呈稟趙永德更易詩題改換字句搆造挾詐並同王序東先後拜望及連次嚇詐書札呈送除現在究審外合先通詳並送趙永德抄本及程鑾刻本到臣據此伏念程鑾家本素封曾任部曹今退居田里優游盛世自當感激皇上高厚隆恩歌咏太平而乃有避世吟等作憤激譏訕實屬狂悖但據程鑾供稱趙永德改更詩題語句挾詐而趙永德又供稱尙有刻本俟通詳發審時再呈臣細閱抄本內有程鑾自序一篇係康熙辛丑三月今程鑾詩鈔係乾隆癸酉年刻似有原本在前翻刻在後今趙永德之刻本臣現飭山陽縣立卽追出俟追出時再行核對明白如並無原本或實係趙永

德更改自當治其誣告挾詐之罪如另有原本並未更改應將詩中悖妄情節嚴究按律從重治罪以昭法紀除批飭江蘇布按二司親提嚴審明確按擬通詳督臣撫臣審奏毋得含糊寬縱外因事關誹謗悖逆重情臣不敢壅于上聞理合抄錄山陽縣原詳並秋水詩鈔抄本刻本一併恭呈御覽伏乞聖鑒謹奏

乾隆二十年九月二十四日硃批知道了

莊有恭奏趙永德等呈訴兩詞及訊情詐書摺 繳回硃批檔

江蘇巡撫臣莊有恭謹奏爲奏聞事乾隆二十年九月二十六日據山陽縣知縣胡昕燿詳本年九月初六日據趙永德呈首原任郎中程鏊自著秋水詩鈔內有避世吟過高郵大人先生歌送王大古欽歎解嘲等詩造謗汙蔑現執逆跡刻本先將抄本存案併呈出抄白秋水詩鈔一本當即密赴程鏊家起出詩板與趙永德抄呈詩句不符隨據原任刑部陝西司郎中程鏊稟訴旗人趙永德與王序東搆謀將鏊三十年前詩句更易改換造註逆語挾詐未遂揑詞誣首併粘抄永德指摘挾嚇書札四封呈繳刻詩一本當即差拘王序東等到案

據趙永德供稱現有程鏊刻本造謗詩鈔又支吾不肯繳出據程鏊供稱原詩止有去去吟並無避世吟亦無大人先生歌係永德割截字句誣註誹謗據王序東供稱永德自稱由京來江辦理大差曾代送字屬實各等語事關首告悖逆虛實均干重罪且永德自稱旗人又云來辦大差恐屬旗逃除分別禁保外合先錄供通報等情到臣據此臣查永德呈出抄白程鏊詩鈔驗看小序雖係康熙六十年以前之事程鏊呈出刻本去去吟諸詩與趙永德抄本避世吟諸詩雖有不同又驗係乾隆十八年所刻但永德現供執有刻本尚未繳出則是非尚難懸定且造作逆詩與訛詐誣首均干重典而據縣審供兩造情詞亦多閃爍程鏊係屬鹽商此案非該府縣所能辦理臣現在專差飛檄行令淮安府追出趙永德所執刻本詩鈔與程鏊家所起刻板併提程鏊趙永德王序東等到蘇臣當帶同兩司親審嚴究按律從重定擬另行具奏外合將山陽縣據首查訊情節先行奏聞伏祈皇上睿鑒所有趙永德原詞及抄白程鏊逆詩程鏊訴詞及永德四次挾詐書札併刻本不符詩句暨趙永德程鏊王序東縣審供詞另錄恭呈御覽其山陽縣所呈趙永德呈繳之抄本暨程鏊呈繳之刊本提

犯到蘇尙須指摘細審是以暫存臣衙門合併聲明謹奏乾隆二十年九月二十八日硃批此係趙永德訛詐無疑已有旨諭汝應嚴審重處並究其係何旗何以得至彼據實速奏

瑚寶奏據前後縣詳及飭審緣由摺 繳回硃批檔

漕運總督奴才瑚寶謹奏爲奏聞事據山陽縣知縣胡昕燿詳稱本年九月初六日據趙永德呈稱竊有程鏊秋水詩鈔私造謗言妄爲汚衊如避世吟等詩大逆不道莫此爲甚永德現執逆跡刻本不忍默視合先申明詩鈔抄白存案等情隨密差幹役前往程鏊家查搜詩本幷起詩板到縣當即驗視與趙永德抄呈詩句不符將詩板貯庫一面拘喚程鏊質訊問隨據原任刑部郎中程鏊稟稱鏊於乾隆二年邀沐聖恩忝職郎中後以病假歸里詎本年六月十五日突有一人來拜自稱我是正黃旗永德有書一封可與你主人看隨拆開看是一個字兒一張誣註改易詩句旋又將原書索回十六日又有一人擡轎來拜帖上是王誠名字對鏊家人說我在督院轅門効力江寧府有書煩我帶與你

主人故此來拜家人回主人不在家王誠云不妨將帖與書收下豈知拆看就是永德之書並誣註詩句一紙嗣於二十二十一二等日永德着脚夫張誠機連投信字訪得王誠即王序東寄居清江慣行騙詐擡王誠轎夫訊証棍等構謀三月將鏊三十年前詩句更易詩題改換字句造註悖逆之語揑名首案誆騙已可概見伏乞嚴究夥黨律擬通詳抄粘趙永德改揑詩句并鏊原詩及永德挾嚇信字等情到縣當即差拘王序東並轎夫送字人等到案隔別審訊各供在卷查得趙永德呈首告病回籍刑部郎中程鏊作詩悖逆一案卑職准詞拘訊問據程鏊稟訴並呈驗趙永德歷與字帖似有滋事嚇詐情弊迨訊據王序東及轎夫左玉并送字脚夫張誠機將投拜致書之處俱各供認無異及追究刻本確據乃趙永德供吐支吾未能呈出應俟研審實情并王序東是否同謀假冒差員情事按擬詳報緣事關首告悖逆虛實均干重罪且趙永德自稱旗人來辦大差恐屬旗逃串通隱諱除將趙永德覊禁程鏊王序東等分別保押外合先錄供並將趙永德呈繳抄本同程鏊呈繳刻本一併通詳等情前來奴才接閱之下查核趙永德呈首抄詩雖與程鏊刻本語句多有不同但趙永

德所供現有程鏊刋刻詩鈔憑據未據該縣追出查驗是否程鏊另有刻本抑係趙永德揑詞誣告當即批令淮安府速飭悉心研審務得實情及王序東是否同謀假冒差員滋事一并確訊並咨明督撫臣去後茲於十月初二日又據山陽縣知縣胡浙耀禀稱奉撫院檄飭嚴提案內有名各犯到案吊起程鏊家內詩板並令趙永德將程鏊詩刻本親自繳出該縣驗明固封委員押解來蘇以憑發審等因卑職遵即提趙永德查訊隨據趙永德於貼身小棉襖內拆出秋水詩鈔刻本卑職當堂核對與抄本無異查趙永德呈出刻本事屬有因及訊之程鏊矢口不承除將刻本抄本及各書札固封批解淮安府察轉外理合呈報等情據此奴才除飛飭淮安府作速嚴訊明確押解赴蘇一面移咨督撫臣確審定擬外謹將山陽縣詳報趙永德呈告程鏊作詩悖逆及追出秋水詩鈔刻本與抄本相同現在飭審緣由並錄該縣詳禀供詞一併繕摺奏聞所有另錄趙永德呈首抄本同程鏊繳出刻本另封附呈爲此敬遣奴才標下千總吳章賫奏伏乞皇上睿鑒謹奏乾隆二十年十月初二日硃批已有旨了

將趙永德交撫審擬諭 軍機處檔　實錄　東華錄　聖訓聖治門卷十九

富勒赫奏趙永德呈首原任郎中程鏊作詩誹謗悖逆現交布按二司嚴審一摺朕閱程鏊抄刻詩册膚淺本不成詩但其中並無譏訕悖逆之語而送王大一首係抄襲古詩以爲己作則富商無識務名之習畢露看來此事明係趙永德索詐不遂挾嫌誣陷富勒赫爲其所愚據以入奏耳從前胡中藻身爲翰林心懷怨望竟作種種悖妄之詞刋刻分送若不重加懲治無以正人心而端風紀是以不得不行辦理倘因此案動於語言文字之間指摘苛求則狡黠之徒藉以行其誣詐有司不察輒以上聞告訐紛繁何所不至迨至辯明昭雪而貽累已甚此等刁風斷不可長趙永德著交該撫莊有恭嚴審定擬具奏欽此乾隆二十年十月初八日

莊有恭奏趙永德供非旗人摺 繳回硃批檔

江蘇巡撫臣莊有恭謹奏爲奏覆事竊照趙永德在山陽縣呈首原任郎中程鏊作詩誹謗一案經臣於本年九月二十八日奏聞續於十月十七日欽奉諭

旨富勒赫奏趙永德呈首原任郎中程鏊作詩誹謗悖逆云云見本案本頁欽此又於十月二十七日奉到臣前奏摺硃批此係趙永德訛詐無疑已有旨諭汝應嚴審重處並究其係何旗何以得至彼據實速奏欽此遵查此案前據山陽縣詳報臣隨即專差飛提於十月十三日到蘇當即督同兩司親審已據趙永德供認朋謀訛詐不諱仰見聖明坐照如神隱微畢露惟據供尙有王世凡即任太初住居淮安素與程鏊有隙今年四月因胡中藻事發自京勾串來淮同謀嚇詐併有劉姓萬姓欲爲說合等語臣現在飛提解到審明即可定案至訊其係何旗分據供祖籍壽州寄籍順天府宛平縣已經三代住宣武門大街街東平日收買古董字畫有母周氏妻王氏並非旗逃等語臣查趙永德狡猾異常或係規避處分不敢認旗亦未可定若非移查明確則是旗是民究難憑伊一面之辭定擬除咨順天府尹再行確查外所有審據趙永德供非旗人緣由合先奏明至程鏊詩册莊親王前序臣已遵旨查出劈毀合併陳明伏惟聖鑒謹奏乾隆二十年十一月初二日硃批知道了此必待朕諭而後敢如是辦理可謂不知朕意亦不識大臣之體矣可愧

陳安兆著書案

富勒渾奏查辦陳安兆著書摺繳回硃批檔

湖南巡撫奴才富勒渾謹奏爲奏明事竊奴才因湖南民間尙有存留吳逆僞號之契劵并護僧榜文嚴飭各州縣實力追銷又因湖南每多狂妄之徒逞其詭僻之見妄生議論簧惑愚民最爲風俗人心之害并令各屬留心查察玆據長沙府知府劉尙質稟據署茶陵州知州吳世賢稟稱該州有告給衣頂生員陳安兆性情乖僻聞其著有大學疑斷等書妄闢朱註尙恐有不經之事親至該生家中將其書籍逐細檢查起出陳安兆自著大學疑斷一部中庸理事斷一部痴情拾餘詩稿一部并追出書板呈送前來奴才與司道公同繙閱其各書內雖俱無悖逆之處然理解荒謬言詞俚鄙且敢評駁朱註更多尊崇謝濟世之語其爲狂妄詭僻已無疑義惟是大學疑斷中庸理事斷二書尙屬淺而易見至於痴情拾餘皆陳安兆自作之詩文其中有無暗藏狂悖之言奴才於詩文一道實未諳悉誠恐一時不能指出令學臣毛輝祖不日回省奴才與之細加檢閱如果別無悖逆之處再當會同督臣酌量情罪定議具奏并將原書

進呈請旨遵行所有現辦緣由理合先行恭摺奏明伏乞皇上睿鑒謹奏乾隆

二十二年十一月十六日硃批知道了

富勒渾奏陳安兆著書狂謬已經學臣指出摺 總同硃批檔

湖南巡撫奴才富勒渾謹奏爲奏明事竊照茶陵州給項生員陳安兆妄著書

籍語多狂謬已將原書交送學臣毛輝祖細加檢閱緣由前經奴才恭摺奏明

在案玆奴才巡查衡永郴桂一帶苗疆礦廠於十二月初二日途次桂陽州地

方接准學臣毛輝祖札稱陳安兆所著大學疑思辨斷一書違背朱註祟奉謝

濟世其中庸理事斷一書亦多背朱而所引事類皆支離荒誕至詩稿中雖無

大逆不道之語但詞句狂放疵謬頗多尤恐有隱含謗訕之意自應嚴訊實情

以成信讞現已逐一指出抄單交送藩司照單審究至茶陵州學正羅德忠衡

州府學教授潘世曉華容縣訓導羅連才身爲司鐸不能以正學訓士乃於此

等狂誕之言或爲之作序贊揚或存留其書籍罪實難逭應行參革審擬并將

原書粘簽囑令奴才會同具摺恭呈御覽等因又據布政使公泰稟稱陳安兆

所著書內既經學政查出悖謬不經語句自當逐一根究是何意見除一面嚴提陳安兆幷作序存書之人到省研訊確實定擬詳解其應審之教職進士歲貢生員另文詳請參革等情前來奴才查湖南士習狂妄詭僻其荒謬不經之人急宜禁絕以挽頹風陳安兆所著書籍既經學臣毛輝祖查係背朱狂放自應嚴加懲究除批飭藩司速行審擬詳解並將應審之教職人等詳請參革幷審一俟審擬到日另行酌議定擬請旨遵行外謹會同湖南學臣毛輝祖合詞具奏幷將簽出原書恭呈御覽伏乞皇上睿鑒謹奏乾隆二十二年十二月初二日硃批另有旨諭

陳安兆案無庸辦理諭軍機處檔　實錄　東華錄

富勒渾奏生員陳安兆妄著書籍語多悖謬一摺據稱將伊所著書二種及詩稿一部交送學臣毛輝祖閱看以詞句狂放咨覆應請嚴加懲究並將該教官等查參等語所奏殊爲過當此事在富勒渾於文義本不甚深更未免新進有意從嚴一聞事關悖逆輒欲從重懲治而毛輝祖又因所屬生員經

巡撫舉發恐稍涉狥庇形跡遂亦從而附和是以該撫遽有此奏但朕閱該
生所著大學疑思辨斷中庸理事斷二書雖不無違背朱註支離荒謬要不
過村學究識解膚淺妄矜著作卽詩稿中間有牢騷詞語亦淺學人掉弄筆
墨陋習其實非謗訕國家肆詆朝政如胡中藻之比封疆大吏遇此等事當
識大體如果逞臆謗訕肆無忌憚自不得不懲一儆百以肅士習若不過此
等筆墨之過則前人亦往往有之況陳安兆所作並不足稱爲著述於此加
以吹求轉無以服其心且恐開告訐之漸無知者遂謂無所措手足朕辦理
庶務大公至正輕重務期得中過猶不及皆所不取此案無容再行辦理富
勒渾毛輝祖俱著申飭欽此乾隆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蔡顯閒漁閒閒錄案

高晋等奏查蔡顯呈首審擬摺（繳回硃批檔）

兩江總督臣高晋
江蘇巡撫臣明德 謹奏爲詭詐悖逆之犯自首其書應請亟正典刑以彰國憲事竊臣高晋來蘇與臣明德會勘秋錄於本年五月初九日據松江府知府鍾光豫到蘇面稟有華亭縣舉人蔡顯赴府呈首自著刋本閒漁閒閒錄一册據稱此書於本年三月內刻成並無不法語句而其本地鄉人妄生議論謂其怨望訕謗投貼無名字帖欲行公舉伊畏懼呈書自首隨檢閱書內所載多有不法之語當即飭令華婁二縣將該犯蔡顯及其家屬嚴加看守該府即持書馳赴省城稟呈等情臣等將呈到之閒漁閒閒錄逐一詳細檢閱其中詭詐悖逆語句甚多並查得書內所載該犯自著之書尚有脊行雜識紅蕉詩話等類隨即飭委撫標中軍參將劉鵬程蘇州府海防同知解韜協同該府鍾光豫飛赴松江府將該犯提解到省並於該犯家中搜查不法書籍并究明有無黨羽及其家屬逐一押解來省以憑究審去後茲據該府等將該犯家中一切書籍刋刻板片并該犯之子蔡必照及書內開載之門人劉朝棟吳承芳吳球倪世琳

淩日躋並作敘之聞人倓胡鳴玉等一并獲解前來臣等復將起到書籍板片逐加細閱該犯已刻之書共有七種內賫行雜識二本紅蕉詩話一本潭上閒漁稿二本閒漁賸稿一本老漁尙存草一本續刻紅蕉詩話一本閒漁閒閒錄二本尙有未刻書老漁尙存草一本閒漁閒閒錄餘一本臣等詳加檢閱所刻之閒漁閒閒錄及賫行雜識潭上閒漁稿中記載之事語含誹謗意多悖逆其餘紕謬之處不堪枚舉臣等卽率同藩司蘇爾德臬司吳壇糧道朱奎揚巡道勞宗發公同嚴鞫緣蔡顯係雍正己酉科舉人現年七十一歲自號閒漁平日著有前項書籍於乾隆二十二年起陸續刊刻其閒閒錄一種於三十二年三月內刻竣有浙江湖州書客吳姓自備紙張將閒閒錄刷印一百二十部留二十部給該犯償抵板價吳姓自帶一百部而回嗣該犯將書分送親友松江鄉人見其語涉狂悖且多訐發他人陰私之處遂投貼公揭欲行舉報是以該犯情急自首臣等將其狂悖語句逐條嚴加鞫訊該犯不能置辯惟稱草野無知原有寓意今天奪其魄自行敗露罪該萬死實無可辭臣等以其所刊書內俱載有門人子姪校字且刻有門人劉朝棟等傳說之事自係夥同編造其所留

閒閒錄二十本給與何人自必亦係同黨隨將解到該犯門人劉朝棟吳承芳吳球倪世琳凌日躋並叙其閒漁賸藁之門人聞人倓及叙其脊行雜識之友人胡鳴玉等嚴加究訊據劉朝棟吳承芳吳球倪世琳凌日躋堅供蔡顯造作逆書不惟並不知情亦未見過平日向蔡顯所言係一時見聞所及偶然談論皆係毫無關係之事不想伊即刻入書內惟聞人倓曾於閒閒錄刋成後經蔡顯送給一部聞人倓見其語多狂悖看閱之後即行送還並勸其將板銷燬其所叙閒漁賸稿內亦無悖逆之詞胡鳴玉年已八十三歲所叙脊行雜識訊係蔡顯自作借名刋刻蔡顯供曾送伊閒閒錄一部並未寄到均無夥同編造各等語質訊蔡顯據供伊平日高自位置著作各書原欲自成野史不屑與人商訂衆人實不知情詰以衆人若不知情何以列其名姓據供刋書之時原欲自誇及門之盛是以列入多人其中或已身故或在別籍或以名字別號重複刻入俱係自行混寫衆人實不知情即如書內列有子姪字樣而伊子大者年甫十七並未行文一弟早歿並無子嗣此係人所共知可見書中所寫原不足憑現在自己身犯重罪豈肯開脫別人至所留閒閒錄二十部給與聞人倓一部

已經送回寄胡鳴玉一部伊既未經收到或係途中錯悞又寄與黃錦堂等十四部是否收存及路遠曾否寄到之處實不能知其餘俱存家內已被起出等語隔別細訊反覆究詰均各矢供如一似無遁飾除將蔡顯所供送給逆書之黃錦堂等十三人幷寄書之朱駝子委員前往查拏俟提解到日究明另行分別辦理幷將蔡顯之舉人閩人倓之訓導咨部斥革外查律載大逆者凌遲處死正犯之子孫兄弟及伯叔父兄弟之子男十六以上皆斬男十五以下及正犯之母女妻妾給付功臣之家爲奴正犯財產入官若女許嫁已定歸其夫知而不首者杖一百流三千里等語蔡顯身爲舉人享國家太平之福如果著書立說鼓吹休明原所不禁乃存心詭詐造作逆書任意謗毀喪心病狂罪大惡極不惟人心共憤直使天理不容故書甫刻成卽被揭敗露應請亟置重典以快人心蔡顯合依大逆凌遲處死律凌遲處死長子蔡必照年已十七應照律擬斬立决次子包大三子大慈保均年未及歲應同伊妾朱氏未字女三女俱解部給付功臣之家爲奴閩人倓係候補訓導所叙閒漁閒稿內雖尙無悖逆詞句其於蔡顯送給閒閒錄時亦經勸其銷燬但既知情不首卽屬罪有應得

聞人倓合依知情不首律杖一百流三千里劉朝棟等均訊不知情應請免議湖州書客吳姓所印閒閒錄一百部賣與何處何人及其餘各書現在分別查起出示召令首繳並飛咨浙江撫臣查追銷燬該犯蔡顯一切家貲房屋飭令該府縣嚴查封貯估變報部充公不法書籍查繳齊全同板片一并銷燬所有蔡顯編造各書內悖逆顯著之處謹逐一粘簽并另繕供單一扣同公揭一紙一并抄錄恭呈御覽伏乞皇上睿鑒勅下法司核覆施行謹奏乾隆三十二年五月二十一日硃批三法司核擬速奏

蔡顯著從寬改爲斬決旨 軍機處檔

旨蔡顯刋刻書詞恣行怨誹情罪深屬可惡第核其情節尙與詆謗肆逆者有間著從寬改爲斬決伊子蔡必照亦著從寬改爲應斬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欽此乾隆三十二年六月初五日

蔡顯案各犯應按律嚴治不得姑息諭 軍機處檔 實錄 聖訓嚴法紀門卷二零一

高晉等奏刊刻逆書之舉人蔡顯等究擬分別凌遲斬決一摺已批三法司

核擬速奏蔡顯身係舉人輒敢造作書詞恣行怨誹情罪重大實爲天理國

法所難容但閱原書內簽出各條多屬侘傺無聊失志怨憤之語朕方以該

犯尙無詆毀朝政字句其情與叛逆猶去一間或可原情酌減及細檢各處

如稱戴名世以南山集棄市錢名世以年案得罪又風雨從所好南北杳難

分及題友袈裟照有莫教行化烏場國風雨龍王欲怒嗔等句則是有心隱

躍其詞甘與惡逆之人爲伍實爲該犯罪案所繫而册內轉不簽出明係該

督等自以文義未精竟委之一二幕友代爲披檢而幕友等從來錮習每遇

用兵之事及以文字獲罪者輒一切諱匿不言是以略摭無關緊要之文巧

爲塞責而於喫緊關鍵不肯復加指摘高晉等使若輩得售其術朕則豈能

依樣葫蘆漫然不爲省視乎至爲逆犯作序之聞人倓目擊書詞狂悖甘爲

附和並不舉首其情深屬可惡非僅援杖流之例可蔽厥辜現據法司擬改

發伊犁等處庶足明正其罰其書內列名曾從逆犯受業之劉朝棟等自當

逐一嚴加跟究安得概以素不知情徑行置之不議即書賈吳姓業爲刷印

流傳亦豈矣於不知無心傳布者可比亦應治以應得之罪該督何竟意存姑息仍不免大事化小小事化無之陋習況該督等平日既漫無覺察不能預發其奸直至自行敗露尙圖苟且完事何以申國憲而快人心看來此等逆犯本屬戾氣所鍾兼以粗識文字而家居又不能得志遂爾逞其詭譎侈爲狂吠意或倖逃顯戮即可借此市名於後恐不獨一蔡顯爲然於世道人心深有關繫封疆大臣可不思力杜逆萌執法究治耶蔡顯已降旨從寬改爲斬決伊子蔡必照並改爲應斬監候至摺內指駁情節仍著高晉等再行詳核審擬覆奏並著於各省督撫奏事之便通行傳諭知之欽此乾隆三十二年六月初五日

高晉等奏請交部議處摺 繳回硃批檔

兩江總督臣高晉
江蘇巡撫臣明德 謹奏爲欽奉上諭事乾隆三十二年六月十三日承准大學士公傅恒大學士尹繼善大學士劉統勳字寄乾隆三十二年六月初五日奉上諭高晉等奏刋刻逆書之舉人蔡顯等究擬分別凌遲斬決一摺云云見本

案三頁欽此遵旨寄信到江仰見我皇上至聖至明訓示周詳臣等跪讀之下惶愧無地伏查蔡顯身係舉人輒敢造作書詞恣行怨誹實爲天理國法所難容臣等仰蒙聖恩畀以封疆重任平日既毫無覺察不能預發其奸迨自行敗露而於該犯所刻書內有心隱躍之詞又未能悉心簽出恭呈御覽其書內列名之門人亦未嚴究確情定擬實屬庸闇無能錯謬已極茲荷聖明睿照指示周詳臣等愧悚交集咎無可辭除欽遵諭旨將摺內指駁情節再行詳細究審定擬另摺具奏外惟有仰懇聖恩將臣等交部嚴加議處以爲辦事率忽者戒臣等謹恭摺具奏伏乞皇上睿鑒臣等不勝惶愧悚懼之至謹奏乾隆三十二年六月二十九日硃批覽若應議處早交部矣

高晉等奏將蔡顯正法餘俱分別審擬摺 繳回硃批檔

兩江總督臣高晉
江蘇巡撫臣明德 謹奏爲遵旨審明定擬具奏事竊臣等審擬華亭縣舉人蔡顯造作逆書一案接准刑部議覆將蔡顯依律凌遲處死長子蔡必照擬斬立決次子包大三子大慈保同伊妾朱氏未字女三女俱解部給付功臣之家爲

奴蔡顯門人聞人倓改發伊犁充當苦差至劉朝棟吳承芳吳球倪世琳凌日躋俱係蔡顯門人平日既素相往來且所刻書籍現俱列有姓名其於蔡顯怨望訕謗著作逆書之處豈無見聞未便任其狡稱並不知情遽爲輕縱應令該督等再將各犯逐一研鞫務得確切供詞按律定擬另行具奏其書客吳姓冒昧刷印售賣亦未便竟予免議應將吳姓嚴拏速獲比照私有妖書隱藏不送官律杖一百徒三年等因具奏於乾隆三十二年六月初六日奉旨蔡顯刊刻書詞云云（見本案三頁）欽此移咨到江除欽遵諭旨將蔡顯即行正法餘俱分別欽遵辦理并飛飭提犯復審臣高晉亦卽馳赴蘇州會勘隨據松江府知府鍾光豫來蘇面稟前經提訊劉朝棟等僉供並未見過逆書恐係該犯等狡供不吐復細加訪察聞有蔡顯壻李掌平常至蔡顯家內必悉其情隨密拘李掌平研訊據供伊係買賣之人不通文義蔡顯所作逆書實不明曉蔡顯門人內惟劉朝棟吳承芳二人最相親密時常往來見其持書講究則所刻逆書自必見過其倪世琳住居鄉鎮凌日躋素業行醫伊等雖平時不甚往來但本年四月內亦曾見到蔡顯家看書諒亦知情至吳球幼從蔡顯久已廢書貿易蔡顯

從不與其談論詩文等情並據該府查獲吳姓書客即吳建千其刷印逆書一百部已據呈繳四十五部連犯押解來蘇臣等隨率同司道逐加嚴訊緣劉朝棟係蔡顯表親與吳承芳即吳思勧凌日躋倪世琳均從蔡顯受業而劉朝棟吳承芳與蔡顯尤為投契所刻逆書再四嚴究雖據堅供並無帮同造作情事但伊等與蔡顯往來親密蔡顯著作此書從前曾向伊等言及刻成之後伊等俱經閱過並送給吳承芳即吳思勧一部劉朝棟吳承芳雖看出書內悖謬之處因係受業門人未經出首已據供認不諱凌日躋倪世琳於本年四月內先後到蔡顯家蔡顯將刻成之書曾與看閱伊等因係受業門人未經出首亦據供認不諱惟吳球幼從蔡顯讀書一年因資鈍家貧久已改業貿易實未見過逆書祇因住近提督衙門知有掘出古碑一事偶與蔡顯言及其刻入書內實不知情臣等隨詰訊劉朝棟等因何前供並不知情亦未見過據供從前實因蔡顯代為隱諱是以畏罪狡卸今提同李掌平質訊無可置辯至吳建千亦據供明實係圖得新書可以獲利不知書內有狂悖之語刷印售賣實屬冒昧等情再查吳建千所刷一百部之外尚有刷印二十部前據蔡顯呈繳五部其餘

十五部送給黃錦堂等併寄書之工人朱駝子均應拏解究明分別辦理經臣等於前摺內奏明在案茲據松江府查明朱駝子已經病故併將黃錦堂等拏解來蘇臣等一併逐加嚴訊查黃錦堂李保成吳秋漁戴晴江王充之卽王元之金子敬等六犯均係生監與蔡顯或親或友蔡顯刻成閒閒錄一書欲自誇其著作之長隨分給黃錦堂等各一部均未出首迨至事發始行呈繳惟徐介堂年甫十八幼雖從過蔡顯但後患弱症不能讀書送給之逆書不能通曉吳西序係蔡顯妻族之姪蔡顯送書之先已往江寧販布其書係伊妻許氏接受事發已經首繳吳西序現從江寧提到訊明實未見過其書聞聲遠係刻字匠聞子尙之子聞子尙雇與蔡顯刋刻閒閒錄刻成之後卽已病故蔡顯念其手刻送給伊子一部聞聲遠素不識字未悉其中有不法情事馬刻匠係刷書生理爲吳建千雇往蔡顯家刷書蔡顯給與閒閒錄一部抵作酒資不知係悖逆之書至寄與廖古壇陸湘萍各一部前據蔡顯供明同送給胡鳴玉一部交給朱駝子托夜航船寄去胡鳴玉先經供明並未收到今確查朱駝子陸湘萍俱已身故而廖古壇與陸湘萍之子陸雲璈亦未接到此書自係中途遺失其以

時文換去一部之陳姓查係陳鳴山訊明所換之書尚未出售臣等反覆究詰各供如一除將劉朝棟等生監斥革外查律載大逆知而不首者杖一百流三千里今劉朝棟吳承芳即吳思劬俱係蔡顯受業門人劉朝棟兼係表戚吳承芳又得受逆書雖據供無幫同編造情事但明知書內悖逆語句瞻顧師生之誼匿不舉首若僅照知情不首律擬以杖流不足蔽辜應請將該二犯均照聞人倓之例改發伊犁充當苦差凌日躋倪世琳雖據供與蔡顯平日不甚往來但既係蔡顯門人刻成逆書又經見過卽屬知情不首應照知情不首本律杖一百流三千里吳球訊不知情應請免議至送給逆書之黃錦堂李保成吳秋漁戴晴江王充之卽王元之金子敬均身係生監目擊其書並不舉首亦合依知而不首律各杖一百流三千里金子敬年逾七十照律收贖徐介堂聞聲遠馬刻匠陳鳴山俱不通文義但或不加詳察妄行收受或以時文易換售賣均屬不合俱應照不應重律杖八十吳西序先經外出應與未經接到逆書之廖古壇陸雲璈及不知情之李掌平均免置議書客吳建千業已獲到卽遵照部議定驛充徒除將繳到逆書盡行銷燬並令將未繳各書查追銷燬外所有遵

旨審明定擬緣由臣等謹恭摺具奏並另繕供單恭呈御覽伏乞皇上睿鑒勅
部核覆施行謹奏乾隆三十二年六月二十九日硃批該部核擬具奏

齊召南跋齊周華天台山遊記案

蘇昌熊學鵬奏齊周華著書悖逆及審擬摺 繳回硃批檔

閩浙總督臣蘇昌
浙江巡撫臣熊學鵬 跪奏爲審明黨逆重犯請旨正法以正人心事竊臣熊學鵬於乾隆三十二年十月二十四日至天台縣盤查倉庫有該縣民人齊周華在道旁將所刻名山藏初集古文二本諸公贈言一本半山學步時文一本懇求作序又爲呂留良事該犯獨抒己見奏稿一本又呈狀一紙內告伊妻犯姦及堂弟齊軒南主謀令伊子媳毒害毆打等情又摘發隱奸封事一本內告齊軒南包訟陷人及伊堂弟齊召南爲人詐僞並將其通族外姻隣佑多人一併牽告等情臣熊學鵬當即取閱各書語多悖逆謬妄其人乃係惡類其所著作必不止此呈出數種隨率同糧儲道陳夢說寧紹台道方桂及該地方官親詣該犯家內搜查查該犯妻子親屬俱在天台縣城內居住該犯住居之處僻在天台縣城西二十餘里所住樓屋三間四無隣佑臣熊學鵬至該處與陳夢說方桂等又檢查出伊所著書十二種內名山藏二集一本華陽子詩稿一本太平話一本初學集一本需郊錄一本老嫗解一本天台山誌補遺一本樂行草

一本又慙稿一本黔行賦一本補增志稿一本課讀日知一本當即在天台縣訊據該犯供稱伊曾於呂留良案內赴部具呈遞解回浙令學政查明具奏審過多次革去秀才禁錮在縣雍正十一年有台州監造桐栢宮之侍郎留保查訪此案密奏奉旨著總督查審後來定案說小的挾仇誣告永遠監在杭州府獄雍正十三年荷蒙恩赦等語臣熊學鵬查卷案及所供刻字人等俱在省城隨飭委寧紹台道方桂督同該地方官將該犯所呈各書及搜出所著各書並該犯及應訊親屬等押解來省臣熊學鵬查該犯乃係原任禮部侍郎齊召南堂兄齊召南現在天台城內因傳齊召南至臣熊學鵬寓所面訊據稱齊周華係我堂兄從前曾見過他天台遊記一篇時文數篇他要刊刻我因他文理不通阻他不刻他便恨我至他平日爲人乖張狂誕罔顧倫紀隨手假言無風生影是以久不與之往來至他告我的話俱係憑空捏造等語臣熊學鵬於十一月初二日至杭州寧紹台道方桂督同該地方官於初三日亦帶齊案犯書籍來省臣熊學鵬隨將該犯所呈各書及該犯家內搜出之書督同布政使永德按察使歐陽永裿糧儲道陳夢說鹽驛道徐綿逐細檢閱提犯嚴加研究惟該

犯所供原任侍郞留保密奏一案臣巡撫衙門及兩司衙門細細檢查並無此案存貯其伊從前犯事由部遞解回浙及問擬充軍具題並奏請永遠監禁釋放之案悉行查出臣熊學鵬正在審擬間臣蘇昌適至杭州亦會同鞫訊查得齊周華原係天台縣生員雍正九年間值呂留良逆案事發欽奉世宗憲皇帝諭旨詢問各省生監如以呂留良應行正法卽行出結內有獨抒己見者令其呈明學政不得阻撓隱匿其時齊周華已經出結旋又稱伊有獨抒己見被訓導王元洲阻抑遂赴刑部具呈准部遞解回浙先經前撫臣程元章學政臣帥念祖審係挾嫌妄告問擬充軍具題復經前督臣郝玉麟會同撫臣程元章具奏奉旨該部併案核擬具奏欽此經刑部議覆請將齊周華提至省城嚴加鎖錮永遠監禁奉旨依議欽此雍正十三年恭逢皇上御極蒙恩赦放該犯隨於乾隆六年出門歷遊各省至二十一年其長子齊式昕前往湖廣武當山接回該犯自歸家之後將所擬獨抒己見疏稿及生平著作他人贈言於乾隆二十六年寄倩杭州刻字匠周景文陸續刊刻自負才高自批自贊因欲變產刻集被其妻子屢次勸阻該犯遂因此嫉視如仇逐妻屏子獨自在鄉居住其親族

人等因其平日爲人不端共相棄絕乾隆二十五年間爲族長齊長庚以該犯回家後忽而逐妻忽而呈子忽而告戚種種橫行訓飭不遵曾擯出族呈縣有案該犯遂誣告伊七旬之妻老而奇淫通姦引盜幾於人盡皆夫幷誣其長子齊式昕次子齊式文毒害毆打將伊一切親族盡行羅告經臣等提訊之下反覆究詰其所控呈詞封事情節俱係憑空誣揑毫無影響之言卽該犯亦自認妻子阻其賣田刻書親族庇護妻子因此控告至詰其因何欲釋逆犯呂留良子孫並所刻疏稿書籍曾否傳播又二集何故止有上卷並無下卷之處據稱奉旨獨抒己見所以從前妄思拯救疏稿書籍實在並未傳播至二集上卷原係陸續刊刻卷內尙有抄寫之頁實未成書是以並無下卷至將其各書內語句狂妄悖謬之處詰問伊亦自認罪無可辭臣等伏查呂留良罪大惡極爲天下臣民所共憤乃齊周華代爲逆犯請釋子孫蒙世宗憲皇帝如天之仁不卽誅戮僅令監禁又蒙皇上格外加恩釋放該犯自當感激悔悟痛自湔滌前非乃怙罪不悛復將疏稿及其餘雜作刊刻妄冀流傳其獄中祭呂留良文一篇將逆賊呂留良極力推崇比之夷齊孟子希圖煽惑人心是其存心黨逆牢不

可破且自稱爲獨孤損跛仙忍辱居士含元子倘古先生華陽山人岳六子懞懂道士種種詭異名字又私擬奏疏刊刻閱其已刻未刻諸書牢騷狂悖之言不一而足廟諱御名公然不避臣等檢閱之下殊覺髮指查律載凡犯大逆但同謀者不問首從皆凌遲處死正犯之祖父父子孫兄弟及伯叔兄弟之子男不限籍之同異年十六以上皆斬其十五以下及正犯之母女妻妾姊妹子之妻妾給付功臣之家爲奴正犯財產入官等語齊周華一犯應請照大逆律凌遲處死其兄弟妻子雖經該犯視同仇敵久已屏逐但係律應緣坐之人亦不便因此寬貸其罪所有該犯長子齊式昕次子齊式文長孫齊傳繞次孫齊傳榮胞弟齊周蔭胞侄齊式鵬齊式鸞齊式標齊式冕齊式燕均照律擬斬立決妻朱氏妾丁氏長媳奚氏次媳吳氏幼孫齊傳絢均給付功臣之家爲奴再查齊式文先經在逃應通飭嚴緝務獲正法毋使漏網所有該犯家產查明入官其刻字匠周景文雖據供不通文理不知悖逆情事究屬違犯請照違制律杖一百折責四十板再加枷號一個月示儆餘審無干省釋至該犯書載諸人據該犯供諸公贈言內房演楊繩武鄭義門蔣拭之鄭如夔盛禾張若震陸大業

各序跋俱係本人所作呂撫楊匯陳溥葉紹詩梅元標謝濟世陳升階侯嘉繙丁學希僧紀安趙元容陳戺亭李紱文獻各序俱係伊借名以上諸人皆已亡故至齊召南所作記跋曾經該犯添改沈德潛桑調元所作序文亦係借名惟此三人現存臣等當又傳齊召南至省訊問據供雍正二年曾見過齊周華天台山遊記爲跋數語今所刻者係齊周華自行添改並非原作又傳名山藏集內作序之原任工部主事桑調元訊問據供與齊周華素非認識何從與之作序適在家食俸之禮部尚書沈德潛來杭與臣熊學鵬面言德潛與齊周華並未識面齊周華曾到蘇州求作時藝序文德潛托病辭却今所刻者係周華揑名還詰齊周華亦供代作借名是實臣等伏思該犯各書內所有人贈伊之書及伊送人之文名姓甚多有臣等知其實係已故者亦有臣等不知其實在存歿者細細檢閱謹就臣等看出悖逆狂妄語句內有應訊之人移咨各該督撫查其人尙存者分別訊取本人確供由各該督撫另行辦理至齊召南雖於該犯犯事之後不與往來即所跋台岳遊記亦經該犯删改幷非原本但齊周華係齊召南堂兄召南身爲大臣旣知該犯素行狂妄不行稽查勸阻任其刊刻

悖謬書籍相應據實參奏恭候諭旨遵行再疏稿書籍雖據該犯堅供並未傳播與人但刻已六七年之久保無流傳應出示遍行曉諭限三個月內首繳免罪如逾限不繳查出從重究擬各書板片概行銷燬所有審明黨逆重犯請旨正法緣由臣等謹另繕供單合詞恭摺具奏併將該犯呈出之書及其家內搜出各書臣等看出悖逆謬妄之處粘貼黃簽同伊所遞呈狀封事各件一並進呈御覽伏祈皇上睿鑒勅下法司核覆施行謹奏乾隆三十二年十一月十八日硃批三法司核擬速奏

齊召南來京候旨諭 軍機處檔

據熊學鵬奏天台縣逆犯齊周華黨惡狂悖按律定擬並稱該犯係原任侍郎齊召南堂兄一併參奏請旨等語齊召南身爲侍郎近族有此逆犯從前何以並不據實奏聞齊召南著來京候旨欽此乾隆三十二年十二月初四日

寬免齊式昕等治罪旨 軍機處檔

旨齊周華著即凌遲處死伊子齊式昕齊式文伊孫齊傳繞齊傳榮俱著從寬改爲應斬監候秋後處決至該犯胞弟齊周蔭胞姪齊式鵬齊式鸞齊式標齊式冕齊式燕俱著加恩免其治罪餘依議欽此乾隆三十二年十二月初七日

明德奏楊繩武家中並無不法書籍摺 緘同硃批檔

江蘇巡撫臣明德謹奏爲奏聞事竊臣於乾隆三十二年十二月十二日准浙江撫臣熊學鵬咨稱天台縣犯人齊周華刊刻請釋呂留良子孫疏稿及悖謬書籍一案業經審擬具奏聲明該犯齊周華各書內所有人贈伊之書及伊送人之文名姓甚多有知其已故者亦有不知實在存歿者謹就悖逆狂妄語句內有應訊之人移咨各督撫查其人尚存者分別訊取本人確供由各該督撫另行辦理今據司道會詳將應行移咨各省查訊各人開册具詳查册開楊繩武字阜里於李紱所作序內楊阜里有言其仗義出險梗概等語查係江蘇吳縣人移咨查照辦理等因移咨到臣臣查楊繩武係蘇州府吳縣人康熙癸巳科進士翰林院編修於康熙六十一年丁憂回籍因患病未經赴補至乾隆十

五年六月內病故咨部有案楊繩武有二子長名楊慶孫係歲貢次名楊少孫係監生臣隨差拘其子並飭委蘇州府知府申夢璽率同該縣前赴楊繩武家嚴行搜查有無不法書籍去後旋據獲到楊繩武之子臣即率同兩司嚴加究訊據楊慶孫楊少孫同供貢生們是楊繩武的親子父親與李紱相與貢生們是知道的乾隆六年李紱做江南主考場後父親還到江寧去見過他一次至於李紱所作序內父親如何言其仗義出險梗概貢生們從沒聽見父親說過實不知情那齊周華貢生們不知其人父親曾於雍正年間在浙江敷文書院做過院長父親與他有無相與貢生們在家實不知道等語再三究詰矢口不移並據蘇州府知府申夢璽等覆稱遵即前赴楊繩武之子楊慶孫等家查得伊弟兄已經分居楊慶孫住房六間楊少孫住房一間遍行搜查只有尋常經書文稿並無不法書籍等情除咨覆浙江撫臣外臣謹摺奏聞伏乞皇上睿鑒謹奏乾隆三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硃批如此不必株連矣

熊學鵬奏齊召南已由仁和縣起程摺 繳回硃批檔

暫署閩浙總督事浙江巡撫臣熊學鵬跪奏爲奏聞事准吏部咨開乾隆三十二年十二月初四日奉上諭據熊學鵬奏天台縣逆犯齊周華黨惡狂悖云云見本案四頁欽此臣查齊召南於逆犯齊周華案內至杭州省城訊取供詞之後留省未回茲臣接奉諭旨當即傳令遵照起程令據署仁和縣知縣王莊等呈稱齊召南已於十二月十九日起程訖理合恭摺奏聞謹奏乾隆三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硃批覽

宋邦綏奏謝濟世著有梅花雜著摺 繳回硃批檔

廣西巡撫臣宋邦綏跪奏爲奏聞事乾隆三十三年正月初五日准浙江撫臣熊學鵬咨稱天台縣犯人齊周華刋刻請釋呂留良子孫疏稿及悖謬書籍一案云云見本案四頁今查應訊各人內有謝濟世係廣西人其於齊周華獄中添髯記內敘陳學海贈伊詩內有可憐補袞一無人之語相應移咨查辦等因到臣臣查謝濟世係廣西全州人前任湖南驛鹽道休致回籍乾隆二十年二月經前撫臣衞哲治以伊縱子指官撞騙題叅革審嗣因謝濟世即於是年四月

內患病身故奏結在案茲准浙江撫臣咨查謝濟世所贈齊周華添髯記叙內
悖逆語句來由雖謝濟世久已身故而贈叙原稿自必尙存家內當即委按察
使圖桑阿帶同署桂林府劉宗珙前赴謝濟世家內查辦並訊取伊子確供去
後茲據圖桑阿稟稱查得謝濟世長二三子已故現存四子謝夢熊夢曾夢思
夢舒訊據謝夢熊供稱伊家內並無齊周華獄中添髯記叙稿止有伊父在時
刋刻梅莊雜著一本繳出該司恐有隱匿情事隨率同劉宗珙於謝夢熊等住
屋內檢查書籍有謝濟世自註學庸抄本一件懇請終養摺稿一件其餘係四
書五經並廣西通誌近科坊刻時文等件隨同繳出之梅莊雜著一本封送查
驗前來並將謝夢熊等弟兄帶至省城候訊臣細查各書籍內並無不法字跡
惟繳出之梅莊雜著詩文一本議論乖謬語多怨悵閱之不勝駭異隨率同布
政使淑寶按察使圖桑阿驛鹽道周升桓將謝夢熊等逐加研訊據謝夢熊供
稱伊父前任京官時伊尙年幼家居及乾隆三年外任湖南道員以後始生夢
曾諸弟伊父從前爲齊周華作叙之事無由得知伊父除梅莊雜著外亦無別
項未刻詩文伊弟兄三人現俱傭工度日並無房產亦未讀書不曉文理伊父

所刻之梅莊雜著所說何語實不知道等情臣查謝濟世曾爲御史又復屢任道員乃所著詩文多有怨悱狂悖之處刻本存留實爲世道人心之害伊雖身死仍應按律辦理但浙省咨查所贈齊周華添髯記內悖逆之處謝濟世家內現無原本據謝夢熊堅供無由得知而謝濟世第六子謝夢思訊明現在贅居湖南湘潭縣張燦家中除咨明湖南撫臣將謝夢思押解來粵一併確訊另行定擬具奏外理合先將謝濟世刊刻梅莊雜著一本語句狂悖之處粘貼黃簽同伊自註學庸抄本及摺稿另封敬呈御覽臣謹會同兩廣總督臣李侍堯繕摺恭奏伏祈皇上睿鑒謹奏乾隆三十三年正月十八日硃批此人已死何必追究餘有旨諭

密行查辦寄銀生息之事諭 軍機處檔 實錄

齊召南於堂兄齊周華逆案爲之隱諱不奏咎實難辭是以令其來京候旨今據軍機大臣會同刑部訊問擬以杖流朕念其曾爲大員已加恩寬免遞回原籍並傳旨令其閉戶安分倘再不知感恩警惕或掉弄筆頭語含怨誹則齊周

華焗戒具在不能更爲曲宥矣前據熊學鵬查出齊周華控告齊召南原詞有將銀寄與江姓生息之事伊平素以讀書立身爲事豈應自蹈商賈牟利惡習且現已邀恩免其治罪又何得安然無事坐享贏餘著傳諭熊學鵬可即密行查辦惟酌留餬口外所有生息餘貲即盡數查出歸公以充本地公用毋任稍有隱匿倘該撫以同係科目中人或意存徇隱則是自取罪戾矣將此傳諭該撫知之欽此乾隆三十三年二月初四日

寬免齊召南杖流諭 實錄

諭軍機大臣會同刑部議原任侍郎齊召南於堂兄齊周華造作逆詞不能稽察糾參應照律擬流得旨齊召南曾爲侍郎乃於堂兄齊周華逆案爲之隱諱不即參奏實難辭咎念其曾爲大員所有問擬杖流之處著加恩寬免乾隆三十三年二月辛酉

熊學鵬奏密查齊召南生息銀兩摺 繳回硃批檔

浙江巡撫臣熊學鵬跪奏爲奏聞事乾隆三十三年二月十三日承准大學士公傅恒大學士尹繼善大學士劉統勳字寄內開乾隆三十三年二月初四日

奉上諭齊召南於堂兄齊周華逆案爲之隱諱不奏咎實難辭云云 見本案六頁

欽此寄信到臣臣查國家設立科目俾得讀書上進原欲其曉明忠孝大義以爲鄉里表率今齊召南近族內有悖逆之齊周華齊召南身爲大臣隱諱不奏實爲有玷科目荷蒙皇上格外加恩不將齊召南治罪僅令遞回原籍伊所有家貲仍准酌留餬口皇仁實屬浩蕩其生息餘貲自當查出盡數歸公臣何敢稍存狥隱致齊召南於邀恩免罪之外復得坐享饒裕臣查齊召南尚未遞解到浙其將銀兩寄與江姓生息齊周華原控呈內所稱江姓乃揚州鹽商未有的名浙省無從知其底細據稱已取回八百兩尚存三百兩生息等語齊召南住居天台房屋甚大伊既設心牟利必不止此數百金臣現在一面密咨江蘇撫臣及兩淮鹽政密查鹽商江姓確係何人並生息本利確數一面密委糧道陳夢說湖州府知府布勒亨前往天台密查齊召南家貲確數毋致稍有隱匿其應充公若干並酌留齊召南餬口若干之處俟查明另行具奏理合將接奉

諭旨密行查辦緣由恭摺覆奏伏乞聖鑒謹奏乾隆三十三年二月十九日硃

批覽

將梅莊雜記書板銷燬諭 軍機處檔 實錄 東華錄

據宋邦綏奏接准熊學鵬咨稱浙江逆犯齊周華書內有已故謝濟世贈該犯添髯記叙移交查辦當即委員嚴查伊家內並無此件原稿惟有所作梅莊雜著一本中多乖謬怨悵之語現將伊子謝夢熊等研審究擬等語已於摺內批諭矣謝濟世性情乖戾屢獲罪愆今閱雜著所簽各條誠不免語含怨望使其人尚在自當明正其罪以昭懲創但其人已物故多年自可無庸復加審究惟伊所作書詞既多謬妄不應復任存留該撫即飭令地方官將已刷之書及原刊板片盡行查出銷燬毋使稍有疎漏著將此傳諭知之欽此乾隆三十三年二月二十日

熊學鵬奏查出呂撫著書怪妄請追板銷燬摺 繳回硃批檔

浙江巡撫臣熊學鵬跪奏爲查明具奏事竊查天台縣逆犯齊周華悖逆一案經臣審擬具奏聲明該犯齊周華各書內云云見本案四頁所有籍隸本省者亦經密飭各該府查辦去後茲據署按察使事温處道蘇凌阿詳稱據各該府詳細確查所有嘉興府秀水縣之盛禾平湖縣之陸大業寧波府鄞縣之蔣栻之台州府天台縣之陳溥葉紹詩梅元標丁治化卽丁學希徐光綬張孟藹姜景章陳碩齋齊汝器余埏齊之政臨海縣之侯嘉繙仙居縣之王分三等俱久經病故經各該縣親詣各家逐細檢查並無齊周華書札詩文字跡傳訊盛禾等之子孫隣保僉稱並未與齊周華相好往來從無贈答序跋詩文情事又現在之天台陳三痴齊萱圃陳昌啓許靜溪等四人檢查齊周華原書內有與伊等贈答詩文今據該府縣查此四人尙存隨嚴訊陳三痴齊萱圃陳昌啓許靜溪俱堅供從不與齊周華往來贈答其齊周華原書內所載之詩文均係齊周華自行揑造等語再四究詰矢口不移查齊周華病狂喪心負恩黨惡所作詩文悖逆狂誕該犯生前曾供伊欲博取虛名將凡有文名之紳士莫不揑名代做詩文序跋刋刻書內誇耀於人自認不諱則陳三痴等所供似屬可信且搜查

各家並無齊周華書籍字跡應免其議擬又查齊周華書內所載為作齊巨山序之新昌縣人呂撫據該縣查明呂撫係新昌縣學附生乾隆三年舉報孝廉方正部議准給六品頂帶榮身在案查訊伊孫呂樞等供稱呂撫已於乾隆七年身故生前並未與齊周華往來委無贈答詩文或因呂撫曾刊有一貫圖聖學圖是以齊周華採名揑冒等語隨搜查其家並無別項書籍字跡惟起有聖學圖一張一貫圖一張查閱所刻圖說雖無狂悖語句但如所稱四大三際等語多撫拾雜書附會穿鑿又列無稽國名於一貫圖之下怪誕不經其一貫圖所稱六年穰六年旱十二年一大饑大熟等語乃係妄言禍福設使呂撫尚在應行按律治罪今呂撫既經病故應請追革職銜（硃批：何必）追板銷燬（硃批：應當）以維正學等因具詳到臣臣覆查無異理合恭摺奏聞並將呂撫家搜出聖學圖一貫圖二張進呈御覽伏惟聖鑒訓示謹奏乾隆三十三年三月初四日硃批覽

尤拔世奏江日泰並無代齊召南存銀生息摺 繳回硃批檔

兩淮鹽政奴才尤拔世跪奏為奏聞事竊照本年二月十七日接准浙江撫臣

熊學鵬來咨內開天台縣逆犯齊周華業經審擬正法其控告伊堂弟原任禮部侍郎齊召南詞稱召南先年母死開弔恐弟兄公分奠儀先私遣人至揚州江家止住在朝同寅奠儀會交江家寄商生息不數年已私取回銀八百兩尚有生息銀三百兩在揚等語移咨確查等因查來咨止有江姓並無名號住址亦無年月見證正在着落商總江廣達逐細確查間又准熊學鵬咨稱江姓名承玠原任台州府知府陞任浙江鹽驛道雍正十二年曾保舉齊召南博學鴻詞其母故開弔係乾隆十六年之事雖江承玠已故多年必有子孫可問其奠儀銀兩寄存江姓典鋪內本利若干速即查覆奴才隨同運使趙之璧傳齊總商並切諭江廣達逐細確查毋得稍有隱漏嗣據黃源德江廣達帶同江承玠之子江日泰即捐職知府江昉赴運使衙門投遞親供堅稱江昉父子並無收存齊召南奠儀代爲生息之事各商出具甘結又經運使親訊江昉供稱雍正六年父親江承玠補授台州府知府其時江昉年僅四歲有無保舉齊召南鴻博之事不能得知雍正十年解任後回籍乾隆六年身故今咨開所控召南母故寄銀係乾隆十六年之事父故已隔十年寄銀必無此理況江昉世業行鹽

從未開張典當所稱存典生息亦不相符種種虛捏不辯自明等供詳請咨覆浙撫前來奴才復傳該商等到案逐加詰訊悉與司詳所供無異除咨覆浙江巡撫查案辦理外事關鄰省咨查逆犯案內指控情事理合將查無確據錄供咨覆緣由恭摺奏聞伏乞聖主睿鑒謹奏乾隆三十三年三月十四日硃批覽

永德奏調查齊召南資產摺 繳回硃批檔

浙江巡撫奴才覺羅永德跪奏爲遵旨查辦事奴才于三月初九日接受巡撫印篆時准前撫臣熊學鵬咨開竊照革職侍郎齊召南於近族齊周華悖逆隱諱不奏心存牟利荷蒙聖恩免其治罪當經派委糧儲道陳夢說湖州府知府布勒亨前往天台縣密查伊所有家貲一面行文江蘇巡撫兩淮鹽政密查齊召南如何與揚州鹽商江姓生息之處查覆在案茲據糧儲道陳夢說湖州府知府布勒亨查覆齊召南祖遺無契田地山塘五十四畝九分零祭田十三畝五分齊召南陸續自置田地塘共三百一十九畝零又續置尙未過戶田地山塘共一十一畝四分又齊召南自置陳姓龍門房屋一所十二間現在出賃取

租又自置葉姓房屋一所四十四間現在齊召南家屬居住以上共值庫平紋銀四千八百六十五兩八錢零此外別無銀兩寄放何處生息情事稟覆前來查齊召南所有田地山塘共六十八畝零足資齊召南餬口其齊召南自置田地山塘共三百三十畝零房屋二所共五十六間共計庫平紋銀四千三百四十九兩零皆係齊召南陸續經營牟利所置應悉行變價以充地方公用正擬繕摺具奏間因齊周華控告齊召南原呈內有揚州江姓生息等語現據該道府查明齊召南之母於乾隆十六年身故京中止寄來祭軸二個並無奠儀所稱揚州江姓寄商生息查有原任台州府知府江承玠係揚州人後陞浙江鹽驛道雍正十二年間曾保舉齊召南博學鴻詞但齊召南之母身故開弔時江承玠先已物故多年似係齊周華揑控至其子孫有無寄頓齊召南銀兩代爲生息之事業已咨查江省迄未准江蘇撫院查覆是以尙未具奏今交印離任相應咨請查照俟江省移覆到日核明具奏施行等因准此奴才查核道府開報齊召南田房數目無異撫臣熊學鵬分別酌留變價亦屬允安今又接准兩江督臣高晉暨兩淮鹽政尤拔世咨稱行據運司密訊江承玠之子江日泰即

捐職知府江昉供稱商人父親江承玠雍正六年補授台州府其時商人年僅四歲父親如何保舉齊召南商人年幼不知從前父親與齊召南往來原是有的但父親於乾隆六年身故今浙江省咨開齊召南的母親是十六年身故其時父親已沒了十年如何還有寄收齊召南母死奠儀生息的事若果有得商人即應首明何敢欺隱不說自取罪戾等情由督鹽二臣查明確鑿咨覆前來奴才查此項銀兩既經兩江督鹽二臣查無其事其爲齊周華混控無疑應毋庸置議所有查出齊召南原籍家產應如前撫臣熊學鵬所議將伊祖遺田地山塘共六十八畝零留爲齊召南養贍外其餘自置田地山塘共三百三十畝零及房屋二所計五十六間共值庫平紋銀四千三百四十九兩零應悉行變價以充地方公用除俟齊召南遞到之日傳旨令其閉戶安分奴才仍隨時查察如再不知感恩警惕即另行參奏重治其罪外所有江省覆無寄存生息銀兩及齊召南家產前撫臣分別查辦移交緣由理合繕摺恭奏伏祈皇上睿鑒訓示再此案原奉廷寄一道已經前撫臣恭繳在案合併陳明謹奏乾隆三十三年三月十六日硃批覽

富尼漢奏故宦李紱曾作詩文怨望譏訕摺 繳回硃批檔

山東巡撫奴才富尼漢跪奏爲奏聞事本年三月初四日准江西撫臣吳紹詩咨稱臨川縣故宦李紱曾爲天台縣逆犯齊周華作天台山諸人集序准浙江省咨查委員前赴李紱家內查出該故宦所作詩文各集內多怨望譏訕之言李紱之子李孝洋分發山東試用業經恭摺叅奏請旨革職治罪移咨東省將李孝洋同姪李友梓李友樗及家口先行看守候旨遵行等因查李孝洋係分發試用知縣現委署理博山縣印務隨經前護撫臣梁翥鴻行司委員密拿去後茲將署按察使事濟東泰武道鄭大進詳稱李孝洋在東家口有妻萬氏妾鄭氏子李友禾姪李友梓李友樗並女五口家人蔡祿俱經拿護解省看守等情前來奴才李紱曾爲大臣乃敢喪良負恩怨望譏訕實屬罪大惡極伊子李孝洋等俱係律應治罪之人除行司委員嚴加看守咨覆江西撫臣恭候諭旨遵行外所有拿獲李孝洋等家口看守緣由理合恭摺奏聞伏祈皇上睿鑒謹奏乾隆三十三年三月十九日硃批不必辦理

明山奏房演爲齊周華作過秦草序摺 繳回硃批檔

陝西巡撫臣明山謹奏爲欽遵審辦恭摺具奏請旨事臣准浙江撫臣熊學鵬咨開天台縣逆犯齊周華案內有人贈伊之書及伊送人之文其悖逆狂妄語句有應訊者奏准移咨各省訊取確供由各該督撫另行辦理查有德清縣人房演於呂留良案內充發陝西作過秦草序內有東庄之禍勢若燎原一時學士大夫非不欲維持挽救於其間等語移咨查辦隨又准咨齊周華訪房演於長安詩有往事不堪回首憶嗟予一臂似螳螂兩句應一並查辦等因臣於接到前咨時隨查流犯內惟雍正十一年有房明疇一名係因聽聞逆犯呂留良邪說不首問流安插附省之長安縣必係其人即密委布按兩司率領府縣立刻赴該犯家中將該犯拿獲查搜其家並無狂謬書文亦無過秦草序臣即率同司道府縣次第詰問據供流犯從前不認得齊周華記得是乾隆十年間他到流犯家中說他名叫齊周華是浙江天台縣人因係同鄉來投宿的流犯留他住下吃過晚飯他說與流犯不但同鄉還是一案犯罪的意欲在華山尋個

去處做道士修養延年他就取出遊太白山的詩與流犯看要流犯題詩流犯說不會做詩他又說到華山還要做詩將來合成一集爲過秦草要流犯預先做篇序流犯就做了一篇序文他看了稿子說不甚愜意叫流犯再改流犯回他說實是荒疎久了這還是勉強做的再不能改了第二日他就拿着稿子走了流犯也沒留下底稿此後並無音問等語令其將序默出據供事隔二十多年不能默出原稿只記得大意是贊他的詩並勸令回家不要在華山做道士的意思及將東庄之禍數句令其講解據供東庄是逆犯呂留良住處其餘俱解不得詰以自做之序如何不解則堅供序內並無此語其齊周華訪房演詩亦供並未見過臣令套夾嚴訊矢口不移臣與司道府縣等連日嚴訊多方盤詰並再三開導令其據實供明免得受刑該犯惟稱並非原文實在講解不來等語臣思該犯如此狡賴非加以嚴刑不能吐露復率同司道府縣嚴加夾訊斥其狡賴該犯惟供稱如敢狡賴就該說齊周華沒到家中並沒替他做序了怎初到案時並沒動刑就將替他做序的話都已供明不敢狡賴等語復於次日再加夾訊該犯供吐如前惟痛哭流涕但求治罪臣與司道府縣等覆加細

核齊周華所作詩句既不云贈房演或係過後所作尙未可知至過秦草序齊周華既供房演自作而該犯獨供稱並非原文固與齊周華所供不符但既經多方盤詰加以連日刑訊該犯堅供不移察其情形似非狡賴或曾經齊周華改竄亦事之所有但該犯房演因聞逆犯呂留良邪說不首聞流乃於逆犯呂留良案內犯罪之人不知拒絕竟行留宿復爲作序無論現有之序是否所作其與匪徒交結實爲怙惡不悛之尤相應請旨將房演發往伊犁給與種地兵丁爲奴以示懲創所有臣審擬緣由理合恭摺具奏並另繕供單恭呈御覽伏祈皇上聖鑒訓示施行謹奏乾隆三十三年三月二十一日硃批知道了

將呂撫聖學圖各板銷燬諭 實錄

浙江巡撫熊學鵬奏天台縣逆犯齊周華悖逆一案其書內所載爲作齊巨山序之新昌縣人呂撫早經身故於其家中查出聖學圖一張一貫圖一張所刻圖說雖無狂悖語句但所稱四大三際等語半出摭拾附會又列無稽國名於一貫圖之下怪誕不經至所稱六年穰六年旱十二年一大飢大熟等語乃係

妄言禍福應追板銷燬以維正學得旨覽乾隆三十三年三月丁巳

永德有意沽名傳旨申飭諭 軍機處檔

永德所奏齊召南將銀兩托江姓商人生息一事並未詳查得實遽稱齊周華誣控無疑不惟冒昧疎忽且深蹈外吏消弭卸責陋習齊召南已令押回原籍將來到浙時何難向伊查問江姓的係何人自可得其確實乃永德一接尤拔世來咨遽謂毋庸辦理試問江姓充商者豈承玠之外別無一人耶永德甫經簡任巡撫正當實心奮勉何即有意沽名若此殊失委任封疆之意無福承受矣永德著傳旨申飭再該撫嗣後除請安謝恩各摺外其辦理地方公務奏摺俱應書寫臣字以符體制外並將此傳諭知之欽此乾隆三十三年四月初二日

永德奏將齊召南寬免遞回原籍摺 繳回硃批檔

浙江巡撫奴才覺羅永德跪奏爲奏覆事准前撫臣熊學鵬移交大學士公傅

恒大學士尹繼善大學士劉統勳字寄內開乾隆三十三年二月初四日奉上
諭齊召南於堂兄齊周華爲之隱諱不奏咎實難辭云云見本案六頁欽此欽遵
在案今准順天府府尹裘曰修等委員押解齊召南到省奴才隨率同兩司傳
喚齊召南到署欽遵諭旨宣讀曉諭幷諄切告誡令其閉戶安分仰受皇上寬
免洪恩不得再掉弄筆頭致干重罪齊召南跪聽諭旨之下感激悚惶據供召
南應得重罪荷蒙我皇上如天好生恩旨寬免遞回原籍感激涕零生生世世
不知所報敢不敬遵訓誡安靜閉門養病期於稍延可以親享堯舜雍熙之樂
其敢亂爲詩文召南自十數年並無詩文況有逆犯可作炯戒惟有敬謹感頌
皇仁於無盡等語奴才見其凜畏感激之狀出於至情適署台州府事乍浦理
事同知雙福納在省奴才隨將齊召南面交雙福納帶回轉交原籍地方官查
收令其閉戶安分奴才仍隨時查察如再不知感恩警惕稍有掉弄筆頭怨誹
情事卽行嚴參從重治罪外奴才謹將遵旨曉諭緣由恭摺奏覆伏祈皇上睿
鑒謹奏乾隆三十三年四月初三日硃批覽

永德奏嚴訊齊召南寄銀生息摺 繳回硃批檔

浙江巡撫臣覺羅永德跪奏爲欽奉諭旨凜遵奮勉恭摺奏覆事乾隆三十三年四月十六日臣於海塘途次接到大學士公傅恒大學士尹繼善大學士劉統勳字寄內開乾隆三十三年四月初二日奉上諭永德所奏齊召南將銀兩托江姓商人生息一事云云見本案十三頁欽此遵旨寄信前來臣跪讀聖訓指示至明至切感激惶悚實無地自容伏查此案先經前撫臣熊學鵬查核齊周華原訐內稱齊召南母死開弔先遣人至揚州江家止住在朝同寅奠儀會交江家寄商生息不數年私取八百金回家尙留三百金在揚生息等語隨一面咨查江省一面派委糧儲道陳夢說密往台郡查有江承玠係揚州人昔任台州府曾保舉齊召南江承玠雖故必有子孫可問等情前撫臣復又密咨江省查辦嗣准兩江督臣高晉鹽臣尤拔世咨復江承玠久已身故查詢其子江昉供無受寄銀兩之事臣愚昧之見以兩江督鹽二臣旣查無其事諒不致有草率遂即冒昧具奏實咎無可逭但續於四月初一日順天府尹將齊召南押解到浙日臣率同兩司傳旨曉諭令其閉戶安分其時臣即將寄存江姓銀兩一

事出其不意親加訊問據供逆犯挾恨誣告有銀兩寄與江姓生息召南並無其事仔細思量止有江承玠係揚州人雍正年間曾任台州府因觀風拔取甚見優待至召南薦舉詞科伊去驛鹽道已久召南初做翰林伊已身故曾寄祭軸弔之至召南母親去世伊子亦曾遠寄祭軸並無銀兩與伊生息之事等語臣因此事先准兩江督鹽二臣咨覆業於三月十六日具奏在案應恭候諭旨遵行是以四月初三日止將傳旨曉諭緣由具奏其詢問齊召南供情未敢贅陳嗣於四月初六日接到廷寄欽奉上諭據尤拔世奏浙省逆犯齊周華控告齊召南曾將銀兩寄存江姓今查江昉父子並無收存齊召南銀兩代爲生息之事等語齊召南現已回籍其寄存銀兩之江姓的係何人着傳諭永德令其就近詢問齊召南即行據實具奏欽此遵旨寄信前來臣復又提到齊召南率同司道細加鞫訊據齊召南供稱召南於揚州江姓並無相識止有故鹽道江承玠雍正年間曾任台州府承其優待伊已身故多年召南在京聞訃時曾寄軸弔之至乾隆十六年召南丁母憂其子江昉以世誼亦寄一軸至家以後並無來往至寄放銀兩生息之事召南實在無有除江承玠外不但揚州無相識

之江姓即他處亦再無相識江姓之人是實臣復恐江姓之外或另有寄交別姓生息之銀詰訊至再堅供實無銀兩交與他人生息極口不移又於四月初八日具摺奏覆在案臣實先於齊召南初到之日即親加訊鞫又遵旨覆訊前後兩次俱公同司道詳細確問取有親供在案但三月十六日前摺內一時率忽竟未將應俟齊召南到浙究訊之處聲明實屬昏憒糊塗伏念臣一介庸愚荷蒙皇上豢養隆恩不次擢用由道員而陞授藩司在任三載涓埃未報今復邀蒙恩命簡任巡撫天高地厚感激涕零即草木亦知銜結況臣身係滿洲受恩深重寢食夢寐之間實無刻不心圖報効思欲做一好官平素深以外官浮滑之習為恨又何敢故蹈其轍稍有一毫沽名瞻顧之心自甘暴棄為負恩無福之人但才識短淺遽憑尤拔世來咨謬謂齊周華誣控無疑實屬冒昧疎忽今蒙聖慈訓飭如夢方醒傍徨悚懼愧悔無極嗣後惟有凜遵訓諭實心奮勉益勵駑駘事事詳查確實慎重辦理以贖愆尤所有臣感愧下忱謹恭摺具奏伏祈皇上睿鑒並懇勅部將臣嚴加議處以為辦事冒昧疎忽者戒至齊召南雖歷訊供無寄銀生息之事但揚州江姓鹽商自不止江承玠一家且當日齊

召南母故開弔在京同寅既有祭章豈無奠儀即江承玠之子江昉既以世誼寄軸往弔又豈無奠儀致送齊召南以奠儀交商生息即非江承玠或另有江姓及別姓商人自應再加查究明確查有湖州府知府布勒亨辦事實在臣現又委令布勒亨馳往台州密加訪察併再提齊召南及隣族人等隔別研訊務得確情一俟覆到即另行奏覆合併陳明再原奉硃諭廷寄一道合先恭繳謹奏乾隆三十三年四月十九日硃批知道了亦不必深究矣

永德奏委員研訊齊召南寄銀生息摺 繳回硃批檔

浙江巡撫臣覺羅永德跪奏爲謹再恭摺奏覆事竊照齊周華控告齊召南將奠儀會交揚州江姓寄商生息一案臣於四月十九日恭摺奏謝聖訓併聲明另委湖州府知府布勒亨前往台郡再加密訪提訊嗣據布勒亨回省稟稱遵往台郡研訊齊召南據供乾隆十六年丁母憂時同僚梁詩正等寄有奠儀銀九十餘兩詞林同館之楊椿等有銀五十餘兩江昉亦有銀三十六兩通共收得奠儀一百八十餘兩時因葬事需用不能改作代帛寄還即爲葬事用完實

無交與江承玠之子及別姓商人生息之事詰訊至再堅供齊周華控告生息銀子只得三百兩召南荷蒙皇恩格外從寬還敢爲這些須銀子自甘重罪麽等語密提隣族人等隔別訊詗併在台細加訪察並無人知齊召南寄銀生息之事等情錄供稟覆前來臣正在繕摺奏覆間今於五月十七日差弁賫捧前摺回浙欽奉硃批知道了亦不必深究矣欽此除欽遵諭旨奉行外所有未奉硃批之先委員覆訊緣由合再繕摺奏覆伏祈皇上睿鑒謹奏乾隆三十三年五月二十日硃批覽

永德奏齊召南病故摺（繳回硃批檔）

浙江巡撫臣覺羅永德跪奏爲奏聞事竊照革職侍郎齊召南前經內部問擬杖流欽奉諭旨加恩寬免遞回原籍令其閉戶安分嗣於四月初一日准順天府委員押解到浙臣即率同兩司傳旨曉諭發交原籍地方官查收在案今據天台縣知縣沈堅呈報齊召南感冒痰疾醫治不痊於五月二十三日身故等情前來臣查在籍大員病故例應題報齊召南係革職廢員毋庸具題但係奉

旨遞回令其閉戶安分之員除咨部外理合奏聞伏祈皇上睿鑒謹奏乾隆三十三年六月初八日硃批覽

方世儁奏謝夢思無不法字跡摺 繳回硃批檔

湖南巡撫臣方世儁跪奏竊照本年二月十五日臣准廣西撫臣宋邦綏咨准浙省咨查謝濟世所贈齊周華添髯紀叙原稿搜查無獲惟查有所刻梅莊雜著一本語多狂悖怨誹之處訊據伊子謝夢熊等堅供無由得知伊尚有第六子謝夢思現贅居湖南湘潭縣張燦家中咨將謝濟世之子謝夢思押解來粵一併確訊定擬等因當卽行據臬司梁國治密委長沙府知府李拔前往湘潭縣張燦家中將謝夢思拿獲併搜查住所書籍並無前項添髯紀叙原稿及梅莊雜著等書隨押帶謝夢思同各項書籍到省經臣率同藩臬兩司親提謝夢思審訊據供伊父謝濟世身故之時伊年尚幼讀書未成實不知有添髯紀叙原稿及梅莊雜著書本並稱現在查出書籍俱係已故妻父張燦家中舊書等情再三究詰矢口如一臣細查繳到各項舊書內並無違礙不法字跡除將謝

夢思暨現獲各書星即飭司於二十一日派委湘潭縣縣丞尹宗夏鎖押解送

廣西撫臣收審外所有臣准咨拿解緣由理合附摺奏聞伏乞聖鑒謹奏硃批

此事不必株連已有旨諭宋邦綏矣

李紱詩文案

李紱子孫與李茹旻等毋庸置議諭 二 軍機處檔 實錄 東華錄 聖訓聖治門卷

吳紹詩奏查出李紱各集語多憤嫉請革去生前官秩並將伊子孫革職解赴質審其李伍瑛傳占衡集內亦多狂悖不法並將子孫查辦一摺所奏未免過當檢閱各簽如李紱所作詩文其間誠有牢騷已甚之詞但核之多係標榜欺人惡習尙無悖謬訕謗實跡卽其與戴名世七夕同飮原在戴名世未經犯案以前且坐中不止一人無足深究至李伍瑛之與呂留良語多推許然其所指不過專爲講章時文而言彼時該犯罪案亦未發覺初非甘心附會逆惡若傅占衡狂吠之語其人生於明季濡染末流無知妄作之風當時類此者恐不獨傅占衡一人且其人均久經物故子孫又閱世遼遠如一一根究滋擾蔓延於事體既爲未協並恐無識之流或疑其以文字獲罪轉得遂其詭激沽名之隱甚屬無謂該撫所奏將李紱子孫革職解擬及查封家口房屋並查核李茹旻馮詠馮謙萬承倉吳名岸黃石麟等之處一併毋庸置議但此等悖謬語言既已刊刻成書倘仍聽其謬種流傳其於世道人

心貽誤不淺所有各項書本板片該撫可逐一查明卽行銷燬毋令稍有留

遺原摺並發還將此傳諭知之欽此乾隆三十三年三月初四日

軍機處奏 軍機處檔

蒙發下李紱等詩文各集令臣等將所載戴名世呂留良之處檢出當卽詳加

查閱李紱詩集內有同戴田有飲集二條李伍瑛集內有稱引呂留良各條謹

於原書內各加黃簽並註明呈覽再查吳紹詩原摺所稱臨川六逸或生在前

明或係國初之吳名岸等均有詩文集臣等查此內傳占衡集有刺譏狂吠之

言謹一併詳檢粘並原摺恭呈御覽伏候諭旨謹奏乾隆三十三年三月

吳紹詩奏將李紱詩文板片銷燬摺 繳回硃批檔

江西巡撫臣吳紹詩謹奏爲特參昏聵輕縱存心規避之通判以儆不職事竊

臣本年二月間查辦李紱詩文一案一面恭摺參奏一面飭委臬司吳虎炳帶

同署建昌府通判吳瑛將李紱原籍家產查封候旨遵行嗣奉上諭無庸置議

飭將書籍板片查明銷燬當經欽遵將原封家產轉飭府縣逐一查點給還在案茲臣訪聞吳璵於隨往查封之時有縱容家人索詐銀兩情事飭司嚴查究報經司轉飭撫州府知府賈凝吉審明吳璵家人梁陞前隨伊主至李紱鄉居之子李孝泳家內曾向伊子李友標詐得贓銀二十三兩入己迨奉旨給還家產之後李友標告知伊父李孝泳欲行控告梁陞始將原銀退還央求免告寢息吳璵初不知情旋委押運糧船赴淮於七月內回江查知其事止將梁陞逐出並未具報嚴究實無縱容情事查梁陞詐贓在十兩以上雖經事後退還按律亦應擬徒吳璵既已失察於前又復隱匿於後顯係規避處分由布政使揆義按察使佛德督粮兼巡道魏椿年查審明確會揭請參前來臣查該通判吳璵於家人因事詐贓之時毫無覺察已屬昏聵繼復規避處分明知故縱隱匿不報尤爲不職臣不敢因事已久息少爲姑容相應請旨將署建昌府通判吳璵革職以爲有心輕縱規避處分者戒除飭司勒令離任委員署理並將伊家人梁陞按律擬徒外臣謹會同兩江督臣高晋合詞恭摺參奏伏祈皇上睿鑒勅部查照施行謹奏乾隆三十三年十月初六日硃批該部知道

臣前參奏李紱等詩文憤嫉狂悖一案荷蒙皇上如天之仁特旨傳諭無庸置
議勅臣將各項書籍板片逐一查明銷燬並將原摺發還臣欽遵行司督查銷
燬具報據布政使揆義等查明李紱所著穆堂初集續集並京邸唱和詩及李
伍瑛傳占衡等各書本板片盡行查起銷燬臣復通飭各屬並咨明各省督撫
一體出示曉諭如存有前項書本均繳官銷燬毋許存留在案臣謹奏硃批覽

李浩結盟安良二圖及孔明碑記圖案

永德奏據稟查獲李浩背賣結盟安良孔明碑記並提省摺軍機處檔

浙江巡撫臣覺羅永德跪奏爲拏獲揑造妖言不法匪徒現在提究恭摺奏聞事本年八月二十日據温州府瑞安縣知縣成兆豫稟稱奉文緝拏剪辮匪犯八月初四日據營兵縣役查有福建閩縣人李浩背賣漳浦縣逆犯盧茂等結盟各圖稟送究訊等情當即搜查李浩錢褡內有刊刷盧茂等結盟圖數紙懲匪安良圖一束孔明碑記一束小銅鑼一面復在該犯住歇店內起獲刊板三塊訊據李浩供係閩縣人擡轎爲活本年六月內擡轎到泉州見不識姓名人將漳浦縣盧茂等結盟圖安良圖售賣因已賣月餘無人買看將圖板賣錢該犯用錢一百六十文買板二塊並買小銅鑼一面帶回刷賣迨至七月內又見閩縣東街都統衙門西首居住之王三哥傳說廣東石城縣東山寺內二月二十八日狂風暴雨現出一塊石碑上有紅字下寫孔明碑記抄有新聞紙單該犯即向取一紙帶至桐山地方將孔明碑記紙單雇刻字匠傅姓令其將抄單字句排寫併添畫碑式人像刷了一束同安良等圖携至浙省於八月初三日

甫到瑞安初四日即被盤獲實係因貧刷賣並無爲匪別情等因稟報前來臣查閱結盟圖內載有曉諭守法文檄安良圖亦係勸人不可胡行妄作尙係懲勸語句其孔明碑記圖開載石城東山寺山爲之崩現出石碑等語已屬荒誕不經而記語五句皆係隱語妖言多不可解甚屬不法況當此查拏匪犯之時豈容復有此等妖言煽惑民聽必須嚴加究擬從重治罪以懲妖妄除一面飛提李浩至省親審一面飛咨福建督臣查拏王三哥及刻字匠傅姓解浙質究幷咨廣東確查有無石城現出石碑之事俟覆到即行究擬另奏外緣閩拏獲妖言惑衆人犯謹先恭摺奏聞併將原圖三紙附呈御覽伏祈皇上睿鑒謹奏

乾隆三十三年八月二十四日硃批知道了從重定擬不可姑息

崔應階奏據稟拏獲李浩等並查辦緣由摺 軍機處檔

閩浙總督臣崔應階跪奏爲奏聞事本年八月初四日據汀漳龍道孫孝愉稟稱據詔安縣知縣孔繼炘盤獲雲霄人劉灶搜有抄寫廣東石城縣碑記一紙隨訊據供係在雲霄柳鶴家閒話柳崔說起新聞廣東石城縣二月內塌了山

有個石碑上有孔明詩句我聽他念來就拿筆記下藏在身邊當新聞其實不知詩上的意思隨經該道飭委漳浦縣密往劉灶家內搜查並無違禁不法片紙隻字並將柳崔拏解到案訊據供稱有認得的潮州人李固不知他住處四月內來我店內說起新聞講他廣東石城縣有個天竹山二月內坍了有個石碑高二丈四尺寬六尺刻有孔明詩句就是這兩兩相爭不見天的幾句詩我也不懂得李固就往臺灣去了後來我到劉灶家閑坐講起這件新聞劉灶就抄寄了我並不敢抄寫傳播等情到臣隨批飭按察司余文儀提犯根究通行嚴拏去後茲於八月十九日據浙江溫州鎮總兵官永昌稟報本月初四日據瑞安縣北岸汎外委白有功報稱百總尤光榮同瑞安縣役於本汎地方見有敲鑼賣漳浦縣安良圖並孔明碑記隨即盤詰據稱名叫李浩係閩縣人抬轎生理因抬轎到泉州見有賣拏獲盧茂等安良圖小的將板買回起刷賣趁錢後到閩縣地方遇見王三他說起廣東高州府石城縣天竹山現出孔明碑記抄有草單小的就要了一紙帶到桐山地方傳姓刻字店內給他八十錢刻了一塊板帶到浙江一路當新聞刷賣趁錢等情同日又據福鼎縣知縣趙由俶

稟稱訪有刻字匠傅阿有代人刋刻安良圖並孔明碑記隨於傅阿有家搜出
安良圖一紙盧茂等結盟圖一紙正德圖一紙並草紙抄寫孔明碑記一紙訊
據傅阿有供稱原籍浙江人移居福鼎縣刻字生理七月間有不識姓名人拏
有安良圖三張草紙抄寫孔明碑記一張講了三百二十工錢叫小的刋刻隨
即刋完交給他拏去這張草紙碑記就是他留下的小的並不曾刷印傳播等
情到臣隨查閱碑詩怪誕不經顯係無知棍徒揑造惑人不可不嚴加根究重
懲現在飭司嚴行查拏李固並提李浩來閩齊集各犯就近嚴審根究並行浙
江按察使嚴查前項碑記有無流播存留逐一收繳查銷外所有查辦緣由理
合恭摺奏聞並呈碑記一紙伏乞皇上睿鑒謹奏乾隆三十三年八月二十六
日硃批知道了此等造作謠言不法之徒當重處以警刁風

著崔應階飭屬速拏案內各犯毋使兔脫並查粵東果否現出石碑據實

覆奏諭 軍機處檔

據永德奏瑞安縣地方拏獲福建民人李浩背賣漳浦縣逆犯盧茂等結盟安

良二圖及孔明碑記一束幷二圖板片現在分咨閩粵查辦一摺已批令該撫從重定擬矣刋刻結盟安良二圖雖係勸人守法但傳布新聞藉賺錢文亦屬不安本分之事至孔明碑記圖事既荒誕不經而記語五句又屬隱語妖言多不可解尤當徹底跟究以杜妄言結盟各圖該犯既稱得自閩縣民人王三哥其板亦刻自閩省桐山地方自應一併查拏究治著傳諭崔應階卽飭屬將王三哥並刻字匠傅姓迅速拏獲派委妥員押解浙省併案定擬毋使兔脫自戕再閩省既有此圖流傳該省曾否查辦粵東石城縣果否現出石碑該督有無聞見著崔應階李侍堯均卽查明據實覆奏永德原摺並著抄寄欽此乾隆三十三年九月初二日

李侍堯等奏查石城縣無現石碑之事摺 軍機處檔 繳回硃批檔

兩廣總督臣李侍堯廣東巡撫臣鍾音跪奏爲遵旨查明覆奏事竊臣李侍堯於乾隆三十三年九月十九日承准軍機處大學士公傅恒字寄乾隆三十三年九月初二日奉上諭據永德奏瑞安縣地方拏獲福建民人李浩云云 見本

案二頁欽此遵旨寄信到臣李侍堯臣等伏查本年九月初五日准浙江撫臣永德咨稱於瑞安縣地方拏獲福建民人李浩背賣孔明碑記圖供稱係廣東石城縣天竹山東山寺內二月二十八日風雨石裂現出石碑一塊高二丈闊六尺上有紅字下寫孔明碑記等因咨查到粵臣等因查所開碑文語句甚屬誕妄不經雖本年二月間並未據石城縣稟報亦未傳聞恐該地方官有心諱匿當即飛飭高州府知府張若熘親往確查茲據該府稟報親赴石邑率同署縣洪煦前往城鄉各處逐一查勘境內並無天竹山東山寺地名惟城東有東聖山建有東聖禪林供奉北帝神像寺內有石碑五塊高不過二三尺均係修建寺宇碑記查訊寺僧及各鄉約耆民俱稱本年二月間並無現出石碑之事履勘該山週圍不及半里亦無石裂形跡其爲匪徒揑造無疑等情並刷印東聖寺各碑文呈驗前來臣等復檢查石城縣誌書內亦無天竹山東山寺名目核之該縣所報晴雨清摺二月二十八日亦係晴明似無揑飾除飛咨浙江撫臣外謹合詞恭摺覆奏伏乞皇上睿鑒謹奏乾隆三十三年九月二十二日硃批知道了

崔應階奏獲訊傅阿有等口供摺 繳回硃批摺

閩浙總督臣崔應階跪奏爲奏覆事乾隆三十三年九月二十一日於福寧府途次接到大學士公傅恆字寄內開乾隆三十三年九月初二日奉上諭據永德奏瑞安縣地方拏獲福建民人李浩云云 見本案二頁 欽此遵旨寄信到臣伏查李浩刻賣圖記碑謠一事本年八月內據汀漳龍道孫孝愉具稟當卽飭司提犯嚴訊並恭摺奏聞在案嗣據福鼎縣知縣趙由儀訪獲刻字匠傅阿有到案供認曾代李浩刋刻圖記不諱又據閩侯二縣訪獲李清李義李朝彬王敬遠即王三哥等到案李清李義係屬父子亦曾散賣安良圖李朝彬係李浩胞兄李浩賣圖係屬知情惟王三哥據供與李浩並不相識堅不承認今李浩在浙又供板係關七刋刻前供王三哥給付孔明碑記原是誤板等語查李浩供詞游移必得集犯質對始得確情臣現在赴浙已飭福建按察司將在閩各犯委員押解到浙以便臣會同撫臣永德研訊確情定擬具奏所有臣奉到諭旨及辦理緣由合先奏覆伏乞皇上睿鑒謹奏乾隆三十三年九月二十六日

硃批知道了

永德奏將李浩解閩審訊摺 繳回硃批檔

浙江巡撫臣覺羅永德跪奏爲恭摺奏明事竊照前據溫州府屬瑞安縣稟報拏獲背賣安良結盟二圖及孔明碑記之閩民李浩訊據供稱安良結盟二圖板片係在泉州買自不識姓名之人其孔明碑記乃閩縣人王三哥抄給謂係廣東石城縣風雨現出該犯遂雇倩刻字匠傳姓刋賣等情當經臣飛咨閩粵兩省提拏王三哥傳姓等併確查碑記來歷一面飭將李浩解省親究先於八月二十四日恭摺具奏欽奉硃批知道了從重定擬不可姑息欽此欽遵旋據瑞安縣將李浩解送來省並將關准福鼎縣拏獲刻字匠傳阿有閩縣拏獲送給李浩安良圖之李清各情由及覆審李浩又供孔明碑記係聞廣東傳言囑伊兄李朝彬寫出與初審互異等緣由詳報前來臣正在提犯親審間接准閩浙督臣崔應階咨開此案先據汀漳道稟獲柳鶴劉灶等究明孔明碑記係得自李固傳言今李浩雖在浙拏獲而代爲刋板之傳阿有已經福鼎縣拏獲其

李浩供出傳播之王三又係閩人李浩自應提回閩省就近三面質訊根究等
因到臣臣伏思李浩一案雖經督臣咨提赴閩就犯多之處質究但李浩係應
從重定擬之要犯恐長途遞解致稽要案隨督同藩臬兩司詳細研鞫據供安
良一圖係挑夫培二自漳泉帶來與李清之子李義合夥刊賣該犯聞知向李
清素取一張另倩關七刊板自行刷賣其結盟一圖據供至連江地方售賣安
良圖遇有賣結盟圖之不識姓名人因同屬逆犯盧茂之事且圖內人物熱鬧
該犯即將安良圖易換一張携至福鼎縣桐山小鎮地方住歇飯鋪適開飯店
人詢知該犯所賣者係安良圖店主即將伊抄存孔明碑記一紙新聞給看該
犯卽央店主另抄一張携帶嗣至桐山將結盟圖幷孔明碑記各一紙一併交
與傳姓刊板二塊自行刷賣等情臣因該犯所供各圖來歷與瑞安縣原訊供
情不符逐加究詰據供瑞安縣初訊之時原揑稱兩圖刻板俱買自泉州不識
姓名之人但安良圖實係得自李義另倩關七刊刻只求與李清關七等質審
便知板非泉州所買至孔明碑記底稿從前在縣曾供得自小鎮飯店因該縣
追問飯店姓名不能指供遂混供王三抄給等語臣復核該犯所供安良圖得

自李清結盟圖係傳姓刋刻俱與福鼎縣所訊傳阿有及閩縣所訊李清供情相符惟孔明碑記該犯先在瑞安縣供係得自王三繼又供稱在閩縣南街聽聞廣東人傳說回家令伊兄李朝彬代寫草稿今又改供得自桐山飯店前後支離矛盾恐該犯希圖開脫伊兄有心翻賴復加嚴訊據供因瑞邑覆審時詰以伊兄已在本籍供明尙有孔明碑記嚴加追問是以該犯不得已而誣認曾央伊兄代寫今只求提拏飯店人幷刻工傳姓到案將所存孔明碑稿與伊兄比對筆跡就知眞假等語窮詰至再加以刑嚇矢口不移復據瑞安縣關到李浩之兄李朝彬解省又即提訊據李朝彬供伊弟向李義索得安良圖一紙翻刻刷賣伊原得知未曾阻止至結盟圖暨孔明碑記實未見聞並無代弟書寫碑記之事臣復查瑞安縣曾准閩縣關文內有李朝彬在閩亦經供認伊弟李浩除安良圖外還有孔明碑記要刋刻刷賣之語當卽嚴詰該犯因何到浙翻賴據供先經閩縣訊問伊弟孔明碑記來歷伊供不知迨至覆審因縣差劉亨林章向說漳州亦有售賣之人即供認見過也不妨事故卽屈認曾見伊弟所携孔明碑記今情愿與原差劉亨等質審等語反覆推鞫堅供無異臣查此案

碑圖傳播兩省必須溯流窮源追獲造謠傳佈首犯遵奉硃批從重定擬方足以彰國法而正人心俾造言生事之奸徒共知警惕前准督臣移咨以汀漳道稟獲柳鶴劉灶傳佈孔明碑記係得之李固傳言々李浩又供得自福鼎飯店查漳泉在閩之南福鼎在閩之北相距甚遠其輾轉傳佈確係何處始事必須提齊各犯質究根線始明今現在李浩李朝彬供出給圖之人李淸李義刻字匠闕七傳阿有及初供傳抄碑記之王三續供之小鎭飯舖以及縣差劉亨林章均在閩省若將各犯提至浙省質究不惟以多就少輾轉行提有稽時日且設又究出再有應提別犯更多周折遲延似不若照督臣之咨將李浩等解閩彙同柳鶴劉灶李固等一體審辦庶李浩質證有人不敢任意狡供而就近斧鑿相尋其造作孔明碑記之首犯亦可速得早正刑章除將李浩李朝彬同現起圖板等物委員押解赴閩咨明福建撫臣就近提犯質明欽遵諭旨從重定擬並咨督臣外所有訊明李浩解閩辦理緣由理合恭摺奏聞伏祈皇上睿鑒謹奏乾隆三十三年十月初六日硃批已有旨了

永德奏李浩停解摺 繳回硃批檔

浙江巡撫臣覺羅永德跪奏爲欽奉上諭事本年十月十二日准督臣崔應階咨開承准廷寄內開乾隆三十三年九月初二日奉上諭永德奏瑞安縣地方拏獲福建民人李浩云云 見本案二頁 欽此欽遵除札行福建臬司飭拏各犯解浙外等因移咨到臣臣查造賣碑圖之犯李浩及伊兄李朝彬雖經浙閩兩省先後拏獲並提解到省督同兩司嚴訊前後供情多有游移且應質之李清李義關七傅阿有王三幷飯舖人等俱在閩省此案曾經督臣崔應階咨提回閩質究是以臣將李浩等解閩審辦於十月初六日恭摺具奏在案今欽奉諭旨除將李浩等停解留浙俟閩省將人犯解到遵旨幷案審究從重定擬另行具奏再廣東省現已查明石城縣並無天竹山東山寺地名亦無風雨現出孔明碑記之事業准撫臣鍾音於本月初十日咨覆到浙理合一併恭摺具奏伏祈皇上睿鑒至臣前奏李浩解閩審結一摺係差弁賫進計日尚在途次謹將欽奉諭旨停解緣由從驛馳遞合併陳明謹奏乾隆三十三年十月十三日硃批覽

崔應階奏審訊李浩等各口供摺 織凬硃批檔

閩浙總督臣崔應階跪奏爲奏覆事本年十一月初三日接准大學士公傅恒

大學士尹繼善字寄內開乾隆三十三年十月二十三日奉上諭前據永德奏

到拏獲福建民人李浩背賣孔明碑記圖一案據供得自閩縣民人王三哥云

係廣東石城縣風雨現出之語當經降旨閩粵二省督撫令各查訊明確據實

覆奏今據李侍堯等奏稱該處石城縣本年二月間並無現出石碑之事亦無

天竹山東山寺等名而崔應階奏則稱王三哥在閩供與李浩並未相識堅不

承認永德奏亦稱李浩在浙所供碑記來歷屢易其詞前後支離矛盾是李浩

前供碑記出現一節既屬荒唐而給付碑記紙稿之人又游移無定其中必另

有編造傳播緣由該犯計圖狡脫不肯實供或係王三哥因無質對故爲抵飾

著傳諭崔應階即速提犯研訊究其碑記圖實係得自何處傳自何人務得確

鑿根據毋任誑詞卸罪仍即據實詳悉覆奏欽此遵旨寄信到臣臣到浙後因

閩省各犯尙未解齊隨飛檄行提去後茲據閩省將王三陳培培李清李義官

文全卽關七傳阿有解送到杭臣隨率同司道提齊各犯隔別逐一研訊據王三供稱與李浩素不相識並無向伊告知廣東石城縣有孔明碑記之語極口呼冤卽質之李浩亦稱前在溫州府所稱王三哥原係畏刑混供實無其人現在解到之王三並不認識等語又據陳培培供稱五月內在漳州城外遇一不識姓名人賣安良圖新聞伊用錢一文買得一張帶回省城給與李清觀看李清向其討取令刻字匠施侯三刻板刷印遣伊幼子李義持赴街上賣去三百餘張後有不識姓名人一錢欲買二張李義不肯被打哭回李清之妻林氏向夫埋怨將板劈碎餘剩二十餘張一并燒燬李浩先曾在街向李義買得一張令官文全卽關七照樣刻板刷印傳賣比李浩至連江縣地方遇不識姓名、、傳賣結盟圖該犯卽將所印安良圖與彼兌換携帶身旁彼時並無孔明圖迨七月底至福鼎縣桐山相離三十里之飯店住歇其開店人說及有孔明碑記係廣東新聞該犯復將安良圖與彼換取持赴傳阿有店內囑令將結盟圖與孔明碑記各刻板一塊並令於孔明碑記上照結盟圖內人樣添畫碑圖之內刷印傳賣等語質之陳培培李清李義官文全傳阿有各供無異查陳培培李

清李義官文全輾轉傳賣刋刻者祇係安良圖一紙與孔明碑記實不相涉所有孔明碑記來歷必俟提到福鼎縣店頭地方居住之店家暨福建拏獲傳賣孔明碑記之柳鵪劉灶等逐加詳查質審方可得實在根源以便徹底跟究臣當即移咨福建撫臣提取各犯迅卽解浙歸案研審嗣於十一月十四日據福鼎縣知縣趙由俶稟稱現奉查拏傳播碑記圖犯福鼎爲閩浙往來通衢恐有外來民人携帶傳抄密加體察訪有長樂縣民陳茂崇林聖可張順應陳行海等將孔明碑記互相傳抄情事隨密差役查拏間有浙省委員林思至奉浙江藩臬委赴福鼎查拏抄給李浩碑記之人據該委員訪有白琳地方開張飯店何姓並店頭地方飯店蔡姓當即會同密赴所訪之蔡何二姓家內查拘一係蔡順養一係何佩臣隨會同研訊均無傳抄碑記影響復會同該委員詣先經訪聞之陳行海處搜查并差役先後弋獲長樂縣人張順應陳行海陳茂崇林聖可等到案并於林辰右店內搜起懲匪安良圖一張訊據陳茂崇供稱本年七月內在長樂縣見有同屋居住族兄陳茂相說起曾在省城抄有孔明碑記一張係屬新聞茂崇因不識字託茂相照寫一張七月初十外茂崇帶至福鼎

十五都地方尋覓帮工遇向來認識之林聖可說有新聞林聖可隨託繆阿詮代寫一張轉給與向識酒店帮工張順應其陳茂崇原稿遺失無存後張順應因遇李浩傳賣安良圖亦向說抄有新聞隨託陳行海照抄向李浩兌換安良圖一張遺置林辰右店內所有張順應尙存碑記一張現在查追無存各犯供認不諱等情到臣隨飛飭福建按察使將現獲各犯並查拏陳茂相務獲一并解浙歸案訊究以便跟查孔明碑記來歷務使水落石出至李浩混供之王三一犯臣逐細研訊實係無辜被牽應請省釋以免拖累其餘各犯嚴行監禁俟閩省解齊人犯再行訊究外所有臣奉到諭旨及審訊情由理合先行奏覆各供另繕淸單恭呈御覽伏乞皇上睿鑒謹奏乾隆三十三年十一月十八日硃批另有旨諭

著將在浙人犯解送福建審訊諭 軍機處檔 實錄

諭軍機大臣等前以福建民人李浩背賣孔明碑記圖經浙省拏獲供詞狡卸因傳諭崔應階將李浩供出之犯迅提研究務得實情今閱該督覆奏稱李浩

原供得自王三之處王三到案堅不承認卽李浩亦稱實不認識原係畏刑妄供等語王三旣係李浩妄供其碑記得自何人自當另行窮究今李浩供七月底在福鼎縣桐山相離三十里之飯店內開店人向說有孔明碑記因將安良圖與彼換取持赴傳阿有店內令其刻板而福鼎縣知縣稟稱訪有長樂縣民陳茂崇等將碑記互相傳鈔訊之陳茂崇則供得自陳茂相陳茂相復給林聖可林聖可復給酒店幫工之人張順應張順應因遇李浩傳賣安良圖隨託陳行海照鈔向其兌換是李浩碑記得之於張順應之手自無疑義但李浩所供只云開店人而不能舉其姓名張順應何由知其爲李浩其中情節必須切實質訊始成信讞至陳茂相一犯係此案起初傳說之人但據云曾在省城鈔有碑記則又當向其窮詰層層根究造作首犯方可完案著傳諭崔應階將此案詳悉追究務令水落石出毋致稍有疑竇卽將審擬確情據實覆奏至李浩在温州因何畏刑妄供之處並向該犯研訊明確一倂具奏所有案犯俱在浙江而陳茂相等又經該督令其解浙歸案訊擬昨已有旨令崔應階卽回閩查辦逆案事件今碑記一案起自福建其縱線仍當於福建追尋所有續解陳茂相

等各犯崔應階途次遇見時仍可帶回閩省審訊其已經在浙之李浩等應行質訊要犯著永德選派妥員小心管押解往福建交崔應階就近查辦毋致稍有疎虞將此幷諭永德知之乾隆三十三年十二月戊午

永德奏將李浩七犯解閩摺 繳回硃批檔

浙江巡撫臣覺羅永德跪奏爲奏覆事本年十二月十一日戌時承准大學士公傅恒大學士尹繼善大學士劉統勳字寄內開乾隆三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奉上諭前以福建民人李浩背賣孔明碑記圖云云見本案八頁欽此遵旨寄信到臣查閩省之陳茂相等尙未解到遵卽飛札督臣崔應階於途次遇見仍行帶回外所有浙省現犯李浩李朝彬陳培培李清李義關七傅阿有等共七名應遵旨解往福建交督臣崔應階就近查辦今據按察使曾曰理派委台州府經歷林思至管押起解前來除飭令小心管押於十三日起程解往福建督臣衙門投收查審幷飭沿途文武照例選撥兵役加謹護送毋致疎虞外謹將遵旨解閩緣由恭摺奏覆伏祈皇上睿鑒再王三一犯已經訊係無干亦現

飭遞回原籍保釋合併陳明謹奏乾隆三十三年十二月十二日硃批覽

屈大均詩文及雨花臺衣冠塚案

傅泰奏屈明洪繳印投監摺 繳回硃批檔 雍正硃批諭旨

署廣東巡撫臣傅泰謹奏爲密奏事竊臣一介庸愚智識短淺奉命署理廣東巡撫受恩深重夙夜氷兢況粵東係邊海之區風俗民情迥異中州習氣囂凌士風未醇臣惟有殫心竭力諄切勸導是以上年十月內繕摺奏聞蒙

皇上欽點學政二員觀風整俗使一員化導稽察而臣又將歷年奉到有益人心世道之上諭並頒到大義覺迷錄書朔望宣講並嚴行各府州縣無論市鎭村莊必須每月講解使人人共曉戶戶週知可望風移俗易革薄從忠惟是流言足以鼓惑妄語易入人心杜漸防微最關緊要且屢奉聖訓指示精詳謹凜于心時加警惕查嶺南向有三大家名號一名屈大均號翁山一名陳恭尹號元孝一名梁佩蘭號藥亭俱有著作詩文流播已久第以粵撫任內事務冗繁臣辦理不暇故未覔其書集看閱及臣近敬看大義覺迷錄內有曾靜之徒張熙供開亦有屈温山集議論與逆書相合等語臣思屈温山與屈翁山字雖有別其音相似隨卽購覔書坊竟有屈翁山文外詩外文

鈔及陳元孝梁藥亭詩集等書查梁藥亭詩文詞無悖謬而翁山元孝書文中多有悖逆之詞隱藏抑鬱不平之氣又將前朝稱呼之處俱空擡一字惟屈翁山爲最陳元孝間亦有之臣觀覽之際不勝駭愕髮指伏念我朝定鼎以來天心篤佑統一寰宇德教弘敷乂安中外而且文德武功深仁厚澤普天率土白叟黃童孰不幸生盛世即外國遐陬莫不尊親梯航朝貢不意有食毛踐土之屈翁山陳元孝狗彘居心虺蜴爲念秉彝盡喪乖戾獨鍾旣不知天高地厚之深恩妄逞狠嘷犬吠之狂詞詆毀聖朝盜竊微名此實覆載所不容者查屈溫山陳元孝死故至今約有三十餘年雖倖逃法網現有惠來縣學教諭屈明洪係屈翁山之子臣正密與布政使王士俊商酌拘審之法適值屈明洪于十月十六日到省前往布政司繳印又往廣州府投監據供伊父屈翁山向犯滔天大罪著作悖逆文詞止因父死時年幼無知存留詩文及刊板在家曾察閱今任教諭奉到頒賜大義覺迷錄宣讀之際知有屈溫山姓名與父翁山聲音彷彿隨檢查伊父所著詩文始知伊父亂紀悖常竟親自投首投監請正典刑等語隨據布政使王士俊密報前來臣思伊

子旣爲教職應知法紀綱常所見家藏不法邪說自當早爲燬滅乃存匿遺編流傳貨寶今該犯以宣讀大義覺迷錄始知爲訶自行投首不無狡卸情弊臣一面行令布按兩司嚴加究審至于陳元孝之子孫臣密行訪查未得第思陳元孝與屈翁山生前皆屬交遊同氣之人其後代之有無並住居處所明洪自必得知臣隨飭勒令供出以便一並拘拿究審擬議題報請旨惟是粵東地方風俗旣已澆漓人民又多愚蠢罔知大義臣旣經查出理應奏請嚴加懲治除另具題外所有查出逆書緣由據實奏聞仰懇皇上嚴旨敕究庶邊海之地咸知有尊君親上之風而地方卑陋人民愚蠢亦可漸明大義矣爲此密奏伏乞皇上睿鑒施行雍正八年十月十九日硃批糊塗繁瀆不明人事之至

李侍堯德保奏據繳屈大均詩文摺 軍機處檔

大學士仍管兩廣總督臣李侍堯廣東巡撫臣德保謹奏爲遵旨查繳遺書恭摺覆奏事竊臣等於乾隆三十九年九月初三日接准字寄乾隆三十九年八月初五日奉上諭

前曾諭令各督撫採訪遺書云云欽此遵旨寄信到臣等伏查初奉諭旨蒐訪有裨實用之書當即行司飭屬訪查如有遺傳可採書籍開載書中要指彙請核奏嗣據藩司姚成烈詳繳據各屬陸續繳到唐臣張九齡等所著各書十二種似堪採擇臣等於上年九月十五日開列書目奏聞並將各書解交辦理四庫全書處本年八月內臣德保准致四庫全書館咨會欽奉上諭着將揀下不解之書先行發還隨經行司查覆前繳各書十二種之外尚餘七種或無關體要或重複瑣小毋庸解送已給還各本家收領在案從前臣等止就其書籍之是否堪備採擇行司照常辦理竟未計及明末稗官私載或有違礙字句潛匿流傳即可乘此查繳以遏邪言實屬愚昧茲欽奉聖諭詳晰指示臣等世受國恩身任封疆自當加意查辦何敢虛應故事聽其隱匿存留業經遴委同知宋清源孔傳派通判永盛等分往各屬督同所在地方官親身查辦不得假手胥役務須傳集紳耆明切開導諭以此番仰蒙皇上如天之仁特免收藏之罪即有前存忌諱書本不妨及早繳官並無干礙倘再匿留不獻則是有心違犯自取罪戾並嚴飭各州縣實力奉行認眞查辦去後旋據南海番禺二縣查出逆

犯屈大均族人屈稔湞等收藏該犯原著文外書籍又據番禺縣童生沈士成繳出屈大均詩外一種及書舖潘明等繳出廣東新語並嶺南三家合刻詩集版片二分連刷成書十部臣等查潘明等俱係書賈罔識忌諱現與童生沈士成既經自行繳出似應欽遵恩旨寬免治罪而屈稔湞等爲逆犯屈大均同族膽敢將久經飭行銷燬之書私自收藏實爲不法現在按律定擬另摺具奏惟查三家合刻內梁佩蘭陳恭尹詩文語多悖逆實屬不應留存臣等恐其別有專集爲伊子孫收藏已密委妥員前往各家詳細搜查並無存留但合刻之詩省城坊間既有刷賣則紳士之家保無買閱現經通飭各屬查收謹將詩外二十三本廣東新語一部三家合刻一部粘簽封固進呈餘存書籍版片俟各屬續有繳出一並燒燬仍再出示曉諭以屈大逆不道妄撰各書久經飭行銷燬非同別項違礙而屈稔湞等又係同族膽敢私藏其書是以奏請治罪如番禺童生沈士成等自行繳出現遵恩旨並無干礙俾家喻戶曉咸知警省不至懷疑覬望庶可從此搜剔淨盡除俟各委員查明覆到如有不應存留之書另行奏聞外所有臣等從前蒐羅遺書及現在查辦緣由合先恭摺具奏伏乞皇上

睿鑒謹奏乾隆三十九年十一月初九日硃批另有旨諭

李侍堯德保奏據繳屈大均廣東新語並查繳文外摺 軍機處檔

兩廣總督臣李侍堯
廣東巡撫臣德保 跪奏為查出存留逆書審擬具奏事竊臣等欽奉諭旨查繳不應存留書籍遵經派委妥員前往各屬曉諭查辦另摺奏陳聖鑒乾隆三十九年九月二十日據南海縣知縣常德番禺縣知縣張天植稟稱卑職等奉諭查繳遺書留心體察於書肆中覓有屈大均所著廣東新語一部檢閱雖無忌諱但查屈大均前因妄撰詩文語句悖逆雍正七年間審辦有案今新語一種坊間尚有售賣恐別項書籍銷燬亦有未盡密令禮房書辦簡上就屈姓之人體訪旋據稟稱伊有幼甥林亞璧現在屈稔湞蒙館讀書稔湞係屈大均同族因往探問告以現奉本官查取屈大均文籍據云家有文外三本向伊取出呈繳索價花邊銀錢三圓卑職等當即給銀買回檢查篇頁殘缺不全恐其有心撕滅立提屈稔湞究追全部據供曾見族兄屈昭泗亦有是書當即差押屈昭泗家取出四本查係全部並於該二犯家內嚴密搜查此外並無別項不法

之書亦無藏板現將該犯等收禁候示理合具報等情連書七本呈送到臣等

伏查屈大均妄行撰刻文外詩外等書詞句悖逆先於雍正八年據伊子屈明洪首繳經前任撫臣傅泰審擬具題蒙世宗憲皇帝法外施仁將犯屢從寬擬遣各書飭行銷燬迄今四十餘年之久犯族尚有存留顯係查銷不盡臣等披閱之下實堪髮指隨親提屈稔湞等督同署布政使吳九齡署按察使秦鐄悉心嚴審雖據屈稔湞供父遺文外三本伊止於粗知句讀不識書中文義若果有心隱藏何肯賣錢自取敗露而屈昭泗亦供自幼務農並不識字書係家中舊有從前因何未繳實不知底裏等語但屈大均之肆其狂吠罪惡昭彰稍有人心皆知切齒非尋常字句違碍可比今屈稔湞等家現有未繳逆書未便稍爲寬縱應即按律治罪查屈稔湞屈昭泗係屈大均同族應比伊大逆子孫及同居之人皆斬律擬斬立决文外四本粘簽封固進呈其餘三本係屬殘缺不全存俟燒燬至臣等方任封疆於久經飭禁逆書不能早爲查察以致屈稔湞等家尚有存留撫衷負疚悚惕難安仰懇聖恩將臣等交部嚴加議處除供招咨部外謹將審辦緣由恭摺具奏並繕供單敬呈御覽伏乞皇上睿鑒訓示謹

奏乾隆三十九年十一月初九日硃批已有旨了

屈稔湞供單 軍機處檔

據屈稔湞供小的是番禺縣人今年二十八歲父親屈廷瑞已死多年了小的自幼讀過幾年書後來做小本生意沒什麽錢賺故此本年在小南門外直街開蒙館屈大均是族中曾伯祖雍正八年小的還不曾生那查繳逆書的事並不知道這文外書本是父親遺下的不曉得從前為何存留不曾繳銷小的不過粗知文義實不曉書中是何意思本年九月十六日有館徒林亞璧的母舅簡上來館裏閒坐對小的說現奉本縣要尋覔屈大均的書籍你家裏可有嗎小的說家有文外三本他就要拿去小的想他是當衙門的人來問這書必定有用恐怕他白拏了去要他花邊銀錢三圓簡上就去拏了錢來小的就把文外三本交把了他不想兩縣差人拿小的到案說這書殘缺著落小的要送出全本小的曾到族兄屈昭泗家看見也有這書故此供報當蒙押著小的向屈昭泗取出呈繳那三本書如何缺少小的從不曾翻看實沒有故意撕掉若小

的懂得文理曉得書中有悖逆的話不但不肯留到如今那裏還敢告訴外人把來賣錢自取敗露呢據屈昭泗供小的是番禺縣人今年七十歲住居思賢村離城五十多里自幼務農並不識字屈大均是族中無服曾叔祖那四本書是家裏舊有的族弟屈稔湞常到小的家裏走動九月十七日同了縣差來說屈大均做的什麼文外是犯禁的書奉縣官著小的繳出小的把家裏的書拏把他看他就檢出拏去了從前雍正七八年間屈大均家裏犯事小的父親還在這書爲何沒有繳出實不曉得並不是小的有心藏匿的

著高晉等再行曉諭呈獻觸礙書籍諭 軍機處檔

據李侍堯等奏查出屈大均悖逆詩文粘簽進呈銷燬並請將私自收藏之屈稔湞等按律治罪一摺已明降諭旨將屈稔湞屈昭泗免其治罪止將其書銷燬並再行宣示令各及早呈報各督撫等務當實力妥辦前此諭令各督撫遍行曉諭如有收藏違礙之書即早交出免其治罪並以此等筆墨詆毀之事大率江浙兩省居多其江西閩越粵湖廣亦或不免因指名交各督撫留心查辦

乃高晉薩載三寶皆覆奏稱查無違礙之書今李侍堯等既從粤省查出屈大均詩文不應江浙等省轉無明末國初存留觸礙書籍豈高晉等辦事不及李侍堯等之實力乎抑江浙各藏書之家尙不能深喩朕意乎著傳諭各督撫再行明白曉諭此時即速呈獻尙不爲晚不過將不應收藏之書盡行銷燬杜遏邪言以正人心而厚風俗何可稍存觀望自貽伊戚乎若再隱匿不繳後經發覺即治以有心藏匿之罪必不姑寬並於該督撫等是問將此遇奏事之便傳諭知之仍各妥辦據實覆奏欽此乾隆三十九年十一月初九日

軍機處奏 軍機處檔

臣等遵旨查閱屈大均詩文各種所有悖謬字句經該督於每頁上貼簽已屬詳晰今臣等覆行校看將實在悖謬字句於每頁下另行貼簽呈覽謹奏乾隆三十九年十一月

屈大均詩文止須銷燬屈稔湞等俱不必治罪諭 東華錄 聖訓聖德門 卷三

前以各省購訪遺書進到者不下萬餘種並未見有稍涉違礙字蹟恐收藏之家懼干罪戾隱匿不呈因傳諭各督撫令其明白宣示如有不應留存之書即速交出與收藏之人並無干礙今據李侍堯等查出逆犯屈大均各種書籍粘簽進呈並請將私自收藏之屈大均族人屈稔湞屈昭泗問擬斬決等語屈大均悖逆詩文久經燬禁本不應私自收存但朕屢經傳諭凡有字義觸礙乃前人偏見與近時無涉其中如有詆毀本朝字句必應削板焚篇杜遏邪說勿使貽惑後世然亦不過燬其書而止並無苛求朕辦事光明正大斷不肯因訪求遺籍罪及收藏之人所有粵東查出屈大均悖逆詩文止須銷燬毋庸查辦其收藏之屈稔湞屈昭泗亦俱不必治罪並著各督撫再行明切曉諭現在各省如有收藏明末國初悖謬之書急宜及早交出槩置不究並不追問其前此存留隱匿之罪今屈稔湞屈昭泗係經官查出之人尚且不治其罪況自行呈獻者乎若經此番誡諭仍不呈繳則是有心藏匿僞妄之書日後别經發覺即不能復爲輕宥矣朕開誠布公海內人民咸所深喻各宜仰體朕意早知猛省毋自貽悔將此通諭中外知之乾隆三十九

年十一月戊午

傳諭高晉確訪雨花臺葬衣冠之事諭 軍機處檔 實錄 東華錄

又諭昨據李侍堯等奏查出屈大均悖逆詩文一摺已明降諭旨將私藏之屈稔湞等免其治罪止將其書銷燬並另有旨傳諭江浙等省督撫矣閱屈大均文內有雨花臺葬衣冠之事此等悖逆遺穢豈可任其留存著傳諭高晉即行確訪其處速爲刨燬毋使逆蹟久留將此旨同發出密封由四百里一併發往仍著將辦理緣由迅即覆奏乾隆三十九年十一月己未

薩載奏遵旨查辦僞妄書籍摺 軍機處檔

江蘇巡撫臣薩載謹奏爲遵旨查辦僞妄書籍先行據實奏覆事乾隆三十九年十一月十六日臣在阜寧途次准督臣高晉抄寄大學士于字寄內開乾隆三十九年十一月初九日奉上諭據李侍堯等奏查出屈大均悖逆詩文粘簽進呈銷燬並請將私自收藏之屈稔湞等按律治罪一摺云云欽此臣伏查收

繳僞妄書籍先於本年八月二十一日臣在江寧文闈欽奉諭旨當即凜遵派委誠妥之員前往已繳藏書之家宣播恩旨令將不應存留之書即速交出並無干礙並於書賈坊林一體查繳業將辦理緣由恭摺奏蒙聖鑒嗣臣因公在淮節經劄催蘇州藩臬兩司督飭委員實力妥辦今十一月十八日臣於淮安州次接據委員蘇州海防同知陳焱稟覆有蘇屬藏書之家吳成佐孫嗣學及書賈錢金開等呈出吾學編雪屋集博物典彙等書數種臣現在回蘇辦事一俟抵蘇當即將已繳之書逐一檢閱並查餘屬有無繳到書籍另行繕摺奏進一面將現奉上諭再刊謄黃徧貼曉諭臣仍督承委員奮勉查辦務使藏書之家將存留觸礙書籍盡行繳出請旨銷燬以仰副我皇上諄諄訓飭之至意臣謹會同大學士管理兩江總督臣高晉先行據實奏覆伏乞皇上睿鑒謹奏乾隆三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硃批覽

高晉奏查屈大均所葬衣冠處之雨花台摺 軍機處檔

兩江總督臣高晉謹奏爲欽奉上諭先行恭摺覆奏事竊臣查勘堰圩各工事

竣渡黃前赴潘家屯督辦開挑引河工程途次接准大學士舒赫德于敏中寄字內開乾隆三十九年十一月初十日奉上諭昨據李侍堯等奏查出屈大均悖逆詩文一摺已明降諭旨將私藏之屈稔湞等免其治罪云云欽此欽遵並奉發密封一件到臣隨敬謹拆看密存查雨花臺在江寧聚寶門外離城不遠屈大均所葬衣冠之處易於訪尋此等悖逆遺穢亟應刨毀並碎其碑銘庶逆跡不致久留臣遵即密札委令江寧藩司閔鶚元親赴雨花臺確訪其處驗明碑碣封記看守其所葬衣冠歷年久遠必須親看確有憑據方可信其實在葬處臣俟驗收潘家屯工程事畢回省即親往看明刨驗屬實再行銷燬據實奏聞至屈稔湞等藏此悖逆詩文仰蒙聖恩免其治罪實出聖主寬大洪慈如有收藏違礙書籍之家再不知共相感激早爲呈繳仍行隱匿則是自取罪戾臣與各撫臣倘不實力辦理亦難逃皇上洞鑒臣接到另奉諭旨現復通行藩司刊刻謄黃明白曉諭廣爲宣示開導並嚴督印委各員實力查辦不敢稍存懈弛一俟查有明末國初存留觸礙書籍即行奏進恭呈御覽請旨遵行所有臣奉到上諭二道欽遵分別辦理緣由理合先行繕摺覆奏伏乞皇上睿鑒謹奏

乾隆三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硃批覽

高晉奏查訪雨花台情形摺 軍機處檔

兩江總督臣高晉謹奏爲遵旨訪查覆奏事竊臣上冬在潘家屯工次接准廷寄欽奉上諭因屈大均文內有雨花臺葬衣冠之事命臣確訪其處即行刨毀並奉欽發密封一件到臣當經臣密札江寧藩司閔鶚元先詣該處查驗碑碣得有確據即密記看守俟臣事畢回省親往驗明刨毀並將遵辦緣由恭摺奏明在案嗣臣於十二月回署據該司稟稱先委明妥教官以購訪碑版爲名傳集多識舊聞之紳士並問雨花臺附近僧寺道院密加訪問該司又親詣該處上下前後週圍履勘將所有坟冢碑記及仆臥殘碑逐一洗刷查驗分別標識並無屈大均衣冠碑冢臣恐該司查察尚有未周隨即率同在城司道府縣親詣其處勘得雨花臺在西南山岡木末亭在東南山岡兩岡相距半里中間山坳係屬街道居民稠密兩岡坡上有寺院幾處舊時坟冢或有隱埋在內臣即傳集老僧老道細加查問據稱衣冠碑冢實屬罕見稀聞況雨花臺木末亭係

名勝之區山寮梵宇洒肆茶坊爲游人雜沓之所如果實有其事斷無不互相
傳播人人共知豈故隱匿不報自取罪戾臣又於兩岡山坎及山坡之下逐細
查勘凡有碑之坟均經藩司用石灰標記查看字跡實無屈大均衣冠墓碑臣
查逆犯屈大均乃罪大惡極之人其生前忽而爲儒忽而爲僧忽而爲道忽而
還俗形踪詭秘居心叵測其死後屍骸久經粤省刨出剉戮乃於惡逆經過之
地輒敢虛營狡窟冀附游魂實屬天理難容神人共憤此冢歷今百有餘年查
無踪跡或被雷火轟擊剷削除根或被犬豕蹦蹂灰飛影滅甚或此等狡猾之
徒掉弄筆墨僞飾虛詞均未可定但屈大均從前往來江寧究在何寺爲僧年
遠無從根究除現在一面移咨署兩廣督臣德保傳問屈稔湞等錄供咨覆究
查一面仍委妥員再加密訪俟得有實據驗明刨毀另行覆奏外理合先將奉
到欽發密封恭繳並將查勘情形繕摺具奏伏乞皇上睿鑒謹奏乾隆四十年
正月三十日硃批既無其事可以已耳

德保奏查訊屈大均族人指出屈大均葬所摺 軍機處檔

廣東巡撫臣德保謹奏爲奏聞事竊臣於本年二月初七日准兩江督臣高晉咨開欽奉諭旨閱屈大均文內有雨花臺葬衣冠之事云云欽此欽遵確查並無踪跡屈大均從前往來江寧曾在何寺爲僧年遠無從查問或其後裔尙能記憶奏明咨查到粤臣隨飭委廣州府督同南番二縣傳喚屈稔湞等並確查屈大均有無嫡派子孫及族人中有老年知事或諳曉文墨之人帶齊到案臣率同司道逐一查問據屈大均之孫屈自睽屈宗昌供稱屈大均身死之時伊等俱未生長後來流配福建乾隆二年奉赦回籍實不知屈大均生前曾在江寧何寺出家惟屈大均墳墓現葬番禺縣屬之思賢鄉地方從前問擬剉屍因蒙世宗憲皇帝恩旨寬免未曾刨毁是實質之屈稔湞屈昭泗族老屈西鵬地保屈顯秀生監屈永泰等供亦相符是屈大均生前在於江寧何寺爲僧有無埋葬衣冠之事實因遠隔百年無從查考除錄供咨覆兩江督臣高晉仍於雨花臺附近地方再行確訪查辦外臣隨檢查雍正九年屈明洪首繳伊父屈大均撰刻逆書原案部議依大逆律問擬該犯身死已久應仍剉屍梟示奉世宗憲皇帝恩旨律有自首減等之條屈大均之子將伊父逆書自行舉首與怙惡

不悛者有間應否寬減之處著九卿定擬具奏復經刑部會同九卿查照罪人

自首律屈大均免其剉屍梟示子孫親屬凡應斬決應爲奴者均照律以次遞

減具題奉旨依議欽此欽遵在案隨飭委按察使陳用敷帶同番禺縣知縣張

天植前往思賢村確勘去後茲據該司親令屈自暌等指出該犯墳塋係葬於

伊父屈宜遇墓下當即灰印封記飭保看守稟覆前來伏思屈大均造作逆書

肆行狂吠罪大惡極覆載不容雖經百有餘年應已形消骨朽但當此光天化

日之下未便仍留穢跡封植依然俾其子孫得守坵壠歲時拜掃相應請旨刨

毀仍剉其屍以快人心以申國法臣謹恭摺具奏伏乞皇上睿鑒訓示謹奏乾

隆四十年三月二十九日硃批亦不必矣

清代文字獄檔第三輯目錄

澹歸和尙徧行堂集案 乾隆四十年閏十月起本年十二月止

嚴譄私擬奏摺請立正宮案 乾隆四十一年七月起本年八月止

大學士舒赫德摺奏一件

大學士于等字寄四件

嚴譜稟底一件

大學士舒赫德等咨二件

大學士舒赫德等摺奏四件

嚴譜口供一件

韓昌林等口供一件

上諭二件

大學士舒赫德協辦大學士阿桂啓一件

山西布政使黃檢摺奏一件

王爾揚撰李範墓誌稱皇考案 乾隆四十三年四月

山西巡撫覺羅巴延三摺奏二件

山西按察使李承鄴摺奏二件

上諭一件

湖南巡撫浦霖摺奏一件

大學士嵇璜等摺奏一件

上諭一件

澹歸和尚徧行堂集案

福隆安奏查辦高秉等住房書籍摺 軍機處檔

軍機大臣太子太保臣福隆安謹奏爲奏聞事臣遵旨前往原任廣東韶州府知府高綱家查得伊子高秉在地安門內宮監胡同居住有自置房五間半詳加搜查僅有破爛布衣及零星不堪什物而雜項書籍甚多並無徧行堂集訊之高秉據供我父親從前在韶州府時有丹霞山僧人拿了已故澹歸和尚做下的徧行堂集書一部募化我父親帮他銀錢刻板我父親還做過一篇序這是我知道的至於這書久已沒有了等語查高秉家所有書籍甚多惟查有千山和尚詩鈔一本錢謙益初學集十五本其餘繁冗一時難以檢查請交大學士于敏中等派員詳細檢閱有無違碍字跡另行具奏辦理又訊得高秉有兄高樺之子高効墀在五顯廟地方賃房居住隨將伊家私一併查封復據高効墀供出伊叔高稬現在正陽門外米市胡同關帝廟居住臣派員出城前往查封什物另行開單具奏惟伊兄高樺弟高棚高積現在天津府西門內神機庫居住臣思若派員前往必需時日如咨行直隸總督亦不能迅速臣已釘封飛

行天津道府飭將高樨等家產查封並詳查有無前項書籍違碍字跡將高樨等解部俟具報到日再行奏聞辦理至高秉高効堦名下在京並無隱匿房產等項取具該參佐領印結存案仍交該旗再行嚴加查辦外請將高綱之子高秉高樨孫高効堦高孝基俱交刑部照例治罪查出初學集應行銷燬謹將查出高秉高効堦什物另繕清單恭呈御覽伏候命下交與崇文門照例辦理並將查得千山和尚詩鈔一本一併呈覽爲此謹奏請旨乾隆四十年閏十月十五日

于敏中奏派員檢查高秉等三家書籍摺 軍機處檔

大學士臣于敏中謹奏經臣福隆安奏交臣查看高秉高樨高効堦三家書籍臣隨選派辦事翰林夢吉劉錫嘏二員前往將各家書籍逐細檢查除高樨家並無違碍之書高効堦家書內查有應繳之御製樂善堂全集一部二十四本未經呈繳至高秉家書內查出有違碍者五種現經臣福隆安另摺奏辦又雖無違碍亦應查辦者十一種謹一併繕寫清單呈覽謹奏

將高秉交部議處陳建及清笑生兩家子孫均可不必深究諭 軍機處檔

實錄 東華錄

朕檢閱各省呈繳應燬書籍內有僧澹歸所著徧行堂集係韶州府知府高綱爲之製序兼爲募貲刻行因查澹歸名金堡明末進士曾任知縣復爲桂王朱由榔給事中當時稱爲五虎之一後乃托跡緇流藉以苟活其人本不足齒而所著詩文中多悖謬字句自應銷燬高綱身爲漢軍且係高其佩之子世受國恩乃見此等悖逆之書恬不爲怪匿不舉首轉爲製序募刻其心實不可問使其人尚在必當立寘重典因令查閱其家收存各種書籍今於高綱之子高秉家查有陳建所著皇明實紀一書語多悖謬其書板自必尚在粵東著傳諭李侍堯等即速查明此書板片及所有刊印之本一併奏繳又查出喜逢春傳奇一本亦有不法字句係江寧清笑生所撰曲本既經刊布外間必尙有流傳該督撫等從前未經辦及想因曲本蒐輯不到耳一併傳諭高晉薩載於江寧蘇州兩處查明所有刷印紙本及板片概行呈繳高

綱爲濳歸作序朕於無意中閱及可見天理難容自然敗露其子高秉收藏應燬之書卽或前此未經寓目近年來查辦遺書屢經降旨宣諭凡繳出者概不究其已往今高秉仍然匿不呈繳自有應得之罪已交刑部審辦此專因高綱爲八旗大臣子孫其家藏有應燬之書不可不示懲儆至陳建在明天啓間及清笑生似亦明末時其兩家卽有子孫均可不必深究設或民間尙有藏者但經献出均可免罪將此由四百里一併諭令知之欽此乾隆四十年閏十月十八日

著將徧行堂集及其餘墨跡墨刻查明繳進並椎碎碑石官爲選擇僧人

諭 軍機處檔 實錄 東華錄

昨因高秉家內查出皇明實紀一書內多悖逆字句應行銷燬其書係東莞人陳建所著已諭令該督等細查所有刷印之本及刻刊一併奏繳是書又名皇明通紀恐刻板或有兩副應一併查明繳進至僧濳歸徧行堂集語多悖謬必應燬棄卽其餘墨蹟墨刻亦不應存着李侍堯等逐一查明繳進幷

將所有澹歸碑石亦即派誠妥大員前往椎碎推仆不使復留於世間又聞丹霞山寺係澹歸始闢而無識僧徒竟目爲開山之祖謬種流傳實爲未便但寺宇成造多年毋庸拆廢着李侍堯等即速詳悉查明將其寺作爲十方常住削去澹歸開山名目官爲選擇僧人住寺經理不許澹歸支派之人復爲接續該督等務卽妥辦覆奏所有高秉家查出澹歸詩集及各種墨刻幷着抄寄李侍堯閱看此外或有類此者並着一體查辦將此再行傳諭知之

欽此乾隆四十年閏十月十九日

薩載奏飭詳查寄逢春傳奇本並繳徧行堂集摺 軍機處檔 繳回硃批檔

江蘇巡撫臣薩載謹奏爲遵旨率屬查辦並再陳現繳違礙書籍仰祈聖鑒事本年閏十月二十七日接准督臣高晉劄會內開准大學士舒于字寄乾隆四十年閏十月十八日奉上諭朕昨檢閱各省呈繳應燬書籍內有僧澹歸所著徧行堂集云云欽此相應恭錄劄會等因到臣伏查明季僞妄遺書臣與督臣在于江寧蘇州兩處督屬查辦並宣播疊奉恩旨無論斷簡殘編如有違碍語

句悉行呈繳寬其已往所有三次收繳應行銷燬之書籍板片俱經會摺奏進在案今數月以來蘇州書局內又據陸續繳到違礙之書一十餘種而喜逢春傳奇齣本向未見有此書各屬亦無呈繳竊思此種傳奇係江寧人所撰又經刊布誠如聖訓外間必有流傳臣前此蒐羅未到惶悚實深現在欽遵諭旨劄飭江寧蘇州藩臬三司督率各府州縣詳細查繳其清笑生係何姓名里居何處有無子孫存留板片並飭江寧府確切訪查另委妥員向坊林書賈到處購覓繳解不敢稍有疎漏至僧澹歸所著徧行堂集蘇州書局內現有收繳正續集各一部查無高綱序文似係另有一板此外尚有皇明通紀集要等書十五種語句均有悖謬違礙臣謹于各書粘簽封固同先經解進今重複查出之酌中志等書二十五種計一百二十九部又七錄齋稿潭西詩集書板二種共四百九十四塊另委妥員解交軍機處接收轉奏銷燬外理合先行開列清單恭呈御覽仍開明著書人年代姓名里居轉飭各屬並移各該省查明有無板片及存留書本嚴行追繳再此次查繳之皇明通紀集要亦載明東莞陳建所輯恐此外尚有流傳其餘違礙書籍蒐訪亦未淨盡臣現又宣揚恩旨凡有應燬

之書不拘詩文雜著以及傳奇小說但經獻出均可免罪務使家喻戶曉不致再有隱匿臣仍留心訪察率屬實力辦理俟續有繳到書籍隨時繕摺進呈所有臣遵旨查辦及現繳書籍板片委員解交緣由謹會同大學士管兩江總督臣高晉恭摺具奏伏乞皇上睿鑒謹奏乾隆四十年十一月初三日奉旨知道了欽此

薩載奏拘訊高秉之妻妾情形摺 軍機處檔

江蘇巡撫臣薩載謹奏爲奏聞事本年閏十月二十三日准兵部火票遞到提督衙門咨奉旨查封原任廣東韶州府知州高綱之子高秉家產案內訊據高秉供出胞兄高樺現在江南河工效力革職道李奉瀚處高秉之妻並子女俱在蘇州大石頭巷伊妻父原任寧國府知府翟照廷家居住咨令委員將高樺拿獲解送提督衙門高秉之妻子押解歸旗將該二人名下行李查封詳細檢查有無存留偏行堂書集及悖謬違礙字跡具奏辦理並准督臣高晉咨會高樺一犯已就近委員拘拿查辦各等因臣隨一面札行河工效力革職道李奉

瀚遵照一面密諭按察使龍承祖督飭蘇州府並地方官迅即按址查辦詳解去後旋據按察使龍承祖稟稱遵即密傳蘇州府孔傳炯帶同吳縣知縣楊宜崙馳赴大石頭巷原任寧國府知府翟照廷家查得翟照廷不在已久有妻甯氏年老臥床其住房三進計十一間高稴之妻妾子女婢婦共八名與翟照廷之子翟起泰等同居隨將高翟氏一切行李衣物書籍儘數查封逐細搜檢並無徧行堂集惟起出手澤常新册頁一本內有皇考二字罔知避諱餘無別項違礙字跡即翟起泰家亦查無違礙之書並據該司訊取高翟氏翟起泰等切供將起出高稴家信會票等件同衣服書籍造册呈送前來臣查高翟氏寄居母家其親戚往來必多恐其平日另有貲財衣物藏匿寄頓親提高翟氏翟起泰等到案嚴訊據供翟氏係伊父翟照廷次女乾隆三十二年高稴攜帶翟氏前赴廣東肇慶府伊族兄高焜任所至三十九年高稴送高焜之母暨眷屬自肇慶回京行至江西高焜之母暨翟氏患病淹留旅邸寄信翟起泰接回翟氏至蘇調養高稴即送高焜眷屬進京其妾戴氏幷一子三女工婦王莫氏婢女茶花俱依高翟氏來蘇同住翟起泰家道貧窘高翟氏常自典當添補日用現

有典票可查除查封之外實無財產什物隱寄會票一紙係高積在京寄回欲向妻妹夫陳讓於借銀三百兩交殷正茂收明掣取收票寄京會銀使用高翟氏先向伊妹陳翟氏說允陳翟氏轉告陳讓於不肯借給陳翟氏情面難却隨私將首飾變銀八十兩交高翟氏轉托標行周立中寄京餘銀陳翟氏設措不出尚未湊結故此會票仍存高翟氏處委無另有情弊至偏行堂集伊家素不知有此書名目其高積書箱已蒙逐一檢查並無此書斷不敢隱匿自干重罪等情臣反覆開導矢口如一核與該司錄送供詞相同再起到書籍册頁家信臣復委員逐一覆查惟册頁內詩句有罔知避諱字樣餘無悖謬違碍除飭蘇州府將高積妻屬小心看守同查封衣物書籍册頁家信等項逐細造册派委崑山縣縣丞俞鎬給咨迅速押解提督衙門查收分別辦理外所有臣准咨查辦緣由謹會同大學士管兩江總督臣高晉恭摺具奏並將衣物書籍等項另繕清單同供摺恭呈御覽伏乞皇上睿鑒謹奏乾隆四十年十一月初三日奉硃批已有旨了又奉旨交刑部查辦欽此

翟起泰供單 軍機處檔

據翟起泰供監生年五十九歲原籍嘉興寄居吳縣大石頭巷父親翟照廷原任寧國府知府是乾隆十七年上不在的母親寧氏現在年老臥牀監生弟兄三人監生居長二弟翟正已三弟翟子厚同居各爨並無田產都是筆耕餬口乾隆四年高𥡴的父親高綱做常德府知府監生父親做常德府同知彼此相好把二妹許給高𥡴十七年上成親的三十二年高𥡴的族兄高焜到廣東肇慶府任高𥡴挈帶二妹同去三十八年高焜進京引見在京告病調理高𥡴伴送高焜家眷同二妹於三十九年九月從肇慶起身進京十月到江西地方不料高焜的母親同監生的二妹都患起病來就在江西省城租房住下二妹又要生產盤費缺乏寄信到蘇母親記念叫監生挪借了盤費到江西接二妹回來醫治至今尚未痊愈妹夫高𥡴送了高焜家眷先進京去的二妹有一個兒子三個女兒妹夫有一個妾戴氏乳名松齡原是監生家贈嫁的使女一個工婦王莫氏一個使女茶花共八口住在監生家裏王莫氏有丈夫王朝東現跟高𥡴在京裏監生家共有十一間房子是乾隆二十三年上用典價二百二兩

典李梅山家的現有典契爲憑這房共是三進二妹同母親在第三進西間內
住監生處館爲生家裏本來清苦二妹在監生家添了八口吃飯原支撑不來
二妹看不過意常當些衣物幫貼監生吃用是有的今年八月間高穉有信來
說要捐官還有一紙會票他說已在京裏向魏姓講明會三百兩銀子要監生
三妹夫陳讓於借給他三百兩銀子給穿珠巷玉器店殷正茂號取了收票寄
進京去那知陳讓於因自己雙目失明不肯把銀子借給高穉二妹又向三妹
情懇三妹私下把釵簪首飾變賣銀八十兩給了二妹已託標行周立中寄進
京去了餘銀三妹設措不出又是瞞著陳讓於的故此沒有凑齊會票現蒙查
出這封要會銀的家書據二妹說已遺失掉了至於二妹的隨身行李衣物現
已盡數查封並沒別的財物寄存監生處至徧行堂集這部書監生從不曉得
家中並無留存二妹回來帶有一篋書塵封未動現已起出有無徧行堂集在
內監生不知道的據翟正已翟子厚同供小的翟正已年五十歲自幼學習寫
字現在靠字爲活小的翟子厚年三十七歲賣畫謀生的小的們與胞兄翟起
泰同居各爨有十七八年了高翟氏是小的們姊妹本年三月裏哥子到江西

去接回來的高翟氏隨身行李衣物現蒙查封並沒別的財物寄頓在小的們處至小的們並沒見過徧行堂集只求一併詳查是了餘與翟起泰供同據高翟氏供小婦人年四十四歲父親翟照廷原任寧國府知府久已不在母親寧氏大哥翟起泰二哥翟正已三弟翟子厚本籍嘉興寄居吳縣大石頭巷小婦人是父親從幼許字高穟乾隆十七年上成親的現有一子壽星保年二歲長女聯馨年十二歲次女聯弟年三歲三女五慶年一歲一妾戴氏乳名松齡是小婦人賠嫁的一個工婦王莫氏一個使女荼花三十二年丈夫到他族兄高焜廣東肇慶府任所小婦人隨了同去的三十八年高焜進京引見在京告病調理小婦人同高焜家眷是三十九年九月從肇慶起身十月到江西地方小婦人與高焜的母親患起病來只得在江西省城住下醫治小婦人又因生產盤費用完不能動身寄信央哥子翟起泰借銀子母親想念小婦人打發哥子翟起泰到江西接小婦人來蘇州醫治是本年三月十八日到蘇丈夫由長江伴送高焜家眷進京去的小婦人在大哥翟起泰家吃飯與母親同住在這第三進西間屋內至今患病尚未痊愈小婦人自到母家見哥子翟起泰失館窮

苦家裏又添小婦人一家八口吃飯原支持不來小婦人又無銀錢只得零星當些銀錢幫貼哥子喫用這起出的十七張當票原是陸續當與哥子添買柴米的八月內丈夫從京裏寄信來說要捐官還有一張會票叫小婦人向三妹處借銀三百兩給穿珠巷殷姓取了收票寄進京去小婦人央求三妹已允了不想三妹夫陳讓於執意不肯小婦人再三向三妹央懇三妹把釵鐶首飾變了八十兩銀子已於閏十月初九日交標行內周立中帶進京去了餘銀三妹設措不出又是瞞著妹夫的故此沒有湊齊會票現已查出那封原書因不曾收好已經遺失這書若是京中寄銀回來或有什麽情弊如今是京中到這裏來設措銀子的巴不得呈出藏匿他怎樣呢至偏行堂書籍小婦人略識幾個字並不見丈夫家有這部書丈夫有一篋書在這裏是從廣東帶來自到這裏從不曾開過只求檢查就是了小婦人並沒別的財物寄頓在翟起泰翟正已翟子厚家是實詰據翟起泰翟正已翟子厚同供偏行堂這部書實在從未見過若有收藏在家監生們家內所存書籍同妹夫高稜的書篋都蒙檢查過了其餘廚櫃已遍處搜尋如何隱瞞得來妹子不過接回暫住他家若果有這部

書監生爲什麽替他隱瞞自干重罪呢監生家若有這部書現奉恩旨繳出來的都免罪監生家也做過官還不知感激及早呈繳麽實是沒有這書的至二妹只有隨身衣服箱子並沒別的財物若另有財物存在監生們處他就不當東西了求詳察至這起出書信二封都是高稢寄與二妹的據陳翟氏供高翟氏是小婦人胞姊三十九年從廣東起身回來中途患病躭擱在江西母親叫哥子翟起泰去接回是今年三月裏到家的八月裏姊姊說姊夫想捐官要向小婦人借三百兩銀子小婦人念姊妹情分一時應允就對丈夫說知丈夫執意不肯小婦人因先已應允不好回却只得把自己首飾變銀八十兩先給姊姊收下聽說已寄往京中去了餘因設措不出又是瞞著丈夫的故此沒有湊齊是實據陳讓於供八月內妻子翟氏說高姊夫要捐官向監生借三百兩銀子監生已雙目失明又一時沒有銀子就叫妻子回覆不料妻子私下把自已首飾變了八十兩銀子交他姊姊寄進京去監生並不曉得的據殷正茂供小的在穿珠巷開玉器店的名學和那正茂是店號殷雪圃是小的堂弟現在京城琉璃廠開彙琛齋玉器店他在京裏怎樣寫會票給高稢要會三百兩銀子

小的不曉得的

查明高稶妻屬等名下書籍衣物清單 軍機處檔

謹將高稶妻屬翟氏等名下書籍衣物開列清單恭呈御覽

計開書籍項下

監本四書五本

四書體註五本

四書十一本

四書講義二本

孟子三本

書經九本

抄本禹貢二本

詩經九本

三禮圖一本

古文觀止四本
古文卓觀一本
小學詳解一本
古詩歸一本
唐詩彙選二本
唐詩叩彈集四本
唐詩帙三本
杜詩註解八本
義山詩二本
梅花百咏一本
磧砂詩選一本
雲錦新詩一本
缶鳴集一本
隱硯詩一本

草堂詩餘四本

六書通四本

寶論字彙二套十四本

字彙十二本

朱子家訓冊頁
程子四箴冊頁 共一本

蓄德錄九本

山海經三本

紀元彙攷一本

輟畊錄四本

說鈴前集八本

說鈴後集十本

智囊三本

又智囊補二本

惧眞編一本

診家正眼一本

醫宗必讀八本

珍珠囊二本

保產益書一本

集驗良方六本

急救方二本

留青全集一本

酬答札集一本

雙魚尺牘四本

分類聯選一本

對聯皆備一本

筆耕利用一本

名公筆記一本 書札

尺牘浦珠二本

雙串記一本
綠牡丹一本
矢百編一本
清磬集一本
圖繪寶鑑一本
夢字圖一本
放生報應一本
三字經一本
黃江廠則例一本
書樣一卷
種筠書屋較訂撼龍經二本一套 地理書
指頭畫說六卷
高氏三代家譜
手澤長新册頁一本

名揚四海一本

相命合叅一本

命書一本

高稶自京中寄與伊妻翟氏家信二紙

殷雪圃寄殷正茂即學和會票一紙

衣服項下

舊紬緞紗布棉夾單衣共六十五件

零星紬緞紗布共二十二塊

狐皮兩半張

查出當票照典本贖回衣飾項下

舊紬緞紗布衣物十一件

金飾二件上細珠七粒

銀飾九件上細珠三十三粒

查封高棚高積家存詩畫書籍清單 軍機處檔

直隸天津兵備道額爾金泰
直隸天津府知府明興呈今將查封高棚高積家存詩畫書籍等件開後

計開

御賜墨跡唐句壹軸

憲皇帝御筆石帖壹張 朋黨論

憲皇帝御筆精明法律肆字綾字匾壹張

憲皇帝御筆木刻上諭壹張 有實

憲皇帝墨帖詩壹卷 三月二日得雨

御筆墨榻陸張

御筆墨榻肆條

誥命陸卷

聖祖訓飭士子文墨榻壹張

果親王信心銘墨帖壹卷

御筆題鐵嶺老人指頭畫虎詩墨跡壹幅

御筆墨跡對二幅
一統志一部計四十本
陸宣公集一部
王荆公全集二十本
爾雅四本
史記二十四本
豆科一本
唐詩鈔一本
唐五言八韻一本
震川集一本
應制詩一本
唐詩別裁四本
難經二本
王氏畫苑陸本

通鑑五本、

漢陽府志十三本

古文析義十三本

唐詩類鈔八本

景岳全書二十三本

資治通鑑九十三本

劍南詩稿三十三本

大清律七本

笠翁家言一本

杜工部律詩一本

杜工部文集一本

欽定書經彙纂一本

滿漢備考二本

滿漢對音一本

大清律九本
常德府志書二本
益陽縣志四本
易經衷論一本
劍南詩鈔一本
南雄府志六本
元次山集一本
全唐詩錄二十本
八大家四十五本 係古文
御製日講易經解義二十四本
詩經彙纂二十四本
書經彙纂十本
春秋彙纂二十四本
時文五十一本

周易析衷十二本

醫方考八本

王阮亭古詩選一本

五經類編二函

博雅一本

欽定四書文五本

千家杜詩二十本

薛文清公集十二本

八大家文集八本

易大象說錄二本

華嶽集四本

平山堂志五本

漁洋山人精華錄四本

唐五言八韻詩約編一本

韶州府賦役全書二本
禮記心典四本
韶州府志十七本
定例成案十四本
綱鑑十七本
常德府志十本
續博物志一本
明文奇賞二十八本
五律類解一本
成均講學錄一本
孔子家語四本
春秋讀本二本
禮記讀本六本
文選瀹註八本

康熙字典一部四函 又四本
全唐詩一部八函
李太白詩集十三本
宋重修廣韻四本
周易函書二十二本
後五代史六本
性理體註一函
古文析義一函
古文析義七本
古文賞音一函
大易蓄疑四本
元百家詩二十三本
文公家禮六本
宋本廣韻五本

三蘇文定八本

嫁衣集四本 係幕友沈維材著

唐詩成法四本

易經體註二本

朱子全書十八本

放翁遺稿一本

禮記八本

唐詩集八本

四書體註四本

留青集三十一本

御選語錄二十八本

屈子一本

莊子一本

四書一本

時文一本

醫通十四本

春霆集時文四本

宋詩錄十一本

西江志一本

廣輿記一本

庚開府詩集二本

曲江縣志一本

元詩錄三本

福惠全書一本

明詩錄一本

九成宮帖一部

顏魯公聖教序二頁 係顏魯公爭座位王羲之聖教序共二本

畫冊一本

鍾馗一張

梅花一軸

虎畫四張

小山水斗方一軸

嫁衣集書板一百六十六塊

雪聲軒詩集板一百二十八塊

高翀監部照二紙

家譜一本

于敏中奏查閱高翀高積家存書籍摺 軍機處檔

大學士臣于敏中謹奏先經臣福隆安奏交臣查閱高翀高積家在天津所有書籍謹將送到之徧行堂集四十四本及澹歸和尚草字三軸查明應行呈繳銷燬又據天津道額爾金泰知府明興將高翀高積家所有各項書籍委員解到臣隨派原辦之翰林夢吉劉錫嘏前往逐細檢查謹將聖祖仁皇帝御筆一

件墨搨一件世宗憲皇帝御筆一件墨搨三件皇上御筆三件墨搨十件恭行呈繳又查得明詩鈔一本內有屈大均詩二首雖無悖逆語句亦應銷燬又於韶州府志內查有澹歸和尚丹霞山事蹟及所作詩詞亦應撤燬請勅交李侍堯德保一併查辦謹將各書粘簽呈覽再查屈子一本即係離騷並將原書進呈所有各種清單另行恭繕附奏謹奏乾隆四十年十一月初七日

高晉奏飭繳偏行堂集各書摺 軍機處檔 繳回硃批檔

兩江總督臣高晉謹奏為欽遵諭旨先行奏覆事竊臣在徐州工次接准大學士舒赫德于敏中字寄內開乾隆四十年閏十月十八日奉上諭昨朕檢閱各省呈繳應燬書籍云云欽此臣仰見我皇上於懲儆悖逆之中寓法外施仁之意臣查江寧清笑生所撰喜逢春曲本既經刊布民間必尚有流傳從前未經辦及實因曲本搜羅未到今蒙聖明指示臣在工所遵即一面飛行江寧布政使閔鄂元督同府縣查明清笑生實係何縣人民如有子孫存留刷印紙本及板片即詳悉曉諭令其速行呈繳不加深究以仰副皇上如天之德並出示曉

諭居民坊鋪凡有藏留者悉行儘數首出均免治罪倘再隱匿不繳日後別經
發覺卽照辦理一面飛咨江蘇安徽江西各撫臣並行上下江江西藩臬各司
通飭各府州凜遵諭旨並將偏行堂集及皇明實紀等書一體實力查繳務期
淨盡無遺不便再行隱匿亦不使稍涉張皇滋擾除俟查繳到日另行具奏外
所有臣現在欽遵辦理緣由臣謹恭摺先行奏覆伏乞皇上睿鑒謹奏乾隆四
十年十一月初九日奉硃批知道了欽此

高晉奏拿解高樺摺 軍機處檔 繳回硃批檔

仍留兩江總督統理河務革職留任臣高晉謹奏爲准咨拿解恭摺奏聞事乾
隆四十年閏十月二十一日准九門提督咨開原任廣東韶州府知府高綱之
子高樺現在江南河工効力革職道李奉瀚處幷高氶之妻同子女俱在蘇州
伊妻父原任寧國府知府翟照廷處居住奏明請旨飭交臣與撫臣薩載卽委
妥員分往各處將高樺拿獲解送其高氶之妻子押解歸旗並查封該二人名
下行李詳細檢查有無存留偏行堂書籍及悖謬違碍字跡等因到臣查原任

松太道李奉瀚現隨臣在徐州丁家集工次其眷口寓居清江浦地方隨一面飛委河庫道朱履忠督同清河縣知縣徐振甲密赴李奉瀚寓處立將高樺拿獲查封一切行李搜檢有無存留前次偏行堂集及刋板與別項悖謬違礙字跡一面飛咨撫臣并行蘇臬司就近密委妥員馳往原任寧國府知府翟照廷家拿獲高穰之妻子查封行李去後茲據河庫道朱履忠稟稱督同清河縣知縣徐振甲密赴李奉瀚寓所將高樺拿獲逐細搜查並無偏行堂集及刋刻板片與別項悖謬違礙字跡訊據高樺供係已故原任韶州府知府高綱長子曾選貴州平遠州吏目緣事革職於乾隆二十五年回旗在京訓蒙本年失館欲赴天津尋覓李奉瀚係其表姪聞在江南河工又伊弟高穰妻舅翟啓泰現住蘇州均可投奔託其轉薦隨於六月初二日從張家灣至天津覓館不得一路搭舡南來染患痢疾於八月十二日至清江李奉瀚寓所因李奉瀚在徐州工次未能見面即在附近廟內暫寓養病復患瘧疾缺乏盤纏候至十月初八日李奉瀚回至清江始往寓會見捏稱久經散處在外託其尋館並懇資助李奉瀚以無館可薦回覆彼時因病未痊欲暫住李奉瀚寓所調養再赴蘇州另圖

李奉瀚許給盤費是以暫寓伊父高綱如何作徧行堂序不但並無是集存留
且從前幷不曾見過復加究詰又供只記憶伊父高綱曾刻有雪聲軒詩集四
本又續刊一本茲在天津時伊父給過一部帶至貴州吏目任所回京在灘河
覆舡沉失內中有無違礙字跡亦未經細看今事隔多年詩板是否尙在天津
須問伊弟高棚們纔得知道如有徧行堂集及刋板存留敢不實供等情錄供
連所起書籍衣物一併委員押解到工次臣隨率同徐州府知府牛翊祖將高
樺提訊據供前情無異臣以僧澹歸所作徧行堂集欽奉諭旨係高綱爲之製
序兼爲募貲刋行高樺乃高綱之子豈無藏本及刋板存留與別項悖謬違礙
字跡反覆研究堅供伊父高綱做詩刋板尙且據實供明其如何代僧澹歸製
徧行堂序實不曾見過如果曉得焉敢隱瞞等語矢口不移臣當將所起行李
書籍詳加查閱委無徧行堂集及別項悖謬違礙字跡飭令徐州府逐一查造
印冊復傳李奉瀚面詢其所稱高樺至寓會見及暫住情由亦均屬相同除一
面將高樺幷書籍衣物委員解赴九門提督衙門收審一面飛咨直隸督臣轉
飭地方官查起高棚高積家雪聲軒詩集刋板有無違礙字跡就近辦理外所

有臣准咨拿獲高穉押解緣由臣謹會同撫臣薩載恭摺奏聞並開具書籍衣物清單恭呈御覽伏乞皇上睿鑒再查已革松太道李奉瀚雖曾派委各工防汎但既經會見高穉不即究問稟報咎有難辭相應附參聽候部議至高穉之妻妾子女現准撫臣札會並據按察使龍承祖稟已經拿獲搜查並無偏行堂集亦無別項悖謬違碍字跡現亦委員起解會摺奏報合併陳明謹奏乾隆四十年十一月初九日奉硃批該部知道欽此

查封高穉書籍衣物細數清單 軍機處檔

謹將查封高穉書籍衣物細數開具清單恭呈御覽

計開

廣事類六本

事類四本

蘇詩八本

又蘇詩八本

才調集六本

花鏡六本

韻府約編二十四本

五言古詩二本

七言古詩三本

通鑑擥要二十四本

佩文詩韻附註六本

文選十二本

蘇長公小品四本

藥籠集二本

藥序集一本

廉立編一本

解顏錄一本

讀書紀數略十六本

集驗良方六本
本草備要四本
生生神數一本
少陵詩鈔一本
東坡五古一本
達生編一本
月舫詩鈔二本
古今文小品八本
李義山文集二本
湧幢小品十本
詩韻含英四本
鷟尾集四本
萬寶全書二本
味和堂詩集二本

陳檢討集八本

輿圖備考十二本

類纂精華六本

曝書亭詩錄箋註六本

李義山詩集二本

金瘡鐵扇散一本

對聯一本

小學紺珠六本

類腋十本

王獻之字帖一個

明王寵千字文帖一個

董其昌字帖一個

顏魯公爭坐位帖一個

宋克字帖一個

趙孟頫十札眞蹟帖一個

枝山居士草帖一個

懷素草書千字文帖一個

無字册頁二個

大皮箱一個內

元青杭紬棉褂一件

米色寧紬棉袍一件

紅青寧紬棉褂一件

古銅色緞棉袍一件

小呢夾馬褂一件

嗶嘰夾外套一件

醬色嗶嘰夾袍一件

小繭夾袍一件

醬色單紗袍一件

葛夏布褲褂三件

青棉緞馬褂一件

青棉紗馬褂一件

庫灰單紗袍一件

青亮紗褂二件

葛布袍一件

兩截夏布衫一件

棉夾布襪二雙

夏布套褲一雙

靴子一雙

鞋子五雙

楠木匣一個內

眼鏡一個

荷包扇套共七件

銅帽頂二個
帶子一根 水品帶頭
舊扇十三把
帽盒一個內
緯帽一頂
秋帽一頂
凉帽一頂
都盛盤一個
硯四方
水盛一個
筆架一個
筆筒一個
印色盒一個
筆二匣

圖書二匣

銅帽架一個

錫痰盂一個

小錫茶瓶二個

毡被一條

藍夏布帳一頂

當票二張

李侍堯德保奏遵旨查辦澹歸墨蹟詩集丹霞碑記並陳建等著述摺 繳回硃批檔 軍機處檔

大學士仍管兩廣總督臣李侍堯廣東巡撫臣德保跪奏爲欽奉諭旨委員查辦恭摺覆奏事竊臣等於乾隆四十年十一月初六日接准軍機處大學士舒赫德于敏中字寄乾隆四十年閏十月十八日奉上諭朕檢閱各省呈繳應燬書籍云云見本案二頁欽此又准字寄乾隆四十年閏十月十九日奉上諭昨因高秉家內查出

皇明實紀一書云云見本案二頁欽此遵旨寄信并抄發澹歸詩集及各種墨刻單一紙到臣等伏查僧澹歸卽金堡所著徧行堂正續集與東莞縣人陳建所輯明通紀明從信錄二種均屬語多悖逆不容任其流傳先經臣德保於暫秉督篆任內查出奏明進呈並將徧行堂板片委員解赴軍機處查銷在案茲欽奉諭旨金堡詩集之外尙有碑記墨跡等類留存寺中亟應燬除凈盡臣等遵卽密委廣州府知府李天培馳赴韶州府會同南韶道李璜前往丹霞悉心查辦凡金堡所有墨刻墨蹟逐一查出現存碑石摹搨進呈一面椎碎抛棄不使片紙隻字復有留存并將其支派僧衆悉行逐出令地方官選擇誠實戒僧住持其陳建所著明通紀一書雖原查並無板片恐尙爲伊子孫匿留臣等亦派委理事同知仝保高要縣知縣高暎前赴東莞親至其家囑令恭宣恩旨寬免究及子孫諄切開導着落速行呈繳一面分委妥員在於省城書肆詳加查閱並曉諭民間寺院如有收藏金堡陳建所著前書墨刻與喜逢春曲本早爲獻出槪免治罪茲據委員仝保等禀覆據陳建裔孫陳與屏等呈出明通紀四部內原刻一部翻刻三部並無板片另陳建所著學蔀通辯十九部每部二本

治安要議三十部每部一本皆有板片中多殘缺訊據陳與屏等供稱明通紀一書刋刻年久實未曾見過原板廣東地氣潮濕或因霉爛無存斷不敢有心藏匿自取重罪出具甘結連書呈送前來臣等查閱明通紀四部內陳建原著與邱濬鑒定及金陵摘星樓書鋪翻刻三部均自元順帝至正十一年起至明正德十六年止惟馬晉允所刻一部增入嘉靖以至天啓書板既已不同原本字句亦有增删是此書流傳日久翻刻頗多今陳建子孫供無原板似屬可信而翻刻之板自必存於各處均須查出銷燬查馬晉允係浙江餘姚縣人臣等現在飛咨江浙兩省督撫臣在於馬晉允家暨摘星樓書鋪詳細查追一面檄飭雷瓊道查起邱濬鑒定書板一併銷燬現據省中書賈寺僧呈出丹霞志一部偏行堂隨見錄一本與金堡墨刻各種檢閱丹霞志內詩文語錄諸多悖逆且有徐乾學爲伊撰製塔銘知金堡尚有嶺海焚餘集梧州詩二種並查出下院兩處一名會龍庵在韶州府東門外一名龍護院在南雄府城內恐有金堡碑記字蹟及其支派僧衆現亦一體查辦又墨刻內有尙耿二逆重修省城光孝寺碑記係金堡撰文此碑固應銷燬而逆蹟亦不便留貽凡伊等所竪之碑

業已一並椎碎竊思金堡既已托蹟緇流苟延殘喘復與官員結納妄逞筆墨肆其狂吠實爲覆載難容查丹霞志載海螺巖有金堡埋骨之塔刊刻銘誌亦應刨毀現又飛飭委員查辦不使存留至金堡當日蹈襲虛聲恐無識之徒或有將伊詩文採入志乘臣等已札司調集磨勘如有記載之處提板鏟削以清穢跡除俟委員李天培等查辦回省另摺具奏外所有奉到諭旨遵辦緣由理合先行覆奏并將查出書籍墨刻封固另開清單恭呈御覽再學部通辯治安要議二種均爲陳建所著是以各檢一部附封進呈合并陳明伏乞皇上睿鑒謹奏乾隆四十年十一月十六日硃批知道了

查出書籍墨刻清單 軍機處檔

大學士仍管兩廣總督臣李侍堯
廣東巡撫臣德保跪奏謹將查出陳建等書籍墨刻等項開列清單恭呈御覽

計開

原板明通紀七本 陳建著計十二卷末卷缺

翻刻明通紀九本 陳建著金陵摛星樓翻刻計十卷全

增補評斷明通紀六本 陳建著邱濬鑒定計十五卷首卷至五卷缺

續刻明通紀輯要五本 首卷至十三卷陳建著十四卷至二十四卷馬晉允續編

治安要議一本 陳建著

學蔀通辯二本 陳建著

丹霞志四本

偏行堂隨見錄一本 金堡著

放生社碑記一張 金堡撰

重建光孝寺碑記一張 金堡撰

墨跡條幅四張 金堡字

墨跡小橫幅一張 金堡字

海成奏遵諭查繳偏行堂集皇明實紀喜逢春傳奇摺 繳回硃批檔

江西巡撫臣海成謹奏爲奏聞事竊照閏十月二十八日准大學士仍管兩江

總督臣高晉咨開欽奉上諭朕檢閱各省呈繳應燬書籍云云見本案二頁欽此欽遵轉行到臣臣查前准廣東督臣李侍堯咨禁徧行堂集皇明通紀等書江西於上次進繳燬書內繳過徧行堂集一部續集二部此次又繳徧行堂集一十三部續集二部其續集亦係澹歸所著至陳建所著皇明實紀一書亦係從前廣東督臣奏燬之皇明通紀名雖各異而書實相同江西上次進繳皇明實紀三部皇明通紀三十三部此次又繳皇明實紀五部皇明通紀七十八部查此等名異書同之籍江西蒐獲不一而足揆其所由蓋爲坊肆翻板重刊之時變易名目以冀易售之意前因其名異書同未便復爲標籤進呈重煩睿覽是以俱於燬書單內註明一律解繳今此番購獲燬書其書同名異者更多臣思此等書籍文雖相同然名既各別正恐易於忽略臣現將一切書同名異各籍俱前後查明開單補行各省一體查辦似更周詳至清笑生所撰喜逢春傳奇未據查獲但此等書內既有應燬之籍是曲本小說一項亦不可忽正恐應燬者不止於此臣現在飭屬一體蒐買呈繳況江西爲江南廣東緊隣交界易於流傳更不容不加詳愼而此等不法書籍狂吠多端實足爲人心風俗之害

此番蒐輯斷難容其再有然自上次購繳以後輙又有三千餘部之多愈難信其必無現在仍飭州縣督令教官照舊查辦臣嚴加督飭不敢稍懈其已經奏燬各書及名異書同者已刊刻書目分發各屬以及分防縣丞巡檢等官俱令一體協同妥爲購覓送縣彙繳亦不敢定以限期惟令其陸續呈繳涓涓不絕自可窮竭其源所有名異書同各籍謹另繕清單恭呈御覽合理將臣接奉諭旨及現在查辦緣由恭摺奏聞伏乞皇上睿鑒謹奏乾隆四十年十一月十七日硃批知道了

薩載奏喜逢春傳奇板片銷燬摺 軍機處檔

江蘇巡撫臣薩載謹奏爲奏聞事竊臣前奉諭旨以各省呈繳應燬書籍內喜逢春傳奇一本亦有不法字句係江寧清笑生所撰飭令臣與督臣於江寧蘇州兩處查明所有刷印紙本及板片概行呈繳欽此欽遵督飭各屬實力查辦嗣據蘇州布政司理問錢鋭上元縣知縣曾曰琇各購得一本呈送臣以此種傳奇語多悖妄清笑生是何姓名有無子孫存留板片必須迅速追起以絕根

株且既經刊布其流傳刻本必多復經嚴飭確查旋據上元縣稟遵於境內通加查訪清笑生原屬隱名歷年久遠不知的係何名亦不知有無子孫詢據老年書賈云喜逢春傳奇係同春燈謎等十種合刻其板現在杭州尊賢堂書坊等語臣當即咨明浙江撫臣并委員前往杭州會同仁和錢塘二縣密赴尊賢堂書坊查起去後今准咨覆喜逢春傳奇板片已經仁錢二縣查起解局現由浙省奏繳銷燬等因到臣除將查出刷印紙本彙入現繳違碍書籍一俟卷帙稍充另行開單進呈外所有查辦喜逢春傳奇板片緣由臣謹會同大學士督臣高晉恭摺奏聞至此種傳奇有無另有翻板及流傳刻本同此外一切應燬書籍臣仍督屬上緊查繳不敢疎懈伏乞皇上聖鑒謹奏乾隆四十年十二月初九日奉硃批覽欽此

半截奏摺 軍機處檔

據李侍堯等奏查燬金堡字跡有寶林寺內獨和尙語錄係金堡重編又八十八祖傳贊首册有金堡序文據該寺僧稟稱當日與藏經一同領回是否內府

所頒請查明應繳應銷等語茲查據清字經館送到語錄傳贊二種皆有金堡之僧名今釋字樣應行知李侍堯等卽將今釋叙文及今釋重編之處一并銷燬其語錄傳贊原係舊傳經典仍可存留該寺毋庸繳進至收藏此等經卷不止廣東一省應行各督撫飭屬查明一體仿照辦理再淸字經館亦卽令將今釋字跡銷燬並知會武英殿查銷字板理合奏聞謹奏此件僅存半篇亦無年月

嚴譄私擬奏摺請立正宮案

舒赫德奏嚴譄投遞稟啓懇求代奏情形摺 軍機處檔

大學士臣舒赫德謹奏爲奏聞請旨事本月十七日臣自內閣回家後有人持白紙包封到臣門首口稱吏部送來公事經臣家人遞進接閱見封面寫送舒大人宅字樣及拆開檢看係稟啓一紙寫就奏摺一件稟開都察院役滿吏員嚴譄受職榮身之恩未嘗有報略進片言請鎮嚇貪官勿得擾民並稱摺奏一個煩爲封好進呈在寓靜候絕不逃避等語閱其奏摺所言皆泛論並無實據而語涉含糊譏諷臣思其人以役滿吏員敢作章牘徑赴臣家投遞懇求代奏非尋常控案可比不敢不嚴密查辦當將嚴譄喚進面前訊係山西高平縣人年四十五歲前充都察院書吏役滿候選從九品現寓崇文門外萬春雜貨號內代人寫賬營生當據呈繳執照查驗姓名年貌相符隨訊以摺內所稱貪官作福謀利害民等詞自必確有所據令其直供據稱摺內所稱俱係得自風聞恐積漸難返惟求嚇禁將來的意思即有一二指實之處豈肯以雞卵碰石再三研訊堅不吐露並稱即使將來加以刑夾亦斷不說出等語臣詳閱摺內字

跡潦草兼多別字恐其中尙有商謀主使之人或另藏別項不法字跡卽遴派
愼密諳練司員一面將嚴譄密爲安頓看守一面赴其寓所逐一檢查除並無
關係之書本字跡數件外又抄出奏底二件膽清摺子一個呈啓四阿哥一紙
自著瓦石集一本詳加閱看所有瓦石集係屬行善常談其奏底奏摺及稟啓
一紙狂誕不法殊堪駭異隨提該犯訊以各摺內所言從何來歷且何以此次
不行陳奏據供所有各件俱三十七年進京後隨時聽聞草就因恐觸犯欲遞
中止實記不得聞自何人草野愚民總求原鑒等語反覆推究堅供不移密傳
該犯寓居之鋪戶山東人韓昌林訊問據稱嚴譄係伊熟識之山西人張二薦
引到鋪寫賬有二年了每月勞金京錢兩千平日只有幾個鄉親買賣人來往
嚴譄亦並無親屬在京至嚴譄昨日出鋪告以往送家信別的事實不知道只
求訊問嚴譄就明白了質訊嚴譄據供所有寫就摺子摺底等件俱出伊一人
一手並不肯令別人知覺令其默寫筆跡亦屬符合臣察該犯嚴譄語言井井
並非瘋顚有疾之人細繹各摺詞意種種狂誕謬妄該犯以役滿書吏乃敢妄
言國事實屬奸民之尤甚者查該犯即或因就選無期希圖僥倖進身亦何至

如此妄爲或另有別情抑或意中有欲傾陷之人其應作何辦理之處臣再四
思維未敢遽定或派妥員將該犯解赴熱河訊辦或交刑部嚴審定擬恭候皇
上訓示遵行除將嚴譄投遞奏摺稟啓及抄出奏底瓦石集等并呈繳執照共
八件一並密封進呈御覽外理合繕摺具奏爲此謹奏請旨乾隆四十一年七
月二十日

嚴譄煩代奏稟底　軍機處檔

都察院役滿吏員嚴譄敬請大人萬福金安竊吏素聞大人賢名作事與時俗
不同誠可謂國家社稷臣也今吏見天下之英才濟濟自愧庸愚少學業已無
志功名願將執照定意繳還以歸故里但念二十年來受職榮身之恩未嘗有
報心實不寧茲略進片言以酬聖德意不過請旨鎭嚇貪官勿得擾民共樂太
平毫無關礙伏望大人代爲陳奏倘事得准不但有益國家而大人愛民之美
名亦流傳不朽矣計摺奏一個執照一張覽畢煩爲封好進呈倘阻而不爲代
奏是重目前之小究而悞國家之大事也請大人酌行吏在寓靜候旨意發落

絕不逃避爲此特寘

字寄舒赫德等將嚴譜審明具奏正法 軍機處檔

大學士于字寄大學士舒協辦大學士尙書公阿刑部尙書英乾隆四十一年七月二十一日奉上諭據舒赫德奏山西候選吏目嚴譜至其家投遞包封一件內有稟啓一紙寫就奏摺一件當將嚴譜喚進訊其摺內所稱貪官作福謀利害民等詞何所指據惟稱俱得自風聞即有一二指實之處豈肯以雞卵碰石硏訊再三堅不吐露隨差人赴其寓所搜查有無別項不法字跡復查出奏底二件謄淸摺字一個呈啓四阿哥一紙自著瓦石集一本閱其奏底奏摺狂誕不法殊堪駭異將各件密封進呈等因一摺朕將各件細加披閱其請議立正宮一事稱納皇后賢美節烈多蒙寵愛見皇上年過五旬國事紛繁若仍如前寵幸恐非善養聖體是以故加挺觸輕生等語種種荒唐悖誕敢於汚衊朕躬實堪髮指嚴譜乃微賤莠民何由知宮闈之事且何由知有納拉氏之姓其中必有向其傳說之人不可不徹底嚴究此事不必解赴行在恐致無識之徒

妄生猜疑議論着卽交舒赫德阿桂英廉等在京嚴密審訊務得實情至搜出
紙片內有遞四阿哥啓帖一紙尤爲可異四阿哥現在諸皇子中雖屬居長若
以辦事而論六阿哥所管事務較多何以轉欲向四阿哥投啓殊不可解再前
此在外假冒護衛者亦指稱四阿哥或外間四阿哥名頭獨著恐其曾向四阿
哥處投遞阿哥不以爲意暗爲消弭則大不可舒赫德阿桂若因身係總諳達
而英廉又係管阿哥家務者恐訊出投遞消弭緣由阿哥受過伊等亦不能辭
咎有心庇護欲爲掩飾則是舒赫德自取重戾試問舒赫德等伊之總諳達非
朕所放乎且伊係朕之大學士豈有轉畏阿哥而不畏朕之理朕之辦事舒赫
德所素深知伊若稍有迴護豈能逃朕洞鑒乎舒赫德等三人當各秉天良將
此事實心查辦毋得稍存顢頇瞻狥之見並着英廉密派明幹番役嚴切訪查
如有實在情形卽行密奏再今年正月間有山西人在舒赫德處投遞阻止巡
幸山東之事此次遞字者又係山西人恐京官中或有山西造言生事之人從
中指使誘惑亦未可知着舒赫德等嚴密訪查毋致漏網至其另摺所稱貪官
汚吏言之鑿鑿斷非無所指實乃該犯故作狡獪不肯明言亦當嚴加刑訊令

其據實供吐無任遁飾總之嚴譜一犯膽敢書寫無稽之語詆毁朕躬情罪實爲重大審明之日即當按律問擬處以極刑奏明正法此旨著由五百里密諭舒赫德等知之原摺片等件一併封發仍著審明迅速密奏欽此

字寄舒赫德等將嚴譜嚴加刑訊至呈遞四阿哥啓帖毋庸追究 軍機處檔

大學士于字寄大學士舒協辦大學士尚書公阿刑部尚書英乾隆四十一年七月二十四日奉上諭舒赫德等奏審訊嚴譜一案據供於乾隆三十七年進京在客店内遇一出京之人問及京中有無新聞他向說有一御史將禮部參奏卽行發遣我纔知道此事及詰以所遇是何姓名該犯支離狡飾不肯吐實等語其狡詭甚爲可惡嚴譜所遇之人旣向其傳說新聞斷非邂逅不知姓名者遽肯傾心吐膽若此必須嚴加刑訊務令將傳說之人據實供吐毋得任其稍有支飾至呈遞四阿哥啓帖一節旣訊係三十八年寫就尚未投遞似非虛妄四阿哥平素尙屬小心若果有人向其投遞此等字帖卽不自行具奏亦必告知舒赫德代奏諒不敢於隱瞞卽可毋庸復行追究至嚴譜寓内搜出摺稿

另二若已問則可未問不必追即此一事其罪已不可數何必引蔓生節俟訊明定罪後仍將發去各件一併封繳欽此

字寄舒赫德等審訊嚴譄不必過用重刑以致刑斃 軍機處檔

大學士于字寄大學士舒協辦大學士尚書公阿刑部尚書英乾隆四十一年七月二十五日奉上諭昨據舒赫德奏審訊嚴譄一案所供仍毫無指實因思嚴譄敢於揑造謗言妄談宮闈離間父子非寸磔不足蔽辜若不令衆訊明確典刑肆市恐外間無識之徒轉因辦理愼密妄生猜疑議論業經明降諭旨令三法司九卿會同審明定擬具奏矣著傳諭舒赫德阿桂英廉此時且不必過用重刑以致刑斃俾得倖逃顯戮且俟九卿法司公訊擬罪將其明正刑章以示與衆共棄之義其別摺底二件事皆已往不必一體發訊惟將原底另行密封進呈可耳將此由六百里傳諭知之欽此

舒赫德等查拿嚴譄親屬咨 軍機處檔

大學士舒赫德協辦大學士阿桂刑部尚書英廉爲飛咨事照得山西高平縣米山鎭已滿都察院書吏現寓京師之嚴譄所有伊家中父母妻子及期親伯叔同胞兄弟侄等並嚴譄同村居住之梁二即梁安一併查拿派員飛即解送在京提督衙門並另派妥員前往嚴譄家內密查有無悖逆不法字跡一面覆奏一面飛咨提督衙門查辦可也須至飛咨者七月二十四日交兵部五百里發

舒赫德等奏連日嚴審嚴譄情形摺 軍機處檔

大學士臣舒赫德協辦大學士臣阿桂刑部尚書臣英廉謹奏爲奏聞事所有臣等審理山西吏員嚴譄寫遞奏摺狂悖不法一案業將奉到諭旨會集提督衙門嚴密審訊情由於二十三日附報奏覆在案臣等查該犯前後摺內緊要應訊各條情詞可惡務須窮究來由徹底查辦而其堅不吐實情狀似有成竹在胸若驟加以刑夾恐不足以破其狡獪伎倆因濡緩折磨使之備嘗痛楚按款詳審如議立正宮一條臣等訊以皇上整綱飭紀德備無虧豈爾等小民所

能窺見萬一何敢以毫無影響之言妄談宮閫摺內挺觸輕生等語係何來歷據供我自二十五年役滿回籍後三十一二年間在本籍卽聞皇上南巡路上有皇后得了不是先行回京之事及三十三年我到京師聽見皇后已故並未頒詔又有御史將禮部參奏當卽發遣我心裏就想慕這個御史爲人梗直是有的那時我因患病回家到三十六七年間我的妻室及兩個兒子相繼病亡境遇不堪想著人生在世該做些有名聲的事是年進京獨寓旅店於三十八年正月裏一時糊塗寫成這補行頒詔議立正宮的摺子又想這事是皇上的家事自然是阿哥們方始說得話聽得四阿哥年紀居長又寫成四阿哥啓帖一紙寫完了原要封好往投不料摺子被風吹在硯臺上將年月後半幅都被墨汚了心裏動念不是吉兆是以就中止不曾投遞等語又以摺內所稱貪官汚吏巧取騷擾天下四民不能安業等情必有指實之處再三根究據供我本縣高平張縣官今年因派協濟牲口每一頭要百姓交銀二三兩不等百姓們不依縣官們恨囑咐後任署印官將紳衿傳去責打了三四個又三月內潞安府也爲派牲口百姓不服甚至官府出來時有擲磚的事所以我摺內有平民

無故受責及謀利害民等語又三月內崇文門四條胡同三升線舖夥計邢九告訴我說山東地方鋪戶多要派銀若不依就要將鋪戶封起所以摺內有傾家敗產的話又三十五年本縣高平縣縣官虔禮寶派富戶捐銀辦銅有不願辦者押在衙門三兩日不給飲食有任欽之父年老受寒到家病死所以有受驚成疾的話又我二十五年役滿回家有縣差郝天佐告訴我說縣官上省辦差各色科派百姓赴省控告與本官路遇用短轎槓夾死一人所以有官刑處死的話等語臣等以該犯摺內極言官吏貪婪之弊今據所供多係本籍之事且俱得自傳聞並不能切實指數其四阿哥啓帖雖據稱因阿哥內四阿哥居長是以欲行稟啓實在寫就未投其言亦不足信至議立正宮一節語言尤爲妄誕並知納拉氏之姓其中顯有輾轉誘惑之人該犯支吾掩飾實堪忿恨隨令擰耳長跪打扳拶指由漸敲擊該犯堅供如前復又加以嚴夾據供納拉氏之姓我二十年前在都察當書辦時就曉得的是否從報上看見實在記不清了其餘挺觸輕生等語句我都是以意編寫見得皇后有此美德必該補行頒詔了卽如輕生二字我只當是身故二字用的並不曉得實在是怎麽樣如今

這樣嚴審我細想起來只有御史發遣一事記得從前與同鄉線舖內梁二閒談我說起不曾頒詔的事他說有個御史多了話已經發遣了此外並沒有人告訴過我別的話至於四阿哥啓帖原爲要求代遞摺子所以用箋紙寫就後因摺子墨汚連摺子啓帖一併存留不曾投遞現有裁去後半幅的原摺及寫就啓帖可驗若我曾經往遞如今自知罪已萬死又受這樣刑法還肯隱瞞不實供麽再外官貪利害民的話原求嚇禁將來這曉得幾件事本來不敢說出恐致連累今因受刑不過盡情供出實在沒有得說了總是我糊塗自取罪該萬死求饒刑等語臣等伏查該犯以荒唐誕謬之詞寫成奏牘甚至妄談宮闈肆其詆毀似此喪心病狂凡有血氣靡不切齒痛心臣等嚴鞫之下急欲探揭肺肝俾魑魅情形立時呈露乃該犯性成狠戾心復狡猾多方研究堅執不吐實情及備受諸刑如議立正宮一節僅供御史發遣曾與梁二言及至肯要情節仍復茹刑不吐其餘曾否投遞啓帖及貪官謀利等條亦恐不實不盡現今傳到薦引該犯到舖之張二及同鄉素識之李梁旺馬耀武等六名並該犯供出向告山東科派一事之邢九到案隔別究訊以核其有無指使誘惑情事並

密訪該犯有無來往同鄉京官仍一面將該犯設法推鞫不使稍有遁飾一俟得實即行定擬具奏外至該犯情罪重大已極雖據供原籍已無父母妻子難已憑信且尙有弟姪在籍亦屬應行坐罪之人其梁二一犯旣據該犯供出曾與談及御史充發之事即屬不安本分臣等現在飛行山西巡撫巴延三查拏梁二及該犯家屬迅速解京並密查該犯家中有無別項悖逆不法字跡一併奏覆另行辦理所有臣等二十三四兩日內嚴審情形理合恭摺奏聞仰祈聖覽謹奏乾隆四十一年七月二十四日奉硃批不必蔓延已有旨了欽此

嚴譜口供 軍機處檔

詰問你議立正宮一節內賢美節烈挺觸輕生等語並不是可以編造得來的況據你供要說得好些纔可補行頒詔那挺觸輕生並非好話你如何這樣編寫可見得必定有人告訴你的若再不實供又要動刑了嚴譜供三十年皇上南巡在江南路上先送皇后回京我那時在山西本籍即聞得有此事人家都說皇上在江南要立一個妃子納皇后不依因此挺觸將頭髮剪去這個話說

的人很多如今事隔十來年我那裏記得是誰說的呢後來三十三年進京又知道有御史因皇后身故不曾頒詔將禮部參奏致被發遣之事我隨即因病回家三十六七年間我妻室子女都死了氣運顚倒想到人孰無死若不做些好事留個名聲就是枉爲人了那年進京後心裏妄想若能將皇后的事進個摺子准行頒詔就可以留名不朽又想從前御史做的摺子一定說得不好所以得罪我因將傳聞立妃剪髮之事總不提及說成皇后賢美節烈希冀動聽頒詔這實在是我想了多少日子纔定了主意這樣編寫的我三十七年進京時在路上還做過兩副對子一副是忠孝節義果能行雖然貧賤理宜起敬姦淫邪盜若有犯即使富貴法難寬容又一副是臣道維艱利祿條條焉能事事行公正乾綱不易將相濟濟那能個個別賢愚總是我糊塗好名的想頭至所說賢美二字就是詩經上后妃美而有德之意寵幸二字就作和好講輕生二字即是身故挺觸輕生就是說皇后節烈之處並沒有別的意思是實又供我要投遞摺子緣故一則可以得名聲再則希冀有些好處或借此可得功名這個念頭也是有的

嚴譜案內各犯口供 軍機處檔

韓昌林供我年三十九歲係山東濟南府淄川縣人乾隆二十六年上來京在崇文門外花兒市開雜貨生理有賣包頭的山西人張二常給我鋪子裏送包頭因此熟識三十九年十月間我曾向張二說我鋪子裏少個寫賬的人張二說他有個鄉親嚴譜會寫字我就煩張二向嚴譜講定每月工價大錢一千文替我寫賬那嚴譜不寫賬的時候也常自己寫字我問他寫甚麽他說寫家信我並不認得字實不知他是寫家信不是至他平日有來往的人都是他同鄉做賣買的從沒看見有頂帶的人來過是實李梁旺供我年二十三歲是山西澤州府沁水縣人進京有八年了在崇文門外韓昌林雜貨鋪內做生意與嚴譜從不認識三十九年十月間韓昌林僱嚴譜來寫賬在一鋪住著並沒有見他寫別的字他素常來往的人只有四條胡同永泰號洪泰號內姓張姓楊姓李的從沒有見過什麼體面的人是實馬耀武供我年二十四歲是山西澤州府高平縣人在小野川住離嚴譜住的米山鎮有四十多里向來並不認識我

於三十九年五月內到韓昌林鋪內學做買賣並與他們做飯那嚴譄是十月內僱到鋪子裏寫賬我日間在外送貨晚上祇見嚴譄寫賬並沒有見他寫別的他時常來往的只見過張二楊二並沒看見還有什麼人是實袁文義供我係山西高平縣人年十八歲上年正月裏進京五月裏到韓昌林鋪內學徒弟我在家裏時幷不認得嚴譄到鋪裏纔見他的鋪子裡賬目都是嚴譄寫的並沒有見他寫別的東西是實張二供我年三十五歲是山西澤州府高平縣馮莊人與嚴譄所住米山鎮相去有十五里我在京裡崇文門外四條胡同賣包頭生理那時嚴譄在鐵鋪裡寫賬我纔認得的至三十九年八九月間在路上遇見嚴譄說他如今閑住託我找一個做賣買的地方後來韓昌林到我鋪子來賣貨說起他鋪裡少個寫賬的人我就將嚴譄薦給他講定每月工價大錢一千文我只知道嚴譄是個做賣買的人平常還與甚麼人有交往我實不知道楊二供我係山西澤州府高平縣南旺莊人與嚴譄所住米山鎮有二十來里一向不相認識我在崇文門外四條胡同與李三同鋪賣包頭生理常到韓昌林家賣貨纔與嚴譄認識的他平常與甚人交往我全不知道李三供我是

山西高平縣人在卞家溝住年三十二歲在崇文門四條胡同同楊二合夥賣包頭生理餘與楊二供同

交九卿三法司將嚴譄嚴審定擬諭 軍機處檔

前據舒赫德奏山西候選吏員嚴譄至其家投遞包封一件內有稟啓奏摺其摺內稱貪官作福謀利害民及訊以何所指據又稱得自風聞毫無指實隨差人赴其寓所搜查查出謄淸摺子一個呈啓四阿哥一紙將各件密封進呈朕詳加披閱其中有議立正宮並納皇后以皇上年過五旬國事紛繁若仍前寵幸恐非善養聖體是以故加挺撞輕生等語種種悖誕不法敢於肆行汚衊實屬可惡嚴譄乃微賤莠民何由知宮闈之事妄生議論必有向其傳說之人且欲向四阿哥投遞其居心尤不可問因交舒赫德阿桂英廉嚴密審訊昨據舒赫德等覆奏研訊嚴譄其於貪官仍無指實而於議立正宮一事則以爲在途遇人傳說及詰訊其人姓名堅不吐實尤爲狡詭因思嚴譄敢於逞造逆詞譸張爲幻不可不令廷臣公同確訊明正其罪如所稱貪官謀利害民之事若內

外臣工果有其人彼將姓名指出自必徹底窮究朕臨御四十一年辦理庶務一秉至公內外臣工如有貪黷敗檢之事有犯必懲並未稍有寬貸乃天下臣民所共聞共見者若毫無指實豈能憑空窮治況內而大學士尚書外而督撫大員皆爲朕辦事之人朕待下惟開誠布公從不預存逆億豈有因該犯無稽之一言概疑諸大臣之簠簋不飭設或該犯揑稱內外大臣有謀逆之事亦豈能不察虛實概繩以法轉以妄言之人爲盡忠獨加擢用有是理乎至其請立正宮妄言宮闈之事且欲啓告四阿哥並思離間父子實爲亂民之尤罪大惡極必當審訊明確典刑肆市以示與衆棄之之義著交九卿三法司會同嚴審定擬具奏欽此乾隆四十一年七月二十五日

舒赫德等連奉上諭廷寄會審啓 軍機處檔

大學士舒赫德
協辦大學士阿桂 謹啓本日卯刻連奉六百里遞到明發上諭二道今將山西吏員嚴譄呈遞奏摺及在伊寓所搜出寫就未遞之奏稿並四阿哥呈啓一案交九卿法司會鞫並諭不必蔓延等因外又接奉寄信臣等諭旨呈遞四

阿哥啓帖一節旣訊係三十八年寫就尙未投遞似非虛妄四阿哥平素尙屬小心若果有人向其投遞此等字帖卽不自行具奏亦必告知舒　代奏諒不敢隱瞞卽可毋庸復行追究欽此皇上聖明洞照深仁慈愛臣等現在刑部衙門會齊審訊緣係已領明發諭旨耑此肅函啓聞謹啓

舒赫德等奏奉諭審訊嚴譜摺　軍機處檔

大學士臣舒赫德協辦大學士臣阿桂刑部尙書臣英廉謹奏本月二十二日巳刻接奉上諭將山西候選吏員嚴譜投遞稟啓奏摺並伊寓所查出奏底呈啓等件內各情節交臣等嚴密審訊務得實情等因欽此臣等查提督衙門較爲嚴密隨公同商議卽時親赴該衙門併派謹愼司員隨往將該犯嚴譜密提到案逐條嚴加訊問據該犯供稱議立正宮一事我於乾隆三十七年從本籍高平縣進京在客店內遇一出京之人問及京中有無新聞他說納皇后因挺觸輕生不曾頒詔有一御史將禮部參奏卽行發遣我纔知道此事等語臣等卽詰以所遇係何處人是何姓名該犯堅稱途遇之人其姓名住址實未問及

臣等伏思此係三十年間之事至三十七年相隔已久何得謂之新聞尙於道路傳說且此等荒唐悖誕之語關涉宮闈亦斷非尋常邂逅素不相識者所肯妄爲告語其中顯有造言生事之人該犯支離狡飾不肯吐實又呈遞四阿哥啓帖一節據供我但知道阿哥中係四阿哥居長所以要往四阿哥處投啓此帖是三十八年正月內寫的因摺子後忽被墨汚想來不是好兆所以彼時卽裁去末幅並未投遞等語其供亦未可遽信至所稱貪官謀利害民各條臣等悉令其一一指出實據該犯祇稱聞得伊本籍地方官有派買銅觔及科派騾馬等事所供尙俱含糊初次訊審尙未能細加研鞫臣等於今日仍往提督衙門嚴加刑訊仍一面密派明幹番役嚴查有無從中指使誘惑之人臣等均係滿洲世僕受恩最重遇此等莠民狂吠實不勝切齒憤恨何敢稍昧天良存草率完事之見所有接奉諭旨現在審訊之處理合先行奏覆伏祈睿鑒謹奏

即將嚴譄律擬完結諭 軍機處檔

嚴譄悖誕不法一案已明諭九卿三法司會訊核擬矣茲復據舒赫德等審訊

嚴譄所供貪官僅指出一二縣令亦稱得自風聞等語知縣如果有貪黷劣蹟
上司自必訪查參劾不敢稍爲姑容且該犯所言大臣謀利害民自係內而大
學士尙書侍郞外而總督巡撫實有其人其語方爲不妄豈州縣下僚足以當
之恐該犯尙有狡詭不吐之處自應切實嚴訊至所供御史參奏禮部隨卽發
遣之說云得自同鄉梁二愚民妄爲傳說亦事所常有竟可毋庸拘究卽該犯
同鄉京官或有與之交往之人亦止須留心訪查若豫此事向該犯刑訊或將
伊平時仇怨之人信口誣扳傾陷轉致拖累無辜亦可無事窮詰以免蔓延至
該犯罪大惡極自作之孽與其親屬無涉且該犯父母妻子俱亡其弟姪等並
可毋庸查拿緣坐止須將該犯卽速訊明照律擬罪完結不必延緩株連將此
諭令九卿法司等知之欽此乾隆四十一年七月二十五日

舒赫德等無庸查辦嚴譄家屬咨 軍機處檔

大學士舒赫德協辦大學士阿桂刑部尙書英廉爲飛咨事前於二十四日咨
行貴撫將高平縣已滿都察院書吏嚴譄之父母妻子伯叔兄弟侄等及伊同

郝居住之梁二郎梁安一併查拏解京并派員搜伊家中有無不法字跡等因去後茲接奉諭旨梁二及嚴譄之家屬俱無庸查拏欽此合行飛咨貴撫遵旨無庸查辦如已派員前往即行撤回可也須至飛咨者二十五日

舒赫德等奏遵旨咨行山西毋庸查拏嚴譄家屬摺 軍機處檔

大學士臣舒赫德協辦大學士臣阿桂刑部尚書臣英廉謹奏臣等審奏山西吏員嚴譄狂悖不法一案本月二十六日本報到京接奉廷寄一道隨於卯刻復連奉廷寄並明發諭旨共三道又硃批原摺一件臣等跪讀之下以嚴譄罪惡已極應令廷臣會鞫與衆共棄又恐該犯誣扳仇怨之人致滋拖累不必延緩株連仰見我皇上辦理重獄光大寬明之至意臣等即於本日傳集九卿法司齊赴刑部衙門公同審訊定擬具奏至該犯嚴譄雖經受刑尚不至於疲憊其搜出另摺底內情節臣等未經追訊謹將摺底二件先行密封進呈其咨查該犯家屬及所供之梁二亦即飛咨巴延三毋庸查拏所有臣等欽奉諭旨緣由理合繕摺隨報覆奏謹奏

舒赫德等奏將嚴譄嚴審定擬摺　軍機處檔

大學士臣舒赫德協辦大學士臣阿桂刑部尙書臣英廉謹奏臣等審辦山西吏員嚴譄悖誕不法一案已遵旨會同九卿法司嚴審照大逆例定擬繕摺具奏所有該犯字跡四件理合遵旨密封呈繳謹奏乾隆四十一年七月二十七日

字寄巴延三已將嚴譄斬決即派黃檢赴該犯原籍搜查　軍機處檔

大學士于字寄山西巡撫巴乾隆四十一年七月二十八日奉上諭前據舒赫德奏山西候選吏目嚴譄至其家投遞包封一件內有稟啓奏摺稱貪官作福謀利害民隨差人赴其寓所搜查出謄清摺子一個呈啓四阿哥一紙其中語句種種狂悖不法敢於肆行汚衊實屬亂民之尤已交九卿法司嚴審究擬茲據九卿等公同審訊將該犯照大逆律凌遲處死具奏業經降旨改爲斬決以彰國法至該犯罪大惡極自作之孽與其親屬無涉且據供父母妻子俱亡其

弟侄等自可毋庸緣坐亦經明降諭旨並據舒赫德等奏明已行文該撫停止查拿矣但該犯敢於造作狂悖語言肆行誣蠛其平日恐尚有不法字跡藏留家內亦未可定著傳諭巴延三即派黃檢速赴該犯澤州府高平縣原籍住處將該犯家內嚴密搜查如有不法字跡書籍即行封固進呈至該犯族屬疏遠者原可毋庸查辦其親弟兄子侄並著黃檢細加察看若係務農愚蠢之人即遵前旨省釋倘有形跡詭密居心狡詐及平日不安本分之人收藏該犯狂悖字跡者卽著黃檢拏至省城交按察司嚴行監禁迅速奏聞請旨將此由五百里傳諭巴延三並傳諭黃檢知之兩次所降諭旨并著抄寄閱看欽此

黃檢奏搜查嚴譜及其親屬家宅並省釋嚴譎等摺 軍機處檔

山西布政使奴才黃檢跪奏為遵旨搜查嚴譜及其親屬家內有無不法字跡據實奏聞仰祈聖鑒事竊本年七月三十日戌刻撫臣巴延三面交廷寄欽奉

上諭派奴才速赴澤州府高平縣嚴譜原籍住處云云欽此欽遵查高平縣距省六百二十里奴才即刻起身星夜遄行于八月初二日酉刻馳抵高平縣密

查保甲册內嚴譜住址在該縣城東米山鎭距城二十里梁二亦在該鎭居住
飛即帶同署太原府知府周克開澤州府知府范樹禮署高平縣知縣三藏寶
親赴搜查該犯並無父母妻子亦無住房產業從前係借住伊胞弟嚴譾房屋
現在止有伊胞弟嚴譾弟媳李氏姪嚴履安姪媳王氏姪孫嚴會全卽逐一分
別看守將伊家內詳細搜查並無存留不法字跡書籍惟存有嚴譜木櫃一個
訊係嚴譜赴京時自行封固隨驗明封皮並未啓動鐵鎖已銹蝕打開點看內
有該犯吏滿執照一紙都察院供事木牌一個律例洗寃錄等書數部此外盡
係舊破婦女衣物嚴譾嚴履安等亦無收藏狂悖字跡當將嚴譾等隔別研究
據供嚴譾平素販賣布疋嚴履安係生員訓蒙爲業從前嚴譜赴京投充都察
院山東道衙門書吏役滿後曾回籍暫住因該犯情性乖張常與弟姪吵鬧于
三十七年仍卽出門赴京數年來各不相顧實不知伊在京所作何事家內實
在並無餘剩別項字書奴才察看嚴譾係椎魯鄉民嚴履安守分課讀嚴會全
尙屬幼稚俱無詭秘狡詐情狀復傳齊鄉保鄰佑人等逐細究訊僉供嚴譾等
在家貿易教讀爲生自嚴譜出門後不相往來從無不安本分之事情願出具

甘結等語矢口如一似無遁情再查梁二一犯原奉諭旨以愚民妄爲傳說事
所常有原可毋庸拘究奴才因梁二現在同村居住今已抵該處應就近一併
查訊據梁二堅供三十九年曾在京買線生理與嚴譄同里認識該犯囑伊借
銀捐官未經允給從此怨恨不與來往實未向其告知御史參奏禮部隨即發
遣之語伊係在京書吏豈有自己不知反待鄉愚傳述等語是該犯將仇怨之
人信口誣扳希圖陷害誠如聖明之所洞鑒奴才卽將嚴誧等各犯遵旨省釋
所有奴才搜查嚴譄家內及伊家屬並無不法字跡緣由理合據實恭摺奏聞
並搜出嚴譄存留伊弟家中衣物書籍另繕清單恭呈御覽伏祈皇上聖鑒訓
示遵行謹奏乾隆四十一年八月初六日硃批覽

王爾揚撰李範墓誌稱皇考案

巴延三奏查獲李掄元所刻墓誌碑文悖逆摺 繳回硃批檔

山西巡撫臣覺羅巴延三跪奏為奏聞事本月初四日接據武鄉縣知縣江廷泰教諭王廷詔禀稱訪得縣屬生員李掄元之父李範物故所刻墓誌內於考字上擅用皇字實屬悖逆係遼州舉人原任靈石縣訓導王爾揚所作該縣舉人趙擴所書現將李掄元密拿監禁一面關提王爾揚到案質訊其趙擴現在赴部會試等因到臣臣閱之不勝驚駭憤恨當即與司道等公同看視李掄元等胆敢於考字上擅用皇字刻於墓誌銘內實屬悖逆不法難保其家不另有收藏不法字跡臣查李掄元趙擴二犯均籍隸武鄉縣即面諭臬司李承鄴立刻起程馳赴李掄元趙擴等家逐細搜查有無悖逆字跡並令冀寧道胡紹南星赴遼州王爾揚家嚴行搜查即將該犯等委員小心押解來省臣率同司道嚴審定擬另行具奏外至趙擴身為舉人非鄉愚不解文義者可比乃見有悖逆字樣公然代為書寫自應訊究治罪但該犯現因會試進京是否尚在京中難以懸定臣即飛咨順天府查明武鄉縣會試舉人趙擴如尚在京城即行拿

解晉省以憑質訊猶恐該犯業已出京一面飛咨直隸總督一體查拿并行經由晉省之地方官加意嚴緝仍飭武鄉縣江廷泰選差妥幹捕役帶同認識該犯之保鄰迎往直隸一帶沿途訪拿務期必獲以便嚴審究擬所有委查緣由理合先行具奏并將碑摹粘簽恭呈御覽伏乞皇上睿鑒謹奏乾隆四十三年四月初四日硃批此係迂儒用古非叛逆也已有旨了

李承鄴奏赴李掄元趙擴兩家查辦摺 繳回硃批檔

山西按察使臣李承鄴跪奏爲奏聞事本月初四日接據武鄉縣知縣江廷泰教諭王廷詔稟稱該縣生員李掄元所刻伊父墓誌銘內於考字上擅用皇字實屬悖逆係遼州舉人王爾揚所作該縣舉人趙擴所書等語隨與撫臣藩司公同閱看該犯胆敢於考字上僭用皇字實屬悖逆經撫臣面諭恐該犯等家中另有收藏不法字跡令臣速赴該縣李掄元趙擴兩家詳細搜查臣於卽日星馳前往除俟搜查明確有無悖逆字跡另行具奏外所有臣前赴查辦緣由理合恭摺奏聞伏乞皇上睿鑒謹奏乾隆四十三年四月初四日硃批已有旨

了

王爾揚所作墓誌無庸查辦諭 軍機處檔 實錄 東華錄

據巴延三等奏訪獲舉人王爾揚所作李範墓誌銘于考字上擅用皇字實屬悖逆現派李承鄴等馳赴各犯家內逐細搜查即將該犯等押解來省嚴審定擬等語此係迂儒用古並非叛逆已於摺內批示矣皇考之字見于禮經屈原離騷及歐陽修瀧岡阡表俱曾用之在臣子尊君敬上之義固應迴避但迂腐無知泥於用古不得謂之叛逆至趙擴代爲書寫厥咎更輕若本科會試中式亦不過於榜上扣除今既未經取中下科仍可令其會試其李掄元更無論矣朕理事務得其平如王錫侯之實係叛逆斷不肯稍爲寬縱若此事並非叛逆亦不肯漫無區別率予嚴懲此事竟可無庸查辦將此通諭知之欽此乾隆四十三年四月初八日

李承鄴奏李掄元趙擴兩家查無不法字跡並遵旨釋放摺 繳回硃批檔

山西按察使臣李承鄴跪奏爲奏聞事竊照武鄉縣生員李掄元之父李範墓誌銘內有錯用字樣經撫臣於四月初四日飭委臣前往李掄元並書寫之趙擴兩家搜查有無不法字跡業將起程日期奏明在案臣行抵武鄉卽親赴李掄元等家將所有存貯各書籍詳細查看並無悖逆不法字跡正在繕摺具奏間臣賫摺人回接奉硃批已有旨了欽此又奉上諭據巴延三等奏訪獲舉人王爾揚所作李範墓誌銘云云見本案本頁欽此臣謹遵旨卽飭將李掄元等釋放所有臣查無不法字跡並奉到諭旨緣由理合恭摺具奏伏乞皇上睿鑒謹奏乾隆四十三年四月十三日硃批覽

巴延三奏飭將李掄元等釋放並宣示上諭摺 繳回硃批檔

山西巡撫臣覺羅巴延三跪奏爲欽遵聖諭辦理恭摺具奏事竊照本月初四日臣因武鄉縣稟稱該縣生員李掄元之父李範墓誌內有錯用字樣當卽飭委臬司李承鄴冀寧道胡紹南分赴各該犯家搜查有無不法字跡經臣具奏今於十二日臣賫摺人回接奉硃批此係迂儒用古非叛逆也已有旨了欽此

又奉上諭據巴延三等奏訪獲舉人王爾揚所作李範墓誌銘云云見本案二頁

欽此並於是日據臬司李承鄴冀寧道胡紹南各禀稱親赴李掄元趙攢及王

爾揚家逐細搜查均無悖逆不法字跡各等情到臣臣伏思李掄元等家既經

查明並無不法字跡誠如聖諭實係迂腐無知泥於用古不得謂之叛逆臣卽

欽遵諭旨飭令臬司轉飭將李掄元等俱行釋放仍敬謹將現奉上諭明白宣

示俾晉省士民咸知我皇上大公至正事期平允務宜激發天良互相懲勸不

致拘泥經義援引錯悞以昭敬謹所有臣遵旨辦理緣由理合恭摺具奏伏乞

皇上睿鑒謹奏乾隆四十三年四月十三日硃批覽彼旣迂腐而汝之不讀書

及幕賓之不曉事又可知矣

袁繼咸六柳堂集案

巴延三奏彙繳應禁書籍摺 軍機處檔

山西巡撫臣覺羅巴延三跪奏爲彙繳查收書籍恭摺奏聞事竊照應禁書籍前准各省咨查及晉省陸續購收各種經臣節次奏明繳銷在案茲於本年六月初十日欽奉諭旨應燬各書著該館開單行知實力查辦其中有浙江寧波周乃祺所撰歷志一本册面題曰第二十一卷尙非完書此外存留卷帙恐復不少一體查察隨時送京銷燬等因欽此欽遵臣現在嚴飭各屬州縣并教職等官遵照單開書目實心購訪如有流傳務令悉數呈繳不敢視爲具文至前次繳銷以後續經各屬查收解省者臣與布政使黃檢飭委局員逐細校閱內有山西省自行查獲之六柳堂集二本係明人袁繼咸所著張自烈編輯語多悖逆其書本及版片俱當蒐繳銷燬臣查袁繼咸原籍宜春係江西省所轄現在飛咨該省及各省一體查辦外理合將現獲書本粘簽封固進呈又各省咨查應繳書六十二種計二百一十六部并殘缺不全書二十一部一並委員解送軍機處銷燬謹恭摺具奏並將各書部數名目另繕淸單恭呈御覽伏祈皇

上睿鑒謹奏乾隆四十三年閏六月十七日奉硃批覽欽此

傳諭實力查繳六柳堂集諭 軍機處檔 實錄

據巴延三奏查獲六柳堂集二本係明人袁繼咸所著張自烈編輯語多悖謬查袁繼咸原籍宜春係江西省所轄現在飛咨該省及各省查繳等語袁繼咸既籍隸江西則其所刊書籍本省必有留存著傳諭郝碩留心訪覓務將其書本及板片悉行查出解京銷燬至六柳堂集一書既久經刊刻流播山西其餘各省自必有流傳之本而江南浙江尤書籍所匯聚更宜訪查着傳諭江浙兩省督撫實力查繳毋稍疏漏並令各省督撫一體確查均無以具文塞責將此傳諭郝碩及各省督撫知之欽此乾隆四十三年閏六月十七日

德保奏查禁閩省六柳堂集摺 軍機處檔

署福建巡撫臣德保跪奏爲遵旨查辦奏聞事臣於本年七月三十日接奉上諭查辦巴延三奏查獲六柳堂集等因伏查六柳堂集一書刊刻既久流播之

處必多閩省與江西接壤誠恐亦有流傳臣現檄飭各道府督飭各地方官及各委員親身查辦剴切曉諭紳耆士庶俾知私藏即干罪戾務與應燬各書一體實力查繳臣仍嚴行督查務期搜剔無遺以清邪說斷不使虛應故事致有疎漏所有遵旨查辦緣由理合奏聞伏乞皇上睿鑒謹奏乾隆四十三年八月初七日奉硃批覽欽此

郝碩奏查獲未優軒等集及板片摺 軍機處檔

江西巡撫臣郝碩謹奏爲查獲六柳堂書籍板片仰祈聖鑒事竊照七月十五日承准大學士公阿桂大學士于敏中字寄各省督撫於乾隆四十三年閏六月十七日奉上諭據巴延三奏查獲六柳堂集二本云云見本案一頁欽此臣當即飭行該府縣妥爲查繳去後因思袁繼咸既有著作刋行則該府縣誌自應有詩文載入復同兩司將該府誌書詳細查看誌內載有原任尙書孫嘉淦撰袁繼咸未優軒集序文一篇序內又有安問三立祠六柳堂四山樓藏卷之爲何如也之句臣查有此序是必另有未優軒一書更不獨六柳堂而且有三立

祠四山樓各名目均須徹底根查未便稍事含糊並查宜春縣誌載有袁繼咸作經觀史觀二書未就等語亦應有未全之稿當妥諭署南昌府知府五寶前往會同該府縣等確根查去後茲據該府等稟繳六柳堂集七部零一本並板片一副共三十八塊又未優軒集抄詩一本孫嘉淦序文一張並訊據該本支裔孫袁芳旭袁芳哲等供稱六柳堂原係伊祖上家塾之名其集傳聞係伊祖繼咸寄交同縣好友張自烈即芑山收藏繼咸身故後子一藻奔喪路死兩孫克覲克寵俱幼厥後張自烈代爲刋刻刷印流傳及克覲年長始將板片交收其克寵曾孫科子年十三歲現在業農袁克覲長子名振翻係邑庠生次子名振翩農種營生當年弟兄分居時板片存於長房振翻處振翻故後振翻之子袁晏九即袁芳哲故父務農爲業不知此板係伊祖宗遺集堆放空房不行收檢次房振翩夭亡遺子袁起宗卽袁芳旭之父初不知長房存有此集板片後於雍正十三年選拔入貢曾經入都隸業就職候選至乾隆十七年袁起宗自京歸里搜索袁繼咸遺文纔從袁晏九家內查獲六柳堂集板片內有十一塊都已朽爛因念先人著述不忍湮沒隨補刋新板十一塊印刷幾部留存家內

隨便分送與人其換下朽爛之原板十一塊俱已銷燬無存至集中開有粤東廖文英訂等字樣不知廖文英又係何人張自烈徙居廬山久故無後其撰述行略之王猷定係袁繼咸兒女姻親流落揚州身故不知有無子孫至袁繼咸所著未優軒詩集從未見有刷本只有袁起宗手抄一本於就職候選時携帶赴京至乾隆十七年回籍時帶有序文一篇云係孫侚書所作因無力刋刻並以明人王思任原序尙缺一頁舟中雜詩十五章止存三首又缺數字不能刋板止將詩集抄稿存留家內實未鐫刻流傳其孫侚書序文並無原稿不知眞僞今止存抄序一紙至原作詩集序文之李之椿等幷首章開列之何三省丁承復均不知何處人氏其祖遺原本久已無存至山西有三立祠書院係袁繼咸任學道時重建其四山樓不知又在何處伊等從未知有前項藏卷又經觀史觀縣誌中既稱著作未就想必當年幷未脫稿現在家內不但實無刋板亦無底稿遺留等語該府等以現查誌傳均稱袁繼咸生平好學其著述自必甚多豈止六柳堂未優軒二集且孫侚書序內既有三立祠四山樓藏卷之名宜春縣誌內又稱晉舊有三立書院久圮袁繼咸重葺之自爲論贊等語亦當有

板片書卷且六柳堂集既有存板自必源源刷印豈止祗有此數部況六柳堂行略內現載有未優軒集行世之語豈得以並未刊刻飾供復向該生等反覆詰訊據供袁繼咸平日有無著述伊等實不能盡知六柳堂詩集板片存於長房久無人知係袁起宗尋出續換刷印送人其未優軒集亦係袁起宗不知從何處抄集存留在家如既刊刻行世即應有刷本如何祗有此抄本其行略內載有行世之語或係王猷定故爲先人誇張文學亦未可定實未見過刻板三立書院遠在山西四山樓實不知下落現在家內搜尋並無三立書院等項稿本山西有無論贊遺留實未知悉其六柳堂遺集自袁起宗刷過一次至今亦從未再刷今奉查問當將所有板片詩稿俱已詳查檢出盡行呈繳豈敢另有隱匿況現奉恭宣上諭仰見天恩廣大此時及早呈繳尙可邀恩寬宥如何還敢藏匿自貽後罪言之甚切當赴袁芳旭袁芳哲等家內逐細檢查所有一切書卷均係詩書藝並無前項各集亦無板片存留復向該族人等細加開導幷據該族士民袁壽八等僉稱伊族實因六柳堂集久不刷印未優軒集又從未刊行是以不及檢查今次奉示查收伊等當即互相覺察彼此儆惕除袁芳旭

等繳出板片抄本現又協同芳旭等在族間逐戶挨查除所有之六柳堂集俱行呈繳外並無另存袁繼咸著作書板亦從未見過三立祠四山樓經觀史觀書卷現在實已淨盡倘將來查有藏匿情甘坐罪幷據各具切結存卷等情前來臣覆率同司道將各書籍及板片詳加校核無異伏查一切違礙書籍久已奉文查繳今校核袁繼咸所著詩文既多悖逆其裔孫袁芳旭等先不檢查呈請銷燬直待飭查始行呈繳本應從重治罪又於七月十五日接奉上諭違礙書籍此時續行繳出仍可遵前旨不加究治欽此臣等仰遵恩旨行令該府縣向該生袁芳旭等明白宣諭聖恩曲加寬宥幷通飭各屬遍行曉諭如有類似此等書籍板片及時呈繳尙可免罪若再遷延匿不呈出倘日後仍有如六柳堂集之由他省發覺卽難輕逭矣至現獲之六柳堂集已刋刷流傳斷不止此七部別家有無收藏及未優軒詩集亦經彙錄成書恐此外尙有傳抄其三立祠四山樓等項名目旣見於序文之中雖據袁芳旭等僉稱實無此等書籍亦恐或有遺稿傳述於他人之手均未可定除仍飭袁州府遴委妥員悉心訪查收繳毋許矜張滋擾一面通飭各府州轉行所屬知縣教官一體傳諭士民曉

以大義務令查收凈盡勿致片板隻字稍有隱漏自取嚴譴謹將現獲之未優軒集抄本標貼黃籤恭呈御覽並將查獲六柳堂集七部零一本同板片三十八塊一並解繳銷燬再未優軒集現由該府誌書內查出序文遂卽查獲原存抄本正恐各誌書所載似此等序文者正復不少未便率忽臣現已飭司將各府縣誌書發局委員分校詳細查核凡有似此序文或但有成書名目及著作人姓名者俱令開單指明飭行本縣著落根查呈繳務期剔釐凈盡斷不敢稍事疎漏理合將遵旨查獲板片緣由恭摺具奏伏乞皇上睿鑒謹奏乾隆四十三年八月十五日奉硃批知道了欽此

未優軒集計詩一本係抄本明宜春袁繼咸作內有違悖處應請燬同日奉旨如有刻本板片查出卽行繳進欽此

覺羅圖思德奏飭查六柳堂集務期凈盡摺 軍機處檔

貴州巡撫臣覺羅圖思德跪奏爲遵旨查辦事本年八月初九日接奉上諭據巴延三奏查獲六柳堂集係明人袁繼咸所著等因欽此又奉上諭屢經降旨

各督撫查繳違礙書籍各該省陸續查出應燬之書雖紛紛呈繳恐此等違礙書籍外間尙有存留等因欽此臣伏查節奉上諭飭查違礙書籍業經臣先後蒐獲應禁諸書共計六十五種三次送京銷燬並開書目淸單繕摺奏聞在案茲復奉訓諭有山西省查獲明季江西人袁繼咸所著張自烈編集六柳堂集語多悖逆應即查繳更蒙聖主垂念未必能家喻戶曉著再明白宣示仰見我皇上恩威並施照察靡遺臣遵即移會學臣並札行司道府廳州縣一體廣布洪仁徧行出示曉諭無論窮鄉僻壤咸使周知如有六柳堂文集暨歷奉飭禁並未經奉禁而於詞語間涉有乖謬各書槪行呈出以免罪愆倘敢執迷隱匿別有發覺定行按法嚴究並令府廳州縣各派教職分別詳查務使蒐羅淨盡解京銷燬不敢視爲具文亦不任吏胥借端索擾所有奉到諭旨欽遵辦理緣由臣謹恭摺奏覆伏乞皇上睿鑒謹奏乾隆四十三年八月十八日奉硃批覽

欽此

李侍堯等奏查禁違礙著述六柳堂集等書摺　軍機處檔

仍管雲貴總督臣李侍堯
雲南巡撫臣裴宗錫跪奏爲遵旨覆奏事本年八月十七日接准大學士公阿桂大學士于敏中字寄奉上諭屢經降旨各省督撫查繳違碍書籍送京銷燬雖紛紛呈繳但恐尚有存留云云又同日奉上諭據巴延三奏查獲六柳堂集二本係明人袁繼咸所著語多悖逆等語云云欽此仰見我皇上於屛絕頑讒之內示矜全愚昧之心伏查歷次欽奉諭旨嚴查一切違碍書籍並江西逆犯王錫侯字貫等書臣等節經飭令各屬通行曉諭並立限嚴查如有未盡參劾治罪嗣據陸續申送臣等率同司道詳細檢閱計本年春夏二季收獲書三百餘種一千五百餘部業經四次奏明解京在案七八兩月約又獲書數十種現在查核分別已禁未禁委員起解臣等因各屬奉文已及半載如果實心查辦自應查繳無遺正在嚴催取具日後查出願甘治罪印結申報並蒙皇上訓諭恐僻壤家鄉未能盡曉復令明白宣示若此時續行繳出仍可不加究治臣等敢不仰體聖慈重申勸導將奉到諭旨敬謹繕刻頒行各屬使鄉曲愚氓曉然於禁令之易從並責成該管道府嚴密查訪毋許吏胥藉端滋擾再假數月之限務期剔釐淨盡袁繼咸六柳堂集現今繳送書內未見此種現飭一

併確查卽不全簡帙亦不敢任其疎漏再節次呈送書內惟逆犯呂留良四書講義語錄最多緣滇省遠在邊隅士子見聞涉陋𡚒以呂留良講解爲訓詁秘本臣等嚴切曉示咸知逆犯著述不許隻字存留紛紛繳出第念士子株守是書傳習已久一旦盡行繳官茫然不知所從無以爲應試之具其他先儒諸書滇省書賈罕至艱於購覓未免向隅查有從前庶吉士孫見龍掌五華書院時所輯四書大全決擇類書惟板片多有殘缺已飭重訂補刊於每屬地方捐給數部並諭士子如有願得是書者照刷印紙工由各該地方官向省城請發庶使邊地生童有所信從合併聲明所有臣等奉到諭旨切實辦理緣由理合恭摺覆奏伏乞皇上聖鑒訓示謹奏乾隆四十三年八月二十一日奉硃批覽欽此

楊景素奏查禁六柳堂集摺 軍機處檔

閩浙總督臣楊景素跪奏爲遵旨查辦奏覆事乾隆四十三年七月三十日前署督臣德保承准大學士公阿桂大學士于敏中字寄閏六月十七日奉上諭

據巴延三奏查獲六柳堂集二本云云見本案一頁欽此遵旨寄信前來移交到
臣伏查六柳堂一書前署督臣德保於奉到諭旨後即經諄諭兩省藩司各派
明幹妥員分途收求購覓臣於回浙後查得各屬尙無稟報查獲前項書籍然
浙閩兩省均與江西接壤而浙省尤爲書籍匯聚之所更宜加意訪查臣現復
嚴論各道府督飭地方官及原委各員遍行剴切曉諭認眞實力詢訪務期收
繳淨盡以除邪說斷不敢以具文塞責致有疎漏所有臣欽遵查辦緣由理合
恭摺奏覆伏祈皇上睿鑒謹奏乾隆四十三年九月二十八日奉硃批覽欽此

龍鳳祥爵香山印存案

覺羅圖思德奏查獲龍鳳祥爵香山印存摺 軍機處檔

貴州巡撫臣覺羅圖思德跪奏爲據實奏聞事竊臣節次欽奉諭旨查繳違礙書籍不時督率司道分檄各地方官愼密蒐訪不許妄生事端亦不得潛爲銷息以冀仰副聖主正人心而厚風俗之至意茲於本年十一月十八日據貴筑縣知縣毛宣徽稟稱有問流在配官犯龍鳳祥形類狂妄現獲該犯爵香山印存圖章二本等情呈送到臣臣查圖章語句多有狂誕不經之處其卷首叙文卽係將所篆圖章字面編湊尤屬怨望誠恐該犯另有不法悖逆字跡當卽密委粮驛道德隆率同府縣前詣該犯寓所將該犯嚴行鎖拿逐一檢搜查獲雕刀三把大小圖章四十七方內多雜刻數面者與上下兩卷合對下卷內僅少一方餘俱相符上卷內止有印存十八方相同此外皆係紙印粘貼原刻圖章無存其餘衣服鋪蓋之外並無別物臣隨提該流犯龍鳳祥到案率同司道研訊據該犯供稱係江西萬載縣己卯科舉人於乾隆三十一年分發雲南試用知縣三十七年委運京銅因冒銷撈費案內解京查審問擬杖一百流二千里

發解貴州於四十一年十一月安揷省城因貧苦無聊將舊存印出圖章粘貼成本又將近日鐫成圖章數十方亦印成本分作上下兩卷希圖送人獲利少資日前不料即被查獲那圖章字面有用成語有自己編造並無別有意見等語伏查該犯由科目出身曾任知縣況係獲罪之人在配尤當安分守法乃膽敢將怨望牢騷之語形諸圖章以期洩憤實爲玩法今該犯所供情詞含混支離不能逐細剖對恐別有所指及故意狡飾情弊必須詳加嚴鞫務使水落石出以成信讞至現在寓所雖搜無別項乖謬字跡但該犯分發滇省試用有年恐尚有存留字跡印本並所缺圖章而其原籍亦更難保無前項印本圖章暨別項悖妄書籍一面即咨雲南江西撫臣一體嚴查分別辦理臣仍督同司道再行嚴審該犯曾否傳播務得確切供情究明無存圖章實在下落從重究擬另行具奏除遍行曉諭如有收存該犯鐫刻劈香山印存圖書即行繳出以便同現獲圖章解京銷燬外所有查獲流犯龍鳳祥擅鐫妄誕圖章緣由臣謹會同大學士管雲貴總督臣李侍堯貴州學臣蕭廣運繕摺奏聞並將原印圖章二本粘籤封呈御覽伏乞皇上睿鑒訓示謹奏乾隆四十三年十二月二十日

奉硃批已有旨了欽此

龍鳳祥無庸照逆案辦理諭 實錄

諭軍機大臣等據圖思德奏拿獲流犯龍鳳祥將妄誕語句鐫刻圖章黏貼印譜分作上下兩卷實爲玩法現在嚴訊該犯曾否傳播務得確切供情從重究擬等因一摺並將搜獲印存二本黏簽呈覽朕細加搜閱並無悖逆不法字句毋庸照逆案辦理惟語多傲慢必係疎狂浮薄之徒且該犯曾任職官獲譴在配尤應安分守法乃敢將狂放語句鐫刻圖章希圖獲利自有應得之罪且亦不便存留內地將來審明定案時將該犯發遣伊犁等處亦足蔽辜將此由四百里傳諭圖思德並令李侍堯知之乾隆四十三年十二月丙子

郝碩奏在龍鳳祥家中查獲各圖章摺 軍機處檔

江西巡撫臣郝碩謹奏爲奏聞事竊臣於去年十二月十八日接准貴州撫臣圖思德咨開該省查出在配原任雲南試用知縣龍鳳祥所鐫麝香山印存圖

章二卷語多狂誕幷涉怨望搜獲圖章缺少不全該犯係江西萬載縣人伊家有無圖章印本暨別項悖妄書籍應密行搜查等因移咨到臣臣即飭司密委南昌府知府湯萼棠馳赴該地會同該府縣查得該犯龍鳳祥之子龍忠甫同母汪氏寄居縣城母舅汪首元家該犯有母郭氏弟遇春並該犯之妾葉氏另居田北地方隨於龍忠甫住房內搜獲圖章九塊又於葉氏處搜獲圖章五塊共十四塊周圍鐫刻印出計四十方又有印存圖章三紙詩字三幅此外止有不全經書古文時文暨西廂曲本並無別項悖妄書籍訊據龍忠甫供稱伊父素能鐫刻圖章乾隆三十七年在雲南試用時奉委解銅於途次遣人接眷一同進京後復偕往雲南嗣以緣事革審回籍收拾行李時隨便將圖章等物帶歸此外並無別項圖章書籍等語質之葉氏等供亦相同臣隨率同藩臬兩司查閱圖章及詩內語有狂誕其現獲之圖章十四塊是否卽係貴州所獲麝香山印存本內缺少之圖章抑或尚有未全應行別追下落除將圖章逐方印出星飛咨送圖思德核對辦理並將圖章詩幅咨送軍機處銷燬外理合恭摺奏聞並將印出圖章暨原印存圖章抄錄詩幅標貼黃籤一併封呈御覽伏乞皇

上睿鑒謹奏乾隆四十四年正月初六日奉硃批覽欽此

郝碩奏在龍鳳祥家中查獲圖章詩幅咨 軍機處檔

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江西等處地方兼理軍務兼提督銜世襲騎都尉郝爲咨送事竊照乾隆四十三年十二月十八日准貴州撫院圖咨具奏黔省查出在配流犯原任雲南試用知縣龍鳳祥所鐫麝香山印存圖章二卷語多狂誕並涉怨望搜獲圖章缺少不全該犯係江西萬載縣人伊家有無圖章印本暨別項悖妄書籍希即密飭所屬徧行搜查淨盡就近辦理仍將有無查獲暨辦理緣由迅賜由驛馳覆等因隨飭司密委南昌府知府湯萼棠馳赴該地會同該府縣查獲圖章十四塊周圍鐫刻印出計四十方又有印存圖章三紙詩字三幅此外並無別項悖妄書籍本部院查閱圖章及詩內語有狂誕除恭摺奏聞並咨貴州撫院核辦外所有圖章詩幅相應咨呈軍機處奏聞銷燬施行須至咨呈者計呈送圖章十四塊詩字三幅右咨呈軍機處乾隆四十四年正月初六日

覺羅圖思德奏審擬龍鳳祥發遣摺 軍機處檔

貴州巡撫臣覺羅圖思德跪奏爲遵旨審擬具奏事竊照流犯龍鳳祥鐫刻圖章編湊成叙一案經臣查明繕摺奏聞在案茲臣正在親督司道逐層研究接奉上諭以龍鳳祥印存二本並無悖逆不法字句毋庸照逆案辦理惟語多傲漫必係踈狂浮薄之徒且該犯曾任職官獲譴在配乃敢將狂放語句鐫刻圖章希圖獲利自有應得之罪亦不便存留內地定案時將該犯發遣伊犂等處亦足蔽辜欽此臣跪讀之下仰見我皇上準情酌法聖訓詳明臣復率同司道飭提該犯龍鳳祥細加推鞫據供實因在配貧苦無聊將舊存印出圖章粘貼成本又另鐫圖章數十方照樣盖印分作上下兩卷卽將圖章語句湊選成叙送人獲利寓所前經搜檢委無別項不法字跡惟是龍鳳祥以職官獲罪在配自當安分乃糊塗無知出語狂放鐫刻印章貪圖微利實屬鄙陋無恥只求治罪等語臣恐該犯所供倘有不實不盡再四究詰矢口如一似無遁飾查龍鳳祥寓所前經搜查別無不法字跡其送人各本現據陸續首繳悉與原獲印本

大略相同亦無悖逆字句但該犯曾任縣令獲譴在配不思守法乃敢湊集傲漫疎放語句鐫刻圖章希圖獲利實非安分之徒誠如聖明洞燭不便存留內地應將龍鳳祥發遣伊犂充當苦差以示懲警除仍分咨江西雲南詳查有無別項違礙字跡就近分別辦理外所有遵旨審擬緣由臣謹會同大學士管雲貴總督臣李侍堯合詞恭摺奏覆伏乞皇上睿鑒謹奏乾隆四十四年正月初八日奉硃批知道了欽此

賀世盛篤國策案

浦霖奏查訊賀世盛篤國策悖逆並親屬審擬摺 軍機處檔

湖南巡撫臣浦霖跪奏爲查獲私造未成逆書審明定擬恭摺具奏事竊臣前赴漵浦縣查勘被水情形于六月十二日接據耒陽縣知縣閻廣居禀報該縣生員賀世盛寄寓縣城宗祠內代人作詞隨知會教官往拿于該犯寓所搜出篤國策抄本一本訊係該生自作尚未成書查閱語多悖逆當即鎖拿收禁現在馳赴該犯家中搜查有無別項不法書籍卽行解省聽候審辦并據衡州府知府潘成棟衡永郴桂道世寧禀報接據縣禀卽日馳往督率搜查等情當經批飭嚴加搜訊并查究校閱參定傳播之人盡數拿解毋任縱漏其搜出原書飭即賫送查閱去後嗣據該道府禀稱前赴該犯家中及寓所逐細搜查止有呈詞底稿一包其餘均係尋常誦讀經書時文並無別項不法書籍字跡現將犯屬十七名口拿獲惟犯侄賀家瑾一名外貿未歸現在嚴拿并將逆書原本先行密封呈送等情臣于六月十九日回省時學臣錢灃正值按試長沙隨公同細加翻閱該犯書本共二十六頁又自作序文三頁尚未成書書內大指係

痛恨捐納官員遂將開捐之事反覆指斥肆意狂吠臣等查閱之下不勝髮指
隨派員迎提該犯並飭該府縣押解一干犯屬人等先後至省臣當即率同在
省司道連日研訊緣賀世盛係耒陽縣學增生現年六十九歲住居離城五十
里之黃泥塘地方于乾隆十七年入學四十六年告給衣頂該犯賦性狂誕自
謂抱負不凡因科名未遂常懷忿懣迨告頂以後益復抑鬱無聊平日旣與鄉
黨族戚因事訐訟素不相能卽于是年避棄妻子獨居城中祠屋託名養靜實
係潛身縣城代人寫作詞狀該犯平日鄙薄捐納官員謂其不由科目居然民
上指爲阻滯正途心懷忿恨因獨居無聊妄思著書立說摭拾平時記誦故事
成語及邸抄內一二事幷闌入催科聽斷以及遠年詞訟逞其狂誕拉雜攢湊
名爲篤國策以見其學問淹博兼通時務又自作序文稱爲陳策序意欲于書
成之後赴京進獻圖賞官職以邀榮寵此該犯私行著作之實情也臣查該犯
書內指斥官員妄議朝政文詞繁複語句支離而其顯然悖逆肆行狂吠者不
一而足臣逐一詰訊捐納事例久已奉旨永停爾書內所云開捐害民之處究
係何所指證就爾生平所見捐納官員何人苛刻小民何事不妨據實供來至

稱巡撫捐官于省又係何人任內之事外省並無報捐之例是否巡撫賣缺得錢亦應切實指出該犯惟俯首認罪堅供書內所叙捐納官員爲害地方原不過一時乘興信筆敷衍實不能指出何人其捐官于省一語係從前聽聞甘肅開捐上司得受屬員賄賂故隨筆寫入亦實不能確有所指臣復詰以爾意中既無實指之人何又反覆議論任意詆訶且竟敢妄肆狂吠是何意見該犯又供我自幼深恨捐官一途阻礙士子登進後來屢試不中淹蹇終身心想就此發端著書陳獻可以邀恩賞給官職遂我平生素願因心中牢騷以致語涉謬妄今蒙逐條指示自知喪心病狂罪該萬死只求治罪就是臣又查該犯著書如果意圖陳獻斷不敢將悖逆之語逐段書寫又序文內自稱早年傳讀御批有陳含懷所作之書雖多荒謬亦材學究識與胡中藻所作立意背叛殊不相侔等語陳含懷係何處人所著何書胡中藻係遠年逆犯所作詩文久已銷燬該犯何從得見況係草茅微賤又何從讀得御批隨嚴加夾訊據供我這本篤國策原是就一時意見陸續起草其中措詞過於激烈亦恐有碍進呈因想起乾隆二十二年本省茶陵州生員陳安兆字含懷著有大學疑思辨斷等書那

時巡撫作逆書奏辦奉到御批所作之書並非背叛與胡中藻逆書不同將陳安兆釋放通省人人傳誦皇上寬大我彼時聽聞此語強記在心因我所做這策意在篤厚國本故序文內把從前御批引入見得此書並非妄議朝政末後又云雖曰戇直實無背逆原是辨別並非逆書的意思那陳安兆同胡中藻原書我實不曾見過隨檢查乾隆二十二年前撫臣富勒渾前學臣毛輝祖任內將茶陵州生員所著大學疑思辨斷等書進呈奉旨無庸辦理欽遵在案與犯供相符查該犯立意著書自四十六年起迄今已及八年何以尚未成書且抄本亦止此二十餘頁明有抽藏隱匿情弊再伊長子賀家瑞伊弟賀世詠均係生員伊侄賀家彥亦係監生必有共相商謀帮同揑造情事且書內塗抹删改正寫旁寫並有破損之處想係與人商酌隨時更改亦必有參訂傳抄之人復加嚴訊據供這書因係閒時隨意攢湊故此數年未成我的弟侄都在鄉間居住平日因我性情不好素不和睦我在城中祠屋著書從不往來間因祀祖來至祠屋因平日不甚浹洽不過數語而別並沒有商謀同造大兒子賀家瑞是四十七年入學曾來寓所見過這書屢勸燒燬我沒理他其餘子侄孫子都在

鄉務農不通文理那親友們平日不相往來並沒給別人看過書內圈點是我得意處塗抹删改係就我意見隨時改定處都是一人筆跡破損之處是無心扯破並未扯去字跡因書未做成並沒與人傳抄是實質訊犯弟賀世詠犯子賀家瑞等俱與該犯所供相符似無迴飾臣查捐官之例久已停止乾隆五十一年又復欽奉諭旨明切指示禁止開捐且屢次大挑加惠寒畯疏通正途殊恩曠典亘古所無現在毫無壅滯至貪官害民科甲中亦多敗檢之人豈得獨指捐納當此綱紀肅清之日懲貪誅墨法令森嚴大小官吏實無爲害閭閻之事況我皇上愛養黎元蠲粮免賦疊沛恩膏凡屬含生負氣之倫無不感頌皇仁淪肌浹髓該犯以告頂生員不安本分乃逞其梟獍之性妄詆朝政肆其悖逆實爲人心共忿覆載不容查律載大逆者凌遲處死正犯之子孫兄弟及兄弟之子年十六以上皆斬十五以下及正犯之妻若子之妻給付功臣之家爲奴正犯財產入官知情隱藏者斬等語賀世盛合依大逆律凌遲處死仍傳首該犯原籍地方梟示賀家瑞身爲生員既目覩其父賀世盛著書悖逆因勸阻不理聽其藏匿其知情隱藏與大逆緣坐二罪相等賀家瑞係賀世盛次子賀

本約係賀世盛長孫賀世詠係賀世盛胞弟賀家湘賀家斗賀家彥賀家璉賀
家珩係賀世盛胞侄雖訊均不知情但係正犯之子孫及期親弟侄律應緣坐
其俱年在十六以上賀家瑞賀家端賀本約賀世詠賀家湘賀家斗賀家彥賀
家璉賀家珩均應照律擬斬立決先行剌字賀世盛之孫賀麒麟賀又麟賀三
麟賀仍麟賀吉寧俱年在十五以下應與賀世盛妻谷氏子媳劉氏李氏俱給
付功臣之家爲奴賀世盛之女賀氏久已出嫁陳以貴爲妻幷其孫女達秀律
不連坐俱無庸議正犯財產飭令該縣確查照律入官尙有律應緣坐之犯侄
賀家瑾嚴飭緝拿獲日另結賀世盛賀家瑞賀世詠各生員衣頂飭學除名賀
家彥監生捐照飭追容銷再該犯書內所指各控案內惟前署耒陽縣知縣李
逢昇于乞丐伍大勝病斃一案悞報被谷發乃毆死經臣審明將知縣李逢昇
參革問罪其餘各案據供均係年遠之事現飭提取案卷查明分別虛實辦理
歷任失察各職名另容查明咨參所有查拿生員著作逆書審明定擬緣由理
合會同湖廣總督臣舒常湖南學政臣錢灃恭摺具奏併另繕供單同原書逐
條簽出恭呈御覽伏乞皇上睿鑒勅下法司核覆施行再此案事關著作逆書

情罪重大未便稍稽顯戮謹由馹四百里馳奏合併陳明謹奏乾隆五十三年七月十二日奉硃批大學士九卿會法司核擬速奏欽此

稽璜等奏遵旨核擬摺 軍機處檔

大學士臣嵇璜等謹奏爲遵旨核擬速奏事據湖南巡撫浦霖奏耒陽縣生員賀世盛潛居縣城代人寫作狀詞造著逆書審擬治罪一摺乾隆五十三年七月二十三日奉硃批大學士九卿會法司核擬速奏欽此該臣等會議得據湖南巡撫浦霖奏稱緣賀世盛係耒陽縣學增生現年六十九歲至現飭提取案卷查明分別虛實辦理等語、全文見前浦霖摺均應如該撫所奏辦理完結再該撫奏稱歷任失察各職名另容查明咨參等語應行令吏兵二部行文該督撫查取送部辦理其歷任學政失察之咎一並查明分別辦理又查該犯策內稱官收漕糧淋尖踢斛高價折收並稱巡撫捐官於省等語是否該省地方各官於徵收漕糧時違例浮收折收遇有缺出營謀鑽刺而上司得其賄賂遂徇私陞調以致該犯藉爲口實亦不可不徹底根究查畢沅新授湖廣總督湖南亦

其所轄而該犯所稱各弊皆非該督任內之事無所迴護應行令該督於到任

後將有無如該犯所稱諸弊密訪嚴查據實具奏所有臣等會同速擬緣由理

合恭摺具奏請旨乾隆五十三年七月二十四日

大學士臣嵇璜

大學士伯臣和珅

大學士臣王杰

協辦大學士公臣福康安

協辦大學士臣劉墉

署吏部尙書臣綽克托

吏部左侍郞臣瑪興阿

右侍郞臣保成

戶部尙書臣董誥

左侍郞臣諾穆親

右侍郞臣蔣賜棨

右侍郎臣汪承霈

禮部尚書臣德保

尚書臣紀昀

左侍郎臣達椿

左侍郎臣劉躍雲

右侍郎臣德明

右侍郎臣鄒奕孝

兵部尚書臣彭元瑞

右侍郎臣伊齡阿

右侍郎臣趙鋐

刑部尚書臣喀寧阿

尚書臣胡季堂

左侍郎臣穆精阿

署右侍郎臣慶禮寶

右侍　郎臣阮　葵生

工部尚　書臣福　長安

尚　　書臣金　簡

左侍　郎臣韓　鑅

右侍　郎臣阿　彌　達

右侍　郎臣管　幹　珍

都察院左都御史臣覺羅阿揚阿

左都御　史臣李　綬

左副都御　史臣覺羅巴彥學

左副都御　史臣哈　福　納

通政使司通政使臣夢　吉

通　政　使臣吉　夢　熊

副　　使臣武　隆　額

參　　議臣七　十　五

參　　議臣王　爾　烈

大理寺　卿臣富　炎　泰

卿　　臣趙　佑

少　　卿臣良　成

少　　卿臣蔣　曰　綸

寬免賀世盛及其子姪等罪名諭 軍機處檔 實錄 聖訓聖德門卷五

昨據浦霖奏審擬私造逆書之耒陽縣生員賀世盛一犯照大逆律凌遲處死家屬緣坐並將搜獲之篤國策抄本呈閱一摺隨批交大學士九卿會同法司核擬速奏本日據大學士等照擬具奏請旨閱摺內有指出該犯所稱捐路紛爲財動有妨止途及拒諫等語朕臨御五十三年普免天下地丁三次蠲免漕糧兩次一遇水旱偏災無不立予蠲賑兼之浙省建築海塘及豫省豁免攤征銀兩凡所以藏富於民爲捍禦閭閻計者總計不下億萬萬從不稍存靳惜前此豫工暨川運兩次開捐原因維時河務工程緊要軍需用

度浩繁府庫所存不敷撥給且康熙雍正年間曾因公准捐有案廷臣有以
是爲請者是以照例暫開爲一時權宜之計然不久而即行停止亦因納貲
授官本非善政并恐雜流因此并進仕路壅塞捐例衹可行之於暫而不可
行之於久特命停止自停止以來已十有餘年之久五十一年督臣李世傑
書麟李奉翰等以江南黃運兩河漫決多處撫邮堵築諸務需費較多合詞
奏懇開捐朕當以此事斷不可行明降諭旨訓飭天下人共知者甘肅捐監
之例亦因地方官等包攬折收藉端滋弊永行停止朕如果爲聚財起見則
兩次所捐不敵一次普免之數亦人所共知者安有陳奏停捐拒而不納之
事賀世盛身列膠庠據供嘗閱邸報豈五十一年朕訓飭李世傑等之旨伊
獨未之見耶乃輙敢因科名未遂心懷忿懣遂私自著書怨望大學士等擬
以凌遲緣坐實屬按律辦理此等狂悖之人若竟從寬典俾安坐囹圄勢必
更肆狂吠又如曾靜之罪大惡極寸磔不足蔽辜反足以累及伊家屬第念
該犯究因失志塌屋貧苦無聊摭拾傳聞私自抄寫借以抒其抑鬱與顯肆
悖逆者尙屬有間賀世盛著從寬改爲斬決至伊子賀家瑞見伊父所抄之

書中多違碍屢次跪勸燒燬尙爲知禮守法乃該犯執意不從終致敗露是
此等無知妄作之徒不但自蹈法網且不顧伊子弟因其緣坐俱陷大辟而
在朕心轉覺不忍且其餘子姪孫子據該撫查明俱在鄉務農不通文理其
未經舉首亦屬可原所有賀世盛名下應行緣坐之犯俱著加恩竟免其緣
坐概予省釋並著該撫即將此旨給與該犯閱看後再行正法俾知孽由自
作而朕於法外施仁不因該犯語涉違悖罪及其子若孫該犯亦當俯首就
戮死而無怨也餘依議欽此乾隆五十三年七月二十四日

清代文字獄檔第四輯目錄

兩江總督薩載江蘇巡撫楊魁摺奏一件

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江南江西等處地方兼管河務世襲騎都尉薩咨一件

李東猷等供詞一件

陳希聖誣告鄧譓收藏禁書案 乾隆四十四年二月

湖南巡撫李湖摺奏二件

黃檢私刻其祖父黃廷桂奏疏案 乾隆四十四年二月起四十五年三月止

上諭六件

軍機處摺奏三件

山西巡撫覺羅巴延三摺奏二件

福建巡撫黃檢摺奏一件

閩浙總督兼署福建巡撫楊景素摺奏二件

大理寺卿尹嘉銓摺奏一件

兩江總督薩載摺奏一件

安徽布政使農起摺奏一件

艾家鑑試卷書寫條陳案 乾隆四十五年八月起本年十一月止

湖北巡撫鄭大進摺奏二件

艾家鑑試卷一件

劉翺供狀案

顏希深奏劉翺呈繳悖逆書本摺 繳回硃批檔

兵部侍郎臣顏希深跪奏爲奏聞事本年五月初四日有安化縣民劉翺赴臣衙門稟呈供狀書一本臣見其形跡詭異當卽率同在省司道訊據供稱我安化縣人住居歸化鄉地方今年八十六歲兒子名劉會海孫子大的叫起盛年二十三歲次的叫選成年十七歲都在家裡我自幼窮苦攻書沒得成就這書本是自己陸續集的前年叫姪子劉維經抄謄這姪子去年十一月內病故雍正年間曾將這書在吳學院前呈過沒收乾隆四年呈懇安化力知縣詳達批駁乾隆十年又在蔣撫院前繳過蒙逐條指駁如今因聞各處呈繳遺書故此到省城來呈繳等語查驗其人衰憊龍鍾兩耳重聽當卽委員至該犯省寓搜查並無別項字跡什物臣調查乾隆十年前撫臣蔣溥任內批駁原案相符復與司道將書本公同細核其中字句多有悖逆之處查劉翺以一介小民輒敢妄談國政,已屬狂誕且揑造聖祖仁皇帝諭陳鵬年之諭旨並妄論世宗憲皇帝由藩邸纘承大統之語毫無忌憚其指斥呂留良曾靜唐孫鎬之處又係從

何考據書尾所稱接續之際妄生議論何代蔑有又云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其居心更不可問似茲不法之徒喪心病狂實堪髮指且恐另有悖逆字跡及主使幫著之人非徹底究明重治其罪不足以遏邪說而正人心除一面飭委長沙府知府蔣曾炘（硃批此人是何處人）率同試用知縣汪朝鑾馳赴該犯原籍家中逐細搜查提同犯屬地保一并拿解來省逐一嚴審究明有無幫著夥黨並是否劉維經抄謄曾否病故徹底根究另行從重定擬具奏外所有該犯劉翱呈出書本緣由臣謹會同湖廣督臣三寶先行繕摺恭奏並將原本恭呈御覽伏乞皇上睿鑒訓示謹奏乾隆四十三年五月初八日硃批已有旨了

申飭顏希深辦事不精細諭 軍機處檔 實錄

乾隆四十三年五月二十三日奉上諭顏希深奏有安化縣民劉翱稟呈供狀書一本見其形踪詭異當即率同司道訊供據稱乾隆十年曾在蔣撫院前繳過蒙逐件指駁今聞各處呈繳遺書故來呈繳隨飭委長沙知府蔣曾炘等馳赴該犯原籍家中搜查有無悖逆字跡另行從重定擬等語顏希深所辦未爲

得當此等狂誕之徒敢妄談朝政卽此外別無不法字跡亦當予以外譴不可復留內地滋事從前蔣溥任內於該犯呈遞此書時不卽究治轉爲逐條批駁本屬錯誤但蔣溥業經身故毋庸追咎已往至顏希深派員往該犯家內搜查有無不法字跡亦以爲蔣溥前此辦理之非自應選派別籍不同姓大員馳往查辦湖南通屬九府豈無可派之員乃令長沙府知府蔣曾炘前往該府係蘇州吳縣人與蔣溥同府同姓安知其不爲迴護亦豈可不避嫌疑顏希深辦事何不精細若此顏希深著傳旨申飭仍將查辦定擬緣由卽行覆奏並諭三寶知之欽此

將劉翱發遣諭 軍機處檔 實錄

乾隆四十三年五月二十七日奉上諭前據顏希深奏安化縣民劉翱稟呈供狀書本現在查辦一摺因其委員未妥已傳旨申飭矣此等狂誕之徒妄生議論其平日之不能安分可知卽查無不法字跡亦當予以外譴不可復留內地滋事計李湖此時應蒞湖南新任顏希深自卽交代進京所有劉翱一案卽應

李湖接辦著傳諭李湖審擬此案時如查其家別無悖逆書籍即將該犯發遣烏嚕木齊等處以示懲儆不得因其年已八旬稍爲姑息將此由四百里傳諭知之欽此

李湖奏改委再向劉翱家中搜查摺 軍機處檔 繳回硃批檔

湖南巡撫臣李湖跪奏爲欽奉諭旨查辦覆奏事乾隆四十三年六月初六日承准大學士公阿桂大學士于敏中字寄五月二十六日奉上諭前據顏希深奏安化縣民劉翱稟呈供狀書本云云見本案本頁欽此遵旨寄信前來查此案臣於六月初二日到任接准前撫臣顏希深移交卷宗臣逐一檢閱原委之長沙府知府蔣曾炘帶同試用知縣汪朝鑾先於五月初六日馳赴安化縣歸化鄉劉翱家中徹底搜查並無別項不法字蹟所存書籍均係四書五經雜文等類其抄謄供本之劉維經實於上年十一月三十日病故即在伊家起出劉翱給抄底稿與所呈原本相符幷將犯屬地保解省候訊等情在案臣正在提犯親訊問茲欽奉諭旨以搜查之蔣曾炘與從前辦理錯誤之蔣溥同府同姓難

保不爲迴護仰見聖明鑒照無微不至臣接奉廷寄遵即另委因公來省之衡永郴桂道汪新星夜馳往劉翺家中再加詳細搜查並令就近訊究有無同著夥黨代爲隱匿情弊一面率同兩司提出劉翺親加查驗該犯老邁龍鍾兩耳重聽應對糊塗隨將供狀情事悉心細訊據稱書集實係雍正年間自作並無同著之人從前呈獻希圖錄用今聞查繳遺書故將原本呈出並無別情亦無另有不法字跡等語查劉翺一介小民膽敢妄生議論上干國政其平日不能安分已可概見俟委員汪新查覆到日率同司道再加嚴究從重辦理斷不敢因其年逾八旬稍事姑息所有現在奉到諭旨查辦緣由理合恭摺先行覆奏伏乞聖主睿鑒再事關四百里傳諭之件是以由驛馳送合並陳明謹奏乾隆四十三年六月初十日

乾隆四十三年六月二十日奉硃批知道了欽此

顏希深奏辦理劉翺逆書案摺 繳回硃批檔

兵部侍郎臣顏希深謹奏爲遵旨覆奏事竊臣於六月初四日自湖南省城起

程十一日行抵湖北武昌地方值賫摺差弁回承准大學士公阿桂大學士于
敏中字寄乾隆四十三年五月二十三日奉上諭顏希深奏有安化縣民劉翺
稟呈供狀書一本見其形蹤詭異云云見本案一頁欽此臣跪讀之下悚惶無
地遵查此案該犯劉翺籍居長沙府屬安化縣當呈繳原書時臣閱其逞臆妄
談悖謬種種誠恐此外尚藏有不法字跡幷恐該犯家中聞信將不法字跡私
行銷燬是以就近卽委長沙府知府蔣曾炘帶同候補知縣汪朝鑾星赴搜查
彼時並不籌及蔣曾炘與前任撫臣蔣溥係同府同姓之人辦理不免迴護有
應避嫌疑之處茲蒙聖明指示如夢方覺臣之蠢踈庸昧實無辭自解至此案
已據蔣曾炘等將該犯劉翺家中一切字跡並前撫臣蔣溥原發批駁告示一
併起獲呈送臣逐細檢點不過庸陋文詞及親友往來書札尚無另有不法字
跡臣當飭發各司道詳加覆核並令拘齊該犯一干親屬到案委員審擬正在
錄供詳報適新任撫臣李湖於六月初二日到省接印臣隨將此案原委詳晰
備述移交接辦所有臣辦理劉翺一案緣由理合據實覆奏伏乞皇上睿鑒謹
奏乾隆四十三年六月十三日硃批覽

李湖奏查繳劉翱藏書及審擬情形摺 繳回硃批檔

湖南巡撫臣李湖跪奏爲遵旨審擬覆奏事乾隆四十三年六月初六日承准大學士公阿桂大學士于敏中字寄五月二十六日奉上諭前據顏希深奏安化縣民劉翱稟呈供狀書本云云見本案二頁欽此遵旨寄信前來臣到任後接准前撫臣顏希深移交此案遵即另委因公來省籍隸浙江之衡永郴桂道汪新前往安化縣劉翱家中覆查研究實無另有悖逆不法字蹟亦無知情共編之人臣隨率同司道提犯再加訊究並查其供狀本內所列各條俱係妄干國政已屬狂誕至供狀後幅添列因奉旨查繳關礙忌諱之書該犯輙稱自古國運接續之際妄生議論何代蔑有又云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不得已之鳴不揣狂妄顚發部律擬重罪甘心詰其是何意見據稱聞皇上諭令繳毁違礙藏書自必心疑士民議論伊故備述前情少釋聖疑冀免查繳等語尤爲不法雖現在搜查其家別無悖逆書籍但卽據該犯稟呈供狀訊問供情前後狂誕情節實屬法無可貸竊思明刑所以弼教除莠乃可安良臣蒞任湖南視事甫及兩

句留心體察該省民俗刁悍囂訟成風士習澆漓冠履不辨凡稍識之無之人句讀未明動輙掉弄筆墨冒上無等錮習相沿恬不爲怪若非申明國憲示以創懲俾咸知警改必致舊染日深罔知大義殊與風俗人心所關非細除將劉翺一犯照律審擬斬決另摺奏請聖裁外所有臣查辦審擬緣由理合恭摺覆奏伏乞皇上睿鑒謹奏乾隆四十三年六月二十六日硃批知道了

李湖奏劉翺私編供狀律應斬決摺 繳回硃批檔

湖南巡撫臣李湖跪奏爲審擬具奏事竊照安化縣民劉翺稟呈供狀書本一案當經前撫臣顏希深繕摺奏聞並將原書恭呈御覽臣到任後接准移交卷宗先經前撫臣委長沙府知府蔣曾炘帶同試用知縣汪朝鑾馳赴劉翺家中查無別項不法字蹟其代抄供本之劉維經實於上年十一月三十日病故即在伊家起出劉翺給抄底稿與所呈原本相符并將犯屬地保解省候訊等情臣誠恐該府縣等搜查尙有未盡之處又經另委因公來省籍隸浙江之衡永郴桂道汪新星夜馳往劉翺家中再加詳細搜查並令就近訊究有無同編夥

黨代爲隱匿情弊臣一面訊取劉翱親供先行覆奏在案茲據該道汪新稟稱於六月初八日戌刻到安化縣即於初九日率同該署縣詹斌馳赴離城七十里之山口劉翱家中徹底搜查實無悖逆不法字蹟傳集該戶族親鄰人等審訊劉翱平日性情暴戾行事乖張爲鄉黨所共惡不與往來並無同編夥黨亦無代隱不法字蹟自干罪戾等語稟覆前來臣率同司道提犯研訊緣劉翱讀書未成粗知文義雍正年間因聞諭旨令大小臣工條陳利弊劉翱輒思條議地方時事呈請本省官員轉奏希冀邀恩錄用於雍正八九等年採訪本省現辦事件謬參己見妄議更張又將故老傳述之言已經發覺辦過之案該犯擅自記錄逞臆狂談編集成書名爲供狀於雍正十三年至長沙省城欲赴學政衙門投遞因學政丁憂未遞乾隆四年赴安化縣稟請轉呈經該縣力暄春批飭發還乾隆十年二月又將書本稟呈前撫臣蔣溥當經逐條指駁示諭此後斂跡多年鄉居株守至四十一年聽聞欽奉諭旨查繳遺書復思呈獻將原存舊本添入前撫臣蔣溥駁語又因查書聖諭內凡有關碍忌諱之書概令繳毀該犯於供狀後添入自古國運接續之際妄生議論者何代無之又云是非之

心人皆有之不得已之鳴不揣狂妄願發部律擬重罪甘心等語倩令同姓不宗之劉維經在家謄寫於四十三年自家起程假稱赴益陽就醫治病令工人張四挑負行李至省於五月初四日赴前撫臣顏希深衙門稟呈當即拿究查辦臣因供狀內議改各條均係遠年舊事或已有成例或另定章程今復行呈出意欲何爲至所指官吏藉事婪贓有何憑據並究其有無同編之人此外有何不法字蹟存留何處再三駁詰據供從前呈遞供狀原有邀恩妄念今年已衰邁幷無他望因編集是書曾費數年心力其中或有可採亦未可定不甘埋沒借查繳遺書因由又赴呈繳本內各條實係遠年舊事所稱官吏婪索係從前得自傳聞並無確據此書實伊一人所編並無同謀此外並無存留不法字蹟臣又詰其書尾後幅新添自古國運接續之際妄生議論何代蔑有又云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不得已之鳴不揣狂妄願發部律擬重罪甘心等語是何意見據稱因聞皇上查繳違礙藏書自必心疑士民妄生議論故備述我朝聖聖相承恩深百姓縱有昧心狂筆何忍存留少釋聖主之疑冀免查繳甘冒重罪律擬甘心這便是不得已之鳴等語臣伏思我皇上查繳違礙書籍原因無識

之徒妄肆著述所以遏邪說而正人心該犯以一介小民不知安分守己從前私編供狀妄干朝政已屬狂誕今又以查繳禁書妄揣聖意甘冒重罪陳詞冀免查繳更屬不法雖查其家別無悖逆書籍亦無同編之人似此狂誕不法之徒若不明正典刑不足以儆囂訟而懲錮習劉翱應照妄布邪言爲首斬決例請旨即行正法并將該犯犯事經過緣由遍諭通省士民以昭炯戒代抄供狀之劉維經已經病故應毋庸議親屬人等均屬鄉農不知文義審無知情同謀應與無干人等概予省釋稿本案結銷毀前任安化縣知縣力暄春於該犯呈繳書本不行詳究辦理輕縱咎無可辭該員籍隸福建久經參革回籍應咨閩省查辦所有審辦緣由臣謹會同湖廣總督臣三寶恭摺具奏另繕供單恭呈御覽伏乞皇上睿鑒謹奏乾隆四十三年六月二十六日硃批三法司核擬速奏

德保奏玩縱劉翱之力暄春病故摺 繳回硃批檔

署理福建巡撫臣德保謹奏爲奏聞事竊照本年七月初九日接准湖南巡撫

臣李湖咨開安化縣民劉翱稟呈供狀書本語多狂誕訊據該犯供稱此書曾於乾隆四年赴前任安化縣稟請轉呈經該縣力暄春批飭發還等語查力暄春福建永福縣人久經參革回籍除恭摺具奏外移查訊明力暄春因何不行詳辦查明核辦等因咨移到臣當即飛行按察司會同布政司立飭該府縣拘提查辦去後茲據藩臬兩司轉據攝理福州府事鹽法道陳淮詳稱查力暄春久已遷居省城業於乾隆三十四年身故隨提力暄春之子力紹宗并保族隣佑人等查訊據力紹宗供稱伊父力暄春於乾隆四年選授安化縣知縣乾隆七年參革回籍於三十四年九月二十二日病故現在浮厝北關外梅柳地方尚未下葬前在安化縣任時止有伊兄力大寅隨任年僅六歲力紹宗尚未生育劉翱呈遞書本因何不行詳辦實不知情力大寅已外出漳州生理等語質之保族隣佑供亦相符隨帶同力紹宗前赴梅柳地方勘驗該處浮厝棺柩一口刊有名號傳訊山隣人等僉供實係力暄春之柩取結具詳到臣臣復親提力紹宗等覆審無異查力暄春於劉翱呈遞狂誕書本並不詳辦實屬玩縱今力暄春業於乾隆三十四年身故其前任安化縣時伊子力大寅年尚幼穉力

紹宗尚未生育均不知力暄春不行詳辦情事似非狡飾除咨覆湖南撫臣外

臣謹恭摺奏聞伏乞皇上睿鑒謹奏乾隆四十三年七月三十日硃批覽

黎大本私刻資孝集案

李湖奏查辦黎大本案緣由摺 軍機處檔 繳回硃批檔

湖南巡撫臣李湖跪奏爲據實奏聞仰祈聖鑒事竊臣到任後接准前撫臣顏希深移交臨湘縣民婦黎李氏呈控監生黎大本私刻資孝集語多僭越並指告黎大本父子平日在鄉武斷滋事各條等情當委岳州府親往搜起書本板片提犯赴省審辦嗣據岳州府知府鳳翔稟稱親往伊家查無別項違悖字跡將起獲資孝集書本板片並獲得失圖本先行解省因人犯衆多俟提齊續解等語未及審辦移交到臣臣檢查卷內又有縣民楊垂簡亦以前事赴湖廣督臣處具呈並粘連沈唐遜先在該縣投遞呈稿五月二十六日准湖廣督臣三寶咨移以此案南省發覺在前板片已起應仍歸南省查辦等因各在案臣查閱得失圖係刊載坟山圖形碑記資孝集係黎大本爲母八十生辰親族撰作詩文稱賀細核集中語句將黎大本之母比之姬姜太姒文母黎道魁跋內則稱爲女中堯舜其他擬不於倫謬妄干分之處尚多而向春錦詩內膽敢干犯聖祖仁皇帝廟諱上一字尤爲狂悖不法現在飛飭岳州府迅速提齊有名各

犯親押來省𡠗同司道徹底根究從重定擬具奏外所有臣接交查辦緣由謹會同湖廣督臣三寶繕摺具奏起出集圖二本恭呈御覽伏乞皇上睿鑒謹奏

乾隆四十三年六月初十日

乾隆四十三年六月二十日奉硃批覽欽此

三寶等奏宣布諭旨摺 繳回硃批檔

湖廣總督臣三寶湖南巡撫臣李湖跪奏爲遵旨宣諭恭摺覆奏事乾隆四十三年六月二十九日亥刻准大學士公阿桂大學士于敏中字寄湖南巡撫李湖乾隆四十三年六月二十日奉上諭據李湖奏臨湘縣民黎李氏呈控監生黎大本私刻資孝集語多僭越又查出所作得失圖刊載墳山圖形碑記現飭提齊有名各犯親押赴省徹底根究從重定擬等語並將圖集進呈朕詳加披閱資孝集中衆人所作詩文將伊母比之姬姜太姒文母皆係迂謬不通之人妄行用古與今年巴延三所奏舉人王爾揚代人作墓碑𡠗用皇考字樣者彷彿相似並非狂悖不法如王錫侯之顯肆悖逆者可比本可無庸深究尤不

宜概行提問株累多人但須訊明黎大本平日武斷滋事各欵如果屬實亦止須照現辦劉翱之案問擬外遣已足蔽辜所有該犯親屬及集內有名之人俱不必提究仍將朕旨出示宣諭俾衆共曉且令庸陋無識之徒此後行文各知檢點毋再故犯干咎將此由四百里傳諭李湖併令三寶知之欽此遵旨寄信前來臣等跪聆聖訓仰見我皇上矜恤顓蒙網開三面之至意遵將該犯親屬及集內有名之人概行省釋恭錄恩旨刊布謄黃頒發北南兩省各屬張貼曉諭咸使週知並責成各學教官宣諭士民此後行文務留心檢點毋得再有干犯各犯屬環聽之下不僅集中有名人等感激皇仁歡呼雷動凡屬士民無不頌揚聖德共戴生成各勉自新其黎李氏呈控黎大本武斷滋事各欵臣李湖率同兩司審訊因黎大本被竊騾頭囑捕王恩誣扳黎興洪楊垂簡爲賊黎興洪忿恨不甘途遇黎大本之孫黎景雲攜肉經過掌摑奪肉黎景雲歸告其父黎道魁欲投明戶保控究黎興洪之妻李氏聞知前往爭鬧致被斥辱忿激投塘有七歲養媳劉女牽衣同行帶跌落水溺斃李氏遇救得生等情內有續供出要證何老六何丙必須提審方可定案現俟提到審明按擬另奏外所有欽

奉諭旨出示宣諭緣由理合恭摺覆奏伏乞皇上睿鑒謹奏乾隆四十三年閏六月十九日硃批似此無甚緊要之事何必四百里馳驛汝何尚不解事若此

李湖奏遵旨審擬黎大本等摺 軍機處檔 繳回硃批檔

湖南巡撫臣李湖跪奏爲遵旨審擬具奏事乾隆四十三年六月二十九日亥刻承准大學士公阿桂大學士于敏中字寄乾隆四十三年六月二十日奉上諭據李湖奏臨湘縣民婦黎李氏呈控監生黎大本私刻資孝集云云 見本案一頁 欽此寄信到臣當將該犯親屬及集內有名人等概行省釋恭錄恩旨刊布謄黃頒發各屬張貼曉諭咸使週知外其黎李氏呈控黎大本武斷滋事各欵臣率同兩司審訊因供出要證何老六何丙未到當即飛檄行提並將俟提到審明按擬緣由恭摺具奏在案茲據署臨湘縣知縣汪朝鑾申稱何老六何丙久經外出屢緝無獲等語未便久羈奏案隨即提集現犯率同兼署布政司事按察使塔琦署長沙府事寶慶府同知王用鍔逐加研訊緣黎大本爲人粗鄙驕縱性復慳吝刻薄成家親鄰多怨乾隆四十二年七月二十七日夜被竊

騾一頭報縣差役王恩查緝八月初十日該役在附近官莊圍地方緝獲另案偷猪賊犯何老六經黎大本聞知邀王恩至家查看竊踪并託緝訪許俟獲贓酬錢三千文王恩詢及附近有無匪類黎大本即將族叔黎興洪曾於三十五年竊穀查獲經官責懲有案又因前騙此騾之蒲圻縣人王永太寄寓楊垂簡家而楊垂簡即黎興洪表兄二人均屬可疑囑令拿送到官究追騾頭自有下落其時何老六在旁聽聞王恩先將黎興洪拘執詢問不認詰其有無可疑之人黎興洪畏懼拷打混以何丙姓名抵塞王恩復以尙有楊姓究詰黎興洪歷指楊姓數人均稱非是迨後指出楊垂簡之名王恩始以爲然當將黎興洪送縣該署縣張應桐審訊不認王恩稟稱黎興洪曾指何丙楊垂簡之名該署縣票喚二人到案審無竊騾證據惟何老六竊猪屬實當將何老六杖責發落以王恩不應妄拿黎興洪等滿杖革役將黎興洪楊垂簡等釋放黎大本以王恩因事連累贈錢四百文所許謝錢并未給與黎興洪釋後何老六告知係黎大本囑捕誣扳情事心懷忿恨九月初六日黎大本幼孫黎景雲由平水鋪買提猪肉途遇黎興洪觸嫌斥責黎景雲回詈黎興洪掌擊奪肉而去黎景雲歸家

哭告其父黎道魁往投戶保聲言以攔途打搶報告黎興洪之妻李氏聞知畏懼帶同七歲幼媳劉女赴黎大本家爭阻求免報官其時黎大本父子俱未在家被黎大本之妻李氏辱罵黎李氏被罵不甘又懼伊夫到官獲罪忿激投塘並將牽衣隨行之劉女帶跌落水黎李氏遇救得生劉女滾入深處溺死黎興洪歸家詢知報縣驗訊通詳飭審時有縣民沈唐遜因乾隆四十年黎大本母壽徵詩時曾送詩致祝句含譏誚黎大本見而扯毀沈唐遜忿怒於四十二年八月內見其彙刊貧孝集引典僭妄呈縣首告黎大本畏懼有親戚陳漢章黎光漢代爲說和黎大本出給銀六十兩欲沈唐遜赴縣投遞息結沈唐遜騙得銀兩並未投息迨後沈唐遜謝給陳漢章銀二兩錢二千文黎光漢有事先回未經給謝楊垂簡因㘅黎大本囑捕誣拿之讐本年正月內聞知其事商同黎李氏先後赴督撫兩衙門出首再三研鞫此外並無別有武斷不法情事查黎大本失竊騾頭既經報官應聽緝拿乃以疑竊囑捕妄拿究追已屬生事擾害至劉女雖因黎李氏投塘帶跌溺死但該氏因求免報官不遂即至情急拼命則黎大本平日勢壓鄉里已可概見似此惡棍不便容留內地黎大本合依惡

棍生事擾害良人發遣例革去監生改發烏魯木齊等處安置捕役王恩雖審無私拷索詐情事但聽從黎大本指使誣拿情殊可惡滿杖革役未足蔽辜應減黎大本遣罪一等杖一百徒三年沈唐遜以首告貧孝集爲由嚇取黎大本九五平色銀六十兩折實庫紋五十四兩一錢五分合依恐嚇取財計贓准竊盜論加一等律竊盜贓五十兩杖六十徒一年加一等應杖七十徒一年半陳漢章黎光漢原因親戚代爲說和並未通同嚇詐俱照不應重律杖八十黎道魁因伊子被奪猪肉投明戶保理論所稱告官尙無實事且未與黎李氏會面審無凌逼別情應請免議各犯所得贓銀謝禮俱照追入官餘屬無干概予省釋何老六等免其提質竊失縣頭緝獲另結所有審擬緣由理合會同湖廣督臣三寶恭摺具奏另繕供單恭呈御覽伏乞皇上睿鑒謹奏乾隆四十三年七月二十六日

乾隆四十三年八月二十九日奉硃批該部議奏欽此

陶煊張燦同輯國朝詩的案

李湖奏查辦違悖詩集摺　軍機處檔　繳回硃批檔

湖南巡撫臣李湖跪奏爲查辦違悖詩集據實奏聞事竊照湖南省查繳違碍書籍臣於本年六月到任後據該司道等將節次委員查訪繳到各書共八百八十餘部呈送經臣奏明解交軍機處進呈銷燬去後嗣恐委員查辦難周今各屬於地方紳士中愼選數人添派分查會同督臣三寶具奏在案茲據布政使陳用敷按察使塔琦驛鹽道紀淑曾會禀據試用訓導劉日查繳違碍各書內有本省人刊刻國朝詩的一本註係長沙陶煊奉長選同里張燦豈石同輯載有應禁之屈大均等詩句在內因僅止一本無憑查閱當即密飭署長沙府知府王用鍔查得陶煊係寧鄉縣人張燦係湘潭縣人府縣志內載陶煊選有國朝詩的及唐律分註二種隨委該署府馳往寧鄉縣率同知縣楊璉教諭謝廷獻查明陶煊係監生於雍正六年身故親至陶煊家中追擻伊子監生陶士僾呈出不全詩的二十六本板片一千二百八十三塊殘缺板一十五塊尙缺少二十六塊係選刻各省人詩並有陶煊自著石谿詩鈔張燦自著石漁詩鈔

在內又據呈出伊曾祖陶汝鼐所著榮木堂集二本其板片原存伊分居堂弟陶士倫家因年久殘缺燒燬又繳出唐律分註二本廣輿記一部共十二本此外遍搜並無別項違碍書籍其唐律分註板片據供賣與省城二酉堂書店提訊監生陶士倫供認榮木堂集板片屬實並據教諭謝廷獻訪據監生鄧命雲呈出不全詩的二十二本生員饒光裕呈出榮木堂集四本先將各書並板片同陶士傪陶士倫委員解省即馳赴湘潭縣率同知縣白璟查明張燦曾任大理少卿乾隆十八年身故親至伊家搜查除尋常各項經史書文及零星詩紙冊頁外並無存留詩的及石漁詩鈔原本亦無別項違碍之書當將伊子告病捐納通判張之瀫解省並赴二酉堂書店起出唐律分註板片同各書一并賚司當將不全詩的各本湊成一全部三十二本會同查閱榮木堂集與詩的二書其中或隱含怨謗或顯肆狂悖即陶煊自著石谿詩鈔亦有不法字句雖本人俱已身故但其子孫並不早行呈繳即難稍爲寬縱至故官張燦旣與陶煊列名同輯其子張之瀫現係職官何致家無遺稿應請嚴參究擬除起獲唐律分註查無違碍並應禁之廣輿記存局彙繳外理合將詩的等書呈送核辦等

情到臣臣恐查有未盡復委驛鹽道紀淑曾前赴寧鄉縣並委因公在省之衡永道汪新前往湘潭縣再行詳查嗣據該二道覆稱馳赴陶煊張燦二家詳悉確查實無另有存匿遺稿及別項違碍書籍申覆前來臣督同提犯嚴訊據陶士僑供曾祖陶汝鼐係明末翰林康熙二十二年身故伊父陶煊雍正六年身故其榮木堂集板片原存堂弟陶士倫家中因年久殘缺燒燬唐律分註板片乾隆二十五年賣給省城二酉堂書店詩的書板係伊父在江南刊刻帶回堆放磨房因篇頁繁多從不刷印亦無人檢點以致殘缺父故後家貧務農父祖遺書從未查看不知有無違碍今府縣到家指名追起隨將不全書板並曾祖遺書一並繳出並非有心隱匿據陶士倫供那榮木堂集書板因年久搬移散失甚多留存無用又恐書中或有違碍劈碎燒燬是實據張之瀠供伊父張燦由舉人選授知縣歷陞大理寺少卿乾隆十八年身故從前有無與陶煊同輯伊尚幼穉實不知情伊父遺書無多於乾隆三十三年因親戚謝濟世在廣西刻書事犯其子寄住伊家行文委員到來將所存書籍俱搜解赴粵家中實無石漁詩鈔全稿及詩的全集遺留並無隱匿的事等語查陶汝鼐雖係勝國頑

民其在我朝食毛踐土經四十年之久詩中語含怨懟已屬不法至陶煊所選詩集在康熙六十年間內將逆犯呂留良屈大均等詩並此外諸人譏刺狂悖詩句撦摭入選其自著詩鈔亦多悖謬之處雖本人俱已身故但其子孫於奉文查繳之初并不早爲呈首迨今指名行查始據繳出豈容以不知推諉至張燦既與陶煊同輯且將自著石漁詩鈔纂入集內何以家中轉無存稿應請旨將伊子告病在籍通判張之瀠革去職銜以便與咨革監生陶士僾陶士倫一併切實嚴究分別定擬除現將各書名通行所屬並分咨各省一體查繳外至詩的內所選各省譏刺狂悖作詩之人有無專集刊布均應一併咨明該督撫就近分別查繳究辦務期銷燬淨盡杜邪說而正人心再照湖南士習浮誇妄矜著述凡有撰輯之書輒列名刋入府縣志以圖標榜如現在呈繳之詩的及榮木堂集各書名俱刻入府縣志內從前辦理之初未經按志指查實屬疎略臣現經率同司道檢齊通省府州縣志書內刋載本朝同歷代所著書集名目凡係從前未經呈繳者俱彙單抄發該州縣飭令照單查繳解省添派委悉心校閱如其中實有足備四庫採擇之書卽將原帙解送京局聽候節取若核有

悖謬不法之處即分別應燬應究奏明辦理倘後嗣乏人原書散失即取具族隣甘結備案似此指名搜羅雖不敢期於全獲但較之委員泛查稍爲切實且通省士民近復荷蒙恩旨寛以二年之限准其呈繳免罪自不致再有觀望顧慮而大小臣工祇遵欽限照單指查亦不患其隱匿遺漏矣所有臣等現在查出違悖詩集分別辦理緣由理合會同湖廣總督臣三寶恭摺具奏先將繳到詩的榮木堂各書本另繕清單恭呈御覽其起存詩的板俟定案後解京銷燬伏祈皇上睿鑒再此案事關要件是以由三百里驛遞合併陳明謹奏乾隆四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奉硃批知道了欽此

李湖奏查出陶煊選詩摺　軍機處檔

湖南巡撫臣李湖跪奏竊臣荷蒙恩准赴京陛見正擬封印前起程茲據各司道查出陶煊所選詩集語多狂悖現在奏明審辦容俟此案審定後即行起程理合附摺奏聞仰祈睿鑒謹奏乾隆四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奉硃批覽欽此

軍機處奏 軍機處檔

據湖南巡撫李湖搜出明末翰林陶汝鼐榮木堂集及其孫陶煊同張燦所選
國朝詩的等書共三十八本奉旨令臣等覆核臣等詳加檢閱查陶汝鼐係明
崇禎癸酉科舉人後授檢討似在福王時及入國朝未經出仕年至八十有餘
又其詩序有自稱貧衲語似曾爲僧但無考據蓋亦屈大均等之流至國朝詩
的係伊孫陶煊與張燦同選於康熙六十年刊刻所選詩自國初至康熙年間
人如錢謙益屈大均等語詩皆經選入其字句亦有違碍之處謹將所有違碍
詩句逐一簽出恭呈御覽又據江西巡撫郝碩查獲江西南昌人黎祖功所著
不已集又黎祖功之父黎元寬所著進賢堂集等書奉旨交臣等覆閱臣等查
黎元寬係明崇禎戊辰科進士伊子黎祖功年十七即爲盜所殺並無後嗣其
所著進賢堂集不已集均有違碍語句謹將原書繳進銷燬仍行文各省撫一
體飭禁至此案前據李湖奏到時臣等面奉諭旨俟將各書檢閱進呈後再將
此案作何辦理之處諭飭李湖遵照謹將李湖原摺抄錄進呈恭候訓示以便

擬寫諭旨呈覽謹乾隆四十四年正月二十九日

陶士僙等免其治罪旨 軍機處檔 實錄

乾隆四十四年正月二十九日奉旨陶汝鼐黎元寬所刻詩集各種雖俱有違悖語句但其人係明季科目在本朝未經出仕至陶煊張燦選刻國朝詩的將錢謙益屈大均等詩選入尚在未曾查禁以前本人久已身故其子孫亦無另行刊刻之事均非徐述夔一案可比所有各項書籍自應一體行查銷燬至陶汝鼐之曾孫陶士僙陶士倫張燦之子張之澴俱著加恩免其治罪欽此

李驎虬峯集案

薩載等奏查出李驎詩集並審擬摺 軍機處檔 繳回硃批檔

兩江總督臣薩載江蘇巡撫臣楊魁謹奏爲查出故犯悖逆詩集恭摺奏繳事案據揚州府興化縣知縣多澤厚禀稱奉文設局收繳違礙禁書據局書沈殿三購得虬峯文集一部計十四本係國初人李驎所著檢閱集中詩句狂悖甚多查其世系稱是明季宰相李春芳之後當卽密調李氏族譜幷拘集族房李東獻李嵩山李本源等到案查訊各供李驎一支久經故絕傳聞其先徙居揚州故後有虬峯集刋刻板片送至祠堂存貯因無後人經管其原板被看守祠堂已故之李賡萬劈作柴薪燒燬隨卽飛詣該祠查出虬峯集原板一塊兩面刋刻刷出第五卷三十九四十兩頁核對與原書相符復又親詣李東獻等家逐一搜查並無書籍板片存留合將原書禀解等情前來臣等查閱集內不特序論俱有觸碍其編造詩句內有杞人憂轉切翹首待重明又日有明兮自東方兮照八荒兮民悅康兮我思孔長兮夜未央兮等語皆係繫懷勝國望明復興顯屬悖逆又贈人序內有予淪落不偶避地于此布袍幅巾行市上又白頭

孫子舊遺民報國文章積等身瞻拜墓前顏不媿布袍寬袖浩然巾之句該犯係本朝人乃不遵奉本朝制度膽敢巾服終身尤屬大逆不道其他語意悖謬之處甚多臣等披閱之下不勝髮指雖其人已死但是否並無後嗣有無家產遺存其墳墓瘞於何處虬峯集板片果否燒燬僅存一塊幷查集內該犯自述尙有楚吟集外集虬峯雜述讀易臆譚等書均應一體查辦當經飛飭江寧布政使幷飭揚州府督率興化甘泉等縣切實查明辦理並將宗譜同應訊人等一併解勘去後茲據該府縣查明李驎實係故絕無嗣並無家產遺存其墳墓瘞於甘泉縣何家墩虬峯集板片實已燒燬無存楚吟集等書訊之族人李東獻等皆未見過現在遍加搜查合將李姓家譜同李東獻等一併解勘等情臣等查譜載李驎號虬峯歲貢生生於崇禎甲戌年四月初七日至本朝康熙庚寅年六月二十八日卒存年七十七歲瘞揚州何家墩無嗣等語隨提該族人等到案督同司道逐一研訊據李東獻等供稱李驎本支無後者居多因無親房可繼亦無家產遺存是以未經立嗣其在興化窮苦無聊徙居揚州教書度日所作虬峯集不知在揚何人與伊刊刻刷印族中並無存留所有書板亦不

知何人何時送至興化祠堂存貯伊等族人從未取閱以致看祠之李賡萬認爲無用之物日逐劈作柴薪燒燬止存原板一塊業已查出至李驎有無另著楚吟集等書伊等並未見過其生前曾否刊板亦不知情死後何人代爲營塟事隔七十餘年亦無從供指質訊李賡萬之弟李舒萬并族人李從高李培國僉稱乾隆十六年間李從高之父李漢碧李培國之父李仁昌輪管祠堂見李賡萬燒燬貯祠書板因不知書内有悖逆語句曾鳴族衆將李賡萬斥逐委係實情至購繳虬峯集來歷訊係收買舊書爲業之徐京國向不知姓名人買來轉賣與局書沈殿三繳縣并非李姓族人出售臣等查虬峯集一書既有刊板自必傳佈李姓族人豈竟無一部呈繳而楚吟集等書既據李驎于集内叙出自必實有其書恐李東獻等故爲隱匿不首再三究詰堅稱本族人家已經本縣親自逐一搜查並無存留此書其楚吟集等書雖李驎集内自行叙出但伊等實未見過并稱李驎所著之書既有悖逆何敢隱匿自取重罪等語矢供不移至李驎死後無嗣譜内已經載明并查集内該犯自作無兒嘆有嘆彼螟蛉子蜾蠃負何爲徒爾勞教誨式穀豈侶之等句該犯不特無子亦未立繼似屬

可信查李驎生於明末崇禎甲戌當勝朝鼎革之時年僅十一歲其在本朝食毛踐土已六十餘年且身爲歲貢生乃於集內肆其狂悖甚有繫懷勝國待明重興之意且布袍幅巾不遵本朝制度大逆不道至此已極雖該犯已服冥誅并絕其後以彰報應但國法未伸無以示儆應將李驎照大逆凌遲律剉碎其屍梟首示衆以彰國法而快人心訊明無干之李東獻等概行省釋李驎並無後嗣亦無家產應毋庸議其墳墓已飭甘泉縣封固差役看守虬峯集同楚吟集等書應通飭各屬逐加搜查盡數解繳以絕根株并咨會各省督撫轉飭所屬一體蒐羅毋使稍有遺留除將書板一塊解送軍機處銷燬外謹將查出故犯逆詩并審擬緣由繕摺具奏其集內悖妄之處逐一粘簽並錄供單恭呈御覽伏乞皇上睿鑒施行謹奏乾隆四十四年正月二十八日

乾隆四十四年二月初八日奉硃知道了欽此

薩載解送奏稿供單書板咨　軍機處檔

兵部尙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江南江西等處地方兼管河務世襲騎都

尉薩爲咨明事竊照興化縣稟繳故犯李驎所著虬峰集一案經本督部堂親加查閱內多悖逆語句隨提該犯族人李東獻等訊明李驎絕後無嗣所刋書板乾隆十六年間被看守祠堂之李賡萬燒燬僅存原板一塊現將審擬緣由恭摺具奏並聲明原一板塊解送軍機處銷燬外所有奏稿供單並書板一塊相應咨送爲此咨呈軍機處中堂大人請煩查照施行須至咨呈者計咨送虬峯集板一塊奏稿供單一本右咨呈軍機處中堂大人乾隆四十四年正月二十八日

李東獻等供詞 軍機處檔

據李東獻李嵩山李本源同供監生們是興化縣人與李驎同宗無服李驎本支無後居多李驎死後因無親房可繼亦無家產遺存是以未經立嗣他在興化窮苦無聊遷居揚州教書度日所著虬峯集不知在揚州何人與他刋刻刷印族中並無存留所有書板也不知何人何時送至興化祠堂內存貯監生們從未取閱乾隆十六年有族人李賡萬在祠堂看守香火他只道這書板是無

用的日逐劈作柴薪燒燬被族人李漢碧李仁昌看見嗚知族衆要把他處治
當有李賡萬的胞弟李舒萬求寬止將李賡萬斥逐僅存原板一塊撩在神櫃
內是本縣到祠堂裡尋出來的監生及本族各家俱經本縣搜過並無存留李
驎所著書集李驎有無另著楚吟集等書監生們並未見過他生前曾否刊刻
亦不知情死後葬在甘泉縣何家墩但不知何人代爲營葬事隔七十餘載無
從供證是實

又詰據同供監生們本族人家已經本縣親自逐一搜查並無存留此書那楚
吟集等書雖蒙查看李驎集內自行叙出但監生們實未見過他所著的書既
有悖逆監生們何敢隱匿自取重罪呢至李驎死後實未立嗣亦無絲毫財產
遺存監生們不敢隱瞞的

據李從高李培國同供小的李從高的父親叫李漢碧小的李培國的父親叫
李仁昌乾隆十六年間族中派父親李漢碧李仁昌看管祠堂有本族李賡萬
在祠堂內看守香火把祠內書板劈作柴薪燒燬族人查知因不曉得內有悖
逆語句曾嗚族衆要將李賡萬處治是李賡萬兄弟李舒萬求寬止將李賡萬

斥逐是實

據李舒萬供已故李賡萬是小的胞兄因窮苦族人們留他在祠堂看守香火哥子把祠內貯放書板陸續劈柴燒燬乾隆十六年間族人李漢碧李仁昌們查知要把哥子處治是小的出來求免當將哥子逐出祠堂是有的李仁昌李漢碧俱已死故現有他兒子李從高可問那書板實是哥子燒的並不是因搜查書籍纔燒燬的

據徐京國供小的是興化縣人平日在各鄉村鎮收買舊物舊書因本縣設局購買違碍書籍小的從安豐鎮陸續收買不知姓名人的舊書十多種拿到局裡去賣局內檢查內有大義覺迷錄四本通紀纂五本博物彙典六本虬峯集一部共收買四種給了小的一兩五錢銀子其餘書籍都退還了那賣書人姓名小的實不知道並不是李驎族人托小的代賣的小的不懂文義那虬峯集內有什麼悖逆的話小的不知道是實

據沈殿三供小的是興化縣禮房書辦本官奉文設局收繳違碍禁書派小的在局經管有收賣舊書的徐京國拿了十多種書來小的檢查內有大義覺迷

錄四本通紀纂五本博物彙典六部是奉文查收的又有虬峯集一部計十四本小的從不曾見過當時一總繳送署內本官收存給了徐京國一兩五錢銀子那大義覺迷錄通紀纂博物彙典三部本官已繳送江寧總局虬峯集一部本官查有悖逆詩句隨即通禀解繳的

陳希聖誣告鄧譓收藏禁書案

李湖奏審辦陳希聖挾嫌誣首鄧譓收藏禁書案摺 繳同硃批檔

湖南巡撫臣李湖跪奏爲挾嫌誣首審擬具奏事據澧州知州侯雲漢率同安福縣知縣馮思道稟稱乾隆四十三年十一月三十日奉湖南學政札開據安福縣生員陳希聖呈稱生教讀爲業因見示諭凡有違禁書籍俱令呈繳詎有不法之鄧譓將他人欲繳禁書多方購藏本年六月內生赴伊家得見登壇必究管窺輯要歷朝捷錄留青新集萬法歸宗天文圖形各書云得異人傳授每談休咎惑人又自作履歷誌一書敘志古風五言一篇語多背謬且素與不軌之徒潛相往來雖托言學卦算命實乃陰賚奇門遁甲之術現以讖緯術數顯行無忌誘惑鄉市人民生以師弟之誼每訓不悛只得稟懇查追懲儆等情札州密赴鄧譓家搜查究辦等因奉此其時卑職思道因公在州隨密傳陳希聖到案率同查訊供多支吾詢其所見鄧譓履歷誌是何語句茫然無對惟默寫窮年對虎山博學通今古茫茫四海人屈指不足數四句指爲鄧譓敘志古風當查鄧譓現寓州成生員劉青藜家隨即同赴伊寓所搜查止有卦命等書並

無別項違禁不法書籍訊據鄧譓供稱平日卜卦算命爲生並不曾購藏禁書及讖緯惑人情事並據歇家劉靑藜供亦無異隨卽馳赴安福縣鄧譓家中搜查除尋常各書籍外止有萬寶全書殘頁三本新增象吉備要大通書不全五本新增故事瓊林卽幼學須知二本內刋天文地輿等圖抄錄日課六頁另有應燬之標題通鑑二本百將傳不全一本應行摘燬之古文覺斯八本時文大題文徵二本並無首呈內所開登壇必究管窺輯要歷朝捷錄留靑新集萬法歸宗各書名色亦無自作履歷誌及敘志古風五言並奇門遁甲讖緯邪術各件又赴陳希聖家搜查除尋常各經書外亦止有應摘燬之質疑集時文不全十本內多呂晚村評語隨喚鄧譓該管保正並親屬查訊僉稱鄧譓訓蒙爲業兼知星卜算命安分守己素無不軌情事卽陳希聖之父陳兆年亦代剖甚力隨將起獲各書連人押帶至州訊據鄧譓供伊與陳希聖本係戚好並非師弟上年曾將周易會歸一部尙書離句一部向陳希聖兌換留靑新集一部後知留靑新集係奉禁之書卽行燒燬近因口角挾嫌致被誣首質之陳希聖亦自認挾嫌妄告屬實查鄧譓雖審無不法情事恐所供尙有不實不盡卽果陳希

聖挾嫌誣首亦應嚴究治罪合先通禀將陳希聖衣頂褫革以便究擬等情並准學臣姚頤據禀將陳希聖衣頂斥革移咨究辦到臣臣恐搜查或有未盡隨札委驛鹽長寶道紀淑曾馳往會同岳常澧道俞廷垣前赴陳希聖鄧譓等家再行徹底搜查並提犯證赴省審究去後嗣據該道等覆稱查得陳希聖鄧譓等家各書籍先經該州縣盡數查起此外並無存留不法之書將一干犯證同先起各書委解來省發審茲據委員長沙府知府邊方泰寶慶府同知王用鍔審明按擬由司道審解前來臣提犯親訊緣陳希聖與鄧譓誼屬中表同窗肄業陳希聖之女抱給鄧譓童養爲媳鄧譓訓蒙爲生兼習卦命乾隆四十二年借寓蘇谷才家教讀與陳希聖家相近陳希聖曾向鄧譓借閱周易會歸尙書離句二書鄧譓見陳希聖有留青新集即將所借二書兌換嗣聞留青新集書係應禁即行燒燬四十三年六月鄧譓學徒陳謨師等從陳希聖學習弓箭鄧譓怒其勾引荒廢與陳希聖爭角陳希聖作札斥詈鄧譓欲赴縣具控當經生員余堂等攔回陳希聖之父陳兆年聞知亦即勸息陳希聖挾嫌悔婚意欲將女接回鄧譓斥其無恥又經爭角鄧譓旋即解館攜帶卦命書本前往澧州寄

寓生員劉青藜家卜算爲業詎陳希聖被詈挾嫌於十一月赴澧州攷試見查
繳書籍甚嚴憶及鄧譓換去之留青新集在應禁之內又因其平日藝習卦命
意圖借端誣陷報復遂捏稱鄧譓購藏禁書自作履歷志詩與不軌之徒往來
以讖緯術數惑人等情冒認師弟乘學臣按臨澧州卽具呈誣首經臣據該州
縣通稟委道覆查提解到省審據各犯供認前情不諱並將起獲各書率同兩
司逐加校閱查萬寶全書係家居應事雜用象吉大通書係星卜擇吉等法故
事瓊林卽幼學須知係典故分類內載天文地輿圖形日課係所占之課均無
違礙惟標題通鑑百將傳古文覺斯時文大題文徵內有錢謙益等記傳批評
均屬應行銷燬摘燬之書據鄧譓供稱書係舊有因甫知示禁尙未呈繳並非
故意購藏至陳希聖呈首登壇必究管窺輯要歷朝捷錄萬法歸宗履歷誌並
敘志古風五言實無各書名色亦無奇門遁甲讖緯術數俱係陳希聖捏造誣
陷卽陳希聖亦自認挾嫌妄告屬實在州默寫敘志古風四句係伊臨時編造
且該犯家亦有應摘燬之呂晚村批評時文質疑集未繳查律載造讖緯妖言
惑衆者斬監候又例載舉首詩文書札悖逆譏刺者除顯有逆跡仍照律擬罪

外若祇是字句失檢涉於疑似並無確實形跡者將舉首之人即以所誣之罪
依律反坐各等語今陳希聖控告鄧譓收藏禁書除現於鄧譓家查有應燬之
標題通鑑百將傳等書尙非無因及所稱與不軌之徒潛相往來亦未據指實
何項不軌之人作何不軌之事其揑造鄧譓敍志古風雖屬語涉狂誕究無悖
逆情詞均難懸擬坐罪外惟所告讖緯術數惑衆如審得實鄧譓罪應斬候今
審屬全虛應按律反坐陳希聖除存留應摘燬之時文質疑集輕罪不議外合
依誣告人死罪未決杖一百流三千里加徒役三年定地解配折責擺站後安
置鄧譓雖審非有心購藏禁書但現於伊家起獲應燬之標題通鑑百將傳等
書並不早爲呈繳且將從前與陳希聖換得之留青新集私自燒燬應照違制
律杖一百折責四十板陳希聖之父陳兆年到案即經供明實情應免置議餘
屬無干槪予省釋起獲各書發交局員彙核分別繳銷給還所有約束不嚴該
管教官係安福縣教諭余天佑已經計參之訓導幸道然相應附參聽候議處
除錄案咨部外所有審辦緣由謹會同大學士仍管湖廣總督臣三寶恭摺具
奏另繕供單恭呈御覽伏乞皇上睿鑒勅部議覆施行謹奏乾隆四十四年二

月二十一日硃批該部議奏

李湖奏經手事件料理清楚恭報交印起程日期摺 繳回硃批檔

湖南巡撫臣李湖跪奏爲恭報微臣交印起程日期事竊臣於上年九月內恭摺奏請辦舉計典後赴京陛見欽奉硃批允准嗣因該司道查出陶汝鼐等違悖詩集當經夾片附摺奏明俟此案審定後即行起程續據澧州稟報安福縣生員陳希聖列款首告鄧譓購藏禁書顯行術數亦應委查提審茲違悖詩集一案於二月初八日奉到恩旨陶汝鼐等子孫俱免治罪當即欽遵釋放其陳希聖首告一案現已審明俱係誣告除照例定擬另摺具奏外所有臣經手事件業俱料理清楚隨將湖南巡撫印信於二月二十一日交布政使陳用敷暫行護理其布政使印務委按察使塔琦署理按察使印務委驛鹽長寶道紀淑曾署理驛鹽長寶道印務委長沙府知府邊方泰護理長沙府印務委寶慶府同知王用鍔署理均可辦理無悞臣卽於本日自長沙省城起程馳赴闕廷跪聆聖訓所有臣交印起程日期並循例遞委兩司道府署理印務緣由理合恭

摺奏聞伏乞皇上睿鑒謹奏乾隆四十四年二月二十一日硃批覽

黃檢私刻其祖父黃廷桂奏疏案

黃檢交部議處所有奏疏板片印本解京銷燬諭 軍機處檔 實錄

乾隆四十四年二月二十一日奉上諭昨檢閱查抄高樸家內書籍見有已故大學士黃廷桂奏疏刻本係恭載所奉皇考硃批及朕硃批之摺深爲駭異偶閱一篇其所載皇考硃批與頒行之硃批諭旨多有未符因交軍機大臣校核則其所刊奉有皇考硃批者計一百七十餘摺較之硃批刊行者幾多至兩倍而字句亦多不符合甚屬非是因思皇考硃批久經欽定選擇刊行而朕臨御後硃批之摺從未選刻豈臣下所得私鐫況朕向曾降旨凡臣工奏摺奉有硃批者概不准其引入章疏所謂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理應如是則凡硃批事件更非臣下所宜宣露且其所刊多係嘉奬之語其或奉有訓飭即未載入猶爲失實恭繹皇考御製序文云朕臨御寰區惟日孜孜勤求治理以爲敷政寧人之本內外臣工皆令具摺奏事以廣諮諏其中確有可採者即見諸施行而介在兩可者或勅交部議或密諭督撫酌奪奏聞其有應行指示開導及戒勉懲儆者則因彼之敷陳發朕之訓諭每摺或手批數十言或數百言且

有多至千言者皆出一己之見教人爲善戒人爲非其有兩人奏事而朕之批示迥乎不同者此則因人而施量材而教嚴急者導之以寬和優柔者濟之以剛毅過者裁之不及者引之此等奏摺皆本人封達朕前朕親自覽閱親筆批發一字一句皆出朕之心思無一件假手於人亦無一人贊襄於側非如外廷宣布之諭旨尚有閣臣等之撰擬也今檢內外諸臣繳回硃批之摺不下萬餘件酌量其可以頒發者檢出付之剞劂計不過十分之二三天下臣民展讀咸知朕圖治之念誨人之誠或人人觀此而感動奮發各自砥礪共爲忠良上下蒙福朕愉快更當何如欽此是現在刊行之硃批諭旨深費皇考聖心且所有批摺乃擇其可以宣示者始行刊布其餘刪去者甚多而勸戒並施垂戒之意尤切更非臣下所當妄爲增損也閱所刊之奏疏標題稱及黃廷桂諡法必非黃廷桂生前所爲自係黃檢逞其高興之見專務虛名而不度事理輒爲刊刻不意黃檢荒唐竟至於此即使黃檢欲刻伊祖奏疏亦當先行奏聞更不應漫無顧忌孟浪若此皇考硃批何等重大既經刪定豈可臣下妄有所增減且黃廷桂久經皇考任用原因其有辦事之才並不由於奏疏即朕擢用黃廷桂亦

以其足任封疆更非因彼之以章奏見長也至其辦理西路軍需實心任事間
爲國家得力大臣及其身後朕深爲悼惜飾終之典極優旣入祀賢良祠又因
西陲大功告成照軍功例予以世襲伯爵朕之加恩於黃廷桂者不爲不厚而
黃廷桂亦因此可以傳名更不藉其奏疏刊本爲之表揚也況黃廷桂係漢軍
世僕黃檢尤當恪守舊風更不當效漢人好名惡習至黃廷桂任兩江總督時
於整飭地方甚爲有益然亦不能盡愜人心即如蘇州尙有稱爲黃老虎者朕
所深知雖小人之毁譽本不足憑但旣有此語亦豈區區奏疏所能化之使改
乎黃檢此事絕不類其祖所爲並不類黃廷桂之孫則其不能效法伊祖可知
朕向日尙冀其可以造就有成今以此觀之雖小有材乃實無知好名之人玷
辱其祖而朕用之爲過當矣此非因公過誤可比設使黃廷桂尙在見有此事
必將黃檢重責即黃廷桂九原有知又安能瞑目乎看來黃檢竟不能承受朕
恩豈宜復膺封疆之寄黃檢著交部嚴加議處並著卽來京候旨其所有板片
及刷存之本或已經分送者幷著即行查明解京銷燬恐從前曾爲大員之人
其奏摺奉有硃批者類此刊刻亦未可定著各省督撫詳悉曉諭確查如大臣

家有似此曾經鐫刻者即令其子孫將板片書本一併繳出奏聞送京查銷至於我朝祖宗以來恩澤深入民心一切皆由宸斷及朕侍皇考親見十三年中深仁善政并不由於臣下之奏請而下情亦毫無不能上達之處朕臨御四十四年所辦之事亦然內外大臣亦從無有擅權不法及分門植黨經言官劾奏者設果有之皇考及朕非不能核實查辦而科道中亦從無摭拾風聞僅以糾彈塞責者綱紀最爲整肅而內外諸臣爲國整飭綱紀實心任事及効命疆場者無不生被殊恩死垂不朽或優入賢良祠以表揚其善並不藉章奏虛詞以爲美談也若明季諸臣惟以虛名相尙彼此黨同伐異攻訐不休並有虛擬一稿未經陳奏亦刋入文集以弋取稱譽者其錮結不解之惡習深爲痛恨今幸積弊久已廓清豈宜復使潛滋暗長若黃檢之刋布伊祖黃　機奏疏仍不免蹈前人覆轍恐衆皆效尤其爲患將無所底止不可不預防其漸將此通諭中外知之欽此

著黃檢速將板片書本解銷諭　軍機處檔　實錄

乾隆四十四年二月二十一日奉上諭黃檢私行刋刻伊祖黃廷桂奏疏一事甚屬謬妄已降旨通行嚴切曉諭並將伊交部嚴加議處令伊即來京候旨矣此項板片自係黃檢在山西時所刻其板片或尙在晉省或幷有分送之事已諭令巴延三就近查繳若板片携往福建任所及從前印過若干部曾經分送若干部著傳諭黃檢令其即速查明將板片書本即速解京銷燬若再有隱匿則其獲戾更重矣將此由六百里傳諭知之欽此

著巴延三將黃檢刻送奏疏查明彙解諭 軍機處檔

乾隆四十四年二月二十一日奉上諭黃檢私行刋刻伊祖黃廷桂奏疏一事甚屬非是已降旨通行嚴切曉諭並將黃檢交部嚴加議處並令來京候旨矣所有原刋奏疏板片幷刷印過若干部曾經分送何人亦令黃檢逐一查繳黃檢久任山西藩臬恐卽係在山西刋刻其書板或尙存晉省又高樸路過該省尙經分送則黃檢在任時分送上司僚屬者必多著傳諭巴延三卽行逐一查明彙齊解送來京毋任稍有遺漏將此由五百里傳諭知之欽此

巴延三著傳旨申飭諭 軍機處檔 實錄

乾隆四十四年二月二十一日奉上諭昨閱繳到高樸任所書籍有黃廷桂所奉硃批奏疏刻本必係黃檢在山西時所刊恐板片尙在晉省且高樸處尙有其書則黃檢在山西曾經分送之人必多因諭令巴延三即行查明解京銷燬今復思黃檢既爲伊祖黃廷桂刊刻奏疏閱時必久巴延三豈無見聞其刻成後亦必送與該撫更不得諉爲未覩巴延三見黃檢如此謬妄並不及行劾奏殊屬非是然此等瞻狥情面之事各督撫俱所不免設使黃廷桂爲督撫見其布政使爲此事自必據實糾彈或大學士傅恒爲外任遇此等事亦必舉以入告其餘已故及現在大臣中未必能更有其人但皇考刊布硃批諭旨俱經聖心刪定爲臣子者豈得於此外妄爲增減至於朕之硃批並未刊行又豈臣下所宜私刻況朕前經降旨督撫等奏摺奉有硃批者概不得引入章奏則硃批之不宜宣示尤所共知況巴延三曾爲軍機章京於此事更當深悉乃於黃檢妄行刊刻之事視同泛常竟不具奏惟紐於官官相護之惡習全不以國家大

體爲念天良何在巴延三著傳旨嚴行申飭仍令其捫心自問明白迴奏著由五百里傳諭知之欽此

軍機處奏傳詢黃文環摺 軍機處檔

臣等遵旨傳黃廷桂之曾孫黃文環到軍機處詢問奏疏刋刻竟屬茫然據稱從未見過此書亦不知係何處刋刻俟回家詳悉查明於明日五鼓至軍機處登覆等語謹奏乾隆四十四年二月二十一日

黃檢私刻奏疏種種乖謬諭 軍機處檔 實錄 聖訓訓臣工門卷一九一 東華錄

乾隆四十四年二月二十二日奉上諭昨閱黃廷桂奏疏刻本載有皇考及朕硃批自係黃檢所刋實屬謬妄已將黃檢交部嚴加議處卽令來京候旨並通行曉諭矣因復令軍機大臣詢之黃廷桂曾孫黃文環據稱伊家並未見此刻本卽伊曾祖祠堂及伊曾祖母處均無此書幷問之老家人亦不知此書刻自何處其太古堂實係伊家公共堂名至伊曾祖黃廷桂錄存奏疏稿本聞伊曾

祖身後卽經伊叔等取去不知歸在何人之手等語黃檢等兄弟三人一爲總兵黃模一爲知府黃栻皆非能刻書之人其爲黃檢所刻更無疑義但伊旣爲伊祖彙刻奏疏乃於伊祖祠堂及伊祖母處俱不留置一部可見其鐫刻此書並非實欲效法其祖思爲表揚不過刷印多本分送衆人圖於顏面增光且博取虛名耳或其事由於庸劣幕友之慫恿亦未可定但黃檢身係漢軍世僕本不當學漢人之刻集沽名況伊祖歿後受恩極爲優異入祀賢良世襲伯爵並於紫光閣圖形已足名垂不朽更何藉奏疏流傳爲重是黃檢此舉非惟不能繼乃祖之志幷不能體乃祖之心朕將黃檢不次擢用實望其克肖祖風若早知其如此必不加恩簡任矣仰惟皇考硃批諭旨導人善而戒人爲非裁其過而引其不及因人施教之聖心至深且切黃檢如果能敬繹遵行服膺弗失其於立己服官之道該括靡遺又何待刻其祖所奉硃批方足爲法哉至朕臨御以來不特硃批從未鐫刻卽歷年所降諭旨前經大學士蔣溥奏請刊布朕亦未允行蓋因習見皇考時每召九卿等進見曩人領悟乃訓誨開導反覆數千言諸臣退出惟竊語跪聆踰晷形體疲勞從無言及聖訓之當深體者足見衆

情非可口舌化導朕故不欲以批答之詞宣布之旨付之剞劂耳至於硃批諭
旨曾經皇考親加删定豈臣下所可稍爲增減若朕之硃批既未刋行更非臣
子所當漏洩况君前臣名古今通義朕偶抽閱所刻奏疏內有乾隆八年三月
初二日黃廷桂請開石羊河船運梆林湖屯粮一摺其中將提督總兵俱但書
其姓不書其名而於總督尹繼善則直書之即以刻書體例而論亦不畫一蓋
黃廷桂素與尹繼善不睦黃檢必知之故逞其私見妄加揚抑耳至刋載諭旨
更無不直書臣工名字者而其摺內叙述朕之硃批將黃廷桂李繩武之名俱
空缺不書尤爲無禮可見黃檢無知高興謬妄殊出情理之外斷不能承受朕
恩矣黃檢膽敢刋刻伊祖所奉硃批又復種種乖謬於不率不密之失兼而有
之其咎戾實在於此朕將黃檢嚴示懲創亦在於此恐外間無識之徒妄議朕
之處分黃檢必因黃廷桂奏疏中有過於切直不可傳布之語此甚非也黃廷
桂之爲人衆論不免謂其深刻即所奏之摺亦非以文辭見長大率不避嫌怨
據實上陳間或近於揣摩朕意者容或有之若直言極諫則實無其事其疏具
在可考而知也况朕非不容直言之主臣工亦從無以批鱗激切之言奏聞者

朕方以此爲愧其或事關民隱無不立見施行若隨事條陳亦無不下部核議並未嘗稍爲禁遏也方今內外臣工尙無大奸大惡結黨納賄之人言路亦無門戶紛爭肆意攻訐之事其餘一切章奏從不留中又復有何隱諱乎且如錢度之貪黷多贓方世儁良卿之敗檢不法皆經朕察知重治其罪並非由科道之糾劾又何有不納諫之事乎至於刋刻奏疏乃明季陋習甚至眞僞混淆深爲世道人心之害其事本非盛世所宜有況自焚諫草實古來人臣之大誼必欲存稿以炫其長已乖正理然或將曾經採用之疏刻入集中尙不爲過若已經部駁者即不宜復行存刻至以皇考及朕之硃批亦併刋列則尤不可且黃廷桂奏疏刻本因永貴自葉爾羌查送高樸所携去書籍朕始見之並非有意查訪而得可見昧良之事爲天理所不容自然敗露爲臣子者可不知所儆懼乎著再將此通諭知之欽此

巴延三奏查辦黃檢分送晉省官員奏疏摺 軍機處檔

山西巡撫臣覺羅巴延三跪奏爲欽奉上諭事乾隆四十四年二月二十三日

接到大學士于敏中字寄二月二十一日奉上諭私行刊刻伊祖黃廷桂奏疏一事云云見本案三頁欽此臣遵旨逐一查明黃檢所刻奏疏係乾隆三十八年臬司任內刊刻印刷其板片於三十九年差家人齎送回京現今在省各員臣面加詢問現任學政百齡新任藩司譚尙忠以及道府廳縣武職衙門均未據黃檢分送臬司李承鄴於四十一年到任之後曾送一部因板片先巳送京黃檢旋差其龍姓家人取回送人未經補給在晉候補道繆其吉於前冀寧道任內亦據送給因丁憂帶回原籍巳飭令差人取繳其現在通省各屬及黃檢同時在晉之學政司道府廳州縣有無分送收存現巳嚴查飭令全行交出彙齊咨送軍機處銷燬不令稍有遺漏所有臣遵旨查辦之處理合恭摺先行具奏伏乞皇上聖鑒謹奏乾隆四十四年二月二十五日

乾隆四十四年二月二十九日奉硃批覽欽此

巴延三奏聞命悚懼懇交部議處摺 軍機處檔

山西巡撫覺羅巴延三跪奏爲聞命悚懼無地自容遵旨明白迴奏事乾隆四

十四年二月二十四日接到大學士于敏中字寄二月二十二日奉上諭昨閱

繳到高樸任所書籍云云見本案三頁欽此遵旨寄信前來奴才跪誦之下不勝

悚懼無地自容查黃檢將原任大學士黃廷桂奏疏私行刋刻係山西按察使

任內之事其刋刻之初奴才實無所聞及黃檢送過一部奴才又不將其謬妄

之處當時奏聞奴才捫心自問闇昧糊塗至此已極今蒙聖諭訓飭奴才如夢

初醒愧懼無措伏思奴才仰沐天恩畀以重任凡遇屬員辦事差悞從不敢稍

爲姑容即使兄弟至戚事有乖謬亦不敢稍存徇庇此奴才時刻兢兢自勵恐

絲毫欺隱有負高厚鴻恩乃于黃檢私刻伊祖奏疏攸關國家大體奴才既未

得查阻于前又未經叅奏于後昏憒無狀無以自解奴才惟有仰懇聖恩將奴

才交部嚴加議處以昭烱戒所有奴才感悚惶愧下情理合遵旨明白廻奏伏

乞皇上睿鑒謹奏乾隆四十四年二月二十五日

乾隆四十四年二月二十九日奉硃批該部嚴察議奏欽此

臣等將發出黃廷桂繳進各摺敬謹詳加核對凡奉有世宗憲皇帝暨我皇上批示之處黃檢未經刻入者計七十摺內除尋常事件原可無庸刊刻者共三十一摺不計外其餘三十九摺俱奉有訓飭教誡之旨謹錄出呈覽所有黃廷桂原摺仍行繳進存貯謹奏乾隆四十四年二月二十七日

黃檢奏遵旨悚陳下忱摺 軍機處檔

福建巡撫奴才黃檢跪奏為遵旨據實具奏恭謝皇上格外天恩並陳愧悚下忱事竊奴才於本年三月初五日承准大學士于敏中字寄乾隆四十四年二月二十一日奉上諭黃檢私行刊刻伊祖黃廷桂奏疏一事云云見本案三頁欽此同日內閣奉上諭昨檢閱查抄高樸家內書籍云云見本案一頁欽此奴才跪讀之下愧悔惶悚無地自容伏念奴才幼時跟隨奴才之祖黃廷桂任所於乾隆二十四年祖黃廷桂交存恭錄世宗憲皇帝硃批奏摺底稿恭錄皇上硃批奏摺底稿奴才於山西臬司任內見稿本零落恐有遺失一時愚昧無知照原本刊刻實屬謬妄糊塗不知事體辜負聖恩即奴才之祖黃廷桂在九泉之下

亦必痛恨茲欽奉諭旨嚴行曉諭愧悔無及荷蒙皇上格外殊恩不即從重治
罪僅將奴才交部嚴加議處令奴才即來京候旨仰戴高深惟有感激涕零戰
慄待罪奴才現將巡撫印務於三月初六日移交總督臣楊景素署理星馳赴
都恭候諭旨至刊刻書本曾於刻竣時刷印過二十部分送巡撫臣巴延三原
任藩司朱珪原任山西冀寧道呂昌際原任太原府周克開各一部及高樸至
山西審案時送過一部其餘十五部又樣本一部俱在山西陸續分送各官事
隔多年分送之人未曾登記奴才驚懼之際急切未能記憶清楚不敢冒昧陳
奏益貿欺罔之罪奴才現在專人札詢如有送過即行收回呈繳此後並未再
有刷印亦無印本存留所有刊刻板片刻成刷印二十部之後即帶至涿州奴
才舊宅存貯並未携帶赴閩奴才現遵旨將板片先行解京繳銷斷不敢再有
隱匿益干罪戾所有奴才愧悚下忱並解繳板片緣由謹恭摺據實具奏伏乞
皇上恩鑒奴才不勝惶恐之至謹奏乾隆四十四年三月初六日

楊景素奏兼署福建巡撫印務並黃檢進京日期摺 繳回硃批檔

閩浙總督兼署福建巡撫臣楊景素跪奏爲奏聞事乾隆四十四年三月初五日承准軍機處字寄二月二十一日奉上諭黃檢現已降旨交部嚴加議處並著來京候旨福建巡撫員缺著增福補授其江蘇布政使員缺著吳壇補授何裕城著調補江南河庫道所遺河南河北道今正用人之際其員缺著朱岐即速行前往署理俟服闋再行實授何裕城俟朱岐到後再赴河庫道之任吳壇俟何裕城到淮再赴江蘇藩司之任增福俟與吳壇交代後卽起程來京請訓再赴新任增福未到福建之前所有巡撫事務著楊景素兼署並令黃檢速行來京欽此遵旨由驛遞六百里轉寄到臣當經移咨原任福建巡撫臣黃檢欽遵查照卽於三月初六日准黃檢將巡撫印務委員賫送臣接受兼署黃檢於初七日束裝兼程進京所有臣兼署福建巡撫印務暨黃檢起程進京日期相應由驛遞三百里馳奏再臣原擬於四月間由福寧温州台州寧波紹興等處閱兵前至杭州卽駐杭辦理差務今旣兼署福撫印務俟新任撫臣增福進京請訓後前至閩省臣卽須赴浙經理差務其時如非天氣炎熱兵馬停操之時臣仍由浙東閱兵至杭合並陳明伏祈皇上睿鑒謹奏乾隆四十四年三月初

六日硃批已用汝直隸總督矣可速來

楊景素奏將已刋之伊曾祖楊捷平閩記呈覽摺 軍機處檔

閩浙總督臣楊景素跪奏爲奏聞請旨事竊臣接准軍機處字寄因福建巡撫臣黃檢私刻伊祖黃廷桂奏疏於本年二月二十一日奉上諭恐從前曾爲大員之人其奏摺奉有硃批者類此刋刻亦未可定著各督撫詳悉曉諭確查如大臣家有似此曾經鐫刻者即令其子孫將板片書本一並繳出奏聞送京查銷欽此臣隨札行閩浙兩省藩司通飭各屬通行曉諭確查如有似此曾經鐫刻者即令將板片書本呈繳另行奏聞解送查銷外再臣曾祖原少保昭武將軍臣捷遺有平閩記一部係臣祖楙昭等鐫刻所載奏疏內恭載有聖祖仁皇帝諭旨臣查乾隆四年禮部題覆臣曾祖捷入祀福建賢良祠疏內查叙實錄內開康熙十七年奉上諭楊捷謀勇兼倍著以原銜加少保兼太子太保調補福建全省水陸提督總兵官一切勦禦賊寇保固地方戰守機宜全資殫心籌畫展布壯猷以副朕簡擢倚任至意欽此與平閩記第一條奏疏內所叙諭旨

相同且其時題本奏本俱係本章凡題奏奉有諭旨自必發抄行知非摺奏所奉硃批不應概行宣示者可比今欽奉聖諭不敢隱匿謹將現存一部恭呈御覽所有板片存貯臣揚州本籍應否送京（硃批不必）查銷之處理合奏聞請旨伏祈皇上睿鑒訓示謹奏乾隆四十四年三月二十一日

乾隆四十四年四月十五日奉硃批覽欽此

尹嘉銓奏令子將黃廷桂奏疏並已刊伊父尹會一之題奏舊案繳銷摺

軍機處檔

大理寺卿臣尹嘉銓跪奏為遵旨繳書事竊臣恭閱邸抄見有黃檢刊刻黃廷桂奏疏一案欽奉上諭所有板片及刷存之本或已經分送者並著即行查明解京銷燬恐從前曾為大員之人其奏摺奉有硃批者類此刊刻亦未可定著各省督撫詳悉曉諭確查如大臣家有似此曾經鐫刻者即令其子孫將板片書本一併繳出奏聞送京查銷欽此伏查乾隆四十一年夏間臣以香差路過晉省曾經黃檢分送所刊黃廷桂奏疏一部比因給假回籍掃墓順帶至家存

貯臣卽寄信博野縣令臣子尹紹淳查全四套解京銷燬再查乾隆十三年秋間臣父尹會一在江蘇學政任內病故臣以落第舉人扶櫬回籍旣葬廬墓見有傳抄題奏舊案按年編次二本適値保定開局刋刻賦役全書因而付梓于十五年夏間完工並非臣父生前所輯委係身故之後子孫訂成草本供奉家祠敬識先臣歷任承受聖恩深重始末欲使後昆咸知感戴勿妄報効之意原與黃檢之在任倣刻硃批諭旨內式套板刷印多本分送衆人迥不相似但旣經鐫刻于前何敢稍爲容隱自干嚴譴謹將原存家祠舊書二本恭呈御覽並查原刻板片一百一十六塊及刷存樣書四本遵旨一倂繳出查銷爲此恭摺具奏伏乞皇上睿鑒臣無任悚惶戰慄待命之至謹奏乾隆四十四年三月二十二日

軍機處奏 軍機處檔

據山西巡撫巴延三將黃檢刋刻伊祖黃廷桂奏疏從前在山西時曾送給巴延三及河東道葉佩蓀代州知州吳重光各一部共計十二套委員解送到京

理合繳進銷燬謹奏乾隆四十四年三月二十三日

發還尹嘉銓原書諭軍機處檔　實錄　東華錄

乾隆四十四年三月二十三日奉上諭前因黃檢刊刻伊祖黃廷桂硃批奏疏殊屬謬妄因諭令將所有板片及刷存之本或已經分送者查明解京銷燬并通諭各督撫詳悉曉諭確查如大臣家有似此曾經鐫刻者即令其子孫將板片書本一併繳出奏聞送京銷燬原因刊刻奏疏乃明季陋習甚至眞僞混淆深爲世道人心之害況自焚諫草實古來人臣之大誼必欲存稿以炫其長已乖正理然或將曾經採用之疏刻入集中尙不爲過若已經部駁者即不宜復行存刻至以所奉硃批妄行增減則尤不可所降諭旨甚明茲據原任大理寺卿尹嘉銓將刊刻伊父尹會一奏疏二本及板片奏繳請燬朕詳加批閱大率發交部議者居多原可無容愼密即其中間有訓勉之旨亦不過隨事批示非必不可宣露於外者與黃檢所刻伊祖黃廷桂奏疏擅將皇考硃批刪改且止載嘉奬而不載訓飭者不同不在應燬之列所有

尹嘉銓繳出原書及板片仍著發還朕辦理庶政務期得當從不肯爲已甚之事此其一端也恐內外臣工尙未能深喩朕意著再將此通諭知之欽此

薩載奏將黃廷桂奏疏一部咨燬摺　軍機處檔

兩江總督臣薩載謹奏爲奏聞事竊臣接准部咨欽奉上諭飭將黃檢所刻伊祖已故大學士黃廷桂奏疏及刷存之本或已經分送者著即行查明解京銷燬如大臣家有似此曾經鐫刻者即令其子孫將板片書本一併繳出奏聞送京查銷等因欽此當經轉行江南江西各藩司欽遵查繳去後茲據署江寧布政使常鎭道袁鑒稟據候補同知周克開稟稱竊照已故大學士黃廷桂奏疏刻本現奉諭旨查繳職前在山西太原府知府任內曾奉發給一部計共四套理合將原書呈請轉稟彙繳再書內第四套第一卷係屬重複合並聲明等情呈送前來臣覆核無異除將送到原書固封咨送軍機處查明銷燬幷飭各屬實力查繳外理合恭摺具奏伏乞皇上睿鑒謹奏乾隆四十四年四月初七日

乾隆四十四年四月十七日奉硃批覽欽此

農起奏將黃廷桂奏疏呈繳摺 軍機處檔

安徽布政使臣農起謹奏爲恭繳私刋奏疏書本仰祈聖鑒事竊臣督辦安省災屬加賑事竣撫省接到撫臣閔鶚元准山西撫臣巴延三來文內開乾隆四十四年二月二十一日奉上諭黃檢私行刋刻伊祖黃廷桂奏疏一事云云 見本案三頁 欽此伏念臣於乾隆四十年十月內由山西按察使調任安徽黃檢係山西藩司臣起程時曾送刋刻伊祖黃廷桂奏疏一部隨帶來安今蒙皇上將黃檢私刻硃批奏疏種種謬妄之處明白訓示臣跪讀之下不勝惶悚似此謬妄刋本冒昧收存咎實難辭謹將私刋奏疏一部計四套二十四本理合具摺恭繳並懇將臣交部議處伏乞皇上聖鑒施行謹奏乾隆四十四年四月十一日

乾隆四十四年四月二十六日奉硃批覽欽此

黃模奏請一併交部議處摺 軍機處檔

湖南鎭筸鎭總兵官革職留任奴才黃模跪奏爲恭摺奏聞仰祈睿鑒事竊奴才接奉上諭昨檢閱查抄高樸家內書籍見有已故大學士黃廷桂奏疏刻本等因欽此奴才敬讀之下惶悚無地伏念奴才祖孫父子世受國恩奴才弟黃檢不能仰體皇上造就深仁將奴才祖父黃廷桂從前奏疏妄自刊刻並不先行奏明實屬有負天恩已蒙皇上交部嚴加議處但奴才於乾隆四十一年在河南河北總兵任內有河內縣縣丞赫申之弟暹之鑒俱係奴才弟黃檢妻兄因會晤時叙及曾自黃檢山西布政使任所得有奴才祖父黃廷桂奏疏刻本付奴才閱看奴才愚昧無知照抄二十四本今欽奉上諭訓示剴切奴才如夢初醒益深恐懼惟是奴才旣不能及時誡弟遏阻其行又復妄爲抄錄罪實更無可逭請將奴才一併交部嚴加議處所有奴才抄錄書本敬謹封固進呈銷燬理合恭摺奏聞伏祈皇上睿鑒謹奏乾隆四十四年四月二十八日

乾隆四十四年六月初三日奉硃批覽欽此

國泰奏將黃廷桂奏疏一部解燬摺 軍機處檔

山東巡撫臣國泰跪奏爲恭摺奏繳查燬事竊照案准部咨欽奉上諭昨檢閱查抄高樸家內書籍見有已故大學士黃廷桂奏疏刻本自係黃檢逞其高興之見輒爲刊刻所有板片及刷存之本或已經分送者並著即行查明解京銷燬等因欽此又准山西撫臣巴延三咨會內開前任山西降調冀寧道現補萊州府知府沈元振有無收存前項奏疏就近呈繳各咨行到臣適沈元振因公在省經臣延據該員覆稱前在山西冀寧道任內曾經黃檢送過所刻大學士黃廷桂奏疏一部計四套今奉查繳理合檢出申送繳銷等因前來臣詳加封固附搭解繳遺書委員咨解軍機處銷燬外理合恭摺奏明伏祈皇上睿鑒謹奏乾隆四十四年五月初九日

乾隆四十四年五月十四日奉硃批覽欽此

雅德奏晉省大臣之家並無鐫刻奏疏摺 繳回硃批檔

山西巡撫臣雅德跪奏爲查明覆奏事伏查乾隆四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准兵部咨開內閣奉上諭前因黃檢刊刻伊祖黃廷桂硃批奏疏殊屬謬妄因諭

令將所有板片及刷存之本或已經分送者查明解京銷燬並通諭各省督撫詳悉曉諭確查如大臣家有似此曾經鐫刻者卽令其子孫將板片書本一併繳出奏聞送京銷燬等因欽此欽遵當經檄司通飭確查繳送去後兹據布政使譚尚忠詳稱據太原等九府遼州等十州各申稱所屬地方凡有曾任大員之家逐一詳細查詢委無鐫刻奏疏硃批等情詳報前來臣覆查無異所有查明晉省大臣之家並無鐫刻奏疏緣由理合恭摺具奏伏乞皇上睿鑒謹奏乾隆四十五年三月十五日硃批覽

智天豹編造本朝萬年書案

畢功擢奏查訊張九霄家情形摺 軍機處檔

直隸布政使臣畢功擢跪奏爲奏聞事竊臣遵旨查辦智天豹親屬家產及不法字跡緣由業于本月二十三日恭摺馳奏並聲明張九霄住居容城縣地方飭委大名府同知周世沄前往會同該縣知縣龔謙密赴該犯家內搜查有無不法別情去後茲于二十四日臣在望都縣途次該委員率同該縣前來據稟查得張九霄有過繼之母張李氏妻張鄭氏訊據供稱張九霄向會泥木生活本年四月曾同正定一人至家令其背負行李四月十一日一同出門至今未回其有無在外不法之事實不知情隨在伊家搜出醫書藥方及經咒手摺方咒歌訣舊呈底等件復訪聞得容城之白溝村有趙五曾賃房與智姓即拘訊趙五供係伊賃侯姓之房於上年十一月間轉租與智姓因其欠租催其出屋今年他去不知何往等情臣查該同知等所訊李氏等供雖稱不知張九霄與智天豹在外有無不法行爲所搜書籍等物亦無狂悖字跡但內有方咒歌訣言辭妄誕且張九霄住居容城與智天豹所居之高邑相距甚遠張九霄何以

與智天豹有師徒之稱相偕外出而趙五所賃侯姓之屋又恰轉租與智姓其中恐皆有夥同爲匪不法情弊臣因智天豹現拘在京無可質對自應將李氏鄭氏趙五解交軍機處審問質究並將查出物件一併呈解軍機處外臣即日恭詣闕庭復命所有查訊張九霄家情形臣謹恭摺具奏並繕錄供詞及查出物件淸單恭呈御覽伏祈皇上睿鑒再靠山殷成二犯前委趙州知州與安往拿搜查尙未查拿覆到容俟查拿到日另行審辦具奏合併陳明謹奏

于敏中等奏審擬智天豹等摺 軍機處檔

大學士于敏中等謹奏爲遵旨會同審擬具奏事竊照逆犯智天豹編寫妄誕逆書令伊徒張九霄持赴御道旁跪獻一案乾隆四十四年四月二十日奉旨軍機大臣會同刑部嚴審定擬具奏欽此臣等當將該犯等隔別研訊緣智天豹係直隸高邑縣人自幼行醫爲業張九霄籍隸容城縣傭工度日兩人平素本不認識智天豹先曾在祁州開設藥舖與人治病後將舖房關閉即在祁州等處趕集售賣膏藥並無一定住址迨上年九月間前赴容城縣白溝河地方

賣藥行醫嗣因生意平常不能糊口隨起意獻書邀求富貴當即編造年號內按八卦名目復於每卦後編設三項年號以應三十三天之數名爲受天之命見得本朝國運比周朝八百年更爲長久遂乘便編成稿底冀圖進獻仰邀恩典是年九月內智天豹在白溝河售賣膏藥有附近住居之張九霄素患腰疼病症向智天豹買取膏藥彼此熟識十一月間智天豹赴村治病路過張九霄門首張九霄留住數日因思傭工不能度日不如跟隨學熬膏藥可以賣錢使用當即拜認智天豹爲師以後即常往智天豹寓內學習比智天豹於今年三月間租住趙五店房遂將所編書稿謄寫二本欲邀張九霄帮同呈獻並稱伊於乾隆二十七年在駱駝崖採藥時曾遇見老主顯聖傳授本朝萬年書一部今已照本寫完若同往進獻大家都得好處之言向其慫恿張九霄當即聽從於四月十一日由白溝河一同起身旋聞皇上謁陵於十九日晚趕赴行在智天豹因染患腿疼恐臨時行走遲悞隨將書交付張九霄於二十日早在道旁呈獻即被拿獲各等情臣等以智天豹初供有在駱駝崖遇見老主傳授之語而張九霄到案時亦供稱與智天豹同在駱駝崖採藥今既訊明此書係智天

豹編造是其同謀商辦情事顯然且恐此外另有帮同編造及曾經看過之人至智天豹學習行醫妄談命數自必有人教授均須徹底根究當將該犯等嚴加究詰據智天豹供我本係鄉愚若說這書是自己編的恐怕不能取信所以謊說老主顯聖傳授不過要作爲神奇希圖動聽的意思至這書實是我一人主義隨手編寫若有別人相帮獻書後得有好處別人豈肯讓我獨得如今這樣嚴審我又如何肯替人隱瞞獨自受罪再我編造此書原想邀求皇恩若與別人商量閱看倘被人抄去先進這好處就輪不着我了又張九霄是我學醫徒弟本不識字我哄騙他來獻書他並不能帮同編造此外也沒有商量閱看的人至我所習醫道是從小跟着父親學的算命是看過星命須知的書學排八字也是隨口哄人實在沒有師傳又我初供現年八十歲亦係我揑造哄人使衆人見我顏面尙壯而年紀已老必有養法我醫道可以通行其實我年止五十五歲今蒙嚴訊不敢再隱瞞了等語據張九霄供我素不識字並不知智天豹書內寫些什麽因他說這書是在駱駝崖所得本朝萬年書又說周朝止有八百年天下如今大淸國運比周朝更久若進了這書皇上必然歡喜我們

都可以富貴又囑咐我說獻書時有人詢問只說我與他都在駱駝崖採藥這好處纔能同得我一時糊塗貪圖好處所以跟他同來呈獻等語並據藩司單功擢遵旨前赴各該犯原籍查拿犯屬及此外有無不法字跡茲于二十六七等日委員將智天豹之妻李氏張九霄之母李氏妻鄭氏及賃給智天豹房屋之趙五並在該犯等家內查出舊破書本等件解送到案臣等當加質訊據智李氏供稱智天豹一向在外賣藥自前年十月間出門至今未回不知去向又據張九霄之母李氏妻鄭氏同供張九霄向來做泥木匠生理本年四月內有正定人叫伊代背行李一同出門只知行醫賣藥實不知有別項不法行爲趙五供稱與智天豹向不認識賃房行醫因欠租錢催令搬去並未同與爲匪各等語隨檢查送到書本均係舊破不全雜書亦無別項不法字跡復將各犯等反覆嚴詰矢口如一並令智天豹當堂書寫核對筆跡相符似無遁飾查律載大逆者凌遲處死又知情隱藏者斬各等語今智天豹因賣藥行醫不能糊口輒起意獻書膽敢編造年號妄稱大清天定運數並敢謊言遇見老主顯聖傳授希圖惑衆已屬罪不容誅至其書內有乾隆年數一條竟敢肆行咒詛並於

揑編年號內直書廟諱御諱尤爲罪大惡極人人髮指非碎磔不足以蔽辜智天豹應照律凌遲處死以伸國法而快人心張九霄雖訊無帮同編造情事但據智天豹告稱書內所寫事關年號該犯即屬知情輒敢貪圖富貴代爲呈獻復於初供時扶同揑飾於法實難寬貸張九霄應照知情隱藏大逆者斬律擬斬立決至逆犯智天豹親屬律應緣坐現據直隸布政使單功擢查明該犯祖父母父母及親友智天浩久已身故該犯止有妻李氏並無兒子所生一女早已嫁出等情應將解到智天豹之妻李氏照律賞給功臣之家爲奴其張九霄之母妻律不緣坐應予釋放趙五雖不知智天豹編造逆書但以素不認識之人冒昧賃給房屋殊屬不合應照不應重律杖八十折責發落該犯等家內查出醫方書本等項應行銷燬智天豹家產行文直督查明入官智天豹之徒葬山殷成應令嚴緝務獲審明辦理所有臣等會同審擬緣由理合恭摺具奏伏乞皇上聖鑒謹奏乾隆四十四年四月二十九日

大學士臣于敏中

兵部尙書和碩額駙一等忠勇公臣福隆安

戶部尙書臣梁國治

左侍郎臣和珅

暫署協辦大學士事務刑部尙書臣德福

尙書臣胡季堂

左侍郎臣覺羅阿揚阿

左侍郎臣錢汝誠

右侍郎臣喀寧阿

寬改律擬旨 軍機處檔 實錄 聖訓聖德門卷四 東華錄

乾隆四十四年四月二十九日奉旨智天豹以鄉曲小民竟敢編造年號妄稱大淸天定運數指使張九霄於御道旁跪獻狂誕悖逆情罪實爲可惡經軍機大臣會同刑部審訊照大逆律定以凌遲亦屬罪所應得但據奏稱該逆犯書內有乾隆五十七年一條敢於詛咒尤堪髮指等語此在臣子之心則然朕并不以爲慣憶乙卯九月朕踐阼之初即焚香告天默禱云昔皇祖

御極六十一年予紹膺寶位不敢仰希皇祖若邀昊蒼眷佑至乾隆六十年即當傳位皇子歸政退閒彼時朕春秋方二十五歲初未計及在位六十年壽當幾何亦復不以爲意迨過五十歲乃自計六十年則當八十五歲矣始以此志奏聞聖母蒙懿旨云皇帝受祖宗付託之重代上天愛養億兆董治百官六十年後豈宜遽釋仔肩即天下臣民亦斷不肯聽皇帝歸政慈諭諄切因更計之若果至八十五歲蒙天恩朕尙能侍奉慈顏則禮所謂恆言不稱老何敢遽云倦勤彼時亦旣叩天致禱今旣不能復申朕愛日之誠則引年之初願亦豈能期其必遂況今距乾隆乙卯尙十六年爲日正長若朕精力始終不懈自當日愼一日兢兢業業綜理萬幾克全朕之初志設或七旬八旬以後神志稍衰不能似今之精勤求治亦不肯貪天位以曠天工朕非不知足者又何必定以六十年爲期致蹈從前人主貪戀大寶之譏乎若朕必以六十年邀求上帝不幾如張廷玉之以配享太廟向朕邀求乎朕旣知張廷玉之非禮又安肯效其所爲乎且設果如逆犯智天豹所云乾隆五十七年之言朕其時壽躋八十有二即歸政亦不爲早況歷代帝王在位五十

餘年而歸政者實所罕覯朕尙有何不足乎是該犯此條不得謂之詛咒不必執此以定爰書也惟該犯敢於妄編年號三十餘條且於皇祖廟諱直書不避並謊稱世祖章皇帝顯聖於彼希冀惑衆動聽此則喪心病狂身蹈大逆不可不按律懲治然究與誹謗毀斥者稍屬有間智天豹著從寬改爲斬决至張九霄拜逆犯爲師代其呈獻逆書亦應按律處斬姑念其人本屬鄉愚無知且不識字情尙可憫張九霄著從寬改爲應斬監候秋後處决餘依議並將此通諭中外知之欽此

軍機處奏 軍機處檔

臣等前奉諭旨俟審擬逆犯智天豹等定案時並將該犯罪名改減並降旨通諭中外欽此臣等現會同刑部審擬具奏謹擬諭旨進呈謹奏乾隆四十四年四月二十九日

于敏中等奏審擬殷成靠山摺 軍機處檔

大學士臣于敏中等謹奏爲奏聞事竊照逆犯智天豹編寫妄誕逆書一案先經臣等審明定擬具奏並聲明該犯之妻李氏供有曾稱智天豹爲師父之殷成鞏山二犯緝獲另結等因在案旋據直隸布政使單功擢將殷成鞏山先後拿獲並在各犯家內搜出經卷及道服等件派委趙州州判王肇勳於乾隆四十四年五月初四初七等日解送到京臣等當即逐加審訊據殷成即郭應成供我係直隸高邑縣萬城村人年四十二歲十二歲上曾在欒城縣豆嘔村當過道士到十八歲上師父病故了我就回到家裏見這智天豹行醫賣丸散藥我隨向他買了些現成藥轉賣賺錢養家隨口稱他師父是有的後來智天豹在祁州去開了藥鋪有十幾年就不見他了我自己合了些丸散膏藥仍舊穿上道士衣服各處抄化賣藥度日並沒有拜智天豹做師父的事至我家裏的經卷原是當道士時念的是實鞏山即郭汝海供我係直隸高邑縣萬城村人年三十五歲現當本縣民壯於乾隆三十年間曾患瘡毒適遇常在本村賣藥之智天豹替我醫治好了當謝了他八百錢彼時他女人李氏來村裏賣棉線我曾留他到家喫過飯後來智天豹不知往那裏去了已經有十四五年再沒

與他見面再智天豹與我治瘡時候我隨口稱他先生或稱他師父原是有的

並無拜智天豹爲師跟他學醫的事至我家內的經卷是我母親因患腿疼病

症時常誦念冀求療病的是實各等語恐該犯等尙有狡供卸罪情弊再四嚴

詰矢口不移並查閱送到經卷亦無違礙不法字樣似無遁飾查殷成即郭應

成靠山即郭汝海雖嚴訊並無拜認智天豹爲師及別項爲匪不法情事但殷

成曾充當道士業經還俗回家仍穿道服各處抄化殊屬不合靠山身充縣役

因患瘡毒延智天豹醫治隨與往來亦未便寬縱俱應照不應重律杖八十遞

交原籍地方官嚴加管束靠山即郭汝海仍革役其搜獲道服經卷等物應即

銷毀理合恭摺具奏伏祈皇上睿鑒謹奏乾隆四十四年五月十一日奉旨依

議欽此

大學士　臣于敏中

兵部尙書和碩額駙一等忠勇公臣福隆安

戶部尙書　臣梁國治

左侍郎　臣和珅

暫署協辦大學士事務刑部尚書臣德　福

尚　書　臣胡　季　堂

左　侍　郎　臣覺羅阿揚阿

左　侍　郎　臣白　瀛

石卓槐芥圃詩案

鄭大進奏查辦石卓槐芥圃詩鈔摺 軍機處檔

湖北巡撫臣鄭大進跪奏爲呈首狂悖詩詞恭摺奏聞事本年十月初六日據黃州府知府李國麒稟稱前據江南宿松縣監生徐光濟在府呈控黃梅縣監生石卓槐卽石廷三將押當並未贖回之田畝議欲變賣以攤償衆欠等情當經批飭黃梅縣訊追詳報續據徐光濟赴府呈催並於催詞內粘單指首石卓槐著有芥圃詩鈔內有大道日以沒誰與相維持廝養功名何足異衣冠都作金銀氣等語請行查究當飭黃梅縣起獲詩本並將石卓槐押帶本省稟請察核審辦等情臣與藩臬各司將起獲刋本細加查閱其中狂悖之處尙不僅如徐光濟所指數語且有廟諱御名未知恭避之處臣等披閱之下不勝髮指當卽飛飭黃州府親赴石卓槐家逐細搜查據覆並無別項違悖書籍字蹟至書內作序之沈德潛列名校訂之蔣業晉等七十人雖訊據石卓槐堅供係借名誑衆以圖光寵但恐係該犯自知情罪深重故挺身獨認不肯牽累多人容臣再加研訊務得實情分別參提到案質訊明確同石卓槐一併從重究擬另行

具奏所有呈首詩詞現在查辦緣由合先恭摺奏聞並將起獲原書分別粘簽

敬呈御覽伏祈皇上睿鑒再督臣圖思德奉命赴施南屬之利川縣查勘彭朝

仁控爭山地公出不及會銜合併陳明謹奏乾隆四十四年十月二十四日

乾隆四十四年十一月十一日奉硃批知道了欽此

鄭大進奏查辦芥圃詩鈔內列名校訂之人摺 軍機處檔

湖北巡撫臣鄭大進跪奏爲恭奏事竊照黃梅縣監生石卓槐所著芥圃詩鈔

內有狂悖語句經臣恭摺奏明現在嚴審定擬另行具奏惟查書內列名校訂

之蔣業晉等雖訊據石卓槐堅供係借名誑衆蔣業晉等俱不知情但查書內

首頁即有長洲蔣梧巢貴池曹雲瀾鑒定字樣查蔣梧巢即係前任漢陽縣知

縣候補同知蔣業晉曹雲瀾即係前任黃梅縣知縣陞任貴州正安縣知州丁

憂回籍之曹麟開該員等俱係現任職官若非與石卓槐往還何敢於書內首

列伊名據稱幷不知情顯非確實臣於藩臬兩司節次親提嚴訊逐加駁詰始

據石卓槐供蔣業晉曾於乾隆三十二年經辦黃梅縣堤工因與蔣業晉認識

集內有爲他題畫詩一首曹麟開在任時亦有唱和詩章但未見伊所刻全詩等語查蔣業晉等在楚服官與狂悖不法之石卓槐往還唱和已有應得之罪石卓槐既與蔣業晉等素有往來據稱未見全詩亦不可信相應參奏請旨將漢陽縣知縣候補同知蔣業晉前任黃梅縣知縣陞任正安州知州曹麟開革職以便與石卓槐一併嚴審確情分別究擬再查曹麟開籍隸貴池先經臣咨提質訊據安徽撫臣查覆該員已經服闋赴部候補并懇勅下部臣查明該員如已到部卽將該員押解來楚又查書內有名之岐亭同知潘元會蘄水縣告病知縣伍文輿現俱在楚經臣與兩司提同質訊僉供與石卓槐並無往還又據石卓槐供有曾爲作傳之胡善廖曾見伊詩之前任黃梅縣縣丞丁憂回籍之蘇挺俱籍隸江蘇並有籍隸安徽曾爲選刻詩篇之項章均經分別咨提統俟解到歸案究擬其餘如江西知府萬鍾傑蔡葵審無交涉應與藉名羅列之人概免提質以省擾累合併奏明伏乞皇上睿鑒謹奏乾隆四十四年十二月十一日

乾隆四十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奉硃批該部知道了欽此

富勒渾等奏審擬石卓槐等摺　軍機處檔

湖廣總督臣富勒渾
湖北巡撫臣鄭大進 跪奏爲審擬具奏事竊照黃梅縣監生石卓槐著刋芥圃詩鈔語多狂悖據監生徐光濟於爭訟呈狀內指摘控經黃州府李國麒查獲原書具稟臣鄭大進當飭逐細搜查該犯家內尙無別項違礙字跡隨經臣鄭大進先將查辦緣由並原書粘簽奏蒙聖鑒隨查書內有漢陽縣知縣候補同知蔣業晉及陞任黃梅縣知縣丁憂服闋赴補之曹麟開均列名校訂並訊據石卓槐供有往還唱和之事又經臣鄭大進專摺參奏請旨將蔣業晉曹麟開革職一併嚴審究擬仰蒙勅部將曹麟開委員押解來楚尙有案內應質之前任黃梅縣縣丞蘇珽及曾爲石卓槐作傳之甘泉縣人胡善麐欲爲石卓槐選刻詩篇之桐城縣人項章均經分別咨提旋准江蘇安徽各撫臣將蘇珽項章二犯先後拏解來楚其胡善麐一犯據江蘇撫臣查覆已於四十一年病故隨將解到各官犯發司歸案審辦其餘書內列名之蔡葵萬鍾傑等均經再三研訊實係借名誑衆亦經奏明請免提質在案因查芥圃詩鈔內有爲蔣業晉題

秦塞看雲圖一首又有爲曹麟開題楚江攬勝圖水西探梅圖詩各一首此爲唱和往還實據應跟獲原本從此嚴究該二員如何校訂使無狡飾並和曹麟開黃鶴樓詩四首當即委員先在蔣業晋寓所搜查並無秦塞看雲圖訊據蔣業晋供該參員前往甘肅原有駐馬看雲圖內有沈德潛題句並未令石卓槐題詩此圖於三十七年帶回原籍留存在家四十二年隣家失火延燒該參員房屋將此圖一併燒燬現可咨查其楚江攬勝等二圖訊據曹麟開供水西探梅圖係該參員在京教習時爲涇縣舉人趙帥繪畫並題一詩楚江攬勝圖係趙帥在黃梅書院掌教時該參員自畫並題一詩同所題黃鶴樓詩四首送給趙帥並無令石卓槐題和之事現有趙帥可以提質各等語隨經臣等飛咨江蘇安徽各撫臣查起石卓槐所題各圖並題趙帥來楚質訊去後茲據江蘇撫臣覆稱委員搜查蔣業晋家並無駐馬看雲圖畫卷亦無芥圃詩鈔其房屋委於四十二年四月初一日被隣火延燒屬實並准安徽撫臣查知趙帥已往江寧委員拿獲同起獲水西探梅圖一幅一併委員移解來楚當查水西探梅圖上並無石卓槐所題詩句臣等隨卽督同布政使梁敦書按察使福川武昌府

永慶黃州府知府李國麒等親提各犯逐加研鞫緣石卓槐即石廷三係黃梅縣監生伊父石學洙存日將石卓槐繼與故弟石學濬爲嗣石卓槐讀書未能上進粗解作詩乾隆三十二年黃梅縣堤工潰决石卓槐之伯石待價承充堤長令石卓槐赴堤照料因與督修堤工之縣丞蘇珽熟識常至其署時漢陽縣知縣候補同知蔣業晉來楚試用委赴查工在蘇珽署內見有石卓槐所著憶梅行古詩一首指摘其瑕欲爲删節蘇珽向石卓槐告知並稱蔣業晉素遊沈德潛門下適蔣業晉携有駐馬看雲圖內有沈德潛題句爲蘇珽借觀並被石卓槐窺見亦欲附名題詠遂赴蔣業晉寓所拜會稱欲投拜爲師蔣業晉僅以好言獎許並未允從其所擬詩句值蔣業晉携圖回省未經寫入石卓槐復畫蘭花一幅題詩欲寄乏便而止至三十八年黃梅縣知縣曹麟開抵任縣城向有梅英書院三十九年五月曹麟開延請涇縣舉人趙帥爲院長石卓槐有姪石章駉在院肄業因與趙帥往來曹麟開赴院遂與石卓槐接見時曹麟開繪有楚江攬勝圖並有題黃鶴樓詩四首粘貼院壁石卓槐於接見時極口贊揚曹麟開亦以好言酬答石卓槐自詡見知值趙帥在院課試即以楚江攬勝圖

命題石卓槐遂私擬題畫一首幷和黃鶴樓詩復從趙帥處見有曹麟開所畫水西探梅圖亦爲題詠欲同趙帥轉達曹麟開値趙帥聞母病危倉猝回籍未經送閱現皆刋入詩鈔此外並無另有唱酬之事四十年二月間有桐城縣人項章知石卓槐愛尙虛名遂以欲刋國朝正聲集爲詞向石卓槐歆動石卓槐隨將所作春栁詩四首託其刋入並送給銀五兩項章得銀回籍並未刋詩石卓槐前後作詩積有九百餘首遂起意自行刋刻因思詩集必得名人作序方能動衆遂自作序文駕名沈德潛又以沈德潛已故恐難取信擬稱蔣業晉先於三十三年代求沈德潛作序在蘇寄與並令素識之胡善麐代爲作傳又自代伊弟石卓椿作跋並以蔣業晉曹麟開二人爲鑒定以葉世度等十人爲同鑒以黃庭等五十五人爲參訂石卓椿爲編次釋達睿本白爲同訂子姪爾戾爲校字即於四十年二月交與族侄石思密帶往江西刋刻板片並刷成三十四部帶回時因蔣業晉等尙在楚省恐被見而查詰未敢多刷廣爲傳播僅被族親石元吉等十六人各取一部並徐光濟等取去十部自存八部至四十三年石卓槐聞知沈德潛爲徐述夔作序事發遂將石元吉等所取詩集十六部

同自存八部連板片一併燒燬惟徐光濟等十部未及取歸嗣於四十四年徐光濟因石卓槐欠伊錢債未清赴黃州府具控批縣查追徐光濟在縣候審至鄒步青家嫖宿被盧得勝等捉姦訛詐徐光濟疑係石卓槐挾嫌串囑復以前控之案赴府呈催並將芥圃詩鈔內狂悖語句粘單指首經該府起獲詩本並拘石卓槐到案解省審辦經臣鄭大進查核原書將書內狂悖之處粘籤具奏並將應質之曹麟開等參提飭審歷經嚴鞫據各供認前情不諱臣等查石卓槐所著芥圃詩鈔既首以蔣業晉曹麟開爲鑒定之人且其自作跋語內有蔣業晉以戊子丁外艱回吳臨行囑其以全集命雕且許爲乞沈德潛作序癸巳秋曹麟開蒞梅下車後即索其詩手爲刪訂堅囑付梓等語情詞確鑿今訊據蔣業晉等堅供未見石卓槐所著全詩亦無轉求作序囑令付梓情事殊不可信隨又各加刑訊據蔣業晉供戊子係乾隆三十三年該員之父於二十七年身故何至三十三年始丁外艱至三十六年該員母故丁艱回籍三十三年該員尚在楚省並未回吳何得有臨行囑其以全集付梓並轉爲乞序之事據曹麟開供石卓槐先與趙帥認識趙帥稱其善畫能詩因於三十九年五月即在

書院中與之接見以後並無往來從何索取其詩手爲删訂若果有删訂之事伊由舉人考充教習稍知義理豈有見其狂悖語句不爲删去肯留鑒訂之名自貽罪過愚不知此卽其所題楚江攬勝圖所和黃鶴樓詩亦係石卓槐見而自作並未令其題和現有石卓槐可訊質之石卓槐據供蔣業晉曹麟開俱素有詩名蔣業晉曾見伊古詩一首欲爲删節本欲投拜爲師曹麟開係本邑縣令於所屬生監例得以師生稱謂且曾接見故書內首列伊等爲鑒定其實俱未見全詩書內後跋實係揑情妄作並無其事故刻成之後亦不敢將書寄閱今三面質對始知蔣業晉父母存歿丁憂年月俱與跋語不符更不敢稍有欺罔各等語嚴詰不移似無遁飾臣等復與藩臬兩司將書內語句逐加查核如指陳時事等詩雖俱有頌揚聖德之詞不敢顯施抵斥但有心訕謗肆其狂吠悖逆之處不一而足甚至廟諱御名均不敬避殊堪髮指石卓槐合依大逆者凌遲處死律應凌遲處死該犯之子石六老年止九歲並妻石汪氏妾石夏氏均照例緣坐給付功臣之家爲奴該犯尚有子石五老已出繼與石碧山爲子女大女已許與宛秀榮爲媳均經地方官查明取結該犯久經出繼與已故之

叔石學濬爲嗣其另居之弟石卓椿係該犯本生父之子降服大功均應照律
免其緣坐仍飭地方官查明該犯田產入官所捐監照並飭追繳送部查銷參
革漢陽縣知縣候補同知蔣業晉參革前任黃梅縣知縣候補知州曹麟開雖
訊無見過全詩及轉求作序手爲删訂情事但蔣業晉奉公差委乃與狂悖不
法之石卓槐交接講論詩文曹麟開身任地方於本邑狂悖不法之石卓槐既
漫無覺察反以詩畫與之交接以致石卓槐假托師生列爲鑒定均未便以其
未見全詩稍爲寬假蔣業晉曹麟開除于本案革職外應請發往烏魯木齊等
處効力贖罪前任黃梅縣縣丞蘇珽所見石卓槐詩雖止古風一首並未見過
全詩但身爲職官與本地紳士交接亦屬有乖職守應請革職以肅官方項章
知石卓槐好名藉稱選刻詩集誆得銀五兩應照不應重律杖八十該犯年逾
七十照律收贖事犯到官在乾隆四十五年正月初一日恩詔以前杖罪援免
並免收贖誆得銀兩照追入官代刻詩集之石思密作傳之胡善馨俱已病故
應毋庸議列名參訂之岐亭同知潘元會蘄水縣告病知縣伍文與先經提同
質審與石卓槐素無往還其餘列名之葉世慶萬鍾傑等業據石卓槐供明俱

係借名列入以圖光寵均應免其提質涇縣舉人趙帥前在黃梅書院時僅與
石卓槐一面且到院未逾半月即行回籍並未見過芥圃詩鈔應予免議蔣業
晋原籍厲所及曹麟開家中業經臣等與江蘇安徽各撫臣委員搜查並無留
存芥圃詩鈔石卓槐所刷書三十四部已據收回十六部同自存八部連板片
一並燒燬應免查起所遺十部內除徐光濟首繳一部業經隨摺進呈並據陳
端萬僧豁堂各繳一部其餘七部訊據石卓槐堅供不能記憶爲何人取去現
飭各屬出示查繳毋許存留容俟查獲同現存二部一併解京銷燬徐光濟所
控錢債及嫖宿被詐各案飭令該府縣訊明另結石卓槐刋刻狂悖詩鈔歷任
失察職名現飭查明另行咨部查議所有審擬緣由臣等謹恭摺具奏並繕具
各犯供單敬呈御覽伏乞皇上睿鑒勅下法司核覆施行謹奏乾隆四十五年
五月十九日奉硃批三法司核擬速奏欽此

石卓槐凌遲處死旨　軍機處檔

乾隆四十五年五月二十五日奉旨石卓槐著即凌遲處死餘依議欽此

祝庭諍續三字經案

郝碩奏查訊祝庭諍續三字經書及祠碑摺 軍機處檔

江西巡撫臣郝碩謹奏爲奏聞事本年十月初六日據饒州府德興縣知縣蕭立選稟稱據該縣革生祝平章呈首緦麻服弟祝浹故祖生員祝庭諍字拙齋所作續三字書一本褒貶前朝恐有違碍又據繳族叔進士祝煋燔所作贈祝浹之弟祝洄詩一首過於褒奬將續三字書並詩稿一併經該縣查閱祝煋燔詩內尚無怪誕惟續三字書本語有違碍等情具稟當經護撫臣秦雄飛查核三字書內語多狂悖恐有刻本留傳或另有不法字迹即飛飭署饒州府知府朱遐齡馳赴各該犯家內再行搜查並飭司提齊案犯嚴審究擬並將三字書及詩稿一併飭發書局校核在案値臣自京回任查案嚴催據書局委員將書本簽明由司申送前來並據該縣詳稱訊據祝浹供小的幼年讀書時祖父祝廷諍即拙齋用紙寫了所作續三字書教小的誦讀乾隆十五年祖父亡故這續三字書就遺失了後來要叫兒子讀書想這三字書都是講前代的話是不禁的所以默寫出來並未刻板也不曾借人閱看傳抄不知何時被祝平章拏

去挾嫌呈首的又據祝平章供革生原是縣學附生因拆毀宗祠案內斥革問徒本年五月內到祝浹家在抽棹內拏回祝浹故祖祝拙齋所作續三字書抄本一本存在家裏到八月間因祝浹的兄弟祝洄在縣內告革生私賣公田又因祝煋燔不爲調處見他贈祝洄的詩過於褒奬復細閱續三字書內議論前代語多譏諷所以將三字書並祝煋燔詩稿一並呈首的又據進士祝煋燔供祝洄家與進士書館相近常來聽進士講書每每插嘴議論所以進士做詩贈他有詩難摸索疑神思之句實是戲謔的話到祝浹抄存續三字書並沒見過是實錄供通報並據兩司稟請先行具奏到臣臣率同兩司逐加察核該府縣所辦尚多疎漏查續三字一書現據該犯祝浹供稱係伊故祖祝廷諍即拙齋所作但查原書首篇又寫有拙齋參訂字樣似另有著書之人且恐此書即係祝浹所做自知悖逆故設疑詞計圖狡混卸罪更須嚴究再祝浹祝洄等家雖據該府縣查無不法字迹第祝廷諍於前代帝王興廢猶且大加詆謗編纂成書借以肆其譏刺則其平日狂吠自必尚有著作流傳於族人親故之家亦未可定且臣聞得該犯現有祠堂碑記該府縣未經查繳尤當徹底根究嚴加治

罪庶足以彰國憲而正人心當即飭委饒九道額爾登布就近馳往德興縣查起前項祠堂碑記並此外有無別項不法書籍詳細訪查並按提應質人犯以憑核究一俟該道查覆臣即嚴行鞫訊從重按律定擬另行具奏外理合將繳到已故祝廷諍所著續三字書本並現查辦緣由會同兩江督臣薩載先行繕摺具奏並將該犯祝浹所默續三字原書同祝煋燔詩句粘簽恭呈御覽伏祈

皇上睿鑒謹奏乾隆四十四年十一月十九日

乾隆四十四年十二月初七日奉硃批知道了欽此

郝碩奏審擬祝浹等摺 軍機處檔

江西巡撫臣郝碩謹奏爲審擬具奏事竊照德興縣革生祝平章呈首已故生員祝廷諍所著續三字書語多狂悖一案經臣將現在飭究並再行搜查提犯緣由會摺奏聞奉到硃批知道了欽此查此案臣於具奏後隨據該道額爾登布查獲祠堂碑摹並提到應質各犯解候勘訊臣即率同司道等親提研鞫緣已故祝廷諍即祝拙齋係德興縣生員素性乖妄心懷悖逆胆敢品評列代帝

王任意褒貶綢成續三字一書隱寓譏刺令其孫祝浹誦讀迨該犯於乾隆十五年身故所錄三字書原本亦已遺失無存至四十四年正月犯孫祝浹欲教其子祝懋蘇讀書復將續三字書默寫一本註明拙齋侍祖參訂字樣存於家內五月中被革生祝平章携去收藏在家後因祝浹之弟祝洄控告祝平章盜賣公田以致祝平章挾嫌將三字書並祝煋燔贈祝洄詩稿一併首告該縣蕭立選即往各犯家中搜查並無別項不法字跡通禀究辦經護撫臣秦雄飛飭提人犯來省並復委署饒州府事景德鎮同知朱遐齡再往搜查亦無另有著作留存正在提犯研訊間值臣自京回任查核該府縣所辦尚多遺漏並訪有祝廷諍所撰祠碑隨飭委饒九道額爾登布到彼查起碑摹亦勘有違碍語句其碑上人名字迹並有磨損之處均應究明治罪臣以祝浹將續三字書默出教讀其祖父狂悖心迹該犯自必深知詰以三字書所稱髮披左衣冠更難華夏遍地僧等語明係隱寓詆謗又吳三桂乞師下不將本朝國號敬謹擡寫大逆顯然還有何辨據供祖父在日教讀之時却曾逐句講究惟云書中列叙帝王興廢及改設制度等事都是史册上有的實不知道祖父寓意誹謗至本朝

國號因每句三字排寫是以未曾擡頭若果知道是悖逆那裏還敢照樣默出來又教兒子去讀呢又詰以你祖纂成此書定已刻板必有原本存留再你所默書本上又寫拙齋侍祖參訂似不是你祖所著必係是你狂吠故作擬詞計圖卸罪麽又供祖父那時教我讀的三字書係用竹紙抄成的並非刊本後來原本遺失於四十四年正月裏要教兒子祝懋蘇讀書方默出此本來的並再沒有別的本子再本縣鄉俗稱曾祖爲侍祖因寫給兒子去讀所以將祖父稱作侍祖又見刊布書上均有參訂人名緣不解參訂字義祇道做書就是參訂故爾混寫的若此書果係自己所作卽欲躲避重罪亦只應誆揑他人名字以便抵賴那裏還肯把自己祖父的名字寫在上頭總是不該將此書默存實屬該死只求治罪等語隨提祝平章質訊據供祝廷諍所做續三字書却未見過另有刻本我原因祝浹兄弟們控我盜賣公田又怪祝煋燔不爲調處所以將三字書並祝煋燔贈祝洄的詩一並挾嫌呈首若此書是祝浹做的那裏還肯替他隱瞞又提磨毀碑字各犯研訊據祝濛供祝廷諍是本生祖父他所做三字書從未見過因與已故祝文唐同在祠傍居住那日出外回家祝文唐問說

聞得官府要來打碑他們有分子孫都把祖父的名字磨掉你本生祖上名字在上又在祠旁居住還不磨去免得拖累我因不識字就央祝文唐用石灰點去本生祖祝廷諍名字纔磨掉了的又據監生祝茂柏供祠堂碑是族人祝廷諍做的乾隆四十一年九月父親祝允源在崇義縣訓導任上告休回來曾講起碑文內用宵衣旰食字句恐怕有違碍叫我將詞內將宵旰二字磨去上年祝平章首了三字書聞得官府要來打碑文我父親祝允源名字列在首事內恐怕遺累所以將名字磨去又見宵旰二字從前沒有磨淨故又磨了一下的又據祝記供認磨去伊祖祝鳴懷伊伯祝巽耀名字祝廷梧供認磨去伊父祝觀泰名字並碑內崛起創始四字祝炎文供認磨去伊父祝華秀並寫碑之已故堂叔祝殿遴名字祝正興供認磨去故父祝秉忠名字嚴究實圖免累所以磨去並無別故似非狡飾查祝廷諍自祖父以來生長本朝食毛踐土已歷百數十年且身列膠庠躬受教育乃敢喪心病狂妄爲著作混假元代名目編造髮披左衣冠更等語大肆誹謗又不將本朝國號敬謹抬寫且所撰祠堂碑記並有公帑締造宵衣旰食違碍字句種種狂悖實屬罪大惡極雖已早伏冥誅

應仍照大逆淩遲律開棺戮屍以彰國法而快人心祝浹係逆犯之孫律應緣坐又於伊祖所作逆書默寫存留情尤不法應照大逆知情隱藏者斬律擬斬立決祝況祝湑祝洄祝記雖據供並未見過此書但俱係正犯之孫年在十六歲以上者均依緣坐皆斬律擬斬立決正犯財產現飭確查另行追變入官其祝湧祝滮祝湔祝濚祝洛雖係祝廷諍之孫但其父祝光錫自幼出繼堂叔祝自墻爲子訊非揑飾取具族隣並祝平章供結在案應照例免其緣坐惟祝濚已知奉官查取碑記乃不行稟首輒聽從已故祝文唐之言將本生故祖祝廷諍撰文名字磨去未便輕從應比照大逆知情不首律杖一百流三千里監生祝茂柏將祠碑所開伊父祝允源名字並將前次已磨碑文內宵旰二字復行重磨雖圖免累究難寬縱應革去監生比照私藏應禁之書不首告杖一百律加一等杖六十徒一年追取監照送部查銷原告祝平章既於五月內在祝浹家潛取續三字逆書並不即時首繳迨八月間與祝洄詰訟始同祝煋燔詩稿一並挾嫌呈首亦屬容隱但已經首告得實應從寬免其治罪仍歸於私賣公田案內訊詰祝廷梧磨毀崛起創始字樣雖非違礙之字但擅自磨毀並磨去

伊故父觀泰名字應與磨毀伊祖父伯叔名字之祝禮祝氼文祝正興等均合
依不應重律各杖八十事犯到官俱在乾隆四十五年正月初一日恩詔以前
各犯所擬杖罪均予援免祝允源既知脊盱字句違碍不行稟官止令伊子祝
茂柏磨毀祝文唐教令祝濚磨去祝廷諍名字均有應得之罪業俱身故免其
置議進士祝煋燔訊未見過續三字書其所贈祝洄詩自亦尚無違碍應予免
議此案祝浹默存續三字逆書經祝平章首報該縣蕭立選署府朱邉齡即行
通稟究辦尙無縱延情弊但府縣兩次前往各犯家中收查不法字迹並未將
祠碑查出迨臣訪聞後飭委饒九道額爾登布馳赴搨印碑文已被各犯磨損
字迹人名似此疎忽無能之員若僅照失察議處不足示儆應請旨將署饒州
府事景德鎮同知朱邉齡德興縣知縣蕭立選一並革職以肅功令其失察之
歷任地方各官容俟查取職名送部察議至前項逆書雖訊明並未刊刻仍恐
或有抄本流傳業經飭屬遍行曉諭勒限繳銷毋使稍有遺存祠碑俟案結撲
毀所有臣審明定擬緣由理合會同兩江總督臣薩載恭摺具奏另繕供單並
碑文一紙一並敬呈御覽伏乞勅部議覆施行再臣查江西民風每于祠堂公

所好立碑記逆犯祝廷諍所著祠碑旣有違碍字句其他姓類此者自復不少

臣現已嚴飭所屬示諭各地方戶族如祠堂碑記內亦有前項妄談字迹均即

勒限呈明磨毁以絕謬妄合並陳明謹奏乾隆四十五年二月十四日奉硃批

三法司核擬速奏欽此

郝碩奏將祝廷諍遺產什物估價摺 軍機處檔

江西巡撫臣郝碩謹奏爲奏明事竊照按察使王昶會同布政使秦雄飛詳稱

德興縣已故生員祝廷諍編造續三字經逆書已照大逆辦理所有該犯本身

家產例應入官茲據該縣親詣祝廷諍住所傳同族保將該犯遺與子孫現存

田產什物逐一查抄計田一十八畝九分麥地四分八厘荒山三十二畝一分

四厘內有田二畝先經該犯之曾孫祝烏九出當與祝廷洪爲業該犯住屋先

於乾隆三十二年失火燒毁止存基地一片丈計一畝該犯子孫現俱租屋居

住其田地山塲屋基契劵亦於失火時被焚僅有完糧底册爲據照册丈量畝

數相符外有鐵木等器亦俱查點入册隨訊據族長祝永璘鄕保祝頻安僉供

祝廷諍遺產除現在查出田地山塲屋基什物之外並無他物不敢隱匿等語取結造册詳請核奏前來臣查册內既有鐵木等器豈無衣服首飾駁飭再行確查去後茲據該司等詳據該府縣詳稱復訊犯孫並族保人等僉稱祝廷諍在日本無很好衣飾嗣與伊妻程氏於乾隆十五年間先後身故所有布衣銀飾隨身裝殮即有存留早經子媳花費現在俱係孫曾行輩實無絲毫隱匿寄頓情事隨據將該犯祝廷諍所遺田山地基什物逐一確估共值銀一百八十一兩三錢九分內除豸下田變銀十六兩扣除祝廷洪原典價銀十五兩外實共價銀一百六十六兩三錢九分造具册結經饒州府知府萬鍾傑查核出具並無隱匿寄頓甘結由司詳覆前來臣覆查無異除將册結咨部外相應恭摺奏明並另繕清單恭呈御覽伏祈皇上睿鑒謹奏乾隆四十五年八月初四日

乾隆四十五年八月二十八日奉硃批覽欽此

附單

江西巡撫臣郝碩謹奏今將已故逆犯祝廷諍名下田山地基什物估計價值開列清單恭呈御覽

計開

義塢套上則旱田二畝六分估銀二十六兩

石塢岑底上則旱田八分估銀八兩

十九都金山底上則晚田二畝四分估銀二十四兩

瓦匠塢中則旱田二畝估銀一十六兩

豸下中則旱田二畝估銀一十六兩 此田係伊曾孫祝烏九當給祝廷洪爲業應扣

除當價銀十五兩

楊林套中則晚田八分估銀六兩四錢

劉家源木橋頭下則旱田二畝估銀一十三兩

王家塢口上首下則田一畝估銀六兩五錢

石家高坂岑下則旱田七分五厘估銀四兩八錢七分零

義塢套下則旱田六分五厘估銀四兩二錢二分零

軍山底水礦下則旱田一分估銀六錢五分

北坂松林底壠內下則晚田八分估銀五兩二錢

環溪書院右邊麥地四分八厘估銀一兩五錢九分零
王家塢荒山十畝七分八厘估銀五兩三錢六分零
又王家塢荒山九畝一分估銀四兩五錢二分零
又王家塢荒山四畝八分六厘估銀二兩四錢一分零
又王家塢荒山四畝六分估銀二兩二錢八分零
廟崗山荒山二畝估銀九錢九分零
方家塢荒山五分估銀二錢四分零
葉家塢荒山三分估銀一錢四分零
屋地基一畝估銀十兩
舊鐵鍋七口估銀六錢八分
鐵菜刀三把估銀二錢四分
鐵柴刀二把估銀一錢一分
鐵鋤頭一張估銀一錢
鐵柴斧一把估銀八分

錫酒壺二把共重三斤估銀一錢八分
錫茶壺一把重二斤估銀一錢六分
杉木棹六張估銀六錢
杉木橙十七條估銀五錢一分
杉木椅四把估銀二錢八分
杉木桶五個估銀二錢六分
竹床一張估銀八分
篋箱二隻估銀一錢六分
以上共估銀一百八十一兩三錢九分內除豸下田變銀十六兩扣除
祝廷洪原典價銀十五兩外實共解銀一百六十六兩三錢九分

艾家鑑試卷內書寫條陳案

鄭大進奏查訊艾家鑑條陳摺 軍機處檔

湖北巡撫臣鄭大進跪奏爲奏聞事本年湖北鄉試八月初十日頭場交卷據受卷所官當陽縣知縣范鐸等回稟有宜昌府學生員艾家鑑試卷內全係稟陳事件臣隨率同提調官糧道郭世勳監試官漢黃德道周曰漢飭將該生押候查閱試卷內正草俱首寫俚詩四句接寫呈詞係言鶴峯州書役朦蔽州牧詞訟索賄傳稿抄批索錢包訟勒銀徵糧苛刻編保勒派稅契多索不賑饑荒審賊改供代書串詐差役承票豫勒多錢拘人到案或勒鎖私刑或串內奸播弄包定輸贏州境易藏奸匪強丐搶刦皆書役衆縱地方迎送官員搬運糧餉差保派夫並黃蘗山稅俱請題免運送兵米請改由南路取士請增額四名懇達天朝等情瑣碎牽砌並未指有犯證據而科場大典藉試卷混寫呈詞已極妄謬臣又細察其詞如起首自古君難獨治句係屬泛論尙空格書寫下文既有至今及國家字樣乃遇君父字面並不擡寫且膽敢妄加使是二字於上再如叙恩赦處則稱頒恩赦奸險沐減等之德該生身列膠庠豈不知眚災肆赦

及矜卹愚氓之曠典凡情罪重者法所不原何云奸險沐德種種悖謬尤屬喪心病狂俱應嚴辦隨公同提訊據艾家鑑供犯生年三十四歲原籍荆州府松滋縣入籍宜昌府鶴峯州乾隆四十三年考進撥入府學如今現住宜昌府長陽縣傳家堰牌山地方父母俱故並無伯叔只有胞兄艾家瑤久經分居妻室劉氏一子艾流璋長女已嫁覃姓次女纔六歲今年七月犯生來省應鄉試暫寓勺庭書院內初八日進場入號初九日早題目下來因頭暈總不能作文後恐交納白卷被人恥笑犯生未進學以前原常幫衙門書辦繕寫文册記得些公事禁約心想不如做件有益地方條陳請主考轉奏博個聲名更有好處就把鶴峯州進學原額八名要請增四名州城有衛昌遊擊營所領兵米向由荆州北路長陽一帶運送請改走南路又州屬每年有應完黃柏稅銀十四兩零祈請免徵地方士民自然說好但只寫這幾項恐難准行還得砌說些衙門弊病民間疾苦方能動聽就開首編寫詩四句先把州中書役顛倒詞訟索錢抄批包贏訟案徵賦苛刻編保勒派稅契多取不賑饑民改易盜供代書串詐差役索錢書役庇賊這些話寫上並寫迎送官員搬運糧餉差保派夫都要請禁

除題免然後接寫那請增學額幾條只圖准行其實所開各弊端都是平空造寫今蒙嚴審實不能指出舞弊及受害人姓名並憑證來的卷內遇君父字面未曾擡寫又妄用使是二字於上頒恩赦一句下寫奸險沐減等之德因犯生隨手書寫又勉強湊字當時自已也不省覺今蒙指出實罪無可辭等供臣因在闈隨密移督臣富勒渾督飭布政使梁敦書按察使劉穀率同武昌府知府永慶密赴該犯省寓搜查並無不法字跡當將該犯發禁司監移咨學臣斥革衣頂一面密飭宜昌府知府李燦星赴該犯長陽縣家內搜查並訊查犯屬有無別項不法情事因道遠尚未覆到茲臣出闈後公同督臣提訊犯供無異詰無主使之人除俟該府搜查覆到另行從重按擬具奏外所有公同查辦緣由理合會同督臣富勒渾先行恭摺奏聞並將原試卷粘簽進呈御覽伏乞皇上睿鑒訓示再臣等覆查鶴峯州額征黃柏稅銀一十四兩四錢載在賦役全書係按山完稅歷年無缺又州城衞昌營兵米向係坐派荊州府屬江陵等縣役解歷由長陽縣之都鎮一帶運送並非繞道至該州文風臣等面詢學臣取進八名額數已寬不應請增均毋庸議外其餘開呈事款雖據艾家鑑自認平空

造寫不能指出證據但所臚各欵皆屬書役易滋之弊亦不便因人廢言臣等現派委幹員前往該州按欵密加確察提訊經手經胥並另核卷册訪詢輿情果有一端得實即嚴參究辦另行具奏合並陳明謹奏乾隆四十五年八月二十日

乾隆四十五年九月十一日奉硃批知道了嚴審定擬可也欽此

鄭大進奏審擬艾家鑑摺 軍機處檔

湖北巡撫臣鄭大進跪奏爲審擬具奏事竊照鶴峯州革生艾家鑑于鄉場試卷內妄作請增學額等條陳並臚列該州胥吏朦官滋弊各欵當經臣查訊不能供指實據並查試卷內有字面語句悖謬當將該生斥革覊管派員搜查省寓并密飭宜昌府知府李燦星赴該犯家內搜訊令將所臚胥役弊欵前往訊查各緣由同原試卷粘簽進呈會同前督臣富勒渾先行奏聞奉到硃批知道了嚴審定擬可也欽此欽遵在案玆據該府李燦稟覆親赴艾家鑑所住長陽縣傳家堰地方家內督仝該縣龎愼鍊搜查并無不法字跡隔訊犯屬地鄰人

等僉供艾家鑑平日亦無武斷滋事別情該府又卽密赴鶴峯州按照詞列各
欵提訊經手經胥吊核卷册摘傳保甲里民訊訪招告幷無所指各弊分晰錄
供禀覆幷據委員武昌府知府永慶會同該府李燦審擬由布政使梁敦書按
察使劉𡟯詳解前來臣隨提犯親加硏訊緣艾家鑑原籍松滋縣入籍鶴峯州
乾隆四十四年科考入學四十五年七月由現任之長陽縣家內至省鄉試八
月初八日進場入號初九日早得題後頭暈不能作文恐曳白貽誚因從前曾
在州衙幫書吏繕文記憶公事禁約遂起意欲將州學請增名額衞昌營兵米
改道運送黃蘗山稅免徵寫作條陳冀考官轉奏邀譽又恐難准須多列事欵
動聽遂於試卷內先寫俚詩四句次編州中書役朦官顚倒詞訟索錢鈔批包
𣎴訟案徵賦苛刻編保勒派稅契多取不賑飢民改易盜供代書串詐差役索
錢書役庇賊等欵幷迎送運糧差保派夫均請禁除接叙請增學額等三項以
冀准行初十日交卷經受卷所官查出禀經臣移行斥革覊管派員搜訊將試
卷內字面悖謬處粘簽進呈奏奉硃批嚴審定擬茲據宜昌府知府李燦前赴
長陽縣該犯家及鶴峯州分別搜訊明晰將犯審擬由司詳解臣親加嚴鞫據

艾家鑑試卷内書寫條陳案　三

清代文字獄檔

艾家鑑將摭拾砌欵條陳各情供認不諱詰以試卷內遇君父字面因何並不擡寫又敢妄用使是二字於上又稱頌恩赦奸險沐滅等之德用此語句係何意見據該犯堅稱使是二字是孟子伊尹耕於有莘之野一章內成語與下文使是民爲堯舜之民對言犯生囫圇引用成語致未擡寫又只知遇赦的原是些犯法奸徒草莽人不知情重人犯法所不原以致寫了奸險沐滅等之德這是一時強湊字面錯悞犯生上條陳還想有好處那敢稍有干犯等語矢口不移至詞開胥役朦官各欵如顚倒詞訟索錢鈔批包嬴訟案代書串詐差役索錢係言聽訟之弊今據該府前往提訊經胥代書人等並檢核案籍州民詞訟甚簡每期控訴僅止數紙歷任知州俱隨時批發貼示署門不須向書吏鈔批雖有官設代書二名而民人自寫之詞該州亦無不受理代書無由串詐事俱立限審結鮮有翻異招告亦無被勒受屈之人出訴又詞開徵賦苛刻稅契多取係言浮勒之弊今據該府訊查該州額徵地丁條餉舊賦新墾等銀共止二百八十餘兩內有秋粮銀七十一兩零例不徵耗每歲開徵預塡應完銀數由單發鄕保分給花戶查照聽赴櫃所自封投納零星小戶銀錢聽便櫃書對數

登簿隨時截給收照並無糧戶控告苛勒並經該府較驗庫戥拆兌在櫃銀封均屬相符並無浮多該州地處山僻田房契價甚輕每年納稅無多該府摘提已投稅業民並契驗訊俱稱按契價每兩完稅三分之外並無多費又詞開不賑饑民一欵據該府查明該州山地多種包穀連歲豐稔即四十三年鄰境雖有偏災該州仍收成八分並無匿災之事又詞開編保勒派改易盜供書役庇賊等欵據該府詢查各牌保稱該州編造保甲牌册紙張等項俱出官捐並無被胥役勒派摘訊里民亦無異詞民間竊案均隨時緝辦近無報竊惟本年二三月及五月內有州民陳鳳池邵月明劉玉占三家被盜俱經緝獲首夥多犯究詳僅逸盜二名現在比緝書役並無改供庇賊又詞開迎送運糧差保派夫請除一欵據該府查明州城衛昌遊擊營兵米六百八十餘石撥自荊州運抵鶴峰因未設站夫歷著保甲雇覔鄉夫每夫背米三斗每站給銀四分即偶遇官員因公往來雇用夫脚悉按站給價並非派累亦難停除各等情並經臣與各司道密加查察無異復逐一嚴詰艾家鑑據供實係砌欵妄瀆前已供明若有可指實屢蒙嚴審豈反肯代人隱瞞等語似無遁飾查艾家鑑于試卷作呈

雖字面語句引用錯謬尙非干犯但砌欵妄控鶴峰州書役等弊又列請廣學額等欵以博聲譽殊屬狂妄滋事艾家鑑合依蓦越告機密重事不實發遙遠充軍例請從重改發烏魯木齊等處充當苦差係革生照例免刺該州書役羅見開等訊無情弊俱飭省釋該犯寓所及家內搜無不法字跡所稱免徵黃柏稅請改兵米運道增廣學額等欵業經臣奏明無庸查辦均無庸議所有審擬緣由理合恭摺具奏並另繕各犯證供單敬呈御覽伏乞皇上睿鑒勅議施行再督臣舒常因查閱營伍公出未及會訊合併陳明謹奏乾隆四十五年十一月十九日

乾隆四十五年十二月初四日奉硃批該部議奏欽此

艾家鑑試卷原文

宜昌府儒學附學生員艾家鑑應乾隆四十五年分湖北省鄉試本身並無違碍過犯亦不係門禁隸卒之家冒籍頂名之人今將年貌籍貫及所習經書開報於後

計開

一本身年三十四歲身中面紫有鬚係鶴峰州謙吉里民籍

一經書　習詩經

妄求名譽赴科場忽憶弊端敢縷揚下顧今朝枉到此惟祈百姓頌君王

竊維自古君難獨治分設官員至今官不自勞因設書役名分雖異理實則同皆與國家鞠躬盡瘁出力報效使是君爲堯舜之君上兆夫景星慶雲之祥悉爲閭閻分冤理枉止盜弭奸使是民爲堯舜之民嬉遊於光天化日之下一體行事相安無事上下相得朝野幸甚今非唐虞之世而有唐虞之君快逢壽登七十欣瞻位際五九下恩詔神人饗錫予之樂頌恩赦奸險沐減等之德正謂普天共沾深恩率土均被和風但生有不敢直陳者有不得不陳者即如鶴峯州斯固化地原屬改歸東南壤連長石慈桑西北地接恩宣巴建雖前後牧主俱有仁厚之政奈無良書役不無蒙蔽之奸慣圖一己私慾屢剝羣黎膏髓遇民訟不能秉公辦理惟索糞金多寡罔論事體曲直臨官斷未爾據實輒行但視壑欲盈歉顚倒案件是

非放於利而行有能滿懷方傳稿利外無他喻稍不如意不鈔詞藏壁單
多索鈔批錢文十張僅貼一包訟案詐勒兩造銀兩九塲許贏十徵收國
賦任意苛刻天地於焉心寒編造煙册逞欲勒派鬼神爲之夜哭稅契約
額外勒索銀與錢當奇荒不發積穀以賑饑瞞心昧己大掩聖主惠愛斯
民之隱錄賊供設計肥囊以易情串代書訴無原詞不做紙欺天滅地不
體本主使民無訟之意及其票入差役蠹害較書尤甚豫取夫騾費項夾
講差費鞋脚有錢幾十千方准下鄉提人拘喚方到案即設巧制苦阱或
勒鎖暗室私刑或巧串內奸播弄或包輸事可以贏或詐贏事必定輸威
風凜凜官較於彼不及聲勢赫赫彼較於官有餘若遇原被金盡便乃拖
延不投審以致告訴日久遂爾無奈只自休嗚呼寃者終於寃誰憐三年
不雨傷哉屈者久於屈那管六月飛霜言念及此殊甚髮指尤有難已下
併爲冒罪縷陳鶴邑西北毗連之所易爲藏奸聚匪之區崇山峻嶺茂林
巖箐深溝大壑懸泉古木奸匪居內罔覺卽覺亦難弋獲聞信而走一舉
足卽離本境望風而逃二三里便入鄰封加以書役奸蠹肆書柳串分肥

致令奸匪蜂起愈熾如虎生翼晝以覔食爲由沿鄉窺探夜則雞鳴狗盜無所不爲遇單家獨戶而強勒幾升幾斗有則攸然而逝無則放辟邪耻逢孤邨荒郊而公然成羣結黨暗藏木鐵器械竟爾攔路刼搶始由欲爲懼爲不敢大胆久則能爲敢爲胆大包天塗面挂鬚相與破門陣入捆捓拷打胆敢燒殺奸擄巍巍然夫誰與敵恐懼乎惡得而禁不惟老幼心驚胆碎卽在少壯魂飛魄散聽其搜尋可憐家徒壁立隨其取携哀哉室如懸磬袒裼裸裎閤室傷心慘目饑餓枵腹舉家泣血飲恨風聲傳聞人心惶恐萬幸告發時難盡獲緝牌遍拿在上名聲可好藉端滋擾在下寃鬱難堪能正捕班尙期覔獲除害縱受苦辛能忍耐奸猾快役惟思賫放肥已巧行攀擰罪無辜吁嗟被盜驚官盜益熾噫嬉受害嗚公害無休此皆書役忍心害理是以羣黎遭苦受難事本眞實受害人報存懼心案原重大守土官非不能辦總由羣蠹蠹深以故奸匪脫網計惟多方早剪世使滋蔓難圖且鶴邑巖多土少居民饒裕無幾兼値戌亥歲歉黎庶困難言無如迎送官員鄉保設取夫之例搬運糧餉書役派夫差之額不遵不敢

遼之實艱男女童叟窘景難訴不沐題請恩免終受虐阱憔悴黃蘗山稅
原以山有所取斯樹既盡山又高嶢難田稅無所出懇恩題免解鶴兵米
北路一行多年計程遐邇南近三百餘里工費兩省請由南幸聖天子作
育人材開科取士士等原請一十二名蒙賜八名以俟廣增茲士子寒窓
琢磨文風漸振懇題照請初定數目頓予四名以鼓士習生忝儒列罔知
忌諱幸遇欽命文宗大人臺前正萬民有糺之天寔鶴屬錫恩之主惟一
念重憐於螻蟻必百世毓秀於麟鳳懇達天顏以廣聖恩千秋蒙盛德萬
載戴祥光生無敢戲渝瀝血陳情謹具此以聞

清代文字獄檔

清代文字獄檔編輯略例

一本編用紀事本末體分案編纂每一案中材料之順序以年月爲次

二本編材料取之於本館所藏下列三種清代文書之中

一軍機處檔

二宮中所存繳回硃批奏摺

三實錄

編印時逐件於標題之下注明出處

三本編內容約有上諭奏摺咨文供狀等數種

四本編材料凡已採入雍正硃批諭旨上諭內閣及聖訓東華錄等書者均低一格排印並分別注明曾見各書至散見於其它載籍者卽不列舉

五凡一案之中上諭奏摺咨文詳文等已見於前復經它文引用者茲爲便利起見省略其文第用小字注明已見本案某頁

六軍機處存檔係當時移錄之副本字句每有譌奪茲爲愼重起見姑仍其舊不擅加改訂遇有蟲蝕殘缺之處則以口符代之

七本編頁數均每案自爲起訖以期醒目

八此項文件因散在各朝檔案之中一時搜集容未能備以後倘續有發見當再補刊

清代文字獄檔第五輯目錄

大學士管理閩浙總督三寶摺奏一件
護理陝西巡撫印務布政使尙安摺奏一件
浙江巡撫李質穎摺奏一件
陝甘總督勒爾謹摺奏一件
旨一件
廣西巡撫姚成烈摺奏二件
廣東巡撫李湖摺奏一件
福建巡撫富綱摺奏一件
雲貴總督福康安 雲南巡撫劉秉恬摺奏一件
兩廣總督覺羅巴延三摺奏一件
湖廣總督舒常 湖北巡撫鄭大進摺奏一件

吳英攔輿獻策案 乾隆四十五年九月

廣西巡撫姚成烈摺奏一件
吳英原策書一件

上諭一件

卓長齡等憶鳴詩集案乾隆四十七年正月起本年六月止

閩浙總督兼管浙江巡撫陳輝祖摺奏一件
浙江學政王杰

上諭二件

軍機處摺奏二件

閩浙總督陳輝祖摺奏二件

魏塾妄批江統徙戎論案

福隆安等奏魏塾俟質訊事竣即正法摺 軍機處檔

兵部尚書臣福隆安等謹奏爲遵旨核擬具奏事山東巡撫國泰奏壽光縣民人魏塾妄批江統徙戎論實屬悖逆請照大逆凌遲處死律正法一摺本月初四日奉硃批行在九卿核擬速奏欽此據稱緣魏塾主唆縣民高昇誣控妻兄蘇二禿盜賣伊妻蘇氏並揑竊圖詐之案經該縣知縣審出係魏塾代作呈詞隨赴伊家搜出呈底并查有應禁之澹園續集等書籍及所批江統徙戎論後評語內以今之回部比擬晉之五部因提訊該犯據供魏塾係壽光縣人家裏有幾部書是先世留下的這澹園續集有干違禁實在不知道那徙戎論是從晉朝江統傳內抄出因見晉惠帝容留五部不聽江統之言後致五胡之亂就想到如今各處回教都是外國來的恐怕後來也有混鬧等事等語該犯存留違禁書籍已屬不法其抄錄徙戎論混加評語胆敢將今之回教擬晉之五部實屬悖逆未便稍稽顯戮應將魏塾請照大逆凌遲處死律請旨正法但該犯現在尚有應行質訊控告壽光縣差役科派一案請俟審明之後再行辦理等

語查該犯魏塾家藏應禁書籍存留不繳已有應得之罪至將江統徙戎論抄錄加批妄以今之回民比晉時五部更爲荒誕現今各處回民奉公守法並無不安本分之事卽如乾隆三十九年壽張縣奸民王倫聚衆謀逆卽有洪姓等回民隨助官兵勦捕匪黨甚爲出力曾經獎賞該犯何得妄爲比擬其狂誕悖謬實爲不法已極應如該撫所擬將魏塾一犯照大逆凌遲處死律凌遲處死俟所控縣差科派應行質訊事竣卽行正法其應緣坐犯屬家產該撫查明照例辦理至該撫摺尾所稱魏塾審解時伊兄魏永清復有指告該縣妄拏此案及書役科派之事現飭審辦等語查魏塾卽係前在都察院衙門控告該縣科派枉斷之魏姚氏長子其原控情節已奉欽派侍郎阿揚阿按察使王昶前往查審應聽另行審明結案是否伏候訓示謹奏乾隆四十五年四月初四日

臣福隆安

臣梁國治

臣董　誥

臣福長安

臣嵇璜

臣達椿

臣徐績

乾隆四十五年四月十四日奉旨魏塾著從寬改爲斬決所有該犯嫡屬應擬斬決各犯俱著從寬改爲斬監候欽此

將魏塾改爲立決諭 軍機處檔 實錄

乾隆四十五年四月十三日奉上諭前據國泰奏審擬壽光縣民人魏塾家中搜出所批江統徙戎論詞語背妄一案當交行在九卿核擬速奏因魏塾卽魏姚氏之子伊遣姪魏萬年控告該縣挾嫌嫁禍藉差科派之事現派欽差前往審訊尙須質訊明確再將該犯正法今據阿揚阿等奏到查審大概情形魏萬年所控情節係在魏塾被拏赴省之後卽爲此案餘波著傳諭國泰於接到此旨後卽將魏塾改爲立斬毋庸俟阿揚阿審結控案再行辦理將此由四百里發往幷諭阿揚阿王杣知之欽此

徙戎論 晉惠帝元康九年 軍機處檔 江統

夫夷蠻戎狄地在要荒禹平九土而西戎卽叙其性氣貪婪凶悍不仁四夷之中戎狄爲甚弱則畏服强則侵叛當其强也以漢之高祖困於白登孝文軍於霸上及其弱也以元成之微而單于入朝此其已然之效也是以有道之君牧夷狄也惟以待之有備禦之有常雖稽顙執贄而邊城不弛固守彊暴爲寇而兵甲不加遠征期令境內獲安疆埸不侵而已及至周室失統諸侯專征封疆不固而利害異心戎狄乘間得入中國或招誘安撫以爲己用自是四夷交侵與中國錯居及秦始皇幷天下兵威旁達攘胡走越當是時中國無復四夷也漢建武中馬口領隴西太守討叛羌徙其餘種於關中居馮翊河東空地數歲之後族類蕃息既恃其肥强且苦漢人侵之永初之元羣羌叛亂覆沒將守屠破城邑鄧隲敗北侵及河內十年之中夷夏俱敝任尙馬賢僅乃克之自此之後餘燼未盡小有際會輒復侵叛中世之寇惟此爲大魏興之初與蜀分隔疆埸之戎一彼一此武帝徙武都氐於秦川欲以弱寇强國扞禦蜀虜此蓋權宜

之計非萬世之利也今者當之已受其敝矣夫關中土沃物豐帝王所居未聞夷狄宜在此土也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而因其衰敝遷之畿服士庶翫習侮其輕弱使其怨恨之氣毒於骨髓至於蕃育衆盛則坐生其心以貪悍之性挾憤怒之情候隙乘便輒爲橫逆而居封疆之內無障塞之隔掩不備之人收散野之積故能爲禍滋蔓暴害不測此必然之勢已驗之事也當今之宜宜及兵威方盛衆事未罷徙馮翊北地新平安定界內諸羌著先零罕开析支之地徙扶風始平京兆之氏出還隴右著陰平武都之界廩其道路之糧令足自致各附本種反其舊土使屬國撫夷就安集之戎晉不雜並得其所縱有猾夏之心風塵之警則絕遠中國隔閡山河雖爲寇暴所害不廣矣難者曰氐寇新平關中饑疫百姓愁苦咸望寧息而欲使疲悴之衆徙自猜之寇恐勢盡力屈緒業不卒前害未及弭而後變復橫出矣答曰子以今者羣氐爲尙挾餘資悔惡反善懷我德惠而來柔附乎將勢窮道盡故也然則我能制其短長之命而令其進退由己矣夫樂其業者不易事安其居者無遷志方其自疑危懼畏怖促遽故可制以兵威使之左右無違也迨其死亡散流離逷未鳩與關中之人戶皆爲

雖故可遐遷遠處令其心不懷土也夫聖賢之謀事也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
亂道不著而平德不顯而成其次則能轉禍爲福因敗爲功值困必濟遇否能
通今子遺敝事之終而不圖更制之始愛易轍之勤而遵覆車之規何哉且關
中之人百餘萬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處之與遷必須口實若窮乏糝粒不繼
者故當傾關中之穀以全其生生之計必無擠於溝壑而不爲侵掠之害也今
我遷之傳食而至附其種族自使相贍而秦地之人得其半穀此爲濟行者以
廩糧遺居者以積倉寬關中之逼去盜賊之原除旦夕之損建終年之益若憚
暫舉之小勞而忘永逸之弘策惜日月之煩苦而遺累世之寇敵非所謂能創
業垂統謀及子孫者也并州之胡本實匈奴桀惡之寇也建安中使右賢王去
卑誘質呼廚泉聽其部落散居六郡咸熙之際以一部太强分爲三率泰始之
初又增爲四於劉猛內叛連結外虜近者郝散之變發於穀遠今五部之衆戶
至數萬人口之盛過於西戎其天性驍勇弓馬便利倍於氐羌若有不虞風塵
之虞則并州之域可爲寒心正始中毋丘儉討句驪徙其餘種於滎陽始徙之
時戶落百數子孫孳息今以千計數世之後必至殷熾其微弱勢力不逮耳夫

爲邦者憂不在寡而在不安以四海之廣士民之富豈須夷虜在內然後取足哉此等皆可申諭發遣還其本域慰彼羈旅懷土之思釋我華夏纖介之憂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德施永世於計爲長也

思意深長處分周密文章經濟兼而有之獨奈晉惠既不能用一時在朝諸臣俱是駑才猪眼亦無有看到百年之後起而贊成之者遂釀成五胡之災悲夫雖然天下不如意事十常八九蓋亦有天命存焉且惟豪傑之士所見方同在朝之臣無贊成之者江統之外無豪傑也然豈獨晉朝五部而已哉今之回教又其後緒矣

戴移孝碧落後人詩集案

閔鶚元奏查辦碧落後人詩及約亭遺詩摺 軍機處檔

安徽巡撫臣閔鶚元謹奏爲查出悖逆遺書恭摺奏明辦理事竊查明末野史暨國初人悖妄書籍仰奉諭旨實力蒐查節經臣將安屬查出書籍奏繳並刊刻應禁書目通行各屬查起板片並查著書人有無別項著作查繳在案茲據和州知州阿興阿禀稱奉查應禁書內有歷陽戴重所著河村集一書今查得歷陽係和州秦代郡名據州學生員林元英呈出戴重之子戴移孝所著碧落後人詩集一本語多狂悖隨親赴戴姓戶族挨查並無河村集及碧落後人詩本板片據供於雍正十年經伊等父叔輩燒燬惟于戴移孝曾孫戴世道家查出約亭遺詩一本並不全板片十四塊據戴世道供稱係伊祖戴昆所著因不知內有違碍語句於乾隆十年在湖廣刊刻等語並查得現在戴姓子孫但止住屋兩三間戴世道係歲貢生教餘爲生餘但務農手業貧民所供河村集碧落後人等書板片並無藏匿似非揑混惟查出之約亭遺詩內有數條語類狂悖應同碧落後人詩本一併呈送鹽核等情並據廬鳳道基厚親往查訊相同

稟報到臣當經臣查核碧落後人詩內悖逆狂吠之處甚多係戴世道曾祖戴移孝所著至約亭遺詩內如長明寧易得又短髮支長恨又且去從人卜太平等句亦屬狂悖雖著書之戴昆久經身故而伊孫戴世道輒敢于乾隆九年爲之刊刻殊屬目無法紀再此書首更有魯之裕序文內有宦游歸里之語是係曾爲職官之人序內有懟君違親等語更屬悖謬此人曾居何官是否尚存均應澈底嚴究當經臣飭提戴世道等來省督同藩司農起臬司慶至安慶府知府戴知誠和州知州阿興阿逐一研訊據戴世道供稱今年六十一歲係歲貢生父親戴鑑早故作河村集的戴重係我高祖作碧落後人詩的戴移孝是我曾祖那兩種書板向來原在老屋內雍正十年間伊房族等因聽聞含山縣黃正超家有逆書發覺之案大家畏懼連書本書板盡行燒燬隨後老屋也賣掉了我那時年小並不曾看過這書亦並無遺存底本至那約亭遺詩是祖父戴昆所作祖父亦早經身故從前聽見我房族長輩說過這書內並無違碍是以留下此本的那作序的魯之裕係太湖縣人做過湖北安襄鄖道因病休寄住湖北我于乾隆九年因家貧失館聽見魯之裕同我祖相好往湖北托其尋館

並攜帶約亭遺詩底本懇其作序並懇帮助刻貲經魯之裕送給我銀十六兩卽在彼地刻成此書計三十四頁因兩面刻字只共板十七塊並刷印十數本我因魯之裕不能爲我覓館將書帶回途中在小車上失落板三片我到家後無錢補刻是以此後不復刷印其帶囘的刷本因年久黴爛廢棄止存這一本了那書上刻的校梓的人有我父親戴鑑大伯戴金二伯戴錦乾隆九年刻這書時早經身故的了叔子戴占熊戴展驥隨後亦故絕了叔子戴霖堂弟戴世法現存他們是不讀書的人我在湖北刻詩時將祖父支下已故現存的人一齊刻在上面圖個體面他們是實不知道的本道本州來字搜查時我當卽供明連板繳出實因學問疎淺不知詩內語句有犯違悖至魯之裕前于乾隆九年上見他時已是八十來歲的人他有三個兒子彼時已經都死過了如今有無後人曾否囘到太湖我實不知道等語並訊據戴用霖等供亦相同臣當經飛檄太湖縣查訊魯之裕房族魯行煥等據供魯之裕于乾隆十一年在楚身故因所生三子先俱故絕承繼堂侄忠淳爲嗣並繼姪孫恕模爲伊長子立嗣均在楚居住恕模現做德安府訓導忠淳之子恕棨在直隸做典史至現在太

湖居住的房族並不知魯之裕為戴昆序刻此詩家中亦並無存留約亭遺詩書本止有魯之裕所著經史提綱式馨堂文集書法彀三書係魯之裕當日所送呈出查核等情詳送前來臣當卽將經史提綱等書發司交局磨勘書內止載有錢謙益吳梅村等姓名餘無違悖語句並經臣覆勘無異臣查戴世道雖無藏匿河村集碧落後人書本但其為伊祖戴昆刊刻約亭遺書查現有違悖語句該犯係歲貢生豈得諉為不知文義其所稱該犯在湖北刻書書上所刻校梓的人均不知情之處亦未可信至魯之裕曾為道員乃為戴昆約亭遺詩作序且為出貲刊刻而序文內復有悖謬語句其所生三子是否均已物故其承繼子姓等家有無存留戴昆之約亭遺詩並魯之裕所著經史提綱等書此外有無別項悖謬之書臣當經飛移湖北撫臣確切查明解安再行嚴訊確情按擬具奏外所有查獲悖妄書本現在查辦緣由謹會同兩江總督臣薩載合約恭摺具奏再前項查出各書除魯之裕經史提綱書內有錢謙益吳梅村等姓名應入彙奏禁書案內恭繳外謹將碧落後人詩及約亭遺詩二書逐一簽出恭呈御覽伏祈皇上睿鑒乾隆四十五年五月初二日

乾隆四十五年五月十四日奉硃批知道了欽此

吏部覆查魯之裕並呈燬戴移孝原書奏 軍機處檔

乾隆四十五年五月十六日奉旨將魯之裕交查吏部前據查稱魯之裕係安徽舉人雍正五年八月考取內閣中書引見命往河南以知縣試用六年七月題署南陽縣知縣八月丁憂九年四月引見奉旨署理西江贛州府知府十一年五月奉旨以各部員外郎用七月補授戶部貴州司員外郎八月引見奉旨著暫行補授俟有道員缺爾部題奏九月補授湖北安襄鄖道乾隆三年五月奉上諭著來京引見九月引見奉旨著交與直隸總督李衛以道員試用四年二月奉旨補授直隸清河道七年二月奉旨直隸清河道魯之裕年已衰老現患痰症著原品休致欽此現在有無其人未據該省咨報等語其戴移孝尚未據該部查覆並將原書進呈銷燬謹奏

查燬碧落後人詩諭 軍機處檔 實錄 聖訓厚風俗門卷二六四

乾隆四十五年五月十六日奉上諭前據閔鶚元奏查有和州逆犯戴移孝及伊子戴昆所著碧落後人詩約亭遺詩二本閱其書內悖逆之處甚多殊屬可惡已將二書銷燬矣其作序之魯之裕身任道員敢爲逆犯作序使其人尙存必當重治其罪今已身故姑免深究但此書刊刻多年留存斷不止二本現據戴昆之、戴世道供稱約亭遺詩係乾隆十年在湖廣刻印恐楚省尙有收藏之家著傳諭閔鶚元富勒渾等飭屬嚴查如有此書板片及抄本刻本卽行解京銷燬其餘別省亦恐有流傳之處並著各該督撫等實力查繳俾狂吠詩詞搜燬淨盡以正風俗而厚人心倘有片紙隻字存留將來別經查出惟該督撫等是問將此傳諭知之欽此

吏部知會軍機處檔

吏部爲知會事准乾淸門軍機處片稱交吏部禮部查順治康熙年間和州人戴移孝曾否出仕是否係生監舉貢詳細查明速送乾淸門軍機處毋誤等因查本部一切册檔已于雍正七年回祿無憑查覆相應知會可也須至知會者

右知會乾清門軍機處乾隆四十五年五月　日

袁守侗奏查出爲戴移孝作序之魯之裕并書籍摺　軍機處檔

直隸總督臣袁守侗謹奏覆事乾隆四十五年五月二十四日承准大學士公阿桂尙書額駙公福隆安字寄五月十六日奉上諭和州逆犯戴移孝及伊子戴昆所著碧落後人詩約亭遺詩二本悖逆之處甚多云云欽此遵旨寄信到臣查此案先于五月二十一日准湖廣督臣富勒渾等咨稱安徽和州查出戴昆所著約亭遺詩核有狂悖語句并有魯之裕序文魯之裕原係安慶府太湖縣人後住湖北江夏縣地方移咨湖北轉飭江夏縣在伊孫魯恕本等家搜查並無約亭詩本當查獲魯之裕所著式馨堂文集經史提綱書法彀等三種書籍并板片其式馨堂文集内載有錢謙益吳偉業等姓名並查明魯恕本有弟魯恕棨現任直隸無極縣典史其有無攜帶戴昆所著約亭遺詩及是否知魯之裕作序情事移咨直省查辦等因臣隨密飭正定府知府朱灝親至無極縣典史魯恕棨署内嚴加搜查並未攜有約亭詩本亦止查有伊祖魯之裕所著

式馨堂文集等書三種並查有伊父魯忠淳亦隨任在署研訊均不知從前魯之裕代戴昆作序情事錄供同起獲書籍一一并稟送前來臣隨將書籍飭發按察使文祿公同總理書局之清河道梁肯堂等詳加校閱內式馨堂文集內實有錢謙益等姓名雖前准楚省來咨此書三種已於乾隆三十六七年間進呈彼時尚未奉有芟除錢謙益等姓名明文但此後節次奉有諭旨錢謙益等所著悖妄詩文俱應銷燬其各項書籍內凡有采錄其詩文及記載其人事實書目者亦均應芟削魯恕棨何得至今仍行攜藏且此書刊刻在雍正五年以前世宗憲皇帝廟諱並不知敬謹迴避其滿漢字音論內更有漢之書正而錯之以成形滿之書偏而纏之以為體并經史提綱內以元臣為夷臣之類誕妄不一而足魯恕棨身為職官伊父魯忠淳名列成均乃將此等書籍公然留存不卽盡行繳出銷燬未便因伊祖父之書先經呈繳輒予免議應請將無極縣典史魯恕棨并伊父監生魯忠淳一并先行斥革聽候湖北歸案辦理式馨堂文集內尚有明詩鈔序亦係魯之裕所選雖據該府朱瀾搜查魯恕棨署內並無此詩訊之魯忠淳供昔年見魯之裕選有明詩伊父故後因未成集旋卽銷燬

並未發刻但所選之詩果無違礙縱未成集何致遽行銷燬其所供果否屬實幷本籍有無抄本存留臣現在移咨湖廣督臣再行確查至書法𣪍一書雖無違礙語句但此等悖謬人所著之書亦不便存留臣現亦同式馨堂文集經史提綱等書通行各屬幷分咨各省查明如有流傳一體解京銷燬再此三種書板雖在湖北江夏縣起獲似未齊全幷魯恕棨尚有堂兄魯恕模現任湖北德安府訓導胞兄魯恕本魯恕傑俱在湖南廣西處館其有無攜帶各項書本現經湖廣督臣富勒渾分咨查辦應聽該省查明辦理魯之裕所作戴昆約亭詩序據魯恕棨等堅供魯之裕式馨堂文集內並無此序其間不無假借等語但式馨堂文集刊刻在先約亭詩至乾隆十年方始刊刻亦未便因式馨堂文集未載此又卽指爲冒名假借惟是現奉諭旨魯之裕已死姑免深究欽此自應遵旨免其查究至約亭詩等書臣於接奉諭旨之日卽札司通飭各屬實力訪查如有流傳之處立卽收取呈繳務期搜燬淨盡以正人心而厚風俗所有臣查辦緣由相應恭摺奏覆並將訊過魯恕棨等供詞另繕淸單同起獲書籍三種粘簽封固進呈再魯恕棨魯忠淳應行斥革之處除現在分咨吏禮二部外

合併陳明伏祈皇上睿鑒訓示謹奏乾隆四十五年六月十一日

乾隆四十五年六月十六日奉硃批知道了欽此

吳壇奏查辦逆書摺 繳回硃批檔

江蘇巡撫臣吳壇謹奏爲遵旨查辦逆書先行覆奏事乾隆四十五年六月初十日接到大學士公阿桂尙書額駙公福隆安字寄本年五月十六日奉上諭前據閔鶚元奏查有和州逆犯戴移孝云云見本案三頁欽此臣恭讀之下仰見我皇上釐正人心維風厚俗之至意伏查江寧蘇州等處爲書林商販雲集之所本地紳士亦多藏書之家今和州逆犯戴移孝及伊子戴昆所著碧落後人詩及約亭遺詩既在湖廣刊刷自楚達吳流傳甚易不可不實力搜查以期淨盡臣現凜遵諭旨一面遍行出示曉諭一面嚴飭各府州縣並教佐等官令於所屬書坊以及藏書之家諄切傳諭令將前項書籍不拘板片刻本抄本以及殘缺不全片紙隻字悉行據實呈繳並不治罪亦不根究來歷俾無觀望畏縮倘匿不呈繳別經發覺立即嚴行懲治使知警醒以期狂吠詩詞不留隻字

仰副我皇上仁至義盡之盛心除俟查有板片刻本抄本即行奏繳外所有臣遵旨查辦緣由謹恭摺先行奏覆伏祈皇上睿鑒謹奏乾隆四十五年六月十三日硃批覽

閔鶚元奏審擬戴世道等摺 繳回硃批檔

安徽巡撫臣閔鶚元謹奏爲查出悖逆遺書審擬具奏事竊查和州查出戴移孝所著碧落後人詩集並戴世道刊刻伊祖戴昆約亭遺詩一案經臣將審訊供情並作約亭詩序之魯之裕現在移查楚省緣由恭摺具奏欽奉硃批知道了欽此又於五月二十五日承准大學士公阿桂尚書額駙公福隆安字寄內開乾隆四十五年五月十六日奉上諭前據閔鶚元奏查有和州逆犯戴移孝云云見本案三頁欽此欽遵寄字到臣並准湖北巡撫臣鄭大進咨覆查明魯之裕嗣孫魯恕極等家逐一搜查並無戴昆所作約亭詩本訊據魯恕極等供稱並不知伊故祖爲戴昆作序情事尙有魯恕模現任德安府訓導魯恕本在湖南臨武處館魯恕傑在廣西全州處館魯恕棨現任直隸無極縣典史有無攜

帶書本存留現在移咨直隸等省詳查核辦等情移覆前來臣復督同布政使
農起按察使慶玉安慶府知府戴知誠等提戴世道等反覆研訊矢供如一似
無遁情該臣審看得和州查出戴移孝碧落後人詩並戴世道爲伊祖戴昆刊
刻約亭遺詩一案緣安省查繳明末野史及國初人僞妄詩文經臣遵奉諭旨
督屬嚴查節將查出各書陸續奏繳請銷內有河村集一書係歷陽戴重所著
經和州知州阿興阿查出歷陽係該州秦代郡名出示通查有無戴重別項著
作據該州生員林元英呈出戴重之子戴移孝所著碧落後人詩集語多狂吠
稟經廬鳳道基厚前往督同該州在戴移孝子孫家內逐一挨查並無河村集
及碧落後人詩板片書本據戴移孝曾孫貢生戴世道供稱前項書本板片因
雍正十年有隣近運漕鎭地方黃正超家逆書發覺之案經該犯房族人等盡
行燒燬惟世道之祖戴昆存有約亭遺詩鈔本該犯因家貧失館於乾隆九年
聞有同伊祖交好之太湖縣人原任湖北安襄鄖道魯之裕因病卸事僑寓楚
省前往托其尋館並將伊祖約亭詩稿抄本帶往求其作序刊刻以爲進見之
由經魯之裕爲作序文幷送給銀十六兩戴世道卽在湖北覓匠刊刻幷刷印

十數本因魯之裕病不再見不能覓館即將書板同刷印之本帶回途中遺落板片三塊又因年久敝爛廢棄所有攜回刷印之本止存一本其原存抄本亦殘缺不全經該州訊明將書本板片一齊起出並經盧鳳道督查稟報到臣經臣督同司府提犯審悉前情將辦理緣由恭摺奏蒙聖鑒臣恐戴世道等或尙有藏匿別項違悖詩本並所刻約亭遺詩內有開列戴鑑等校梓姓名恐有知情共刻情事復督同司府提戴世道覆加研訊據供碧落後人等書板片實於雍正十年聽聞隣近有逆書發覺之案早經燒燬實無存留聞尙有伊伯曾祖戴本孝所著前生集餘生集等書在那時一同燒燬因彼時年幼未經看過此書現在各戶族亦並無存留實不知道二書內有無違悖至所刻約亭遺詩上校梓的姓名內戴鑑戴金戴錦在乾隆九年刊刻時早經身故戴占熊戴展驥隨亦故絕現存之戴用霖戴世法素不讀書均係戴世道在楚刻詩時將伊祖戴昆子孫一概列入戴用霖等均不知情並提各犯反覆究詰各供如一似無遁飾查戴移孝所著碧落後人詩戴昆所著約亭遺詩均多悖逆語句戴移孝身入本朝食毛踐土戴昆名列膠庠沐浴聖化乃敢造作逆詩肆其狂吠雖久

伏冥誅應請將戴移孝戴昆二犯刨坟戮屍以爲悖逆者之戒戴世道雖無藏
匿碧落後人等書到案時卽將爲伊祖刊刻約亭書本供出但查約亭遺詩內
如長明寧易得等句悖逆顯然該犯身係歲貢豈得諉爲不知文義且違悖各
書久經遵奉諭旨嚴切曉示飭令及早繳銷乃該犯直至該州查訊時始行供
出明係有心藏匿戴世道應照大逆知情故縱隱藏者斬律擬斬立决戴昆之
子戴用霖訊不知戴世道刊刻詩本情事應同戴昆之孫戴世法戴世得照逆
犯子孫緣坐律均擬斬立决戴用霖有妻周氏戴世法有妻黃氏均照律給功
臣之家爲奴財產查明入官所有起出約亭遺詩板片及原抄不全底本解京
銷燬其爲戴昆作序之魯之裕已經身故遵奉恩旨免其深究所有碧落後人
詩約亭遺詩二書臣遵奉諭旨嚴飭和州並通飭所屬再行實力查繳務俾狂
吠詩詞搜燬凈盡不使爲風俗人心之惑再據戴世道供出尙有伊伯曾祖戴
本孝所著前生集餘生集等書板片亦經雍正年間燒燬業據查訊戴姓各戶
族並無存留此書但彼時既經燒燬其中自亦有違悖之處恐或尙有遺本流
傳臣現在飭屬一併嚴查並移會各省一體查繳凈盡所有臣審明擬議緣由

理合會同兩江總督臣薩載合詞恭奏並繕具供單恭呈御覽伏祈皇上睿鑒
謹奏乾隆四十五年六月十七日硃批三法司核擬速奏

富勒渾等奏查辦戴移孝逆書案摺 軍機處檔

湖廣總督臣富勒渾湖北巡撫臣鄭大進跪奏爲遵旨奏覆事本年五月二十五日承准大學士阿桂尙書額駙公福隆安寄字五月十六日奉上諭前據閔鶚元奏查有和州逆犯戴移孝云云 見本案三頁 欽此遵旨寄信前來臣等查此案先准安徽撫臣閔鶚元咨和州查出逆犯戴昆等逆詩據世道供伊于乾隆九年攜約亭詩底本至江夏求魯之裕作序並助貲刊板帶回等情移咨查起書籍臣等當飭藩司梁敦書臬司福川督飭武昌府知府永慶江夏縣知縣邱之芬立赴魯之裕嗣孫魯恕極等家內逐細搜查並無收藏戴昆等悖逆詩本惟查出魯之裕所著經史提綱式馨堂文集法散三種藉片查訊得魯之裕係乾隆七年由直隸清河道休致寄居江夏十一年內病故有三子早亡將原籍太湖縣親魯之駿次子魯忠淳接繼爲子又立魯之駿次孫魯恕模爲孫魯

忠淳生子五人現惟魯恕極魯恕標在家訊據供稱乾隆九年魯恕極纔三歲魯恕標尙未生俱未見過約亭詩本伊嗣祖生前有無作序實不知道伊長兄魯恕本現在湖南臨武縣處館弟魯恕傑在廣全州處館魯恕棨現任直隸無極縣典史伊父魯忠淳隨在任所堂兄魯恕模現任湖北德安府訓導各處有無攜存約亭詩本只求行查等語臣等隨一面分咨湖南廣西直隸各省飭查并飭德安府知府趙枘搜查訓導魯恕模署內據覆亦查無前項逆書隨調魯恕模來省臣等率同兩司詰訊堅稱乾隆九年正伊嗣祖魯之裕病重之時焉能爲人作詩序伊亦從未見過約亭詩實係假借名目情愿赴質等情臣等伏查戴昆逆詩現刻有故道魯之裕序文已蒙皇上恩施格外免其治罪其嗣孫既無藏書原可毋庸再究但現據魯恕模力稱序係借名如果屬實則必別有作序之人自當質實究治臣等現將魯恕模委員咨送安徽歸案質辦并嚴飭各屬暨分委妥員將戴移孝戴昆等逆書實力蒐訪如有板片刊本抄本盡數繳送解京銷燬不得遺留片紙隻字致貽重戾外所有查辦緣由理合恭摺奏覆伏乞皇上睿鑒再查魯之裕自著經史提綱式馨堂文集書法穀三種先于

採訪遺書案內乾隆三十八年經前任撫臣陳輝祖解送四庫館在案書內有錢謙益吳偉業等姓名係屬應禁所有現經起到版片書本另行彙解軍機處查辦銷燬合並陳明謹奏乾隆四十五年六月十八日
乾隆四十五年七月初九日奉硃批覽欽此

軍機處奏將魯之裕書閱看摺 軍機處檔

臣等遵旨將發下魯之裕書三種詳晰閱看除原粘各簽外尚無悖謬之處謹將原書繳進燒燬謹奏乾隆四十五年六月十九日

三寶奏查辦戴移孝等逆書案摺 軍機處檔

大學士管理閩浙總督臣三寶謹奏爲欽奉上諭事乾隆四十五年六月十四日准大學士公阿尙書額駙公福字寄內乾隆四十五年五月十六日奉上諭前據閔鶚元奏查有和州逆犯戴移孝及伊子戴昆所著碧落後人詩約亭遺詩二本閱其書內悖逆之處甚多殊屬可惡云云欽此遵旨寄信到臣伏思前

項悖逆詩本既有刊刻難保不流傳別省臣接奉諭旨當即飛飭閩浙兩省藩臬二司轉飭地方官協同教職及委員等傳諭各紳士一體留心確查如有前項書籍抄本刻本及板片留存在境立即收取呈繳解京銷燬務須搜求淨盡毋使片板隻字稍有存留并面飭浙省司道府督率細訪查繳不敢僅以具文塞責自干咎戾所有臣奉到諭旨欽遵查辦緣由理合恭摺奏覆伏祈皇上睿鑒謹奏乾隆四十五年六月二十日

乾隆四十五年七月十四日奉批覽欽此

尙安奏查辦戴移孝等逆書案摺 軍機處檔

護理陝西巡撫印務布政使奴才尙安跪奏爲遵旨查辦具奏事本年六月十四日承准大學士公阿桂尙書額駙公福隆安字寄內開乾隆四十五年五月十六奉上諭前據閔鄂元奏查有和州逆犯戴移孝及伊子戴昆所著碧落後人詩約亭遺詩二本云云欽此遵旨寄信前來伏查和州逆犯戴移孝并伊子戴昆以食毛踐土之人胆敢妄肆狂吠刊刻詩詞實屬罪大惡極奴才恭奉諭

旨後刻卽嚴飭各屬以此項逆詩更非尋常違碍書籍可比陝省地方亦恐或有流傳先行出示明白曉諭毋得私行藏匿自干罪戾并令各州縣會同儒學校官督率生貢人等在於城市鄉村逐一詳細查訪如有戴移孝戴昆所著碧落後人詩約亭遺詩無論刻本抄本卽行呈繳奴才仍時時留心稽察督令各地方官實力奉行務期搜燬淨盡不使片紙隻字稍有留遺以仰副皇上整俗維風之至意所有奴才查辦緣由恭摺覆奏伏乞皇上睿鑒謹奏乾隆四十五年六月二十日

乾隆四十五年七月初八日奉硃批覽欽此

李質穎奏查戴移孝等書籍摺 軍機處檔

浙江巡撫臣李質穎謹奏爲欽奉上諭恭摺覆奏事本年六月十四日承准大學士公阿桂尙書額駙公福隆安字寄乾隆四十五年五月十六日奉上諭前據閔鶚元奏查有和州逆犯戴移孝及伊子戴昆所著碧落後人詩云云欽此遵旨寄信前來臣敬謹跪讀隨卽分委教職等官在於省城內外各書鋪逐一

訪查據書鋪人等覆稱鋪內從來未賣過碧落後人詩約亭遺詩如敢隱匿願甘治罪該教官等又至向來藏書之鮑士恭等家就其所有書目詳悉檢核並無二詩名目復加細詢僉稱家內實無前項詩本不敢私自收存並據各書鋪暨藏書各家出具甘結呈送前來臣查此二書刊刻多年誠如聖諭存留斷不止二本浙省外府州縣書坊及讀書之家尙多且湖州書船每向荒村僻巷收買新舊書集販賣倘有此書細查易得臣現飭藩臬二司通飭各屬選派曉事教官認真搜訪如有此書板片及抄本刻本卽行稟送以憑具奏解京銷燬臣務必實力查繳斷不敢使其片紙隻字存留貽惑人心自取重咎所有臣遵旨查辦緣由謹恭摺覆奏伏乞皇上睿鑒謹奏乾隆四十五年六月二十八日

乾隆四十五年七月二十五日奉硃批覽欽此

勒爾謹奏查辦戴移孝等詩摺 軍機處檔

陝甘總督臣勒爾謹跪奏爲遵旨查辦具奏事竊臣承准大學士公阿桂尙書額駙公福隆安字寄乾隆四十五年五月十六日奉上諭前據閔鶚元奏查有

和州逆犯戴移孝及伊子戴昆所著碧落後人詩約亭遺詩二本閱其書內悖逆之處甚多殊屬可惡已將二書銷燬矣其作序之魯之裕身任道員敢爲逆犯作序使其人尙存必當重治其罪等因欽此遵旨寄信到臣伏查逆犯戴移孝及伊子戴昆敢於光天化日之下肆其狂吠實屬罪大惡極其所著詩詞豈容片紙隻字存留爲世道人心之害臣凜遵諭旨當卽通飭各屬愼選紳士嚴密搜查如有該犯等所著碧落後人詩約亭遺詩無論刻本抄本卽行呈繳並飭各該地方官不得因甘省僻處邊隅民間書籍無多草率疏忽臣仍不時留心查察務期搜查淨盡不使悖逆詩詞少有遺留外所有臣遵旨查辦緣由謹繕摺覆奏伏乞皇上睿鑒謹奏乾隆四十五年七月初六日

乾隆四十五年八月初一日奉硃批知道了欽此

戴移孝父子戮尸戴用霖等應斬秋後處決旨 軍機處檔

乾隆四十五年七月十四日奉旨戴移孝戴昆著戮尸示衆戴世道著卽處斬其緣坐之戴用霖戴世德戴世法著加恩改爲應斬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欽

此

姚成烈奏查戴移孝及戴本孝等詩錄摺軍機處檔

廣西巡撫臣姚成烈跪奏爲欽遵諭旨實力查繳恭摺覆奏事竊臣於乾隆四十五年六月二十八日承准大學士公阿桂尙書額駙公福隆安字寄欽奉上諭前據閔鶚元奏查有和州逆犯戴移孝及伊子戴昆所著碧落後人詩等因欽此遵旨寄信到臣臣查和州逆犯戴移孝父子生逢聖世膽敢妄作悖逆詩詞天下臣民共深切齒若從前或有誤留此時尙不急爲繳銷罪更難逭臣仰荷皇上天恩畀以巡撫重任正人心而厚風俗是臣專責茲欽奉諭旨交辦何敢稍存泄視況楚粵毗連誠恐逆詩或有傳播臣現在星卽飭司刊發簡明告示乘此通省淸查保甲之時責成道府直隸州督同漢土州縣遍行曉諭如有流傳至粵務令盡數繳出不使片紙隻字存留臣斷不敢虛應故事自干譴咎再臣續准安徽撫臣閔鶚元咨稱訊出逆犯戴世道伯曾祖戴本孝著有前生錄餘生錄二書亦應銷燬等因臣現在一併嚴飭查繳務期淨盡合併陳明除

俟查竣另容具奏外所有臣遵旨實力查繳緣由相應恭摺覆奏伏祈皇上睿鑒臣謹奏乾隆四十五年七月十五日

乾隆四十五年八月十六日奉硃批覽欽此

李湖奏戴移孝戴昆逆詩摺 軍機處檔

廣東巡撫臣李湖跪奏爲欽奉諭旨恭摺覆奏事本年七月初五日承准大學士公阿桂尙書額駙公福隆安字寄乾隆四十五年五月十六日奉上諭前據閔鶚元奏查有和州逆犯戴移孝及伊子戴昆所著碧落後人詩等因欽此遵旨寄信前來臣查此案先於六月初十日據韶州府屬樂昌縣知縣吳世賢稟報縣屬平石地方與湖南接壤因魯之裕繼孫魯恕本向在平石埠商王貴和家管事經湖南省委員孫希良等前往搜查魯恕本行醫並無攜帶約亭各詩本板片該委員等取供回楚該縣聞信亦卽親往查知前情具稟到臣其時尙未接奉諭旨當經批司詳請咨查在案玆欽奉上諭魯之裕身爲道員曾爲逆犯作序使其人尙存必當重治其罪今已身故姑免深究但二書刊刻多年恐

有流傳之處著各該督撫實力查繳搜燬淨盡倘有片紙隻字存留將來別經
發覺惟該督撫是問欽此仰見聖主寬大洪慈恩深祝網臣遵卽飭委護南韶
連道事韶州府知府楊本仁提到魯恕本再加確訊如果並無碧落後人詩約
亭遺詩各書本板片攜帶或曾知二書板片下落及抄本刻本遺留處所切實
指明跟查追解銷燬一面行司通飭粵省各屬幷責成原委查書各教職實力
搜羅毋少疎漏並恭錄諭旨遍示如有收留迅速繳出使狂吠詩詞銷滅淨盡
以仰副聖主正風厚俗之至意所有遵旨現在查辦緣由理合恭摺覆奏伏乞
皇上睿鑒謹奏乾隆四十五年七月十六日
乾隆四十五年八月二十二日奉硃批覽欽此

富綱奏查辦戴移孝戴昆逆詩摺 軍機處檔

福建巡撫臣富綱跪奏爲遵旨查辦覆奏事竊臣於本年六月二十六日承准
大學士公阿尙書額駙公福字寄乾隆四十五年五月十六日奉上諭前據閔
鶚元奏查有和州逆犯戴移孝及伊子戴昆所著碧落後人詩約亭遺詩二本

閱其書內悖逆之處甚多殊屬可惡等因欽此遵旨寄信前來伏查民間收藏違礙各書節經前任督撫二臣欽遵諭旨剴切開導及早查出槪免存留之罪凡稍有人心者莫不感激踴躍呈繳况逆犯戴移孝等所作詩詞肆行狂吠尤爲覆載所不容閩省距安徽湖北不遠此二書既已刊刻多年恐亦不免流傳之處更當嚴速查繳以盡根株臣查有無前項書籍不外讀書之家現飭兩司責成各地方官會同教官各就城鄉選派明白紳士遍歷有書之家宣布朝廷寬大之恩幷此次不行呈繳後經查出卽干重罪詳加開導倘有前項書籍無論刊本抄本全書殘帙悉行繳出卽有舊家子弟零落目不識丁者亦卽代爲翻閱務期搜剔淨盡以維風俗而正人心臣仰蒙皇上天恩畀以封疆重任惟有率屬實力奉行幷責令該管道府隨時委員查察認真妥辦斷不使稍有疎漏以仰副聖主諄詳訓誡之至意所有遵旨查辦緣由理合恭摺奏聞再臣正在覆奏間接准安徽撫臣閔鶚元咨開據戴世道供出尙有伊伯曾祖戴本孝所著前生錄餘生錄二書於雍正十年燒燬恐亦有違悖之處應一併查繳等因除轉飭一體查辦外合併陳明伏祈皇上睿鑒謹奏乾隆四十五年七月十

六日

乾隆四十五年八月十七日奉硃批知道了欽此

福康安等奏查辦戴移孝戴昆逆詩摺 軍機處檔

雲貴總督臣福康安雲南巡撫臣劉秉恬跪奏爲遵旨查辦覆奏事竊臣等承准大學士公阿桂尙書額駙公福隆安字寄內開乾隆四十五年五月十六日奉上諭前據閔鶚元奏查有和州逆犯戴移孝及伊子戴昆所著碧落後人詩約亭遺詩二本閱其書內悖逆之處甚多殊屬可惡已將二書銷燬矣其作序之魯之裕身任道員敢爲逆犯作序使其人尙存必當重治其罪今已身故姑免深究等因欽此臣等伏查滇省近年以來欽奉諭旨節次查繳已禁未禁違碍書籍並無安徽省逆犯戴移孝及伊子戴昆所著碧落後人詩約亭遺詩兩種但此二書既已刊刻多年誠如聖諭留存斷不止二本況約亭遺詩又係刻印於湖廣難保無滇黔兩省之人或在彼遊學或在彼貿易見而攜歸存留地方官一時查察未周致有隱匿遺漏情事臣等現在嚴飭雲南藩司江蘭臬司

徐嗣曾實力查辦并通行道府廳州縣教職等官各於所屬境內詳細確查其省城書肆及藏書之家臣等復於教職佐雜中選擇明白能事之員令其留心查訪如有二書抄本刻本立卽盡數繳出解京銷燬務使此等悖逆可惡之書搜淨無遺以仰副聖主正風俗而厚人心至意再貴州地近楚省尤恐或有流布臣福康安現飛飭司道各地方官設法嚴查務期淨盡斷不敢視爲具文致留片紙隻字所有臣等遵旨查辦緣由理合恭摺覆奏伏乞皇上睿鑒謹奏乾隆四十五年七月二十七日

乾隆四十五年九月十一日奉硃批覽欽此

巴延三奏嚴查戴移孝戴昆逆詩摺 軍機處檔

兩廣總督臣覺羅巴延三跪奏爲欽奉上諭事乾隆四十五年七月初四日承准大學士公阿桂尚書額駙公福隆安字寄本年五月十六日奉上諭前據閔鶚元奏查有和州逆犯戴移孝及伊子戴昆所著碧落後人詩約亭遺詩等因欽此遵旨寄信前來臣查此案先於六月十一日據樂昌縣知縣吳世賢具稟

有湖南藍山臨武二令到境內埠商王貴和家搜查管事魯恕本書籍搜查無獲卽回楚詢據魯恕本供稱因江南和州戴昆刊刻約亭詩編係伊故祖魯之裕代爲作叙伊實並未收藏攜帶伊有胞弟恕傑現在廣西全州處館等語彼時雖未准有湖南移文臣當卽飭令該縣將魯恕本暫行羈管一面移取原奉咨文並檄飭廣西按察使會同布政使密訪魯恕傑下落嚴查有無攜帶收藏約亭詩籍板片飛禀在案茲接奉諭旨始知戴移孝戴昆父子濟惡造作逆詩肆其狂吠刊刻流布實堪痛恨當此光天化日之下此等悖逆詩集豈容隻字留傳以貽風俗人心之害臣跪讀聖諭卽率同兩司通飭各屬州縣及原委教職等官凡係藏書肄業之家及書賈坊鋪俱令嚴切曉諭實力蒐查如有逆犯碧落後人詩約亭遺詩無論刻本抄本幷翻刻板片悉數搜繳務期淨盡不得稍有隱藏一有查獲卽行解京銷燬倘地方各官不認真嚴查致有留遺別經查獲卽行嚴參外所有遵旨查辦情由理合恭摺覆奏伏乞皇上睿鑒謹奏乾隆四十五年七月二十九日

乾隆四十五年九月初四日奉硃批覽欽此

姚成烈奏解魯恕傑審訊摺 軍機處檔

廣西巡撫臣姚成烈跪奏爲准咨拏解已故道員魯之裕之孫魯恕傑恭摺奏

聞事竊臣接准上諭嚴查已故道員魯之裕生前與和州逆犯戴移孝父子逆詩作序有無詩本流傳等因業經臣于本年七月十五日將欽遵查辦緣由恭摺覆奏在案嗣准安徽撫臣閔鶚元咨明倘有訊據戴世道供出伊伯祖戴本孝所著前生錄餘生錄二書亦應繳銷臣當卽一幷嚴飭查繳又准兩湖督臣富勒渾會同撫臣鄭大進咨稱訊據魯之裕之孫魯恕極等供稱伊弟魯恕傑現在廣西全州處館有無攜帶前項悖逆詩集及魯之裕所著經史提綱式馨堂文集書法彀三種書本一併查訊移覆等因臣卽密委全州知州陳天桂星詣搜查據該牧陳天桂在鹽埠王亨煒店內將魯恕傑查拏嚴搜止有隨身行李並無前項不法詩集書本訊明自幼讀書不成卽出門覓食並不知有前項序文由府司詳覆前來臣查魯之裕生前職任監司休致回籍乃喪心病狂胆爲逆犯詩集作序雖仰荷皇上如天之仁寬其已死但魯恕傑究係罪犯之孫

臣隨一面咨覆湖北一面仍飭州押候旋于七月十九日准湖北督臣富勒渾撫臣鄭大進咨提魯恕傑赴楚歸案審辦并抄錄原奏到臣臣隨卽飭委桂林府同知繆永垣馳詣全州將魯恕傑提解至省督同司道等研訊據供稱魯之裕亡故時恕傑年僅三歲自幼讀書不成未通文墨因出外覓食捐納吏目在全州埠帮鹽務從前由家中起身只帶隨身行李並無書籍字跡攜帶與戴昆並不識認實不知當年祖父作序著書情事再四嚴詰矢口不移除備咨湖北督撫衙門并遴委全州州同王復魯于八月初一日押解赴楚收審外所有臣准咨拏解緣由相應恭摺奏聞伏祈皇上睿鑒臣謹奏乾隆四十五年八月初五日

乾隆四十五年九月十一日奉硃批覽欽此

富勒渾等奏查審魯之裕子孫摺 軍機處檔

湖廣總督臣富勒渾湖北巡撫臣鄭大進跪奏爲審明覆奏事竊照安徽和州逆犯戴昆所著約亭遺詩語句狂悖內有故道魯之裕敘文並查獲魯之裕所

著經史提綱式馨堂文集書法𣪺三種書內有錢謙益吳梅村等姓名經安徽撫臣閔鶚元咨移到楚臣等當飭藩臬二司等立赴魯之裕嗣孫魯恕極等家搜查並無收藏戴昆等悖逆詩本惟查出魯之裕所著經史提綱式馨堂文集書法𣪺三種書籍並殘缺剜補板片訊明魯之裕有三子早亡以親弟魯之駿次子魯忠淳過繼爲嗣又以魯之駿次孫魯恕模爲孫魯忠淳生子五人現惟魯恕極魯恕標在家其魯恕本魯恕傑赴湖南臨武縣廣西全州處館魯恕棨現任直隸無極縣典史魯忠淳亦隨在任魯恕模現係德安府訓導隨又分咨飭查並密飭德安府知府趙構親赴魯恕模署內逐細搜查並無前項逆書提訊魯恕模據供不知伊嗣祖魯之裕作序情事自願赴皖質訊當將該員咨解起程先經恭摺具奏在案臣等復因故道魯之裕著書三種既有錢謙益等姓名卽恐有違悖語句當將板片書籍發局校勘內剿襲附會荒謬甚多亟宜查繳淨盡但伊子孫散處直隸等省保無攜帶藏匿分咨嚴行查辦一面將原書進呈恭摺奏明亦在案嗣准直隸督臣袁守侗查明無極縣典史魯恕棨署內並無約亭詩本止有式馨堂文集經史提綱書法𣪺三書奏明將該典史魯恕

檠同伊父監生魯忠淳一併斥革解楚審辦幷咨稱魯之裕尚有所選明詩鈔底本臣等當復委員分查亦無前項詩鈔底本續准湖南廣西撫臣咨覆魯恕本魯恕傑寓所嚴搜並無約亭詩本及式馨堂文集等書亦無別項違礙字蹟將魯恕本等咨解到楚正審辦間又准安徽撫臣咨訊明魯之裕作序魯恕模實不知情將魯恕模解囘歸案辦理臣等隨率同布政使梁敦書按察使劉峨提集魯恕檠等逐加嚴訊據魯恕檠等供稱伊祖魯之裕曾否代戴昆作序伊等實屬不知惟所著式馨堂文集等書前于採訪遺書案內呈繳時查有未經敬避廟諱暨未妥字蹟曾將原版剜補改正刷呈今蒙指出有廟諱未避之處實係從前剜補時遺漏其餘違礙謬妄實未看出至魯之裕曾選有明詩鈔數卷該員物故後魯忠淳因內多奉禁之人已將底本銷燬並未刊刻此外亦無另有違礙之書各處業經嚴行搜查何能隱匿等語臣等反覆究詰矢供如一伏查魯之裕身爲道員乃不自檢束其所著之書剿襲謬妄不止一端若其人尚在自應從嚴究擬今其人已死其爲逆犯戴昆作序情罪重大已蒙聖主洪慈恩及朽骨其自著書內違悖處所究屬抄襲舊文仰邀天恩免究至魯恕檠

等雖于原籍寄寓省分搜查並無別項不法書籍且訊無知情隱匿情事但魯之裕既屬負恩之人其子孫未便令其仍列仕版除無極縣典史魯恕棨監生魯忠淳已准直隸督臣袁守侗斥革外其德安府訓導魯恕模廪貢生魯恕本捐納吏目魯忠傑捐納從九品職銜魯恕標監生魯恕極應請一併斥革以昭烱戒追取各照繳銷其約亭詩本並式馨堂文集等書現在飭屬實力搜查期于淨盡所有查明議擬緣由備錄供單恭呈御覽謹會摺具奏伏乞皇上訓示謹奏乾隆四十五年九月初三日

乾隆四十五年十月初二日奉硃批該部知道欽此

將魯恕傑嚴訊諭 軍機處檔 實錄

乾隆四十五年九月十一日奉上諭據姚成烈奏准湖廣督臣富勒渾等咨拏魯之裕之孫魯恕傑隨委員於全州將魯恕傑拏獲嚴搜止有隨身行李並無別項不法書籍已將該犯押解赴楚收審等語魯之裕身任道員膽敢爲逆犯戴移孝父子逆詩作序使其身尙在自當寘之重典今其人已故姑免深究至

其子孫若將前項悖逆詩集翻刻流傳其罪自難輕逭著傳諭舒常等卽將魯恕傑有無另行翻刻傳布之處嚴加詰訊如有翻刻傳布卽從重究擬仍將原書盡行搜繳銷燬並將審明緣由據實覆奏欽此

舒常鄭大進奏審訊魯恕傑摺 軍機處檔

湖廣總督臣舒常湖北巡撫臣鄭大進跪奏爲遵旨審明覆奏事本月十八日承准廷寄乾隆四十五年九月十一日奉上諭據姚成烈奏准湖廣督臣富勒渾等咨拏魯之裕之孫魯恕傑隨委員於全州將魯恕傑拏獲嚴搜等因欽此臣等伏查魯之裕爲逆犯戴昆作序仰蒙皇上垂念其人已故免其深究已屬格外之恩至其子孫如有翻刻傳布情事誠如聖諭罪難輕逭緣前經嚴搜原籍寄籍均無前項逆書及不法字蹟其自著文集等書亦止勦襲謬妄第以魯之裕既屬負恩之人其子孫未便令其仍列仕版已經臣鄭大進會同前督臣富勒渾審擬將魯恕傑等官職生監斥革恭摺具奏在案茲欽奉諭旨飭查臣舒常臣鄭大進復率同兩司道府等提集魯恕傑等逐加嚴訊據供稱魯之裕

代戴昆作序伊等實屬不知並未見過戴昆逆書無從翻刻流傳業經各處搜
查不能隱匿等語臣等反覆究詰矢供如一合之各處搜查情形似非支飾除
仍飭各屬實力搜查前項逆書繳銷務期淨盡外所有查審緣由謹會摺覆奏
伏祈皇上睿鑒謹奏乾隆四十五年九月二十四日
乾隆四十五年十月十二日奉硃批覽欽此

吳英攔輿獻策案

姚成烈奏吳英投書並審擬摺 軍機處檔

廣西巡撫臣姚成烈跪奏爲劣生妄陳策書嚴查審擬馳奏仰祈聖鑒事竊臣于乾隆四十五年七月初六日據藩司朱椿詳稱本年七月初五日據潯州府平南縣學給項生員吳英攔輿投遞策書一本係請蠲免錢糧添設社義倉及革除鹽商盜案連坐禁止種烟裁減寺僧五條求代奏等情查閱第一條內語多狂悖且疊犯皇上御名當即詰訊據供別無同謀知情之人隨即移解臬司衙門斥革收審幷密委因公在省之潯州府知府陸燦前往吳英歇店搜查止獲策書底稿別無不法字跡等情將策書幷底稿一併具報到臣臣隨即查核底稿與策書字跡語句相同策內第一條有干犯皇上御名二處又語涉狂悖數處除逐一粘貼外立提該犯吳英到案率同在省司道等嚴訊該犯吳英供稱現年六十歲世居平南乾隆十二年入學乾隆三十四年因欠貢生梁琮債務經前任學臣童鳳三註劣乾隆三十六年開復乾隆四十三年前任學臣李殿圖任內告給衣頂該犯平日訓蒙度日近年因病閒居乾隆四十五年五月

間在家中密作策稿親筆抄謄成本搭舡赴省寓居涂鼎茂歇店妄思遞策轉
奏可得功名乘藩司朱椿經過當街投遞不意隨筆謬書語句狂悖別無知情
之人等情臣等查該犯曾經入學非不通文墨之人可比今胆敢于策書之內
不知避忌其泛論列朝一節固屬荒謬乃敢妄稱皇上遵太后遺命免各省錢
糧其恩未遠其澤未長及繼富小信等語句幷疊犯皇上御名殊屬喪心病狂
詰其如何立意是否怨望詆毀該犯堅供實思獻策冀得功名並非怨望詆毀
臣恐該犯家中尚有不法字跡及別有知情之人隨飛飭該府陸燝馳詣平南
督同該縣繆琪前赴該犯家中逐一搜查並無不法字跡隨將家產造册查封
並將該犯之子吳簡才吳經才胞弟吳超胞侄吳達才吳棟才及該犯之妻全
氏妾蒙氏及年未及歲之子吳懋才吳張才幼孫亞宣亞二亞兒年未及歲之
侄吳偉才吳觀奇吳亞三幷族長吳泰懷隣佑保約馬玉珍陳朝明梁成泰梁
廣芳一併押解赴省臣又督同司道等提犯復鞫僉供均係種田愚民並不識
字實不知吳英所作之策臣以吳英在家撥作策稿共有五條豈無人商量看
見且該犯由家至省豈有並不告知家中之理反覆究詰據供革生自費了心

做此條陳方恐他人知道抄去搶功豈肯與人商看至子侄是種田的人不通文墨更無可商量且恐家中聞知上省獻策洩露傳播投策不准反無顏面是以託詞上省買藥使人不疑等情刑訊之下矢口不移似無遁飾查律載大逆者凌遲處死吳英生逢聖世現列膠庠于告給衣頂之後不知安分妄遞策書希冀代奏倖得功名雖非怨望詆毀但語涉狂悖又疊犯御名核其情罪實屬重大未便稍寬吳英應請比照大逆例凌遲處死該犯之子吳簡才吳經才胞弟吳超胞侄吳達才吳棟才現年十六歲以上應請照緣坐律擬斬立決先行刺字查定例凡比大逆之犯其不知情之父母祖父母及伯叔父確審減流今該犯父母祖父母伯叔俱故應毋庸議至該犯第三子吳勵才自幼過繼與吳孔懷查驗木主屬實訊據族隣保約出具甘結在案應免緣坐至該犯繼妻全氏妾蒙氏媳彭氏馬氏幷幼子懋才張才幼孫亞宣亞二亞兒幼侄偉才觀奇亞三俱仍請照律發功臣之家爲奴該犯同胞姊妹久已出嫁病故所生四女亦俱出嫁律免緣坐族隣保約吳泰懷等因該犯赴省投遞無從查察應同不知情之歇店涂鼎茂俱免置議除抄錄全招幷造清册咨部外臣謹會同督臣

巴延三定擬恭摺由驛馳奏開繕該犯供單同原策呈御覽等因乾隆四十五

年九月二十四日奉硃批大學士九卿核擬速奏欽此

吳英策書原本

具獻册書人係潯州府平南縣學生員吳英爲上陳時務以廣聖恩以固國本事切位卑言高罪也 生窮居巖穴木食草衣雖叨項帶而末吏未膺今而高言越俎代庖罪應萬死雖然 生所欲言皆國家利賴之事使 生之說行不但家國民人蒙其休卽 生之若子若孫亦與沾其澤雖言出禍隨又奚顧哉試言之其一 在於備荒夫民資於國國資于民無民無國無國無民民與國實相依而爲命夫民飽則易於駕馭民饑則難於控制屢朝爲亂之民皆緣歲饑而人主不知賑恤以致輾轉流離不軌之徒順風一呼萬聲應響不然苟飦粥可以活殘軀誰肯舍室家之樂僥倖從逆而蹈不測之險哉是備荒之策不但牧民之職宜爾而且國祚之所攸關豈細故哉今國家備荒豈無其道但未得盡善耳雖有常平義倉社倉之設然而蓄積有限且貯蓄城廂

民之距城遠者五十里以致一百里二百里不等千里餽糧士有饑色況此枵腹之民待餔百里之遙至半途而顚溝壑者有矣卽至倉場而餓憊幾死者有矣及其得穀一石除途費僅得二三斗是徒有救荒之名無救荒之實今有一善術焉聖上遵太后之遺命免各省稅糧其德非不弘也但其恩未遠其澤未長何若仍按戶征收撥入州縣里內買穀蓄貯爲社義倉令里內殷實社長管之借貸加一還納官核其成十年更替則穀在里中易于借納出納之際又無吏役胥徒需索之敝且社長周知里民饒乏丁口多寡又無加領盈歉之虞其恩如崗之永其澤如泉之長不然民沐一時之殊恩不轉盼而遭凶歉而民果存此免糧銀以濟饑否乎且阡陌開而田大半歸富戶而民大半皆耕丁今而免糧祇見其繼富耳詩云哿以富人哀此煢獨雖曰租亦免然田主征足佃戶其敢抗而鳴於官否乎是聖上有萬斛之弘恩而貧民不能盡沾其升斗甚可惜也丁酉戊戌二年廣西士女仳離橫塡溝壑豈因征糧而然乎實緣歲凶而備荒無素致之也玆瘡痍以定免之亦無補救也況今以此爲積蓄有不但此積蓄已也不過以此爲起例耳君子之德

風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也上既以免糧設爲社義倉若遇年豐歲熟地方官勸諭里內殷實之家隨其力捐貲以增益之豈無有好義以樂從者則愈積愈囊而社義倉之谷石不止今日之多矣凶荒有備無虞矣或謂旨意以出天子無戲言今又若此不幾失信乎然而事貴用中從義正所以崇德也何必執小信而自失其幾宜也耶難者將曰免糧盛典古先哲王所不廢而我聖主獨設爲社義倉不幾事不師古而涉於寡恩乎不知設爲社義倉朝廷非有私也正爲我民慮之深憂之遠豈以小康小補驩虞已也要之事可師古則師可變則變視乎義何如耳今以免糧設爲社義倉正推廣其義仁之至也又奚疑焉其次則在於鹽政夫鹽政上關國課下係民需其道不可不講也彼夫山林川澤市壥畎畝皆歸於民而責其貢賦何言獨設官管理夫管於上則有鹽場官職廩祿之費解運則有私賣私販之弊州縣市鎮鹽埠鹽丁則有縻食耗費之繁埠主藉官架勢則有小秤砂水侵漁之弊且令埠主屢屢虧空押令富戶塡賠又押富戶承充其弊不可盡述也何如計各省遞年應解餉銀若干撥入鹽田令民墾食征其賦稅關津設稅以取足

額餉任民流通販賣上下俱有便益又何不可夫埠主虧空雖因花費亦因私販充塞而正引不消今賦歸鹽田私販果從何來或謂鹽餉自古守於官今歸於民恐百姓難以賦納然試出示曉諭百姓願承墾則行不願則已安可拘拘必守於官之爲得哉其一在於弭盜小盜不弭將爲大盜小則害於草野大則擾及朝廷弭之者孰不曰教養今國家制律例以禁之地方官奉刑法以治之又導其務農從善以教諭之是教養已兼至矣而盜竊所在仍不乏何也此愚頑之輩髖髀之屬不可攖以芒刃也夫頑而不恤教豈頑而不畏法哉其犯而不畏也非真敢不畏也良由州縣屬內道里茫茫良楛錯處而盜竊之徒閃地方官耳不親聞目不親覩閒居僥倖暫爲之而無傷其意若謂豈真遂至於發覺乎及至發覺則無如何矣是民之爲盜實閃上人耳目之所不及豈真不畏刑法哉今欲杜其弊清其源莫若十家爲甲甲有長甲人爲盜甲人必先知之甲長率甲人而先攻之苟故爲容隱蓋護一旦發覺一人爲盜九人連及甲長與盜同坐致於平素爲盜而民不與之聯甲者則令甲保報名爲奇零甲如怙惡不悛仍蹈覆轍一經犯出則以鐵杖禁

錮由是已爲盜者望刑而生驚懼之心未爲盜者有甲人稽察攻擊而愈悚臨深之戒則州縣屬內雖地大也雖民繁也而以甲人爲耳目治之不齊如比僯治之不齊如同室孔子曰其如示諸斯乎此之謂也所慮地方官不實力行之耳此實弭盜之良規也其一在於種植烟苗夫烟食不果腹不食不饑餒雖曰辟寒未見其然也似屬小耗實民間之大蠹也小民迷於利而不知自相殘害而不覺今種烟之家十居其半大家種植一二萬株小家亦不減二三千每萬株費工人十或七八灰糞二三百担麸料糞水在外至於收成鬻于商賈刨切發賣大市烟舖三二十間中市小市亦十餘間五六間大舖用工人三二十中舖小舖亦不減十餘或七八以致製造烟斗以供烟用天下又不知幾千萬店銷烟斗銅以鑄錢可以供三二省之用總種植烟苗始末之工費以圖耕稼種植雜糧實可以活天下大半之人非誣說也邇來穀粟騰貴百姓困憊未始不因以有用之工費營無益之虛耗而不力農之所致此雖勞其形骸無異遊民之坐食然遊民但坐食耳而此則耗灰糞麸料等項侵耕稼之資本毫無益乎饔飧而反損乎饔飧也其一在於寺僧夫

僧原以奉善薩香燭大寺應用十餘人中寺小寺七八人一二人足矣今大
寺二三百中寺小寺亦不減百餘或數十不知多一人爲僧卽少一人以耕
於野少一人以耕於野卽缺七八人之食何若散其多者使歸各務生產生
之者衆食之者寡用之者舒未始無補于國計民生何必縱其坐食閒遊飽
食終日無所用心猶易入於匪僻歷朝謀逆此輩居多是宜奏請禁格也此
五者皆國家生民之所係似非小儒淺陋所能謀雖然愚者千慮必有一得
昔聖王不棄芻蕘工瞽而臻蕩平至治之休貧生望君門萬里無緣自達臬
臺大人不以愚賤而棄之轉奏聖上佐而行之比及三年請試拭目以觀矣
乾隆四十五年五月　日　　生員吳英年六十歲策書
歇鐘皷樓街涂鼎茂店

劉遴宗譜案

國泰奏據稟查出劉遴宗譜飭司提審摺 軍機處檔

山東巡撫兼署河東河道總督臣國泰跪奏爲奏聞事竊臣於本年九月初九日據布政使于易簡按察使葉佩蓀會稟內稱據沂州府知府尹文炳轉據沂水縣知縣楮廷琛稟稱生員劉繼賢等曾於乾隆三十一年間以匿祖別宗等詞赴府控告劉秉德等一案緣劉繼賢與劉秉德本係同族二十七年劉遴秉德劉晟議修族譜劉遴令劉繼賢等公帮修費並開出宗支以便編修劉繼賢等未允出費劉遴卽秉筆但就本支修輯成譜嗣經劉以浚等于二十九年間赴縣具控該前縣王令未經查審結案追劉繼賢控府批查經前縣駱令傳訊劉遴業已病故據劉秉德劉晟供稱劉遴所修新譜昭穆世次劉遴恐子孫起名有犯先人名諱於凡例內載有卓爾源本衍漢維新希其如是嘉毓統真字樣因語句不經首繳譜板並吊齊印散新譜八十二部到縣均經强令銷燬只留新譜一部存卷備查於三十二年詳府批結茲有該縣宋秀章黃奕復以譜序內凡例不經赴縣將劉秉德劉格告發等情到司現在飛委兗州府知府王

祿朋前赴沂水會同該府尹文炳查審等情到臣臣查劉遴等既係劉姓胆敢于修輯支譜爲子孫起名次序輒于凡例內開載卓爾源本等項不經字樣遠引漢裔殊屬狂悖前任縣府當一經發覺之時卽應據實通報查辦乃該前縣府僅將繳出板片譜本銷燬輕率完結實屬辦理錯謬臣現嚴飭布按兩司速提一干應訊人等到省會同嚴加確訊因何載此狂悖語句實情有無悖逆情事及譜內有無載有別項不法語句劉遴雖已身故飭兗州府會同沂州府搜查劉遴家中其子孫有無收藏劉遴不法字跡及板片是否實已銷燬所印譜本是否尙有搜繳未盡之處逐一查明嚴審定擬解臣覆勘另行具奏外其從前辦理錯謬之府縣等各職名查明另行參奏所有現據沂水縣查出劉遴等宗譜內狂悖不經語句及臣現飭兩司提審緣由理合先行恭摺奏聞伏祈皇上睿鑒謹奏乾隆四十五年九月十一日

乾隆四十五年九月十四日奉硃知道了欽此

搜查劉遴家中有無不法字跡再按律辦理諭 軍機處檔 實錄 聖訓 厚風俗門卷二六四

乾隆四十五年九月十四日奉上諭國泰奏據沂水縣知縣楮廷琛查出劉
遴等宗譜凡例內開載卓爾源本衍漢維新等不經字樣殊屬狂悖現飭兗
州府嚴搜劉遴家中板片並所印譜本及有無不法字跡嚴審定擬等語劉
遴等修葺宗譜於凡例內遠引漢裔妄自誇耀甚屬不合但漢人積習相沿
每有此等陋見其實可鄙如搜查該犯家中果實有別項不法形跡自應從
重辦理以昭炯戒若止於支譜內妄相援引以爲宗族榮寵亦不過照例擬
以不應重律將所有板片及印存家譜盡行銷燬已足示懲並令地方官曉
諭百姓務各安分守法毋得再蹈此等陋習致涉不經自干罪戾將此諭令
知之欽此

吳碧峯刊刻孝經對問及體孝錄案

軍機處奏 軍機處檔

遵旨查舒常等奏到體孝錄孝經對問二書前陳輝祖在湖北巡撫任內所奏應燬違礙書籍內無此二種臣等謹擬寫詢問陳輝祖諭旨進呈謹奏乾隆四十六年十一月初二日

著陳輝祖覆奏諭 軍機處檔 實錄

乾隆四十六年十一月初二日奉上諭舒常鄭大進奏查出明末人瞿罕所著孝經對問體孝錄二書語有違悖係黃梅縣人吳碧峯刊刻自行繳出並聲明此書係前撫臣陳輝祖彙發局員查勘等語各省查繳違礙各書自應隨時奏明今孝經對問體孝錄二書語有違悖吳碧峯既自行呈繳陳輝祖于發局查勘之時何以僅交後任查辦並不自行具奏著傳諭陳輝祖令其據實覆奏舒常等摺並著抄寄閱看欽此

陳輝祖奏在湖北任內辦理刊刻孝經對問體孝錄案糊塗摺 軍機處檔

閩浙總督兼管浙江巡撫臣陳輝祖謹奏爲遵旨據實覆奏事乾隆四十六年十一月初八日承准尙書額駙公福隆安字寄內開乾隆四十六年十一月初二日奉上諭舒常鄭大進奏查出明末人瞿罕所著孝經對問體孝錄二書語有違悖云云見本案本頁欽此遵旨寄信並抄摺一件到臣臣查湖北省採訪遺書設有總局派委人員專司校閱凡繳到書集是否可採及有無違礙俱係先發總局逐一查勘分別粘簽呈送核辦所有違礙書集除經前督臣奏繳過一次外臣查前人之書後人收藏又自行首繳自應仰遵恩旨不必吹求若前人之書語多干礙後人不行細檢率行刊佈難置不議至繳到之書是否呈繳抑係因有他故始行首出均應查明以便稽核隨札司查照辦理臣前在楚省查出違碍書集陸續奏繳過四次所有續呈及尙未閱定書集共八百八十一種內孝經對問體孝錄係委令查明之處教諭戴學焞據吳碧峯自行交出之書臣卽照向例發局檢閱尙未據閱明簽送臣于四十三年正月內奉旨調任河南隨交接任撫臣查辦在案兹現據湖廣督臣舒常湖北撫臣鄭大進在臣

任內發局校勘前二項書內查有違悖詞句奏明辦理仰蒙諭旨飭詢臣跪讀之下不勝惶悚伏查臣自離湖北已經四載前項孝經對問體孝錄二書臣只記係因吳碧峯自行交出照常彙發總局旋卽奉調離任未據局員呈送覆勘不意此二書內竟有違悖字句臣當時未卽速爲查明具奏俾交接任查辦糊塗昏憒咎實難逭仰懇聖恩將臣交部嚴加議處以爲儆戒臣謹將辦理緣由據實附驛覆奏伏祈皇上睿鑒再查抄摺內開作序之黃梅令姚思廉訊據吳碧峯供係借名編次分咨提解等語臣查姚思廉係浙江錢塘縣人住居省城當卽率同司道前往姚思廉家逐細搜查並無前項二書及序文底稿亦無別項違碍書籍及往來交涉字迹姚思廉丁憂在家臣親加詰訊據供並未見前項書籍亦無代作序文是否屬實抑係狡賴現在委員解赴湖北省收審辦理合併陳明謹奏乾隆四十六年十一月十二日

乾隆四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奉硃批知道了欽此

舒常奏審擬吳碧峯等摺 軍機處檔

湖廣總督暫署湖北巡撫臣舒常跪奏爲審擬具奏事竊照黃梅縣人吴碧峯所繳孝經對問體孝錄二書係明末人瞿罕所著該犯翻刻臣與陞任撫臣鄭大進檢閱二書內廟諱御名均未敬避並狂吠等語句頗多當經查明繳書原委訊取吴碧峯各犯供情將原書粘簽於上年十月初十日奏蒙聖鑒維時因書內列名編次之前任黃梅縣令薛乘時姚思廉雖據該犯吴碧峯供明刻書時薛乘時早已去任姚思廉署事止一月有餘實係借名意圖光寵但既經列名自當提質隨分咨該員等各原籍押解來楚亦於原奏摺內聲明嗣吴碧峯於十月二十二日因患傷寒轉痢監斃經該府縣驗詳飭委臬司親驗無異旋准河南撫臣富勒渾咨覆查得原任黃梅縣知縣薛乘時久經病故正月初三日准浙閩督臣陳輝祖委員將姚思廉押解到楚併咨明搜查該員家中並無前項書籍及違悖字跡審訊該員實不知有吴碧峯其人等因前來臣隨率同司道暨武昌府知府永慶等細加研鞫據姚思廉供稱伊于二十三年四月署黃梅縣事六月交卸未及兩月並不知吴碧峯其人亦未見前項書籍想係該犯將去任之員刊入希圖無憑查問今蒙將原書發閱該犯刻書係七月既望

在我去任之後情節顯然等語與吳碧峯生供及陳輝祖來咨均屬相符復提訊瞿學富自認文義不通冒昧收藏王模自認查看原序給做序文亦與前供無異臣查吳碧峯因伊父吳永述早年買得前項舊書欲刻未能該犯照舊本翻刻自作序文復浼王模瞿國賓各作序文並借該縣舊令之名列爲編次刷印二十四部分送瞿學富等至三十年查繳遺書該犯自行呈出前撫臣陳輝祖發局校勘因書籍浩繁遞年分起奏解至上年始據局員檢呈飭搜提訊當據該犯吳碧峯將刻書時限于不知一蒙指出自知該死各等情供認不諱今姚思廉到後既經訊明自應歸案按律定擬除作序之李維楨查係明末人吳永述瞿國賓薛乘時均經身故外查革生吳碧峯翻刻瞿罕遺書雖照依原本裝序旋卽呈繳與自行悖逆者有間但書中狂吠語句依樣刊入且于廟諱御名均未恭避法難寬宥吳碧峯合依謀反大逆知情隱藏故縱者斬律擬斬立決業經監斃應無庸議革監瞿學富雖據供不諳文義冒昧收藏但該犯係瞿罕本宗收藏逆書不早首繳情殊可惡王模雖據吳碧峯生供係說知大意求作序文並未見書但既與作序亦難輕縱瞿學富王模應于吳碧峯斬罪上減

一等杖一百流三千里加重改發烏魯木齊給種地兵丁爲奴瞿學富雖年逾七十不准收贖原署黃梅縣事姚思廉在任未及兩月訊無與吳碧峯交接情事已據吳碧峯生前供實係借名該員並不知情且刻書在該員卸事之後其無編次似非支飾但失察之咎亦所難辭應請旨交部議處前撫臣陳輝祖將前書發局後催勘遲延業據自行陳請嚴加議處外臣與前督臣三寶富勒渾前撫臣鄭大進到任後未能及時查出均難辭咎應請旨一併交部分別議處至磨勘遲延之局員催勘遲延之藩臬兩司及歷任失察之道府縣容臣查明咨部照例分別議處並取斬犯監斃管獄官職名隨案咨參其板片業被火燬無從查起吳碧峯分送前書之家已嚴飭徹底查追究辦即或人亡書失亦必取結確報併出示諭繳隨時銷燬斷不容此等悖逆之書遺留隻字至序內開載瞿罕所著之孝經集義貫注等書查無其書仍飭委員實力蒐訪所有審明定擬緣由謹開繕供單恭摺具奏伏祈皇上睿鑒再臣兼署撫篆無庸會銜合併聲明謹奏乾隆四十七年正月十一日

乾隆四十七年正月二十八日奉硃批該部議奏欽此

葉廷推海澄縣志案

楊魁奏提審周鏗聲葉廷推等各緣由摺 軍機處檔

署福建巡撫臣楊魁謹奏爲呈首碑志詞語狂悖分別咨提究審恭摺奏聞事

乾隆四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據漳州府知府黃彬稟稱有海澄縣民周鏗聲控告在籍知縣葉廷推纂輯縣志載入碑傳詩句詞語狂悖等情當卽調查海澄縣志飭委龍溪縣知縣聶宗陽馳赴周鏗聲葉廷推家中搜查並無違碍不法字跡拘提訊究緣周鏗聲與葉廷推同村居住乾隆二十四年周鏗聲承買周澤圭嶼山園下臨海泊海中所產蠔螺向聽附近居民採取周鏗聲籍園圖佔遇採抽分通鄉懷怨爲葉廷推之故兄葉鼎章控經前任海澄縣知縣陳瑛訊明將周鏗聲杖責山園斷令周澤贖回海泊仍聽居民採捕周鏗聲從此懷恨欲圖報復近見出示查繳違碍書籍因葉廷推之曾祖葉逢春常以小惠周濟里黨當明季海氛未靖鄉中無賴依賊爲寇內有知葉逢春者相戒不入其鄉鄉人感之順治四年立碑於大觀山麓鰲峯廟中碑內有魯仲連排難解紛之句周鏗聲曾記讀過國策遂指爲有心隱刺又乾隆二十五年該縣相延

江西進士鄧來祚修輯縣志葉廷推係分纂鄧來祚復爲葉逢春立傳稱其輕財仗義并曾赴賊船金鼓相迎有受恩久不酬之語周鏗聲卽爲葉逢春通賊實據又碑載葉逢春生大觀京口年登六十志載生大觀鄉年登九十併疑石碑亦有改刊志內所載鄧來祚贈葉廷推有誰誇南面雄瑤林繁玉種二句又碑中京口二字周鏗聲以左傳有今京不度非制之語均斥葉廷推爲不守臣節乾隆四十四年七月間該縣文廟城隍廟曾被風吹損周鏗聲揑爲神聖憂怒一併入詞投遞研訊葉廷推據供碑係順治四年所立引用魯仲連排難解紛之語與傳內所云輕財仗義諒不過鋪張當日周全鄉里之意至鄧來祚詩內誰誇南面雄之句是黃續書套語瑤林玉種亦詩中習用字面俱彼時未經檢點聽鄧來祚刻入志內這是廷推的糊塗碑內因何有京口二字彼時尙未生育不知其詳等供復訊周鏗聲亦自認挾嫌控告不諱隨飭龍溪縣聶宗陽會同該署縣馬希融前往大觀山麓鰲峯廟中勘驗碑石實係舊鐫並無改刊形跡等情連周鏗聲揑詞并碑摹縣志稟送到臣臣查周鏗聲揑詞核之葉逢春碑內所載多係揣測附會該犯懷挾微嫌止圖報復逞其狂吠殊堪髮指必

當嚴行究辦以彰國憲而正人心至志書原以傳信葉廷推身任分修鄧來祚
爲伊曾祖立傳撫入賊人金鼓相迎等語已屬無稽之談幷將贈伊詩句混入
志中且查碑摹上載皇淸二字下書歲在丁亥未書年號尤當嚴究除飛飭漳
州府親往周鏗聲葉廷推兩家再行搜查有無狂悖不法字跡提犯至省審辦
幷將各家屬嚴行看守一面飛咨江西撫臣提解鄧來祚至閩一併究訊外相
應請旨將在籍知縣葉廷推革去職銜嚴審究擬所有咨提究審緣由臣謹恭
摺奏聞並將周鏗聲原呈暨抄錄碑傳詩句碑摹恭呈御覽伏乞皇上睿鑒謹
奏乾隆四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乾隆四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將誣控之周鏗聲按律定擬葉廷推無辜省釋諭 軍機處檔 實錄

乾隆四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內閣奉上諭據楊魁奏海澄縣民周鏗聲控
告在籍知縣葉廷推纂輯縣志載入碑志詞語狂悖審係挾嫌妄控等情仍請
將葉廷推革去知縣職銜審辦一摺所辦殊屬非是周鏗聲指控葉廷推所載

伊曾祖葉逢春碑志語句如魯仲連排難解紛及誰誇南面雄瑤林繁玉種等句俱係勦用腐爛舊句原無悖逆之處該撫既究出周鏗聲從前因籍圍圖佔抽分海泊採取蠔螺經葉廷推之故兄告發將該犯杖責懷恨欲圖報復各緣由自應將周鏗聲按照誣告律問擬嚴示創懲何必又將葉廷推請旨革去職銜是欲兩敗俱傷轉使挾嫌妄控者得長刁風而無辜良善致滋擾累從前巴延三等奏訪獲舉人王爾揚所作墓誌內妄用皇考字樣指爲悖逆曾明降諭旨通諭中外不得刻意吹求楊魁並非不曉事之人何辦理此案茫無定見若此所有誣控之周鏗聲一犯著楊魁卽審明按律定擬具奏其葉廷推等無辜之人卽行省釋無庸究問原摺著發抄並將此通諭知之欽此

楊魁奏審擬周鏗聲及家屬分別斬決緣坐等情摺 軍機處檔

署福建巡撫臣楊魁謹奏爲遵旨審擬具奏事竊照海澄縣民周鏗聲挾嫌妄控在籍知縣葉廷推纂輯縣志載入碑傳詩句詞語狂悖一案先據漳州府知府黃彬稟報經臣飛飭該府親詣搜查有無不法字跡幷提訟案解犯至省審

辦一面恭摺奏陳聖鑒欽奉諭旨令將誣控之周鏗聲一犯審明按律定擬具奏其葉廷推等無辜之人卽行省釋無庸究問等因欽此欽遵當將葉廷推等分別咨行住提省釋旋據漳州府知府黃彬查明周鏗聲家內並無不法字跡將該犯同訟案解省臣隨督同司道親加研訊緣周鏗聲與葉廷推同村居住乾隆二十四年周鏗聲承買周澤圭嶼山園下臨海泊海中所產蠔螺向聽附近居民採取周鏗聲籍園圖佔卽在彼造屋遇採抽分通鄉怨忿被葉廷推之故兄葉鼎章控縣經前任海澄縣知縣陳瑛訊明將周鏗聲杖責山園斷令周澤贖回房屋拆毁海泊仍聽居民採捕勒石示禁周鏗聲從此懷恨欲圖報復近見出示查繳違碍書籍因葉廷推曾祖葉逢春經商爲業常以小惠周濟里党當明季海氛未靖鄉中無賴依賊爲寇內有知葉逢春者相戒不入其鄉鄉人感之順治四年立碑於大觀山麓鰲峯廟中碑內有魯仲連排難解紛之語周鏗聲曾記讀過國策遂指爲有心隱刺又乾隆二十五年該縣相延江西進士鄧來祚修輯縣志葉廷推係分纂鄧來祚復爲葉逢春立碑稱其輕財仗義幷曾赴賊船金鼓相迎有受恩久不酧之語卽爲葉逢春通賊實據又碑載葉

逢春生大觀京口志載生大觀鄉無京口二字輒疑石碑亦有改刊幷憶左傳內有今京不度非制之語且以志載鄧來祚贈葉廷推詩有誰誇南面雄瑤林繁玉種二句不應擅用幷斥葉廷推爲有侈心不守臣節復添揑葉廷推未舉優貢時曾發學戒飭及修志誤寫節婦年歲改正控案指爲素行有虧併將乾隆四十四年該縣文廟城隍廟被風吹損周鏗聲揑爲神靈震怒一併摭列入詞自行書寫投遞經漳州府知府黃彬飭委龍溪縣知縣聶宗陽會同參革海澄縣知縣吳體乾前往周鏗聲葉廷推家內查無不法字跡並赴鰲峯廟中勘明石碑係屬舊鐫實無改刊前提犯反復究訊據周鏗聲將挾嫌誣控希圖陷害各情供認不諱幷令默寫呈底核對相符嚴究並無知情同謀之人矢口不移似無遁飾查例載誣告叛逆被誣之人未決者擬斬監候不及妻子財產又律載凡謀叛不分首從皆斬妻妾子女給付功臣之家爲奴財產並入官父母祖孫兄弟皆流二千里安置又例載叛犯之孫如有年幼不便與父母拆離流徙者交與該管衙門令其親屬收養各等語今周鏗聲因挾從前控責訟嫌輒將葉廷推載入縣志碑傳詩句勒用腐爛舊詞揣測附會飾詞誣告妄希報復

逞其狂悖殊屬不法若僅照誣告叛逆被誣之人未決例擬以斬候不足示懲應請將周鏗聲依謀叛律反坐擬斬立决以昭炯戒該犯之祖父母兄弟俱已物故其子周荷周份周誥應行緣坐周荷周誥現已拿獲同犯妻周鄭氏給功臣之家爲奴周份訊往笨臺生理飭縣嚴拘務獲照律辦理犯孫周抱器周載方周有方周負器等年皆幼穉依例飭屬收養財產入官查明造册變價報部除另繕供單恭呈御覽并繕供册咨部外所有審擬緣由臣謹恭摺具奏伏乞

皇上聖鑒勅下法司核覆施行謹奏乾隆四十七年二月初八日

乾隆四十七年三月初二日奉硃批三法司核擬具奏欽此

程明諲代作壽文案

富勒渾奏查辦程明諲等悖逆文詞摺 軍機處檔

河南巡撫臣富勒渾跪奏爲查辦悖逆文詞及文昌錄扶鸞符咒恭摺奏聞事竊臣接准學臣邵洪咨稱據桐栢縣生員曹文邠呈控教諭黃懷玉多款現已飭府提究等情臣隨催據南陽府知府恩長詳稱住居桐栢縣之楚民鄭友清三月初一日生日戚友劉用廣等浼湖北孝感縣生員程明諲作文製幛祝壽程明諲文內有紹芳聲於湖北創大業於河南及捧河中之劍語句鄭友清因其語多悖謬用紅紙貼去數句程明諲聞知不悅隨有伊徒胡高同等將鄭友清之姪鄭萬青毆傷王國華等私寫揭帖肆行辱詈代師洩忿鄭友清因與生員曹文邠素有嫌隙疑係主令程明諲作文譏刺赴教諭黃懷玉呈控黃懷玉差喚質問曹文邠不服爭鬧曾經兩次責飭並出示招告曹文邠潛至省城砌列黃懷玉壽誕召伊領袖赴祝接准士娼呈詞尅短廩祿往拜鄭友清之壽等款赴學臣衙門控訴請將黃懷玉曹文邠等一併革審前來臣查程明諲代撰祝文語多狂悖曹文邠因受教諭責處列款越控均非安靜之徒平日必尙有

不法字蹟隨密飭該府督同裕州知州徐朗元新野縣知縣李聲振署桐栢縣知縣畢所諿等親赴程明諲寓所曹文邠家中逐細搜查去後玆據禀覆程明諲寓所除經書之外尙存久經飭禁留青新集一部又夾有紙片內寫後漢書內成語詩句幷在曹文邠家搜出文昌錄一軸扶鸞符咒連犯禀解到臣當將解到各書悉心繙閱內除留青集係應禁之書餘無不法字蹟惟曹文邠家起獲文昌錄恭遇廟諱不加敬避程明諲摘錄成語詩句雖載在後漢書趙壹傳內但妄行摘出密加圈點實屬悖逆適臣在儀封工次督辦夫料卽委藩臯兩司及因公在省之許州知州蔣果祥符縣知縣楊暨杞縣知縣邵一聯嚴加硏鞫玆據禀覆訊據程明諲供湖北孝感縣人在桐栢縣教書二月內有劉用廣們來說三月內是鄭友清生日央生員做文祝壽生員因鄭友淸湖北興國州人在河南經紀起家所以生員文內有紹芳聲於湖北創大業於河南兩句這原是易經上富有之謂大業的意思那捧河中之劍一句是留青集上成語生員抄寫下來生員三十一年在桐栢縣劉大文家教書劉大文供給淡薄傲慢無禮生員心中牢騷將後漢書趙壹傳內成語詩句摘錄下來用筆圈點想譏

諸劉大文的並不敢有別的意思又據曹文邠供那文昌錄一軸同扶鸞符咒是生員家教書先生劉逢遜即劉廷勳寄存的他是湖北孝感縣生員現在回籍去了這文昌錄如能誦讀熟練可以作文敏捷等供具稟前來伏查程明諲所撰壽文措詞狂誕並將應禁之書私自收藏勦襲引用已屬不法而摘錄趙壹傳內成語詩句濃圈密點更屬悖逆據稱係譏誚劉大文相待輕薄明係狡飾曹文邠家起獲文昌錄及扶鸞符咒事既不經跡類邪教且恭遇廟諱不加敬避是否劉逢遜寄存之物抑係畏罪狡卸均應嚴加究治以正人心以肅法紀除將曹文邠等衣頂褫革一面飛咨湖北撫臣鄭大進委員馳赴程明諲劉逢遜家查明此外有無不法字蹟將劉逢遜同程明諲應行緣坐家屬解豫歸案辦理至桐柏縣教諭黃懷玉雖於曹文邠列控各款現訊曹文邠並無指實第鄭友清呈首之後不即申縣拘究私自傳問而曹文邠不服爭鬧又不即行詳革轉出示招告殊屬不職相應一併請旨革職以便於案內犯證質究明確定擬具奏所有查出留青集另行咨解銷燬程明諲所做壽幛移送軍機處備查其摘寫趙壹傳內成語詩句及文昌錄扶鸞符咒恭呈御覽伏乞皇上睿鑒

再此案事關要件謹由驛賫遞合併陳明謹奏乾隆四十六年十二月初六日

乾隆四十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奉硃批知道了欽此

富勒渾奏審擬程明諲等罪名摺 軍機處檔 繳回硃批檔

河南巡撫臣富勒渾跪奏爲審擬具奏事竊照桐栢縣生員曹文邠與教諭黃懷玉挾嫌訐控查出湖北孝感縣生員程明諲摘錄成語內多悖逆並在曹文邠家搜出劉逢恐寄存文昌錄符咒經臣恭摺具奏並將成語文昌錄卷軸等件敬呈御覽一面移咨湖北撫臣查提程明諲犯屬及劉逢恐解豫究辦旋准署湖北撫臣舒常咨覆委員馳赴程明諲家逐一搜查並無不法字跡將犯屬一並拘獲其程明諲次弟程明譚出繼伊伯程芳賢爲嗣出外多年未經回籍又劉逢恐赴江南揚州覓館原籍並無居住處所又經咨准江蘇撫臣將劉逢恐拏獲委解到豫飭發委員嚴究去後茲據審擬轉解前來臣隨率同藩司李承鄴臬司王站住南汝光道林守鹿暨署衛輝府陳文緯汝州武先愼等親加研鞫緣程明諲係湖北孝感縣生員至河南桐栢縣教書十有餘年乾隆四十

六年三月初一日鄭友清生日戚友劉用廣等浼程明諲撰文製幛祝壽程明諲因鄭友清本係楚人在豫起家又時值三月文內敘有紹芳聲於湖北創大業於河南及捧河中之劍似爲添籌語句鄭友清疑有違碍隨用紅紙貼出程明諲聞之忿怒程明諲學徒監生胡高同生員楊殿材王國華及李夢蓉等俱懷不服三月初三日胡高同路遇鄭友清之侄鄭萬青令其就近服禮鄭萬青不允輒拳毆鄭萬青右眼楊殿材王國華等亦以鄭友清係屬白丁不當妄加評論編造俚語肆行斥罵令李夢蓉書寫粘貼街市爲師洩忿鄭友清因曹文邠與伊素有嫌隙又與程明諲交好疑係曹文邠串通傾陷卽持幛向桐栢縣教諭黃懷玉呈首黃懷玉傳詢曹文邠爭辯黃懷玉責打手掌六下曹文邠出外詈罵又爲黃懷玉杖責二十板並出示招告曹文邠卽揑黃懷玉壽誕召伊領袖赴祝接准土娼呈詞尅短廪祿往拜鄭友清之壽等款赴學臣衙門控訴批飭南陽府提訊咨會到臣臣查程明諲代撰祝文語多狂悖曹文邠列款越控均非安靜之徒平日必尙有不法字跡隨密飭該府恩長督同裕州徐朗元等在於程明諲寓所搜出久經飭禁之留青新集一部又摘寫後漢書趙壹傳

內成語詩句一紙內加圈評並於曹文矦家查出文昌錄一軸同符咒解省行
據兩司督同委員許州知州蔣果等訊據程明諲供認係伊書寫圈點不諱曹
文矦供稱文昌錄符咒係伊所延塾師湖北生員劉逢懸寄存等情臣查核程
明諲摘錄成語顯屬悖逆曹文矦家存文昌錄符咒跡類邪教將查起抄錄成
語等件奏蒙聖鑒並將劉逢懸等咨提來豫茲臣督同兩司等將程明諲所做
壽文及抄錄成語狂悖之處逐一指詰據供上年二月內劉用廣們向犯生說
他相好的鄭友清原是湖北興國州人搬居河南桐栢縣經營成家三月初一
日是他生日央犯生作文與他做幛祝壽犯生應允做了一篇壽文叫學生李
夢馨寫上壽幛末尾書明犯生所撰後來聽說鄭友清將壽文內創大業于河
南捧河中之劍等句貼出疑是曹文矦與他有隙串通犯生設計陷害犯生想
鄭友清從興國州來到桐栢縣起家故說紹芳聲於湖北創大業於河南原引
易經富有之謂大業是贊頌他的至捧河中之劍似爲添籌因係三月生日故
引用秦昭王上巳置酒故事也是切時令的意思且本係留青新集內抄寫下
來怎說是犯生陷害他呢那起獲紙片上寫後漢書趙壹傳內成語詩句是庚

子科犯生回籍鄉試不中心裏牢騷不平後回到河南桐栢縣仍舊教書次年二月內偶看後漢書趙壹傳觸起心事隨手摘寫幾句並加圈點實不敢有別的意思臣復詰以趙壹傳內五言詩二首你何以獨將文籍雖滿腹不如一囊錢二句密加圈點且批古今同慨四字況如今聖明在上勤政愛民偶遇偏災蠲免錢糧發項賑濟天下臣民無不感戴你怎混抄那不飽煖當今豐年的成語呢據供犯生入學以後教書度日那些有錢的人都瞧犯生不起犯生心裏憤懣故圈出文籍雖滿腹不如一囊錢兩句旁批古今同慨四字犯生科舉多次總不得中埋怨主司好惡不當又因命運乖蹇屢困文塲不得發達縱使衣食充足也不快活故寫出鑽皮出毛羽洗垢求瘢痕不飽煖當今豐年等句總是生員心裏牢騷不知安分以致犯了悖逆大罪還有何辯等語至文昌籙符咒據劉逢孫供係伊父劉仁曾遺存伊父生前曾言每遇作文書符念咒倍加敏捷該犯曾練習數次並不靈應三十二年九月伊父物故即未經練習僅存篋中四十六年正月攜帶來豫曾與曹文邠看過嗣該犯回籍即將原箱交與曹文邠收藏臣恐另有輾轉傳播情事必須徹底究追盡行銷燬以杜邪說且

劉仁曾已故安知非該犯飾詞狡卸復再四推鞫堅稱實係伊父遺存之物不知得自何處寫自何年該犯因自己不能練習並未轉傳與人亦未借人抄寫反覆究詰矢口不移似無遁飾查律載大逆者凌遲處死正犯之子孫兄弟及兄弟之子年十六以上皆斬其男十五以下及正犯之母妻給付功臣之家爲奴財產入官子孫過房與人不追坐等語今程明諲身列膠庠宜知大義乃因屢躓文塲心懷忿懑輒敢逞其譸張摘錄成語妄肆圈評實屬悖逆應照大逆凌遲處死律應凌遲處死程明珠雖久經分居訊不知情但係程明諲胞弟合依正犯之兄弟皆斬律應擬斬立決程明諲之母蕭氏解豫後病故毋庸議外其妻沈氏應同年十五以下三子二狗三狗五狗及程明珠之子七兒均依律緣坐給付功臣之家爲奴程明珠之妻李氏係正犯兄弟之妻照律免其追坐程明諲出繼程芳賢爲嗣是否屬實仍咨明楚省查獲另行訊辦程明諲財產卽由楚省估變入官劉逢瑻卽劉廷勳收藏文昌錄符咒雖伊故父遺存其用正圖作文敏捷並無煽惑人民別項不法情事但事既不經跡類邪教且恭遇
廟諱不加敬避該犯收藏日久不行呈繳未便以尚未惑人稍爲輕縱劉逢瑻

應革去衣頂照左道異端煽惑人民爲從律杖一百流三千里依名例改發黑龍江等處充當苦差曹文邠既知情不首且代爲收藏應照他人造妖書隱藏不送官者杖一百徒三年律杖一百徒三年至配所折責四十板楊殿材王國華胡高同李夢蓉等事不干己或寫帖辱罵或拳毆鄭萬青成傷均屬不合俱應照不應重律杖八十折責三十板楊殿材王國華已革衣頂不准開復胡高同監照另行追銷黃懷玉被控各款質之曹文邠均不能指出實據但鄭友清呈首之後不卽移縣拘究私自傳鬨追曹文邠不服爭鬧又不卽行詳革轉出示招告實屬溺職已經革職應免再議鄭友清因見壽文有違碍字句赴學首呈尙屬鄉愚畏累但心疑曹文邠主唆妄行牽控殊有不合應照不應重律杖八十年逾八十照例收贖無干概行省釋起獲留青新集另行咨送銷燬再文昌錄卷軸來歷因劉仁曾已故無從根究第劉逢瑟攜自原籍難保楚省不尙有存留臣現咨明湖北撫臣轉飭嚴行查銷務期淨盡所有審擬緣由理合恭摺具奏另繕供單敬呈御覽伏乞皇上睿鑒勅下法司核覆施行謹奏乾隆四十七年四月二十八日

乾隆四十七年五月初二日奉硃批三法司核擬速奏欽此

程明諲等供單 軍機處檔

程明諲供犯生年四十六歲湖北孝感縣人乾隆二十二年入學父親久故母親蕭氏解到河南已病故了同胞弟兄三人犯生居長娶沈氏生三子無女兒子乳名二狗三狗是雙生各年十五歲三子乳名五狗十三歲次弟程明譚弟婦萬氏過繼已故伯父程芳賢爲嗣他出門多年說往棗陽貿易總沒回籍三弟程明珠現年三十五歲弟婦李氏生子七兒纔兩歲分居各爨了犯生在桐栢縣教書已經十餘年四十六年二月內有素識的劉用廣韓煜向犯生說他相好鄭友清原是湖北興國州人搬居河南桐栢縣白手成家三月初一日鄭友清生日年已八十一歲央犯生作文與他祝壽犯生原不認得鄭友清隨代做壽文叫學生李夢蓉寫上壽幛末尾書明犯生所撰後來聽說鄭友清將壽文內創大業於河南捧河中之劍等句貼出疑是曹文邠與他有隙串通犯生設計陷害犯生想鄭友清從湖北來到桐栢縣起家故說紹芳聲於湖北創大

業於河南原引易經富有之謂大業是贊頌他的至捧河中之劍似爲添籌因伊係三月生日故引用秦昭王上巳置酒故事也是切時令的意思且本係留青新集內成語犯生抄寫下來怎說是犯生陷害他心中原有些生氣隨有學生胡高同在平市鎭上遇着他姪子鄭萬青叫他來與犯生賠禮鄭萬青不依被胡高同打了一下楊殿材王國華寫了一張帖字粘在街上辱罵鄭友清不通不想鄭友清赴學呈首黃教官出票傳喚犯生因係湖北秀才非伊管轄沒有赴案後來黃教官將曹文邠責打曹文邠忿恨赴學院控告批發南陽府提審搜查犯生舘中字跡書本內夾有紙片上寫後漢書趙壹傳嫉邪賦內秦客魯生詩二首又摘寫所好鑽皮出毛羽所惡洗垢求瘢痕寧飢寒於堯舜之荒歲不飽煖於當今之豐年四句這實是乾隆四十五年庚子科犯生囘籍鄉試不中心裡牢騷不平後囘到河南桐栢縣仍舊教書四十六年二月間記不得日子偶然間看後漢書趙壹傳觸起心事隨手取案頭紙片摘寫幾句妄加圈點前供三十一年在劉大文家處舘因他供給菲薄譏誚他原是希圖狡卸妄供的那紙片犯生寫後隨夾在書內沒有銷燬學徒胡高同們都沒看見的詰

問後漢書趙壹傳內五言詩二首你何以獨取文籍雖滿腹不如一囊錢二句密加圈點且批古今同慨四字如今聖明在上勤政愛民一遇偏災蠲免錢糧發項賑濟天下臣民無不感戴你怎混抄那不飽煖當今豐年的成語呢供犯生家裡窮苦自從入學以來處館度日那些有錢的人都瞧犯生不起犯生心裏憤懣故圈出文籍雖滿腹不如一囊錢二句旁批古今同慨四字犯生科舉多次總不得中埋怨主司好惡不當又因命運乖蹇屢困文場不得發達縱使衣食充足也不快活故寫鑽皮出毛羽洗垢求瘢痕寧飢寒於堯舞之荒歲不飽煖於當今之豐年四句總是犯生心裏牢騷不知安分以致犯了悖逆大罪還有何辯呢劉逢燊即劉廷勳供犯生年四十歲湖北孝感縣人父母俱亡沒有娶妻先在桐栢縣生員曹文邠家處館乾隆四十六年四月內回籍應考原想仍到曹文邠家把書箱寄存曹文邠學館因五月考試入學想要另尋館地就沒有赴桐栢縣去那書箱內搜出文昌錄卷軸符咒原是父親劉仁曾遺留下的父親在日說這文昌錄是教人練筆作文之法每遇作文書符念咒比平日敏捷曾教犯生練過幾次總不靈應三十二年九月十三日父親病故犯生

無從練習放在箱中沒有銷燬上年正月攜帶來館曾給曹文邠看過一次犯生回籍時仍存在箱內交給曹文邠的至文昌錄符咒父親從何處得來那一年寫的犯生都不知道犯生因自己不會練習也沒傳授與人並借人抄寫總之這樣不經卷軸軸內又恭遇廟諱不加敬避犯生藏留不行銷燬還有何辯犯生入學後先在漢陽圖館未遂纔往揚州覓館借住脚頭陳芳蘭店內被江都縣差役拏獲解來犯生並不是聞信逃走的曹文邠供犯生年四十六歲桐栢縣人從前女婿吳成林欠鄭友清銀兩將地抵當是犯生作中後來回贖鄭友清不讓分文犯生說他爲富不仁是有的乾隆四十六年三月裏程明諲替鄭友清作壽文及粘貼語句並胡高同們打架寫帖詈罵犯生全不知道不想鄭友清憑空疑心犯生教唆程明諲陷害在黃教官處呈告黃教官傳訊犯生辯了幾句被打手掌六下犯生到學署門口原喊嚷了幾句黃教官又把犯生喚回責了二十板又出示招告犯生不甘赴學院呈控其實犯生指告黃教官壽誕召犯生作領袖接准土娼呈詞尅短廩祿各款俱指不出實在證據都是因教官凌辱犯生揑寫圖准的惟黃教官往拜鄭友清生日苦打犯生又出示

招告是實至文昌錄實是劉逢慜在犯生家教學上年四月內回孝感原籍應考原要再來故把書箱寄存學館那文昌錄就在書箱內搜出劉逢慜先前在館原取與犯生看過他說如能習練可以作文敏捷犯生因他自己尙不會練習當時就沒細問也沒有呈首如今劉逢慜現在案下只求問他就明白了沈氏供小婦人年四十七歲程明譓是小婦人丈夫二狗三狗供小的們是雙生各年十五歲五狗供小的十三歲程明譓是小的們父親程明珠供小的年三十五歲妻李氏生一子乳名七兒纔兩歲程明譓是小的胞兄分居已久程明譓做的事小的並不知情黃懷玉供參員年三十五歲洧川縣舉人乾隆四十五年選授桐栢縣教諭五月到任四十六年被參卸事三月十三日鄭友淸呈首本學廩生曹文邠串通孝感縣生員程明譓代作壽文內有創大業於河南字句違礙意圖陷害參員隨差門斗傳喚曹文邠程明譓質證程明譓係隔省生員不服傳喚參員訊問曹文邠他堅執不認參員因程明譓未到疑心曹文邠狡賴隨打他手掌六下不想曹文邠纔出學署就高聲叫罵參員見他咆哮隨傳曹文邠又責了二十板原是連衣示辱參員恐他不服又出示招告使他

害怕那知曹文邠就到學院衙門誣告參員詞內稱參員壽誕召作領袖該生治喪未便赴祝一款查學內廩生不止曹文邠一人該生既稱治喪不到有誰到參員學署代作領袖叫他明白指出參員與他對審又稱接收土娼段二詞帖著曹文邠挽和一款上年二月內民人段二因武生張坤賁夜圖姦伊妻赴學呈控參員因係地方民詞未便准理送縣審結有案若令曹文邠說和參員又何必移縣審理又稱尅短廩祿一款參員到任後發過廩祿三次俱係將縣發原封交付齋長散給並未拆封如何得有尅扣亦未聞廩生們說有戥頭不長的話詞內又稱上年三月初一日參員往慣訟刑餘富民鄭友清家拜壽一款鄭友清兒子監生鄭萬裔原係參員學生伊父生日參員到過他家拜壽是實並未聽見鄭友清平日慣訟受刑的話詞內又稱參員將他褪衣庭杖皮破血淋一款曹文邠是個廩生參員因他咆哮連衣責打二十板子他就揑說參員褪衣苦打的總之此等滋事生員參員既不送縣嚴究又不詳請褫革反自出示招告這就是參員糊塗還有何辯呢胡高同供監生年二十七歲桐栢縣人從程明諲讀書乾隆四十六年三月初三日監生因程明諲壽文被鄭友清

批評在平市鎭遇見他姪子鄭萬青叫他就近賠禮鄭萬青不肯彼此爭論扭打生員用拳打了鄭萬青右眼一下那時楊殿材王國華也幫同嚷了幾句並未幫毆是實楊殿材供革生年二十五歲王國華供革生二十二歲同供革生們都是桐栢縣人從程明譓讀書乾隆四十六年二月間程明譓代劉用廣韓煜做壽文與鄭友清祝壽是李夢蓉寫的革生不在學裏並未看見聽說鄭友清見文內有創大業於河南字句違碍疑心程明譓陷害程明譓生氣三月初三日革生們在平市鎭遇着鄭友清姪子鄭萬青胡高同叫他就近去與程明譓賠禮鄭萬青不依吵嚷胡高同打傷鄭萬青右眼革生們幫着嚷了幾句回到書舘想起程明譓是革生們先生今被鄭友清一個白丁妄加批評實在氣他不過革生們隨便念了幾句駡鄭友清不通的話叫李夢蓉謄寫在街上粘貼替程明譓出氣並非匿名揭帖至程明譓寓所搜出抄錄漢書違碍字句革生們不知道並未見過是實李夢蓉供小的年二十五歲桐栢縣人從程明譓讀書程明譓做的壽文是小的寫的後來聽說鄭友清因文內詞句不妥說程明譓陷害他程明譓不服楊殿材王國華商量寫帖辱駡鄭友清他兩人念着

也是小的謄寫貼在街上的是實餘與楊殿材等供同鄭友淸供小的年八十二歲乾隆四十六年三月初一日是小的生日親友們製幛與小的祝壽因見壽文內有創大業於河南等字句小的怕有違碍文尾原書程明諲拜撰小的想與程明諲無讎何以憑空陷害記起從前曹文邠女婿吳成林向小的贖地曹文邠怪小的不肯讓價有些嫌隙曹文邠與程明諲相好想是他商謀說寫違碍的話陷害小的原對衆人說過把違碍語句用紅紙貼了不想程明諲知道他學生胡高同在集上遇見姪子鄭萬靑要他賠禮吵嚷鄭萬靑不肯被他打傷王國華們寫帖粘在街上辱罵小的不通小的氣忿纔把壽幛送學呈首連曹文邠都告在內至兒子鄭萬裔原係監生跟隨黃教官讀書他來小的家拜壽隨卽囘去小的今年八十二歲從未犯案曹文邠呈內所控小的慣訟刑餘只求問他爲那一宗慣訟爲何事受刑他指出實據來小的情願認罪就是劉大文供小的桐栢縣人乾隆三十一年二月曾請程明諲教書束修十兩至十月辭舘囘去小的庄農爲活賓主相安並無嫌隙不知怎樣說小的供給菲薄的

將程明諲改爲應斬立决緣坐各犯俱著寬免諭 軍機處檔 實錄

乾隆四十七年五月初七日奉上諭據三法司核奏河南生員程明諲爲鄭友清妄作壽文內有紹芳聲於湖北創大業于河南語言悖逆照大逆律凌遲處死等因一摺所擬未爲允協程明諲妄作壽文及圈點成語之處不過文理不通濫用惡套與公然造作悖逆語者有間鄭友清疑有違碍用紙貼出並未經行告訐乃程明諲心生忿怒率領生徒胡高同等輒肆拳毆並寫斥罵語言粘貼街市洩忿此等黨同惡習實啟師生門戶之漸於世道人心甚有關係程明諲之罪實在於此該犯毋庸照大逆凌遲處死律定擬著改爲應斬立决所有緣坐各犯俱著寬免無庸查辦其徒胡高同楊殿材王國華李夢登等逞强肆毆爲師洩忿均非安分之徒卽著照部議完結以示懲儆餘依議朕辦理庶獄一秉大公所犯情罪悉視其人之自取似此門戶之見尤宜整飭以靖士風將此通諭知之欽此

卓長齡等憶鳴詩集案

陳輝祖等奏查出逆詩多種無憶鳴詩集案 軍機處檔

閩浙總督兼管浙江巡撫臣陳輝祖
浙江學政臣王杰
謹奏爲奏聞事乾隆四十六年十二月十六日據仁和縣知縣楊先儀向臣等面禀該邑監生卓汝諧向曾遊幕安徽時値該縣候補在省與之認識今卓汝諧在江蘇震澤縣幕中寄到一札以伊已故族伯卓銓能卓與能著有憶鳴詩集合稿抄本內有僞妄字句現係其孫連之培之收藏勸令繳銷伊等堅執隱匿請作訪聞飭差查起等語同原札一併呈驗臣等因事關舉首悖妄詩集虛實俱應嚴究隨飭委按察使李封帶同杭州府知府秦廷堃幷該縣楊先儀前至卓連之等居住之塘棲鎭查得卓連之卽卓在璣係生員卓培之卽卓世懋又卓連之有父卓天柱係監生叔卓天馥係附監生卽在伊等家內逐一搜查有刻板高樟閣詩集三本內分少悔集一卷先庚集四卷後庚集三卷延綠集一卷詩餘一卷係卓天柱故祖卓長齡所著檢查刻板僅存八十塊內缺後庚延綠詩餘各一卷板片據稱因失火遺燬無存又見山堂學裘詩抄稿二本係卓天柱故叔卓敏卽卓銓能所著又高樟

閣學裘集抄稿一本係卓天柱已故本生父卓慎卽卓輿能所著又高樟閣學箕集抄稿二本係卓天柱故叔卓徵所著又高樟閣詩鈔一本查係卓銓能所錄又本朝詩雜錄一本查係卓天柱故姪卓世忠所錄又西湖雜錄一本紅蘭室詩賦一本雜抄三本查係卓天柱已故族姪卓軼羣寫作此外並無憶鳴集合稿抄本已據關提卓汝諧回浙質訊先將起獲書十五本呈送臣等逐一親加檢閱其中多有狂謬悖妄之語至卓長齡詩內有可知草莽偷垂淚盡是詩書未死心楚袵乃知原尙左剃頭輕卸一層氈髮短何堪簪厭此頭上幘仰天直欲乞錢唐禹跡茫茫靑幾點料難安著耦耕田看天只覺天糊塗近覺王敦尙可人卓敏過聖因寺詩重重樓閣駭愚民又感舊等詩明主未能忘麥飯仁愛天心不見恩藥責君臣帶髮僧卓愼詩內誰能鬱鬱久居此予必區區自取之種菜當年心自壯輟耕爾日志難忘卓徵詩內此日誰知歎道窮卓軼羣西湖雜錄序內彼都人士痛絕黍禾今此下民甘忘桑椹等句尤爲悖逆不法一家之喪盡天良滅絕天理真爲覆載所不容閱之實堪髮指且查卓長齡高樟閣詩集內有海寧查愼行序文詩餘內有金岕山序文卓愼高樟閣學裘集內

有沈鉽吉英逢序文而查慎行序內並稱有卓長齡之甥陳周健囑伊校定作序伊等目擊逆書公然爲作序文亦屬罪不容誅情殊可惡均應嚴行查究復飭臬司李封親至查慎行等家查得查慎行陳周健沈鉽吉英逢均早經物故金岕山故絕無嗣沈鉽有孫沈莘樂曾孫沈虞南皆遊學遊幕外出查慎行有曾孫查奕蕤元孫查世傑陳周健有孫陳孝嗣吉英逢有子吉嗣夏均稱不知伊祖父爲人作序情事一面搜查各犯家均無違碍書籍亦無收藏卓氏逆書等情詳覆前來臣陳輝祖隨率同兩司親提各犯詳加研鞫據卓天柱供伊祖卓長齡生於順治十五年於康熙四十九年物故所著高樟閣詩集康熙六十年查慎行所作序文內旣有陳周健囑伊校定去取之語或卽係康熙六十年以後伊父叔等刊刻亦未可定伊彼時年幼未能記憶伊叔卓敏卽卓銓能係乾隆二十四年病故卓徵係雍正二年病故伊本生父卓慎卽卓與能係乾隆四年病故各所著詩集止有抄本並未刊刻同各項詩鈔雜錄俱存故弟卓圯瞻家至乾隆四十三年卓圯瞻之子卓世忠亦已病故始送至伊家收存伊因兩目青盲向未檢閱亦未首繳訊之卓天馥卓連之卓培之等俱所供相同臣

等因各書內間有挖損及塗抹截補之處且本朝詩內御製詩章並不敬謹出格繕寫又妄用紅筆圈點並將御製白沙隄詩二首少錄一首而高樟閣刻本內又不敬避御名覆加詳細究訊據卓天馥供伊因先庚集四卷內今夕正圓明未缺一句高樟閣學裘集立夏詩內明朝何處更分題哭莊友贍詩內七千關塞近胡天題扇頭美人末首明粧得備始欣然明妃怨末首今已胡粧薄漢粧等句俱因字面違碍前在故弟卓圯瞻家內同圯瞻挖去一二字至本朝詩係伊姪卓世忠寫錄因何將御製詩並不敬謹繕寫又妄加圈點少錄一首現今卓世忠已故無從究問其寫作西湖雜錄紅蘭室詩賦及雜抄等書之族姪卓軼羣因生前隻身無嗣向在伊家寄食讀書歿後遺留前項書籍其書內悖逆字句及如何塗抹改挖截補今亦無從究問又高樟閣詩集係康熙年間刊刻未有敬避御名後亦未將各書遵例首繳實屬罪無可辭但此外實無憶鳴詩集名目原因伊族弟卓汝諧數年前盜賣祠堂門樓地基查出控縣卓汝諧藉游幕江南避匿不行赴審旋被挾嫌舉首等語臣等以卓汝諧投遞原札指稱憶鳴集抄本內有悖妄字句何等確鑿即現在抄出各書亦多有不法字句

是其平日著述悖逆已屬顯然乃將憶鳴一書隱匿不繳輒以從前控案牽引狡供殊未可信當卽嚴行夾訊據卓天柱卓天馥等供現蒙抄查已將所有各項悖逆稿本均經搜獲敗露如果尙有憶鳴詩集自必一併查起卽或另行藏匿亦不能脫免重罪委係並無此書無從繳出隨質之卓汝諧亦供實緣先有訟案起釁希圖報復聞其先人作詩多有傷時之語意以傷時卽屬追憶前明又不能向卓連之等索看故以憶鳴爲憶明隱躍其詞作札舉首以冀洩忿究之實無此書亦無別有情弊等語臣等伏查卓長齡卓敏卓愼卓徵等父子皆生於本朝踐土食毛受恩深重今雖究無憶鳴詩集而現在起獲各書竟敢以大逆不道之語肆其狂吠實爲罪大惡極神人共憤伊孫卓天柱卓天馥等明知詩集內有悖逆字句乃不行首繳而卓天馥更敢挖去違碍字樣忍心隱藏均屬法難寬宥至卓汝諧舉首卓連之等隱藏憶鳴詩集現雖查出另有逆書所首並非無因但伊旣盜賣公地又挾被控之嫌輒揑造憶鳴爲憶明名目計圖報復亦非專爲舉首悖逆起見除飭將案內生監人等査明斥革徹底嚴行究審並備查犯屬財產照例分別定擬另行具奏至高樟閣詩旣經刊刻刷印

必有分送傳播之處其抄本詩集亦恐有傳抄隱匿之家現在通飭各屬嚴密蒐羅務期收繳淨盡勿使稍有隱匿幷分咨各省一體查明繳銷外緣事關查出悖逆書籍臣等謹合詞恭摺奏聞並將起獲各書粘簽敬呈御覽伏祈皇上
睿鑒謹奏乾隆四十七年正月二十四日

乾隆四十七年二月十三日奉硃批已有旨了欽此

將卓天柱等與卓汝諧審辦諭 軍機處檔 實錄

乾隆四十七年二月十三日奉上諭據陳輝祖等奏查出仁和縣監生卓天柱等收藏伊先人卓長齡等詩集內有剃頭輕卸一層氈又髮短何堪簪厭此頭上幘及彼都人士痛絕黍禾之語又卓世忠鈔錄本朝詩內並不將御製詩出格繕寫輒敢妄用紅筆圈點實屬大逆狂吠現在徹底究審等語卓長齡等生於本朝食毛踐土乃敢肆其狂吠將本朝制度作詩指斥不法已極國家定制損益從宜卽以薙髮而論自較便於前朝乃該犯等因窮困無聊遂爾心懷刺譏形之歌咏實爲人心風俗之害今經發覺雖該犯已倖逃顯戮伊孫卓天柱

等於此等悖逆詩集並不即行首繳且挖去違碍字跡有心隱藏自有應得之罪著陳輝祖審明照例定擬又據奏監生卓汝諧曾盜賣祠堂門樓地基查出控縣遊幕江南避匿挾嫌首告是該犯計圖報復亦非專為舉發悖逆起見亦當審訊明確照例辦理將此傳諭陳輝祖並諭王杰知之欽此

。

軍機處奏 軍機處檔

臣等遵旨將陳輝祖奏到卓天柱家查出各種違悖詩集詳細閱看內所抄本朝詩雜錄一本內有御題小有天園雷峯夕照白沙隄詩三首並未擡寫幷擅加圈點此外尚有雜錄沈德潛等恭和御製詩及詩題內有恩賜駕幸等字樣均未擡寫謹粘貼黃簽同各種原詩一幷呈覽謹奏乾隆四十七年二月十四日

祇將卓天柱等收藏干禁之處例擬諭 軍機處檔 實錄

乾隆四十七年二月十五日奉上諭前據陳輝祖查奏仁和縣監生卓天柱等

收藏伊先人卓長齡詩集內違悖語句又卓世忠鈔錄本朝詩內並不將御製詩出格繕寫現在徹底究審等語已傳諭陳輝祖審訊明確照例辦理矣此案卓長齡所著詩集語多違悖卓天柱輒敢收藏並不即行繳出銷燬自有應得之罪至卓世忠所錄本朝詩內未將御製詩擡寫一節此等鄉僻無知之人不諳體例率意謄寫尙屬可恕况御製詩集民間鈔寫誦習原所不禁著再傳諭陳輝祖將來此案審結時祇應將該犯等收藏違悖詩集有干禁令之處照例定擬其抄錄御製詩未曾擡寫一節竟可毋庸訊究摺內亦不必聲敘將此諭令知之欽此

陳輝祖奏審擬卓天柱等摺 軍機處檔

閩浙總督管浙江巡撫三品頂帶臣陳輝祖謹奏爲遵旨審擬具奏事竊照仁和縣革監卓天柱等收藏伊祖父卓長齡等所著悖逆詩詞不行首繳及卓汝諧挾嫌誣告卓培之隱匿憶鳴詩集一案前經臣派委按察使李封率同杭州府知府秦廷堃仁和縣知縣楊先儀等密赴卓天柱等家搜獲各項詩集板片

稿本幷嚴究並無憶鳴集名目其詩集內作序之查慎行等查明俱已物故搜查各犯家內亦無存留卓氏悖逆詩詞隨經臣提犯親加究訊一面委員備查犯屬家產照例辦理一面先將查辦情形會同浙江學政臣王杰恭摺具奏並將各逆書粘簽敬呈御覽欽奉御旨令臣審明定擬具奏臣隨提犯督同司道逐一覆加研鞫緣卓長齡係監生生於順治十五年於康熙四十九年病故生子四人長卓大中係生員次卓徵係捐納州同三卓敏卽卓銓能係生員四卓愼卽卓與能係監生均已物故卓長齡著有高樟閣詩集三本計十卷內有查愼行金岕山序文卓徵著有高樟閣學箕集詩稿二本卓敏著有見山堂學裘集詩稿二本又錄高樟閣詩鈔一本卓愼著有高樟閣學箕集詩稿一本內有沈鉽吉英逢序文又有卓長齡族人卓軼羣寫作西湖雜錄一本紅蘭室詩賦一本雜抄三本以上各書惟卓長齡所著高樟閣詩集已經刊刻板片殘缺係抄本俱有狂妄悖逆之語向存卓徵嗣子卽卓敏長子卓圯瞻家中曾經卓愼次子卓天馥檢閱見有違碍字面與卓圯瞻各挖去一二字隱藏不首嗣圯瞻與子卓世忠俱故家內無人將前項書籍於乾隆四十三年送至卓大中嗣子

卽卓愼長子卓天柱家收藏卓天柱兩目靑盲未經查閱其子卓在璣卽卓連之雖經閱看亦不首繳追四十六年有出繼另支卓去矜嗣子卽卓屺瞻次子卓世懋卽卓培之與卓連之因族人卓汝諧卽卓雅盜賣祠堂公地赴縣控告時卓汝諧遊幕江南震澤縣避匿不行赴審慮恐將來審究心懷忿恨計圖傾陷因向聞卓連之等先人作詩傷時意以傷時卽屬追憶前明又不敢直寫明字遂揑告憶鳴詩集合稿名目隱躍其詞藉仁和縣知縣楊先儀前在安徽候補時與伊相識卽指卓培之卓連之隱匿憶鳴詩集致相舉首囑令作爲訪聞拏究以圖洩忿當據該縣楊先儀向臣面禀委員搜查究辦茲提犯詳細究訊各供前情不諱查律載大逆者凌遲處死正犯之祖父父子孫兄弟及伯叔兄弟之子男年十六以上皆斬其十五以下及母女妻妾姊妹若子之妻妾給付功臣之家爲奴財產入官子孫過房與人者俱不返坐知情故縱隱藏者斬又例載誣告叛逆被誣之人未決者擬斬監候又律載誣告人死罪未決者杖一百流三千里加徒役三年又告二人以上但有一人不實者猶以誣告論各等語此案卓長齡并伊子卓徵卓敏卓愼及伊族人卓軼羣五犯皆生於本朝踐

土食毛受恩深重乃敢以大逆不道詩句肆其狂吠實爲神人共憤覆載難容
雖該犯等俱先已病故倖逃顯戮應仍照大逆淩遲律剉碎其屍梟首示衆以
彰國法而快人心卓天柱係卓慎之子雖兩目靑盲未見詩集內悖逆語句又
曾出繼長房已故卓大中爲子但仍爲逆犯卓長齡之孫雖曾出繼卓屺望爲
子但卓屺望係逆犯卓敏之子其孫亦應緣坐卓天馥係逆犯卓長齡之孫卓
慎之子於此等悖逆詩集不卽首繳復挖去違礙字面私自收存是其知情隱
藏與大逆緣坐二罪相等應從一科斷卓天柱卓世恩卓天馥均合依大逆正
犯之子孫年十六以上皆斬律擬斬立決卓在璣卽卓連之雖係卓長齡曾孫
伊嗣祖卓大中亦無悖逆著作但身爲生員見家中存有此等悖逆詩集旣經
閱看並不首繳實屬知情隱藏卓連之合依大逆知情隱藏律擬斬立決俱先
行刺字卓屺瞻有妾陳氏卓屺望有妾高氏卓天馥有妾王氏並二歲幼子卓
鳳栽均依律解部給功臣之家爲奴卓汝諧卽卓雅所首憶鳴詩集查抄並無
此書雖其所指作詩僞妄之卓銓能卓與能現在查有別項逆書事非無因自
未便以誣告叛逆科斷惟所告收藏逆書之卓培之如果屬實律應擬斬今審

係虛誣應照律反坐卓汝諧合依告二人以上但有一人不實猶以誣告論誣
告人死罪未決律杖一百流三千里加徒役三年該犯因盜賣祠堂公地被控
挾嫌首告希圖報復並非專爲舉首悖逆起見顯非安分之徒不便容留內地
應改發烏嚕木齊等處充當苦差卓世懋卽卓培之係逆犯卓徵之孫早經出
繼另支卓去矜爲子訊無收藏逆書情事卓天馥長子卓鳳育係逆犯卓慎之
孫亦已出繼另支卓開支爲子均取有族鄰供結驗明出繼議單訊非揑飾請
照律免其緣坐卓長齡之長子卓大中孫卓屺瞻卓屺望抃卓徵之孫卓世忠
俱應照大逆緣坐律擬斬代作序文之查慎行金岕山沈鉽吉英逢及囑託查
愼行作序之陳周健均照知情隱藏律擬斬但各犯俱已身故應毋庸議逆犯
卓軼羣業已故絕訊無妻子財產逆犯卓長齡等此外亦無應行緣坐之人均
毋庸議查愼行之曾孫查奕莪元孫查世傑吉英逢之子吉嗣夏陳周健之孫
陳孝嗣俱不知伊等祖父爲人作序情事搜查各家亦無收藏卓氏逆書應與
金岕山之遠族金濤均免置議沈鉽有孫沈莘樂遊幕廣東羅定州曾孫沈虞
南遊幕甘肅有無攜帶悖逆詩集出外分咨查訊另結所有前項悖逆詩集再

行通飭各屬並分咨各省一體嚴密搜查勒限首繳務使淨盡各逆犯財產照律入官逆書板片另行解部銷燬除另繕供單敬呈御覽外臣謹將審擬緣由恭摺具奏伏祈皇上睿鑒勅下法司核覆施行謹奏乾隆四十七年五月二十五日

乾隆四十七年六月十七日奉硃批三法司核擬具奏欽此

軍機處奏 軍機處檔

臣等查陳輝祖摺內所稱已故監生卓長齡及伊子卓徵卓敏卓慎有高樟閣詩集及學箕集等項詩稿又族人卓軼群有西湖雜錄等書均有違礙語句誠如聖訓卓長齡等如不過收藏隱匿其罪尚可稍寬若一家婦子族人所著各書均有違礙語句自應照律嚴辦但查卓長齡等應行剉屍五犯俱已物故其現擬緣坐斬決之卓天杜一犯止係收藏伊祖卓長齡等詩集至本人有無撰述抑或僅止收藏原書現存城內應于本日報上將從前陳輝祖等進呈各書檢出速行寄來容臣等細加閱看再行遵旨擬寫諭旨進呈謹奏乾隆四十七

年六月十六日

陳輝祖奏附錄審擬案情摺 軍機處檔

閩浙總督管浙江巡撫三品頂帶臣陳輝祖謹奏竊照仁和縣監生卓長齡著有高樟閣詩集伊子卓徵卓敏卓慎亦著有學箕集等項詩稿伊族人卓軼羣有寫作西湖雜錄等書均有狂妄悖逆之語該五犯俱先後病故倖逃顯戮應仍照大逆凌遲律剉碎其屍梟首示衆卓天柱係卓長齡之孫卓天馥係卓慎之子均依大逆緣坐律擬斬立決卓連之收藏逆書不行首繳依大逆知情隱藏律擬斬立決應行緣坐之陳氏高氏王氏並卓天馥二歲幼子均解部給發功臣之家爲奴各犯財產入官卓軼羣並無子嗣財產應毋庸議卓汝諧因盜賣公地被卓連之卓培之具控挾嫌舉首現既查明卓長齡等另有逆書事非無因而其誣告卓培之隱藏憶鳴集逆書應依告二人以上但有一人不實律杖流加徒發烏嚕木齊充當苦差臣謹摘錄簡明案情附摺奏聞謹奏乾隆四十七年六月十七日奉硃批覽欽此

清代文字獄檔第六輯目錄

尹嘉銓爲父請謚並從祀文廟案乾隆四十六年三月起四十八年十二月止

廣西巡撫姚成烈摺奏二件

兩廣總督巴延三摺奏一件

貴州巡撫李本摺奏一件

江西巡撫郝碩摺奏一件附單一件

山東巡撫國泰摺奏一件

湖南巡撫劉墉摺奏一件

閩浙總督兼管浙江巡撫陳輝祖摺奏一件

雲貴總督福康安
雲南巡撫劉秉恬摺奏一件

署理陝西巡撫畢沅摺奏一件

福建巡撫富綱摺奏一件

管理陝甘總督李侍堯摺奏一件附單二件

廣東巡撫李湖摺奏一件

暫署福建巡撫楊魁摺奏一件

署理雲貴總督印務署雲南巡撫劉秉恬摺奏一件附單一件

直隷總督劉峩摺奏一件

尹嘉銓爲父請諡並從祀文廟案

尹嘉銓奏爲父請諡摺 軍機處檔 繳回硃批檔

大理寺卿臣尹嘉銓跪奏竊臣伏讀上諭養心殿暖閣恭懸皇祖聖訓有孝爲百行之首不孝之人斷不可用朕每日敬仰天語煌煌實爲萬世準則欽此此誠聖朝孝治天下之大經大法我皇上御極以來世德作求常以維持風化爲先務興賢作孝備載於御製詩初集內尹會一孝其母而母亦賢年七十餘告請終養詩以賜之聆母多方訓于家無閒言庥風誠所勵百行此爲尊名壽輝比里孝慈萃一門猶聞行縣日每問幾平反頒發刻本宣昭中外凡在讀書修行者莫不觀感興起臣爲尹會一之子時思是彝是訓尤不能忘伏念臣父籍隸保定之博野葬於故鄉三十餘年久已論定而幽光猶待時發今幸翠華西巡經臨保定過化存神行慶施惠仰祈特恩俯照陸隴其格外予諡之例即依御製詩內字樣賜之諡法用昭聖主壽考作人久道化成之鉅典實堪垂爲萬世準則匪獨臣家之私榮也爲此瀝誠具摺奏懇伏乞皇上睿鑒施行臣不勝激切待命之至謹奏乾隆四十六年三月十八日奉硃批與諡乃國家定典豈

可妄求此奏本當交部治罪念汝爲父私情姑免之若再不安分家居汝罪不可逭矣欽此

尹嘉銓奏請將伊父從祀文廟摺 軍機處檔 繳回硃批檔

大理寺卿臣尹嘉銓跪奏竊惟臣父尹會一前在河南巡撫任內考核湯斌之德行政事實與陸隴其並稱無愧題請從祀文廟廷臣議駁以爲湯斌品行雖賢終不若陸隴其之著作如林不準從祀臣父以遠臣不敢再瀆聖聽然時時垂涕語臣示以從祀諸人元儒有四明儒有六我朝大儒首推湯陸陸之文學固愈於湯湯之德政實賢於陸今也取陸而遺湯似與聖門四科先德行而後文學之意有間況當盛世重熙累洽之後雅化作人名臣輩出堪以增祀者尚不乏人而從祀者祇有一陸隴其尚未及元明諸儒之衆多終屬缺典小子識之臣承庭訓四十年來不敢慭忘昔者蒙恩特用部曹曾充會典館纂修五載得以徧觀八旗及各省通志諸書詳考國史見得范文程李光地顧八代張伯行行實皆在湯斌之亞均堪從祀至於臣父尹會一既蒙御製詩章褒嘉稱孝

已在德行之科自可從祀非臣所敢請也伏乞皇上特降諭旨施行謹奏乾隆

四十六年三月十八日奉硃批竟大肆狂吠不可恕矣欽此

軍機處奏 軍機處檔

臣等遵旨將尹嘉銓所進二摺交行在大學士九卿閱看據三寶等跪稱尹嘉銓身列九卿休致家居乃不思循分守法輒欲爲伊故父奏請賜謚實屬謬妄蒙皇上念其爲父私情批示寬免已屬恩施格外及復有奏請將伊父從祀孔廟一摺喪心病狂實出尋常意料之外尹嘉銓如此狂悖不啻天奪其魄臣等閱看之下不勝駭異自應重治其罪以彰國憲等語謹奏乾隆四十六年三月十八日

軍機處奏 軍機處檔

臣等遵旨查尹嘉銓並未親身前來行在係遣伊第三子候選教諭尹紹淳由京至保定遞摺隨傳訊尹紹淳據稱伊父已回博野縣原籍伊母及寡嫂現住

京師等語現在袁守侗已派臬司郎若伊口北道永保押帶伊子前往博野將尹嘉銓鎖拏解交刑部治罪並查抄家產外臣等遵旨擬寫寄信諭旨交英廉就近在京查辦謹奏乾隆四十六年三月十八日奉旨知道了欽此

尹嘉銓著革去頂戴拿交治罪諭 軍機處檔 實錄 東華錄

乾隆四十六年三月十八日內閣奉上諭今日迴蹕至保定有尹嘉銓遣伊子至行在奏爲伊父請謚一摺已屬狂妄易名賜謚國家大典豈可妄求而又不親來乞恩本應交部治罪因批諭念其爲父私情姑從寬免若再不安分家居則罪不可逭及次閱伊爲父從祀孔廟一摺更爲肆無忌憚愚而好自用矣從祀宮墻非人品學問純粹無疵久經論定者孰敢輕議是以國朝從祀寥寥寧缺無濫今尹嘉銓乃奏稱欲爲湯斌范文程李光地顧八代張伯行並請從祀而廁以伊父謬妄殊甚湯斌在皇祖時曾經侍讀理密親王乃不能盡心輔導以致理密親王縱欲敗度終於廢黜於保傅之義有虧至范文程本係明季諸生臣事我朝致身通顯雖非如洪承疇等身事兩朝可

比然於純儒品節不無遺議若李光地於耿逆時遣人賫送蠟丸告變外間傳有不與陳夢雷一同列名之事於公論亦未允孚至顧八代不過通曉繙譯滿漢文義居官循謹本無行誼過人處又張伯行雖操守廉潔亦臣職分當然其參奏噶禮一案實因噶禮欲尋其釁勢難兩立因先發以爲自全之計不得以其托名講學輕議入祀以上諸臣皆朕素所深悉乃尹嘉銓以休致在籍人員不知安分妄言無忌實屬從來未有之事甚至奏稱伊父尹會一蒙御製詩章褒嘉稱孝已在德行之科自可從祀等語尤爲狂吠罪不可逭尹會一從前經朕賜詩獎勵原藉以風示羣倫而已其于巡撫任內亦僅循分供職後因不能勝任改用京員尙不能如湯斌等諸人可比今尹嘉銓乃敢妄稱已在德行之科旣爲請謚復請從祀如此喪心病狂毫無忌憚其視朕爲何如主耶且尹嘉銓托於行孝爲此妄奏天下之人孰非人子乎使令皆爲其父求謚求入祀孔廟亦可行乎否則爲不孝卽得罪仍托於爲父則朝政不至於大紊乎此而不嚴行治罪何以彰國憲而懲將來尹嘉銓著革去頂帶拏交刑部治罪並將朕批示其兩摺發交大學士九卿閱看併通

諭中外知之欽此

著英廉查抄尹嘉銓京寓諭 軍機處檔

尙書額駙公福字寄大學士英乾隆四十六年三月十八日奉上諭本日據尹嘉銓遣子賫奏爲伊父尹會一請予謚法一摺已屬干典妄求然朕尙念其爲父私情因批諭姑從寬宥及閱其第二摺竟爲伊父奏請從祀孔廟則是大肆狂吠不可不明正其罪現已明降諭旨將尹嘉銓革去頂帶拏交刑部審訊從重治罪並將此二摺傳齊現在隨從行營之大學士九卿令其閱看矣尹嘉銓曾爲大員乃如此喪心病狂實屬大干法紀所有伊博野原籍貲財已令袁守侗專派大員前往查抄外伊在京尙置有房屋貲產且家屬現在京師著傳諭英廉卽速親往嚴密查抄毋任絲毫隱匿寄頓將此由六百里傳諭知之欽此

遵旨寄信前來

英廉奏查抄尹嘉銓京寓片 軍機處檔

再三月二十日寅刻接奉行在軍機處寄到諭旨昨因尹嘉銓妄奏爲伊父請諡并請從祀孔廟二摺實屬大肆狂吠已降旨革去項帶拿交刑部治罪一面令袁守侗派員查抄伊博野原籍貲財並令英廉查抄伊在京家產矣尹嘉銓如此肆無忌憚恐其平日竟有妄行撰著之事英廉於查抄時其貲產物件尚在其次至伊家如果有狂妄字跡詩册及書信等件務須留心搜檢據實奏出除一面諭知袁守侗外著再由六百里傳諭英廉知之欽此欽遵臣查尹嘉銓家中各屋搜查有書大小三百十一套散書一千五百三十九本未裝釘書籍一櫃法帖册頁六十五本破字畫五十八捲書信一包計一百十三封書板一千二百塊誠如聖諭恐此內有狂妄字跡詩册不可不逐細查閱臣當將各屋所有一切書籍俱移貯一室之內使其便於檢閱但書籍甚繁非一時卽能查清必須逐一細加翻閱始不致或有疎漏臣已專派翰林王仲愚汪如藻伊等通曉文義人亦詳愼亦曾查辦過書籍之事臣督同該員等逐細檢查並令臣衙門主事玉成會同辦理俟查明有狂妄字跡另行具奏合併聲明謹奏乾隆四十六年三月二十二日奉旨知道了欽此

袁守侗奏查抄尹嘉銓家產書籍摺 軍機處檔

直隸總督臣袁守侗跪奏爲奏聞事竊臣遵旨將原任大理寺卿尹嘉銓拏交刑部治罪并查封家產當卽欽遵飭委按察使郎若伊口北道永保前往該員本籍博野縣查辦去後兹據該司道等稟稱遵於本月十九日馳抵博野詢得尹嘉銓向係在京居住偶爾下鄉與伊子同居遵卽傳旨將尹嘉銓鎖拏交永平府理事同知達明阿署新雄營都司彭國英押解進京訖隨將伊子住房莊房地畝及內存一切物件逐一點明開單封固交縣看守內尹嘉銓名下有伊父尹會一祠堂一所除祭器之外有隨祀祭田八十四畝零又有義學田一頃係乾隆十一年伊父尹會一所捐有縣卷碑記可考向係縣學生員李瀚徐喻義等收租支給義學束脩又尹嘉銓代伊妻父李濬公贖祠堂一所價銀八百八十兩坐落祁州城內現在刊立碑記供有李姓木主並無外人租住又伊弟原任詹事府主簿尹敢銓住房一所計五十二間半係乾隆三十年分居有分單可查一併查封（上注「硃」字「此皆不必動」）統候請旨遵行此外又訪有祁州典買房

地並蠡縣與張思問等夥開義興當所存本利亦一併查明彙開清單恭呈御

覽再據該司道等稟稱尹嘉銓自祖父以來傳書既多伊又長鈔錄時人文藝

收藏近代詩詞現在各房內均有存書雜亂參差卷帙不齊而廳房書室貯書

尤多該司道二人一時不能詳細檢閱除將御賜書籍另行敬謹裝貯外其餘

各書共裝大小四十六箱逐一親加封固隻字不遺解赴省城派員分辦等語

臣卽飛飭保定府同知裘肇師委用知縣陶淑暨在省查辦遺書之委員等隨

同臬司郎若伊口北道永保詳加檢查幷再行細訪此外有無隱漏財產另行

具奏外謹先將該司道等稟報情形及查封過家產什物數目繕摺奏聞伏乞

皇上睿鑒謹奏乾隆四十六年三月二十五日

乾隆四十六年三月二十六日奉硃批覽欽此

附片

臣袁守侗謹奏再尹嘉銓家御賜墨寶並御製詩文共五十四件又原查出古

玩二十一件一併另單交委員解送內務府分別查辦合併開單附摺奏聞謹

奏

三寶等奏審訊尹嘉銓二摺供情摺 軍機處檔

大學士臣三寶等遵旨將尹嘉銓提到公同審訊你曾任三品大員休致家居理應安分自守何以竟敢妄陳謬見況賜諡爲朝廷令典豈臣下所敢希冀你前一摺已身獲重罪了至第二摺竟敢爲父請從祀孔廟且先將湯斌諸人臚列在前此諸人品行事跡皇上豈有不知何須你妄爲瀆請況你的本心又專爲你父起見如此大肆狂吠肆無忌憚是何意思可據實供來據供我因父親尹會一從前仰蒙皇上賜詩褒奬孝行想來可以求請諡法又因平日聞得湯斌諸人俱有些事蹟似應從祀孔廟而我父親亦不妨附入遂一時糊塗昏憒繕此兩摺陳奏今恭閱皇上硃批幷諭旨一道如夢方醒細想起來易名從祀大典是豈做子孫者可以干求得的至湯斌諸人品行皇上逐一論定實在毫髮不爽我上此兩摺實是狂吠無忌罪該萬死了詰問尹嘉銓你爲父求請賜諡從祀以爲如此盡孝可以留名豈不知誰非人子若人人要盡孝都可以私情干越大典麼你心裏又必想着因此得罪仍不失爲孝子這都是你的私心

想古來配享孔廟的很多那個是他的兒子給他請的况你父親尹會一果然若好天下自有公論豈是你自求得的呢又併我上此兩摺只是妄想盡人子之心遂不想到朝廷大典不是做子孫干求得的總是我命運已盡天奪其魄致爲此喪心病狂之舉只求將我從重治罪還有何辯處呢乾隆四十六年三月二十八日

袁守侗奏查過尹嘉銓收藏書籍及刻版解京摺 軍機處檔

直隸總督臣袁守侗謹奏爲遵旨查明解京恭摺覆奏事乾隆四十六年四月初一日准尙書額駙公福隆安字寄三月三十日奉上諭前據袁守侗奏查辦尹嘉銓博野原籍家產摺內稱尹嘉銓自祖父以來傳書既多伊又鈔錄時人文藝詩詞其家中書籍共裝大小四十六箱逐一封固解赴省城派員分辦等語此等書籍自應歸併查辦其在京書籍已經英廉派員辦理所有袁守侗解省書籍有已經簽出者卽著開列清單另箱存貯解京毋庸再爲檢閱其未經簽出各書著袁守侗派委妥員解送到京交與英廉同伊在京查出各書一併

詳細檢查將此傳諭袁守侗知之欽此遵旨寄信到臣當卽欽遵轉飭委員查明開單解送去後因原查之署藩司郎若伊口北道永保現俱公出據委員保定府同知裘肇師委用知縣陶淑將已查未查各書分種別類逐一點明內開尹嘉銓家所藏古今文集律例志書等項共四百一十四種已檢查過三十五種間有批點尙無違碍未查書二百七十八種又查過尹嘉銓父子著作五十二種內貽教堂文集等書六種查有違碍字句已逐一籤出另箱裝貯尙未查尹會一著作書二十九種石刻十四張等情前來臣查尹嘉銓父子平日自負讀書原不無好名妄作今所著各書臣因遵旨解京歸案辦理未及細加校閱然卽據委員等所籤內如近思錄四編以尹會一張伯行擬比孔門四子又伊母行狀內稱父母死爲薨又隨五草擇言第一卷內有後世孝友多不見用於世卽用世而立身之大端又難言之又云今羣臣非八人之比乃使之遍居八人之官而望功業之成不可得也又隨五草第二卷內有固不務講學之名以賈禍亦不避講學之名以免禍各等語非妄自尊崇卽毁謗時事實屬狂悖理合將已未查過尹嘉銓家收藏並著作等書分晰開列淸單恭呈御鑒並將各

書及所起著作刻版一千三百二十一塊一併點明分別裝箱另行委員開單解交大學士英廉歸案辦理外所有遵旨查明解送緣由謹繕摺奏覆伏祈皇上睿鑒謹奏乾隆四十六年四月十一日

乾隆四十六年四月十三日奉硃批覽欽此

一 軍機處奏 軍機處檔

臣等遵旨將英廉查看尹嘉銓所著各書詢之英廉有無狂妄違礙因何不行覆奏據稱查尹嘉銓京寓各書曾奏交翰林王仲愚汪如藻等專司閱看該員等將尹嘉銓自著之書細心檢閱逐一簽出共一百三十一處正在進呈覆奏適奉旨將袁守侗在尹嘉銓博野原籍查出各書一併解交英廉查辦俟解到時一併查看彙辦是以尚未覆奏等語臣等卽將英廉派員簽出各書復逐條檢閱尹嘉銓狂妄迂謬之處不一而足並將袁守侗昨日奏到摺內聲叙各條逐一核對英廉等所看書內俱已檢出惟今以尋臣非八人之比乃使之遍居八人之官云云一條未經簽出詢問英廉等據稱係司馬光傳家集內成語並

非尹嘉銓所著是以未經籤出等語至此外俱係尋常通行坊本並無別有違礙之處今將英廉已經籤出各書並原辦奏片及訊問尹嘉銓供單一併先行進呈其司馬光傳家集原本一併粘籤呈覽至未經查辦之袁守侗解到各書臣等續行詳看籤出進呈謹奏乾隆四十六年四月十四日

查繳近聖編諭 軍機處檔 實錄

乾隆四十六年四月十四日奉上諭據英廉奏查辦尹嘉銓所著各書內有近聖編四本據尹嘉銓供此書是我在山東藩司任內纂的有汶上縣彭知縣看見說此書甚好帶到蘇州去刻他只帶了刻樣與我不想他就病故了也就無人再刷寄來等語尹嘉銓所著各書種種狂妄迂謬不可枚舉現交軍機大臣重復校勘加籤進呈至其所著近聖編一書現在伊家內搜查並無此種書籍業據尹嘉銓供出此書係汶上縣彭知縣帶到蘇州刊刻刷樣寄伊核對則此板自然刷印流傳著諭閔鶚元即派員查明彭知縣家內並書坊刻字店起出此書板片並訊明該員家屬有無印刷流傳之本及坊間書賈刊刷印行之處

並著出示曉諭一體查明繳銷委員解京將此諭令知之欽此

三寶等奏 軍機處檔

大學士臣三寶等遵旨將逆犯尹嘉銓所著書內狂悖各條逐一指出公同研訊除另行從重定擬罪名繕摺具奏外茲將錄取供詞先行恭呈御覽謹奏乾隆四十六年四月十五日

三寶等奏 軍機處檔

大學士臣三寶等謹奏臣等將尹嘉銓書內狂悖各條會同逐一審訊該犯惟自認糊塗昏憒狂妄該死別無置辯臣等現在逐條研鞫訊取供詞但查該犯如此狂悖不法若即行定罪正法尙不足以洩公憤而快人心該犯曾任三品大員相應遵例奏明將該犯嚴加夾訊多受刑法問其究屬何心錄取供詞具奏再請旨立正典刑方足以昭炯戒爲此謹奏乾隆四十六年四月十五日

供一 軍機處檔

問尹嘉銓你所做近思錄以湯斌陸隴其張伯行幷你父親尹會一所說的話爲四子遺書你所做序內云先君子撫豫時題請湯潛庵先生從祀又經廷議公論斯彰由是有四子之稱等語難道湯斌諸人就做得顏曾思孟麽況又把你父親一同列入稱爲四子你的比方竟高至如此豈不狂妄麽供我因平日聽說湯斌等品行好又各有講學的書所以就採取些輯成近思錄倣照朱子的書名並將我父親的著作附入因以意爲之亦稱爲四子其實那裏趕得上顏曾思孟呢總是我狂妄糊塗無可置辯乾隆四十六年四月十五日

供二 軍機處檔

問尹嘉銓你所刻家譜內載你奏摺一本從前黃檢刻了伊祖黃廷桂的奏疏尚得了大不是奉有聖諭通行你豈有不知道竟敢將自己的奏稿刊刻有心違悖諭旨況有奉旨申飭的事件又不一併刻入至伸冤理枉的事是做官的該辦的難道都要載入家譜即如刑部司官向堂官論事難道都要記載麽供

這奏稿是我做藩臬以後節次所上的內有條陳事件奉聖諭指示自己也曉得錯了所以將恭謝聖訓之摺一並刻入共成一本就是因緩決一案奉有申飭諭旨也刻在內其餘並無遺漏這奏疏雖刻在黃檢得不是之前但我不即銷燬劃板存留在家就是我的罪了還有何辯乾隆四十六年四月十五日

供三 軍機處檔

問尹嘉銓你尹氏家譜一種書內有宗廟宗器及入廟建廟等字樣此豈臣下所可用得的再你母行狀內稱母死爲薨此等字樣又豈可尋常通用你難道不曉得麼據供我用宗廟宗器字樣及母死稱薨之處實非有意僭妄因古人書上所有我就信筆借用未曾檢點總是我糊塗該死還有何辯乾隆四十六年四月十五日

供四 軍機處檔

問你近思錄內有先生見直道難容欲告歸以南巡不果等語這不是誹謗麼

供這直道難容的話係指與撫臺意見不合並非敢於誹謗時政但此等語句妄行載入就是該死了還有何辯呢乾隆四十六年四月十五日

供五 軍機處檔

問尹嘉銓你近思錄內稱天下大慮惟下情不通爲可慮如今遭逢聖世民情無不上達有何不通可慮之處你說此話究竟有何意見據實供來據供我說的天下大慮原是大概泛論的話如今我皇上洞悉民隱並無下情不通之處我這兩句話並非議論如今的時勢亦非別有意見然我書內妄生議論就是我的該死處還有何辯乾隆四十六年四月十五日

供六 軍機處檔

問高士奇的行私納賄人人多知道的卽高其位由提督擢爲大學士並無政蹟可稱其餘蔣廷錫張廷玉鄂爾泰史貽直等亦豈能比古名臣你所做名臣言行錄內如何一併列入是何意思至你父親雖做過巡撫侍郎也沒有什麼

功蹟也列入名臣內這不多是你的狂妄麼供這名臣言行錄五本是我平時看見宋代朱子司馬溫公等論本朝人物採取極寬苟有一言一行無不採入是以糊塗主見也倣照此例錄載我朝諸臣但其中文字亦並非我杜撰或將志書行述或墓碑上採取來的今大人們指出高士奇行私納賄高其位不過由提督擢授大學士毫無政蹟如何可以列入名臣就是蔣廷錫諸人也並無好處我也自悔無知妄作任臆記載至我故父尹會一也一併列入尤屬錯謬該死別無可辯乾隆四十六年四月十五日

供七 軍機處檔

問尹嘉銓你所做就正錄內說世猶以處士純盜虛聲爲慮而處士猶思用世可謂不識時務等語現在有何處士懷才抱德而不見用反說他純盜虛聲你是以說不識時務這叚話不是明明誹謗麼供我說處士純盜虛聲原是漢書上的話就是不識時務也是古人說過的我說既名爲處士就不該做官若妄想做官便不識時務了這都是我隨筆摹倣古人的話並沒有指實的人借以

誹謗時事但我自己做官又逢如今登明選公的時候這些話總不該說的這都是我糊塗該死還有何辯乾隆四十六年四月十五日

供八 軍機處檔

問尹嘉銓你書內說不願做臺諫官又說不言不能自甘多言又恐不測等語朝廷設立言官原要他盡言若果確有所見儘可直陳何至不言不能自甘況所言切當皇上方且重用何至有不測之禍此話究竟指何人受禍而言你心裏有說話說不出來不能自甘呢可據實供來據供我這種話原是空話我雖中過舉人未曾保舉御史看見明代言官多以抗疏得罪史冊上多稱贊他不愧御史之職所以說要做御史狠難我不願做他的話其實聖朝並未禁止言官不許說話亦從無有做御史受禍之人叫我如何指實得出呢乾隆四十六年四月十五日

供九 軍機處檔

問尹嘉銓你所書李孝女暮年不字事一篇說年逾五十依然待字吾妻李恭人聞而賢之欲求淑女以相助仲女固辭不就等語這處女旣立志不嫁已年過五旬你爲何叫你女人遣媒說合要他做妾這樣沒廉恥的事難道是講正經人幹的麽據供我說的李孝女年逾五十依然待字原因素日間知道雄縣有個姓李的女子守貞不字吾女人要聘他爲妾我那時在京候補並不知道後來我女人告訴我纔知道的所以替他做了這篇文字要表揚他實在我並沒有見過他的面但他年過五十我還將要他做妾的話做在文字內這就是我廉恥喪盡還有何辯乾隆四十六年四月十五日

供十 軍機處檔

問你亨山遺言札內稱夢至東嶽大帝座間麾之使歸且曰公爲孟子後身當繼孔子宗傳壽尙未艾等語你又不瘋爲什麽說神說鬼孔孟大聖大賢你何等樣人就說要繼其宗傳這不是你的肆無忌憚麽供我當時因兒子不在神魂顚倒原是有的但我此夢就不記載今查出問我我也記不淸竟認做孟夫

子後身不但誕妄且得罪聖人實該萬死乾隆四十六年四月十五日

供十一 軍機處檔

問尹嘉銓你所做的各書內這些狂妄悖謬之處你也無可置辯的了但你平日編造這些說話或借引古人以譏諷時事或妄自尊大要摹仿聖賢究竟是何等肺腑況當今時勢有何可以妄肆議論之處如今將你這七十二種書內隱含怨望之處逐條詢問此外尚不一而足你意中自然別有見解纔日累月積編造這等狂悖的話今奉旨將你嚴訊你還敢含糊不吐實供麽供我所做這些書內原都是援引古人的說話舊事居多但我援引不倫之處就像是譏諷時事實無可自解至刊刻成本我又妄想要借些立名希圖傳世所以高自位置比做聖賢只道可以欺世盜名誰想天理不容我的書都已進呈御覽其狂妄不法之處已肺肝如見還有何辯這就是無知小民如此作爲尚且罪無可逭況我曾做大員世受國恩這等喪心病狂惟有求皇上將我立寘重典爲天下後世示戒乾隆四十六年四月十五日

問你當時在皇上跟前討賞翎子說是沒有翎子就回去見不得你妻小你這假道學怕老婆到底皇上沒有給你翎子你如何回去的呢據供我當初在家時曾向我妻子說過要見皇上討翎子所以我彼時不辭冒昧就妄求恩典原想得了翎子回家可以誇耀後來皇上沒有賞我我回到家裏實在覺得害羞難見妻子這都是我假道學怕老婆是實問你所做隨五草中有朋黨之說起而父師之教衰君亦安能獨尊於上哉等語世宗憲皇帝御製朋黨論你曾經看見麼若曾見過你所說的豈不與御製論相背謬麼供我所做朋黨之說起等語是因讀宋史見宋朝朋黨之事甚多所以泛論前代時事至世宗憲皇帝朋黨論我幼時雖曾見過不能記得非敢有心背謬但恣意妄談不顧事理這就是無知妄作實在該死問你所做多病徒傳內有云子欲為帝者師等語你是何等樣人敢公然欲以帝師自待難道你竟不知分量欲做師傅麼這等狂妄之詞是何意見據實供來供我所用帝者師字樣因漢書張良傳有學此則

爲帝者師矣一句當時張良亦稱善病是以我做的多病徒傳中混行牽引並不敢以此自居但此等字句任意引用竟像要比做師傅一般實是我糊塗該死更有何辯問你做的見善錄內有兆將軍自西凱旋見西曹日直軍機處預備刑具亟止之曰兵革已息尙何用此等語這句話是你親聽見的麽有何質證若沒有聽見竟自筆之於書這不是造言生事麽供我當初做刑部司官在軍機處該班時因西路用兵常有解進來的人犯每日預備刑具後兆將軍凱旋時說兵革已息何用此刑具此語我曾親自聽得所以記在見善錄內我如今實在指不出質證的人來這都是我多事處問你所做尹氏家譜凡例內有密奏之事不載一語你父親尹會一居官時除照例題奏事件外有何密奏之處你能指實說出來麽供我父親尹會一居官以來本無密奏事件我因刊刻家譜希圖體面是以將我父親任內尋常照例摺奏事件刻入又於凡例內含混寫密奏之事不載一語以冀誇張我父親居官時許多密奏之事外人不得知道其實是我揑造空言並無確據總是我糊塗該死問你做的名臣言行錄據你說是倣照朱子採取本朝人物極寬故做此書但你曉得朱子在宋朝是

什麽時候你此時遭逢聖明是什麽時候你要比方朱子且你擅將張廷玉鄂爾泰蔣廷錫並沒甚好處的人也算是本朝名臣是何意思供我因朱子做的名臣言行錄原是從宋初人編起採集許多名人我不過也想編出同時幾個人來以見本朝名臣衆多並沒想到朱子所處的是什麽時候敢於有心倣照他但本朝臣子自有國史公論我擅將平日知道的人隨意編入名臣錄并將張廷玉鄂爾泰蔣廷錫等一併列入書內致乖是非公論實是我無知妄作無可置辯問你自稱古稀老人上年皇上七旬萬壽御製古稀說你難道沒有看見也自稱古稀老人這不是你的狂妄麽供我見杜詩上有人生七十古來稀之句我年過七十所以自稱古稀老人至上年我皇上所著古稀說並沒有看見今大人們問我實在覺得不是已極了問你書內有蔣筠渠其人是何處人與你甚麽相與你又稱他爲貴公子他父親做甚麽官今此人在何處逐一供來供蔣筠渠係浙江錢塘縣貢生他父親蔣祝曾做過直隸晉州知州與我父親進士同年彼此有世誼熟識我因他父親做官所以稱爲貴公子如今他父子都已不在了問你所做隨五草內有應舉入場直同於庶人之往役等語鄉

會試係朝廷掄才大典你以庶人往役比擬這不是你狂妄麼供我那年應舉之前因便血病重不欲入場但朋友們屢次勸我不得不來應舉故復書內說聊以塞白直同於庶人之往役等語不過云義在則然不得不來應舉的意思今蒙詰問實係如夢初醒還有何辯呢問你女人平日妬悍所以替你娶妾也要娶這五十歲女人給你知道這女人斷不肯嫁他又得了不妬之名總是你這假道學居常做慣這欺世盜名之事你女人也學了你欺世盜名你難道不知道麼供我女人要替我討妾這五十歲李氏女子既已立志不嫁斷不肯做我的妾我女人是明知的所以借此要得不妬之名總是我平日所做的事俱係欺世盜名所以我女人也學做此欺世盜名之事難逃皇上洞鑒

臣等遵旨將從前胡中藻案內所奉諭旨論及鄂爾泰張廷玉品行一條發給尹嘉銓閱看並訊以從前上諭你豈沒有看見還敢將此二人列入名臣究竟是何意見據供我所做名臣言行錄原只就人家墓誌銘行述及傳說的話採取寫入其實鄂爾泰張廷玉二人品行已奉上諭論定實係至公至當乃於書內還將他們列入實屬糊塗背謬更無可辯等語謹奏

臣等又將本日尹嘉銓供詞內拆出不載密奏事件及讀宋史泛論朋黨之事兩條覆訊尹嘉銓據供我父親奏疏原不多幾件大約到任謝恩等摺居多家譜凡例內刻這密奏之事不載一語實是空話此時叫我如何指實得出來呢至我讀宋史一篇內有朋黨之說起而父師之教衰等語實是我泛論前代時事至世宗憲皇帝朋黨論我幼時雖曾看見但做這一篇文字的時實在沒有想起怎樣意思實該萬死等語謹奏乾隆四十六年四月十五日

三寶等奏會審尹嘉銓口供摺　繳回硃批檔

大學士臣三寶等謹奏為審明狂悖不法之逆犯請旨速正刑章以快人心事查革職三品京銜尹嘉銓前因遣子賫遞為父尹會一請賜謚法並請將伊父與湯斌等均從祀孔廟二摺欽奉諭旨拿交刑部並令臣等大學士九卿會審業經臣等審明照妄生議論變亂成法例擬斬監候至該犯並不親身賫摺前往尤屬褻慢請旨卽行正法等因具奏在案今據臣英廉及直隸總督袁守侗將抄出該犯家內所著書籍狂悖各條簽出進呈復奉旨令臣等再行會審臣

等隨提該犯將簽出書內各條向其指訊如近思錄以湯斌陸隴其張伯行並伊父尹會一稱爲四子又自稱爲孟子後身直接孔子宗傳又所著隨五草中有朋黨說與世宗憲皇帝御製朋黨論相背謬並擅著本朝名臣言行錄以高士奇高其位蔣廷錫張廷玉鄂爾泰史貽直等列入書內又自將居官時各奏摺刊入家譜且所著各書內稱不願爲臺諫官緘默不能自甘盡言又恐不測又稱世以處士純盜虛聲爲可慮而處士猶思用世可爲不識時務並稱天下大慮惟在下情不通又稱見直道難容欲告歸不果各等語至其家譜稱內妄宗廟宗器及父母死稱薨又將年逾五十不字之李氏女子欲娶爲妾作文表揚種種狂悖不法罔知顧忌及毫無廉恥之處逐加究詰據尹嘉銓供我因平日聽說湯斌等品行好又各有講學的書所以採取些輯成近思錄倣照朱子的書名並將我父親的著作附入因以意爲之亦稱爲四子其實那裏及得顏曾思孟實是我狂妄糊塗至我所寫遺言因去年兒子病故神魂顛倒得了一夢自認做孟夫子後身此不但誕妄且得罪聖人實該萬死至我所稱朋黨之說起而父師之教衰等語實因世宗憲皇帝御製朋黨論幼時雖曾見過未能

記得是以恣意妄談但無知妄作致與世宗憲皇帝御製論相背謬實屬罪該萬死至名臣言行錄五本是我平時看見宋代朱子司馬温公等論本朝人物採取極寬苟有一言一行無不採入是以糊塗主見也倣照此例錄載我朝諸臣但其中文字亦並非我杜撰或在志書行述及墓碑上採取來的今蒙指出高士奇行私納賄高其位由提督擢授大學士毫無政績如何可以列入名臣就是蔣廷錫諸人也並無好處至鄂爾泰張廷玉二人品行曾蒙我皇上於辦理胡中藻案內奉有聖訓論定我還將他列入名臣實屬糊塗背謬況又將我父親尹會一一併列入尤係私心再無可辯又所刻的奏稿自我做藩臬以後節次所上的事件內有條陳奉聖諭指示自己也曉得錯了所以將恭謝聖訓之摺一併刻入共成一本就是因緩決一案奉有申飭諭旨也刻在內其餘並無遺漏這奏疏雖刻在黃檢得罪以前但我不即銷燬劇板存留在家就是我的罪了至我並未曾保舉御史因見明代言官多以抗疏得罪史册上稱贊他不愧御史之職所以有要做御史狠難我不願做臺諫的話其實聖朝並未禁止言官說話亦從無有做御史說話受禍之人又我書內說處士純盜虛聲原

是漢書上的話就是不識時務也是古人說過的這都是我隨筆摹倣古人並沒有指實何人借以誹謗時事但我自己做官又逢如今登明選公之時這些話總不該說的都是我糊塗該死又我說天下大慮惟患下情不通原是大概泛論的話如今皇上洞悉民隱並無下情不通之處我這兩句話並非議論如今的時勢亦非別有意見然我妄生議論就是我的該死又我說直道難容的話係指當日張伯行與巡撫意見不合並非敢於誹謗時政但此等語句妄行載入亦是該死又我用宗廟宗器字樣及母死稱薨之處實非有意僭妄因古人書上所有我就信筆借用未曾檢點至我所書李孝女事一篇因素日知雄縣有姓李的女子守貞不字年逾五十我女人曾要聘他爲妾我那時在京候補並不知道後來女人告訴我就做了這篇文字要表揚他實在我並沒有見過他但他年過五十我還將要娶他爲妾的話做在文章內這就是我廉恥喪盡還有何辯各等語臣等又訊你平日怕你女人本是衆所共知的但因要討女人的好就敢於皇上前求賞翎子據你奏稱你女人說若不得翎子囘來見不得我等語你當時學作女人（硃批改爲你妻二字）聲音狀貌懇切乞恩竟敢於至尊

之前奏這等褻瀆的話難道是講道學的人應該的麽據供我從前在皇上面前求一根翎子若不得翎子回家自覺無顏見他這是真的但我在皇上面前敢于如此陳奏實屬褻慢無禮罪該萬死又問朋黨論經世宗憲皇帝明切曉論原要禁絕朋黨你既曾看見尙敢妄生議論况古來以講學爲名分門立戶卽係朋黨之漸你既做假道學又做名臣言行錄有心標榜就如鄂爾泰張廷玉諸人列入名臣者他子孫自然感激其不得列入者他子孫自然抱怨這不是黨同伐異的惡習就從你而起麽如此悖謬狂妄實在是何意見據供從前世宗憲皇帝御製論我幼時已曾恭閱聖訓乃復因讀前代史書妄生論說總是我喪心病狂天奪其魄至我所做名臣言行錄所列入鄂爾泰張廷玉諸臣實係就現成志書行述等類竊取寫入並非與他們子孫有交結情面但以本朝人物肆意編列就像開出門戶異同惡習至我所做文字中旣云朋黨之說起而父師之教衰乃自己竟先開樹黨之漸實是狂悖糊塗罪應萬死又問你做名臣言行錄豈不知我朝無奸臣亦無名臣如鰲拜甫露專權聖祖於沖齡時卽將伊拏問治罪明珠因有平吳逆之奏是以姑容然亦革退大學士至高

士奇徐乾學等亦不過因行走內廷借端影射爲營私肥橐之計亦隨卽罷斥彼時聖度寬容若鰲拜在此時必卽正法至鄂爾泰于雍正十三年因苗疆已經獲罪張廷玉請配享又因太監乞封典事並不自奏轉令訥親陳奏爲大臣者豈應如此何以也列入名臣從實供來據供我這名臣言行錄將我朝大臣逐代採入雖文字並非我自己所撰但謬將鄂爾泰張廷玉諸人也一併列入毋論我不該評論本朝人物卽鄂爾泰張廷玉一生事跡誰不知道乃我糊塗一併列入今蒙皇上指示我朝無奸臣亦無名臣是是非非難逃聖明洞鑒我如夢方醒自悔以前做出此書真該萬死于今亦悔之無及又問你說古稀老人之稱原出在杜詩但上年皇上已有御製古稀說你斷無不看見的就不該仍留此稱況你曾任大員不比草野無知之徒如何敢如此僭妄呢如今將御製古稀說令你恭閱內中所指前古粃政如强藩外患權臣外戚女謁宦寺奸臣佞倖各事現在有麼我皇上臨御四十六年勵精圖治這纔是自古所稀你如何敢妄稱呢據供我從前自號古稀老人實不知已有御製古稀說今蒙發給我看恭讀之下我皇上聖德神功愛民勤政這纔自古所稀有所指强藩外

患權臣外戚女謁宦寺奸臣佞倖各條實是沒有的我不該仍留此稱自蹈僭妄真是狂悖糊塗毫無可辯又問你妻子既肯替你娶妾爲何必定要揀這五十歲的女子又明知是不嫁的人纔替你聘娶這不是明知道聘娶不成娶來也無益的他就可白得了不妬之名這不是你妻子也學你欺世盜名麼且你既託爲正人君子必當成全此女之名節乃任聽你妻子要聘爲妾實屬蕩無廉恥這難道又是道學麼據供我女人要替我娶這五十歲的女子他原是知道那女子斷不肯嫁我的他不過借此要顯他不妬這原是實情至我任憑他做這樣事實係我毫無廉恥總是平日欺世盜名是以我妻子也就要做欺世盜名之事今蒙詰問我的肺肝已見有何辯呢臣等再四究詰該犯惟稱只求

皇上將我立置重典以爲天下後世之戒這就是皇上的恩典此外實在無可置辯等語叩頭痛哭矢口不移查律載大逆者凌遲處死正犯之期親男年十六以上皆斬其十五以下及母女妻妾姊妹若子之妻妾給功臣之家爲奴財產入官等語今尹嘉銓出身科目宜知名義且又世受國恩先經歷任藩臬後復列職京堂今乃以休致家居竟敢妄自位置自比大賢託名講學謬多著述

以圖欺世盜名又復妄列名臣標目顛倒是非隱啟朋黨之漸且畏懼妻子求

賞花翎冒瀆乞恩甘蹈褻慢甚至以已奉御製古稀說擅敢僭妄仍稱古稀老

人種種狂悖不法實堪痛恨切齒查該犯具摺妄求大典並不親自賫遞已罪

干斬決今其著書行事如此大肆悖逆尤屬罪不容誅相應請旨將尹嘉銓照

大逆律凌遲處死其應行緣坐各犯交直隸總督袁守侗查明報部另行具奏

辦理所有財產照例入官各種所著書籍盡行銷燬此內有已經刊刻者並行

各直省一體查解來京銷燬臣等謹合詞具奏請旨乾隆四十六年四月十七

日

大學士臣三寶

大學士臣英廉

大學士臣稽璜

協辦大學士吏部尚書臣永貴

協辦大學士尚書臣蔡新

右侍郎臣阿肅

右侍郎臣謝墉
戶部尚書臣梁國治
左侍郎臣金簡
左侍郎臣董誥
右侍郎臣福長安
禮部尚書臣德保
左侍郎臣達椿
右侍郎臣德明
右侍郎臣莊存與
兵部尚書和碩額駙忠勇公臣福隆安
尚書臣周徨
左侍郎臣曹文埴
刑部尚書臣德福
尚書臣胡季堂

左侍郎臣覺羅阿揚阿

左侍郎臣杜玉林

右侍郎臣穆精阿

右侍郎臣姜晟

工部尚書臣周元理

左侍郎臣徐績

右侍郎臣諾穆親

都察院左都御史臣羅源漢

左副都御史臣覺羅巴彥學

左副都御史臣汪承霈

通政史司通政使臣夢吉

通政史臣吳綬紹

通政司副使臣賚圖

通政司副使臣趙鋏

參議臣海 福

參議臣藍 應 元

大理寺卿臣德 爾 泰

卿臣李 綬

少卿臣肅 曾 洞 阿

少卿臣劉 天 成

軍機處奏 軍機處檔

臣等遵旨將應訊尹嘉銓各條覆提該犯逐一嚴加訊詰取具供詞恭錄呈覽

並將定擬罪名摺內一併添敘進呈謹奏乾隆四十六年四月十七日

尹嘉銓免其凌遲之罪諭 軍機處檔 實錄 聖訓嚴法紀門卷二零五 東華錄

乾隆四十六年四月十七日奉上諭尹嘉銓由落第舉人用爲部屬洊歷藩

司內擢京卿因其年老無用准予原品休致伊父子兩世受恩理應感激安

靜居鄉以終天年乃今春行在竟敢令伊子賫摺爲伊父尹會一請謚又不親來乞恩卽應治罪因念其爲父私情姑從寬免已於摺內批諭及披閱次摺又爲其父請祀孔廟則更肆無忌憚罪不可逭因降旨將伊拏交刑部治罪並查伊家有無狂悖不法字跡隨據英廉袁守侗於伊京寓及本籍查所著各書則其中狂妄悖謬之處不可枚舉而其猶甚者如朋黨爲自古大患我皇考世宗憲皇帝御製朋黨論爲世道人心計明切訓諭乃尹嘉銓竟有朋黨之說起而父師之教衰君亦安能獨尊於上哉之語古來以講學爲名致開朋黨之漸如明季東林諸人講學以致國是日非可爲鑒戒乃尹嘉銓反以朋黨爲是顚倒是非顯悖聖製誠不知是何肺腸且其書又有爲帝者師之句則竟儼然以師傅自居無論君臣大義不應如此䜿颩以學問而論內外臣工各有公論尹嘉銓能爲朕師傅否昔韓愈尙言自度若世無孔子不應在弟子之例尹嘉銓將以朕爲何如主耶又其書有名臣言行錄一編將本朝大臣如高士奇高其位蔣廷錫鄂爾泰張廷玉史貽直等悉行臚列無論此諸臣居心行事不能及古名臣且以本朝之人標榜當代人物將

來伊子等孫恩怨卽從此起門戶亦且漸開所關朝常世教均非淺鮮卽伊託言仿照朱子名臣言行錄朱子所處當宋朝南渡式微且又在下位其所評騭尙皆公當今尹嘉銓乃欲於國家全盛之時逞其私臆妄生議論變亂是非實爲莠言亂政又尹嘉銓在山東藩司任內面求賞戴花翎且敢於朕前肖述伊妻言狀稱不得賞卽無言相見等語彼時伊毫不知恥而朕之深鄙其人實從此始也然尙欲全伊顏面從未宣示廷臣昨日廷訊伊仍自述不愧此種行徑豈講學者所宜爲耶至其託言夢中神人告以係孟子後身當傳孔子之道又朕御製古稀說頒示中外而伊竟自號古稀老人且欲娶年逾五十之處女爲妾所行種種乖謬出於情理之外其他狂悖誕妄見於所著各書者尙不一而足正所謂少正卯言僞而辯行僻而堅爲所必誅者伊從前經朕屢次保全休致回籍本可終其餘年倖逃法網乃惡積罪盈自行敗露此實天理昭彰可爲天下盜竊虛名妄生異議者之戒連日命大學士九卿等公同反覆研鞫奏請加刑訊問朕尙未允行將伊書內狂悖各條復加親訊伊俯首伏罪自認爲欺世盜名之濫小人懇求立寘重典以彰國

法等語經大學士等按律定擬奏凌遲處死家屬緣坐核其情罪卽予磔誅亦所應得光天化日之下此種敗類自斷不可復留尹嘉銓著加恩免其凌遲之罪改爲處絞立決其家屬一併加恩免其緣坐此朕爲世道人心起見不得不明示創懲以昭炯鑒凡內外大小臣工天下讀書士子均當洗心滌慮各加儆惕引以爲戒若再有如尹嘉銓之狂悖不法一經發覺斷不能復邀尹嘉銓之末減也將此通諭中外知之所有大學士九卿議罪二摺並尹嘉銓爲伊父請諡請從祀二摺俱著發抄欽此

供十三 軍機處檔

問你做名臣言行錄豈不知道我朝無奸臣亦無名臣如鰲拜甫露專權聖祖於沖齡時卽將伊拏問治罪明珠因有平吳逆之奏是以姑容然亦革退大學士至高士奇徐乾學等亦不過因行走內廷借端影射爲營私肥橐之計亦隨卽罷斥彼時聖度寬容若鰲拜在此時必卽正法至鄂爾泰於雍正十三年因苗疆已經獲罪張廷玉請配享又因太監乞封典事並不自奏轉令訥親陳奏

爲大臣者豈應如此何以也列入名臣從實供來供我這名臣言行錄將我朝大臣逐代採入雖文字並非我自己所撰但謬將鄂爾泰張廷玉諸人也一併列入毋論我不該評斷本朝人物卽鄂爾泰張廷玉一生事跡誰不知道乃我糊塗一並列入今蒙皇上指示我朝無奸臣亦無名臣是是非非難逃聖明洞鑒我如夢方醒自悔以前做出此書真該萬死於今亦悔之無及了乾隆四十六年四月十七日

供十四 軍機處檔

問朋黨論經世宗憲皇帝明切曉諭原要禁絕朋黨你既曾看見尚敢妄生議論況古來以講學爲名分門立戶卽係朋黨之漸你既做假道學又做名臣言行錄有心標榜就如鄂爾泰張廷玉諸人列入名臣者他子孫自然感激其不得列入者他子孫自要犯怨這不是黨同伐異的惡習從你而起麼如此悖謬狂妄實在是何意見供從前世宗憲皇帝御製論我幼時已曾恭閱聖訓乃復因前代史書妄生論說總是我喪心病狂天奪其魄至我所做名臣言行錄所

列入鄂爾泰張廷玉諸臣實係就現成志書行述等類竊取寫入並非與他們子孫有交結情面但以本朝人物肆意編列就像開出門戶異同惡習至我所做文字中既云朋黨之說起而父師之教衰乃自己竟先開樹黨之漸實是狂悖糊塗罪應萬死乾隆四十六年四月十七日

供十五 軍機處檔

問你說古稀老人之稱原出在杜詩但上年皇上已有御製古稀說你斷無不看見的就不該仍留此稱況你曾任大員不比草野無知之徒如何敢如此僭妄呢如今將御製古稀說令你恭閱內中所指前古稀政如强藩外患權臣外戚女謁宦寺奸臣倖倖各事現在有麼我皇上臨御四十六年勵精圖治這纔是自古所稀你如何敢妄稱呢供我從前自號古稀老人實不知已有御製古稀說今蒙發給我看恭讀之下我皇上聖德神功愛民勤政這纔是古所稀有所指强藩外患權臣外戚女謁宦寺奸臣倖倖各條實是沒有的我不該仍留此稱自蹈僭妄真是狂悖糊塗毫無可辯乾隆四十六年四月十七日

供十六 軍機處檔

問你從前懇求皇上賞戴翎子據你奏稱不得翎子囘去見不得妻子你既是講道學的人如何畏懼妻子叫妻子拿住呢况你在至尊之前敢於奏這等褻瀆的話這又是講道學人應該的麽供我從前懇求皇上賞給翎子有不得翎子囘去見不得妻子的話實因我平日畏懼妻子曾經在他跟前說過將來必定要在皇上面前求一根翎子若不得翎子囘家自覺無顏見他這是真的但我在皇上面前敢於如此陳奏實屬褻慢無禮罪該萬死乾隆四十六年四月十七日

供十七 軍機處檔

問你妻子既肯替你娶妾爲何必定要揀這五十歲的女子又明知是不嫁的人纔替你聘娶這不是明知道聘娶不成娶來也無益的他就可白得了不妬之名這不是你妻子也學你欺世盜名麽且你既託爲正人君子必當成全此

女之名節乃任聽你妻子要聘爲妾實屬蕩無廉恥這難道又是道學麽供我女人要替我娶這五十歲的女子他原是知道那女人斷不肯嫁我的他不過借此要顯他不妬這原是實情至我任憑他做這樣事實係我毫無廉恥總是我平日欺世盜名是以我妻子也就要做欺世盜名之事今蒙詰問我的肺肝已見有何辯呢乾隆四十六年四月十七日

明闢尹嘉銓標榜之罪諭 軍機處檔 實錄 聖訓聖德門卷二四 東華錄

乾隆四十六年四月十八日奉上諭尹嘉銓所著各書內稱大學士協辦大學士爲相國夫宰相之名自明洪武時已廢而不設其後置大學士我朝亦相沿不改然其職僅票擬承旨非如古所謂秉鈞執政之宰相也況我朝列聖相承乾綱獨攬百數十年以來大學士中豈無一人行私者然總未至擅權執法能移主柄也大學士之於宰相雖殊其名而其職自在如明季嚴嵩豈非大學士而其時朝政不綱竊弄威福至今稱爲奸相可見政柄之屬與不屬不係乎宰相大學士之名在爲人君者之能理政與否耳爲人君者果

能太阿在握威柄不移則備位綸扉不過委蛇奉職領袖班聯如我皇祖聖祖仁皇帝皇考世宗憲皇帝曁朕躬臨御四十六年以來無時不以敬天愛民勤政爲念復有何事藉爲大學士者之參贊乎卽如傅恒任大學士最久亦僅以盡忱勤職自効今伊身後十餘年朕於庶務豈致廢而不理乎昔程子云天下之治亂繫宰相此祇可就彼時朝政闒冗者而言若以國家治亂專倚宰相則爲之君者不幾如木偶旒綴乎且用宰相者非人君其誰爲之使爲人君者深居高處以天下之治亂付之宰相大不可使爲宰相者居然以天下之治亂爲已任而目無其君尤大不可也至協辦大學士職本尙書不過如御史裏行學士裏行之類獻諛者亦稱之爲相國獻諛者已可深鄙而自爲協辦者亦儼然以相國自居不更可嗤乎從前傅恒於乾隆十三年扈從東巡因行在令其暫攝協辦事務其時直隸布政使辰垣遂以大學士稱之伊深以爲媿如此庶爲知恥識大體之人而此外諸臣恐未必皆然矣乃尹嘉銓槩稱爲相國意在諛媚而陰邀稱譽其心實不可問至名臣之稱必其勛業能安社稷方爲無媿然社稷待名臣而安之已非國家之福況歷

觀前代忠良屈指可數而奸佞則接踵不絕可見名臣之不易得矣朕以爲本朝紀綱整肅無名臣亦無奸臣何則乾綱在上不致朝廷有名臣奸臣亦社稷之福耳乃尹嘉銓竟敢標列本朝名臣言行錄妄爲臚列謬致品評若不明闢其非則將來流而爲標榜甚而爲門戶爲朋黨豈不爲國家之害清流之禍乎總之人君果能敬天愛民勤政自能庶事惟和百工熙載否則雖有賢相亦何裨政事我國家世世子孫能以朕心爲心整綱維而勤宵旰庶幾永凝庥命垂裕萬年所謂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可弗凜歟將此申諭中外知之**欽此**

尹嘉銓年譜妄行記載**諭** 軍機處檔 東華錄 實錄 聖訓愼刑門卷一一八

乾隆四十六年四月十八日奉上諭昨閱尹嘉銓自著年譜載其在大理寺卿任內與刑部簽商緩決一條夫明刑所以弼教準律定罪或輕或重皆視其人之自取執法者惟當斟酌平允不得意爲軒輊俾犯者輸情服罪無可市恩亦無所歸怨不問刑衙門內而法司外而地方官遇有案件自應悉心

研究彼此講論務使情真罪當郎司官之於堂官州縣之於府府之於臬司臬司之於督撫凡有寬嚴不中之處皆許其據案直陳若上官意涉偏私有乖允當司員等所爭果是原可不隨同畫押或竟自行陳奏朕方將嘉其持正不阿即外吏亦准直揭部科秉公定議要之皆爲公事起見不得少涉私心也夫從寬從嚴視其人之自取而寬之嚴之均無所容心於其間若議獄者不求其平固不可也而求其平之後與己原無涉也有心求平甚至自訂是出於市恩沽譽之私其可乎若朕亦欲博寬大之名將秋審情實人犯全予免勾爲陰德豈不更大而使國家刑章憲典竟成虛設有是理乎昔雋不疑每錄囚還其母輒問平反幾何人歐陽修文亦載其母述其父之言謂求生不得則死與我無憾此雖婦人之仁然其所言亦祇爲辯明寃枉者言之耳非謂弗寃枉者概當從輕縱也若如尹嘉銓所載是自博寬厚之名而歸過他人且以所辦公事退而私自記載以冀無識之徒妄爲稱譽其尙可至問乎朕矜愼庶獄惟期大中至正雖匹夫匹婦之細亦必確覈案情心折衷當若徒以姑息爲念致失情法之平乖止辟之義朕不爲也因尹嘉銓欺世

盜名妄行記載一事明切宣諭內外問刑衙門將朕此旨各錄一通懸之公署觸目警心共矢詳慎以臻協中之治其凜遵毋忽特諭欽此

嚴查尹嘉銓所著書籍解燬諭 軍機處檔 實錄

乾隆四十六年四月二十日奉上諭現據英廉袁守侗查抄尹嘉銓京寓及本籍所著各書其中狂妄悖謬之處不可枚舉業經飭令銷燬尹嘉銓悖謬書籍旣多其原籍親族戚友必有存留之本著傳諭袁守侗明切曉諭令其將書籍板片悉行呈出毋任隱匿一並解京銷燬至尹嘉銓曾任山東山西甘肅司道其平日任所必有刊刻流傳之處並著傳諭該督撫等詳悉訪查如有書籍板片卽行解京銷燬倘查辦不實致有隱漏別經發覺必將原辦之該督撫等治罪所有查出各書原單著抄寄各督撫遵照嚴切辦理如有單內未經查開而直隸及各省別有刊刻尹嘉銓所著詩文亦卽詳查書本及板片解京將此一併諭令各省督撫知之欽此

軍機處奏 軍機處檔

臣等遵旨傳詢勵守謙因何為尹嘉銓照料後世之處並令其查明家內有無尹嘉銓所著各書卽速盡行繳出勵守謙叩頭伏罪據稱尹嘉銓係守謙妻舅因尹嘉銓女人求為照料一時糊塗略為料理蒙皇上天恩不加治罪感激無地至尹嘉銓書籍守謙卽當細心詳查繳出倘有不實不盡願甘治罪等語本日據勵守謙將尹嘉銓各種書籍板片開單呈繳前來謹將原單一併進呈謹奏乾隆四十六年四月二十三日

軍機處奏 軍機處檔

臣等遵旨將勵守謙繳出尹嘉銓所著各書現與英廉及袁守侗等查出各書細心核對另行進呈其大清典禮一書係尹嘉銓在會典內摘出各條又名四禮典要謹將二書一併呈覽謹奏乾隆四十六年四月二十三日

閔鶚元奏查抄彭知縣藏刻尹嘉銓書籍摺 軍機處檔

江蘇巡撫臣閔鶚元謹奏爲遵旨查起書板恭摺覆奏事竊臣於本月二十二
日接兵部三百里火票遞到辦理軍機處尚書額駙公福隆安字寄內開乾隆
四十六年四月十四日奉上諭據英廉奏查辦尹嘉銓所著各書內有近聖編
四本云云見本案七頁欽此遵旨寄信前來臣當卽飛飭臬司塔琦督令該府
封赴已故山東汶上縣知縣彭紹謙家查起據紹謙之子舉人彭希韓將近聖
縣板片一百十八塊封面簽條三塊並刷訂書八部當行繳出訊據彭希韓供
編奉查尹嘉銓近聖編書板緣希韓故父曾任山東汶上縣知縣經山東藩司
稱嘉銓將近聖編囑令寄蘇刊刻希韓父於三十六年告假回籍三十七年刻
尹印出樣本共十部因路遠難寄止將二部寄還尹嘉銓因未得回信餘存八
竣及板片俱未寄去希韓父旋於四十年病故板片存擱至今此書止印過十
部除寄尹嘉銓外所餘八部現存並未送過他人亦未替他刻過別樣書籍至
部此書刻板刷印俱係書店王景桓經手的今奉查繳現將板片一百十八塊
面簽條三塊並存書八部一併呈繳再檢查家內尚有大淸典禮孝經列傳孝
經分傳聖功指要聖門指路家禮存義官箴切要作吏要言書八本俱係希韓

故父在山東時尹嘉銓所送今未敢存留在家一並呈繳求鑒察等情并提訊書鋪王景桓供稱此書係店內所刻除三十七年刻就時彭紹謙印過十部外餘再無刷印流傳斷不敢隱藏揑飾自取重譴等語由司詳請覆奏并將繳出書板及各書本申送前來臣覆查無異除將近聖編一部并大清典禮孝經列傳等書八本先行咨送軍機處查核近聖編板片及印本七部俟隨後另交委員解京銷燬并飭屬通行曉諭如有尹嘉銓所著各書一體繳出送京銷燬無許存留外所有查起板片書本訊明供情分別解京查銷緣由理合恭摺由驛馳遞覆奏伏祈皇上睿鑒謹奏乾隆四十六年四月二十七日

乾隆四十六年五月初七日奉硃批覽欽此

附片

再臣前在刑部與尹嘉銓同任司員復蒞外任曾經尹嘉銓寄送伊所刻之書今檢出存有十二種除所有大清典禮孝經列傳孝經分傳聖功指要聖門指路家禮存義官箴切要作吏要言等書八種係與彭希韓繳出書重複隨後另行彙解外今將小學義疏四本官方寶鑑一本四禮典要一本閨範圖一本一

併先行咨送軍機處查核謹奏

閔鶚元遵諭查繳近聖編書板並大清典禮等書封送咨 軍機處檔

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理糧儲提督軍務巡撫江寧等處地方閔爲咨送事竊照乾隆四十六年四月二十二日承准辦理軍機處尙書額駙公福字寄內開欽奉上諭據英廉奏查辦尹嘉銓所著各書內有近聖編四本據尹嘉銓供此書是我在山東藩司任內纂的有汶上縣彭知縣看見說此書甚好帶到蘇州去刻他只帶了刻樣與我不想他就病故了也就無人再刷寄來等語尹嘉銓所著各書種種狂妄迂謬不可枚舉現交軍機大臣重複校勘加籤進呈至其所著近聖編一書現在伊家內搜查並無此種書籍業據尹嘉銓供出此書係汶上縣彭知縣帶到蘇州刊刻刷樣寄伊核對則此書自然刷印流傳著傳諭閔鶚元卽派員查明彭知縣家內幷書坊刻字店起出此書板片並訊明該員家屬有無刷印流傳之本及坊間書賈刊刷印行之處並著出示曉諭一體查明繳銷委員解京將此諭令知之欽此等因當卽飭委臬司督同

府縣查起近聖編板片書籍去後據已故山東汶上縣知縣彭紹謙之子舉人彭希韓將近聖編書板一百十八塊幷書八部又繳出尹嘉銓所纂大清典禮書等八本除恭摺奏覆外應將查出近聖編先檢一部計四本同彭希韓另繳尹嘉銓所纂之大清典禮孝經列傳孝經分傳聖功指要聖門指路家禮存義官箴切要作吏要言書八本並本部院附奏恭繳尹嘉銓所送小學義疏四本官方寶鑑一本四禮典要一本閨範圖一本一幷固封呈送辦理軍機處大人查核至近聖編板片及印本七部隨後另行委員解京銷燬合幷陳明爲此咨呈軍機處大人請煩查照施行須至咨呈者乾隆四十六年四月二十七日

通行查禁尹嘉銓自著各書諭 軍機處檔

乾隆四十六年五月十二日奉上諭前以尹嘉銓所著各書多狂妄悖謬之處因傳諭各督撫實力查辦解京銷燬如查辦不實致有隱漏別經發覺必將原辦之督撫治罪此內如小學等書本係前人著述原可毋庸銷燬惟其中有經該犯疏解編輯及有序跋者卽當一體銷燬至其自著各書尤當實力通行查

禁書再傳諭各督撫務須嚴切查辦將查出各書遵照前旨解京銷燬毋令稍有存留致干咎戾將此傳諭知之欽此

軍機處奏 軍機處檔

遵旨令臣等查尹嘉銓原籍及京寓查出各書內近聖編一書據閔鶚元摺內稱係彭希韓之父代尹嘉銓刊刻曾經刷印十部將二部寄交尹嘉銓家內現存八部今先解送一部其餘七部同板片隨後解京等語玆查袁守侗抄出尹嘉銓原籍各書內祇有近聖編一部其京寓並無此書或係流傳在外前于寄信各督撫諭旨內飭令查繳各書并板片業將近聖編開入清單一併查銷俟各省解京另行奏繳銷燬外今將尹嘉銓原籍及京寓並閔鶚元呈繳應行全燬各書開單進呈銷燬再小學等書雖係前人著述原可毋庸銷燬惟其中有該犯疏解評註者難以撤出應一併全燬謹奏乾隆四十六年五月十三日

附應行銷燬尹嘉銓書籍單

近思錄三編四編

隨五草擇言

皇清名臣言行錄

尹氏家譜

思誠軒奏疏

隨五草尺牘

偶然吟

講習錄續編

觀摩錄

二山尺牘

就正錄

尹子端年譜

升香紀勝

尹母行狀

偶然吟續編

共學編

蒙求規

真率集

揚風錄左編

揚風錄右編

揚風錄後編

揚風錄和樂集

古文辨義

學文辨義

博陵唱和詩

詩經解略觀

顏學擇善

忠誠軒雜著

唐詩與

唐詩觀

學禮採本

詩續

見善錄

見善錄續編

大房紀勝

真率集續編

近聖編

旣見錄續編

照華詩草亦名旣見錄

甘藩觀風錄

甘肅雜詠

見賢錄

格言彙編
心圖詩序
官方寶鑑
健餘堂紀恩集
揚風錄節烈集
既見錄
甘藩偶錄
聖功指要
官箴切要
四禮典要
閨範圖
辭達編
四鑑廣編
删後詩

致用編
敢問錄
省身錄
彊識錄
思誠軒筆記
寓目錄
隨五筆記
師儒鏡
賢王鏡
賢士鏡
賢母鏡
良相鏡
循吏鏡
略觀錄

壯學錄續編

聖門指路

存人說約

志士八則

心箴十二義

學道指歸

博陵尹氏試草

閑邪鑰

以上七十九種俱係尹嘉銓著述編纂應行銷燬

儀禮探本尹嘉銓疏

共學約尹會一撰尹嘉銓疏

小學大全尹嘉銓輯

以上三種係尹嘉銓疏輯亦應銷燬

女孝經唐陳邈妻鄭氏撰尹嘉銓妻李氏序應撤燬

家禮存義即朱子家禮尹嘉銓序應撤燬

綱目凡例釋疑劉希孟撰尹嘉銓序應撤燬

作吏要言葉鎮撰尹嘉銓序應撤燬

絜矩編係歸有光等程墨尹嘉銓序應撤燬

尹氏宗法尹會一撰內東章新阡祭田記有尹嘉銓跋應撤燬

以上六種俱應分別撤燬

貽教堂傳書內計書十種合裝一套除應燬之聖功指要官箴切要四禮典要閨範圖小學大全內之一疏內外篇共六種及應撤燬之家禮存義女孝經二種已開列見前外所有孝經列傳係晉陶潛撰孝經分傳係朱子刊誤本均尹會一校刊並無尹嘉銓序跋無庸銷燬

以上書一套或全燬或撤燬或無庸銷燬應分別辦理

辨異錄

覩死錄

无悶鏡

以上四種及近聖編一種翰林院查片內稱此五種書名見尹嘉銓年譜現檢其京寓書籍無此五種茲核對勵守謙呈出之書亦並無之惟直督袁守侗所繳各書有近聖編一部除寄信蘇撫閔鶚元查追板片及印本外業已開列見前令各直省查繳其辨異錄等四種雖據翰林院詰問尹嘉銓供稱俱抄本遺失無存但恐其前此或曾送人閱看別有傳寫之本各直省應一例繳燬

上恆山北嶽詩山西

上照濟廟詩山西

憩同樂亭詩山西

過三賢里詩山西

五賢祠碑記山東

甘藩存義記甘肅

重建蘭山三台閣記甘肅

以上石刻七種各直省如有流傳搨本俱應繳銷其豎碑摩崖之地該省應查明磨燬據挑發知縣錢汝器具呈懇請代奏恭謝天恩理合將原呈進呈謹奏乾隆四十六年五月十三日

袁守侗奏嚴查尹嘉銓書籍摺 軍機處檔 繳回硃批檔

直隸總督臣袁守侗謹奏爲奏覆事乾隆四十六年五月初九日准尚書額駙公福隆安字寄四月十九日奉上諭現據英廉袁守侗查抄尹嘉銓京寓及本籍所著各書其中狂妄悖謬之處不可枚舉云云 見本案二十四頁 欽此臣伏查尹嘉銓本籍各書刻板前經查起過一千三百二十一塊同書籍一併解交大學士英廉查辦在案其京寓有無藏板以及此外有無遺漏現在咨會英廉將所刊各書與板片逐一查對如尚未齊全卽再行根查搜繳至尹嘉銓之欺世盜名已非一日其悖謬各書既經刊刻誠如聖諭原籍親族戚友必有分送存留之本臣已飛札剴切曉諭各道府廳州縣轉飭所屬凡與尹嘉銓素有瓜葛往來者其收存單開書籍板片統限文到三個月內悉行呈繳如果遵照依

限繳出毫不加譴倘敢任意隱匿一經發覺定照收藏違禁書籍例治罪至單開各書之外如另有刊刻尹嘉銓所著書文亦一體詳細查繳同板片送京斷不任其稍有隱漏統俟各屬繳送到日彙行解京銷燬外所有臣遵旨查辦緣由謹先恭摺奏覆伏祈皇上睿鑒謹奏乾隆四十六年五月十七日

乾隆四十六年五月十九日奉硃批覽欽此

雅德奏查繳尹嘉銓書籍摺 軍機處檔 繳回硃批檔

山西巡撫臣雅德跪奏爲欽遵諭旨恭摺覆奏事竊臣於五月十一日承准尚書額駙公福字寄內開乾隆四十六年四月十九日奉上諭現據英廉袁守侗查抄尹嘉銓京寓及本籍所著各書其中狂妄悖謬之處不可枚舉云云見本案二十四頁欽此幷抄寄書目清單及各種石刻令於豎碑摩崖之處查明磨毀等因欽遵到臣伏思尹嘉銓世受國恩竟敢昧盡天良肆行狂悖所著謬妄書籍豈容隻字存留臣欽遵諭旨隨飛飭藩臬兩司暨各該道府督令所屬查照現開書單名色及尹嘉銓前在山西按察司任內有無別樣刊刻書文板片

於學宮官舍書肆坊間徹底嚴查並明切曉諭闔屬紳士凡有留藏各種書文字跡悉行呈繳一面飭將石刻恒山等境詩句碑崖立時剷削流傳拓本盡數追尋一併解京銷燬臣惟有嚴切督催實力查辦務期盡淨斷不敢稍任隱漏以致別經發覺自干罪譴所有遵旨辦理緣由理合恭摺覆奏伏乞皇上睿鑒謹奏乾隆四十六年五月十八日

乾隆四十六年五月二十三日奉硃批覽欽此

富勒渾覆奏查繳尹嘉銓書籍摺 軍機處檔・繳回硃批檔

河南巡撫臣富勒渾跪奏為欽奉諭旨恭摺覆奏事本年五月十二日承准尚書額駙公福字寄內開欽奉上諭現據英廉袁守侗查抄尹嘉銓京寓及本籍所著各書其中狂妄悖謬之處不可枚舉等因欽此並抄錄書單一紙寄信到臣查尹嘉銓平日著書既多流傳必廣似此狂悖書籍必當盡燬無遺且豫省相距尹嘉銓原籍較近保無存留隱諱之人臣遵卽明切曉諭並通飭各屬督同教職各官實力蒐查凡有前項書籍飭令卽行呈繳如單內未經列入別有

尹嘉銓所著書文勿論板片書本均令一體繳出解京銷燬不使少有遺存隱匿所有欽遵諭旨查辦緣由理合恭摺覆奏伏乞皇上睿鑒謹奏乾隆四十六年五月十九日

乾隆四十六年五月二十五日奉硃批覽欽此

舒常等奏查繳尹嘉銓書籍摺軍機處檔

廣湖總督臣舒常湖北巡撫臣鄭大進跪奏爲遵旨奏覆事本年五月十六日奉上諭尹嘉銓所著各書其中狂妄悖謬之處不可枚舉飭令銷毀等因欽此臣等伏查尹嘉銓悖謬書籍既多楚省爲四達之區凡賈豎鬻販或持贈流傳應所恆有臣等通飭各州縣暨現委查禁書各員欽遵諭旨查照單開名目及單內未經查開凡係尹嘉銓所著書文板片併摹搨碑記等類盡數蒐繳去後玆先據省城首邑江夏縣知縣王裕增在於書攤查獲貽教堂傳書一函內孝經列傳孝經分傳二部係接奉抄發原單內未經開載之書又家禮存義四禮典要聖功指要官箴切要女孝經閨範圖共八種各一本又小學大全一函共

五本又據委員教職等在於省城書坊查獲絜矩編七部並板片二副又於漢陽府城暨漢口鎮各書坊查獲絜矩編共一百三十五部並板片二付由藩臬兩司繳驗具稟前來臣等查現在武昌漢陽二處已繳獲絜矩編翻板四付其流傳必廣除現獲各書及板片另行解京請旨銷燬並遍飭細加蒐繳淨盡毋使稍有隱漏外所有奉到諭旨欽遵查辦並已獲書本板片緣由臣等謹先行恭摺奏覆伏乞皇上睿鑒謹奏乾隆四十六年五月二十九日

乾隆四十六年閏五月十九日奉硃批覽欽此

姚成烈奏搜查尹嘉銓所著書籍摺 軍機處檔，繳回硃批檔

廣西巡撫臣姚成烈跪奏爲遵旨嚴查尹嘉銓悖謬書籍恭摺覆奏事乾隆四十六年五月二十三日接奉四月十九日上諭現據英廉袁守侗查抄尹嘉銓京寓及本籍所著各書其中狂妄悖謬之處不可枚舉云云欽此并另單開列悖謬書目九十三種石刻七種等因臣查尹嘉銓世受國恩最爲深重乃尹嘉銓於休致之後妄行陳奏請求謚法復將伊父妄請從祀孔廟種種狂悖實屬

目無法紀臣前於欽奉上諭恭閱之下隨經司欽遵刊頒遍示使粵西漢土官
民共知凜國法而正人心茲又卽行司將書目石刻各名件通飭各屬遍行示
諭務須嚴切辦理不得稍事玩忽存留片紙隻字致干罪戾臣查尹嘉銓原籍
直隸曾任山東山西甘肅等省司道所有粵西現任各官內或有與尹嘉銓同
鄉或先任山東山西甘肅等處官員之人又或粵西本省紳士中曾任直隸山
東山西甘肅等省並有與尹會一尹嘉銓同年同官者先令逐一確查取結次
將讀書蓄書之家遵照從前欽奉諭旨查繳違礙書籍之例責成府州縣教官
廣行曉諭幷多張出示家喻戶曉務期搜查盡淨另容專摺具奏外所有接奉
諭旨嚴查辦理緣由先行恭摺覆奏伏祈皇上睿鑒謹奏乾隆四十六年五月
二十九日

乾隆四十六年六月初三日奉硃批覽欽此

巴延三奏查辦尹嘉銓書籍摺 軍機處檔

兩廣總督臣巴延三跪奏爲恭奉諭旨事乾隆四十六年五月二十五日承准

尙書額駙公福隆安字寄四月十九日奉上諭現據英廉袁守侗查抄尹嘉銓京寓及本籍所著各書等因欽此臣查尹嘉銓曾任司道世受國恩乃敢毫無忌憚肆其狂吠其所著各書自應概行銷燬毋使稍有遺留臣遵奉諭旨已抄錄書目札飭東西兩司通行各屬及各學教官一體欽遵查照細加蒐訪並廣行出示凡有收藏尹嘉銓所著各書者俱令卽時繳出毋許隱匿有板片者將板片一併追出送銷或別有刊刻書文單內未經查開者俱卽一體呈繳如有隱匿一經查出卽重治其罪仍嚴飭各屬務須搜查淨盡毋得稍有遺漏除俟查繳到日卽行解京銷燬外所有臣現在遵辦緣由合先恭摺奏聞伏乞皇上睿鑒謹奏乾隆四十六年閏五月初八日

乾隆四十六年六月十七日奉硃批覽欽此

李本奏查辦尹嘉銓書籍摺 軍機處檔

貴州巡撫臣李本跪奏爲欽遵諭旨查辦緣由恭摺覆奏事乾隆四十六年五月二十二日接准尙書額駙公福隆安字寄奉上諭現據英廉袁守侗查抄尹

嘉銓京寓及本籍所著各書其中狂妄悖謬之處不可枚舉等因欽此欽遵寄

信到臣伏念士子讀書原期通理達義人臣奉上首在無欺詎尹嘉銓世受國

恩歷官中外洊列卿班予告歸田不思感激聖慈力敦守節乃敢悖常滅理妄

瀆宸聰又復編著各書大肆狂吠實屬人臣共憤罪無可逭臣與尹嘉銓素矚

認識從未見其文句詢之在省司道等官有曾經一面者有素無往還者俱無

令逐細檢查皆稱並無存留尹嘉銓所著書籍因思伊雖未歷過黔省但恐通

省文武及本地紳衿或有與伊通家年誼曾經收其著述亦未可定臣已遵旨

照錄書目清單徧行所屬嚴飭上緊蒐羅繳送解京銷燬倘有隱匿存留一經

查出卽行參究治罪務期查繳淨盡不使片板隻字仍有傳流所有臣欽遵諭

旨查辦緣由理合先行恭摺覆奏伏祈皇上睿鑒謹奏乾隆四十六年閏五月

初八日

乾隆四十六年六月二十四日奉硃批覽欽此

雅德奏勒限搜羅尹嘉銓著述摺 軍機處檔

山西巡撫臣雅德跪奏為欽奉諭旨恭摺覆奏事竊臣于五月二十四日奉上
諭前以尹嘉銓所著各書多狂悖妄謬之處因傳諭各督撫實力查辦解京銷
燬等因欽此臣伏查尹嘉銓所著謬妄各書臣前奉諭旨隨經督令兩司及各
道府率所屬查照單開名目並該犯前往山西臬司任內有無別樣刊刻書文
板片徹底嚴查並將石刻恆山等境詩句碑崖飛飭剷削緣由於五月十八日
覆奏在案茲遵聖訓臣惟有益加凜惕實力督辦凡小學等書內有經尹嘉銓
疏解編輯及列有序文者一併呈繳外至其自著各書尤不容隻字隱漏現在
勒限稽查務期搜羅淨盡解京銷燬斷不敢稍任留存自干重咎所有遵旨辦
理緣由理合恭摺覆奏伏乞皇上睿鑒謹奏乾隆四十六年閏五月十二日

乾隆四十六年閏五月二十一日奉硃批覽欽此

郝碩奏解燬尹嘉銓書籍摺 軍機處檔

江西巡撫臣郝碩謹奏為遵旨查出尹嘉銓刊傳書籍板片奏聞解毀事本年
五月十七日承准尚書額駙公福隆安字寄內開乾隆四十六年四月十九日

奉上諭現據英廉袁守侗查抄尹嘉銓京寓及本籍各書云云欽此又於閏五月初八日承准尙書額駙公福隆安字寄乾隆四十六年五月十二日奉上諭前以尹嘉銓所著多狂妄悖謬之處云云欽此欽遵先後寄信到臣臣跪誦之下仰見皇上維持名教嚴示防閑不使欺世盜名之徒尙留犬吠狼嗥於聖世臣於接奉初次諭旨之日飭行藩臬二司並分札各道府傳諭官紳士庶凡有收藏者立卽呈出玆據先後繳到聖功指要等書印本共三百八十一部又書板六十六塊刊字十四張皆係尹嘉銓自撰之書概應銷燬除將各書印本板片委員解交軍機處查收銷燬外理合會同署兩江督臣薩載江西學政臣胡高望恭摺奏聞並開列淸單恭呈御覽臣仍再行諄飭各屬實力蒐查此後如有續繳之書歸於彙燬禁書內一并解京銷燬合併陳明伏乞皇上睿鑒謹奏

乾隆四十六年閏五月十七日

乾隆四十六年六月十三日奉硃批覽欽此

附書籍板片淸單

江西巡撫臣郝碩謹奏今將查出尹嘉銓各種書籍印本板片開具淸單恭呈

御覽計開

聖功指要六部

家禮存義五部

官箴切要四部

四禮典要三部

見善錄三部

女孝經四部

小學義疏二部

小學考證一部

大清典禮二部

揚風錄二部

作吏要言二部

官方寶鑑一部

真率集續編三部

隨五草六部
講習錄續編二部
觀摩錄三部
志事八則一部
學道指歸一部
共學編二部
詩續四部
聖門指路一部
升香紀程一部
北學續編一部
閫範圖二部
既見錄一部
偶然吟一部
四鑑錄續編一部

絜矩編三百十六部

又絜矩編印板二副計六十六塊

存人說約刊字十一張

求己眞詮刊字一張

希聖宗傳刊字一張

修能要道刊字一張

以上共書三百八十一部

書板六十六塊

刊字十四張

國泰奏查燬尹嘉銓書籍並由五賢祠內撤去施閏章等配享摺軍機處檔

山東巡撫臣國泰跪奏爲遵旨查辦事本年五月初十日奉上諭現據英廉袁守侗查抄尹嘉銓京寓及本籍所著各書其中狂妄悖謬之處不可枚舉業經飭令銷燬等因欽此又于五月二十三日奉上諭前以尹嘉銓所著各書多狂

妄悖謬之處因傳諭各督撫實力查辦解京銷燬等因欽此臣遵經先後轉飭
按照單開書目及石刻詩文嚴查繳銷務期盡淨庶狂悖邪言不致片紙隻字
存留況尹嘉銓志切鶩名凡其任宦所至名勝之區伊必留有題咏因于單開
五賢祠之外飭令一體詳細確查毋使稍有遺漏今現查出尹嘉銓有九日登
歷山詩石刻一塊應同單開五賢祠碑記一塊均已飭令一併磨燬推搨合抄
錄原文詩句敬呈御覽再查該祠建在歷城縣水面亭之東原係前明贈禮部
尚書許逵謚忠節享祀之祠嗣于康熙五十二年因前明薛瑄謚文清王守仁
謚文成祠宇傾頽均移入許祠聽士民奉祀此三賢祠之所由來也乃尹嘉銓
祖狥鄉誼欲將黃叔琳列入於藩司任內授意士民呈請復益以曾入名宦之
施閏章合而爲五朦混前撫學二臣富尼漢韋謙恆批行府縣查議經原任歷
城縣知縣萬縣前原任濟南府知府趙瓚由司議詳批允增三爲五題額五賢
伏查薛瑄王守仁許逵均係前明予謚之臣而施閏章黃叔琳乃係國朝學臣
既未欽給謚典且施閏章已入名宦原不藉此以賴士民私祀尹嘉銓欲借以
攀援俾黃叔琳得以入祠復于祠內豎立碑石顯示事由己出以博其後人之

感念卽此愈見其私今經臣查實似應將施閏章黃叔琳牌位撤出仍存其舊三賢牌位聽士民奉祀以免混淆至奉行應燬尹嘉銓所著各書現已查出絜矩編既見錄小學義疏並尹會一所著小學纂註共書四種計二百六十六部存貯書局現仍按單嚴查此外各書板片俟有繳到卽一併彙繕清單具奏解京銷燬所有遵旨查辦緣由理合恭摺具奏伏祈皇上睿鑒謹奏乾隆四十六年閏五月十八日

乾隆四十六年閏五月二十六日奉硃批是該部知道欽此

劉墉奏解繳已獲尹嘉銓著述摺 軍機處檔 繳回硃批檔

湖南巡撫臣劉墉跪奏爲遵旨奏覆事本年五月十八日承准尚書額駙公福隆安字寄內開四月十九日奉上諭尹嘉銓所著各書其中狂妄悖謬之處不可枚舉等因欽此又閏五月十三日承准尚書額駙公福隆安字寄五月十二日奉上諭尹嘉銓所著各書此內如小學等書等因欽此欽遵臣伏查尹嘉銓悖謬書籍名目既多流傳必廣當卽率同藩司通飭各屬幷委查書籍各員遵

照單開名目及單內未開凡係尹嘉銓所著書文無論新刊舊刻及板片等類盡數蒐繳去後茲據藩司陳用敷詳稱據委員趙曾益獎在廷會同長沙善化二縣在省會書坊查獲尹嘉銓所刊絜矩編四十三部又王步青小題匯覽及塾課續編內有尹嘉銓所作時文共五篇繳驗前來其餘各書凜遵諭旨現在嚴切查辦毋使稍有存留所有已獲書本俟續有蒐繳彙總解京銷燬外臣謹先行恭摺奏覆伏乞皇上睿鑒謹奏乾隆四十六年閏五月十八日

乾隆四十六年六月十九日奉硃批覽欽此

陳輝祖奏嚴查尹嘉銓著述摺 軍機處檔 繳回硃批檔

閩浙總督兼管浙江巡撫臣陳輝祖謹奏爲欽奉上諭事本年五月十六日承准尚書額駙公福隆安字寄乾隆四十六年四月十九日奉上諭現據英廉袁守侗查抄尹嘉銓京寓及本籍所著各書其中狂妄悖謬之處不可枚舉云云見本案二十四頁欽此遵旨寄信前來臣敬謹跪讀當查尹嘉銓係好竊儒名倚附士林之犯其平日著作恐有分散傳播及投送寄交之處隨卽分委佐雜

教職等官在於省城內外各書鋪并藏書之家逐一認真訪查據覆並無尹嘉銓書籍板片各具甘結呈繳但尹嘉銓所著書籍不少更恐另有流傳匿浙省外府州縣書坊及讀書之家尙多且湖州書賈每向各處搜羅收買新舊書集販賣必須遍加查訪已飭藩臬兩司通飭各屬選派曉事教職一面親自查辦如有尹嘉銓所著書籍板片及刻本抄本卽行稟送解京銷燬仍另行專員察訪各委員是否認眞查收正在具摺奏覆間閏五月十一日又承准尙書額駙公福隆安字寄乾隆四十六年五月十二日奉上諭前以尹嘉銓所著各書多狂妄悖謬之處因傳諭各督撫實力查辦解京銷燬云云見本案二十七頁欽此遵旨寄信前來臣卽欽遵復飭藩臬兩司通行各屬諄切催督遵照查辦勿令稍有憹漏致干查出必罹參處外所有遵旨查辦緣由謹恭摺具奏伏乞

皇上睿鑒謹奏乾隆四十六年閏五月二十日

乾隆四十六年六月十二日奉硃批覽欽此

福康安等奏查繳尹嘉銓著述及板片摺 軍機處檔

雲貴總督臣福康安雲南巡撫臣劉秉恬跪奏爲遵旨查辦覆奏事臣等于本
年五月二十五日接准尚書額駙公福隆安字寄乾隆四十六年四月十九日
奉上諭現據英廉袁守侗查抄尹嘉銓所著各書狂妄悖謬之處不可枚舉著
傳諭各督撫詳悉訪查如有書籍板片卽行解京銷燬等因欽此欽遵寄信前
來臣等伏查尹嘉銓係尹會一之子世受國恩歷任司道京堂嗣因年老奉旨
准予原品休致理宜感激天恩安分家居乃敢著書狂悖不一而足欺世盜名
法在必誅臣等欽遵諭旨督同司道嚴飭通省各屬明切曉諭如有各種書籍
作速自行繳出至單內未經查開而滇省別有刊刻亦卽一并呈繳解京銷燬
倘敢視爲具文草率從事使有隱匿遺漏以致別經發覺定卽參究治罪玆據
陸續繳到尹嘉銓編纂之絜矩編一種計三百四十八部幷翻刻絜矩編板片
一部計三十一塊大清典禮聖功指要家禮存義官箴切要作吏要言五種共
計六本小學大全一種計七部又小學大全內之義疏或問後編考證等卷參
差不全者六本均係單開應繳之書此外查出孝經分傳一種係尹會一訂尹
嘉銓跋雖原單未經開入但既有尹嘉銓跋語在內自應一體撤銷將繳到

各種書本同板片先行解京外所有臣等遵旨查辦緣由謹先會摺覆奏再查尹嘉銓曾爲山西臬司雖係臣劉秉恬原籍地方但其時業已在京供職並未與之往還送有書本無從繳銷合併陳明謹奏乾隆四十六年閏五月二十二日

乾隆四十六年七月初八日奉硃批覽欽此

畢沅奏嚴查尹嘉銓著述及板片摺 軍機處檔

署理陝西巡撫臣畢沅跪奏爲恭摺奏覆事竊臣欽奉諭旨令將尹嘉銓所著各書詳悉訪查等因欽此臣查尹嘉銓曾任京卿閒居在籍不知感激天恩安分自守妄托著書種種悖謬實爲自作之孽法所難寬所有刊刻諸書并一切板片俱應查明銷燬以爲欺世盜名之戒伊前任蘭州藩司距今未久陝甘壤境毗連當有分散流傳之本必須查繳淨盡臣當卽行司并通飭各屬地方有司並各學教官實力訪查除小學等書原係古人著作毋庸查銷外其尹嘉銓疏解編輯及有序跋并其自著各書俱嚴查盡數呈繳倘稍有隱匿一經出察

定即嚴行究治如廷寄單內未開尚有尹嘉銓別項所著書本幷板片亦即一概查出解繳務使不留片紙隻字以懲狂妄而正人心所有遵旨辦理緣由合行恭摺奏覆伏祈皇上睿鑒謹奏乾隆四十六年閏五月二十七日

乾隆四十六年六月二十四日奉硃批覽欽此

富綱奏查繳尹嘉銓著述摺 軍機處檔

福建巡撫臣富綱跪奏爲欽奉上諭事本年閏五月二十三日承准尙書額駙公福隆安字寄乾隆四十六年五月十二日奉上諭前以尹嘉銓所著各書多狂妄悖謬之處因傳諭各督撫實力查辦解京銷燬如查辦不實致有隱漏別經發覺必將原辦之督撫治罪等因欽此臣查尹嘉銓悖謬書籍先於本年五月二十三日承准廷寄遵奉諭旨所有查出各書原單著抄寄各督撫遵照嚴切辦理等因欽此欽遵隨經臣轉飭兩司實力通行查繳去後茲據福鼎縣知縣王應鯨繳出尹嘉銓所著詩續一本隨五草五本幷將該縣王應鯨所著韻法準說內尹嘉銓序文一篇同板片由兩司核明轉繳前來臣查尹嘉銓所著

各書至九十餘種之多閩省現任各與同官同鄉及地方紳士有曾任山東山西直隸甘肅之人流傳自必不少卽其所作序文亦必不止韻法準說一書除仍飭地方官據實自行呈繳并令會同教官詳細蒐羅倘有單開該犯書籍悉行查繳卽奉發單內未經開載凡係尹嘉銓所著書文或序跋無論刻本抄本務期呈繳淨盡另行委員解送軍機處銷燬不敢稍任遺留自干咎戾至王應鯨所著韻法準說既經刊刷必多分送之處現飭該縣查明逐一追回彙解臣仍分咨各省一體查繳庶不致稍有隱漏以仰副聖主正人心而斥僞學之至意除將現據繳到尹嘉銓詩績隨五草各一部及作序之韻法準說四部並序文板一片先行隨摺咨送軍機處銷燬外所有遵旨查辦緣由理合會同閩浙總督臣陳輝祖恭摺覆奏伏祈皇上睿鑒謹奏乾隆四十六年六月十三日

乾隆四十六年七月十七日奉硃批覽欽此

李侍堯奏查繳尹嘉銓著述摺 軍機處檔

三品頂帶管理陝甘總督臣李侍堯謹奏爲遵旨覆奏事竊臣於五月廿八日

接奉上諭尹嘉銓曾任山東山西甘肅司道其平日任所必有刊刻流傳之處著傳諭該督撫等詳悉訪查等因欽此嗣于閏五月十二日接奉上諭前以尹嘉銓所著各書多狂妄悖謬之處因傳諭各督撫實力查辦等因欽此欽遵在案臣查尹嘉銓于乾隆三十六年調補甘藩在任四年其平日誕妄性成專務沽名必有將所刻書籍送人之事臣前接奉諭旨時卽飭司道轉飭各屬嚴行查繳並委教官傳集紳士人等剴切曉諭令其互相告語凡有收存該犯書籍板片俱行呈繳其蘭州省城書坊及祠宇寺觀等處如有該犯刊刻碑板再委員留心查察務令搜羅淨盡並諭司道詢訪該犯前在任時所與往來紳士俾無藏匿茲據蘭州府知府陸瑞等查繳書籍共八十種臣細加檢閱分列清單恭呈御覽除石刻擊燬外謹將各種書籍板片委員解交軍機處銷燬其原單內所無經甘省查出及伊父尹會一所著各書一並查繳所有現在遵旨辦理緣由理合恭摺奏聞伏乞皇上睿鑒謹奏乾隆四十六年六月十八日

乾隆四十六年七月十四日奉硃批覽欽此

附單一

三品頂戴管理陝甘總督臣李侍堯謹奏今將甘省查出原單內開列尹嘉銓違碍書籍開列清單恭呈御覽計開

隨五草十一本又一冊

隨五草擇言一本

尹氏家譜二本

思誠軒奏疏一本

偶然吟十一本

偶然吟續編十六本又三十八頁

觀摩錄二本

年譜二本 即尹母行狀

升香紀勝一本

升香志一本

真率集一本

真率集續編三本

甘藩偶錄一本

旣見錄二本又一册

旣見錄續編二本又三册又三百二十三頁

旣見錄時文二本又六篇

甘肅雜咏十三本 亦名旣見錄

昭華詩草十一本又四十二册又一百二十一頁 亦名旣見錄

貞孝詩徵十三册又四百八十八頁 亦名旣見錄

適道指歸一本又一册 亦名旣見錄係山東書院月課內有尹嘉銓題引及制藝

又適道指歸二本又四册又二十頁 亦名旣見錄係甘肅書院月課內有尹嘉銓題引

學道指歸一本又二册

志士八則四本又一册

心箴十二義二本又一册

甘藩觀風錄四本又一册又一百三十五頁

小學大全一套五本

又未釘小學義疏二册

詩續六本

表揚錄二十六本

表揚錄續編四本又一册又三百一十八頁

近聖編一套四本

官方寶鑑十三本

作吏要言三本

絜矩編二本又二十九部每部五册

講習錄續編一本

見善錄雜記二本

見善錄十三册係重建三台閣記同仁掩骼社記存義記香園記四種

又重建三台閣記四頁又墨刻四頁

又三台閣記墨刻册頁一本又二頁又一張

又同仁掩骼社記五十八頁

又香園記二頁
又存義記一頁又墨刻二頁
大清典禮一本
博陵尹氏試草一本又四册
存人說約二頁
聖門指路八頁
聖功指要二本
官箴切要二本
女孝經三本
閨範圖十六本
四禮典要二十二本又一頁
家禮存義五本
貽教堂傳書一部八本係聖功指要官箴切要女孝經閨範圖四禮典要家禮存義孝經、列傳孝經分傳

甘藩觀風錄板三十五塊
官方寶鑑板二十四塊
表揚錄板四十九塊
四禮典要板十九塊
旣見錄詩板五十六塊
旣見錄文板十三塊
閨範圖板二十八塊
三台閣記木板二塊
以上共書四十八種計二百二十三本又二十九部又九十册又一千五百二十七頁又六篇又墨刻一張板二百二十六塊理合呈解再重建三台閣記石刻二塊業已擊碎合併登明
附單二
三品頂帶管理陝甘總督臣李侍堯謹奏今將甘省繳到尹會一等各書開列清單恭呈御覽計開

小學纂註二十八本尹會一序

大本小學纂註四本尹會一序

綱目士鑑錄三本尹會一輯

健餘文集二本尹會一著

講學錄一本尹會一著

翰邦試草五頁尹宗孟著

迪起堂家刻二頁李丞誠

四書筆記一本尹會一著

尹少宰年譜二本係呂熾編

以上共書九種計四十一本七頁

李湖奏嚴查尹嘉銓著述摺軍機處檔

廣東巡撫臣李湖跪奏爲欽奉諭旨恭摺覆奏事竊臣承准尙書額駙公福隆

安字寄乾隆四十六年五月十三日奉上諭前以尹嘉銓所著各書多狂妄悖

謬之處因傳諭各督撫實力查辦解京銷燬云云見本案二十七頁欽此遵旨

寄信到臣伏查本案前奉諭旨遵將抄寄書單轉行司道督飭各屬實力搜查

卽有單內未經查開而別有刊刻不論詩文板片俱令繳赴省城隨時解京銷

燬當將欽遵辦理緣由恭摺奏覆在案玆復蒙聖明詳晰指示臣敢不董率屬

員認眞查辦不但尹嘉銓自作詩文斷不容藏匿流傳卽小學等書本係前人

著述經其疏解編輯附有逆犯姓名俱應一體查銷不使存留片紙隻字除再

行明白曉諭立限收繳外理合恭摺奏覆伏乞皇上睿鑒謹奏乾隆四十六年

六月二十三日

乾隆四十六年七月三十日奉硃批覽欽此

雅德奏查出尹嘉銓書文碑刻摺軍機處檔

山西巡撫臣雅德跪奏爲查繳尹嘉銓書文搨本恭摺奏聞事竊臣節次欽奉

諭旨將尹嘉銓所著各書詳悉訪查解京銷燬等因業將遵旨查辦緣由先後

覆奏在案隨嚴飭各屬按照單開書目並伊前在晉省別有著述詩文之處實

力搜訪嗣經查得尹嘉銓於乾隆四十一年欽差致祭河瀆在永濟縣著有河瀆廟等詩又太原縣謁晉祠等詩介休縣謁文潞公等詩均皆勒石隨將所刻詩碑同原奉磨毀之恆山北嶽等碑崖一併剷削並據各州縣查出揚本及各種書籍陸續解省由司彙核詳請奏繳前來臣悉心檢查內搨本四種書文二十五種係原單所載又搨本十一種墨蹟書文九種係原單未載晉省續經查出俱應一體銷燬除委員解送軍機處交收臣仍督令各屬再行逐細嚴查務期淨盡不使悖妄邪言稍留片紙隻子並移咨各省將晉省續獲之書別處有無流傳悉行追繳外所有查出尹嘉銓書文及搨本解京銷燬緣由理合恭摺奏聞並分繕清單恭呈御覽伏祈皇上睿鑒謹奏乾隆四十六年七月十七日

乾隆四十六年七月二十六日奉硃批覽欽此

附查出尹嘉銓書文碑刻清單一

謹將晉省查出原單所載尹嘉銓書文并詩刻搨本敬繕清單恭呈御覽計開

上恆山北嶽等詩搨本一紙

過三賢里詩搨本五紙

上昭濟廟詩搨本三紙
憩同樂亭詩搨本四紙
存人說約一紙
絜矩編散頁九十分
絜矩編草訂十四本
小學義疏內篇六本
小學義疏外篇六本
官箴切要四本
閫範圖四本
聖功指要四本
小學或問二本
小學後編二本
小學考證二本
隨五草草訂五本

隨五草擇言一本

觀摩錄一本

講習錄續編一本

北學續編二本

詩績二本

真率集一本

偶然吟二本

偶然吟續編一本

志事八則散頁一帖

心箴十二義散頁一帖

旣見錄散頁一帖

見賢錄一本

家禮存義序文三頁

附查出尹嘉銓書文碑刻清單二

謹將晉省查出原單未載尹嘉銓所著書文并詩刻搨本敬繕清單恭呈御覽

計開

祭河瀆廟詩搨本二紙

漢汾陰祠詩搨本二紙

祭湯陵詩搨本二紙

祭西海廟詩搨本二紙

示河中諸子詩搨本二紙

贈胡衣萚觀察詩搨本二紙

謁晉祠詩搨本三紙

登朝陽洞詩搨本三紙

謁文潞公祠詩搨本四紙

謁郭有道祠詩搨本四紙

謁潔惠侯祠詩搨本四紙

尹子端墨蹟二紙

希聖宗傳一紙

脩能要道一紙

求己真銓一紙

賢母年譜一本

小學纂註一部 計五本

孝經列傳四本

講習錄一本

尹嘉銓文二篇評王步青文二篇

楊魁奏查繳尹嘉銓書籍及板片摺 軍機處檔

暫署福建巡撫臣楊魁謹奏爲奏聞事竊照尹嘉銓所著各書與疏解編輯及有序跋者欽奉諭旨一體解京銷燬等因經前撫臣富綱飭司通行查繳去後茲據漳州府暨長汀縣先後查出尹嘉銓所輯絜矩編共九十三部翻刻板片三十四塊由司詳解前來臣查尹嘉銓各種書籍亟應詳細蒐羅淨盡未便任

聽留存除再行嚴飭實行查繳并將繳到書籍板片俟有便員解送軍機處銷燬外所有現在查繳緣由臣謹會同閩浙總督臣陳輝祖恭摺奏聞伏乞皇上睿鑒謹奏乾隆四十六年八月二十八日

乾隆四十六年九月二十七日奉硃批覽欽此

劉秉恬奏續解尹嘉銓應燬書籍摺 軍機處檔

署理雲貴總督印務署雲南巡撫臣劉秉恬跪奏爲續經查出尹嘉銓編纂各書遵旨解京銷燬事竊臣接奉上諭尹嘉銓所著各書其中狂妄悖謬之處不可枚舉云云見本案二十四頁欽此當經臣督率司道嚴飭各屬明切曉諭紳民書賈與夫現任正印佐雜教職人員如有單開尹嘉銓編纂書籍九十三種石刻七種流傳書本搨本作速自行繳出全單內未經查開而滇省別有刊刻尹嘉銓所著書文亦卽詳查書本及板片一體解京銷燬並以此事責成知府直隸州於奉文後董率各屬實力嚴查辦理務期片紙隻字繳銷淨盡具結通報倘敢視爲具文草率從事使有隱匿遺漏以致別經發覺定卽參究治罪如

此嚴行通飭復派委明幹教官於省城書鋪及紳士之家妥協詳查旋據繳到書八種翻刻板片一副業經臣於閏五月內恭摺奏明解京銷燬在案茲又據各屬送到尹嘉銓編纂各書共十八種計七十九本臣詳加檢閱內有前發單內開明應繳之書十六種原單未經開入之賢母年譜一種有尹嘉銓紀又聞範圖一種有尹嘉銓序及其妻李氏引均應一體銷毀臣謹開註清單恭呈御覽除將繳到各種書本附同前奏第七次繳書之委員一併解送軍機處銷燬仍飭各屬再行實力詳查務期搜繳淨盡毋任稍有存留外所有續經查出尹嘉銓編纂各書解京銷燬緣由理合恭摺具奏伏乞皇上睿鑒謹奏乾隆四十六年十月二十一日

乾隆四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奉硃批覽欽此

附滇省查繳尹嘉銓書目清單

原發單內查禁書十六種共七十四本

小學大全二十六本

孝經分傳二本

聖門指路一本
作吏要言一本
隨五草一部四本
官箴切要三本
近思錄一部四本
北學編二本
思誠軒奏疏一本
四禮典要一本
女孝經一本
家禮存義一本
絜矩編二十三本
觀摩錄一本
聖功指要二本
官方寶鑑一本

賢母年譜三本有尹嘉銓紀應銷燬

閨範圖二本有尹嘉銓序及其妻李氏引應銷燬

姚成烈奏查繳尹嘉銓父子書籍摺 軍機處檔

廣西巡撫臣姚成烈跪奏爲查繳尹嘉銓書籍恭摺奏聞事竊照欽奉上諭訪查尹嘉銓悖謬各書解京銷燬一案前經臣將遍行出示暨查取粵西現任各官及在籍紳士切結並責成各屬教官廣行曉諭務期搜繳盡淨各緣由恭摺奏明在案茲據藩臬兩司會詳據臨桂縣趙廷鼎申送已故左副都御史呂熾家呈繳尹會一年譜一本健餘語錄一本撫豫條教一本健餘奏議二本近思錄四本已故太學士陳宏謀家呈繳尹母年譜一本尹會一年譜三本健餘劄記一本健餘尺牘一本撫豫條教一本北學編三卷又雒容縣張夢弼禀繳孝經列傳揚風錄閨範圖見善錄四種又興安縣許巽行申送生員張宇儀等呈繳絜矩編三本其餘各府州縣覆稱遵經確查並無存留尹嘉銓所著書籍出

具切實印結詳繳到臣臣覆查無異除將繳到各書咨送軍機處銷燬並將各結送部外相應恭摺奏聞伏祈皇上睿鑒臣謹奏乾隆四十六年十一月十五日

乾隆四十六年十二月十七日奉硃批覽欽此

劉峩奏估變尹嘉銓家產摺 軍機處檔

直隸總督臣劉峩跪奏爲循例奏明事竊查原任大理寺卿尹嘉銓名下坐落祁博野州二處入官房屋經前督臣鄭大進委員查勘咨部估變接准部覆以入官房屋價銀二百兩以上者例應督撫核明具奏且未將房間檁脊高寬進深丈尺本植名色分晰開造駁令照例委道員勘估核明具奏等因當經轉飭遵照並委清河道梁肯堂前往親勘去後茲據布政使景祿呈稱查尹嘉銓名下坐落博野縣五土草房四所計一百九十三間半共估價銀二千二百八十八兩七錢零又地基三十六畝三分零估價銀二百四十四兩四錢零前項房屋有原契者按照原契估變無原契者照依時值確估均屬有增無減又坐落

祁州莊園房二所計五十五間半估價銀三百三十五兩五錢零莊園基九畝三分零估價銀一百三十兩前項莊園因尹嘉銓係買自親友契價過重且遠在鄰境未曾修葺而買後又續有坍損是以較原價不敷銀一百四十七兩零以上博野祁州二處瓦土草房莊園基地共估變銀二千九百九十八兩零將房間檁脊高寬進深丈尺木植名色分晰另造清册由清河道梁肯堂親勘覆估詳請核奏前來臣逐一覆加查核所估坐落博野縣房間基地價銀並無輕短其坐落祁州房間因買後坍損不敷原值似屬實在情形應請均照數准其估變除將册結送部查核外謹循例繕摺奏明伏祈皇上睿鑒訓示謹奏乾隆四十八年十二月十六日

乾隆四十八年十二月十八日奉硃批覽欽此

清代文字獄檔第七輯目錄

供單十五件

大學士于敏中等摺奏一件

陸顯仁格物廣義案 乾隆四十年三月—五月

上諭一件

廣西巡撫熊學鵬摺奏一件

韋玉振為父刊刻行述案 乾隆四十三年十月

江蘇巡撫楊魁摺奏一件

上諭一件

沈德潛選輯國朝詩別裁集案 乾隆四十一年十二月—四十四年五月

上諭一件

江蘇巡撫楊魁摺奏一件

廣東巡撫李質穎摺奏一件

軍機處摺奏一件

王大蕃撰寄奏疏書信案 乾隆四十四年六月—四十八年十一月

上諭一件

回民海富潤攜帶回字經及漢字書五種案 乾隆四十七年五月—六月

廣西巡撫朱椿摺奏一件 附清單一件

兩廣總督巴延三摺奏一件

上諭三件

軍機處摺奏三件

江南提督保寧摺奏一件

江蘇巡撫閔鶚元摺奏一件

戴如煌秋鶴近草案 乾隆四十八年四月

河南巡撫李世傑摺奏一件

樓繩等呈首河山氏諭家言暨巢穴圖略案 乾隆四十八年五月

浙江巡撫福崧摺奏一件

上諭一件

柴世進投遞詞帖案

江蘇巡撫明德摺奏軍機處檔

江蘇巡撫臣明德謹奏爲拏獲造作逆詞人犯請旨亟正典刑以彰國憲以快人心事本年正月初八日據兩淮鹽運使趙之壁稟稱正月初三日同徵鹽課忽有一人突至堂上口出狂悖之語手內執持紅封內裝紅帖三個白字紙九張逐一檢閱語句悖逆當卽鎖拏訊係山陽縣人名柴世進又名姜魁曾到揚州康玉家內及伊親弟柴世祿船上等情當卽飭令揚州府率同江都甘泉二縣赴康玉家內將康玉拏獲並搜出柴世進存放拜匣一個內裝字紙九張又拏獲柴世祿於其家內亦搜出柴世進寄存字二張各有悖逆之詞瘋癲語句隨提訊康玉柴世祿等據供柴世進向有瘋病曾於乾隆二十六年赴揚州府投稟發縣審明有案其現在寄存拜匣字紙均未看過實不知情至詰柴世進因何造寫逆詞則語多誕妄不經似有瘋癲情狀隨飭該府等押犯赴蘇審辦外理合稟報等情并據揚州府知府楊魁押帶各犯及逆詞紙帖到蘇臣逐細查閱所寫字紙內雖語無倫次而其中竟有大逆不道之詞狂悖已極不勝髮

指臣隨率同司道提犯嚴加究審緣柴世進籍隸山陽縣該犯妻故之後遺有一子長齡於乾隆二十五年落河淹斃該犯思子致成瘋疾時發時止二十六年瘋發之時曾赴揚州府投遞稟詞經前任揚州府知府孔傳炯查其稟詞揑砌錢財細事訊係瘋顛並無悖逆語句卽發縣審詳交保看管嗣柴世進瘋疾痊愈雇於往來船上拉縴撑船度日該犯有胞弟柴世祿向贅揚州劉潘氏家駕船營生柴世進於上年十二月十八日自臺莊駕船回至揚州在素識之康玉家住宿二夜二十日至伊弟柴世祿船上將逆帖二張交給柴世祿之妻收存該犯又於本年正月初二日將拜匣一個交與康玉之妻內有逆帖九張康玉未經看見初二日該犯又手持逆詞紅帖突入鹽運司衙門當被拿獲臣反覆究詰該犯所供忽爾明白忽爾糊塗給與紙筆逼令該犯書寫與逆帖內筆跡相同臣恐該犯假裝瘋顛或此外尚有同謀知情之人將該犯嚴行夾訊該犯惟有呼痛求饒語言更多顛倒臣又飭取該犯從前瘋發府縣卷宗逐加查核其中並無悖逆之詞查柴世進雖素有瘋疾不過時發時止該犯生逢盛世乃敢造作逆詞實屬罪大惡極神人共忿自應亟置重典以彰國憲柴世進合

依大逆凌遲處死律凌遲處死伊弟柴世祿雖不知造作逆情事但律應緣坐
應照律擬斬立決伊姪老漢年未及歲應照律解部給付功臣之家爲奴康玉
之妻受寄逆詞拜匣康玉並不知情應免置議至該犯原籍有無應緣坐親屬
財產臣已飛飭山陽縣嚴行確查另行辦理臣謹恭摺具奏並將該犯之弟柴
世祿等供詞另繕清單同柴世進原寫逆詞紅帖一幷恭呈御覽伏乞皇上睿
鑒勅下法司核覆施行謹奏乾隆三十三年正月十九日
乾隆三十三年二月初三日奉硃批三法司核擬速奏欽此

附柴世祿等供單

據逆犯柴世進之弟柴世祿供小的今年四十歲是淮安府山陽縣人柴世進
是小的胞兄今年四十七歲了父親叫柴朝止生小的弟兄二子並無姊妹小
的入贅在揚州潘氏家生有一子取名老漢纔過一週小的父親弟兄六個都
已死了小的隨母親改嫁姜姓小的又叫姜起龍如今母親同繼父也都死了
哥子柴世進向來駕船爲生嫂子丁氏死後他有一個兒子叫長齡於乾隆二

十五年上落河淹死他想念兒子致成瘋病有時明白有時糊塗二十六年哥子病發到揚州府投過稟詞發在江都縣審明交保看管的後來哥子病好了就短雇與過往船上拉縴撐船度日到上年臘月二十日哥子回到小的船上說從台兒莊駕船回來就有些瘋發的樣子小的只道他就好的沒有報官哥子曾將兩張字帖交給小的妻子小的因不識字沒有看過今年正月初三日哥子如何將他造作的逆詞持赴運司衙門小的實不知情這實是他因瘋發做出來的事若是明白還敢執持逆帖闖入衙門投死嗎他這些逆帖是何時在何處寫的小的實不知道但是小的哥子造作逆詞小的們俱罪該萬死

據康玉供小的是江都縣人今年三十九歲駕船營生這柴世進原與小的認識他向有瘋病已經好了上年臘月十八日柴世進拿著縴板到小的家說從台兒莊駕船回來借宿兩夜今年正月初二日小的不在家他怎樣拿一個拜匣寄存小的妻子處小的先不知道到初三日有府縣官到小的家搜查小的纔知道的小的實不知道他造作逆詞的事

上諭軍機處檔　實錄

乾隆三十三年二月初三日奉上諭明德奏柴世進造作逆詞一案請按律凌遲處死初閱摺時以其事屬悖逆已批三法司核擬速奏及詳閱該撫封進各帖原詞則該犯乃係瘋狂喪心多勦引小說家謬誕不根之語不值交法司覆讞視同重案但此等怙病妄行實足誣民惑世其人究不可留著該撫將該犯柴世進即行杖斃以示懲儆所有援引律內應行緣坐各條概予寬免將此傳諭該撫知之欽此

李超海武生立品集案

安徽學政德風摺奏 軍機處檔

安徽學政奴才德風跪奏爲奏聞事竊奴才以譾陋庸材荷蒙皇上天恩畀以安徽學政之任當趨赴行在謝恩時面聆聖訓承命之下彌切悚惶奴才自抵任以來日以整飭士習振興學校兢兢自矢以圖仰報聖恩高厚奴才於本年二月內開考太平府屬率同提調等官留心稽查內外場規嚴肅士子俱安靜守法並無弊竇考竣後卽由太平府起程按試寧國廣德二屬於三月二十八日抵寧郡現在考試文場未竣生童亦皆安靜茲有寧國府學武生李超海者係宣城縣人于四月初一日具呈求考試武生時拔取科舉並聲明著有武生立品集六冊業經繕寫因讀憲頒條約不敢遽獻但集中頗關士習乞賜品題等語奴才恐其所著集中有不法字句隨飭取查閱共計呈出三十六篇內三十二篇多屬窗下鄙俚荒詞核其字句尙無大悖謬處惟策論銘四篇謬稱文武全材文武並重及儲材防海酒友銘名目內如天下武生可用與不獲見用者莫此時爲甚又重爲君重輕爲君輕若何文重武輕一言而失天下干城之

心等句語皆悖謬實屬妄誕不經奴才恐別有指使之人隨提生當面詰問據
供實無人指使係自己所做及摘問策論銘中數妄語是何意見該生吐供支
吾惟稱草野無知希圖徼倖是實伏思該劣生身列青衿理宜守分乃胆敢妄
爲著作謬論官常實屬不法奴才隨將該生衣頂褫革發交提調官護理寧國
府事通判彭旭初嚴加看守並飭至該革生家中細加搜查有無別項不經謬
詞及一切違禁書籍查實具詳併案辦理外相應據實奏聞即一面將李超海
移咨安徽巡撫富尼漢嚴審定擬具奏所有揭出妄誕等語粘簽隨同全册恭
呈御覽其歷任失察之教官俟撫臣審辦後另行查叅再乾隆十四年學使雙
慶任內該革生曾經將文武全材一策呈出未據奏明亦屬不合應請交部議
處爲此謹奏請旨乾隆三十四年四月初七日
乾隆三十四年四月二十四日奉硃批知道了欽此

安徽巡撫富尼漢摺奏軍機處檔

安徽巡撫臣富尼漢跪奏爲奏明事本年四月十四日准安徽學政臣德風咨

稱四月初一日有寧國府學武生李超海具呈求考試武生時拔取科舉並著有武生立品集六册飭取查閱共呈出三十六篇內三十二篇多屬窗下鄙俚荒詞惟文武全材等策論銘四篇語多悖謬妄誕不經面加詰訊稱係自作並無指使之人隨將李超海衣項𧝳革看守搜查有無別項謬詞及違禁書籍并案辦理現已繕摺具奏將策論中悖謬語句粘簽同册進呈御覽移咨臣嚴審定擬具奏並將李超海策論銘四篇又格式錯悞語句疵謬二篇摘出錄送到臣又據寧國府宣城縣知縣謝其炳稟稱接奉學院札諭遵卽會同府學訓導周鼎縣丞蔣世玗飛往李超海寓所查出文稿一束卽係立品集稿並無別項不法字跡復至李超海家內逐細檢查俱係經書詩古時文及歧黃堪輿等書別無謬詞暨違禁書籍將查出立品集稿稟送前來臣查李超海身列青衿罔知安分乃敢謬論官常希圖僥倖核其文武全材篇語多謬妄意近怨望自須嚴行究治以端士習除行司飛提該犯到省嚴審此外有無別項悖謬著作及商同創造抄傳之人一面飭府再行搜查該犯家內果否別無不法字跡定擬具奏外理合恭摺奏明伏乞皇上睿鑒謹奏乾隆三十四年四月十五日

乾隆三十四年四月十五日奉硃批如何定罪仍行摺奏欽此

上諭 實錄

乾隆三十四年四月二十四日諭軍機大臣等據德風奏宣城縣武生李超海呈出文稿語多悖謬妄誕不經隨將衣頂褫革移撫臣嚴審等語李超海以微末武生乃因憤激不能上進竟敢妄爲著作逞其誕詞並有言稱大明進士等字樣不可不嚴加治罪以懲惡劣著傳諭富尼漢即速搜查該犯有無家藏狂悖不法字蹟嚴行審訊按律定擬具奏毋得稍存姑息

安徽巡撫富尼漢摺奏 軍機處檔

安徽巡撫革職留任臣富尼漢跪奏爲遵旨嚴審定擬具奏事本年五月初二日承准大學士尹繼善大學士劉統勳字寄內開乾隆三十四年四月二十四日奉上諭據德風奏宣城縣武生李超海呈出文稿語多悖謬妄誕不經云云（見本案本頁）欽此遵旨寄信到臣臣查此案前准學臣德風移咨並據宣城

縣知縣謝其炳稟報飛往李超海寓所及其家內查出文稿一束即係立品集稿並無別項不法字蹟臣隨行司飛提李超海到省究訊一面檄飭該府再行親往搜查不得稍有疎漏當經恭摺奏明在案嗣據護理安徽道事寧國府知府狄咏篪稟稱親至李超海家逐細搜查僅有經書賬簿等項並無違禁書籍及狂悖不法字蹟與宣城縣所查無異將李超海同代抄立品集之李上青李華蕚馮桂馨於五月初一日押解到省臣即傳同布政使陳輝祖按察使暻善提犯研訊緣李超海係寧國府學武生粗知文義自負有才後因歷次鄉試屢挑未中家貲蕩費抑鬱不平自著文武全材文武並重及儲材防海酒友銘感忠夢等名目號立品集語多悖謬妄誕不經乾隆三十四年二月內聞學臣將次按臨欲將此集呈閱求取科舉囑胞侄李上青女婿馮桂馨代謄數篇並囑堂侄李華蕚代寫目錄于四月初一日赴學臣衙門具呈經學臣德風查閱詞語謬妄將該生衣頂褫革奏明交臣審擬具奏臣即提犯至省傳同兩司悉心推鞫據李超海供因屢試未中抑鬱無聊牢騷混寫並無別有參酌之人臣恐該犯或有恐望訕謗別情將集內不經語句逐一指出嚴刑究問該犯堅稱實

因愚昧無知不知忌諱委非心懷怨望訕謗時政嚴詰至再矢口不移臣查李

超海以微末武生乃因憤激不能上進竟敢妄爲著作逞其誕詞公然於學政

衙門具呈投獻希圖僥倖與妄布邪言無異自應嚴加治罪以懲惡劣李超海

合依妄布邪言書寫張貼煽惑人心爲首者斬立决例應擬斬立决俟奉到諭

旨即在省城正法以正人心以肅士習李上青馮桂馨聽從尊長指使代爲抄

錄雖俱堅供不知文義但冒昧代抄應各照不應重律杖八十再加枷號一箇

月時逢熱審照例減折發落秋涼補枷李華蕚僅止代抄目錄並非誕詞應免

置議該學教官平時毫無覺察殊屬溺職現在會同督學二臣查明咨部斥革

前任安徽學政雙慶既據李超海呈出文武全材一策並未奏明業經學臣德

風奏請交部議處應聽部議李超海寓所搜出立品集稿經學臣德風查與前

進原集相同毋庸再行封進除將各供另繕清單恭呈御覽外所有遵旨審擬

緣由臣謹會同兩江總督臣高晉恭摺具奏伏乞皇上睿鑒訓示謹奏乾隆三

十四年五月十九日奉硃批該部核擬速奏欽此

安能敬試卷詩案

順天學政倪承寬摺奏軍機處檔

順天學政臣倪承寬謹奏爲據實奏明事臣於本年五月初六日開考冀州各屬文武生童逐塲試卷細加校閱至二十六日試竣除文理荒謬詩句雷同當卽嚴加戒飭分置劣等以示創懲外查有冀州學生員安能敬試卷詩內語涉譏訕隨將該生衣頂斥革卽飭發提調冀州知州單功擢將該犯密拿到案嚴行究訊其如何造意立言之處並檢閱該犯家中所有書籍及平日所作詩文務須細窮根底逐一查訊至該犯從前有無別滋事端一併研究詳報嗣據提調單功擢詳稱該提調於五月二十八日帶同署南宮縣知縣陳子承親赴該犯安能敬家中細查所有書籍俱係經書時文並無違禁字跡幷將該犯安能敬審問據供該犯做詩平日原沒講究卷內詩意極要頌揚苦於詞不能達又因不能詩學隨意塡寫以致字句多不妥協並無他意又將該犯之地鄰親族人等逐一研究僉供該犯素日尚知自守並未滋事復詰至再均各堅供不移於六月初五日俱詳到臣臣復親提該犯於六月初九日到大名府考棚面審

嚴行鞫問其造意立言之故細加究詰該犯矢口不移與前供無異臣查該犯居住鄉野不思安分讀書輒敢於試卷內肆行譏議非重加懲治不足以儆愚頑而端士習除一面將該犯移交直隸督臣楊廷璋轉飭該司嚴審定案另行陳奏外所有臣審訊過緣由理合據實繕摺奏聞並錄該犯安能敬供單及所作詩句恭呈御覽伏候皇上訓示遵行臣謹奏乾隆三十四年六月初十日

乾隆三十四年六月十八日奉硃批覽其詩是不通尙無別故不必斥革欽此

附安能敬供單軍機處檔

問安能敬你住在何處多少年紀何年入學你是生員入場作詩應該依題抒寫何以妄肆譏議況這題目如何說得到這些話上你把做詩之意一一供來

供革生係南宮縣青楊寨人今年三十八歲自二十四歲上考入州學革生入學之時尙不曾做詩近因家道貧寒荒廢久了入場應考原要竭力稱頌無奈說不上來如恩榮已千日一句說聖世恩澤遍及臣子已非一日馳驅一句現在緬匪不安分那些臣工當得報効正在此時知主多宿憂一句因這一件事

皇上爲之籌畫費許多心他們難道不知道麼能排難者誰一句是說正在用兵之時能勠出力者是誰因是我不通忙急之時隨手寫了排難兩箇字並無別意

問你既說少人出力你自然心裏有出力的意思可一一供來供革生不過是信口亂說湊來便算一句詩並無別的主見

問你是生員你豈不知法度朝廷之事豈是你譏誚的供這便是革生該死的去處

問你尚有別的心事更有何主見平日間同何人在那裏議論這些話今日親自審你可從實說來不然便要動刑了供革生實在沒別的心腸也實在不曾同人議論不過一時意見信乎寫上這便是實情別的話都沒有了

附安能敬試卷原詩 軍機處檔

抄錄革生安能敬詩句恭呈御覽

賦得人文化成天下

渾龐俗漸遠煥采在此期滿懷皆節義人世大文垂恩榮已千日驅馳只一時

知主多宿憂能排難者誰在上昭大觀化神俗自移萬民共瞻日含哺鼓腹嬉

王珣遣兄投遞字帖案

戶部右侍郎金簡摺奏 軍機處檔

戶部右侍郎奴才金簡謹奏爲奏聞事奴才恭迎聖駕後於本月二十日早刻回京據奴才之子雲布稟稱十九日下午有不認識民人二人在門首投遞字帖二張並無姓名口稱在東城地方居住其帖上有神書神聯字樣等語奴才看其帖上詞語殊屬鄙俚不經恐其在外別生事端當卽密派番役頭目立往帶同接帖家人作眼前往訪拏卽於本日下午在東四牌樓大街撞遇拏獲並起獲黃布包袱一箇內黃紙封套一箇黃紙面雜抄詩文一本奴才隨訊據供係滄州鹽山縣城北罕村回民名叫王琦於本月十九日同伊子王永寧來京在鑲黃旗滿兵六安佐領下護軍三德家居住封內詩文三本俱係伊弟王珣所作家中有神書係滕王閣序文有神聯一對俱係仙筆王珣令其進京投獻等語聽其言語雜亂似類瘋癲奴才恐其封內或有隱藏之事當爲拆看雖無悖逆言語多係鄙俚不經之詞並傳訊護軍三德供稱因伊父原護軍馬成德數年前向王琦買過鵪鶉是以認識本月十九日王琦父子來京留住是實並

不知道他的別情其子王永寧現已往孫河地方看我父親去了等語除一面差派番役前往孫河查拏王永寧外查王琦以家存古序對聯妄稱仙筆希圖進呈已屬不安本分之人或其中另有隱藏別情亦未可定理合據實奏聞請旨將王琦並伊子王永寧交部審訊明確照例辦理至其書是否伊弟王珣所作王珣在該地方有無指稱神書詘讖煽惑別情應請交直督周元理詳細查辦外謹將原遞紅紙字帖二張黃紙面頁雜抄詩文四本黃紙封套一箇一併恭呈御覽謹此奏聞乾隆三十九年九月二十一日

上諭 軍機處檔 實錄

乾隆三十九年十月初三日奉上諭軍機大臣等現在查訊鹽山縣民王珣進書一事據供五六月間曾將此書送到鹽山學諸葛移處不收復送滄州許學正也不收隨送韓村張外委轉送張千總及四道口守備處呈送鹽山縣知縣陳洪書後來仍將書發還了我等語該犯所供雖未足盡據但所獻書內頗多狂誕悖逆之詞武弁或不諳文義遞行轉送該知縣既見此等逆詞理應切

齒痛恨卽行嚴拿究問稟明該上司據實奏聞乃祇將原書發還置之不問甚屬非是畢功擢已陞任直隸藩司現令回直隸查辦賑務著傳諭畢功擢卽將陳洪書解任派員押解來京聽候質訊一面卽委員署理鹽山縣印務將此並諭周元理知之欽此

上諭 軍機處檔 實錄

乾隆三十九年十月十六日奉上諭軍機前查詢王珣進書一案因王珣供內有曾將書託外委轉送千總守備及呈送鹽山縣知縣陳洪書之語是以傳諭畢功擢將陳洪書解任解京質訊今據陳洪書到案供平素實不知王珣姓名亦沒有看見他寫的書本其四道口守備亦並不認識且相隔鹽山縣二百餘里非往來公文守備亦不敢轉送等語據陳洪書此供則王珣所稱守備將書轉送鹽山縣之語竟似毫無影響但係陳洪書一面之詞亦難憑信非將該守備等提取到案質對不能得其實情著傳諭畢功擢卽將韓村張外委羊兒店張千總四道口守備及王珣所稱曾將書送閱之鹽山學諸葛移滄州之許學

正一併解任委員押解到京與該犯王珣及知縣陳洪書質訊務使水落石出不致少有狡卸其所稱營兵趙建宗俱著一併押解來京質審將此諭令知之

欽此

軍機處奏 軍機處檔

前據金簡將王琦父子所獻書册字片等件進呈奉旨交臣等閱看經臣等粘簽呈覽奉旨折角處俟拿到王珣時提奏欽此今提督衙門已將王珣拿到謹將折角原片及書册四本一並提奏謹奏乾隆三十九年十一月初七日

軍機處奏 軍機處檔

昨據直隸布政使單功擢將王珣案內干涉之外委張仁德等委員押解到京臣等當即隔別研究并提出王珣王琦及知縣陳洪書等再三詰訊並質之王珣似無疑義謹各錄取供詞同審擬定罪奏摺一併進呈謹奏乾隆三十九年十一月初七日

王珣供單一 軍機處檔

王珣供我係直隸鹽山縣人年五十八歲自幼讀書本縣考過童生在天津考試一次並未入學因我家有尙未裱的圍屛字一副是我父親在日請乩仙人所寫上寫滕王閣賦又有對聯一副也是仙人寫的我閑居家中並不出門探親望友好看書籍因見這圍屛上的字及對聯的字俱是仙人所寫其中字句賦內有非無聖主四字我家就用不得自應獻於皇上又因對聯上有世表清華之望這清字就是大興大清國的意思又有代稱孝友之風如今皇上是孝友之君這副對聯也應進獻皇上又我自己做了幾篇文章叙這神書神聯來歷我按著書理評論因思古時堯王不應讓位於舜舜不該讓位於禹湯不應伐夏武王不該伐紂紂王雖無道武王只該恪恭臣職自盡名分所以書內有就是斷頭也不該受的二句況且孔聖人是周朝人不敢明言周王之過所以四書內尙隱躍其詞有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一節我如今要明正四書大義所以自己做了這四本書的再四書內有夷狄之有

君不如諸夏之亡也二句我想如今皇上是仁義之君這夷狄二字應當避諱所以改爲義帝二字我自己做的四本書皆係要明尊君大義欲隨著仙筆神書神聯進獻皇上之前不過是更正四書之意以明我王珣之心並無悖逆謗毀的字句我王珣本係回教之人又如此聰明能明義直言所以我自想必是顏回轉世但只我一人是顏回其餘我一族皆非顏回之輩我並不圖功名不求賞賜原求大人們閱看可進則進不可進則還我拿回去罷了並不敢冒瀆只求恩典是實

王珣供單二 軍機處檔

王珣供我祖上有乩仙的字圍屏十扇是乩仙所寫上寫滕王閣賦是南昌故郡起至接孟氏之芳隣止還有神鬼咸欽四大字因有翰林紀昀是獻縣人我平素慕他才學又當日請鸞時乩仙有云紀翰林與王珣俱是聖門子弟紀昀是子貢轉世王珣是顏回轉世之語我想紀昀如今做了翰林遂欲將仙書仙字給他於三十七年春間差家人張文禮送與紀翰林因我備一單帖紀翰林

說我小了他了不肯收下張文禮回來告訴於我因此就擱起來了去年十二月內有紀翰林家先生趙子建是鹽山縣人與我交好他到我家說紀翰林現在纂書叫我將這字仍送給他只要用手本不可講價錢他自然收了我於三十九年正月又將仙字並做了一篇文章仍差張文禮送來紀翰林說這篇字是四十餘年之字體因何不早送上來仍然不收發回來了因此我因紀翰林總不肯收我只得各自做文各自進罷遂自己做了書四本這四本書是從前紀翰林沒有見過的其中俱是申明四書大義的意思又有對聯一副也是仙筆寫的我也抄錄下來於五月二十五日叫我哥哥王琦投到鹽山儒學諸葛移處他說這書不懂不肯留下我哥哥王琦又於六月初九日送到滄州許學正處也不收下六月二十外送到韓村外委張老爺處他轉送羊兒店張千總處又送到四道口守備處守備卽將書仍叫千總送到鹽山縣知縣陳洪書處會議仍將書發回還我我因這書總無人進獻我哥哥王琦說他上過京數次讓他上京找一位大人處投獻罷我隨將書交給他於九月十四日起身上京來了我進這書原爲皇上是孝友之君我句句都是尊君明大義的話皇上必

賞我追封先人之意再我因紀翰林不收我字原心裏氣他隨於文內寫出求
皇上差紀翰林去取神書神聯上來之意並無別的情由所供是實
再問你素日如何認識紀昀就差人去投書據供我素日原不認識紀昀因他
在河西離我家一百餘里向來慕他之名所以差人將神書送他因他兩次不
收也就罷了至今並未見過紀昀的面是實

王珣供單三 軍機處檔

王珣供我於今年春間差張文禮將神書送往紀翰林家不收因張文禮向我
說過他在順義縣皇糧莊頭于老爺家做過活因此我就給了他一吊錢盤纏
叫他將這十張圍屏字封固我寫了書字一封叫張文禮送去至我字內因知
道這于姓是有頂子的人不知他是幾品所以隨稱呼他爲于老大人又稱贊
他盛德君子忠心爲國的話不過是奉承他要想他代我進上之意並無別故
過了十來天張文禮囘來說那于老爺眼睛壞了看不出字來不肯收下因此
我留下了所供是實乾隆三十九年十一月初七日

王珣供單四 軍機處檔

王珣供我寫的四本書於本年六月二十外叫我哥哥王琦送到韓村外委張老爺處他轉送羊兒店張千總處張千總把我叫去當面告訴我說這書須與本縣知縣會議後來聽得送到四道口守備處去了過了幾日有跟張外委的營兵趙建宗將書送來還我說過幾日再替你辦罷我問他送知縣看沒有他說守備已與知縣看過了所以我從前的供內就說知縣看過的究竟守備送過沒有知縣看過沒有我實在不知道這知縣拿我的時節我纔看見他素日並沒見過實不認得是實

王琦供單一 軍機處檔

王琦供我兄弟寫的四本書原叫我送給張外委看張外委送給張千總後來又聽得說與四道口守備處去了張千總叫我兄弟王珣去說這書須與知縣會議的隔了幾日營兵趙建宗將書送還王珣說已給知縣看過了消停幾日

再辦罷至于守備實在送去沒有知縣實在看見沒有我都不知道知縣我也實不認得是實乾隆三十九年十一月初七日

王琦供單二軍機處檔

王琦供我於本年五月二十四日拿着兄弟的書到鹽山縣教官諸葛老爺處親身進見我給他磕了兩個頭求他將書收下諸葛老爺不肯接過去說我不懂你拿出去罷就將我攆出來了二十九日又到諸葛教官處拿着書並備禮錢五百文交與門上一個年紀小的送進去他說老爺沒在家這書與禮俱不收仍然我拿囘來了六月十二日到滄州許教官處將書交與囘民劉門斗說你把這書留下等老爺看他說老爺沒在家你拿囘去罷我就囘來了後來兄弟就叫我到張外委處去過了好幾日營兵趙建宗將書送還我兄弟我聽見趙建宗說知縣還要來取書我就想是知縣已看見過了後來並不曾見縣裏來取書所供是實乾隆三十九年十一月初七日

陳洪書供單一 軍機處檔

陳洪書供我蒙皇上天恩中了進士做了知縣地方上凡有一切邪教均當訪查嚴究況王珣敢有狂誕悖逆之詞我若果然看見能不切齒痛恨重治其罪豈肯輕易將書發還但我平素實在不知王珣姓名他寫的書我並沒有看見卽據王珣供稱轉托外委千總及四道口守備呈送更屬混說四道口守備我並不認識且相隔鹽山縣二百餘里並非往來公文守備亦不敢遽爾轉送總之地方上有此狂悖之犯不能先事訪拿這是我的糊塗處至于王珣的書我實在不曾聽見過只求訊問王珣就是了乾隆三十九年十一月初七日

陳洪書供單二 軍機處檔

知縣陳洪書供我是鹽山縣知縣地方上一切邪教均當查究況王珣既有狂悖之詞我若看見了斷無不詳報上司重治其罪的但我平日實不知道有這個王珣姓名王珣的書我實在沒有看見如今想起來六月中羊兒庄汛千總張成德到署中來曾告訴我韓村有王琦替他兄弟不知有什麼書遞在外委

張仁德處守備知道了叫我來告訴你這話是有的那千總並沒有將書帶來給我看那時我因赴鄉查勘荒地一時疎忽未及查辦但我是地方官不曾將王琦所送的是什麼書卽時查究這實是我糊塗處願甘治罪乾隆三十九年十一月初七日

許江齡供單軍機處檔

許江齡供我係滄州學正年四十七歲本年六月內我奉本州派往孔家庄下鋪地方查勘開墾荒地回署後有門斗劉士俊告訴我說一二日前有一個鹽山縣的王姓拿了一本書來要我遞給老爺看我因老爺不在家不留他的他再三要留下我說你等老爺回來再拿來罷王姓方纔肯去劉士俊告訴我這話是有的後來王姓並沒有拿書來我也並未見過王姓所供是實乾隆三十九年十一月初七日

張德仁供單軍機處檔

張德仁供我係直隸天津人年三十三歲由行伍拔補鹽山縣韓村外委本年六月二十二日我病在家裏有營兵趙建宗來向我說有本地民人王琦替他兄弟王珣送來書四本盛一匣要我轉詳我彼時病重又不識字並未查看暫放在一邊至二十三日有羊兒庄張千總從韓村經過到我家裏我將書給他看了張千總說這書我們武職也不懂得等我往四黨口去給守備看了回來再商量當時張千總將書帶去過了幾天張千總從四黨口回來告訴我說將書帶至守備處據守備說武職不識字不明白令他上鹽山告訴知縣等知縣查辦張千總當時就將那書交給趙建宗送還王珣了並沒有帶去後來張千總見過知縣不曾我並不知道是實乾隆三十九年十一月初七日

張成德供單軍機處檔

張成德供我係天津縣人年四十二歲由行伍拔補鹽山縣羊兒庄汛千總本年六月二十三日我巡查地方至韓村因外委張仁德患病我去看他張仁德告訴我昨日有後街住的民王琦替他兄弟王珣送了一部書來就遞與我看

我因不認得字遂將書帶着送到四黨口守備處尹守備說我不認得字且這書我也不用看這是應該有司衙門管的你將書還了王珣你再到陳知縣處告訴他叫他查辦就是了我隨囘到韓村卽差營兵趙建宗將書送還王珣了我親自到鹽山縣面見知縣陳洪書我告訴他說有韓村一個民人王珣不知將甚麼書混遞我已囘過守備叫我來告訴你這是地方的事應當你差人查訪辦理的後來知縣去查訪沒有我實不知道至於我並沒有書送給知縣看所供是實乾隆三十九年十一月初七日

張文禮供單 軍機處檔

張文禮供我於二十四年間原雇與順義庄北河地方皇糧庄頭于端家做活那于端戴的是白頂子我於二十五年辭工的這是王珣也知道本年三月內我從紀翰林家囘庄王珣又寫了一個字又叫我送到于庄頭家去給了我盤費錢一吊是王珣的兒子長哥兒不叫我去我就在家裡躲了十幾天去見王王珣將原封原字交還他謊稱于庄頭眼睛壞了看不出字不肯收下那盤費

錢一吊我也還了他兒子長哥了這都是實情所供是實乾隆三十九年十一月初七日

諸葛移供單軍機處檔

諸葛移供我係鹽山縣教官於本年五月間忽有一人闖進署中口稱我兄弟有文章幾篇要求老師看看我說你兄弟文章求誰看不得何必定要我看他說我祖父是做過官亦是科甲又說我家有仙賜對聯我看他指手動脚像有些魔氣就把他攆了出去彼時並不曾問其人爲王珣又隔了幾天我奉委下鄉查看地方晚間回來有學生說今日飯後我進來上學時見門口一人拿一拜匣說內有書給老師看的我進來看看老師已出門了隨將拜匣交還他去了彼時我卽問學生那人叫什麽名子送的是什麽書學生說我並不曾開匣看亦未曾問他姓名等語我實在始終並未見過他的書所供是實乾隆三十九年十一月初七日

尹延龍供單軍機處檔

尹延龍供我係密雲縣人年四十八歲現在直隸靜海縣四黨口守備本年六月二十四日有羊兒莊千總張成德來囘我說韓村有一囘民王姓在外委張仁德處遞了一部書如今送給我看我說這書也不用看我們是武職不懂得也不應管百姓的事你將書還了王姓你再親自到鹽山縣告訴陳知縣這是他管的百姓叫他去查辦就是了過了幾天千總張成德來囘我說他已去見過知縣了至於以後陳知縣查辦沒有我並不知道是實乾隆三十九年十一月初七日

趙建宗供單軍機處檔

趙建宗供我係鹽山縣韓村張外委的營兵年六十二歲本年六月二十二日有本村住的王琦拿着四本書用匣子盛着說是他兄弟王珣的我遞給張外委轉詳說這書替他遞了是要陞官加級的我隨將書送進去了因彼時張外委有病暫且收下第二日適有羊兒莊張千總往四黨口見守備去從韓村經

過張外委就將書送給張千總看張千總說我們不識字不懂得等我將書往四黨口給守備看了回來再商量過了三四天張千總從守備處回來仍叫我將書收回去等我順便往鹽山縣與知縣面商叫知縣着人來取罷我照着張千總的話去告訴了王珣將書給還他了至於張千總曾否去見過知縣我實不知道我並並沒沒告訴訴王珣就將書已經給知縣看過的話是實乾隆三十九年十一月初七日

大學士于敏中等摺奏軍機處檔

大學士臣于敏中等謹奏爲審擬具奏事竊查本年九月二十一日據侍郎金簡奏投遞字帖之人王琦並起獲雜抄詩文四本訊係滄州人王珣令其進京投獻等因一摺奉旨交臣等看隨檢閱該犯書內有悖逆字樣粘簽呈覽奉旨提拿王珣訊究臣福隆安密差番役提拿王珣到案訊供因係回民自稱顏子轉世筆之於書已屬誕妄及詰其欲進京作何事則稱家藏圍屏上及對聯的字俱是乩仙所寫其所書滕王閣序內有非無聖主四字自應進獻我自己做

了幾篇文章敘這神書神聯來歷細檢其書內所開多悖逆不法語句詰之該犯惟口稱該死無能置辯反覆究詰矢口不移查王珣係讀書不就遂揑造乩仙對聯字幅希圖哄騙銀錢甚至敢於編造悖逆字跡妄肆詆毀本朝尤爲喪心病狂情實可惡應將該犯王珣照造作妖書律擬斬請旨卽行正法以申國憲至該犯之兄王琦雖訊無通同造作逆詞但代爲進京投遞字跡亦非安分之人應發往烏魯木齊給兵丁爲奴鹽山縣知縣陳洪書雖未見王珣書字但本管地方有此等狂悖之人平時既毫無覺察及千總張成德告知其事又不卽行查拏稟詳上司嚴辦殊屬溺職應請將陳洪書照溺職例革職外委張仁德當王琦代弟送書時不卽將書發還至千總張成德於往看張仁德輒將其書送至守備處均有不合張仁德張成德合依不應律杖八十交管弁員照例責處守備尹延龍既未接書又不識字義且以武職不便管理民事業已告之知縣查辦未爲錯誤教官諸葛移許江齡細訊實無見過王珣書詰之王琦供亦相同所有守備教官等三員應均無庸議其該犯編造狂悖書詞四本俱卽施行燒燬其餘訊屬無干之人應予省釋所有審擬緣由理合具奏伏候聖鑒

謹奏乾隆三十九年十一月初七日奉旨王珣著卽處斬餘依議欽此

陸顯仁格務廣義案

上諭軍機處檔 實錄

乾隆四十年三月二十日奉上諭前日據熊學鵬奏查出字句違碍不應存留各書進呈銷燬一摺隨於摺內批示以粤西此等事少不必過求矣今閱繳到書籍內高熊徵鈔本文集其平滇三策尙屬有見卽其中簽出各句亦係設爲賊意詰難之詞並無關碍所云昭義將軍係馬承廕曾經襲封伯爵後降順逆藩黨惡爲虐原屬反覆無良之人但熊徵致書於彼勸其歸正非與私通此外諸篇雖間有激烈過甚之詞並非謬妄不在應燬之列至陸顯仁格物廣義一部多係剽竊前人講學塵言雜以一己拘墟之見所論多舛駁不純留之恐貽誤後學其書板書本自應銷燬並書名亦不必存至其書內所簽各處均非訕詆之語不能謂之悖逆竟可無事苛求恐熊學鵬因查有應燬書籍輒將其家屬拘繫致愚民畏懼驚惶則過當矣著傳諭熊學鵬如查書之家其子孫有拘繫者卽行釋放寧家但諭以向後勿拾唾餘妄有著述致干不遵教令之咎能學鵬卽速妥協辦理毋致稍涉滋擾將此諭令該撫知之仍將如何遵辦之處

附使覆奏欽此

廣西巡撫熊學鵬摺奏軍機處檔

廣西巡撫臣熊學鵬跪奏爲恭摺覆奏事承准廷寄內開乾隆四十年三月三十日奉上諭前日據熊學鵬奏查出字句違碍不應存留各書進呈銷燬一摺云云見本案本頁臣查粵西地方前次查辦高熊徵陸顯仁書籍之時臣並未飭令將各家屬拘繫今接奉諭旨止令將陸顯仁格物廣義一部銷燬無事苛求惟諭向後勿拾唾餘妄有著述致干不遵教令之咎臣跪誦之下仰見我皇上辦理政務大中至正不使稍涉過當之至意除遵旨飭令潯州府知府陸燝將陸顯仁格物廣義一部查其書板書本解省銷燬並書名亦不必存外臣查先經臣奏准於各屬丞倅佐貳教職內擇其爲人誠妥通曉文義者親往各紳士家遵旨明白傳諭令其將違礙書籍卽行交出並無干礙等因在案又接准廷寄江西巡撫海成奏稱令各屬傳集地保逐戶曉諭無論全書廢卷俱令呈繳償以倍價但該督撫照式一體妥辦亦經臣飭各屬州縣實力妥辦各在案

尙未據各屬覆齊此次欽奉諭旨應卽令原派委員及各州縣勸諭所屬紳士

向後不可剽竊陳言雜以一己拘墟之見妄有著述貽悞後學如查有舊日家

藏著述止將其書籍呈送臣彙核恭摺奏聞不得擅將該家屬子孫拘繫更不

必出示出差稍涉驚擾統俟通省各屬覆齊臣另行彙核奏聞謹先恭摺覆奏

伏惟聖鑒訓示謹奏乾隆四十年五月初四日

乾隆四十年六月初六日奉硃批知道了欽此

韋玉振爲父刊刻行述案

江蘇巡撫楊魁摺奏軍機處檔

江蘇巡撫臣楊魁謹奏爲奏聞事竊照僞妄書籍欽奉諭旨查禁理應搜繳淨盡不容稍有存留玆據海州所屬贛楡縣知縣孫銘彝稟據韋照稟稱伊姪韋玉振爲父韋錫刊刻行述內有於佃戶之貧者赦不加息並赦屢年積欠等語弔起板片稟送到臣查韋玉振身爲庠生乃敢竟用赦字殊屬狂妄而行述內叙其祖韋儀來著有松西堂稿恐更有違悖之處當卽密委淮徐道韓鑅督同海州知州林光照親往搜查追訊旋據稟覆韋玉振家查無別項違背著作訊明松西堂業已火燬稿亦無存查出韋氏家譜叙及松西堂稿海曲貢生丁椒圃有傳復訊據韋積疇供明丁椒圃係山東日照縣人等情臣以丁椒圃既作傳文其松西稿伊家必有藏匿卽經飛咨山東撫臣國泰密飭查覆一面飛飭贛楡縣帶犯至蘇確審據實核辦又據太倉州寶山縣職員范起鳳以堂弟范起鵠串竊書籍因有應繳違禁書被其挾制等情赴臣衙門呈控當以偷書非竊盜所爲是必因爲人査出假稱被失巧 曰避脫批飭臬司嚴查並卽札弔控

案內各書解蘇校閱查辦嗣據太倉州解到書籍查有現在查繳違礙禁書亭林集等數種臣以范起鳳藏有違礙之書並不及早呈繳反以被失控告情殊狡惡現卽密飭松太道盛保親赴范起鳳家嚴行確查有無狂悖著作及別項應繳禁書提齊人證至蘇審究另行分別奏辦外所有辦理緣由臣謹會同署兩江總督臣薩載江蘇學政臣劉墉恭摺具奏伏祈皇上睿鑒謹奏乾隆四十三年十月十四日

乾隆四十三年十月二十五日奉硃批另有旨論欽此

上諭軍機處檔　實錄　東華錄

乾隆四十三年十月二十五日內閣奉上諭據楊魁奏贛榆縣民韋昭稟首伊姪韋玉振爲父刊刻行述內有於佃戶之貧者赦不加息並赦屢年積欠之語殊屬狂悖而行述內叙其祖著有松西堂稿因委員赴其家查無別項違悖訊明松西堂稿亦已無存惟家譜內云山東日照縣人丁椒圃有傳已飛咨國泰密飭查覆一面帶犯至蘇確審又據寶山縣職員范起鳳呈控堂

弟范起鵠串竊書籍因有應繳違碍禁書被其挾制等情必因爲人查出假稱被失並據該州解到書籍查有現在應繳之禁書亭林集等數種卽委員赴其家嚴查有無狂悖著作及別項應繳禁書提齊人證至蘇審究等語所辦殊屬過當卽此可以見楊魁之不能實心辦事也查繳違碍書籍屢諭各督撫實力稽查而伊等率以具文塞責卽如徐述夔所作逆詞顯然且刊板已久該撫並未豫行查出及被人告發陶易尙欲爲之消弭若非劉墉據實具奏幾至漏網然亦因其詩有明朝期振翮一舉去清都之句借朝夕之朝作朝代之朝且不言到清都而云去清都顯有欲興明朝去本朝之意而其餘悖逆詞句不可枚舉實爲罪大惡極是以提犯解京命廷臣集訊定徐述夔等以大逆不道之罪律陶易以故縱大逆之條以正人心而肅法紀此因實有逆詞足據故不可不辦也今楊魁因前案之失意存惶惑遇有控首逆詞之案不論其事之輕重紛紛提訊株累多人自以爲辦理認眞而不知其過當以飾其前次不能查察徐述夔逆詞等之罪夫韋昭控告伊姪韋玉振於伊父行述內敘其自免佃戶之租擅用赦字於理固不宜用但此外並無

悖逆之跡豈可因一赦字遂坐以大逆重罪乎至各處違碍應燬書籍各省現在陸續查繳但經繳出其遲早原所不計若始終隱匿不交後經發覺卽不能復爲貸並當視外所藏之係何等違碍以定罪名耳至此等控首之人不過聞有蔡嘉樹告徐食田一案遂爾效尤挾制以快其私非實心尊君親上也現經審明蔡嘉樹因徐食田不允贖田挾嫌出告其心亦爲私而非爲公且徐述夔書籍刊刻已十餘年蔡嘉樹自必早有聞見若非近時涉訟之隙彼仍隱忍不言以此論之蔡嘉樹原不能無罪第因所控逆詞不妄旣辦逆案不必究及原首之人是以從寬免議耳設此後復有首告逆案之人該督撫卽應悉心研鞫辨其眞僞如虛仍當治以反坐之罪據實具奏使奸頑知警不敢妄行若如楊魁則怨家欲圖傾陷者片紙一投而被控之身家已破拖累無辜成何政體且告訐之風伊於何底乎況如徐述夔之逆詞久經刊印地方官理應切實訪查本不待他人之出首各督撫又不可因此旨而因噎廢食耳朕綜理庶務從不豫存成見其情眞罪當者必不稍事姑容其事屬虛誣者更不肯略使屈抑且從不爲已甚之舉致滋流弊而長刁風楊

魁經朕簡用有年豈尚不能仰體朕意乎楊魁著交部議處並將此通諭中

外知之欽此

沈德潛選輯國朝詩別裁集案

上諭軍機處檔

乾隆四十一年十二月初一日奉上諭前因沈德潛選輯國朝詩別裁集進呈求序朕偶加披閱集內將身事兩朝有才無行之錢謙益居首有乖千秋公論而其中體制錯謬及世次前後倒置者亦復不可枚舉因於御製文內申明其義並命內廷翰林為之精校去留俾重鋟板以行於世其原板自一併銷燬但閱時既久此板曾否銷燬或彼時地方官視為無關緊要不行查燬任聽存留而沈德潛身故後其門下士無識者流又復潛行刷印則大不可著傳諭楊魁即查明此板現存何處如未經銷燬即委員將板片解京並將未經刪定之刷印原本一並查明恭繳欽此

江蘇巡撫楊魁摺奏軍機處檔

江蘇巡撫臣楊魁謹奏為欽奉上諭事乾隆四十一年十二月初十日承准大學士舒赫德于敏中字寄十二月初一日奉上諭前因沈德潛選輯國朝詩別

裁集進呈求序云云（見本案本頁）欽此欽遵臣伏查沈德潛選輯國朝詩別裁集初次鐫刻係乾隆二十四年完竣計三十六卷嗣因初刻纂校未精又於乾隆二十五年復經增删鏤板計三十二卷是沈德潛原刊板片共有二副其初刻者係門人蔣重光出貲代刊其重刻者係沈德潛與其門人翁照周準較鐫臣隨委令蘇州府知府李封帶同書局教官陸鴻繡前往沈德潛及伊門人蔣重光之家查詢兩次所刊原否銷燬並現在存留何處及沈德潛故後有無刷印如板片現存令各悉數呈繳去後兹據藩司增福暨蘇州府知府李封稟稱前往查詢書板據沈德潛之孫沈維熙及門人蔣重光之孫蔣元城等覆稱書集於乾隆二十六年覆加校輯刻成沈德潛裝潢進呈仰蒙聖恩披覽指示謬誤命內廷精校重録維時沈德潛於乾隆二十七年正月自京回籍同其門人蔣重光各將在外原板鏟燬無存並據蔣重光之孫蔣元城呈出燬剩廢板四十餘塊驗其兩面字跡俱係鏟去屬實比時原刷之書尺寸相符皆稱進呈御覽删定梓行後並未復行刷印惟蔣重光始初刻成之時所有刷印原本曾發坊肆售賣亦有分送親友之家遺留在外未經收回者約有數百部又沈德

潛重刻原本分散未燬者亦尚有之懇請曉諭繳銷等情臣查別裁集初刻重刻兩次書板詢據沈德潛之孫沈維熙及其門人蔣重光之孫蔣元城皆稱板片已經銷燬並無存留亦無刪定復潛行刷印之事惟起初刷印原本遺流在外共有數百部之多應即細查悉數繳燬隨據蘇州城地方官查繳蔣重光初刻原本三十餘部並沈德潛重刻原本五部前來臣查此書原本分散於外閱時已久現在藏貯之家未能盡知呈繳現飭地方官及教職等曉諭士林書賈凡有存留者勒以限期務令陸續繳官不得存留俟積有成數臣即彙齊解京銷燬再查沈德潛重刻自序內載有南粵西江翻刻比初次刻本錯字尤多之語則廣東江西二省另有翻刻板片可知臣現在移咨一體查繳銷燬並恐江蘇地方亦於未經刪定之前另有翻刻之板並飭各屬細加蒐訪以免留傳外所有臣遵奉諭旨查辦緣由謹恭摺覆奏伏乞皇上睿鑒謹奏乾隆四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乾隆四十二年正月十一日奉硃批知道了欽此

廣東巡撫李質穎摺奏軍機處檔

廣東巡撫臣李質穎謹奏爲奏明事本年正月二十一日准江蘇巡撫楊魁咨稱欽奉上諭前因沈德潛選輯國朝詩別裁集進呈求序云云（見本案一頁）欽此欽遵卽行委員查明沈德潛在日囑令門人蔣重光鐫刻板片並自行續刻板片俱已久經銷燬惟查得初續兩刻原本三十三部並不全三部查續刻集內沈德潛自記云此係增減第一次初番刻本校對欠精南粤西江翻刻此初刻本錯字尤多等語其廣東翻刻板片現存何處應卽查起解京銷燬並將刷印流傳舊本悉數查繳等因准此臣當卽行司轉飭通省各府州縣遵照查辦一面派員在於省城各書坊挨次清查去後玆據委員等稟稱遵赴城鄉內外各書鋪細查並無原刻別集印本亦無翻刻板片詢據書鋪人等僉稱江南客人來粤賣書者均寄寓金陵會館無有翻刻問之江南客人或知根由職等卽往該會館查詢據江南客人李翼聖回稱並無收存初續二刻舊本亦無翻刻板片惟乾隆二十九年曾有江寧懷得堂書客周學先來粤賣書以粤省書刻刻工較江南價廉曾將國朝詩別裁集初刻本翻刻本板片帶回江南刷賣聞

得於乾隆二十九年周姓已赴江寧縣衙門繳銷現在委無板片等語並據遞具甘結前來除卽移咨兩江督臣高晉江蘇撫臣楊魁將書客周學先在粤翻刻帶回之板片果否於乾隆二十九年在江寧縣銷燬之處查明辦理外臣伏查沈德潛所輯國朝詩別裁集原本乾隆二十五年書客周學先在粤翻刻板片雖稱帶回江南刷賣但既已刻成豈有不就近先行刷印發賣之理臣仍飭該委員等遍行搜查有無流傳前項翻本及另有翻刻之板並示諭士子及藏書之家所有前書原本並翻刻之本及另有板片悉行繳出送銷俟徹底查明另奏外謹將現在查辦情形先行恭摺具奏伏祈皇上睿鑒謹奏乾隆四十二年二月初三日

乾隆四十二年三月初五日奉硃批覽欽此

軍機處奏軍機處檔

江蘇巡撫楊魁將沈德潛家內尊藏御賜墨寶詩章碑帖等項查明委員一併解京除木杖坐褥及恩賜壽佛三件業據該委員解交內務府外其餘各件臣

等謹開清單一並繳進謹奏乾隆四十四年五月初十日

王大蕃撰寄奏疏書信案

江西巡撫郝碩摺奏軍機處檔

江西巡撫臣郝碩謹奏爲奏聞事據署南昌縣知縣李洗心稟報本月十一日據生員戴淑元赴縣稟稱有素不認識之安徽人王大蕃着人來家送與伊兄安徽學政戴第元之子修撰戴衢亨書一封並有奏疏一紙及寄程景伊之信事屬駭異呈繳查究等情當卽查拘送書船戶胡子貴訊知王大蕃現寓舟中隨卽詣舟搜查行李止有殘缺醫相雜書並無別項不法字跡飭拏同縣訊據該犯供稱伊係安徽婺源縣人讀書未成因貧失業本年三月來至江西景德鎭尋覓伊叔王添雋圖謀生理王添雋將伊薦至茶店幫工伊嫌工資太微搭船來省希圖另覓生計舟中無聊遂撰就奏疏書信妄思寄托陳奏可冀進用等供隨令默寫比對筆跡相符等情稟送到臣臣查該犯本籍徽州程景伊係其同鄉戴第元現任安徽學政何以遠走江西輾轉寄托書信行藏詭詐顯非安分之徒且語句狂悖其原籍有無別項不法字跡及犯事在逃受人教唆情事其王添雋是否知情皆須徹底研究其戴第元平日與該犯是否認識交往

亦應咨查明確並疏內所稱漕糧考試收稅諸弊究屬何地何人何年月日有無指實各證據亦應確切究明辦理除分別咨提有名人證嚴訊各實情仍一面飛咨安徽撫臣將該犯住屋逐細搜查跟究咨覆到日臣卽率同兩司研審確情按律從重定擬具奏外謹將查獲王大蕃妄寄疏書查辦緣由先行繕摺由驛具奏並將該犯原疏書信恭呈御覽伏乞皇上睿鑒謹奏乾隆四十四年六月二十日

乾隆四十四年七月初一日奉硃批已有旨了欽此

安徽學政戴第元摺奏軍機處檔

安徽學政臣戴第元跪奏爲奏聞事本年七月初一日接准撫臣閔鶚元咨准江西撫臣郝碩來咨查詢臣平日與婺源縣民王大蕃是否認識交往等因前來臣接閱之下不勝駭異當卽查明臣與王大蕃平日無認識交往據實咨覆去後隨接到臣胞弟生員戴淑元家信據稱六月十一日有素不認識之安徽人王大蕃着人來家送與臣子戴衢亨信一封又託寄程景伊信一封並有奏

疏等件不敢留存當將原信赴縣呈繳稟明查究等語伏念臣蒙恩視學安徽

抵任以來凜遵聖訓一切關防嚴密卽紳士人等從不接見實無民人王大蕃

認識交往臣又細查平日遠近親友內亦並無婺源縣王姓之人今該犯王大

蕃赴臣江西住宅投送書信胆敢具有奏疏轉求寄京代奏實屬狂誕悖妄目

無法紀除聽候江西撫臣審訊辦理外所有臣現准咨查並接據家信業將該

犯原信呈繳稟究各緣由謹據實恭摺具奏伏乞皇上睿鑒臣不勝戰慄激切

之至謹奏乾隆四十四年七月初二日

乾隆四十四年七月十七日奉硃批於汝無干何必懼也欽此

暫護江西巡撫印務布政使秦雄飛摺奏軍機處檔

暫護江西巡撫印務布政使臣秦雄飛跪奏爲遵旨審擬具奏事竊照撫臣郝

碩具奏安徽婺源縣民王大蕃妄擬奏疏一案於乾隆四十四年七月初十日

接奉上諭據郝碩奏生員戴淑元赴縣稟稱有素不認識之安徽人王大蕃着

人來家送與伊兄安徽學政戴第元之子修撰戴衢亨書一封並有奏疏一紙

及寄程景伊之信呈繳當將該犯拏獲現在究審等語王大蕃赴戴第元家中
投遞書信及妄誕奏疏伊弟戴淑元卽行赴縣禀首其事與戴淑元無涉毋庸
向其跟究並不必令其聽候質訊致滋拖累卽令其回家至該犯投遞戴第元
家之書並欲寄程景伊之札伊兩人俱無由預知戴第元處無可咨查卽程景
伊在京亦並無可向其詢問及細閱該犯疏詞內尚無悖逆之語而所指貪官
害民亦無指實看來該犯必係貧困無聊妄爲此舉自不可不加以懲治著郝
碩迅將該犯嚴加訊究卽審無別項不法情事罪不致死而此等不安本分之
徒亦斷不可留於內地自應發遣伊犂以昭儆戒將此諭郝碩知之欽此臣查
此案先經撫臣郝碩飭訊該犯王大蕃於本年三月內自本籍安徽婺源縣來
至江西景德鎭經伊叔王添雋薦至劉永有茶店帮工恐其在店另有不法字
跡當委景德鎭同知朱遐齡前往王添雋劉永有各店搜查並無不法字跡惟
該犯疏詞內所稱漕糧考試關稅諸弊並無指實隨經署藩臬兩司提訊據王
大蕃供稱收漕一弊因伊族人王度王于龥王貴等向在江西德興縣寄莊完
漕曾被浮收折銀考試一弊因婺源縣本年考取首名童生方姓係屬賄買有

伊同鄉汪以言告知關稅一弊有伊族兄王丕向做木商告知關口侵收木稅等情詳經撫臣郝碩分別提飭咨查去後因未接到安省咨覆未及審辦卽於八月初四日進京陛見委臣護理撫篆茲於八月十二日准安徽撫臣閔鶚元將應質人證咨解前來並稱搜查王大蕃家內並無不法字跡究無知情教唆之人該犯並未犯罪在逃亦無別項不法情事所有該犯供出干證汪以言因在江省貿易亦經拏獲到案適臣在鄉場監臨當交署布政使瑺齡署按察使李封先行查訊茲臣於鄉試三塲完畢出闈據署藩臬兩司詳解到臣隨卽公同研鞫緣王大蕃籍隸安徽婺源縣素有痰疾讀書未成失業貧困妄思發達愈加痴迷乾隆四十四年三月內自籍起身至江西景德鎭投靠伊叔王添雋薦至劉永有茶店內帮工王大蕃復嫌出息微細卽向辭工搭坐董子明船隻於六月初七日抵江西省城希圖另覓生計因人地生疏無處安身仍暫坐舟中窮極無聊想及協辦大學士程景伊係屬同鄉冀其提拔又慮無因至前隨起意撰寫奏疏並作書札欲行寄托陳奏並揑造貪官害民收漕考試關稅等弊編入疏內見其留心地方事務可求進用復因書疏難寄查知修撰戴衢亨

家住省城欲將疏書托其家屬寄京並寫寄戴衢亨書信一封於十一日僱擺渡船戶胡子貴送至戴衢亨家內經戴衢亨之叔戴淑元稟經署南昌縣知縣李洗心拏獲比對筆跡相符此該犯起意編寫疏書之情由也至所稱漕糧浮收折銀一款該犯疏內並無指實訊據供稱伊族人王度等因德興縣有寄莊田畝完納漕糧有浮折之弊今提訊該縣漕書斗級人等堅供實係平斛嚮攩征收本色毫無情弊卽訊之業戶王度王于蘭王貴等僉供並無浮收折銀之事並稱如有前項情弊伊等早經控告何肯隱忍提訊王大蕃自認妄揑不諱臣查該犯所指漕弊僅有王度等爲證而王度等俱係完漕業戶到案供明並無情弊其爲該犯揑飾無疑又所稱取案首一節該犯疏內亦無指實究其姓名縣分據稱婺源縣本年所取案首童生方姓不知其名係屬賄買是汪以言告知等語今訊該縣管考經承及該縣管門家人堅供該縣本年所取首名童生方易來實係憑文考取並無賄買情事並據生員方炬供稱方易來係屬伊子縣考取爲案首府試亦拔前列學政考試取入府學伊家赤貧惟藉教讀餬口何能爲子賄買案首等語問據方易來供亦相同且先經安徽撫臣咨准安

徽學政查覆方易來正覆院試原卷文理明順筆跡相符是婺邑秉公考取並非賄買已無疑義提訊汪以言因何告知王大蕃賄買案首之語據供雖與王大蕃同鄉素不相識因自饒州同船來省舟中閒談王大蕃問及本縣所取案首當以方姓囘答不知有賄買之事憑何妄告等語質之王大蕃亦稱向汪以言問知案首方姓汪以言並無賄買之說實伊揑供又所稱侵收木稅一款該犯疏內亦無指實當向究訊惟稱伊族兄王丕向爲木商嗣卽歇業聞被關口侵收木稅所致詰其是何關口仍無所指令訊據王丕供稱伊先曾爲木商於乾隆三十八年折本歇業後卽外出另覓生意與王大蕃久不會面無由聚談且關口並無侵收木稅烏能無中生有等語質之王大蕃俯首無詞臣查王丕既因折本歇業供無侵稅情弊該犯王大蕃並不能指出何處關口其爲揑造已屬顯然以上各款反覆究詰該犯實因妄求進用於疏詞內揑砌地方弊端及貪官害民等語所指原無實蹟是以疏內未敢敘入地方姓名迨經獲訊復欲實其疏詞隨口混供究非挾仇有心陷害亦無知情教唆之人臣查王大蕃以微賤小民膽敢揑造收漕考試關稅等弊編寫奏疏欲行寄托陳奏實屬不

法王大蕃合依假以建言爲由將曖昧不明姦贓事情汚人名節發附近充軍例發附近充軍但此等不安本分之徒誠如聖諭未便仍留內地致滋事端應發往伊犂給與種地兵丁爲奴以昭儆戒王添雋劉永有董子明並不知情應與被誣及無干人等概行省釋所有臣遵旨審擬緣由理合另繕供單恭摺具奏伏乞皇上睿鑒勑部核覆施行謹奏乾隆四十四年八月二十二日

乾隆四十四年九月十五日奉硃批該部議奏欽此

上諭軍機處檔

乾隆四十八年十一月初九日奉上諭軍機大臣等據伊勒圖奏伊犂遣犯王大蕃於本年九月初一日在配脫逃等語該犯王大蕃編造奏疏妄希進呈案內發往伊犂爲奴之犯膽敢在配乘間脫逃甚爲可惡該犯籍隸安徽或卽逃回原籍其所經過地方均應一體嚴緝著傳諭李侍堯畢沅農起何裕城富躬嚴飭所屬於該犯經由地方凡關津要隘處所實力嚴密查拏並該犯原籍地方密飭迅速嚴緝務獲照例辦理毋使遠颺漏網欽此

梁三川奇冤錄案

廣東巡撫李湖摺奏軍機處檔

廣東巡撫臣李湖跪奏爲盤獲瘋迷逆犯審明定擬請旨卽行正法事乾隆四十六年正月十一日據肇慶府知府丁尹志稟稱由新興縣知縣德楞格稟報該縣巡鄉委員顧永涵在縣屬稔村地方盤獲形跡可疑人犯一名自稱係嘉應州生員學名梁三川旋又供稱實係旗人梁念泉前任廣東永將軍之生子于福建自幼繼與嘉應州民梁學文爲子等語搜查隨身行李內有自著念泉奇冤錄並詩稿二本誕妄不經人似瘋迷現飭提解赴府勘訊並卽據稟飛關嘉應州查明該犯曾否入學是否學名梁三川伊父梁學文如果現存一并解赴肇慶質訊明確辦理等情到臣當因稟內情節荒謬批飭委員押犯同所著書詞解送來省督同司道檢查併詩詞所載語多狂悖且于奇冤錄內開註四十二年在肇慶府學明倫堂起稿惠州府城西長壽菴側再修城北改修列叙父爵及從前籍貫來歷並梁學文拐帶爲子各緣由又稱四十二三四等年曾在督撫及肇羅惠潮二道番禺歸善兩縣各衙門喊冤具呈內有父籍係滿珠

僑寓泉州並派出天潢字樣情詞狂謬大干法紀均應逐一確查臣與督臣衙門徧查並無控案所稱攔輿喊寃更無考證隨飭該營道府嚴查該犯逗遛境內造作逆書是否卽係所開各地方有無知情容留之人當日稟控各衙門係何案據卽詳細檢查原卷封送呈候核辦並委署糧道李天培親赴該犯本籍嘉應州家內搜查有無不法字跡去後嗣據肇羅惠潮兩道並廣州肇慶惠州等府縣覆稱肇慶府學明倫堂側有房三間係朔望更衣之所向來關鎖從不容人居住惠州府城西並無寺院惟南門內有長壽菴一座屋甚窄狹現止老僧一名住持從未賃人作寓城北係屬空地至所開稟控各衙門呈詞徹底檢查並無案據弔閱歷年呈詞號簿內均無該犯梁念泉卽梁三川具呈名字無憑查卷呈送並據署糧道李天培稟稱親赴梁念泉家中搜查實屬赤貧止有住屋三間並無別項不法字跡該犯係乾隆二十八年入學學名三川四十二年因歲考不到奉革除名父名梁學文現年八十六歲從前該犯病瘋之後曾赴豐順司巡檢衙門稟明鎖禁有案傳訊鄰族人等僉供該犯四十一年病愈外出至今並無歸家現將梁學文並伊子梁海淑侄梁周伯押解到省聽候質

究擬等情到臣隨率同司道親提研訊緣該犯梁念泉即梁如增學名梁三川籍隸嘉應州曾經讀書進學粗知文義乾隆三十八年在博羅縣柯上林家教讀因患痰迷病症回家醫治不效自稱已中舉人進士親隣皆要仇害不時與人吵鬧該犯之父梁學文恐滋事端關閉空房該犯拆毀門窗各處狂走隨經稟明豐順司巡檢王棠捉回鎖禁四十一年正月內見其言語安靜病勢稍痊放令出外行走隨於二月帶同伊子梁海淑仍赴惠州所屬地方覓館有歸善縣民陳世顯延請至家教讀旋值病發辭出四十年歲考不到斥革除名是年十一月伊子梁海淑因被該犯逐日打罵逃避回家該犯遂獨自往來惠肇各處賣卜算命餬口不肯歸里每遇瘋發輒稱神道告知伊父母俱係天上貴人並非梁學文親子自幼被伊拐帶屢遭關禁挫磨冤屈無伸隨釘成册二本一寫念泉奇冤錄一寫念泉詩稿沿途旅次陸續填湊並於奇冤錄內謊開起稿修改處所及稟控各衙門字樣以見其冤屈情真四十五年十二月內赴新興縣覓館經該縣巡鄉委員顧永涵途次盤獲搜出奇冤錄及詩稿等件送縣由府稟報提解來省嚴審書詞來歷悉係任意湊揑細驗該犯兩目直視語無倫

次狀類痰迷嚴訊伊父梁學文並侄梁周伯堅供伊等俱在家中不知該犯出外造作逆書情事伊子梁海淑雖跟隨兩年幼穉無知不懂文義此外實無知情同謀之人歷加究詰矢口不移似無遁飾查該犯曾身列膠庠乃因病狂喪心逞其臆說狂悖僭妄實屬罪不容誅未便因其跡類瘋癲稍爲寬縱梁念泉卽梁三川應比依大逆不道凌遲處死律凌遲處死請旨卽行正法仍傳首梟示以昭烱戒該犯之父梁學文雖現年八十六歲不知該犯在外編造逆詞情事但係逆犯親父應同該犯之子孫海淑侄梁周伯均依大逆緣坐律擬斬立決該犯之母謝氏妻廖氏解部給付功臣之家爲奴該犯尙有親叔梁友文胞兄梁長珀胞侄梁長二久經外出福建生理應俟咨提到日照律緣坐現存房屋估變入官柯上林陳世顯先于三十四十一年等年先後延請梁念泉在家教讀均因患病不久卽將該犯辭出俱不知後來編造逆詞情事應毋庸議至該犯揑寫奇寃錄在四十二年斥革衣頂之後所有教職失察職名應請免開是否允協謹另繕供單同逆書二本固封恭呈御覽伏乞聖主睿鑒勅部核覆施行再照督臣巴前赴瓊州督辦黎案不及會審列銜案關悖逆未便延緩謹

用四百里火票由驛馳賫合併陳明謹奏乾隆四十六年三月二十日

乾隆四十六年四月初十日奉硃批三法司核擬速奏欽此

焦祿謗帖案

署理兩江總督薩載摺奏軍機處檔

署理兩江總督兼署安徽巡撫臣薩載謹奏、爲審明揑造揭帖之逆犯按律定擬奏請聖鑒事。竊于乾隆四十六年三月二十一日據寧國府太平縣知縣周學元詳報、據該縣民人焦祿呈控族人焦良先曁焦永榜等揑造謗帖指姦汚辱、並粘呈謗帖一紙、內大不仁三字之上寫有清朝二字、實屬悖逆、帖內詞句亦多不解、訊據焦祿供稱、該犯又名四六、焦永榜卽焦元勳、因族人焦良先等誣伊與焦永榜之子焦滚來未婚妻陳氏通姦、揑造謗帖、將伊逐出宗祠、此帖係在祠堂門首揭來、內有違碍字樣、是以具控等語、加以詰訊、情詞閃爍可疑、當卽親赴焦村密傳焦良先等訊問、並無揑造謗帖之事、惟該犯焦祿與陳通姦、現在懷孕、並于上年十二月圖姦焦永榜次媳楊氏、不從叫喊、經永榜之妻老楊氏同隣人焦文秀等捕獲、有據告知族長焦良先等、將焦祿趕逐出族、未經報官、屬實、隨赴該犯焦祿家內搜查、雖無別項不法字書、檢獲狀稿二紙、查對筆跡、與所呈謗帖字畫出于一手、復提該犯焦祿細加硏訊、已據供認自行

書寫意欲藉詞誣害焦良先等不諱詳報到臣臣查焦祿揑寫逆詞殊堪髮指當卽批行該司府提犯赴省嚴審究擬去後茲臣于五月十二日前至安慶據該司府訊擬招解前來臣隨率同布政使劉峨按察使袁鑒提犯細加研訊緣焦祿卽焦四六係焦永榜卽焦元勳同宗無服之弟住居隣近時相往來與焦永榜三子焦滚來未婚妻陳氏通姦有孕于乾隆四十五年十二月初九日晚至焦永榜家又欲圖姦焦永榜次子焦圓寶之妻楊氏潛伏房內抱住楊氏求姦楊氏叫喊經伊姑老楊氏同隣族焦文秀扭獲並詢出陳氏通姦懷孕緣由因焦永榜焦圓寶外出未經報官嗣焦永榜囘家告知族長焦良先焦永會焦花子焦家寬等查問焦祿無辭置辯焦永榜因家醜不願外揚同族衆將焦祿逐出宗祠焦祿心懷忿恨隨自揑造族衆誣指姦情揭帖一紙故寫悖逆語句指爲焦良先等所造係在祠堂門首揭來希圖陷害具詞赴縣呈控當據該縣至焦祿家內搜出狀稿比對筆跡訊據該犯自行供認不諱經臣親加提訊並令當堂默寫字畫相符誠恐該犯另有編造不法字跡及同謀知情之人嚴加究詰矢口不移似無遁飾查律載大逆者凌遲處死正犯子孫兄弟男年十六

以上皆斬其男年十五以下及正犯之母女妻妾給付功臣之家爲奴財產入官若子孫過房與人俱不追坐等語今焦祿因犯姦淫出族欲圖陷害族衆揑造揭帖自行呈告于大不仁三字之上輒敢書寫清朝二字實屬悖逆不法應卽比照大逆律凌遲處死該犯胞弟焦文學子焦秀彩均照律擬斬立決幼子焦秀廣年甫七歲母陳氏妻胡氏照律解部給付功臣之家爲奴該犯尙有弟焦文秀自幼繼與已故堂叔焦四喜爲嗣取有族衆甘結應照律免其追坐所有房產查明入官另行報部焦滚來未婚妻陳氏應照姦同姓無服之妻者各枷號四十日杖一百犯姦之婦杖罪的決枷罪收贖給與姦夫聽其去留焦永榜卽元勳及其子焦圓寶焦滚來查出姦情因慮醜聲外揚不行報官訊非知情縱容應與聽從焦永榜將焦祿逐出宗祠不報之焦良先焦永會焦花子焦家寬及隣居焦文秀等均免置議餘屬無干槪行省釋所有太平縣民焦祿揑寫逆詞揭帖分別定擬緣由理合恭摺具奏並將原呈揭帖及各犯供摺一併恭呈御覽伏乞皇上睿鑒勅部核覆施行謹奏乾隆四十六年五月十七日

乾隆四十六年五月三十日奉硃批三法司核擬速奏欽此

軍機處檔

乾隆四十六年閏五月初四日奉旨焦祿卽焦四六著卽凌遲處死其擬以緣坐之焦文學焦秀彩著從寬改爲應斬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欽此

高治清滄浪鄉志案

署理湖南巡撫李世傑摺奏 軍機處檔

署理湖南巡撫臣李世傑謹奏爲查獲悖妄鄉志恭摺奏明辦理事竊照應繳違妄遺書湖南省節經前任各撫臣訪繳具奏解銷臣抵任後復諄飭各屬實力蒐訪以期淨盡茲據常德府知府何澤著來省面稟有龍陽縣監生高治清刊出滄浪鄉志語多悖妄經該縣傅廣聽訪獲稟府該府卽率同前往搜訊書係散字套刷並無板片此外亦無別項不法字跡將書同散字連犯解省其書內列名應查之人應追之書俟分赴訊查另報等語臣隨率同司道并委長沙府鳳翔暨因公在省之衡州府王家賓將書逐加校勘內如所刊帥卜世燈會說內有天將會天將三十六員燈會三十六位上應星宿等語殊爲邪妄其高治清自著序內有云補王朝政教之所未淪洽及楊學清題伊短引稱生平慕天席地以天下爲家又高承穎悲子文一首係湊集四書成語爲文撫入丹朱不肖啟賢武王纘緒等句又所刊舉人全倫道題高治清妻墓祝詞用鳳翥龍翔句又高正續著龜山集則曰保世滋大奕葉光昌高正篋遊蛇山說則曰俟

鱗甲長成他年共羨蛇作龍朱文官作朱氏義渡記曰久道無聞甚至該犯之孫輩妄稱伊爲家王父曾王父種種俱甚狂誕其燈會說及八景詩句題橋句更多悖妄且於廟諱御名全未敬避及應抬寫字樣不應抬寫尤爲不法伏惟我朝深仁厚澤減賦輕租從無徭役該犯所刊武萬信等贊詞及教諭翁炯所贈壽序砌入該犯能呈免運木增賦等說以美其功悖謬特甚臣隨督飭司府提該犯高治清嚴訊雖據供稱因向年在所居滄浪鄉曾倡修橋渡寺廟想著書表揚雇匠刻就散字套板刷成鄉志緣廟內塑有三十六天將泥像募錢點燈帥卜世遂取名天將會當日在會之十三人久已人亡會散並未惑衆滋事其餘指出各妄誕語句總因罔知忌諱過於誇張所致如今悔罪無及至帥卜世燈會說內用玉盞常明如一日自著靈寶山傳及燈會序說玉盞常明長明無光神不降福總期鄉燈不斷之意又自題橋渡句橋畔月來清見底係言水月景像所刊寨嶺晴嵐詩句何時凈掃古蠻烟一色文明接遠天係朱經國字凡九所作掃清寨嶺見晴天係朱光國所作伊揑編村中八景輒行刊入龍陽縣處洞庭湖西岸從前西湖修舵桿州就近買木嗣又奉文首墾伊滄浪一鄉

無木並無荒地實無運木增賦之事因伊曾在縣呈明遂欲飾爲功績捏稱興利除害等語砌入贊詞壽序那兩贊詞一是自作借武萬信出名一是已故劉如仲作其壽序係倩已故舉人全倫道作借教諭翁炯出名這鄉志實止刷過七十七部還少下卷原想修成書院再補如今因年已八十四歲兒子高承甫年亦六十俱不能料理實未立稿等語並訊據生員高承甫供情亦符臣查書內譸張悖妄之語甚多即燈會並山境可用典故頗寬何必以長明燈等句屢見篇章所供顯屬支飾該犯或稱自作借名或指已故之人所作既由該犯刷出固應惟該犯自問其措詞狂誕之人亦不便疏漏且查該犯所作書院記內自稱是書已刷二百部恐此後刷播不少況有散字套刷尚不無撰刷別書臣現飭岳常澧道俞廷垣率該府縣星赴該地按照書內詩詞悖妄之人查明住址密往該家搜訊將已散各書盡數收解應訊人等解省質審至該犯壽序如果已故全倫道所作借用教諭翁炯之名翁炯豈無見聞何並不舉首其書查翁炯係湘潭縣人現今任寶慶府教授臣已密委府廳前赴其原籍任所查其有無收藏前書及別項字跡稟辦並將高治清父子生監斥革即令教授翁炯

解任來省一併質審明確分別按擬具奏外茲臣有另摺馳奏之便理合會同湖廣總督臣舒常先行繕摺奏聞並將書二卷逐一粘簽恭呈御覽伏乞皇上睿鑒謹奏乾隆四十七年三月十四日奉硃批知道了另有旨諭欽此

上諭軍機處檔 實錄

乾隆四十七年三月二十四日奉諭李世傑奏查獲滄浪鄉志一摺內摘出各種字句指爲狂悖並稱飭屬查明住址密往各家搜訊並將刊刻志書之高治清父子生監斥革作序之教授翁炯解任質訊等語此事辦理太過外間刊刻書籍如果有實在違悖不法語句自應搜查嚴辦今閱李世傑所奏書內簽出之處如幕天席地乃係劉伶酒德頌中成語玉盞長明係指佛燈而言相沿引用已非一日何得目爲悖妄又志中所稱曾王父字樣亦不過泥古之過其名字內有稱弘遠弘開者尤爲鄉愚無知不足深責若俱以違悖繩之則如從前之趙弘恩陳弘謀等又將何說至書中如德洋恩溥運際昇平等語乃係頌揚之詞該撫亦一例簽出是頌揚盛美亦干例禁有是理乎書內如此等類不一

而足各省查辦禁書若俱如此吹毛求疵謬加指摘將使人何所措手足耶此事總因李世傑文理不通以致辦理拘泥失當如此朕於此等字句徵疵從不肯有意推求所謂不爲已甚之素志實天下人所共聞共見者李世傑何未見及此所有此案滄浪鄉志竟毋庸查辦其刻書作序並案內干連人等俱著加恩寬免概予省釋並將此通行傳諭各督撫知之欽此

上諭軍機處檔　實錄

乾隆四十七年三月十六日奉上諭軍機大臣等昨據李世傑奏查辦滄浪鄉志一書其簽出之處種種失當已詳悉諭知令其無庸查辦矣此等書籍不過無識鄉愚雜湊成編並非有心違悖者可比何必過事吹求李世傑卽不通文理亦應留心檢閱乃任聽庸劣幕友屬員謬加簽摘以致拘泥失當滋擾閭閻若辦理地方事務皆似此草率漫不經心何以勝封疆重任耶著將此遇奏事之便傳諭知之欽此

方國泰收藏濤浣亭詩集案

安徽巡撫譚尚忠摺奏 軍機處檔 繳回硃批檔

安徽巡撫臣譚尚忠跪奏爲查出悖逆遺書審擬具奏事竊查歙縣知縣楊斦迪查出該縣已故歲貢生方芬所著濤浣亭詩語多狂悖伊元孫方國泰隱藏不首經前撫臣農起會同督臣薩載恭摺具奏欽奉硃批祇可如此欽此欽遵在案茲臣於四月初二日抵任查核原案恐該犯或另有藏匿別項違悖書籍當即率同布政使國棟按察使呂爾昌署安慶府知府沈元振提犯復加研訊該犯矢供如前反覆究詰據稱並無另有藏匿情事似無遁飾該臣等審得歙縣查出方國泰隱藏伊高祖方芬濤浣亭悖逆詩集一案緣方國泰籍隸歙縣曾經讀書其五世祖方芬係本朝歲貢生生於明天啟年間歿於康熙二十九年著有易經補義一部濤浣亭詩集一本又伊七世祖方有度著有陛辭疏草一本方國泰學臣考試時將陛辭疏草易經補義二書呈出以爲一家孝友請匾獎勵當經飭縣查出方芬濤浣亭詩內有征衣淚積燕雲恨林泉不共鳥啼新又亂剩有身隨俗隱問誰壯志足澄清又兼葭欲白露華清夢裏哀鴻聽轉

明等句語意狂悖訕之方國泰供稱濤浣亭詩係伊五世祖方芬所著不知何時刊刻遺存在家只此一本詩內悖謬之處因係祖上所著相隔百有餘年實在不能指出作詩本意至所註避寇字樣幼時曾經祖父言及康熙初年有閩賊來攻徽州府城一家逃避官兵討平後始得囘家這避寇的話想必就指閩寇等語臣調查該府縣志乘載有康熙十三年閩賊羅其熊等攻城經將軍額楚巴等擊退一事是該犯所指避寇之說雖屬有據其狂悖語意雖係事遠人亡難以指出但前奉諭旨凡收藏違礙悖逆之書者俱令及早呈繳仍免治罪前撫臣業經宣布聖德通飭所屬遵照該犯讀書識字既將伊祖上所著之陛辭疏草易經補義呈請求獎而于濤浣亭詩集獨不呈出其爲有心藏匿已可槪見再三駁詰據稱易經補義陛辭疏草是有經濟學問的故此呈出見得我祖上有人這濤浣亭詩集只道是幾篇吟咏之句無關緊要故此不曾呈出今蒙指問說我有心隱藏我實在糊塗該死無可置辯甘心認罪查方芬身列成均食毛踐土沐浴聖化乃敢喪心滅良肆其狂吠實屬天理不容神人共忿該犯雖久伏冥誅應請將方芬剖坟戮屍以彰國法方國泰係方芬元孫已隔五

代雖不知其作詩本意但旣識文義則詩中語句悖逆豈有不知膽敢隱藏在
家匿不首繳法所難容方國泰應照大逆知情隱藏者斬律擬斬立決方芬之
子方盟方玥方佩同孫方燾方振宇方熙俱已物故此外並無應行緣坐之人
詩集板片搜查該犯方國泰並戶族人等實無遺存行查所屬各坊肆亦無流
傳此詩集臣恐各屬蒐羅不盡或有遺本現在嚴飭實力查繳並移咨各省一
體詳查務使狂吠詩詞銷燬淨盡不使爲風俗人心之害所有臣審明擬議緣
由理合會同兩江總督臣薩載合詞恭奏並繕具供單恭呈御覽伏祈皇上睿
鑒謹奏乾隆四十七年四月二十日

乾隆四十七年五月初三日奉硃批該部議奏欽此

上諭 軍機處檔 實錄 聖訓聖治門卷二十四

乾隆四十七年五月初三日內閣奉上諭譚尙忠奏歙縣已故貢生方芬所
著濤浣亭詩語多狂悖伊元孫方國泰隱藏不首一案請將已故之方芬刨
墳戮屍其隱藏詩集之方國泰照大逆知情容隱律問擬斬決等因辦理殊

屬失當據稱查出方芬詩集內征衣淚積燕雲恨林泉不共鳥啼新又亂剩有身隨俗隱問誰壯志足澄清又蒹葭欲白露華清夢裏哀鴻聽轉明等句雖隱躍其詞有厭清思明之意固屬狂悖不過書生遭際兵火遷徙逃避爲不平之鳴並非公然毀謗本朝者可比方芬老於貢生貧無聊賴抑鬱不得志詩意牢騷則有之況其人已死朕不爲已甚若如此卽坐太逆之罪則如杜甫集中窮愁之語最多卽孟浩然亦有不才明主棄之句豈亦得謂之悖逆乎此等失意之人在草澤中私自嘯咏者甚多若必一一吹求繩以律法則詩以言志反使人人自危其將何所措手足耶從前查辦河南祝萬清家祠匾對及湖南高治清所刻滄浪鄉志吹求字句辦理太過屢經降旨通諭各督撫毋得拘文牽義有意苛求豈譚尙忠未之知耶此案著交刑部卽照此旨另行覈擬具奏如方芬詩集內或另有不法字句不止如摺內所稱該撫未經摘出或有不敢陳奏之語並著該部詳悉查明再行覈辦請旨若別無不法字句卽可毋庸辦理朕凡事不爲已甚豈於語言文字反過於推求各省督撫尤當仰體朕意將此通諭中外知之欽此

回民海富潤携帶回字經及漢字書五種案

廣西巡撫朱椿摺奏 軍機處檔

廣西巡撫臣朱椿跪奏爲盤獲回匪恭摺具奏事乾隆四十七年五月十一日西刻據桂林府知府貴中孚稟稱奉諭查緝匪徒茲于桂廠見有一人初蓄辮髮狀似還俗僧人詢稱伊名海富潤係廣東崖州三亞村回民遊學已閱九年髮因病脫新蓄未長等語查其行李箱內有抄錄回字經二十一本據稱或係自抄或係買來或係送受至其中有無違碍無從識辨又漢字天方至聖實錄年譜一部十本天方字母解義一本清真釋疑一本五功釋義一本天方三字經一本俱係江寧回人劉智所著袁國祚等於乾隆四十暨四十三等年刊行板係袁氏家藏各書大義通係揄揚西域回教國王穆罕默德之語其書至聖實錄已屬僭妄且以本朝人譯刻而于廟諱御名不知敬避狂悖之處不一而足嚴訊海富潤供於乾隆三十九年自籍起身歷經廣西湖南湖北安徽陝西等省除安徽無人傳經外其餘俱有傳經供飯之人而在陝西之大荔渭南等縣最爲長久所帶漢字書係四十六年自陝西回至漢口居住禮拜寺開張帽

店之同教江寧人袁二所贈等情並據兩司稟同前由臣查回字經二十一本臣不能辨識漢字書五種實多狂悖荒唐且該犯係陝西回粵恐係甘省番回漏網逆黨尤應逐一究明從重治罪臣現在提犯研鞫並飛咨該犯原籍廣東省查有無不法字跡并咨江南暨各省督撫查繳前項板片解京送銷并咨拿譯刻散佈暨著書贈書各犯審擬治罪謹將搜獲各書繕寫清單恭呈御覽所有盤獲回匪緣由理合恭摺由驛馳奏伏祈皇上睿鑒謹奏乾隆四十七年五月十三日

乾隆四十七年六月初三日奉硃批已有旨了欽此

附查出海富潤攜帶回教書籍清單 軍機處檔

廣西巡撫臣朱椿跪奏謹將查出回民海富潤攜帶回經書籍開列清單恭呈御覽

計開

天方至聖實錄年譜一部十本

天方字較解義一本

清真釋疑一本

五功釋疑一本

天方三字經一本

以上各書係漢本

特直威德一本

古利寺拖納一本

老宿涂勒木算經一本

胡特布一本

包特那扎經一本

已而沙得經一本

雪而福一本

而挖彌勒一本

孩兒喀意革一本

白亞泥經一本

滿蔘經一本

啃經一本

兒喀葉得經一本

射而暇目爾脊一本破

雜學得而哇忒經一本破

木輿嫣特經一本破

雜學一本破

纂查泥經一本破

費格黑墨思毆得經一本破

特補色耳經一本散

委喀夜經一本散

以上抄寫囘經新舊大小共二十一本有無違礙不能識辨據該犯口音

以漢字記其名目合併陳明

兩廣總督巴延三摺奏 軍機處檔

兩廣總督臣覺羅巴延三跪奏爲奏聞事乾隆四十七年五月二十一日准廣西撫臣朱椿咨開據桂林府知府貴中孚盤獲回匪海富潤搜出漢字書五種語多狂悖荒唐業經簽出恭摺具奏海富潤係廣東崖州三亞村回民據供家內有父祖叔姪兄弟該犯於乾隆三十九年四月內在廣東省城禮拜寺從馬尙仁讀經五月相應飛咨查辦等因臣查海富潤携帶狂悖經書往各省游蕩該犯家中定有不法字跡其父祖叔姪兄弟在籍有無聚衆誦經煽惑誆騙亦須徹底根究當卽密委雷瓊道李同瓊州府親赴崖州海富潤家內嚴密搜查將搜出字跡連各犯屬解省審辦並卽飭臬司景祿督同廣州府丁尹志等至省城禮拜寺嚴加查搜研訊馬尙仁從前容留海富潤在寺教讀何項經典有無聚衆引誘隨據該司等稟稱在寺內查出回字經一百五十三本漢字舊抄藥方二本漢字四書五本漢字千字文一本漢字三字經一本漢字初學詩一本逐細檢閱並非違禁之書此外亦無不法字跡馬尙仁已于四十三年病故

寺內之事交與脫景文接管四十六年脫景文又故現係保廷芝接管詢據保
廷芝供稱寺內爲回民誦經禮拜之所外來回民形跡可疑者原不收留惟本
省回民願在寺中誦經禮拜間留住宿三十九年有崖州回民六人內有海姓
四人一同到寺要馬尙仁教讀回經馬尙仁留住數月海姓四人內伊認識海
玉潤一人有無海富潤在內伊實不知馬尙仁有子馬文珍在家等語該司等
復赴馬文珍家搜查並無經卷及違禁書籍據馬文珍供稱因兩腿殘疾未曾
讀書亦未入寺海富潤從前曾否到寺實不知曉質之保廷芝委非揑飾現飭
崖州拘提海玉潤到案究詢確供幷根追同行五人下落及有無海富潤在內
另行詳報等情連抄出經書解送前來除將經書封貯俟雷瓊道克星額等搜
查海富潤原籍崖州有無不法字跡將犯屬押解到省嚴審實情另摺具奏連
先後抄出經書一幷解部外所有臣准咨查辦緣由謹先據實由驛奏聞伏乞
皇上睿鑒至廣東巡撫印務係臣暫署無庸會銜合併陳明謹奏乾隆四十七
年五月二十六日
乾隆四十七年六月十七日奉硃批已有旨了欽此

上諭 軍機處檔 實錄

乾隆四十七年六月初三日奉上諭據朱椿奏盤查回民搜獲書籍現在嚴辦一摺內據稱桂林府知府貴中孚稟報盤獲廣東崖州回民海富潤有抄錄回字經二十一本又漢字天方至聖實錄年譜等書係江寧回民劉智所著書內大意約略揄揚西域回教國王穆罕默德之意居多據該犯供稱得自陝西回民袁二所贈已咨各督撫查繳書籍恐係甘省漏網逆黨以此煽惑人心現在逐一嚴究從重究擬等語所辦殊屬過當甘省蘇四十三係回教中之新教即邪教也今已辦盡根株至於舊教回民各省多有而在陝西及北省居住者尤多其平日所誦經典亦係相沿舊本並非實有謗毀顯爲悖逆之語且係朱椿現在簽出書內字句大約鄙俚者多不得竟指爲狂悖此等回民愚蠢無知各奉其教若必繩繩以國法將不勝其擾況上年甘省逆番滋事係新教與舊教相爭起衅並不借經典爲煽惑朱椿獨未聞知乎朕辦庶政不肯稍存成見如果確有悖逆狂吠字跡自當按律嚴懲不少寬貸若如此等回教書籍附會

其詞苛求字句甚非朕不爲已甚之意此事著卽傳諭朱椿并畢沅等竟可毋庸辦理嗣後各省督撫遇有似此鄙俚書籍俱不必查辦將此一併傳諭知之

欽此

軍機處奏 軍機處檔

臣等遵旨將朱椿奏到搜查回教經卷案內所有至聖年譜一書作序之是否現有官職交查吏部茲據覆稱惟賽璵一員曾任四川珙縣知縣業於乾隆二十三年緣事革職至俞楷等五人並未身列仕版理合奏聞謹奏乾隆四十七年六月初三日

軍機處奏 軍機處檔

臣等遵旨將朱椿奏到回民海富潤攜帶各書內詳加檢閱尚無違礙字句至所有作序諸人除賽璵一名業於書內刊明係曾任四川珙縣知縣其餘諸人開單另交吏部查明有無官職再行請旨辦理外今將擬寫諭旨進呈謹奏乾

隆四十七年六月初三日

至聖年譜內

賽璵原任四川珙縣知縣曾否病故

劉智江寧人

改紹賢江蘇華亭人

馬士芳陝西咸陽人

袁國祚江寧人

五功釋義內

俞楷東陽人

江南提督保寧摺奏軍機處檔

江南提督義烈公臣保寧謹奏爲奏聞事本年六月初五日申刻據華亭縣知縣林培由面稟奉蘇州撫臣閔鶚元行准廣西撫臣朱椿奏起獲回匪海富潤

搜出逆書一案內有作序之華亭縣人恂齋紹賢一并嚴密查拏當於縣屬內遍加密訪並未有恂齋紹賢之人惟訪查有提督衙門刑房書辦姓改名筠者號係恂齋字紹賢華亭縣人與來文查拏之字號相符是否即係此人稟請發訊等語臣查該書辦改筠既屬字號相符即拏交該縣林培由嚴加訊供並令該縣密速前赴該犯家內查抄有無別項不法書本字跡解蘇審究一面飛咨蘇州撫臣閔鶚元查辦外理合恭摺奏聞伏乞皇上睿鑒謹奏乾隆四十七年六月初六日

乾隆四十七年六月二十七日奉硃批不宜辦早有旨了欽此

江蘇巡撫閔鶚元摺奏 軍機處檔

江蘇巡撫降三品頂帶留任臣閔鶚元謹奏爲欽奉諭旨恭摺覆奏事竊臣於乾隆四十七年六月初十日接奉上諭據朱椿奏盤查回民海富潤案內搜出漢字回經天方至聖實錄等書五種語多狂悖移起各書板片并查拿作序人恂齋改紹賢等辦理當即飛飭江寧松江等屬查獲解蘇審辦經臣於本月初

九日將現在查辦緣由恭摺具奏在案茲伏讀諭旨仰見聖主胞與爲懷仁同覆載伊犂土民庶無不共遊於光天化日之中臣謹遵聖諭卽飭將已拘之人悉行釋放安業書籍板片仍各發還本人並出示曉諭毋任胥吏藉端滋擾其行提質詢之安慶營都司胡世雄亦卽咨明毋庸解詢所有遵旨省釋緣由理合恭摺由驛奏覆伏祈皇上睿鑒謹奏乾隆四十七年六月十一日

乾隆四十七年六月二十一日奉硃批汝先所辦甚屬過當不達事體汝不應如此不同朱椿也欽此

上諭 軍機處檔

乾隆四十七年六月十七日奉上諭據巴延三奏稱准廣東巡撫朱椿咨盤獲回匪海富潤搜出漢字書五種及回字經卷並將海富潤原籍搜查押解人犯到省現在審詢等語此案前據朱椿奏到因查係回人相沿舊教經典並無悖逆之語已降旨令其毋庸辦理并傳諭各省督撫不必查辦想巴延三尚未接奉前旨故爲此奏著傳諭巴延三卽遵前旨毋庸辦理可也將此諭令知之欽

此

軍機處奏 軍機處檔

查本月初三日朱椿奏到拏獲囘民海富潤究辦一摺業經奉有寄信諭旨令其毋庸查辦今巴延三所奏卽係此案臣等謹擬寄信巴延三諭旨進呈謹奏

乾隆四十七年六月十七日

上諭 軍機處檔 實錄

乾隆四十七年六月二十二日奉上諭本日據薩載奏接准廣西撫臣朱椿咨拏獲囘民海富潤案內之改紹賢等三犯當卽轉飭查辦解赴江蘇撫臣究審一摺所辦殊屬非是此案海富潤有抄錄囘字經卷及漢字天方至聖實錄年譜等書其書內大意約略揄揚西域囘教國王穆罕默德之意居多囘民持誦經典自唐宋以來早已流傳中國現在相沿舊本在囘民俱屬家喻戶曉並無謗毀悖逆之語則是囘民之各奉其教卽與此時之僧道喇嘛無異焉能盡罪

其人而火其書乎此案前據朱椿奏到節經降旨通飭各省督撫毋庸查辦乃薩載接准朱椿咨會並不權衡事理之輕重遽行飛飭各屬將改紹賢等搜查押解究審如此矜張辦事殊非大臣實心任事之道實屬可鄙可笑薩載久任封疆在督撫中尙屬老成歷練明白曉事之人乃亦與朱椿之初任巡撫遇事茫無主見者相同能不知所愧乎地方大吏遇有奸民倡立邪教及惑衆斂錢之事自當實力嚴查究辦務淨根株以除風俗人心之害若回教民人各省多有毋論西北省分居住者固多卽江省一帶零星散處其飲食作息俱與平民相等不過不食狗豕肉耳如以傳習經卷與邪教悖逆之書一例查辦則安分守法之回民轉致無所措其手足且從前山東王倫及甘省王伏林等滋事不法回民中卽有首先奮勇打仗者卽上年蘇四十三之事其舊教回民倡義率衆協同官兵勦捕爲出力經朕節次獎賞則朕之視回教民人皆吾赤子各省督撫安得歧而二之乎現在此案查拏之改紹賢諸人雖已據薩載摺內聲明業經遵旨概行省釋其書籍板片亦卽給還並當出示詳晰曉諭回民務各循分守法各安本業毋致驚惶擾累但各省督撫若因有此旨遂致因噎廢食將

地方實係邪教重案亦藉詞鎮重姑息養奸竟致不辦則是悞會朕意不度事

理將來發覺時恐不能當其罪也將此通諭中外知之欽此

戴如煌秋鶴近草案

河南巡撫李世傑摺奏 軍機處檔

河南巡撫李世傑跪奏爲圖詐職官誣告悖逆審明定擬請旨事乾隆四十八年二月二十三日據光州知州陳文緯稟稱有湖北黃陂縣人寄居河南固始縣之胡元杰呈首商城縣知縣戴如煌所作秋鶴近草內有登平臺一首詞語悖逆等情經該州陳文緯當堂察核語句並無違碍隨將該犯駁詰據該犯覩筆寫出詩解一紙支離扭揑實屬狂悖不法隨馳赴固始縣督同該縣謝聘親赴胡元杰家逐一檢查並無違禁書籍及另有不法筆札現在押帶該犯並飛調商城縣知縣戴如煌一並至省聽候質訊並將戴如煌所作秋鶴近草一本及胡元杰親筆詩解一紙稟報到臣隨詳加查閱戴如煌所作登平臺詩一首不過咏懷古跡該犯胡元杰附會解說實堪髮指隨飛飭該州速押人犯並檄調商城令戴如煌至省飭藩臬二司督同開封府知府蔣果光直隸州知州陳文緯祥符縣知縣何如鍾等審明定擬招解前來臣復親加研鞫緣胡元杰籍隸湖北黃陂縣遷居固始訓蒙餬口與另案誣告祝萬青等起會誦經反坐擬

遣旋卽病故之革生蕭芳相好乾隆四十六年間蕭芳將商城縣知縣戴如煌所刻秋鶴近草一本送給觀看胡元杰存放在家迨今年正月間胡元杰失館閒居偶翻戴如煌所刻詩草見內有登平臺一首引用北口口火南渡旌旂等字該犯輒以失館無聊起意訛詐隨指此詩謂隱存叛逆赴光州知州陳文緯衙門首告陳文緯察看詩句並無違碍當加駁詰該犯隨將此詩當堂逐句註解大肆狂吠經陳文緯親赴該犯家逐一查搜並無不法書籍字札等項稟報押犯赴省經臣嚴飭兩司督同委員開封府等審明定擬詳解前來臣以該犯胡元杰不過失館窮愁欲圖訛詐何故當此光天化日之下輒以叛逆陷人恐其平日另有憤懣狂悖著作因而天奪其魄自取罪戾並或有懷挾私讎希圖陷害情事復加研鞫據供實只意圖訛詐恐所首事不重大不能脅制官者多得銀錢因而喪心病狂妄加註釋初不料該州遽行稟辦實屬死有餘辜此外並無別有狂悖著作及挾讎圖害情事反覆究詰矢口不移似無遁飾查例載舉首詩文悖逆若祇字句失檢涉于疑似並無確實形跡卽以所誣之罪依律反坐又名例內載誣告叛逆未決者擬斬監候不及妻子財產各等語今胡元

杰因貧圖詐輙借戴如煌詩句附會講解肆其悖逆實屬不法若照例僅擬斬監候未足蔽辜應請旨即行正法以昭炯戒戴如煌所刻詩章並無違碍給予詩本之蕭芳已于另案擬遣身故均毋庸議理合另繕供單並胡元杰親筆註解逆詞一紙及戴如煌秋鶴近草一本一幷恭呈御覽伏乞皇上睿鑒勅部核覆施行謹奏乾隆四十八年四月十三日

乾隆四十八年四月十九日奉硃批三法司核擬速奏欽此

樓繩等呈首河山氏諭家言暨巢穴圖略案

浙江巡撫福崧摺奏 軍機處檔

浙江巡撫臣福崧跪奏爲奏聞事竊臣接據署義烏縣知縣程嘉瓚稟稱據監生樓繩等呈首伊故父捐職州同樓德運自輯諭家言暨巢穴圖略各一本內有違碍字句該生等屢請改易任性未允今伊父於本年正月二十一日病故將原書並板片首繳到縣查閱書內多有妄謬之處隨會同教諭來學謙訓導章光晉前赴樓下庄並河山庄該犯樓德運所住房屋逐一確勘搜查並無別項違碍書籍字跡現將原書由府送司轉呈等情并據署藩司德克進布將前項書本稟呈前來臣詳細親加檢閱查該樓德運居住鄉村家頗温飽捐納州同職銜所作書內係房屋圖式及居家鄙俚之語乃因伊祖父女俱曾捐過封典將供奉勅軸處所稱爲勅命官又各匾額內妄用協坤承乾龍蟠虎踞日本月底日方升哉生明等字而所載詩文中如胥宇發祥式廓丕基振振公子姒氏遺風小星中官暨世事人心大大非今信楚狂歌鳳兮又於伊母像贊內用拱服垂旒伊自像內稱實項龍縚等字樣且恭遇廟諱御名並不敬避其喪心

病狂情罪實屬重大並恐尚有別項不法著作隱匿不繳當卽飭委衢州府知府恩明金華府知府張思振星赴該處嚴密搜查一面飭提樓繩等到省確訊去後茲據藩司盛住臬司孫栝將先行提到之樓繩等各犯訊供具禀前來臣復親提率同嚴訊據樓繩等供伊父樓德運因住居河山庄地方別號河山生子十二人性喜誇張好造房屋平日並無別項著作乾隆三十六年因家遭回祿受驚改性三十年自做河山氏諭家言一本皆是處家之語四十年雇覓匠人宣茂發等刊刻四十五年又做巢穴圖略一本因湊不成本隨將現住房屋并欲造未造房屋豫定堂名匾額繪成圖樣敷衍鋪張仍雇宣茂發等刊刻刷印樓繩等因書本匾額字句多有違碍難解之處屢向伊父阻止該犯以引用詞句係屬經書成語並遵奉君上教子孫做好人之意反行斥責執拗不聽樓繩等見書內有迭沐君恩末由報惟願我皇萬萬春等句原係感恩戴德之語未經再阻迨本年正月間伊父於病中囑咐家事樓繩等復言及此書該犯答以爾等既然懷疑任聽首繳嗣伊父於正月二十一日病故樓繩等卽於二十六日將書本板片呈首其書中作序做詩之人止知吳彭年龔蛟騰係本縣已

故貢生徐雲臺係永康縣人吳彭年有子吳家騋龔蛟騰有孫龔懷污現俱務農餘皆伊父自行編造實無其人等供再四研訊堅供伊父委係無知妄作實無悖逆別情矢口不移幷據委員衢州府知府恩明金華府知府張思振禀稱遵赴義烏縣離城二十五里地名樓下庄查勘樓德運所住房屋與原圖大略相符惟門外並無旗杆堦高止一二尺房上亦無飛簷其匾額字樣或用磚刻砌或係墨寫墻壁俱與原圖相符又相距二十里地名河山庄現有房屋二所尙未造竣與圖不符逐細搜查實無藏匿禁書及別項不法字跡等情據此臣查樓德運以村野小民妄擬著述、遇廟諱御名不知敬避又因居河山庄胆敢自號河山主人並以樓姓係夏禹之後於匾額詩句內擅寫明德遺徽流夏演天潢體先王先聖字句復于一切任意混書均非臣下庶所可引用之語狂妄悖謬不法已極未便因其子自行呈首稍存寬縱現飭將樓繩等收禁革去職銜衣頂並將該犯家產嚴行查封拘齊犯屬幷提集案內有名人犯暨房族保隣再行確訊嚴究照例定擬另行具奏一面將分送書本查收銷燬外所有首繳原書相應粘簽敬呈御覽臣謹會同閩浙總督臣富勒渾浙江學政撫臣

覽光鼐恭摺具奏伏祈皇上睿鑒謹奏乾隆四十八年五月初二日

乾隆四十八年五月十七日奉硃批已有旨諭竟可寬欽此

上諭 軍機處檔 實錄

乾隆四十八年五月十七日內閣奉上諭福崧等奏查義烏縣監生樓繩等呈首伊故父樓德運自輯諭家言暨巢穴圖略各書內有違礙字句一摺內稱樓繩等因書本匾額字句多有違礙曾屢向伊父阻止伊父執拗不聽迨伊父病故樓繩等卽將書籍板片呈首現將樓繩等收禁革去職銜衣頂並將該犯家產查封拘犯嚴究等語所辦未免過當樓德運妄行撰輯字句多有違碍使其人尚在自有應得之罪今業已身故伊子樓繩等知有違碍從前屢經阻止伊父執拗不聽及伊父一經身故樓繩等卽將書本板片自行呈繳是樓繩等本知畏法自可無庸治罪除將繳出書本板片銷燬外樓繩等均著加恩寬免其無干人犯概予省釋摺併發欽此

清代文字獄檔第八輯目錄

上諭一件

江西巡撫兼提督銜常鈞摺奏二件

李雍和潛遞呈詞案 乾隆二十六年九月至十二月

護理江西巡撫印務湯聘摺奏三件 附李必亨稟詞一件

上諭四件

四川總督開泰摺奏二件

旨一件

王寂元投詞案 乾隆二十六年十月至十二月

陝西學政鍾蘭枝摺奏一件

甘肅巡撫明德摺奏一件

陝甘總督楊應琚
甘肅巡撫明德 摺奏一件

徐鼎試卷書有平緬表文案 乾隆三十三年八月

浙江巡撫永德摺奏二件 附原寫試卷一件

王道定汗漫遊草案 乾隆三十三年九月至十二月

楊淮震投獻霹靂神策案

山東學政謝溶生摺奏軍機處檔

山東學政臣謝溶生謹奏爲據實奏明事竊東省士習强悍久在聖明洞鑒之中臣出京時跪聆聖訓精詳固密抵任以來時刻凜遵凡考試各府赴學講書點名發落接見教官士子之時敬謹宣布聖諭往復告誡至再至三勉以讀書守分率教懷刑務化粗暴氣習以仰副我皇上整頓作養至意臣受事後卽訪得泰安府屬之東平州有展姓一門本係回教又多武生恃符健訟向曾犯案頗不安靜隨密札該州查訪迨臣在兗州考試又風聞展姓兄弟有互訐窩藏馬朝柱之語正欲查辦旋據該州李時葉稟稱緣革生展昌傑與堂兄告項武生展昌錦爭產搆訟十有餘年屢經斷結今展昌傑復欲控告展昌錦探知往阻途遇扭結各揑窩逆浮詞互相攻訐以圖傾陷經營兵路見拏獲該州審訊擬以罰捐銀兩具稟到臣臣查展昌錦好訟生事原非善類卽係臣前飭該州訪查之犯今復於通衢大道倡言窩藏重逆雖審無實據而動架大題駭人觀聽自應詳加研究嚴爲創懲該州擬以罰鍰辦理殊未妥協隨批令覆行詳訊

按律審擬庶懲一可以儆百又臣考試回省之日德州知州宮懋讓進見臣詢及生監是否安靜據稱旬日之前曾有生員楊淮震獻書名曰霹靂神策皆言製造砲火之事該州面訊該生言語顛狂有類瘋癲因復傳訊楊淮震親屬僉供委係瘋症該州查閱書內尚無他語遂將書燒燬並令伊親屬嚴加拘禁等語臣聞之不勝駭然切思所獻書中涉及砲火關係匪輕豈可不徹底窮究遽爾率結隨密令該州拘提楊淮震訊問因何起意獻書該州雖審係瘋症將書燒燬但是否瘋顛屬實並其家有無別本存留務即嚴查究追閱無稍輕縱任其諱捏臣俟該州覆到再加察核照例辦理總之東省士習不訓習爲固然臣仰遵聖訓加意整飭固不敢刻覈以滋事亦豈容姑息以養奸況臣一介寒微仰荷皇上特達之知不次拔擢受恩深重更非尋常可比夙夜自矢惟期事之靠實辦理斷不忍稍有隱飾自欺以欺君議所有徽臣現在查辦兩案緣由謹據實一併陳明伏惟聖鑒謹奏乾隆二十年十二月初七日

乾隆二十年十二月十二日奉硃批是知道了欽此

河東河道總督兼署山東巡撫白鍾山摺奏軍機處檔

河東河道總督兼署山東巡撫臣白鍾山謹奏爲奏聞事竊臣前在省城訪聞得德州學生員楊淮震赴德州知州宮懋讓衙門呈獻書本該州本經詳報臣卽檄取此書該州將原書送看其書乃破舊抄出所言皆係置造礮位及演放花砲之法內中間有不經之語隨卽飭發布按兩司飛提楊淮震並調該州來省嚴究此書得自何人赴州呈獻是何意見俟訊明確情詳到之日臣再會同學臣按律定擬情罪另摺具奏並將原書恭呈御覽請旨遵行外謹先恭摺奏聞伏乞皇上睿鑒謹奏乾隆二十年十二月十五日

乾隆二十年十二月十九日奉硃批覽此係因謝溶生奏過而始奏可謂取巧以後不可欽此

河東河道總督兼署山東巡撫白鍾山山東學政謝溶生摺奏軍機處檔

河東河道總督兼署山東巡撫臣白鍾山提督山東學政臣謝溶生謹奏爲請旨事竊照德州生員楊淮震赴州呈獻書本當經一面發司究審一面奏聞在

案今據布按兩司審擬前來臣等查核供情楊淮震於丙辰科鄉試曾列薦卷
因三塲違試不中懊恨成痴時發時止鄉黨呼爲瘋子不與往來乾隆七八年
間有直隸棗强縣已故民人魏傑在德州出賣舊書淮震因買史記等書熟識
偶見有抄寫舊書一本上有火砲諸方遂自爲罕見奇書亦將貨物抵換收藏
在家妄冀獻書錄功得有寸進於本年十一月二十日照抄赴州投獻因伊父
生員楊方竹嗔責多事淮震懊悔旋赴州懇燬前書該州宮懋讓見其痴狀將
書焚燬並未稟報經臣等訪聞飭查宮懋讓卽親至其家搜查原本隨經查出
呈案問其書所由來係得之已故民人魏傑至造此書者實不知作自何人查
書中雖間有不經之談尙無悖逆之語及訊其獻書之故不過執迷謬見妄希
寸進並無他意應如司擬照縱横之徒假以上書巧言令色希求進用者律杖
一百折責四十板令楊淮震仍照生員不許一言建白違者黜革應照例革責
飭令伊父楊方竹嚴行管束毋許出外生事其父楊方竹不知獻書情事應請
免議至該州隨經搜查原本呈報但前據投到此書之時卽應稟報不合轉聽
該生求懇旋卽焚燬容俟另行咨部聽候議處其原書破爛不敢恭呈御覽謹

照繕清本同原書一併具摺恭進是否有當伏候皇上訓示遵行謹奏乾隆二十一年正月十九日

乾隆二十一年正月十九日奉硃批知道了欽此

朱思藻弔時案

兩江總督尹繼善江蘇巡撫莊有恭摺奏軍機處檔

兩江總督臣尹繼善江蘇巡撫臣莊有恭謹奏爲奏聞事竊照江省今歲秋成
歉薄荷蒙聖恩高厚蠲賑頻施拯救多方無微不至凡有血氣之倫莫不感戴
皇仁同聲祝頌詎有常熟縣奸民朱思藻妄生怨讟編集四書成語譔成時文
大肆誹謗據監生景如梓呈首到官經該縣車策究明由府司復訊具禀到臣
臣等尹繼善在蘇郡督賑飭提朱思藻等一干人犯來蘇會同臣莊有恭悉心
研鞫緣思藻讀書未成粗知文義貧困無聊本年九月間該邑陡遇風災米價
昂貴該犯於九月十七十八兩日將四書之語湊集成文題爲弔時語多狂悖
將草稿令鄰居幼童周金寶代爲謄清將草稿燒燬迨九月二十九日有伊戚
張世美來至其家思藻將前文向其誇誦世美索看思藻遂付世美帶歸令伊
子張振聲另謄振聲代抄一紙世美收帶在身於十一月十一日赴景如梓莊
上問如梓伯母索欠因係如梓催租人朱勵清作保遂至伊房內在於身畔取
約付給誤將所藏之文一并帶出勵清取看又有景如梓催租人徐義方在旁

看見適如梓走至亦卽取見攜帶回家細看詞意狂悖恐被傳播陷累隨將原文出首幷據該縣起出周金寶所抄之文一幷呈送臣等細加研訊據各犯供認不諱嚴訊朱思藻實係伊一人所編並無同謀追詰其編造此文係屬何心據稱九月內地方被災米糧昂貴意謂地方官未必稟詳不能邀恩賑恤是以將四書成語湊集成文以洩傷時之意再三究詰矢口不移竊思我皇上誠求保赤愛民之殷憂民之切實屬從古未有歷年來江省凡遇災荒立卽稠疊施恩不惜帑金數千餘萬朱思藻卽喪心病狂何得諉爲不知乃生逢聖世竟敢以弔時爲題將暴君汙吏長君逢君及有王者起猶解倒懸等語編湊成篇侮慢聖言鴟張訕謗此等狂悖不法之徒若不亟正典刑何以懲惡俗而儆人心朱思藻應請旨卽行正法張世美雖非同謀但不行出首仍敢抄傳殊干法紀應枷號兩個月重責四十板周金寶張振聲聽從抄寫應各枷號一個月重責三十板朱勵清徐義方雖曾看視幷未傳抄應與免議謹將首出原文照抄附摺遞呈伏祈聖鑒訓示謹奏乾隆二十一年正月初四日

乾隆二十一年正月十五日奉硃批軍機大臣會同三司核擬速奏欽此

林志功揑造諸葛碑文案

閩浙總督楊廷璋浙江巡撫莊有恭摺奏軍機處檔

閩浙總督革職留任臣楊廷璋
浙江巡撫革職留任臣莊有恭謹奏爲奏聞事本年四月十五日臣莊有恭接據金衢嚴道金祖靜衢州府知府甘士瑞稟稱四月十一日據常山縣知縣張又泰赴郡稟稱該縣於四月初三日差竣回任訪聞該縣九都地方有林志功素患瘋癲近稱抄有諸葛碑文遂密赴該犯家查拏收檢於該犯房中四書內獲有底稿八紙細加閱看語多不經但尚無悖逆之句隨提伊叔林鴻瑞伊子林常本隔別研訊據供林志功自雍正十三年妻子相繼亡故感發瘋症醫治不痊乾隆二十二十一等年瘋疾愈甚經前任縣府押發收管解回鎖錮有案今已於本月初四日出門他說到玉山縣妻父張寶臣家去等語復提隣保徐明遠等供質相符隨卽押屬查拘詎該犯於初五日將所抄碑文語句投擲玉山縣知縣饒晉均轎內經玉山縣查拏獲究審無悖逆情由適准關提將該犯遞回查究審係瘋癲屬實等情幷據該縣帶犯來郡該道府提犯親訊仍與常玉兩邑審供無異合將現獲字蹟先行稟送等情臣莊有恭查該犯揑造碑文

語句多不可解其中恐有隱藏悖逆情由借瘋掩飾或別有煽誘情事隨批飭該縣再加搜查關取字蹟令將所造詞句逐一講解明白并查有無散布流傳書寫張貼情事提集保鄰親族一面究取確情據實稟覆一面將該犯嚴加鎖錮摘提伊叔林鴻瑞伊子林常本一併押解來省親提確勘臣楊廷璋接據該道府稟報亦卽批飭兩司提審并飛扎致臣莊有恭就近審辦茲於五月初四日據常山縣知縣張又泰押犯來省并據稟稱覆查該犯家內並無另藏悖逆言詞亦無散布張貼情事現在取具族鄰甘坐切結又關據玉山縣抄送所投字蹟前來等情臣莊有恭當卽傳同布政使索琳按察使李治運提集林鴻瑞林常本及該犯林志功悉心研鞫緣林志功原籍福建自伊祖遷居常邑幼雖讀書應考文理實屬不通娶妻祝氏生有二子雍正十三年該犯年二十八歲伊妻及三歲長子相繼病亡晝夜啼哭感發瘋疾時向人前大言狂語謂其如此忠孝行善竟無人保薦做官乾隆二十年前縣秦廷基訪聞飭屬收管二十一年該犯赴前守林明倫署妄認同宗經該府掌責解回安插伊叔林鴻瑞忿其滋事鎖錮空房後因伊母憐念仍行鬆放二十四年十月又以築壩呈詞赴

縣投遞該縣張又泰仍押交保屬收管詎該犯瘋疾益甚不知何年月日揑造諸葛碑文編成語句時向人前誦說衆人不解所謂羣謂瘋語置之不理本年三月聞知聖駕幸浙竟欲來杭呈獻妄詞求得官職伊叔林鴻瑞戒飭家屬防範愈嚴無由逸出詎四月初四日忽稱欲赴妻父家探望潛至玉山將所造碑語句一紙於初五日投擲玉山縣知縣饒晉均轎內經該縣查拏獲究時常山縣知縣張又泰差竣旋署亦有訪聞先赴該犯家內遍行搜檢於該犯房中四書內搜出碑文底稿字蹟八紙一面差役押屬跟拘聞被玉山拏獲又卽關提到縣帶犯至郡經該道府訊供通稟臣等批飭關抄所投字蹟再加嚴查確訊務得揑造實情一面帶犯來省候臣莊有恭親提確勘茲據該縣張又泰覆查該犯家內並無另藏悖逆言詞亦無散布張貼情事押犯來省臣莊有恭傳同兩司悉心研鞫令將所造詞句逐一講解據供詞內情節已於所投詞內逐一註明並無別解及詰其因何揑造則又情詞妄誕種種不經臣等恐其藉瘋揜飾嚴加刑夾該犯矢口堅稱並非揑造實係三茅君口授等語查該犯癡心妄想惟希得官所造詞語毫無文理尙無悖逆情由但妄稱諸葛自比關王情類

妖言查二十四年定例造纖緯妖書傳用惑人不及衆者俱發往黑龍江寧古塔吉林烏喇等處給與披甲人爲奴等語林志功應照造纖緯妖書傳用惑人不及衆者例解部發遣林鴻瑞雖不知揑造情由但聽聞人稱不及搜檢送官銷燬亦有不合應照不應重律杖八十係生員年已七十照律收贖免其褫革再林志功一犯臣等察其語言舉動實屬瘋癲即遣發外地亦未便聽其散處在地滋事可否將該犯留浙嚴行監禁俟痊愈日另行請旨出自聖恩非臣等所敢擅便謹將查獲審擬緣由恭摺奏聞并另繕供單同搜獲字稿八紙及玉山縣抄送字稿二紙敬呈御覽伏乞皇上訓示飭部核議施行謹奏乾隆二十六年五月初十日

乾隆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奉硃批該部核擬具奏欽此

閻大鏞俁俁集案

上諭 軍機處檔 實錄 聖訓愼刑門卷一一五一

諭據劉墉奏沛縣監生閻大鏞抗糧拒差誣官逃走旋經拏獲未結一案因其情形異常桀驁隨査出該犯詩稿二紙並伊祖閻爾梅伊伯閻圻稿本及閻爾梅犯罪時文移一本粘簽進呈並査該犯家內無伊詩稿存留揆其情形必係悖逆之詞曾經銷燬等語閻大鏞以監生抗糧拒差情屬可惡治以應得罪名已無可寬貸至査出稿本各條以朕觀之不過愚賤無知尙無悖逆之語若牽引伊祖伯等詩文遽以悖逆定讞而先置本案爲輕罪又不切究其燒燬滅跡之由是既不足以服本犯之心而議者或轉疑爲刻覈非朕用法平允務得實情之意且銷燬之語亦屬揣度之詞該犯平日果係居心悖謬形之筆墨卽使本人豫事銷燬而天理不容斷不令其毫無踪影脫然漏網之理非有一二銷滅不盡卽有留遺他處使之旁出敗露者此正案中吃緊關鍵該督撫果肯實心詳悉研鞫自無不明之理若實有悖逆本朝形迹卽應嚴處以肅刑章而懲匪類者著將原摺抄錄幷粘簽稿本交與高晉

陳弘謀令其確切嚴訊並悉心泒訪及該犯悖謬詩文有無留遺在外之處秉公推勘按律定擬具奏欽此乾隆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九日

署兩江總督高晉摺奏軍機處檔

署兩江總督臣高晉謹奏爲欽奉上諭事竊臣於本年六月初四日接准廷寄江蘇學臣劉鏞摺奏沛縣監生閻大鏞抗糧拒差誣官逃走並該犯從前曾經燒燬詩文一案欽奉上諭交臣與撫臣陳弘謀確切嚴訊並悉心泒訪及該犯悖謬詩文有無留遺在外之處秉公推勘按律定擬具奏欽此欽遵寄字到臣臣查閻大鏞一犯前據沛縣詳報該犯抗糧拒差誣官逃走當經督臣尹繼善批飭藩臬兩司嚴督緝審旋據獲犯又經撫臣陳弘謀因該犯平日狡黠異常飭提至蘇就近審辦尚未招解臣與撫臣在常會勘秋錄接准學臣劉鏞來札知閻大鏞頗好作詩又曾有銷燬之事現在督縣嚴密辦理等因臣等秋審事畢隨一面會委藩司安寧臬司蘇爾德於囘蘇日親提閻大鏞究訊銷燬詩文確情一面赴金灣閘收工旋據該司等稟稱督縣研訊該犯據供現年五十七

歲於少年三十餘歲時曾刻有俱俱集詩文內有沛縣誌記一篇因該犯之母於二十四歲守志未經列入節孝之內並有不應列入者反得濫觴心中不平文內譏刺記載不公爲刑書辛禮册呈送經修誌之原任知縣李棠(硃批)何不問之此人拘喚訓飭並將書板追繳銷燬復將已印詩集均行追燬並無別項悖謬詩文等語錄供稟報前來臣思該犯平日旣慣作詩又經刊刻刷印若只爲譏刺縣誌記載不公亦不過追銷一篇何致知縣將詩文全行追繳銷燬且該縣追銷並無案據焉知非該犯別有悖謬之詞籍此將全集自行銷燬滅跡別刊板之書必多流傳卽使銷燬豈竟一無留遺在外殊難憑信(硃批是)當經批飭兩司再將閻大鏞嚴行究審並密飭徐州府督率沛縣逐加搜查遍行硒訪將其銷燬未盡詩文並此外有無另存悖逆文稿查出呈送核辦在案玆奉聖訓詳明臣遵卽咨會撫臣并行兩司將閻大鏞提解清江並行府縣再加訪查將學臣交縣管押之該犯弟姪閻沛閻氏麟一併解浦臣於人犯未到之先現赴上游查工並丅就近硒訪督辦一俟人犯到齊臣卽會同撫臣逐一確切嚴訊務得該犯悖謬詩文實據秉公推勘按律定擬具奏請旨遵行所有臣現在遵辦緣

由理合先行恭摺奏聞伏乞皇上睿鑒謹奏乾隆二十六年六月初五日

乾隆二十六年六月十四日奉硃批是欽此

上諭 軍機處檔 實錄

高晉奏現在提解閻大鏞俟人犯到齊會訊一摺內有該犯因母未入節孝作沛縣誌記譏刺不公曾刻俁俁集內乃原任知縣李棠既據書吏呈送僅將該犯拘喚訓飭並將書板已及印詩集追繳銷燬之事李棠身令一縣遇此等藐法劣監正當嚴行究治何得曲意調停如和事老人之爲者況即訊刺縣記一文該犯自干橫議其情已屬可惡李棠不惟置之不論且將伊全集盡行追燬欲使惡蹟消滅無遺其代爲掩覆非預於逆惡之甚者乎若就此一節徹底根究則全案關鍵未必不勢如破竹也李棠現在革職回籍著傳諭高晉等令其速即提到嚴訊務俾水落石出毋任稍爲游移隱匿餘已於摺內批示矣將此並諭該督等知之欽此乾隆二十六年六月十四日

署兩江總督高晉摺奏 軍機處檔

署兩江總督臣高晉謹奏爲欽奉上諭事竊照江蘇學臣劉鏞摺奏沛縣監生閻大鏞抗糧拒差誣官逃走幷該犯從前曾經燒燬詩文一案經臣將閻大鏞前後犯案情節及現在會同撫臣陳弘謀遵旨查辦緣由具摺恭奏臣隨於上游一帶查工之便就近在徐督率府縣在該犯家中並於該犯親友處所分別設法迺訪搜查茲查獲閻大鏞從前刊刻續經燒燬之俁俁集詩文一樣二部臣逐加檢查其中或譏刺官吏或憤激不平甚至不避廟諱（硃批）如此可惡當引呂留良之例嚴辦矣更有狂悖不經語句推求其意悖逆顯然臣披閱之下爲之髮指臣現一面馳回清江一面知會撫臣並飭催兩司提齊犯証人等到浦嚴行推勘務得確情按律定擬以肅刑章而懲匪類除將原書一部留案查訊謹將一部粘簽恭呈御覽理合會同江蘇撫臣陳弘謀先行繕摺由驛具奏伏乞皇上睿鑒再臣奉頒報匣二個奏事未回是以今用夾板合併聲明謹奏乾隆二十六年六月二十日

乾隆二十六年六月二十五日奉硃批覽欽此

太子太保兩江總督尹繼善摺奏 軍機處檔

太子太保兩江總督革職留任臣尹繼善謹奏爲訊明覆奏事竊照江蘇學政臣劉鏞參奏沛縣不法監生閻大鏞所作詩句語多狂悖一案經署督臣高晉查明閻大鏞曾刻有俁俁集原任沛縣知縣李棠將書板詩集追繳銷燬等因具奏欽奉上諭以李棠身令一縣遇此等藐法劣監正當嚴行究治乃李棠不惟置之不論且將伊全集盡行追燬欲使惡蹟消滅無遺其代爲掩覆非預於惡逆之甚者乎著令提到李棠嚴訊欽此茲准山東撫臣查明李棠已於乾隆二十五年病故將伊子進士李承庚移解來江臣隨親加訊問據李承庚移解來江臣隨親加訊問據李承庚供稱現年三十五歲伊父李棠於雍正十三年署沛縣伊僅九歲隨在任所伊父於乾隆六年離任時伊止十五歲年幼不諳世務並不知有閻大鏞其人亦不知有俁俁集名目及伊父如何銷燬之事臣查李棠銷燬俁俁集情甚可惡但業已身故李棠離任時李承庚尚未成丁據供年幼不知係屬實情合將查訊緣由會同江蘇巡撫臣陳弘謀覆奏伏祈睿

鑒謹奏乾隆二十六年八月二十日

乾隆二十六年九月初八日奉硃批其子本無罪也知道了欽此

余豹明首告余騰蛟詩詞譏訕案

江西巡撫胡寶瑔摺奏 軍機處檔

江西巡撫臣胡寶瑔謹奏爲特參狂悖譏訕亟宜誅殛之犯以昭大法而正人心事竊照江省告訐之風甚熾其爭佔山塲謀奪田土動架大題結訟不休臣蒞任以來極力整理冀戢刁風若果涉誣陷臣斷不敢輕信長惡惟武寧縣民人余豹明首告原任刑部主事余騰蛟一案雖余豹明素稱健訟因田土屢控業經數年久圖洩憤但其所告余騰蛟曾修縣志載入譏訕詩詞事關重大臣初恐其挾嫌傾陷如江南之趙永德一案固不可長其刁風若所首屬實則余騰蛟卽須立加誅殛斷難容於天地之間隨密訊余豹明據供因余廷楨與小的爭田余騰蛟幫了廷楨小的恨他不過有已故舉人余文璧也與余騰蛟有仇因看他的病他說要贏余騰蛟的官司我有駁得他五首詩稿在此我若好了卽去遞呈你做抱告少不得弄他一個死後來余文璧身故小的就想來告也病了幾時如今纔出首的但小的只讀得熟不會講也只有五首詩此外也不知有無小的是鄉愚不曉得詩也不曉得如何叫做悖逆總求嚴審余騰蛟

就明白了等語臣隨密提余騰蛟至省將余豹明所首五詩字句一一追究據
供不過詠懷古迹之作實無譏訕且騰蛟受恩深重時時感激涕零豈有轉懷
怨望敢於譏訕之理等語臣查余騰蛟雖自辯甚力而其人居官居家素不安
靜從前修志之時該縣知縣鄒應元因余騰蛟曾薦舉博學鴻詞該縣進士又
只一人乃就近延入志局纂修卽經前藩司王興吾駁飭以余騰蛟緣事被劾
還家不可膺修志之任旋經另延修輯其余豹明所指之詩亦非現今志稿所
載臣復思余豹明不甚識字所摘之句尙無顯然譏訕之迹猶可抵賴而余騰
蛟素以詩文自命其家所藏或有寫刻別本因將余騰蛟監禁省城臣卽於本
月十七日帶南昌府知府李縉星夜馳赴武寧於十八日至余騰蛟所住之楊
店村莊夜半直抵其家逐細搜查別無悖逆字跡惟查得所寫詩稿一本已刻
詩稿一本更有雜稿一本狂肆鄙瑣多不可辨二諸詩中縱恣怪誕之句亦甚
隱僻臣卽旋省率同兩司等提犯嚴審併提余豹明質訊其現首五詩猶能質
辨至寫刻諸本余騰蛟惟强爲講解而字句具在情不可掩臣查余騰蛟身爲
職官因私債扣同官之俸以致逼命因而革職復蒙恩賞給職銜當如何感激

愧悚洗滌前愆乃所作之詩語含譏訕狂悖不經據其詩句罪大惡極亟宜申明國憲速行誅殛以除巨惡而正人心余騰蛟應擬斬立决余豹明雖係爭田起見所首非誣應無庸議臣謹行定擬請旨將余騰蛟卽行正法幷將查出詩稿二本雜草稿一本余豹明所呈舊志一本及原將詩單一件同取錄供詞一幷恭呈御覽伏祈皇上聖鑒訓示施行謹奏乾隆二十六年八月二十六日

乾隆二十六年九月二十三日奉硃批另有旨諭欽此

附原詩及注解

余豹明呈抄余騰蛟詩五首並余文璧注解

其字雲巢與盛仲子夜歌云南山興雲北山苦雨中路徊徨不知所處太平盛世蕩蕩平平誰爲逼仄作此無處安身之語其龍潭石詩巨靈劈山骨倒落神龍淵明月墮寒影留客聽清猿龍潭距縣數十步兩岸平壤並無遮蔽何言明月墮人煙擠密行人輻輳何言聽清猿明月墮影猿聲悲切與題不肖意果何指

其溪園詩小築臨寒渚抱瓮待時淸祇今溪園內常聞秋水聲旣曰寒渚又曰

秋水則無不淸矣又云抱甕待時淸何耶意謂築室以待時淸祇今時勢尙屬秋水聲一派蕭條愁慘之象耳

楓橋詩村煙繞青楓寒流下赤鯉爲問虬髯翁年年釣綠水虬翁隋之劍俠乘隋亂志意欲有爲見唐太宗而止騰蛟引此爲句意實何指又舟中感懷詩云寂寞向古人誰是同心者范蠡與張良空行若天馬天地一江河終古自傾瀉出世不須臾咄嗟辨王霸等語古人多矣必引張良范蠡爲同心何也豈以張良復韓范蠡復越乎且天地惟願平成而騰蛟謂自傾瀉是何肺腸

附供單

據余豹明供這五首詩是余文璧講與小的的因余廷楨同小的爭田余騰蛟幫了廷楨小的恨他不過余文璧也與余騰蛟有仇打過兩年官司舊年七月內小的看望余文璧的病他說要贏余騰蛟的官司我有駁得他五首詩在此我病若好了我出名遞呈你做抱告少不得弄他一個死小的見他是舉人說的話想來不錯就抄了來到二十一日余文璧身故了小的也病了幾時如今纔出首的但小的只讀得熟不會講也只曉得這五首以外也不曉得小的是

鄉間愚民並不曉得詩好詩歹那悖逆是余文璧說的小的也不曉得如何叫做悖逆總求嚴審余騰蛟明白了

據余騰蛟供騰蛟年六十一歲有母親年八十七歲乾隆三年由拔貢生中式舉人乾隆十年進士刑部山東司額外主事因扣江西司主事蘇灝俸銀抵償以致蘇灝自盡比照威逼人命例革職二十二年皇上南巡騰蛟恭迎於清江浦七月間恭荷皇上天恩着照原銜降一級賞給項帶聖恩高厚有加無已寸心感激時刻不忘天日照臨并無絲毫怨望豈敢有譏訕之心實在是受屈難甘的

又供這余豹明首的第一首詩是字雲巢夜雨答盛仲子與騰蛟兒女姻親字雲巢是仲子書屋彼時騰蛟未第爲族隣所侮偶過仲子家時值春雨連綿晝夜不止耽延數日想起要出門遊學家有老母難以遠離因與仲子夜話仿古樂府作此歌句武寧在萬山之中週圍都是山南山北山是信手寫來如杜甫舍南舍北皆春水的意思并無所指有何關涉　第二首是詠龍潭石的詩龍潭是武寧縣西關外一景潭上有盤石舊建水月亭宋時黃庭堅題龍潭清影

一區這詩上兩句說的是盤石下兩句因水月亭想到淸影二字又因謝靈運詩有乘月聽淸猿句遂想到淸月寒潭靜聞山響如聽淸影有何譏訕　第三首是詠溪園的溪園是武寧縣古蹟南宋時周應合所築自號溪園先生抱甕灌園是說周應合當日隱居的事下兩句卽景興懷說古人已不可見惟聞秋水之聲而已但只看一築字可見上兩字說的是周應合一個今字說的是現在景致只求細繹字面就明白了　第四首赤鯉乃仙家之事因赤鯉所以下接着有個老漁翁在此垂釣以切楓橋之景虬髯二字原是有鬚髯的通用字面如杜甫詩中有虬髯二字說的是李璡蘇軾送張天覺詩有紫髯二字說的是長松草這兩個通用字如何說得譏訕　第五首舟中懷古的說古人中誰是同心的人惟范蠡張良出處一轍其泛湖求仙若天馬之行空不可羈靮因想到天地如江河一般頃刻不停卽孔子所謂逝者如斯就是范張二人出世佐成王霸亦只須臾事耳不過見人生如駒隙此是詩家常語況這首詩本是十二句還有飄然振袂去煙霞存故我斯事邈千秋幾人成高臥四句豹明欲誣爲罪案特行删去若通首一看便明明白白說的是古人不須辨白的了

又供這刻本內白槎舟中聽雨一首這白槎是武寧縣灘名比夜大雨風濤並作而水蛟暴至濁浪翻空因紀一時之所見並無關涉

又供天上之人駭且逃是記大風之作乾隆三年有一日大風陡起將牧豎飄去至半天墜下空中盤旋所以有駭且逃之句是記一時之事並無別意

又供這長歌一章內白日鬼嘯句是先年與蘇灝領俸已交給其家人同張半仙手轉付與蘇灝並未一面及蘇灝自縊而懷中忽出一狀似乎有鬼使神差之意所以有此一語

又供這刻本內紀夢九首原是紀夢幻境無所指實惟山深水寒日暮雲起魑魅夜炊鬼母哺子一首是山林僻谷棚民雜處每種山歸薄暮舉火男則執爨女則哺子赤體露形頗類鬼魅見而怪之就如夢見一般所以做紀夢第一首這第二首威鳳兩卵四句是因胞弟余螭無志科名而父親囑以兄弟同心讀書全不記憶故以各有所求冷語諷之　第三首陽侯吹風四句因向日江中行舟偶遇風雨便覺水怪魚鱉往來倏忽可愕可駭偶然念及遂見於詩並無他意　第四首猿猱啖李二句是說不類之物而酸味相感毛嬙遺跡二句是

說性情不同雖同是一類而行各別亦無他指　第五首元猿嘯風原說得深林僻谷風雨交至獸類怪類亦若有迷離失次者然此說陰厓窮谷之景並無關涉　第六首大冠峨峨是想像天上神仙之狀卽古人遊仙詩意原無所指第七首光風轉蘭原說春風香草美人靜好臭味可親默默自喻意亦無他第八首空山夜靜四句因在長墅原聽得士人說長墅原內黑槽裏有一老狐狸領一小狐狸每於星月之下頭頂天靈蓋拜月騰蛟耳聞其事未曾目覩因托於夢摹擬其形狀原無別指　第九首乘雲上天四句是偶然於秋深夜坐仰見天空雲薄忽作幻想以爲若有仙人行走當聞步履之聲故作此懸空想像之語意並無所關涉

上諭　軍機處檔．實錄　聖訓愼刑門卷一一五一　東華錄

大學士公傅字寄江西巡撫常河南巡撫胡乾隆二十六年九月二十三日奉上諭胡寶瑔奏原任刑部主事余騰蛟詩辭狂悖請旨卽行正法一摺朕初閱摺內所敘事屬大逆已批三法司核擬及檢閱詩文各稿卽原首及簽

出各條率多蹈襲舊人惡調語句踳駁不得謂之誹謗悖逆胡寶瑔或有鑒於從前胡中藻之案以爲既經首出不得不嚴行處治且入告少遲又焉知不爲謝溶生先得居奇無以如此具奏殊不知逆惡大罪國法不容胡中藻狂悖實蹟種種朕不能爲之貸若此等詩辭豈可從一例論耶看來余騰蛟自恃曾爲職官武斷鄉曲實所不免如余豹明所控帮助爭田等事然此亦自有應得之罪若摭拾詩句吹毛求疵置之重辟不獨無以服其心卽凡爲詩者勢必不敢措一語矣朕明慎用刑一切扞網之徒輕重惟其自取從來不設成見况摺內既稱余豹明素屬健訟必係逞刁滋事之徒刁陷之風又可長乎胡寶瑔現已到豫著將此案交與常鈞令其詳悉研審將余騰蛟所有居鄉恃符爭訟各本罪按律定擬具奏原摺抄寄閱看並傳諭胡寶瑔知之欽此遵旨寄信前來

江西巡撫常鈞摺奏軍機處檔

江西巡撫兼提督銜臣常鈞謹奏爲欽奉上諭事竊臣前由河南赴任江西途

次認准大學士公傅字寄內開乾隆二十六年九月二十三日奉上諭胡寶瑔奏原任刑部主事余騰蛟詩詞狂悖云云欽此遵旨寄信到臣臣隨欽遵諭旨仰體皇上天地爲懷執法平允至意臣到任後檢查原案悉心辦理率同司道等逐細研審並行縣查取余騰蛟積年訐訟控案究訊虛實□□恃職官武斷鄉曲欺凌族黨健訟多事各緣由已俱訊得實情雖所作詩句尚無誹謗悖逆之處而蹈襲舊人惡調好爲怪僻難解之語其心術已屬不端且又不安本分幇訟擾民人人側目□□居鄉多事之人况江西素稱好訟而語言文字多不檢點此種敗類所當屛之遠方以爲不安本分紳衿之戒除訊明按擬另摺恭請訓示外所有奉到廷寄辦理完結緣由理合繕摺覆奏再此案因提取縣卷往返行查是以稍遲合并陳明伏乞皇上聖鑒謹奏乾隆二十六年十一月十六日

乾隆二十六年十二月初五日奉硃批覽欽此

江西巡撫常鈞摺奏軍機處檔

江西巡撫兼提督銜臣常鈞謹奏爲遵旨審擬具奏事竊照武寧縣民余豹明挾嫌妄首余騰蛟詩詞狂悖一案先經調任撫臣胡寶瑔訊取親供并同原首詩文具奏請旨欽奉上諭交臣詳悉研審將余騰蛟所有居鄉恃符爭訟各本罪按律定擬具奏原摺抄寄閱看等因欽此欽遵該臣看得余騰蛟係原任刑部主事因私債逼死同官革職後因接駕蒙恩賞給頂帶乃不知感激仍復居鄉多事幇訟緣伊遠族余豹明與余廷正爭田訐控又有已故余文璧倚恃舉人袒護豹明而余騰蛟自恃進士曾爲職官遂袒護廷正余文璧以此成仇嗣因余豹明所爭之田理曲不勝經親族處息田歸廷正余豹明余文璧心知騰蛟暗中著力含恨愈深上年余文璧臥病豹明往看文璧指出騰蛟平日所作險怪詩句曲爲註解稱其狂悖指擻余豹明令作抱告以圖陷害騰蛟未及舉行余文璧旋卽身故至本年余豹明隱恨未消意欲致死騰蛟遂將前詩出首經調任撫臣胡寶瑔以余騰蛟詩句怪誕不經跡似狂悖隨將余騰蛟擬以斬決具奏荷蒙聖明睿照詳晰訓示令臣逐一研審定擬仰見我皇上明愼用刑務期平允不留纖毫遺憾至意臣到任後隨率同司道等將余騰蛟所有武斷

鄉曲恃符幇訟各案行縣提取原卷逐一研審詰以詩詞因何狂悖語含譏訕據供勦襲詩人舊句好爲新奇實無絲毫怨望譏訕之意極口呼寃似非飾辯復將原詩反覆講解再四推鞫並無異詞至訊以居鄉武斷各款內一案如盧必有等在已山砍柴騰蛟藉稱山有余姓古墳遣僕率同族人强搶斧鉅希圖藉墳佔山又一案騰蛟謀買余錦明等公山余世貽不允騰蛟强拉入室關閉二日逼勒出賣世貽控府未結騰蛟卽於山塲栽種松苗據爲已業又一案余盧兩姓山界未清騰蛟主令族人强砍山樹盧姓男婦出阻以致廚房失火延燒房屋家貲盡爲灰燼又一案余世勳將造橋大樹因不適用向余大成易換小樹未經通知騰蛟卽喚余大成至祠恃强罰跪罰銀并勒辦酒席方止其餘牽涉有名各訟案事屬瑣屑免其追究但就以上四案訊之余騰蛟已俱俯首認罪無可置辯查余騰蛟倚勢頂帶遇事生風欺凌族黨武斷鄉曲或率衆强搶圖佔山塲或將人關閉逼賣公山或强砍樹木致盧姓房屋被焚或在祠橫行將余大成罰跪罰銀勒辦酒席雖所犯各案或經親族處息或經府縣斷結但似此好鬬生事無故擾民之人未便輕爲寛縱余騰蛟雖係革職廢員仍應

革去頂帶合依棍徒生事無故擾害良人例發遣仍照漢人犯遣例曾爲職官人酌發雲貴川廣烟瘴少輕地方交與地方官管束余豹明如舉首詩詞得實之余騰蛟卽應斬決今訊係挾仇陷害希圖致死騰蛟並無指出悖逆實跡合依舉首詩文悖逆並無確實形跡例將舉首之人反坐余豹明所首之詩雖係已故余文壁註解但現係余豹明出首則其致死騰蛟之心百喙亦難置辯余豹明應照誣告人死罪未決律杖一百流三千里加徒役三年余文壁業經身故應免置議其盧必有等案已經完結仍令各照原斷案管業毋庸另議是否允協理合繕具供單恭摺具奏伏乞皇上睿鑒訓示遵行謹奏乾隆二十六年十一月十六日

乾隆二十六年十二月初五日奉硃批該部議奏欽此

李雍和潛遞呈詞案

護理江西巡撫印務湯聘摺奏軍機處檔

護理江西巡撫印務臣湯聘跪奏爲奏聞請旨事竊臣於八月二十一日據吉安府知府王銘琮具稟八月初七日奉到學政自省發遞牌文並發下呈詞二紙係六月中學政考試吉安回省於行李內檢獲泰和縣童生李雍和卽李必亨潛遞呈詞情詞悖謬飭府查訊並此外有無不經字跡逐一審明妥擬詳報等因該府王銘琮親提該犯家中仔細搜查又搜查呈稿四紙該府繕錄供情並將學政發下原呈及搜出呈稿抄錄通稟前來撫臣胡寶瑔同臣等兩司覆加閱核多係告苦乞憐並無悖逆之語恐有不實不盡隨嚴飭該府再行密查嚴審去後撫臣胡寶瑔於八月二十七日起程前赴河南學臣謝溶生卽於二十九日自九江考竣回省九月初一日到臣衙門面言李雍和尙有逆詞一紙未經發府已檄調吉安府帶犯來省親審等語臣卽詢其如何悖逆據稱該犯逆詞內第一條怨天第二條怨孔子第三條指斥乘輿此外尙有種種不經之處臣聽聞之下不勝駭愕隨向學臣取閱據稱此事現欲具奏原詞亦須進

呈未便給看等臣身任地方似此悖逆之事不能覺察心胆震裂豈忍稍緩須臾隨會同按察使石禮嘉飛飭該府帶犯來省以憑究訊旋於是日酉刻該府王銘琮業奉學政六百里公文帶犯到省臣卽會齊按察使督同該府親提審訊據該犯供稱在學政行李內潛置呈詞共有三紙內呈狀二紙寃單一紙臣等隨令該犯將寃單詞語據實默寫當下寫出三條並無悖逆語句初二日學臣傳吉安府知府王銘琮同南昌府知府李縉到署關防密審乎出逆詞一紙付該府等閱看情詞悖逆與該犯默寫者逈不相符學臣逐條訊問直認不諱隨令該府等再行覆審錄供呈送該府等稟發原單以便敘錄學臣亦未允給發該府等隨赴臣署備述審問情由據稱訊詞一紙密行細字不能盡記第三條上干君父直稱爾汝悖逆已極臣不禁髮指通身汗下隨卽會同按察使復提該犯將悖逆之處嚴行究詰據供學政處原遞寃單委係親筆一時糊塗亂寫罪該萬死等語當卽飭令將李雍和牢固監禁外臣伏思君父至尊果有一字一句稍涉干犯爲臣子者莫不痛心疾首頃刻難安今該犯逆詞臣與按察使石禮嘉雖不得親見但該府李縉等既經目擊又據該犯供認不諱情罪顯

然無疑且經臣等初次訊問該犯並不據實供吐又復揑寫詞單避重就輕居心狡猾亦非瘋癲可比似此大逆之犯斷難一日姑容於人世業經兩月以來已屬苟延漏網亟應誅殛以彰國憲以正人心應請將李雍和即李必亨照大逆律凌遲處死應行緣坐家屬並財產查明照例分別辦理臣不揣冒昧備敘情由據實具奏另繕單並抄錄各呈詞及默寫原單恭呈御覽伏祈皇上訓示遵行謹奏乾隆二十六年九月初三日

乾隆二十六年九月十一日奉硃批已有旨了欽此

附李必亨即李雍和稟詞

具稟生李必亨稟爲士同犬馬乞恩憐救事生幼業詩書言行毫無尤咎身列儒林友徒悉屬俊彥寃因二僕逃川生特遠遊覓尋詎期奴黨成羣預行佈置串同上下查謗羞塞路陷生行李儘凍餒幾斃奔投官宦維特反遭斥辱延至今正絕糧七日歇宿無處思往蜀省呼寃號苦免遭墮井不意簡州胡憲知埋寃受屈恐妨其身揑生爲瘋明解回籍隱會沮抑遇路口糧不給縱役嚴行拷打或坐囹圄受餓受罵或坐班房加肘加鍊無辜受屈之儒生不如重犯之

晏安迄今磨難幾斃跋涉甚艱爭之行李磬空囊無分文泣奏仁廉大父師作再生之父母積萬代之陰隲垂念斯文格外施恩賞准撥夫幷給口糧乞賜衣裳與施貲費或收衙內辦理或着鄉親助費救生一命澤被合室倘疑生有別故現有文書可驗倘疑生係飾詞蜀省寃單足據不然謂生實瘋則言行筆墨可考而知甯懇原情賑恤沒齒難忘再造之惠抑須超釋自行送字以求日用之貲一字一泣激切上稟其餘寃苦不敢縷瀆凡屬未詳俯賜允俞乾隆十九年三月初五日上稟

上諭軍機處檔　實錄

大學士公傅字寄四川總督開乾隆二十六年九月初十日奉上諭學政謝溶生摺奏江西雍和縣逆犯李雍和前名李必亨潛遞狂悖呈詞搜出家中各單該犯於乾隆十九年由四川遞解回籍控過各衙門有湖北開大人字樣雖自稱所控各處有收有不收之語但既經該犯具控當時豈有竟不省視之理此在他人或可開泰其可乎或彼時僅以其跡類瘋狂遂屏斥不顧耶此係地方

官向來消弭錮習實足釀成重案爲害不小著傳諭開泰令其將該犯從前如何投告及該督因何不行查辦原由詳悉查明據實具奏毋得稍有迴護欽此遵旨寄信前來

上諭軍機處檔　實錄

大學士公傅字寄署江西巡撫湯乾隆二十六年九月初十日奉上諭據謝溶生奏泰和縣逆犯李雍和投遞狂悖呈詞一案著將原摺抄錄並搜出各單交與署撫湯聘令其將該犯因何前後造作逆詞並此外有無別項悖逆事跡逐一徹底嚴行跟究定擬具奏至該犯李雍知既赴學政衙門潛遞逆詞又自書平日曾在各省衙門投控有收有不收之語豈於江西地方官轉有不行赴控者湯聘久任藩司新署撫篆斷無見聞不及之理或彼時僅以爲跡類瘋狂遂爾屏斥不問耶然此罪猶小今逆跡已露若該署撫因謝溶生未經會審合參遂欲含混了局或以該犯曾經具控未曾奏出今欲自行迴護則取戾不可問矣著湯聘一面嚴細審擬務將歷來不行奏出實情一面據實速奏欽此遵旨

寄信前來

上諭軍機處檔　實錄

大學士公傅字寄江西學政謝乾隆二十六年九月初十日奉上諭謝溶生奏泰和縣逆犯李雍和潛遞呈詞一摺謝溶生身膺學政遇此等狂悖之徒自應奏聞嚴究以正刑章但地方有此重案亦當知會撫臣提訊會奏倘告之撫臣伊或別存意見卽將撫臣一併摺奏何不可者乃汲汲據爲已有若欲自行表見且輒用限行五百里馳奏如此居心行事欲地方官與之和衷共濟能乎不能乎李雍和一犯已有旨交署撫湯聘嚴審定擬謝溶生著傳旨申飭欽此遵旨寄信前來

上諭軍機處檔　實錄　東華錄

乾隆二十六年九月十一日內閣奉上諭昨江西學政謝溶生奏到泰和縣逆犯李雍和潛遞逆詞狂悖不法一摺朕以悖逆大惡學臣一有見聞原應

據實入告但事繫地方重案卽當與撫臣會審合奏該學政乃據爲已有卽由驛限行五百里馳奏見小乖方不協事理已令軍機大臣傳旨申飭將本案交署撫湯聘嚴審定擬具奏今具湯聘摺奏則不但謝溶生具摺之前並不知會撫臣且湯聘既問知府等稟報卽會同臬司親提審訊而謝溶生將該犯搜出逆詞秘而不發其情猶不可解學臣職司課士使遇地方重大公事皆如此有心掣肘讞案何由而定向以謝溶生不過好事自用不達大體之人今觀其居心行事任私謬戾若此其於官方政體均有關係又豈急欲見長不能和衷集事已耶謝溶生著交部議處欽此

署江西巡撫湯聘摺奏軍機處檔

署江西巡撫臣湯聘謹奏爲遵旨據實速奏事竊臣於九月二十二日申刻承准廷寄內開乾隆二十六年九月初十日奉上諭據謝溶生奏泰和縣逆犯李雍和云云欽此遵旨寄信到臣臣仰蒙皇上鴻恩擢任江西布政使歷有五年江省士民赴臣衙門具控者無不親加批閱果有稍涉狂悖之事斷不肯隱惡

不究今臣接奉諭旨細加追想該犯李雍和實未曾有赴臣衙門控告之事若果曾經具控少有見聞無論該犯並非瘋癲之人卽實係瘋癲膽敢肆其狂悖造作逆詞臣受恩深重具有人心亦不敢稍爲寬縱匿不上聞自取罪戾今查該犯單開經歷各省到處投控誠如聖主洞鑒豈於江西地方官轉有不行赴控者該犯現羈省城臣卽率同在省司道親提逐一嚴訊雖據該犯供稱自乾隆十九年從四川遞解囘籍之後並未到省單內所開江西各衙門自十九年至二十一年止實有開單未控控而未收收而未批不能一一記憶等語但查該犯單列江西大小各官除前任巡撫范時綬布政使王興吾等業經離任及病故無從查辦外現在尚有吉安府知府王銘琮原署吉安府盧陵縣知縣今陞寧州知州周作哲新建縣今陞蓮花廳同知李其昌原任瑞昌縣今調南城縣知縣蔣有道新建縣典史陳廷瑞等五員除李其昌赴都引見以上四員現俱在任臣卽飛調赴省面同該犯將曾否投遞逆詞幷原呈內有何悖逆之語逐一究訊並將該犯此外有無別項悖逆事跡徹底跟查一並嚴細審擬具奏並密咨四川湖北兩省督撫查明該犯旣經遊歷該省曾否投控逆詞有無別

項逆跡該督撫密速確查另行具奏外合將臣任內未據具控實無聞見緣由謹遵旨先行據實奏聞伏祈聖主睿鑒再此件欽奉諭旨令臣速奏之事謹由四百里馳遞賫進合並陳明謹奏乾隆二十六年九月二十五日

乾隆二十六年十月初四日奉硃批覽欽此

四川總督開泰摺奏軍機處檔

四川總督臣開泰謹奏爲遵旨據實查奏事本年十月初一日准兵部火票遞到廷寄一件內閣奉上諭學政謝溶生摺奏江西云云欽此臣跪讀諭旨伏念臣受恩深重身在地方凡辦理一切卽竭力認真尙恐耳有所未周易滋貽悞若遇人以不經之詞投遞明知其干犯法紀何敢稍爲泛視茲江西逆犯李雍和前名李必亨於乾隆十九年由四川遞解回籍所控過各處有湖北省臣衙門字樣臣邀蒙聖恩前由貴州巡撫補授湖廣總督十九年正在湖北民間詞訟或於臣出署日呈遞或赴臣衙門呈遞不時有之在尋常因戶婚田土等情互爭之件臣固不敢自信逐字皆能詳察如語涉狂悖則聽聞可駭無論其是

否跡類於瘋既經看閱應不致竟行疎漏置之不問且該犯遞解回籍路過湖北沿途定有差役接替管押以管押之犯而投遞控呈事屬僅見雖相隔數年應亦不致竟行遺忘兩三日以來臣晝夜靜心細思實不記有該犯姓名及所控事由臣又恐該犯從前或以他詞控告遽難追憶查外省接閱詞狀准與不准必須各爲分別批示衙門中經手之內幕將其姓名及事由俱摘記號簿以備查考臣自湖廣調補四川內幕中同來者現在二人臣隨取湖廣任內號簿與伊等挨次查檢江西省曾經投告之李姓止有奉新縣李開先一名係爲客欠事此外並無李雍和及李必亨姓名亦無泰和縣籍貫臣以至庸極陋之人叨荷皇上豢養隆恩屢畀封疆要寄才識所限遇事卽不無錯謬惟有不隱不欺以仰答君父斷不敢絲毫迴護自昧天良所有遵旨查明緣由理合據實繕摺恭奏伏祈皇上睿鑒爲此謹奏乾隆二十六年十月初四日

乾隆二十六年十月二十日奉硃批知道了欽此

湖北巡撫湯聘摺奏軍機處檔

署理江西巡撫印務湖北巡撫臣湯聘謹奏爲遵旨審擬具奏事竊臣於九月廿二日欽奉上諭據謝溶生奏泰和縣逆犯李雍和投遞狂悖呈詞一案原文見本案七頁將原摺抄錄並搜出各單交與署撫湯聘令其將該犯因何前後造作逆詞並此外有無別項悖逆事跡逐一徹底嚴行跟究定擬具奏至該犯李雍和既赴學政衙門潛遞逆詞又自書平日曾在各省衙門投控有收有不收之語豈於江西地方官轉有不行赴控者湯聘久任藩司新署撫篆斷無見聞不及之理或彼時僅以爲跡類瘋狂遂爾屏斥不問耶然此罪猶小今逆跡已露若該署撫因謝溶生未經會審合參遂欲含混了局或以該犯曾從具控未曾奏出今欲自行迴獲列取戾不可問矣著湯聘一面嚴細審擬務得歷來不行奏出實情一面據實速奏欽此臣隨於九月二十五日欽遵諭旨將臣任內未據具控實無聞見並現在審辦緣由具摺據實恭奏在案臣伏查李雍和悖逆一事前據學臣謝溶生向臣言及當將該犯悖逆情由提訊定擬具奏接奉硃批已有旨了欽此欽遵亦在案臣卽率同按察使石禮嘉並在省道府提犯逐一嚴細審究緣逆犯李雍和原名李必亨籍隸太和讀書不就窮極無聊不

知守分口出妄言素爲親隣族里所鄙辱乾隆十七年飄流川省各州縣算命營生單身往來又無行李地方官役盤詰稽查該犯寫單剖白並乞憐告助狀詞或遞或貼已歷年餘至十九年正月在簡州地方乞化經龍泉驛巡檢李宗統查詰解州該州以該犯語類瘋癲給與盤費遞解回籍當經前任泰和縣知縣冉棠發月內赴吉安府知府王銘琮處告助未收該犯將原呈粘貼府前當即被人扯壞十月內又赴代理府事廬陵縣知縣周作哲處具稟該縣又以該犯瘋癲仍解回泰和縣原籍管束並將稟附卷有案自廿一年以後該犯以到官遞呈每每受虧從此不復具控仍在附近地方算命度日去年及今年在本村宗祠訓蒙未曾遠出訊遽該犯及鄰佑族保供吐無異至嚴訊該犯因何前後造作逆詞供係去年七月之事實因困苦難堪一時氣憤隨手亂寫並無他意從前所遞詞單實無悖逆言語臣細查逆詞內載有廬泰二邑鎖押凍餓等語確係遞解回籍以後之事復調查廿年在廬陵縣原遞稟單密行細字信筆亂寫尚無悖逆之語至詰其所寫逆詞斷不止去年一紙而該犯又堅供只此一張已該萬死再認幾張也是一死堅不承認嚴加夾訊矢口如一再該犯家

中所有搜出書籍字籍經臣等逐一繙閱檢查止有破爛命書時文臣復選委候補知縣張敬元悉心查訪此外亦無別項悖逆事跡反復查訊似無遁情除密咨四川湖北兩省督撫將該犯曾否投遞張貼逆詞之處密速確查另行具奏外臣查逆犯李雍和胆敢造作逆詞肆其狂悖罪大惡極萬死不足蔽辜應照大逆凌遲處死該犯並無同居之人父母伯叔俱經病故胞弟李大有現於袁州獲解到省應照大逆正犯之兄弟皆斬律擬斬立決犯妻胡氏並年未及歲之子犯弟李大有之幼子應給付功臣之家爲奴該犯之女已許定游姓爲媳應令夫家領歸財產照追變價入官再該犯情罪顯著屢經審訊直認不諱似此大逆之犯斷難一日姑容於人世未便久繫囹圄苟延殘喘似可無庸羈候四川等省覆到之日始行正法相應請旨將李雍和立即凌遲處死仍梟示並一面將該犯罪由出示曉諭俾愚頑共知驚惕犯弟李大有一併請旨斬決以彰國法以正人心臣再查悖逆之徒神人共憤歷來巡撫藩臬等官若果有逆詞匿不奏出豈復具有人心臣亦斷不肯代爲容隱自取重罪但據該犯供稱乾隆十九年遞解回籍時經過省城知有幾處衙門隨即登記實未具控復

查新建縣遞解囘籍案卷該犯於四月初九到監初十日卽行換解前進在省各衙門該犯無從投詞至囘籍以後堅稱並未到省親族領保質對相符再查單開各衙門亦無十九年以後到任之官是該犯到籍後實未赴省向各衙門投控似屬可信此歷來巡撫藩臬等官無從查奏之實情形經臣先後檄調吉安府知府王銘琮等到省與該犯面質據該府供稱具禀告助是實並未接收又原任瑞昌縣今調南城縣知縣蔣有道新建縣典史陳廷瑞訊據點解之時曾經求助盤費並未具有呈詞原任廬陵縣今升陞寧州知州周作哲雖經接收禀單並無悖逆言語當卽解囘原籍押取管束臣復將該犯在廬陵縣原遞禀單付閱供係新筆無異所有蔣有道陳廷瑞周作哲等三員應請免其置議泰和縣知縣路鑑身任地方該犯係交保管束之人不加留心覺察聽其改名應考吉安府知府王銘琮亦不查明遽行收考均屬不合應請交部議處至濫行保送之各廩生移咨學臣查明斥革臣前據學臣謝溶生向臣言及李雍和悖逆一事臣止將該犯悖逆干犯之處提訊得實遽行定擬具奏未將該犯各衙門遞呈情節逐細窮究今蒙聖主洞鑒指示明切則臣從前未及徹底嚴查

跟究實屬冒昧粗忽仰懇皇上將臣一併交部嚴加議處悖逆重犯理應速正
典刑臣謹按律定擬繕摺奏聞馳遞賫進另繕詳細供單及查出廬陵縣原遞
稟單恭呈御覽並將該犯原遞呈詞搜出呈稿七件附摺恭繳伏祈皇上睿鑒
勅部核覆施行謹奏乾隆二十六年十月初六日
乾隆二十六年十月十三日奉硃批三法司核擬速奏餘著察議欽此
旨 軍機處檔
旨李雍和著即凌遲處死仍梟示李大有著改爲應斬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
欽此乾隆二十六年十月十六日

四川總督開泰摺奏軍機處檔

四川總督臣開泰謹奏爲准咨查奏事竊臣准署江西撫臣湯聘咨開江西學
政謝溶生查出李雍和即李必亨潛遞呈狀逆單一案臣當即細核該犯供單
據稱在四川遞過訴苦狀子實只齊藩司重慶府簡州安岳遂定榮縣具壽巫
山各縣其餘單開各衙門是經過處所想具控沒有遞得狀子又供小的窮途

乞化每到一處就訪問紳士姓名以便告助不過見得窮苦無聊到處無人周濟等語茲據現任簡州知州葛曙禀稱查出乾隆十九年正月內遞解李必亨卷宗前任署知州胡德琳未批呈詞現粘卷內因喚刑堂訊供乾隆十九年正月內龍泉驛巡檢李宗統解到李必亨一名連手本一個字紙兩張經前任知州查審已粘在卷前任知州收他的呈子也在卷內此外並沒有搜出別的詞狀逆單是實臣查閱詞語雖係或求戳記而作代書或求掛號而爲幕友或求資助而回原籍或混訴自來困苦或開寫經過地方或記載官紳姓名等類但此等喪心病狂徒隨處遊蕩若肆其妄誕伎兩則亦何所不至臣現在督率各屬嚴爲查訪如續有查獲訪出別項情節應據實具奏所有准咨查辦緣由理合繕摺奏聞將手本一個字紙二張附摺進呈伏祈睿鑒謹奏乾隆二十六年十二月初四日

乾隆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奉硃批知道了欽此

陝西學政鍾蘭枝摺奏軍機處檔

陝西學政臣鍾蘭枝謹奏爲奏聞事竊臣考試甘省階州於十月初七日試竣起程初九日點燈時候行至成縣小川子地方將到公舘只離數步臣忽覺轎中擲下一物正在摸取間而轎已進公館隨急持燈照看係書子一封臣卽將書拆閱內開法名王寂元而悖逆之詞不可枚舉臣大爲駭異卽面飭成縣知縣木金泰密行速訪毋得稍延頃刻至三更時分據該縣稟稱尙無踪跡臣復飭令嚴緝務獲外謹先據實奏聞並將逆書恭呈御覽仍一面將王寂元暗投逆書之事迅咨督撫二臣嚴拿深究惟是此書悖逆已極臣不敢另行謄寫故未送督撫二臣合併聲明爲此繕摺恭奏伏祈皇上睿鑒謹奏乾隆二十六年十月初十日

乾隆二十六年十一月初三日奉硃批覽欽此

甘肅巡撫明德摺奏軍機處檔

甘肅巡撫臣明德謹奏爲奏聞拿獲投書逆犯日期仰祈睿鑒事竊查年十月十五日准陝甘學臣鍾蘭枝咨稱在成縣小川地方轎中投有逆書一封內開法名王寂元字樣業經繕摺恭呈御覽等因臣當卽飭委臬司文綬帶同河州知州韓極馳赴成縣查拿臣隨於十月十六日恭摺奏聞一面飛札學臣鍾蘭枝令將逆書內王寂元名字係如何書寫及詞內可以根究情節就近密札臬司文綬相機查拿去後前于十一月初三日據臬司文綬禀稱遵照面飭懸立重賞多差員役分路密訪緝令於十月二十八日在成縣柴家壩地方訪有王獻璧形跡可疑當將王獻璧拿獲並搜獲戒單一紙內開王獻璧取名寂元字樣又字帖八張內一張亦載有王獻璧法名王寂元字樣當將該犯詳加詰訊據該犯直認書帖投擲不諱卽給紙筆據該犯默寫三紙與學院差人傳述逆詞內開列十條及三府四州五縣等情節彷彿相合現在押解來省等情并將搜獲戒單字帖及默出逆詞齎送前來臣卽飛飭該司將該犯速行解省並恐沿途或有遲滯踈虞隨又飛委臣標游擊李御選馳往前途迎提該犯速行赴省以便嚴加究審臣查閱默出逆詞荒誕不經而悖逆之語尤不可枚舉殊

堪髮指伏惟我國家仁恩浩蕩豢養百有餘年普天率土莫不感戴洪慈乃不意尙有王獻璧卽王寂元胆敢編寫歌謠逆詞纍纍實爲天理國法之所不容除一俟解到臣卽率同兩司將該犯嚴審定擬並追究有無餘黨及不法別情另行具奏外所有搜獲該犯戒單一紙字帖八張並該犯默出逆詞三張合先恭呈御覽伏乞皇上睿鑒謹奏乾隆二十六年十一月初三日
乾隆二十六年十一月十一日奉硃批另有旨諭欽此

陝甘總督楊應琚甘肅巡撫明德摺奏軍機處檔

陝甘總督臣楊應琚甘肅巡撫臣明德謹奏爲遵旨審擬具奏事竊照甘省成縣民王獻璧卽王寂元在成縣小川子地方於學臣鍾蘭枝轎內投擲逆詞一案前准學臣鍾蘭枝咨稱於階州試竣本年十月初九日點燈時候路過小川子轎內投有逆書一封內開法名王寂元悖逆之詞不可枚舉其逆書不便鈔送業經具摺恭呈御覽等因移咨到臣臣明德一面恭摺具奏一面飭委按察使文綬帶同河州知州韓極馳赴成縣訪查緝拿嗣臣楊應琚接准學臣咨亦

卽飛委洮岷協副將達充阿帶同階州營游擊德貴前往協緝去後旋據該司
等禀報訪獲成縣民人王獻璧卽王寂元並於該犯家內搜獲字帖八張戒單
一紙俱載有法名王寂元字樣嚴加搜查此外並無不法別物並據該犯直認
書寫逆詞投遞不諱當令該犯將逆書默寫密封齎送到臣經臣明德於十一
月初三日將該犯默出逆詞及搜獲字帖戒單一併具摺恭呈御覽又蒙皇上
將學臣所進逆詞勅發核對臣等查王獻璧默出逆詞相符復令其寫字數行
與原投逆書筆跡無異其爲此案正犯確鑿無疑並欽奉諭旨令將該犯因何
齎投緣由並平日有無同惡黨羽及曾否招集何人詳細嚴鞫明確速將該犯
正法欽此臣楊應琚因會勘笈笈灘至凉就近馳赴蘭州會同臣明德率同布
政使吳紹詩按察使文綬將提到人犯逐加嚴訊除取具各供另繕清單恭呈
御覽外該臣等審看得王獻璧卽王寂元住居成縣幼從貢生武秉仁讀書未
成自看醫書與人治病乾隆十九年染患瘋病服藥罔効隨請應付僧趙廷佐
念經三日旋値病痊該犯疑爲念經有效自願吃齋念佛卽拜趙廷佐爲師取
有法名王寂元給與戒單一紙該犯因家計貧窮隨同僧人念經拜懺得錢餬

口於乾隆二十一年該犯瘋病復發後雖醫愈因該犯行事顛倒人俱厭惡無人邀其念經治病該犯貧窮益甚遂揑造仙佛下界等詞欲圖誆騙銀錢人俱不信本年九月間學臣在州考試胆敢肆其狂吠恣意謗訕編造大逆之詞携至階州因人多擁擠未能投遞而歸嗣於十月初九日傍晚在成縣小川子地方投擲學臣轎內潛匿回家臣等准學臣密咨當即委員差役訪獲該犯並在伊家內搜出字帖戒單俱載有法名王寂元字樣並令默寫逆詞與原投逆書相符令臣等率同兩司審據王獻璧即王寂元供認編造逆詞投遞各情直認不諱詰其造此逆詞因何齎投學院轎內並有無同惡黨羽曾否招集何人之處嚴訊再三加以刑鞫據供小的書寫逆詞投遞彼時實係病發餬塗不由自主至今回想小的不能自解若是明白豈肯將自已法名寫入帖內總由小的喪心病狂造作逆詞天理不容神差鬼使自取敗露罪該萬死此係小的自已編造並無同惡黨羽亦無招集之人等語又查搜獲字單八張內尙有索取香燈并開列武美等十六人姓名臣等恐該犯尙有邪教謀爲不法情事嚴加究訊矢供實係藉口香燈冀圖騙錢其開列十六人伊等並不知情均係該犯自

行混寫復嚴詰伊子王勤王張壽保俱稱武美等素未往來臣等復飭令該州縣將王獻璧之地保鄰佑人等逐加確訊俱稱從未見武美等與之往來嚴志得實係催糧練總此外亦無交結匪徒謀爲不法情事似無遁情查王獻璧即王寂元胆敢喪心編造逆詞肆行煽惑且敢將逆書向學院投擲狂悖已極王獻璧應請照大逆凌遲處死律凌遲處死似此大逆之犯神人共憤難容刻緩其死應即速正典刑以儆愚頑而彰風教臣等即於十二月初三日恭請王命將逆犯王獻璧即王寂元押赴市曹凌遲處死訖並即梟首示衆將該犯罪由通行出示曉諭俾愚頑共知警戒王獻璧長子王勤次子王張壽保雖素不識字並未同爲逆帖但不行首報律應緣坐王勤王張壽保均應照緣坐律擬斬立決王獻璧親姪王卿王魁雖係素不同居但不行首告亦應緣坐王魁已獲到案應照律擬斬立決王卿以挑賣棉線鞋布爲業出門貿易未歸現飭嚴緝應俟獲日另行辦結王獻璧之第三子久經物故第四子王四保第五子王五保俱年未及歲應同王獻璧之妻王氏長媳王氏次媳胡氏幷次女名二女子及年未及歲之孫强娃子金肐膽跳山兒銀碗兒孫女貝女子均解部給功臣

之家爲奴長女名碎女子已許與本縣民張漢俊之子三喜子爲妻業經童養過門應聽夫家留養成婚此外嚴查並無祖父兄弟及同居之人所有印甘各節存卷逆犯王寂元財產變價入官貢生武秉仁雖該犯王獻璧幼時曾經從讀已隔三十年久不往來並無不法別情應請免議在家出家之應付僧趙廷佐嚴訊並非邪教搜查其家除觀音經金剛經外並無不法別物但代爲拜懺祈禳又復聽其拜從爲師亦屬不合趙廷佐除違例招徒輕罪不議外應照私家告天拜斗僧道修齋設醮律杖八十但一杖不足蔽辜應請再枷號兩個月示衆勒令還俗所有臣等會同究審明確先將正犯處決幷將緣坐各犯按律定擬緣由理合恭摺具奏伏祈皇上睿鑒勅議施行謹奏乾隆二十六年十二月初三日

乾隆二十六年十二月初十日奉硃批三法司核擬速奏欽此

徐鼎試卷書有平緬表文案

浙江巡撫永德摺奏緞回殊批檔

浙江巡撫臣覺羅永德跪奏爲奏聞事案准部咨欽奉上諭各省科場懷挾之弊朕已降旨令該省監臨提調照京師之例嚴行搜檢務使諸弊肅清以襄大典嗣後每科有無懷挾及查出懷挾若干人俱著該督撫具摺奏聞欽此欽遵在案本年浙省鄉試臣於八月初六日入闈當卽派撥官弁兵役將內外簾官及執事各員行李幷隨帶家人吏役按名搜查並無夾帶初七日放進謄錄對讀號軍人等亦搜檢無弊初八日頭場臣派委寧波紹興二府先在頭門搜查點入復派台州嚴州二府及丞倅二員又添委杭協副將臣標參將督率兵目夫役在頭門以內逐名搜檢臣與藩臬二司提調監試二道同在二門親督查看其官字號生監五十七名臣俱帶至面前督飭官役細加搜檢各無懷挾始唱名給卷放進一進二門卽押歸號舍派委文武員弁逐號查對不許紊越二三場悉照嚴密辦理士子各知畏法自頭場以至三場並無懷挾之人頭二兩場亦無越號之事惟頭場有臨安縣生員徐鼎於未領題之先忽用拴藍細繩

勅頸經號軍救甦喊嗚巡綽官進號查看卷內寫有平緬表一道臣當卽訊取確供發司究擬現在另摺具奏又第三場查出石門縣生員費朝本卷面係西文塲被字四十二號戳記混入東文塲歸字號內臣恐別號或尙有此情弊隨率提調監試帶同巡綽等官分往各號一一查對俱無紊越將費朝本嚴加究問據供伊父名費芝亦係石門縣生員一同進塲該生因被字四十二號係屬號底相近廁房適見伊父經芝在對面東文塲歸字號內希覓空號潛坐可免臭穢且恐三場策問抬頭錯誤若與伊父同在一號更可商看抬頭免致違式貼出當經伊父以越號有干例禁斥令速囘本號正欲走出隨被查獲等語再三窮詰矢口不移復提出費芝隔別研訊供亦相符並訊之號軍呂芳亦稱年老生員喊令這年少生員快些出去是實查例載應試舉貢生儒越舍與人換寫文字者枷號一箇月滿日杖一百發爲民等語今費朝本雖訊無換寫文字情事但越入伊父號內希圖就近商看抬頭卽與換寫文字無異當將費朝本移咨學政衙門斥革發交按察司照例枷責發落其父費芝訊明先不知情繼見伊子越入歸字號內卽以有干例禁斥令速囘本號尙知法紀雖應免其治

罪但不便仍令與考當將該生逐出不許在場今頭場硃卷謄錄已完二三場試場亦俱彌封完畢以次發謄一切收貼試卷等事亦俱完竣臣於八月二十日遵例出闈謹將三場搜無懷挾及查出越號舉子治罪緣由恭摺奏聞伏祈

皇上睿鑒再頭二三場正副考官所出題目合併開單恭呈御覽謹奏

乾隆三十三年八月二十四日硃批知道了

浙江巡撫永德摺奏軍機處檔

浙江巡撫臣覺羅永德跪奏爲奏聞事竊照本年鄉試頭場點進舉子之後八月初九日黎明正在分給題紙間據巡綽官稟有臨安縣生員徐鼎在號舍內用拴筐細繩自勒項脖經號軍解救得甦懷內卷子寫有平緬表文一道等情臣當卽率同提調監試道員親赴號舍驗明徐鼎項脖有繩繞細痕查看所寫表文係頌揚聖德蕩平緬匪語氣隨將徐鼎帶赴至公堂訊問據供初八夜裏睡下忽聽得有人說不許生員在場作文字又見一鬍子將油簾揭起倏忽不見吃了一驚心內就恍惚起來自欲尋死又想死得沒有名目本年三月間曾

見抄報上有征剿緬匪之事生員曾做過平緬表文一篇原想得便進呈或有進身之日平素熟記在心因想何不將此表文寫上死後也得名聲遂寫入卷子隨用拴筐細繩在脖子上纏了兩匝自勒未死實因功名不能上達尋此短見並無別情等語又訊其表文內黑霧漫空化作祥雲瑞靄妖雲滿野變爲赤日行空二聯其黑霧妖雲字樣是何意見據供上二句係指緬酋下二句係說聖朝破除緬匪而言臣等察其面貌詞色似有驚迷之狀細看抄表亦無悖逆情事但該生既因功名不遂擬作表文妄希進用恐此外或有牢騷著作遂委員前往省寓併委杭州府知府嚴源親往臨安原籍搜查有無不法書籍去後隨于寓所查出磨勘則例一本策論三帙四書文經文抄詩策問各一本並無別項不經書籍又據杭州府嚴源囘省稟稱馳赴臨安帶囘署縣雷廷拭密赴徐鼎家內遍查止有刻本四書文章等二十五本餘無別書訊之伊子徐阿大據稱伊父上年就館于同縣之汪文川家教讀尚有文章書籍帶往館內隨復前至汪文川家徐鼎所住書館內查有小竹箱二隻當衆開鎖逐細翻閱俱係刻本經書詩文墨刻字帖及抄本時文其零星雜紙內亦止有平川策一篇擬

表二篇表稿策稿二紙抄畫安土鎮煞符二紙賦稿雜抄一本紅紙詩歌及生館賬一紙別無邪逆不經書籍亦無平緬表底稿隨訊之汪文川據供上年七月延請徐鼎至家課兒平素見徐鼎語言偶然有些恍惚像是痰氣却無別項情形其所作平緬表從不曾見過又查有徐鼎平日交往之生員汪斗文傳喚訊問據稱今年六月間曾見徐鼎在書房內抄寫平緬表一篇給我看過生員當說如今二塲不用表了做他何用仍放在他桌子上生員略坐了一會就囘去了如今他原稿存在何處生員實不曉得要問徐鼎的等語將零星雜紙內檢出之平川策及表策賦稿符紙詩歌等項呈送前來臣隨將表策詩賦各稿發交糧儲道陳夢說逐細查看據覆表賦各稿均係慶賀頌聖之詞策稿係兵法積貯等事詩歌內或抄寫舊詩或自歎運蹇並無不法語句又將符咒二紙發交杭州府傳同道紀陰陽等官查驗據覆咒語係安土之咒或係九宮罡咒或係步罡咒太陰咒皆道書所有其符亦係安土尋常所用並無不法邪術等情臣復提徐鼎到案率同兩司究訊堅供實係遇祟心迷忽萌短見又思欲留名將所作平緬稿寫入試卷實無別情詰其原稿現存何處據供七月間曾將

原稿付與友人汪斗文閱看因他說如今二塲不用表了要他何用隨後生員赴省鄉試收拾書箱憶及二塲不用表文當將表稿燒燬這稿原是自己做的爲日不久還熟記在心故默寫入卷等語當堂令背誦無異又訊其平川策因何而作據稱係乾隆十八年學政考課出此題目所作其餘表賦俱係從前擬稿等情臣查起到徐鼎書藉各稿並無不經情事符咒亦非邪術試卷內所寫平緬稿亦係稱頌廟謨並無悖逆之語但科塲定例試卷內如有題詩寫稟有意妄寫者斥革治罪徐鼎所寫平緬表雖係遇祟心迷寫後卽用繩自勒似非有意妄寫從前擬作此稿原希圖進呈爲進身之地律縱橫之徒假以上書巧言令色希求進用者杖一百徐鼎應照此律擬杖一百革去生員發落除移咨學政衙門革斥外緣關科塲違禁事理臣謹將審擬緣由繕摺具奏併將原寫試卷恭呈御覽伏乞皇上睿鑒訓示謹奏乾隆三十三年八月二十四日

乾隆三十三年九月十四日奉硃批知道了欽此

原寫試卷

杭州府臨安縣儒學廪膳生員徐鼎應乾隆三十三年分浙江鄉試今將本身

年貌籍貫並所習經書逐一開具于後

今開

一本身年五十歲身中面白微鬚本縣奉東都貳圖民籍

一習詩經

一原表文

浙江杭州臨安縣生員徐鼎爲謹陳平南以報君恩事伏以聖主乘乾道德與兵刑並茂哲王御宇禮樂與征伐齊輝遡黃帝之用兵爰兆止齊之法稽夏王之問罪聿昭後至之誅周宣出師於六月稽公破斧於三年遠稽漢魏近迄元明命將興師何代蔑有我國家自鼎興以來萬國歌功以頌德承平以後普天復教以爲神掃四境之邊塵風烟永息沛九霄之雨露愷澤長流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德並堯仁功同禹績日臨月照四海之草木皆春甘雨和風兩大之休徵協應何圖緬夷小醜暫鼓螳臂以當車不料蠢爾蠻荆聊侯蟻封而作穴煩睿情之眷念命大將以南征恭維南方荒遠宜用鄉導以諮謀然後道路周知得駐天兵於衽席彼但一方之有備此則數路之交攻或南聲而北擊或西鼓

而東行訪鄧艾之入蜀裹氈峻嶺視韓信之破楚多設疑兵避實擊虛此兵家
之長技多方以誤乃良將之奇謀田單之破燕軍班班可考孔明之擒孟獲耿
耿猶新他如黑霧迷空自可化作祥雲瑞靄妖雲滿野不難變爲赤日行空蓋
邪不勝正旌旗所至立見烟消戰必在謀得算既多攻無不克要惟擇將於廟
堂自可成功於指顧生等才慚猿臂學愧龍驤食祿十數載難酬萬一之深恩
謹陳數十籌罔希葑蕘於萬一伏願廟算周詳大掃邊庭之烟障愷歌立奏永
垂金石之箴銘萬方誦鞏固之金甌四海仰光明之玉燭矣臣等不勝瞻天仰
聖激切屛營之至謹奉表以聞

王道定汗漫遊草案

浙江巡撫永德摺奏繳回硃批檔

浙江巡撫臣覺羅永德跪奏爲盤獲行踪妄僻詩句牢騷可疑之犯恭摺奏聞事竊照緝拏剪辮奸匪一案臣諄飭各屬無論窮鄉僻壞菴堂歇店細加盤詰查訪九月初四日據富陽縣知縣吉爾彰阿稟稱該縣典史鄒宗洪緝至鮑建立飯店內見有投宿一人問稱姓于名魏號景陽有書扇一柄上寫僕有無價之珍非有大福量大因緣者不能承受等字樣又船票一紙內寫孫客則該犯似係姓孫又查有零星書籍一包其詩稿內有斷韁脫鎖入行舟并客路也知成罪放等句似係犯罪脫逃所有親供解候察訊卑職隨詢據于魏供稱的姓孫繼姓王係湖北荊門州生員庠名王道定素習堪輿醫卜來浙生理查其所寫親供內有四月中何氏郭氏等凶逆事恐有牽連故爾脫逃等語恐係逆匪孫大有何佩玉等案內逃犯復訊據供稱孫大有係其族姪贅居何佩玉家今年孫大有謀爲不軌將伊姓名登入薄內迨後官兵勦捕自揣薄內有名不敢囘家從漢口江蘇一路改名于魏測字到浙其詩稿均係中途偶作扇上所寫

無價之珍係希冀動人以便騙錢但楚省咨緝孫大有案內逃犯止有向必朝何秀文馮耳順册開年貌各止十六歲及三十餘歲與王道定年貌不符是否實係逃犯稟請咨查楚省等情到臣隨行提人犯及書籍詩稿等項到省率同司道查看一切書籍係陰符經一本道德經二本諸真錄二本悟真篇三本參同契三本大概俱言三氣五行剛柔克協以及去邪存誠修練還源等意又募修元妙塔疏一幅俱無悖逆之語又日者大畜一本係選擇日時之書惟詩稿一本題曰汗漫遊草內有十餘首詩句字義隱躍詫異不知所指其扇面所寫無價之珍數語亦甚爲妄誕隨提該犯詳加研訊據供生員係湖北安陸府荆門州人年五十九歲自雍正十年入學庠名王道定家內有妻黃氏並三子六孫同族亦有二十餘家因素習地理醫卜出外想掙銀錢今年五月十五在家起身原從樊城要往河南桐柏縣訪尋同鄉相好之蔣登託伊薦看風水因水涸難行卽搭船往武昌漢口地方仍從家門經過因出門未久不曾囘家六月初三到漢口隨又至安慶江寧蘇州俱無生意八月內到杭賣卜嗣至富陽投歇鮑姓飯店典史至店查問因見扇子有無價之珍的話又見詩內有斷韁脫

鎖等句疑係孫大有叛案逃人將生員叫到衙門裡去盤問必有牽連逃走之事要寫親供並以我處問供有案他處即可免盤詰再三叫寫生員因何家原住居相近就寫了恐有牽連故爾脫逃及解至富陽縣又以生員船票上姓孫越發疑心要動刑究問生員有口難辦只得供認姓孫與孫大有是一家孫大有謀爲不軌曾將生員名字寫在簿內故此脫逃的話其實生員並不姓孫那船票上寫作孫客是因出外爲醫卜生涯沒有體面故隨口寫爲姓孫生員若果係孫大有一族生員船票上就不寫孫姓了其扇子上所寫僕有無價之珍急不得已需金五百並非有大福量大因緣者不能承受是因生員素習鍊丹平日講究的是黃帝陰符經老子道德經魏伯陽之參同契張伯端之悟真篇集古之諸真錄鍊得成功可望長生不老這就是無價之珍生員想人家請去講究這修鍊道理好騙銀錢故此扇上寫非有大福量者不能承受之話生員若果與叛案稍有干涉縱生員逃走出來家裏還有妻室子孫二十餘口豈能漏網如今生員也無從辯白只求把生員監禁聽候咨查就明白了等語反覆嚴鞫雖堅供不移但該犯既係生員並非無知鄉愚果非叛黨干連豈不知有

關身命何肯自寫恐有牽連故爾脫逃之親供嚴加詰訊該犯亦無他詞置辨
惟諉之典史叫寫殊不可信又詰其詩句因何種種隱躍詫異之處雖據逐條
剖辨但所作贈翁軼羣詩內有奇幹偏爭制勝兵之句據供因他才幹甚好不
去做官偏充安徽道書辦故借用制勝奇兵的話贊他等語此解甚無情理又
酒肆詩內乾坤半輪縱橫計一句據供少年讀書費盡苦工不能出人頭地我
生之乾坤日月銷磨於此故借用縱橫二字查縱橫二字係合從連横之意且
以魏徵自比其中甚大有可疑再詰其如何鍊丹之法能否試驗據供係男女
陰陽之事取女子天癸之氣運入丹田等語尤屬邪妄荒誕並供鄉試十次不
能中式家又窮苦以致做出詩來感慨牢騷是實等語則該犯係讀書失志之
人平素既懷怨憤恐有誘人剃辮佈散流言陰懷叵測不軌之隱情復嚴加究
詰堅供因不得功名家又窮苦自己怨命是真並無布散流言叫人剃辮之事
連日詳細推問堅供不易臣查楚省咨緝叛黨之案原止有向必朝等三名邸
抄內亦止有郭起等七十餘人字樣並無犯名細數王道定是否逃孽雖無從
核對但該犯始則姓于繼又姓孫姓王閃爍不一或係逃犯改名實未可定卽

果非逆黨而行踪詭異詩詞荒誕並假修鍊之術以惑人亦當從重究擬以正人心而端士習臣現在飛咨楚省確查如係逆犯孫大有案內夥黨即將該犯解歸原籍從重辦理如果非彼案逸犯亦訊取該犯親屬確供並出門月日入學年分咨覆到浙一面移咨江省查提翁軼羣到案質明究擬另奏除備錄供單並將詩稿及抄扇一並封固恭呈御覽外所有盤獲王道定審訊緣由臣謹先行繕摺奏聞伏祈皇上睿鑒訓示謹奏乾隆三十三年九月十六日硃批好知道了

署浙江巡撫閩浙總督崔應階摺奏軍機處檔

署浙江巡撫閩浙總督崔應階跪奏爲審擬具奏事竊照富陽縣盤獲行踪妄僻之王道定一案經前撫臣永德具摺奏聞奉到硃批好知道了欽此當卽行司飭審去後因該犯前供姓孫恐係楚省逆犯孫大有案內夥黨隨咨查楚省並咨江省拘提翁軼羣去後臣到浙署任准撫臣將案卷移交前來茲准楚省覆到查明該犯並非孫大有案內夥黨並准江省將翁軼羣解到臣隨率同署

布政使曾曰理署按察使蘇凌阿糧道陳夢說寧紹台道潘恂將王道定逐一
嚴加究訊據供確鑿似無遁情除另繕供單恭呈御覽外該臣看得王道定係
湖北荊門州學生員素習堪輿醫卜平日性喜鍊習修煉之法該犯因家道貧
乏出遊覓食乾隆三十三年五月十五日自原籍起程欲往豫省訪友行至樊
城適値河道淺阻另搭便船至漢口安慶江寧蘇杭一帶窮途潦倒賣卜爲生
慮人恥笑遂隱匿眞實姓名或揑名于赤川或揑名于景陽及至雇船起票又
揑稱孫姓並沿途自作詩稿一本題曰汗漫遊草因貧苦流落字句之間率多
感慨牢騷且誤認男女之事爲修煉法門輒於扇面混書僕有無價之珍需銀
五百兩非有大福量大因緣者不能承受等語覬圖騙人取利本年八月二十
四日在富陽縣投寓飯店該典史鄒宗洪因查緝剪辮匪犯在店盤獲起出扇
詩稿並隨帶之陰符道德二經及諸眞錄悟眞篇參同契等書因見詩句內有
似逃人口氣又見船票姓孫擬爲孫大有案內逃孽再三窮詰該犯混認恐有
牽連故而脫逃等語該典史卽令書寫親供稟送該縣經吉爾彰阿嚴加究訊
據供具稟經撫臣永德飭提到省委員會審該犯堅供並非逆黨與逆犯孫大

有等從未識面其在縣原供委係畏刑誣認反覆窮詰矢口不承復經撫臣永
德親自提審在案今臣復再三詰究該犯堅供如前其覓食浪遊失志牢騷情
形歷歷如繪其詩詞荒誕之處供係引喻錯謬並感慨牢愁並無陰謀不軌及
誘人剪辮不法情事但假煉丹修養之術妄書扇中遠赴外省圖利惑人殊屬
不法自應從重問擬惟律例並無治罪正條查律例無可引用例得比照問擬
王道定一犯應請比照造妖言惑不及衆律杖一百流三千里以示懲創至該
犯係附生先經楚省因曠課斥革應毋庸議至翁軼羣訊與王道定偶爾同舟
素不交結亦不識詩中語意並無不法情事應請省釋至該犯所作詩詞前已
恭呈御覽合併陳明所有臣審擬王道定一案情節理合恭摺奏聞伏乞皇上
睿鑒勅議施行謹奏乾隆三十三年十二月初七日

乾隆三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奉硃批該部核擬具奏欽此

喬廷英李一互訐詩句悖逆及喬廷英家藏明傳梅雉園存稿案

河南巡撫李世傑摺奏軍機處檔

河南巡撫臣李世傑跪奏爲逆犯互相訐告審明定擬仰祈聖鑒事乾隆四十八年正月二十六日據河南府知府萬寧率同登封縣知縣曾友伋稟稱據縣屬生員李從先稟控監生喬廷英唆使王耀爭奪秤行等情經該縣曾友伋拘審據生員喬廷英供繳李從先之父李一親筆所作糊塗詞等六條及抄存半痴解十條察看語句甚多狂悖當往李一家搜查並無不法字跡訊之李一供認喬廷英呈首各條實係該犯所作並稱喬廷英平日所作詩內亦有悖逆之詞曾友伋復往喬廷英家搜出喬廷英詩稿一本果有不法語句並藏有前明傳梅所刻雉園存稿一部亦係應行繳出禁燬之書此外再無別項不法書籍字跡經曾友伋具稟到府該府萬寧復馳往登封親赴該二犯家復行搜查無異現在查明各犯家屬押帶赴省聽候審辦並將該二犯逆詞抄出稟報到臣臣查李一喬廷英所作詩文種種狂吠閱之均堪髮指當一面委員迎提該犯等赴省一面飛飭兩司速行審辦去後茲據審明定擬招解前來臣于二月二

十六日自工次馳囘省城督同研鞫緣李一係登封縣給項生員賦性乖戾與喬廷英同里居住時以詩文倡和李一年老失館益加狂憒自號半癡先生於乾隆四十三年春間陸續編造半癡解糊塗詞有天癡地癡並天地糊塗帝王師相無非糊塗等語又所作遊盧岩寺記天下憂讀郭子章管蔡論笑曹交文章經濟序誰知民爲貴有感君門萬里妄官民核實已事碎編序鬱等文內或妄言君國或任意詆毀均屬狂誕不經顯然悖逆隨自行錄出將底稿給喬廷英觀看喬廷英謬加贊美並將原稿收存是年夏間李一之子李從先自外教書囘家見伊父錄存各條語言違悖心懷畏懼勸令燒燬李一卽向喬廷英索取原稿數條藏放在家餘俱給還李一持囘同所錄稿本一並燒燬乾隆四十七年十二月李從先因與王耀爭控秤行指告喬廷英唆訟喬廷英不甘遂將從前存留及抄錄李一各逆詞於集訊時當堂稟首該縣曾友伋卽赴李一家搜查據李一承認已作屬實並以已經燒燬實無存留並指首喬廷英家存詩稿內亦有悖逆之句伊曾見過等情曾友伋復往喬廷英家搜獲喬廷英詩稿一本內有千秋臣子心一朝日月天及志士終當營大業等句均屬狂悖又起

出前明傳梅所刻雉園存稿一部語多悖謬亦未凛遵功令繳出曾友伋稟知該府萬寧復經萬寧馳往各犯家搜查此外實無別項不法字跡及違碍書籍隨一面稟報一面帶犯至省經臣批飭兩司一俟各犯等解到速行督率審擬去後兹據審擬招解到臣隨提同研鞫據李一喬廷英俱供認前項逆詞實係己作不諱並令李一將喬廷英抄存各稿默寫比對亦屬相符隨將李一所作糊塗詞內天糊塗地糊塗帝王師相無非糊塗半癡解內天癡地癡遊盧巖寺記內語得尺寸之柄民爲貴文內任官之刻剝其民不許民之詰告其官久之人心大變已事碎編序內妄用欽哉二字其餘各條內所有狂妄悖逆之處一一詰問據稱實因老年失館被人憎惡因而肆其譸張發洩胸中怨恨以致語多狂悖實屬萬死無辭又詰據喬廷英所作前項各詩句究屬何所指謂據稱實係病狂喪心信筆塡寫今蒙指出亦無可解惟有俯首認罪臣以該二犯敢於光天化日之下作此種種逆詞其平日之牢騷不平任情顛倒必尙有不法著作隱匿他處並或將逆詞傳示他人抄寫之處均未可定復嚴詰至再均稱此外實無別有逆詞亦未給他人觀看抄寫矢口不移似無遁飾查例載大逆

者淩遲處死正犯之子孫兄弟及兄弟之子年十六歲以上皆斬男子十五歲以下及正犯之母女妻妾姊妹若子之妻妾均給付功臣之家爲奴財產入官又新例正犯父母訊不知情者免坐各等語今李一身列青衿輒因失館窮愁心懷憤懣敢于編造逆詞肆行狂吠喬廷英明知李一詞句悖逆並不卽時舉首乃轉相贊美抄存在家因被其子訐控始行首繳卽與大逆無異且復自作逆詞隱懷勝國均爲罪大惡極萬死不足蔽辜李一喬廷英二犯均應照律淩遲處死李一之子李從先孫李順基李敬基喬廷英之子喬芳分居胞弟喬廷士均合依正法子孫兄弟年十六歲以上皆斬律應擬斬立决李一之妻王氏媳陳氏及喬廷英之妻高氏媳畢氏年未及歲之子喬雲龍喬廷士之子喬琅宇均照律給功臣之家爲奴喬廷英之母王氏訊不知情免其緣坐李一喬廷英財產查明入官另飭估變造册送部該犯等之父母伯叔俱故亦並無許嫁姑姊妹子女均毋庸議王耀控案另飭斷結所有失察各職名查明另行咨參除將雉園存稿十二本查明違礙處所粘簽咨送軍機處外謹另繕各犯供單並李一舊存親筆逆詞六條點出逆詞十條又喬廷英詩稿一本一併恭呈御

覽伏乞皇上睿鑒勅下法司核覆施行再查雉園存稿一部係明季直隸刑臺人傅梅所作內有違悖語句臣已飛咨直隸督臣查起板片並移咨各省有無流傳一體查燬繳銷再臣拜摺後卽起身仍赴蘭陽河工合併陳明謹奏乾隆四十八年二月二十八日

乾隆四十八年三月初四日奉硃批三法司核擬速奏欽此

署直隸總督袁守侗摺奏軍機處檔

署直隸總督臣袁守侗謹奏爲奏聞事竊准河南撫臣李世傑咨會查抄逆犯喬廷英家收存雉園存稿內有違悖語句係明季直隸刑臺縣人傅梅所作伊子孫有無書籍板片存留應嚴飭一體查繳等因移咨到臣當卽飛飭遵照詳細搜查去後茲據署順德府知府李紹元稟稱率同刑臺縣知縣甄時濟訪查傅梅之子孫已經故絕僅有承嗣六世孫傅挺一人其房屋於明季卽已被火現住土房二間賣餅度日生有二子並未讀書隨親詣逐細搜查實無雉園存稿書籍板片復赴傅梅近族生員傅憲等家細加檢查亦無前項書籍訊據傳

挺等供稱自祖父以來從未見過此書實無板片遺留僉供不移現在另行詳晰訊供取結具詳合先稟覆等情前來伏查傅梅所作雉園存稿是否係自行刻板抑係他人代雋必須查其書內作序校訂之人始可根查其板片之下落今傅梅原籍房屋久經被火子孫俱已式微而同族之人又無存留書板自當再行咨會河南撫臣暨通飭各屬一體詳細查繳並將送到供結另行咨部查核外所有原籍刑台縣查無傅梅所作雉園存稿書板緣由謹先繕摺具奏伏祈皇上睿鑒謹奏乾隆四十八年三月二十一日

乾隆四十八年三月二十三日奉旨知道了欽此

馮起炎註解易詩二經欲行投呈案

直隸總督袁守侗摺奏軍機處檔

直隸總督袁守侗跪奏爲奏聞事據臣標清道官守備王鳳韶等禀報拏獲形跡可疑人犯一名并於身旁搜出呈詞一紙口稱欲求見皇上等語臣查閱呈首出言狂妄並抄襲易詩二經語句强爲註解尤屬荒謬支離末後則係圖娶張杜二姓伊之表妹爲妻語言實屬狂吠隨提該犯查訊據供係山西臨汾縣人年三十一歲本係趙姓自幼隨母改嫁馮姓故名馮起炎曾於乾隆四十一年入學欲娶張杜二姓表妹爲妻唯恐嫌伊貧窮不允許給隨混寫經書赴京投遞於本年正月初六日自籍起程二十一日到京赴伊戚杜月舖杜月送給大錢一千文又有伊弟馮兆榮付大錢五百文令其回籍該犯卽出京在長新店一帶逗遛聞聖駕恭謁泰陵故欲於道旁跪求等語復詰其所寫易經詩經係如何講解有何寓意該犯亦不能解釋唯因不能與表妹成婚任意混寫所致並無別故等情伏查馮起炎旣身列青衿自應恪遵碑訓乃因圖娶不遂似痴非痴混寫易詩二經意欲上瀆天聽當此光天化日之下胆敢狂悖至此實

屬目無法紀該犯在籍平日有無不法等事伊弟馮兆榮在京是否知情必欲徹底查明嚴加究訊以懲蚩妄除飛咨山西撫臣委員前赴該犯家內嚴密搜查并飭大宛二縣查傳伊戚杜月伊弟馮兆榮到案訊明照例辦理外謹繕摺具奏並開列供單同該犯原呈敬呈御覽伏祈皇上睿鑒謹奏

乾隆四十八年二月十三日奉硃批覽欽此

附原呈

臣山西平陽府臨分縣儒學生員馮起炎不能自達于天子敢因執事大員而後進于天子之前曰臣生于晉長于晉行年未踰三十不聞陛下一生所歷之事惟聞陛下日言讀書之事竊謂陛下所讀之書莫大于易易之一書不有文王周公孔子其孰言之宜乎文王周公孔子而後無人敢當真言之也請爲陛下當真言之可乎假如陛下命題曰旡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則請誦一詩以應之云

撻彼殷武奮伐荆楚罙入其阻裒荆之旅有截其所湯孫之緒

維女荆楚居國南鄉昔有成湯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曰商是常

天命多辟設都于禹之績歲事來辟勿予禍適稼穡匪解

天命降監下民有嚴不僭不濫不敢怠遑命于下國封建厥福

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赫赫厥聲濯濯厥靈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

陟彼景山松栢丸丸是斷是遷方斲是虔松桷有梴旅楹有閑寢成孔安

如此一詩豈不是旡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假如陛下命題曰六二旡攸遂在中饋貞吉則請誦一詩以應之云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萋萋黃鳥于飛集於灌木其鳴喈喈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莫莫是刈是濩爲絺爲綌服之無斁

言告師氏言告言歸薄汚我私薄澣我衣害澣害否歸寧父母

如此一詩豈不是六二旡攸遂在中饋貞吉

假如陛下命題曰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則請誦一詩以應之云

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

于以采蘩于澗之中于以用之公侯之宮

被之僮僮夙夜在公被之祁祁薄言還歸

如此一詩豈不是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

假如陛下命題曰六五童蒙吉則請誦一詩以應之云

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采藻于彼行潦

于以盛之維筐及筥于以湘之維錡及釜

于以奠之宗室牖下誰其尸之有齊季女

如此一詩豈不是六五蒙童吉

假如陛下命題曰六二鴻漸于磐飲食衎衎吉則請誦一詩以應之云

閒關車之舝兮思孌季女逝兮匪飢匪渴德音來括雖無好友式燕且喜

依彼平林有集維鷮辰彼碩女令德來教式燕且譽好爾無射

雖無旨酒式飲庶幾雖無嘉殽式食庶幾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

陟彼高岡析其柞薪析其柞薪其葉湑兮鮮我覯爾我心寫兮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四牡騑騑六轡如琴覯爾新昏以慰我心

如此一詩豈不是六二鴻漸于磐飲食衎衎吉

假如陛下命題曰六五悔亡厥宗噬膚往何咎則請誦一詩以應之云

采菽采菽筐之筥之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馬又何予之玄袞及黼

觱沸檻泉言采其芹君子來朝言觀其旂其旂淠淠鸞聲嘒嘒載驂載駟君子所屆

赤芾在股邪幅在下彼交匪紓天子所予樂只君子天子命之樂只君子福祿申之

維柞之枝其葉蓬蓬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樂只君子萬福攸同平平左右亦是率從

汎汎楊舟紼纚維之樂只君子天子葵之樂只君子福祿膍之優哉游哉亦是戾矣

如此一詩豈不是六五悔亡厥宗噬膚往何咎

假如陛下命題曰九五有孚攣如富以其鄰則請誦一詩以應之云

倬彼甫田歲取十千我取其陳食我農人自古有年今適南畝或耘或耔黍稷薿薿攸介攸止烝我髦士

以我齊明與我犧羊以社我方我田旣臧農夫之慶琴瑟擊鼓以御田祖以祈甘雨以介我稷黍以穀我士女

曾孫來止以其歸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攘其左右嘗其旨否禾易長畝終善且有曾孫不怒農夫克敏

曾孫之稼如茨如梁曾孫之庾如坻如京乃求千斯倉乃求萬斯箱黍稷稻粱農夫之慶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如此一詩豈不是九五有孚攣如富以其鄰

假如陛下命題曰六五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无不利則請誦一詩以應之云

大田多稼旣種旣戒旣備乃事以我覃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旣庭且碩曾孫是若

旣方旣皁旣堅旣好不稂不莠去其螟螣及其蟊賊無害我田穉田租有神秉畀炎火

有渰萋萋興雨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彼有不穫穉此有不斂穧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

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來方禋祀以其騂黑與其黍稷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如此一詩豈不是六五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无不利

假如陛下命題曰九二咸言吉无不利則請誦一詩以應之云

鴻雁于飛肅肅其羽之子于征劬勞于野爰及矜人哀此鰥寡

鴻雁于飛集于中澤之子于垣百堵皆作雖則劬勞其究安宅

鴻雁于飛哀鳴嗷嗷維此哲人謂我劬勞維彼愚人謂我宣驕

如此一詩豈不是九二咸臨吉无不利

假如陛下命題曰九二惕號莫夜有戎勿恤則請誦一詩以應之云

北風其涼雨雪其雱惠而好我携手同行其虛其邪既亟只且

北風其喈雨雪其霏惠而好我携手同歸其虛其邪既亟只且

莫赤匪狐莫黑匪烏惠而好我携手同車其虛其邪既亟只且

如此一詩豈不是九二惕號莫夜有戎勿恤

假如陛下命題曰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繫于苞桑則請誦一詩以應之云

鴟鴞鴟鴞既取我子無毀我室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

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女下民或敢侮予

予手拮据予所捋荼予所蓄租予口卒瘏曰予未有室家

予羽譙譙予尾翛翛予室翹翹風雨所漂搖予維音嘵嘵

如此一詩豈不是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予苞桑

假如陛下命題曰遯亨小利貞則請誦一詩以應之云

汎彼柏舟亦汎其流耿耿不寐如有隱憂微我無酒以敖以遊

我心匪鑒不可以茹亦有兄弟不可以據薄言往愬逢彼之怒

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威儀棣棣不可選也

憂心悄悄慍于羣小覯閔既多受侮不少靜言思之寤辟有摽

日居月諸胡迭而微心之憂矣如匪澣衣靜言思之不能奮飛

如此一詩豈不是遯亨小利貞

假如陛下命題曰六二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則請誦一詩以應之云

載馳載驅歸唁衛侯驅馬悠悠言至於漕大夫跋涉我心則憂

旣不我嘉不能旋反視爾不臧我思不遠旣不我嘉不能旋濟視爾不臧我思不閟

涉彼阿立言采其蝱女子善懷亦各有行許人尤之衆穉且狂

我行其野芃芃其麥控于大邦誰因誰極大夫君子無我有尤百爾所思不如我之

如此一詩豈不是六二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

假如陛下命題曰六二休復吉則請誦一詩以應之云

毖彼泉永亦流于淇有懷于衛靡日不思孌彼諸姬聊與之謀

出宿于泲飲餞于禰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問我諸姑遂及伯姊

出宿于干飲餞于言載脂載舝還車言邁遄臻于衛不瑕有害

我思肥泉兹之永歎思須與漕我心悠悠駕言出遊以寫我憂

如此一詩豈不是六二休復吉

假如陛下命題曰九五嘉遯貞吉則請誦一詩以應之云

誰謂河廣一葦杭之誰謂宋遠跂予望之

誰謂河廣曾不容刀誰謂宋遠曾不崇朝
如此一詩豈不是九五嘉遯貞吉
假如陛下命題曰九二眇能視利幽人之貞則請誦一詩以應之云
狼跋其胡載疐其尾公孫碩膚赤舃几几
狼疐其尾載跋其胡公孫碩膚德音不瑕
如此一詩豈不是九二眇能視利幽人之貞
假如陛下命題曰六二明夷夷于左股用拯馬壯吉則請誦一詩以應之云
汎彼柏舟在彼中河髧彼兩髦實維我儀之死矢靡他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汎彼柏舟在彼河側髧彼兩髦實維我特之死矢靡慝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如此一詩豈不是六二明夷夷于左股用拯馬壯吉
假如陛下命題曰六二咸其腓凶居吉則請誦一詩以應之云
東方未明顚倒衣裳顚之倒之自公召之
東方未晞顚倒衣裳倒之顚之自公令之
折柳樊圃狂夫瞿瞿不能辰夜不夙則莫

如此一詩豈不是六二咸其腓凶居吉

假如陛下命題曰六五艮其輔言有序悔亡則請誦一詩以應之云

旄丘之葛兮何誕之節兮叔兮伯兮何多日也

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

狐裘蒙戎匪車不東叔兮伯兮靡所與同

瑣兮尾兮流離之子叔兮伯兮褎如充耳

如此一詩豈不是六五艮其輔言有序悔亡

假如陛下命題曰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則請誦一詩以應之云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偕偕士子朝夕從事王事靡盬憂我父母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

四牡彭彭王事傍傍嘉我未老鮮我方將旅力方剛經營四方

或燕燕居息或盡瘁事國或息偃在牀或不已于行

或不知叫號或慘慘劬勞或棲遲偃仰或王事鞅掌

或湛樂飲酒或慘慘畏咎或出入風議或靡事不爲

如此一詩豈不是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

假如陛下命題曰九五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則請誦一詩以應之云

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哀我人斯亦孔之將

既破我斧又缺我錡周公東征四國是吪哀我人斯亦孔之嘉

既破我斧又缺我銶周公東征四國是遒哀我人斯亦孔之休

如此一詩豈不是九五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

假如陛下命題曰六五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則請誦一詩以應之云

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彼黍離離彼稷之穗行邁靡靡中心如醉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彼黍離離彼稷之實行邁靡靡中心如噎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

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如此一詩豈不是六五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

假如陛下命題六五噬乾肉得黃金貞厲旡咎則請誦一詩以應之云

園有桃其實之殽心之憂矣我歌且謠不知我者謂我士也驕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

園有棘其實之實心之憂矣聊以行國不知我者謂我士也罔極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

如此一詩豈不是六五噬乾肉得黃金貞厲旡咎

假如陛下命題曰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則請誦一詩以應之云

有兔爰爰雉離于羅我生之初尙無爲我生之後逢此百罹尙寐無吪

有兔爰爰雉離于罦我生之初尙無造我生之後逢此百憂尙寐無覺

有兔爰爰雉離于罿我生之初尙無庸我生之後逢此百凶尙寐無聰

如此一詩豈不是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

假如陛下命題曰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永貞吉王用享于帝吉則請

誦一詩以應之云

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觀四方求民之莫彼此二國其政不獲維彼四國爰究
爰度上帝耆之憎其式廓乃眷西顧此維與宅
作之屏之其菑其翳修之平之其灌其栵啟之辟之其檉其椐攘之剔之其檿
其柘帝遷明德串夷載路天立厥配受命既固
帝省其山柞棫斯拔松柏斯兌帝作邦作對自大伯王季維此王季因心則友
其兄則篤其慶載錫之光受祿無喪奄有四方
維此王季帝度其心貊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
克比比於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
帝謂文王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于岸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侵元徂共王
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旅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
依其在京侵自阮疆陟我高岡無矢我陵我陵我阿無飲我泉我泉我池度其
鮮原居岐之陽在渭之將萬邦之方下民之王
帝謂文王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帝謂文王

詢爾仇方同爾兄弟以爾鉤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墉
臨衝閑閑崇墉言言執訊連連攸馘安安是類是禡是致是附四方以無侮臨
衝茀茀崇墉仡仡是伐是肆是絕是忽四方以無拂
如此一詩豈不是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永貞吉王用享于帝吉
假如陛下命題曰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則請誦一詩以應之云
閟宮有侐實實枚枚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無災無害彌月不遲是生后稷
降之百福黍稷重穋稙穉菽麥奄有下國俾民稼穡有稷有黍有稻有秬奄有
下土纘禹之緒
后稷之孫實維大王居岐之陽實始剪商至於文武纘大王之緒致天之届于
牧之野無貳無虞上帝臨敦商之旅克咸厥功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
大啟爾宇爲周室輔
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周公之孫莊公之子龍旂承祀六轡
耳耳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享以騂犧是饗是宜降福既多
周公皇祖亦其福女

秋而載嘗夏而福衡白牡騂剛犧尊將將毛炰胾羹籩豆大房萬舞洋洋孝孫有慶俾爾熾而昌俾爾壽而臧保彼東方魯邦是常不虧不崩不震不騰三壽作朋如岡如陵

公車千乘朱英綠縢二矛重弓公徒三萬貝冑朱綅烝徒增增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則莫我敢承俾爾昌而熾俾爾壽而富黃髮台背壽胥與試俾爾昌而大俾爾耆而艾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

泰山巖巖魯邦所詹奄有龜蒙遂荒大東至於海邦淮夷來同莫不率從魯侯之功

保有鳧繹遂荒徐宅至於海邦淮夷蠻貊及彼南夷莫不率從莫敢不諾魯侯是若

天錫公純嘏眉壽保魯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魯侯燕喜令妻壽母宜大夫庶士邦國是有既多受祉黃髮兒齒

徂來之松新甫之柏是斷是度是尋是尺松桷有舄路寢孔碩新廟奕奕奚斯所作孔曼且碩萬民是若

如此一詩豈不是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

假如陛下命題曰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則請誦一詩以應之云

信彼南山維禹甸之畇畇原隰曾孫田之我疆我理南東其畝

上天同雲雨雪雰雰益之以霢霂既優既渥既霑既足生我百穀

疆埸翼翼黍稷彧彧曾孫之穡以為酒食畀我尸賓壽考萬年

中田有廬疆埸有瓜是剝是菹獻之皇祖曾孫受考受天之祜

祭以清酒從以騂牡享于祖考執其鸞刀以啟其毛取其血膋

是烝是享苾苾芬芬祀事孔明先祖是皇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如此一詩豈不是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

假如陛下命題曰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則請誦一詩以應之云

楚楚者茨言抽其棘自昔何為我蓺黍稷我黍與與我稷翼翼我倉既盈我庾

維億以為酒食以享以祀以妥以侑以介景福

濟濟蹌蹌絜爾牛羊以往烝嘗或剝或亨或肆或將祝祭於祊祀事孔明先祖

是皇神保是饗孫有慶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執爨踖踖爲俎孔碩或燔或炙君婦莫莫爲豆孔庶爲賓爲客獻酬交錯禮儀
卒度笑語卒獲神保是格報以介福萬壽攸酢
我孔熯矣式禮莫愆工祝致告徂賚孝孫苾芬孝祀神嗜飲食卜爾百福如幾
如式既齊既稷既匡既敕永錫爾極時萬時億
禮儀既備鍾鼓既戒孝孫徂位工祝致告神具醉止皇尸載起鼓鍾送尸神保
聿歸諸宰君婦廢徹不遲諸父兄弟備言燕私
樂具入奏以綏後祿爾殽既將莫怨具慶既醉既飽小大稽首神嗜飲食使君
壽考孔惠孔時維其盡之子子孫孫勿替引之
如此一詩豈不是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
假如陛下命題曰九二孚兌吉悔亡則請誦一詩以應之云
湛湛露斯匪陽不晞厭厭夜飮不醉無歸
湛湛露斯在彼豐草厭厭夜飮在宗載考
湛湛露斯在彼杞棘顯允君子莫不令德
其桐其椅其實離離豈弟君子莫不令儀

如此一詩豈不是九二孚兌悔亡

假如陛下命題曰九二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則請誦一詩以應之云

濬哲維商長發其祥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外大國是疆幅隕既長有娀方將帝立子生商

玄王桓撥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率履不越遂視既發相土烈烈海外有截帝命不違至於湯齊湯降不遲聖敬日躋昭假遲遲上帝是祇帝命式于九圍

受小球大球爲下國綴旒何天之休不兢不絿不剛不柔敷政優優百祿是遒

受小共大共爲下國駿厖何天之龍敷奏其勇不震不動不戁不竦百祿是總

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苞有三蘖莫遂莫達九有有截韋顧既伐昆吾夏桀

昔在中葉有震且業允也天子降于卿士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

如此一詩豈不是九二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

不然請更爲陛下解之

所謂旡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者蓋此等卦譬如千人合圍中

間撇開一快鷸以搏這狡兔相似這快鷸便是旡妄元亨利貞這狡兔便是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故曰旡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所謂六二鴻漸于磐飲食衎衎吉者蓋此詩本周公旣沒其友來弔之詞如此讀者溺于季女碩女新昏之說而不考其前後文故不識此一詩故曰六二鴻漸于磐飲食衎衎吉

所謂六五悔亡厥宗噬膚往何咎者蓋此詩本王姬下嫁于諸侯當其歸寧之時其宮之人爲之賦此詩讀者不職此意別以他說當之其實不然故曰六五悔亡厥宗噬膚往何咎

所謂九五有孚攣如富以其鄰者蓋此詩惟周公乃能如此讀者不識曾孫爲何如人故不識此一詩故曰九五有孚攣如富以其鄰

所謂六五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無不利者蓋此詩亦惟周公乃能如此讀者不識曾孫爲何如人故不識此一詩故曰六五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無不利

所謂九二咸臨吉旡不利者蓋當宣王中興之時其一時牧伯有能安定其民人者故當時之人爲之賦此詩故曰九二咸臨吉旡不利

所謂九二眇能視利幽人之貞者蓋此時不過八句就這上四句看則眇能視之說也就這下四句看則利幽人之貞之說也故曰九二眇能視利幽人之貞

所謂六二明夷夷于左股用拯馬壯吉者蓋凡婦人撐舟多用左股此明夷夷于左股之說也這舟到這極險處自彼撐舟者爲之則不難此用拯馬壯吉之說也故曰六二明夷夷于左股用拯馬壯吉

所謂六五噬乾肉得黃金貞厲无咎者蓋此等詩本椎心取血之詩只就這棘觀之則噬乾肉得黃金之說也若剖其中觀之則貞厲无咎之說也故曰六五噬乾肉得黃金貞厲无咎

所謂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永貞吉王用享于帝吉者蓋大伯所以喫緊爲王季者乃在不言之中雖王季亦無如之何不然何以傳國至文王也故曰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永貞吉王用享于帝吉

所謂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者蓋周公一生惟知勤勞王室而已矣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大啟爾爲宇周室輔此則周公夢想不到之事也故曰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

所謂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者蓋就這一片一片雪一一浹洽于地中看則中孚之說也就這未角之牛犢看則豚魚吉之說也就這治水者耕田者看則利涉大川之說也就這不敢貪天之賜而必以祝其尸賓隆其祀事者看則利貞之說也故曰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

所謂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者蓋商周之傑正以治易亂之時紂惟棄其田而不治故當武王伐紂之後其田猶荒蕪不治不有周公其孰治之楚楚者茨言抽其棘自昔何爲我蓺黍稷此見龍在田之說也神嗜飲食使君壽考孔惠孔時惟其盡之子子孫孫勿替引之此則見大人之說也故曰九二見龍在田利請大人

所謂九二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者蓋生商亦湯也玄王亦湯也武王亦湯也特語有不同耳韋顧一蘗也昆吾一蘗也夏桀又一蘗也此之謂三蘗率履不越遂視既發相土烈烈海外有截此啓南巢之始也苞有三蘗莫遂莫達九有有截韋顧既伐昆吾夏桀此放于南巢之事也當其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處叫做包蒙吉當其受小緑大緑爲下國綴旒受小共大共爲下國駿龐處叫

做納婦吉當其有虔秉越如火烈烈處叫做子克家其前之言禹後言阿衡亦
子克家之事故曰九二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

又臣之來也不願如何如何亦別無願求之事惟有一事未決請對陛下一敘其緣由臣本趙氏之子臣祖趙增壽臣父趙國英不幸早歿臣母劉氏以臣父素無遺業只有搗錢舖一座都被債主分去乃晝夜不息力爲針縫之事以乳養臣兄及臣妹者數年竟以此臥床不起不能復爲針縫之事矣蕭然一室之中日聞啼饑之聲臣外祖劉金輔謂臣母只如此自苦如此幼輩者何于是臣母乃携臣兄及臣妹等同到馮門未踰十年而臣母遂亡臣妹又亡于是臣兄乃復先人之姓改名趙清字是渭川以奉先人之祀而臣以母亡太苦妹亡又苦之故凡事不敢自惜一向只仍馮氏之姓而已矣因自名曰馮起炎字是南州嘗到臣張三姨母家見一女可娶而恨不足以辦此此女名曰小女年十七歲方當待字之年而正在未字之時乃原籍東關春牛廠長興號張守仆之次女也又到臣杜五姨母家見一女可娶而恨力不足以辦此此女名小鳳年十三歲雖非必字之年而已在可字之時乃本京東城鬧市口瑞生號杜月之次

女也若以陛下之力差幹員一人選快馬一匹尅日長驅到臨邑問彼臨邑之地方官其東關春牛廠長興號中果有張守忭一人否誠如是也則此事諧矣再問東城闤市口瑞生號中果有杜月一人否誠如是也則此事諧矣二事諧則臣之願畢矣然臣之來也方不知陛下納臣之言耶否耶而必以此等事相强乎特進言之際一敘及之

山西巡撫農起摺奏軍機處檔

山西巡撫臣農起跪奏爲奏聞事乾隆四十八年二月十七日准直隸督臣咨開拏獲山西臨汾縣生員馮起炎在身邊搜出呈詞並易詩二經注解訊因家貧不能與伊表妹結婚任意混寫意欲上瀆天聽奏明今臣委員前赴該犯家內嚴查平日有無不法情事等因咨行到臣臣隨密委署按察使沈之變星赴臨汾縣嚴密搜查訊究去後茲據稟稱遵於二十一日馳抵臨汾督同平陽府知府保定臨汾縣知縣李早榮等親至馮起炎親屬馮珠家內逐細搜查並無不法書籍字跡訊悉該犯不與馮珠同居亦無房產向在平陽營子識文在茲

家學堂借住復赴該處搜查僅有該犯遺留之破爛不全四書古文詩經併西廂記等書並無別項不法字跡亦無所造易詩二經注解底稿隨提該親屬鄉約及應訊人等到案逐一研訊緣馮起炎係已故趙國英之子自幼同兄趙清隨母劉氏改嫁與馮珠之胞兄馮珍取名馮起炎伊兄趙清於四十年復姓歸宗開在北京貿易原籍並無家室馮起炎於四十一年科考入學未經娶妻迄四十二年馮珍病故該犯訓蒙度日後因無人延請於四十六年借住平陽營子識文在茲家學堂抄寫文册餬口該犯日益貧難抑鬱成病得有痰迷之症曾於四十七年七月間跳墮城墻將腿跌傷嗣父在茲於十二月間令其搬出該犯與伊戚王朝貴言及謀生無術意欲出門此後卽不知去向不料該犯潛行赴京該犯親屬並不知情在籍亦別無爲匪不法情事至該犯表親張守汴實有一女名小女現年十七歲杜月亦有一女名小鳳年十四歲均未字人核之該犯原供據親屬人等僉供平日並無不法情事在籍亦無別項違背字跡但伊胞兄趙清在京貿易該犯至京時曾否見過現在何處前在直隸未據供明所有呈詞並易詩二經註解底稿趙清是否知情自須質訊明確除備錄各

供飛咨直隸督臣查傳趙清到案訊明辦理外謹將查辦緣由恭摺奏聞伏乞

皇上睿鑒謹奏乾隆四十八年二月二十九日

乾隆四十八年三月初五日奉硃批覽欽此

署直隸總督袁守侗摺奏軍機處檔

署直隸總督臣袁守侗謹奏爲審擬具奏事竊查本年二月內據臣標清道官守備王鳳詔拏獲山西臨汾縣生員馮起炎形跡可疑身旁搜出呈詞一紙查閱呈內係抄襲詩易二經並圖娶張杜二姓表妹爲妻語多狂悖經臣奏明將原呈進呈並遵旨會同軍機大臣等訊供覆奏一面飛咨山西撫臣在於該犯原籍嚴密查訊有無別項不法事蹟暨檄飭大宛二縣傳訊伊戚杜月伊弟馮兆榮是否知情照例究擬嗣准山西撫臣農起咨稱委員前赴該犯家內逐細嚴查並無別項不法事蹟在籍親屬亦不知該犯有進京遞呈謀娶表妹之事惟查該犯本宗親兄趙清向係在京貿易是否知情尙須查訊等情已繕摺奏明並抄摺咨會到臣當又飛飭大宛二縣速行查拏趙清到案一併訊供具報

並提訊馮起炎堅供伊兄趙清久已不知去向該犯在京並未晤面等語又據大宛二縣訊明杜月馮兆榮等俱不知該犯帶有呈詞錄供詳覆由署按察司梁肯堂審明定擬詳解前來臣復親提研鞫另錄供單恭呈御覽外該臣查得馮起炎圖娶表妹爲妻妄寫呈詞尙未投遞卽被拏獲一案緣馮起炎籍隸山西臨汾縣本屬趙姓因伊父趙國英早故自幼同兄趙淸隨母劉氏改嫁與馮珍爲子馮珍劉氏先後病故伊兄趙淸卽復姓歸宗該犯仍由馮姓於乾隆四十年入學訓蒙度日嗣因無人延請貧苦難度憂鬱無聊見有兩姨表妹張守忭之女小女杜月之女小鳳意欲聘娶爲妻又自揣貧窮恐不見許癡心迷妄隨寫呈詞一紙以詩易二經作爲問答以顯其素通文墨妄思赴京遞准則親事可成於四十八年正月初六日自原起身二十一日至京先至伊戚杜月店內復赴伊弟馮兆榮舖中告知意欲歸宗再思學習買賣杜月等以其向曾讀書恐不能貿易各給盤費勸令囘家該犯出京後總欲圖謀親事復在長新店一帶逗遛聞知聖駕謁陵起意在道旁跪求及投遞卽被拏獲等語反覆究詰堅供實因圖娶表妹起見並無別項情弊查馮起炎以婚姻細故私寫呈詞欲

於儀仗前呈遞實屬豈妄不法其圖娶人女雖係跡類癡迷而語言尚屬清楚又安知非色令智昏肆其狂吠自未便稍為寬貸且閱其呈首胆敢於聖主之前混講經書而呈尾措詞猶屬狂妄核其情罪較衝突儀仗為更重馮起炎一犯應從重發往黑龍江等處給披甲人為奴俟部覆到日照例解部刺字發遣該犯原籍已經山西撫臣農起查明並無別項不法事蹟亦未與張杜二姓求婚鄰右親屬人等亦不知該犯有赴京遞呈之事應毋庸議其失於約束之教官應仍咨山西撫臣查明照例參處該犯之弟馮兆榮及伊戚杜月均不知該犯帶有呈詞亦未言及親事應均於省釋該犯本宗親兄趙清訊明不知去向現飭大宛二縣再行查拏到案另行訊議完結是否允協理合繕摺具奏伏祈

皇上睿鑒訓示謹奏乾隆四十八年四月十六日

乾隆四十八年四月十八日奉硃批該部議奏欽此

第二輯勘誤表

案目	葉數	行數	誤	正
齊召南案宋邦綏摺	五	二十二	花	莊
又	五	二十五		本案四頁句下脫另行辦理四字
齊召南案熊學鵬摺	八	十六		本案四頁句下脫另行辦理四字
李浩案崔應階摺	四	十一	板	扳
屈大均案傅泰摺	一	二十六		及刊板在家句下脫未字
屈大均案薩載摺	七	八	承	率

第三輯勘誤表

案目	葉數	行數	字數	誤	正
目錄	一	十六 十七			本兩行題目前後提移
澹歸和尚案海成摺	二十三	二十六	七	繳	辦
又	二十四	十九		合理	理合
嚴譜案舒赫德摺	五	二十五	七	扳	板
嚴譜案上諭	九	十二	二十九	今	令
又	十	二十	二十	豫	以
袁繼咸案李侍堯摺	五	十四	十一		述字下脫及字
龍鳳祥案圖思德摺	一	十七		目前	日用
龍鳳祥案郝碩摺	二	二十三	十五		審字下脫遺眷二字
又	三	三	二		碩字下多奏字
賀世盛案浦霖摺	二	十	十四	材	村

又本刊嚴譜私擬奏摺請立正宮案內第九頁二十行舒赫德等奏文提於本案第三頁十九行字寄之前本案第十一頁十三行上諭提至第九頁十一行舒赫德等敢之前